

續遵義府志卷二十六

年紀一自道光二十二年壬寅起至咸豐九年己未止

禍變之作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觀於咸同年間黔

省之亂可以知之矣自胡文忠公林翼守黎平勦古

州六廳曾誅鋤雷公山即牛皮大箐周袤二百餘里界都勻台拱丹江古州間

烏紗山界六廳廣袤二百餘里向為華雜革夷黃平

南百里台拱山丙台拱西苗賊甚夥而高禾一名高鶴九

松諸渠魁獨漏網然吳登甲守澧陽固獲高禾九松

矣而及縱之虎兇出柙終以自害是誰之責歟昔張

廣泗平苗不撤土司具有深意存其間而張禮度權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清江輕議裁撤苗人因以生心及楊元保以父抗捐

斃獄而反獨山楊鳳即楊種禧以為民除跣戮火票而反

桐梓當事者募苗兵以入營伍苗益以此輕官兵加

以教匪齊匪相率為亂勾結裹脅而黔事遂益不可

收拾遵郡平楊鳳亂越四五年而餘黨始漸就殲除

若非苗教各匪相繼竄越則人民荼毒地方糜爛或

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於亂之緣起而附紀之畧論大

以見禍變之有自來焉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觀是編

者其知所鑒矣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川匪竄入仁懷縣境

縣與四川合江江津兩縣毗連兩縣土匪曾朐等聚眾劫掠川兵追逋匪遂竄越仁懷之官渡

即今綏長水縣治

沙兩場為圍眾堵禦不得逞乃趨仁懷廳去

咸豐元年辛亥詔各直省舉辦團練

時粵省洪秀全等猖獗承平日久文恬武嬉大有岌岌之勢故詔各省舉辦團練命在籍漕運總督朱樹陝西布政使陶廷杰湖北布政使唐樹義為貴州團練大臣總理遵義團務者為前婺川訓導李襄臣大批教諭張廷椿雖遵諭設局而亂事已漸滋起矣

咸豐二年壬子六月調遵義協官兵赴湖北防勦粵匪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二

時洪秀全等出廣西圍長沙破武昌沿江而下占據南京詔黔撫喬用遷派兵二千名預備調用至是署副將常勝奉文檄署守備劉位邦率千總包玉元把總楊定國雷萬年馬朝綱外委李占彪陳繼元等帶兵二百名開往廣西提督向榮檄赴湖北守洪山追賊至江西九江諸人陣亡畧盡各贈恤如例死者悉化尸盛匣標姓名派員解回遵義報各家屬認領

咸豐三年癸丑復調遵義協官兵征勦粵匪

賊船回擾安慶九江等處諭貴州巡撫蔣蔚遠迅選精兵二千名派員督帶馳赴湖南以備調遣常勝檄

署守備李春芳率把總江兆林外委陳雲龍帶兵百名馳至湖南隨上江協副將達古吉拉開赴江南堵勦行經江西德化縣雞公嶺與賊戰均陣亡生還者僅三人

咸豐四年甲寅八月桐梓革役楊鳳反據桐梓圍遵義府城各路援軍悉集縣丞陶履誠遊擊保山戰死賊分股陷仁懷縣知縣容保泰死之遵義西鄉王安國團練起

鳳一名澄濤世居桐梓九壩地接遵義北大溪里曾充總役為前署知縣張克綸革黜會大溪賣卜人舒

犬一呼

在獨山州以邪術誘楊元保倡亂犬子明新

與元保均伏誅犬遁回遇鳳里人傅樵瘦於開州白

馬洞犬嘗得石置枕邊有光衆咸以為異遂偕歸誘

鳳詭語鳳曰滇黔各地黨與甚多各有衆數千無難

此發彼應鳳隨犬往白馬洞洞產水銀廠丁遊匪屢

聚成羣鳳見以為真歸即陰造槍械結陳良謨等為

心腹廣招匪徒遵義北永安里陳受大溪里李老七

一名時榮與馮大眼睛等均往歸焉受性橫暴人呼為小

霸王初謀九月初二襲城事洩署知縣陳泰階遣門

丁羅文邑人覃恩雲往探皆受鳳賄並為鳳草偽詔

歸不以實告城中知者多徙避秦階閉城止之絕出者仍不絕鳳旗叔大貴懼累亦移家遠竄時知遵義府者為朱右曾初六日楊鳳與舒夫入據桐梓縣城縣官陳泰階以民多遷避城守為難先遣人齎印至府自坐堂待賊賊至褫其衣冠挾之行至婁山關而逐之典史王國經千總杜廷柏等皆先遁舒夫詐言受湖北賊信稱江漢元年改九壩為賽波府改縣名為興州設偽知州偽總兵等官復張偽示署元帥將軍等職迫脅各寨民獻糧免焚掠入黨給以偽職招還城中徙避者先是遵義府屬錢糧火耗歲遞加增

桐梓復有跣戮火票等錢名目每花戶一票無論一兩二兩即少至一二錢均加跣戮等二錢至五錢火票亦加至一二錢不等民間受累無窮嘗有控告及逋欠者至是賊以除跣戮火票為名詐稱凡從前以浮征告官及欠糧者兵至必盡誅之奸宄因起應眾至數千人

桐梓草志

初十日巡撫蔣禱遠檄提標及上下

游各營兵二千餘名會勦朱右曾募勇百名屯泗渡站副將常勝聞警稱病不出及聞桐梓城陷始募丁壯補兵額遣守備魯德昌率百人以出逗遛據梓橋不進勝因撤任遺缺以彭長春署十六日偽先鋒陳



受擁衆至板橋府協兵練迎頭敗潰楊鳳遂率偽先鋒偽將軍偽都司楊三喜吳三保江三司孔三頭吳沒嘴陸春兒辜三等趨遵義府十五日進據雷台山

距府東四里

陳受據大營堡

距府北五里

窺府城二十三日撫

標與貴陽城守營兵至鎮遠鎮遊擊保山乘天大霧晨出北門取道高橋以火彈火箭燒燬陳受賊壘賊由煤村潰奔雷台保山不識小徑追至九岳灘將乘勝渡河進攻雷台團保勸阻乃還前開泰知縣降捐縣丞陶履誠為後援渡洗馬灘河截賊歸路會楊鳳率黨赴援遇於乾田壩戰不利履誠退至鳴子墳下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五

石雞窩坐石上從容死節賊由旛竿堡下梧桐坡過河至大石堡遇保山回軍與之戰衆寡不敵亦亡於

陣

今道旁尚有遺碑書陶履誠保山死節處

二十八日賊攻府城頭頂半

斗

即打稻時所用大斗俗亦稱貫斗

身護木板逼近城西南隅將登

梯為守塚兵團以火器卻之傷賊數十奪梯十七架馬兵李萬年以十二力硬弓射死頂斗賊目衆賊負尸走退據紅花岡莫斷城中樵汲糧運適署副將彭長春率安義鎮兵千人與兵團分道襲之一繞由磨刀溪進一還由官井進賊不虞夾擊退據望州壩是日提督趙萬春至烏江會布政使炳綱過江次螺螄

堰府城微西七十

鳳遣悍賊千餘圖之為署思南遊

擊富珠隆阿所扼卻走萬春炳網仍回烏江二十九

日署丹江營參將烏爾滾珠署清江通判韓超率下

游黔東一帶地均稱為下游

兵越黃平甕安境進至龍坪場府南

五時即用知縣徐河清先率上游

黔西一帶地稱為上游

兵自

黔西至府城趨至龍坪約河清出兵前後夾擊至望

州堰被賊截去軍火十餘擔追及丁字口奪回超兵

至城屯紅花岡楊鳳遣其黨鄒辰保犯仁懷縣未

至縣民陳四裹脫先與賊有連勸官出銀六百兩緩

賊官以其違法欲拘之而為他士紳所解脫歸而畏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六

罪服毒未死與同謀人楊占教一併解府治罪裹脫

族人陳老新復私往九壩勾賊仁懷縣後楊金素與

鳳友善亦私約鳳分兵往於是賊目鄒辰保傳樵瘦

等率百餘賊經大壩龍井壩江林壩馬滾坡韓家營

高大坪上水溝等處裹脅愈眾增至二千餘仁懷知

縣保泰先遣蕭老包毅往探回報賊數無多賊至保

泰督同把總王明安練目武庠曹占魁帶兵勇出禦

行經牛心山民婦馬蕭氏以賊眾兵寡勸官勿前保

泰將探正法行抵唐村與賊戰眾寡不敵遂與明安

占魁及武庠朱應奎同陣亡兵練死者二百餘人賊

入城廩生林文德與團丁鄔長生均罵賊死鳳以揚金為偽知縣大樹黃旗分陷温水汎城署經歷丁楚望署把總張永椿皆遁 王安國家西鄉漆樹灣兄弟五人安國其第五也長目廣頰言語誠樸有鄉老風道光末民苦差役安國首倡團務諸役稍斂迹至是楊鳳攻城懾其勢不敢犯安國團約共攻城安國亦不應於是民皆從之衆至十餘萬

九月黔西緣匪王三鮓疤起應楊鳳提督趙萬春軍至賊犯綏陽縣遵義北鄉蕭光遠團練起詔令川軍協同

勦賊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七

貴西道福連率兵至螺螄堰約趙萬春炳綱進勦會黔西州緣匪王三鮓疤起事王三鮓疤者州人也初假神惑衆以符水洗目輒見古衣冠人金珠璀璨人皆信之斂錢集會人稱之為教主入教者別名為緣上人因有緣匪之目黔西與仁懷縣接壤鳳分遣黨羽與之結合遂於月初起事蔣蔚遠檄福連回師駐防新場 初九日提督趙萬春布政使炳綱進軍南白錦俗名嶺板攪先鋒營屯黃坭堡督標把總高天澤擊賊敗之進營忠莊舖初萬春駐烏江時賊時以百人四出索民糧老蒲場諸團輒誘殲之至是城內外兵

凡五六千人以萬春先有令戒諸將勿輕動遂皆坐  
視既而各團為賊迫脅不敢抗皆以糧輸賊賊日於  
高坪海龍壩製造槍械為久困計邑紳蹇諤何瑞堂  
張源晉自昭等見萬春無意前進而賊勢日張遂渡  
烏江趣其進兵萬春始至忠莊約府城兵同時擊賊  
威甯都司盛修志永安協守備唐德署貴陽營遊擊  
陳定元及富珠隆阿高天澤等分搗豐樂橋南門關  
韓超等亦至獅子橋共破賊營賊悉退入雷台十四  
日趙萬春入城時知府事楊書魁防城西協副將彭  
長春防城北守備陳吉庵防城南惟留東門放兵出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一

八

入知縣事顧崑揚親任盤查賊四面環攻復據豐樂  
橋以護歸路萬春遣威甯新添即貴定兩營兵與賊戰

已取點燈山由桃源山後搜勦伏賊逼近雷台以無

後援不敢仰攻萬春因移先鋒營屯點燈山萬春性

懦怯嘗乘天明出城行里許聞報言賊至矣從人棄

械走迨遣探回報並無賊蹤是日奉上諭貴州桐梓

城此股匪徒據蔣壽遠奏夥黨不過千餘何以十餘  
日間連陷兩縣旋據郡城地方官平日漫無覺察臨  
事倉卒以致文武員弁陣亡實堪痛恨該撫前調本  
省官兵已四千一百名續調各路官兵三千名兵力  
不為不厚趙萬春既先行馳往將壽遠亦擬即日出  
省著即督飭各路官兵四面兜勦迅速撲滅此等烏  
合之衆急則驚潰緩則負隅須乘此十七日高天澤  
未熾合力環攻不至蔓延為患欽此

未熾合力環攻不至蔓延為患欽此

以滇兵千人擊賊鳳朝關外不勝由七巧灣退至縣文廟後雲南廣西營把總何有保善距躍賊追及躍上宮牆用瓦擊之賊乃退十八日賊犯忠莊舖大營鎮遠鎮總兵色克精阿候補道承齡擊走之二十日蔣蔚遠出省督軍次扎佐炳綱回省趙萬春自城還忠莊舖大營是日奉上諭蔣蔚遠奏調兵勦捕桐梓以撤調官兵至四千餘名之多是否匪黨僅有千餘人何該撫不肯遽行入告留為續奏地步軍務重情豈可稍有粉飾著速將該匪滋事實地情形究竟因何致延他處確切奏聞該縣文武下落並著速查具奏其失於疏防之署遵義府朱右曾著革職留營効力遵義協副將常勝臨事怙法不諳機宜著即革職欽此二十四日賊攻府城高天

澤及安南營都司桂林敗賊丁字口二十八日韓超兵出沙鹽坡縱火焚雙劍山鳳凰山諸賊壘直搗雷台焚楊鳳前營鳳將毀寺牆遁超以萬春遠撤大隊不能乘勝獨攻遂引還 楊鳳遣偽元帥何元翼犯

綏陽縣元翼初率賊四千人據曾家堡樸老場後一里朗里

民張飛鵬等均從賊受偽職知縣章贊清聞警毫無防範擬賊至全家死難在籍荔波縣教諭張星明為

籌防守禁逸徒遣人赴府乞援派朗里團首楊茂林率團練護送之 舉人蕭先遠家鹿台山近毛石坎

為遵義走九壩要道九壩老集處楊鳳舉事處因聯絡數十團名

和氣團以庠生陳紹陞統其衆扼賊往來道並殺賊百餘凡與西北毗連之沙溪永安兩里皆成一氣遂隔絕雷台九壩賊信 四川總督裕瑞次瀘州提督萬福次碁江防桐梓賊詔令協同進剿奉上諭據裕等處派撥弁兵練勇委令提督萬福署臬司曾澍鐘前往督辦防剿匪徒茲據吳振棫奏稱請飭四川兵合勦等語現在仁懷桐梓賊匪尚未肅除著樂斌即飭萬福等將碁江合江等處防堵之兵統帶前進與貴州兵勇合力進攻無得稍分畛域該提督等帶兵出省後川黔交界處所應如何添派兵勇設防之處著樂斌妥籌辦理毋誤事機欽此

十月楊鳳遣黨擊潰蕭光遠團練並誘殺團首任祥麟等賊攻綏陽雲貴總督羅繞典至軍四川提督萬福率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十

參將蔣玉龍進兵至仁懷

初六日富珠隆阿韓超等擊破鳳朝關賊壘武舉顏先楨戰歿初十日賊目舒三喜楊二喜蔡三保馮大眼晴劉石保趙長頭張丙等分九路攻蕭光遠團兵光遠子永京乞趙萬春援不應於是破疏籬垣則張濟政楊恩隆死之破三义壩則唐光義夏敦三及妻陳氏死之破濫泥垣則苟正璧苟永康何成易庚死之破底水則袁世光死之破芭蕉水則馬正倫羅鳳鳴死之破杉樹灣則鄧忠父子六人死之及圍鹿台山則葉元龍與蕭儀遠家族五十餘人皆被害團練

潰 十一日賊伏兵誘殺東隅里團首任祥麟

捕變紀畧

作任天培

王燦奎初通平團首苟光珍屯櫻桃埡防賊竄

越後為賊敗退屯洪江賊勢愈張祥麟家河漢壩隔

雷台僅里許與弟天叙天爵倡為團練率團往謀圍

賊為奸民漏洩賊伏於苦練寺山凹祥麟等前行不

見賊而歸伏賊起遂與庠生王燦奎旗手任興泰均

遇害團丁死者數十人 賊攻綏陽縣城署台拱參

將富忠援之署平越直隸州知州邵鴻儒繼至合團

練擊之賊退樸老場

西二十五里進者要道

兩軍營城南黎家

舖賊遣張飛鵬出禦楊茂林

朗里團首

督團與戰營兵申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十一

廷標射中飛鵬執送入城處死賊復大至我軍退越

數日邵鴻儒富春復攻曾家堡賊不利丹江營千總

張永春松桃協把總劉光德均戰歿 雲貴總督羅

繞典以親赴遵義督兵入告拜摺即行遣雲南鹽法

道王成璐署楚雄副將白人鵬帶兵先進繞典至安

順接奉諭旨雲南省垣緊要且距京遠著無庸前

往遵義若謂區區小醜本省不能勒辦動須總督親

往則該撫等身任地方所司何事遺誤之罪責有攸

歸恐將爵遠不能辭此重咎也繞典覆奏畧謂賊氛

肆擾數月調兵已及萬餘遵義圍仍未解當此經費

支絀恐兵力稍懈餉項虛糜懸揣益增焦灼不能不親往督辦以期迅掃賊氛遂進至扎佐與霽遠籌商畢率王成璐白人鵬等經獅子橋入城次日分兵攻雷台賊壘與賊戰初敗於白田壩再敗於湘山寺賊跟追渡湘江溺斃官兵百餘名繞典以憂勞致病

四川總督樂斌遵奉諭旨飭駐綦江曹澍鐘重慶鎮總兵皂陞等相機進剿提督萬福率署戎邊參將將王龍由合江進仁懷初賊竄仁懷縣高嵌口王龍前隊至以團首任凱為鄉導襲賊賊傾巢出禦勇自葉占魁至崖上鎗斃多賊凱等奮力夾擊遂將大白塘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十二

要隘奪回兵至赤水河值匪目王生龍在竹雞壩搶劫王龍乘勢攻之擒賊黨董富壽斃賊數十人防守萬瓜滿一作方瓜都司趙應熊督兵復要之擒袁四等四人餘斃者甚多

十一月總督羅繞典卒於軍桐梓別股賊梁起虹起應楊鳳攻正安州旋敗死官軍攻克水口寺金錢寨賊壘川軍皂陞將王龍擊賊勝之王三鮓疤攻黔西州城

初三日諸軍合攻雷台繞典登城督戰見諸軍已抵賊濠即派員持令督戰期必克且懸重賞令未壘而軍遽退繞典憤極疾益劇初四日賊薄城繞典力疾



揮軍奮擊賊退氣上逆遂卒時賊偵大軍雲集城不  
易下遣李時榮陳受分擾各鄉省道中梗時榮自西  
而南執團首羅吉安招其子不至殺之麩工某名失從  
旁緩頰亦遇害 桐梓賊首梁起虹與婁光昇等勾

螺螄賊王五閻王王大批子梁三發財余麻鄉約暨  
川匪藍帽頂等十餘人圍正安州代理知州胡祖寅  
把總李秉皋力禦之賊負梯薄城皆退卻夜深官軍  
以百人張旗鼓若援兵大集者然以恐之賊不敢進  
攻城守遂固會思南營遊擊富珠隆阿威甯營都司  
盛修志援至合擊解圍去祖寅追急光昇遂火起虹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十三

十三

居擒其子二童獻以贖罪祖寅賞以軍功頂戴飭與  
庠生曾銳胡德芳帶團追捕光昇復擒五閻王大批  
子等解州正法起虹因病不能急行為團民捕獲解  
東溪川軍大營斬之餘西走黔西安底趨平橋與王  
三鮓疤合署都司李上達禦之不利沙土汎把總梁  
開泗戰歿 水口寺在遵義縣南平水里賊魁李時  
榮擾至龍坪場場頭畢三偽投賊誘往寺中寺距場  
近遣人赴城密告團首張源亦派練至藍家堡大營  
告急邑舉人候選知縣蹇諤同羅燦奎庠生王卓先  
揚蔭崇各帶團練至前知府朱右曾亦率練三百繼

進賊誤為王安國齊圍不為備

王安國曾與賊約不相犯

及兵

圍合圍束草焚寺時柴抵死突圍不得出遂焚死生

擒賊百餘人餘歸一炬右曾等又攻金錢山賊壘山

四面皆水賊據此以阻援兵並護中平場至雷台糧

道蹇謬帶練扼府東石盤頭絕賊餽自軍馬家河時

襲賊後守備王敦倫委員葉如松率軍由蝦子場進

抵櫻桃凹為賊遏阻不得達謬走間道出賊後焚中

平賊糧奪羊耳灣與敦倫等先後夾擊賊驚潰遂由

櫻桃凹進軍老蒲場約同攻金錢山至期敦倫如松

領兵攻其左自石盤頭進右曾軍與謬及守備胡見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十四

龍領兵攻其右自婁子坎進兵皆攜草把涉水抵壘

下聚而焚之賊逸出陷泥中無倖脫者金錢破後城

中官兵又屢殲賊黨馮大眼瞞楊二喜郭大海張飛

熊等楊鳳益懼川軍總兵皂陞入黔境敗桐梓酒

店地賊焚燬安村賊巢並獲偽印提督萬福營於仁

懷縣天水池仁懷廳同知汪申福以都司達天培等

來會蔣玉龍兵至龍井岡又遇王生龍率其子王奉

偽將軍鄧金隆叔寨

王生龍見前

火王豬販子居玉龍派

兵攻之經兩晝夜陣斃蔡黑子王奉馮鎮君袁偽軍

師等賊竄紅圈子千總楊坤自紅巖溝撲下擒斬偽

將軍王心靈立下紅圈子賊壘

據川督奏稿

王龍又擊走

溫水賊仁懷桐梓賊勢益孤皂陞又連下松坎新棧

各賊壘王龍又與漳臘營參將高克謙分勦仁懷涼

村賊

距縣西北二十里

王三鮮疤糾衆犯黔西州城貴西

道福連會知州葛良治遊擊崔繩麾等禦之徐河清

及署都勻遊擊傅權均馳至賊仍麇聚未散

十二月川軍蔣玉龍克桐梓楊鳳自焚雷台山遁川軍

收復仁懷縣城綏陽賊逸去楊鳳走黔西圍州城巡撫

蔣爵遠撤苗練

蔣玉龍由仁懷進軍官店

仁懷至桐梓之要道

直搗九壩賊巢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十五

舒犬與楊鳳子冬均遁入雷台四川督標中軍參將

德恩率都司何慶元馬天貴等亦由中路攻下凍蠻

垭雄黃寺七鎮溪大壩河黃連灣大羅灣青桐哨蒙

渡新棧等處賊巢陣斃偽將軍趙德勝黎大魁張士

輔等殲賊千餘松坎至桐梓大道始通委員從九品

楊汝永運糧至下營遇賊與戰又擒偽擺馬都司陸

春兒夥賊穆仕朋斬之斃賊二十餘名十四日玉龍

克復桐梓縣城皂陞亦會師城下各偽官皆遁十六

日玉龍遣都司蕭聲遠攻克婁山關擒賊目黃降斬

之奉諭旨樂斌奏川省官兵攻克桐梓縣城一摺四川提督萬福督帶川兵抵黔即能攻克桐梓勦辦

尚屬得力即可乘勝進取若蔣爵遠萬福督飭川黔兩省官兵協力攻勦盡殲醜類勿留遺孽為要

楊鳳久距雷台山趙萬春王成璐承齡韓超暨雲南

昭通鎮遊擊申有謀等兵均集府城用礮轟燬其營

牆鳳懼遂自焚營壘與舒犬率黨走黔西獲賊黨陳

良模誅之

奉諭旨蔣爵遠等奏分督兵勇連日進攻雷台山匪衆潰逃生擒賊黨陳良模等多

名各處賊巢概行焚燬遵義府城現已解圍等語此  
次川省官兵攻克桐梓滇黔官兵攻克雷台山同在  
十二月月中旬數日之間各路獲勝勦辦尚屬得手現  
在進勦官兵已有旨均歸萬福統帶印著該提督迅  
督三省兵勇克復仁懷生擒逆首以期一律肅清並  
著蔣爵遠速飭文武員弁分赴被擾各地方撫輯難  
民嚴搜餘黨勿得再存玩泄

鄒鸞章率都司林春萱何慶元吳毓光署守備張玉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六

春先焚燬盤龍洞雞心嶺各賊壘並擒獲桐梓逃出  
之逸賊七十三名松潘鎮總兵文祥遣永甯參將鍾  
海督率兵圍在火石砦沙坎擒斬偽都尉將軍暨賊  
目羅老三余四弓背等進勦二合樹賊署叙永廳同  
知白汝衡以團練來又擒斬偽元帥都司等並賊七  
十餘名德恩鍾海遂會蔣玉龍進攻仁懷縣城賊二  
千餘人傾巢出禦戰歷四時斃賊三百餘人擒賊目  
百餘人賊窮感奔潰外委田海龍圍首雷昭然等乘  
勢擁進克復縣城偽官楊金先遁回麻柳場玉龍督  
兵跟追毀其巢殲其衆斬偽將軍等常恩分兵又克

鍋廠觀音崖諸賊壘王龍旋回駐仁懷迺追楊金未獲後經武生陳映奎督圍捕獲之解交王龍並賊黨鄧哈生磔於市 初楊鳳未退時綏陽賊儲糧於曲水巷以何元翼守之官軍邀擊獲穀數十石越日軍圍復出戰幾為賊因賊欲反張於是距綏城五里之中堡牛場及八甲溝民房焚掠皆盡賊久屯曾家堡與鄧鴻儒富忠相持聞楊鳳已敗竄官軍收復各處大懼於二十八日逸去 楊鳳由遵義遁出趨黔西踞州東六龍與黔西賊王三鮮苑等會合圍黔西州城分股趨平遠大定縱橫三百餘里多被脅從貴西

道福連駐守黔西遣練及援師先至者合禦之城乃

獲全賊另股窺猓結渡

結或作革在平遠州北六十里

為丁憂在籍

庶吉士丁寶楨練所卻除夕犯大定府城知府曹興

仁副將佟攀梅禦卻之

是月奉上諭有人奏桐梓賊起疊根由並該撫等遷延畏

慈以致賊匪橫行若如所奏是該處巡撫提督縱賊失機實堪痛恨著照所參各節據實奏覆勿謂貴州距京寫述朕無聞知也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此摺為兵部侍郎王茂蔭上其畧曰貴州桐梓之變初因遵義府徵糧過重楊鳳因而煽惑早有風聲前令張克論不行舉發過重楊鳳因而煽惑早有風聲前令張民紛紛告變遣門丁羅文往查而羅因與賊通復寢其事邑民無所赴訴相率遷徙八月初六日鳳入城城已空無人居賊執泰階說其水冠送至府城縱之此賊初起相梓之情形也遵義府朱右曾聞警招練約副將常勝帶兵往勦協兵除徵調外尚應有四百餘名乃常勝向務侵冒僅存空冊無以應該府再四

僅促僅募五十人往有生員楊姓者率團練二百人約該協等往婁山關而已從山後繞至夾攻迫楊姓至山後大呼無應遂潰楊姓被害者三十餘人該協既畏縮不進迨賊至婁山關反遁入城而賊遂長驅至城下矣此副將畏縮避郡被圍之情形也省城聞報大吏相顧推諉至十四日始議定以藩司炳燾統兵至二十八日始與提督趙萬春至潯鄉壘賊眾千餘等營時兵不滿三百以重賞募募挑夫出錢傷賊八人遂清敗亦以見賊之難破矣乃該提督等既不乘勢進攻又不駐劄防守反星夜退奔為江南之美竹箬等處驛驛而賊遂口熾省城震動矣二十日九日貴西道福連率眾至潯鄉壘遣迎大軍該提督與藩司不敢前福連到營會議及至了無一語但欲福連同駐於長福連憤而去先是遣擊保山縣丞陶履誠知州徐河清分路赴援二十等日又有韓超自龍坪趨豐樂橋轉戰入城若該提督等來此急往力勦不難立行殄滅乃頻兵不進致保山履誠遇害省中紳民咸咎之該提督至忠莊舖超與賊戰已獲勝該提督登高觀戰為賊所乘幾成禽矣幸超回救得免而軍械火藥盡失軍威大損有高天澤者總督

羅繞典之戈什哈也奉令先來自二十八日後每率練與超河清等進攻為前隊而提督分四五隊後隨每天澤等得勝回提督二隊不過隔山助噪三四隊則從未得見賊也又有武舉顏姓於進攻時持大蘇直前通賊壘以後軍不繼而陷此提督怯懦屢次失機之情形也撫臣蔣蔚遠自八月初間聞警至九月二十日始駐紮佐既不前進又無調度遵義紳民奔赴請援該撫旁皇失措有自認庸懦無能之語又扎佐未備與省城同委員採辦多尅扣致民畏阻遂由省城搬運一石費極之價此又巡撫防賊辦事之情形也該省副將如此提督如此巡撫如此似與所報迥不相符現在賊圍遵義分黨破仁懷困綏陽役器西漸成漆原之勢閩省延頸舉踵日夜望總督兵到而羅繞典甫到即殺又聞與義府屬普安安南土賊峰起並聞獨山餘黨余光裕糾眾餘眾來獨深溝高壘其意叵測該省之危急實甚伏思現在畿輔未清三江未靖何能籌餉調兵遠顧黔省然該省界連西粵粵匪方張必將連結若不早除亦且蔓延該省地瘠民貧兵單餉乏辦誠非易然果先得能辦之人亦必有可辦之法聞桐梓賊初起時不及千人

過難喉關通賊約四五百人進至雷台山約萬餘人分擾綏陽者四千人往黔西者千餘人此見辦理貴速方免蔓延之患又聞湖北臬司胡林翼前在貴州府道各任辦理有方賊黨聞風解散全黔士民至今思之此又能得人辦理有方之驗今湖北收復善後事宜料理或不乏人可否請旨特飭胡林翼星夜前往辦理再請飭雲南四川兩省速為添兵籌餉以濟庶可尅期平定胡林翼未到以前應請於該省諸大員中去其要賊之人而責成不負賊者督率福連韓超高天澤徐河清諸人力籌防勦庶免逸巡粉飾致誤事機至生員楊姓雖賤武舉頗姓懈先督紳民之氣也先是蔣霽遠奏胡林翼久任黔疆素嫻韜畧請速選帶所募精練並於湖南近黔各營挑派勁兵一千名統帶來黔幫辦軍務至是奉上諭該撫等前後所調官兵為數不少並已諭令樂斌將蔡江合南滾精兵一千人迅速赴黔又諭令樂斌將蔡江合江防堵之兵合刀兜勒胡林翼現在帶兵追賊東下未能調回該撫惟當體遵前旨就現有兵力速至遵義等處賊匪痛勦勿得專盼援兵遷延時日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十九

咸豐五年乙卯正月楊鳳由黔西敗走攻畢節城竄郎岱廳

初五日署定廣協副將特克慎援黔西兵至王成璐趙萬春亦先後至初六日各軍會福連擊賊城西何有保申有謀均見前先陷陣斬賊魁陳受知縣徐河清

遊擊高天澤破州屬大小關各賊州城圍解賊在黔西先分黨窺平遠畢節為把總土目安紹清暨丁寶楨疊敗之至是黔西大兵雲集楊鳳乃率黨西走畢節十三日攻畢節城署知縣錢元善等守禦之十四日賊遁走特克慎躡鳳後鳳南至郎岱廳黑塘掠羊

場司二十七日鳳陷落別汎戕把總龐瑞蘭萬福率  
川兵自遵義至黔西遣蔣玉龍由平遠要截二十九  
日蔣爵遠次安順防禦檄興義知府張鏐率興義練  
兵由永甯州進

二月綏陽教匪起團兵擊卻之楊鳳犯永甯州陷大塘  
汎竄走都勻陣斃黔西賊首王三鮓疤蔣爵遠奏停鄉  
試

婺川縣匪首吳大刀習劉義順邪教匿綏陽境乘楊  
鳳亂糾衆掠旺里之丁木坳槐花池厚塘坪上官渡  
水麻壩等處至是旺里團總簡永之與武庠楊逢春

督團丁千餘擊之匪退竄婺川縣境劉義順者又名  
依元四川涪州鶴游坪人習燈花教夜拜誦經其燈  
開花如斗藉幻術惑人故稱燈花教又名青蓮教亦  
名清水教實乾嘉間白蓮教遺孽也義順年高凡奉  
教人呼為祖祖屢倡亂於原籍事敗露逃至婺川縣  
剛家寨依何油匠家傳其教私立志和團名目團衆  
附之又至湄潭縣白鶴洞縣民唐宗惑其術因以其  
教轉相炫餘湄潭甕安施秉思南石阡都勻麻哈  
等處習其教者不下數萬人故為禍最烈吳大刀者  
蓋亦習其教者也後數月吳大刀又擾綏陽之旺草



場地與正安接近知州朱百谷誘至州境誅之

按此為白

號賊亂之始

楊鳳率賊由落別趨坡貢犯永甯州城知州

徐震禦禦之鳳東南走埡口關韓超烏爾滾珠賈連升等追及賊拒守超等分兵進銅仁協把總楊紹賢陣斬賊首王三鮮疤賊走頂營司知府張鏐率練敗之又走雞場坪為安順防軍擊敗震翱與署募役司千總張永興躡擊之帶練廩生王元超武庠向經邦與張永興均戰歿張鏐援至賊走打邦羊場蔣玉龍白人鵬等進逼鳳負瘡由東南走歸化玉龍等跟蹤追擊賊竄羅斛岵羊至鑪山汎又攻陷大塘關入分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二十一

州署州判孔繼志與子廣幹自經死賊旋走都勻之牙州司又走麻哈之宣威司清平之撤毛二十九日竄至麻哈州護貴東道鹿丕宗馳援賊往東北遁去所至輒擄劫無竊據志蓋已成窮蹙之流寇矣 蔣爵遠以貴州軍務未平奏停己卯科文武鄉試歸併戊午科舉行

三月韓超等感賊於葛彰司楊鳳伏誅賊魁舒大率餘黨遁

蔣爵遠自安順移駐龍里督韓超等軍進勦咨萬福還遵義扼賊回竄賊走平越楊老汎甕安知縣吳德

容等禦賊於牛場庠生趙懷戰死賊旋退走初七日  
至餘慶縣龍溪場韓超由間道截賊前趙萬春王成  
鵬白人鵬申有謀特克慎署雲南臨元鎮遊擊呂飛  
及楊鳳因傷不能前賊棄諸途農民以鋤擊斃之兵  
至獲其尸截首以獻鳳第三喜逃至甕安黃金屯旋  
與舒犬等東走奉諭旨據吳振械將翁遠萬福秦逆  
首就殲官軍陸續凱撤一摺貴州逆  
匪楊鳳等經官兵疊次圍剿情勢窮蹙由羅斛地方  
竄入鑪山搭清山等處經參將閃雲等督兵堵截斃  
賊百數十名生擒九十餘名該匪復竄入大塘並由  
都勻獨山等處地方竄入麻哈州城經護賈東遠鹿  
丕宗並署知州何鉞內外夾擊斃賊多名該匪復由  
平越甕安竄入餘慶縣屬之龍溪場地方署清江通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二十二

判韓超雲南鹽法道王成璐等督率兵練四面兜圍  
三月初七日分路齊進殺賊無算賊匪突圍敗遁官  
兵奮力追殺至石阡府葛彭司河邊楊鳳先已渡河  
兵練浮水趕上立時賊斃楊鳳並斃賊二三百名生  
擒百有餘名落水死者不計其數該逆匪侶亂擾害  
地方經四川雲南官兵會同貴州兵練悉力勦捕俾  
逆首就殲餘黨解散地方漸就肅清辦理尚無貽誤  
貴州巡撫蔣蔚遠著開復革職留任處分仍著將在  
逃零匪悉數搜除勿得稍留其一善後事  
宜並著督飭各該地方官妥為經理欽此

四月遵義匪徒楊四作亂知縣顧崑揚擒誅之舒犬竄

回遵義伏誅

先是楊鳳起時遵義縣民楊四有族人勾結匪徒閭  
族縛投於金刀坑馬搭塘冀免株累塘水深其親屬  
尋尸不獲無據訟官遇道人黃姓結茅念咒投水中

須臾尸出楊四以此神之道人因嗾四為亂暗招黨

徒盤據鴨溪

府西六十里

自稱北漢王豎旗青山劫掠行

人金刀坑場頭高粱附之總團王安國遣間投入伺

匪等麇集督團擒四及其黨渠魁知縣顧崑揚馳至

悉誅之

舒犬率餘賊出石阡趨銅仁松桃境將窺

四川秀山縣為兵練阻遏復由思南竄入遵義境初

四日入桐梓至硯口河居民不虞賊至廩生曾式衡

及其從子覃慶承慶並家丁團鄰五百人同遇害又

至遵義芝蔴坪鄉民陳學印祝元發並余氏夫婦亦

死難時知府楊書魁聞警遣邑紳蹇諤張源各帶團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三

練由縣北大溪里截擊犬走窺仁懷知縣江炳琳禦  
之蔣玉龍王成璐亦馳至各方合擊賊退走遵義窰  
上場與賊黨蔡三保合諤等偕官兵擒三保斬之並  
殲賊百餘大窮威奔投遵義西鄉總團王安國處安  
國聞舒犬將往歸之密報知縣顧崑揚崑揚先期馳  
往犬至顧傳入見見即呼曰五公公者安國行輩  
尊鄉里皆以此稱之也崑揚拍案莞爾笑曰人謂安  
國通賊今舒犬尚不識其人而誤以我當之流言胡  
可信也犬因就縛解至省垣伏誅

五月前遵義知府朱右曾解散難民團綏陽縣逸賊趙

帽頂等復起

楊鳳遁後從賊者多附團求免惟縣南清潭里三岔河地方賊黨聚三千人自稱難民團估索大戶錢米右曾率練往捕適賊黨正譁乃斬首惡二人餘悉解散綏陽縣趙里杉木台人趙帽頂本楊逆餘孽聚眾拜盟其黨與潛伏於桐綏兩縣者甚夥與團民不浹洽至是結螺螄賊梁三童即已誅賊匪梁起虹之子等聲言讎團兩縣以賊曾受撫不遽上聞十一日夜突至趙里劫殺團首任志富眾莫敢誰何遂踞趙里等處山砦以叛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二十

十月桐梓縣逸賊鄒辰保等復起

辰保從楊鳳授上將軍偽職曾帶兵陷仁懷者也前見

鳳伏誅後乃從舒夫夫就擒辰保遁回蘆溪里知府

揚書魁許其降給以頂戴辰保狼子野心陰糾賊黨

劉配然張開子等以落水碛為巢穴謀舉事假齊團

為名聚眾環城走知縣劉毅請捕之書魁不聽毅偕

把總王明德紳士趙旭譚維德金光燦令狐明標等

募練三百自守城內民戶寥落不敷守塚二十三日

辰保率其黨移二童何元翼梁三發財曾公四及開

子配然等攻縣城凡七日均以嚴禦不得逞復分途

劫掠村寨書魁聞警商副將祥福帶兵馳援賊始却

退仍盤踞柿岡等處

二黃賊首穆法賢之姪也

十一月遵義邑紳候選知縣蹇諤擊賊於柿岡死之賊復攻桐梓縣城千總池連培出禦亦死之

諤率遵義團練隨祥福援桐梓初十日自黎思壩進至木上營柿岡賊數千擁至諤分三路禦之自當其右行不半里中伏中左兩路練退回賊併力攻之陣歿隨征之把總王世洪曾名標均被害祥福聞敗率兵退以遵義武舉千總池連培駐城防守賊乘勝復率黨攻城二十六日連培出禦於李家灣油草池馬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二十五

失足陷泥中敗歿辰保趨至距城最近之雷台

此桐梓城

外之雷台山非揚鳳園遵義所踞之雷台山也

移炊山下民家將以礮攻城

先為守城兵練用銅礮擊中不能成炊辰保退走東

北兩路團練要擊之趣三角壩辰保從兄鄒元明懼

累暗約兵練接應與圍首王朝魁率圍追之辰保回

禦殺元明朝魁死圍兵八十餘人遁回鴨塘二十九

日桐梓遵義正安三縣團練分道攻賊桐梓正安練

出篆嘴遵義練出三角壩魚溪洞桐梓練先進縱火

焚賊巢各練繼進賊大潰署仁懷縣江炳琳帶勇來

援拔紅巖頭賊壘

十二月鄒辰保遁歸落水洞下游等處黃白號匪起

自楊鳳構亂遵義各屬從賊者衆如綏陽受害由張飛鵬父子首先從賊前羣往執送入城處死以其產

業充公掘其祖墓地方官委辦善後者未能持平以乘機嫁害讎仇誣告者指不勝屈而桀鰲匪徒得以

乘機播弄故趙帽頂等踞三撫廟在綏陽縣境鄒辰保等

踞落水洞在桐梓縣境其餘踞鼻孔山石筍等在正安縣境匪

首尤多連綏桐正三州縣境二百餘里互相勾結迄

無甯日矣辰保既屢為官兵圍練所敗其黨張開子

遁回石筍場劉配然往依之開子取配然首以降桐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二十六

梓知縣劉毅擒獲辰保妻孥辰保與穆二童俱遁落

水洞苗民姜九松勇而善謀與其黨高木等以倡

亂被拘為鎮遠府吳登甲釋出遂於台拱凱里地方

燒擄劫掠官不能制及九股苗起應之遂陷巖門司

劉義順倡亂於甕安天文台知縣吳德容擊之遁至

巖下司依其徒賀昌銘昌銘與其黨沈鐘合聚麻哈

州屬穀洞及凱里苗附之後遂攻清平未下復擾至

平越高規大梁田等處匪徒王廷英一名超向宗慶王

元麻子瞿老虛弱諸賊首均應之王廷英等本與白

號劉義順為同黨後別立為黃號云按此為黃號賊之始

咸豐六年丙辰正月桐梓知縣劉毅仁懷知縣江炳琳  
攻郇辰保於落水洞賊逸去

洞將下會楊書魁撤毅任而仁懷乳灘里放牛坪有  
警炳琳亦還辰保乘間逸去初為鄰團窩留繼與穆

二童及其子穆玉明糾梁三發財曾喜等復聚於桐

梓之中岡

或作中扛在縣東  
五十里漆溪里

二月江炳琳平賊於摩天嶺

賊首陳蠻蠻性橫暴鄉里因呼之為蠻王率其黨踞  
摩天嶺時出劫掠嶺為遵義屬與仁懷毗連炳琳遣  
遵義庠生顏佐才把總鄧元章帶練往勦至為賊敗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二十七

炳琳復增練往誘出斬之

十月綏陽知縣汪先煊勦趙帽頂於分水嶺敗績遵義  
縣顧崑揚因征糧事殺貢生許伯皋等四人

趙帽頂自上年盤踞趙里山洞裹脅日衆其黨周塞

六一名三八曾為楊鳳第二路元帥又有楊映六曾受楊

鳳偽封勳勇大將軍者也凡趙三甲險要巖洞如羊

巖馬腹坪飛梯川主大小蠻王馬屎豬鑽羊跳流水

硝灰諸處均分黨踞守至是穆二童曾公四與思南

逸匪白大滿小滿耿遇春等各率賊來附推楊映六

周塞六領其衆自平頂至中岡分水嶺連結賊壘四

十餘所先煨督團練往勦抵分水嶺下連營十餘座  
賊先劫糧台殺守糧人曾雲鵬賊衆我寡一日被衝  
破八營陣亡庠生宋人龍軍功李煥南李映枝總團  
首王子敬趙敬賓李秀山團甲陳步虞簡世璉陳彰  
陳慶李維彰李維新楊國萬宋祥林王步先龔三和  
尚等團兵死者以千計朗里團首李茂松退至箐口  
賊又埋伏截殺茂松血戰而歿僅楊茂林王登廷兩  
總首團營未遭衝擊獨存 遵義縣屬徵米向京斗  
平量道光十八年穆繼賢亂軍糧無出前知縣楊書  
魁勸民納尖斗事平尖斗仍舊官歷八任年閱十餘

均未革除樓一枝署縣事初許免之而復收之以司  
倉家丁勒索地盤樣米民遂大譁縣役王相縱其徒  
露刃脅民民退揚言將起團衆仇相相懼欲實民變  
以自解陰招黨徒深夜從外至若劫城者然謀甫具  
而雨雹適作事未行而謀頗洩民因上訴提相至省  
按察使龔自閩廉得其情仍以照平斗上納定讞一  
枝因此去任民欲錄業鐫碑以揚鳳亂未果至是提  
議豎碑與知縣顧崑揚衝突遂殺貢生許伯舉鄉民  
趙金陵趙元亨郭義順等而尖斗仍行矣

詳見賊門

十一月祥福江炳琳攻破綏陽分水嶺賊巢



時綏陽趙里一帶及毗連正桐之螺螄等處皆為趙帽頂周寨六楊映六等所踞自大敗汪先娘後聲勢愈盛至是仁懷縣江炳琳奉檄統仁懷兵練會同協副將祥福進勦由桐邑進至中岡先破天寶山賊寨軍聲大振直抵分水嶺嶺前有鹿巷兩山嶺後有山木箐又有後臺山及豬鑽巖循洞而過地甚險要周寨六等踞之與螺螄諸賊不時出沒分擾仁懷温水及遵義邊境福與炳琳既乘勝至中岡賊竄呂家墳分列八營夜襲福營亦為炳琳擊敗遂率大隊前進分軍攻呂家墳後兩路夾擊陣斬七十三賊賊潰炳琳軍由鹿洞攻之賊敗回分水嶺祥福率綏陽團兵攻下山水箐後臺諸險腹背夾擊賊目穆二童僞軍師趙煥章僞祖師唐和尚率悍賊突圍出悉為我軍殲斃趙帽頂楊映六梁三發財等遁去復搜捕黃村壩寬潤壩翻坪場馬蹶溪上溝諸餘孽獲賊百有七十餘名斬之分水嶺悉平綏境粗安

咸豐七年丁巳三月桐梓縣知縣王錫祿攻賊於鼻孔山知府竇奉家副將祥福仁懷縣知縣江炳琳平紅巖賊壘

自梁起虹被誅後前見其子三童等與余麻鄉約張大

鉢鉢等逃踞鼻孔山及洪溪河刺豬猴子兩洞上年  
余麻鄉約率賊千餘擾袁家壩桐梓縣胡祖寅會同  
祥福紫天池寺派兵練往敗之追及洞口三童等請  
降尚未妥至是王錫福接署縣事又往攻之祥福與  
顏佐才率練五百自車方坪進錫祿率練自木杆溝  
進相持月餘仍無要領而還 紅巖在遵義西距仁  
懷境甚近曾公四自綏陽遁回結盟放會嘯聚千人  
豎旗剽掠暗結練目羅光全將窺仁懷江炳琳偵知  
之置光全於法檄庠生張廷玉團首蔡永清羅大山  
等協團防範督同顏佐才鄧元章各帶兵練往勦賊

目唐風及高林蕭等又據於懷陽洞鹽井河土壘圖  
襲城炳琳馳回另帶壯勇從吊子口繞出各賊後奮  
力圍攻賊猝不及備遂擒斬唐風等十七人唐風之  
子八十炳琳以幼小釋之林蕭等仍逸去奉家與福  
軍至連燒賊壘佐才元章又攻下馬桑坪土楊壩桃  
竹溝各賊遂合攻紅巖破之曾公四就擒餘賊竄通  
大坪分水嶺炳琳追斬偽統制偽將軍等二十一人  
四月學政鮑源深按臨郡試提督蔣玉龍由遵義進軍  
湄潭偏刀水勦黃白號賊

遵義屬上游歲科分試甲寅揚鳳亂停科試丙辰停

歲試至是合試取入文武庠生共二百二十五人

據

變紀畧作一百五十九人

四川總兵蔣玉龍平楊鳳亂有功至

是升署提督進勦湄潭甕安一帶黃白號匪以兵千五百人由正安至湄潭經永興場營宋家坡分兵營三尖峰銅鼓山千福巖諸隘糧臺設偏刀水捐局設天成堂皆湄潭縣地也

六月江炳琳殺遵義西鄉團總王安國

楊鳳之亂民團從安國者甚夥賊勢以分事平安國以防禦功保藍翎守備子鼎銘鼎新均授千總安國見亂勢未已教團民製槍械習戰鬪頗滋物議匪徒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三十一

楊倫搶劫鴨溪女士豪周八娘武斷樂闌一帶皆安國假子女五里舖劫鹽商銀案出後人疑安國主使已而大定逸賊王建廷至鴨溪煽亂祥福獲之供楊倫聚眾將為郭義順等尋仇又仁懷團之附安國者假安國勢每抗官其實安國自然炳琳深銜之而未發也會安國近團殺斃一人團首報安國請轉報往驗安國答曰殺一人何足異將來尚有殺人如麻時也炳琳聞其言以為逆證至是奉檄調署遵義縣事率仁懷團練間道至安國所居之漆樹灣圍安國居殲其子鼎銘鼎新安國衣冠出迎遂縛至城以反狀

上聞島首豐樂橋日久顏色如生

八月平越甕安黃號匪挾苗匪大起江炳琳與遊擊賈玉美進援甕安擊黃號賊賀昌銘等大敗之

自劉義順以燈花惑眾徧行下游各屬黨與其盛下游故多苗苗性愚戇又稔知官軍虛實教匪以神術惑之苗遂信從焉以白布為標識故稱白號平越甕安匪徒賀昌銘沈鍾合王廷英等本為同黨洎分立後以黃布為標識故稱黃號苗尚青故稱青號倏分倏合至是甕安徧地皆匪平越州高本仁以遵義合口羊巖諸隘與開

開州

甕接壤飛咨知府竇奉家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三十二

檄炳琳派練目武庠胡萬元帶百五十人防合口會同副將祥福飭都司陳昕遣派外委鄔德全額外鄧元章帶兵百名防羊巖又派訓導張師敬千總姚啟宇軍功顏文冠丁昇各帶練數十人不等會合鄉團分防新渡九皇洞黃灘上渡關等處炳琳出羊巖至湄潭縣豬場與知縣張自紱籌防甕安事益急炳琳時丁外艱將爵遠奪情留署縣事檄與遊擊賈玉美赴援炳琳以訓導張師敬舉人黎庶蕃領前隊顏佐才左近光胡萬元各率千人繼之取道藍家關炳琳自率五百人與賊戰大捷賈玉美自黃平舊州進營

雲頂坡與賀昌銘遇苦戰旬日擒偽將軍王四喜斬之沈鐘合退回麻哈羅老先生退八寨昌銘率黨萬餘退屯崇且玉美與炳琳軍會營上塘石阡降人王大仙亦至營北斗山賊距遵義漸遠邊防稍鬆賀昌銘既據崇且分黨屯高樓大燕山炳琳進搗斃賊多名逼近賊牆以兩壘賊互為援救而後路接應兵練為賊扼斷小道阻不得達至是蔣霽遠檄炳琳督辦平越甯安軍務乃分軍由長坡陡累兩路進自率大軍出大坡趨古老門會合兵團晝夜環擊破賊前營賊悉遁大燕山聞沈鐘合復竄黃平將應援炳琳

分兵禦之所部亦單賊乘勢襲營截糧皆不得逞卒以冒雨禦賊巨礮難施遂敗退而賊亦至大冷水

十月江炳琳回防遵義桐梓縣蔣立炳遣王正儒攻克堯龍山賊壘螺蛳賊勢復盛

賊既至大冷水賈玉美復與炳琳以長圍困之糧盡竄走黃坪金坑賀昌銘病死何德勝陳銘鐘領其眾復犯餘慶縣平越知州高本仁以圍練卻之炳琳援兵至戰於簸羅溪又敗之遂遁入古佛山會白號劉義順遣黨由龍泉犯湄潭遵義戒嚴炳琳奉調回防蔣霽遠檄副將王國珍接辦軍務 桐梓賊首趙秉

初與穆玉明余麻鄉約同據層巒山因俵贓成隙自  
踞堯龍山日出劫掠立炳遣團首江桂泰擊之亡於  
陣會仁懷悍賊周四率黃標羅主映等擾蘆里立炳  
攻之不利不能兼顧堯龍遣其幕友楊道南營山麓  
白茅田以防賊賊旋出擾夜郎壩團總王正儒敗之  
賊退回堯龍道南復偕羊井團首王正坦暨仁懷團  
首羅高營木廠截賊後正儒追上老龍背值賊壘自  
為火藥燒燬乘夜皆遁回層巒與舊黨合正儒燬堯  
龍山寺而還 螺螄廣袤一百餘里在桐梓夜婁二  
里間距城東北二  
百六十里與正安綏陽四川綦江南川相錯

雜地多險遠有石筍鼻孔馬嘴層巒諸山洞有巖門  
刺豬筍殼四寶猴子刺麻鋸子飛梯巖紅溪河諸隘  
螺螄其總稱也石筍在亂山中肖形尤奇地勢絕險  
頂坳形如釜有水不涸鼻孔馬嘴亦以形名刺麻近  
馬嘴層巒有龍珠洞者心子諸險賊稱為九曜山諸  
賊既恃螺螄為窟藪於是穆玉明余麻鄉約等據層  
巒曾喜等據石筍梁三童等據鼻孔及紅溪河刺豬  
猴子諸洞餘則各賊分據之四寶猴子鋸子各洞為  
紅溪刺豬諸賊儲糧地各賊互據以為聲援惟鄒辰  
保趙帽頂與周蹇六楊映六白大滿小滿往來無定

時來時去

十一月趙帽頂復據蠻王洞

趙帽頂自分水嶺大敗

前見

遁於螺蛳稍稍斂跡至是

與周蹇六楊映六等糾黨數百人至綏陽據蠻王洞

招納匪徒附近方何二姓及夏馬二王等多附之又

有馬腹坪川主洞那巴礮諸賊為之聲援愈肆猖獗

把總吳文海率汛兵及團兵攻之不克知縣汪先煊

又領官兵紮營挖蕨頂賊劫寨燒棚軍資器械盡失

連夜遁回遂去任以江炳琳兼綏陽縣

咸豐八年戊午二月遵義協副將祥福擊賊於綏陽旺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三十五

草場死之

江炳琳既兼攝綏陽縣事詳請檄遵義協副將祥福

來綏會勦祥福遂於正月中率部趨旺草場蠻王洞

賊黨聞之由毛丫場擁至渡頭河小壩占據上流初

二日官兵進擊賊潰奔大鹿山初三日賊黨周蹇六

何緣歡趙四等復糾眾大至祥福督隊力戰馬兵周

三鳳奮不顧身殺賊十餘賊稍卻至午賊又四面裹

至祥福被執不屈庠生祝麟祥隨祥福被執痛罵不

已賊又殺之炳琳聞耗潰甚督練分路進勦焚燬中

台寺祖師觀小河等處賊壘賊遁往飛梯洞

三月江炳琳攻克飛梯洞連下羊巖川主各洞

初攻飛梯炳琳調外委陳待聘團首宋人鳳周卜政

屯打猴坪寬濶水

綏陽北九十里

斷賊援用毒煙薰入洞後

窀內比螺螄援賊至待聘潰人鳳卜政縋巖走賊遂

據打猴坪與洞賊合並殺軍功胡占平擊潰左近光

兵炳琳偕丁昇設伏誘至謝家灣礮傷賊首耿滿斃

其子耿老大賊大潰棄飛梯遁入羊巖巖居山腹下

臨深澗趙帽頂砌石置礮以守時幕友秦安慶帶兵

旁攻仙人洞初敗賊於黃村壩再敗賊於石坎會合

進攻羊巖賊知事急各處求援於是據石坎塘賊何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三十六

元翼

即楊鳳起時帶兵攻綏陽者也

據層巒山賊穆玉明余麻鄉約

趙映起及綏陽賊首周耿五等分道赴救結壘百餘

里蔣立炳以桐梓練來援進攻中岡敗賊於石關口

迨至圍子巖迭破賊卡擒賊首楊秀聞父子斬之於

是四面合圍羊巖擒賊首趙映起賊遂冒死突圍出

炳琳督練截擊賊翻山越嶺遁入川主洞洞有小嶺

斜對極險絕炳琳飭秦安慶由別路繞至對嶺安慶

沿途遇賊均擊退之始抵對嶺之顛而山徑窄隘草

木蒙茸無駐足處乃飭團首梁永啟督工開路過路

無可通處以大木支棧道乃可勉強通過於是運巨



礮至嶺頂對洞轟擊並派訓導儲鉞監生唐啟典至洞外誘賊投誠楊映六叔楊國貴率家屬與李珩二王隆等出降安慶偕左近光率練目夏洪朱榮三乘勢擁進陣斬偽將軍吳紅眼睛楊映六何緣歡等均就擒

六月桐梓知縣蔣立炳會同川軍勦賊

螺螄賊出桐梓石牛欄薄縣城署知縣蔣立炳與巡檢陳聘儒禦之並檄團首楊委江等由川邊會擊賊退原田壩轉掠楚米鋪鴉鵲窠連合綏陽逸匪復出掠中岡毛壩白露孔木瓜廟等處侵及川境而四川

南川縣匪竄犀牛角與朱二童等賊分據乾洞子油哨洞均與鼻孔山賊相通鼻孔者即賊梁大童梁三童白小滿等久踞之地也上年庠生曾銳請知縣王錫祿擊之以曾受撫前見未允洎蔣立炳接任三童遂糾穆玉明曾喜等襲婁光界火其居殺其心以復四年光界焚梁起虹宅執二童以獻之仇諸賊既結合勢寢盛川東鎮總兵皂弁檄遊擊方定中自南川越婁里獅溪口副將賡良出碁江進木瓜廟會攻鼻孔重慶知府李莊帶兵在後策應定中初攻乾洞子不利庠生梁永椿華三祝率團助之賊退油哨洞曾銳

進策曰賊洞險要攻下匪易招撫為宜定中從之遣  
人入洞招降賊目朱二童陽許之而陰自劔其黨梁  
起佐等遁往層巒僅誘梁雙喜熊大頭梁四喜張麻  
子等出而斬之蔣立炳帶兵進至酒店壩桐梓北百  
六十里赴  
四川碁此壩與四川碁江毗連立炳軍既至川軍詹  
江大道良約至營商圖鼻孔立炳不往賡良遂撤兵回防桐  
軍不支亦退而層巒賊固守石筍圍秦安慶軍於猴  
子洞各賊復阻絕官軍饋道安慶固守十九日正安  
知州于鍾岳以正安團練援之至野貓阡圍乃解安  
慶得出桐梓縣北鄉圍總王正儒軍駐黃楊坪會攻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三十八

層巒山傾如賊目余麻鄉約潛出松坎叔糧正儒帶  
圍追逐麻鄉約敗走草角坪圍首江道榜計誘執之  
解縣署驗明正身伏誅

八月江炳琳攻克巒王洞趙帽頂伏誅

洞在山腰上下皆懸巖中僅鳥道一線可通礮門外  
復有兩洞在大洞之前相距數十丈地勢灣環來路  
均口窄內寬中礮有上層如樓兼有窗櫺瞭望敵至  
即左右槍弩齊發猝難攻取江炳琳訪問土人微聞  
唐三撫相公因巒王於此尋獲山竅遁入洞內破之  
因命四處尋掘不見乃督團練招集石匠會同團丁

鋤土鑿石擬穿洞口以藏之方鑿時洞賊皆大笑謂其徒勞久之漸覺丁丁聲近頭上乃相駭異一日忽洞後轟天一響洞中篩簸器具大都傾倒雞犬悉由洞門冲下巖去賊皆驚駭移時始曰莫非蠻王天子顯聖耶迨至後洞見路燭猶然始知官軍已入蓋由官軍鋤鑿既久忽有小孔蛇行鑽入以通後洞乃以合抱青桐挖成大礮推入轟放也放礮官軍見賊急奔奈孔小逃奔不及被殺數人自是洞賊前後分守趙帽頂知事急密令何元翼詣軍自投共殺遠來老賊以求赦方向兩姓數百口時炳琳以事他去飭張

小膏駐洞督攻小膏許之一日老賊等約夜遁遇伏而遁值大雨衣盡濕洞中原議輪守夜班是夜盡脫濕衣裸睡擬至下半夜方起接班何等窺賊睡熟各以大刀濶斧兩人夾一一齊薦殺皆死於夢趙在城樓上見之急下問曰汝等反耶衆以刀掩面曰不敢趙大爺甯忘前言耶旋見趙自及其胸而仆何等乃開門迎官軍入並擒小洞偽將軍耿登臨劉隆劉三刀諸賊戮之惟周蹇六逸去張小膏遂招安團衆放出洞中婦女各令歸家賊平綏境稍戢

先是張小膏於賊洞未破

時將各甲廟宇及墳墓風水古樹盡行砍伐派人出川販賣以供軍餉各團甲派送在外或匿千餘人至

張不辨真偽盡殺之即拋茅草坪坑中尸腐氣蒸決  
旬間坑旁菁樹葉為盡落其中與團甲挾嫌而枉死  
者頗多趙里之賊雖平而人民菁花亦凋斃無遺矣  
當張得趙尸及其眷屬駕騾行忽大雨霹靂被  
雷擊奔踉傷張鼻梁騾仆未斃指之不起又雨後人  
馬皆溼趙尸亦在淋中視之獨乾咸異之張乃向天  
祝曰得無趙罪不及妻孥耶果爾我當為之保免也  
語盡騾遽起遂行趙子女解遵後皆以張言釋放  
九月江炳琳于鍾嶽會攻螺螄黃琥賊何德勝王廷英  
等據應安玉華山

石筍山在螺螄中為最險要一峯天外無路直達凡  
險絕處賊皆攀藤架木以守上有屋宇倉廩水有源  
泉附近各洞互相援應炳琳先攻巖門旁洞破之進  
攻喇叭洞洞在山腰僅一小徑賊於曲轉處修碉置

礮防守嚴密官軍正猛攻時賊別服襲破炳琳唐貓  
水大營又攻鍾嶽軍於野貓升欲以緩進攻之師炳  
琳知其狡計分袁超鄔德全黎佐清軍擊退之遂與  
鍾嶽會師合攻賊徐復等自石筍糾黨襲袁超等營  
劫去大礮炳琳懸賞奪回乘夜分軍繞至山半暗射  
火箭延燒洞屋賊葉五等率黨突出均斬於陣乘勢  
進復唐貓水大營周蹇六遁回綏陽嘯聚焚掠炳琳  
遣降賊投作內應分軍圍攻擒蹇六斬之炳琳移營  
馬嘴攻刺豬洞復遣軍攻猴子洞 何德勝等敗竄  
餘慶古佛山後勢甚衰官軍圍天印山賊德勝援之

留王廷英等守古佛官軍圍古佛廷英等懼而請降  
乘間遁至甕安玉華山求知縣劉昇平助食昇平遣  
把總白萬春運糧給之德勝初援天印聞廷英等遁  
至玉華大怒及廷英等布置已定請其主山則大喜  
比至遂與廷英等共殺白萬春及運糧兵丁玉華地  
勢險要由是附從者日衆而黃號之勢遂駸駸乎不  
可制矣

十月江炳琳建築遵義新城

先是炳琳兼任綏陽時因綏陽賊鋒四起練餉無出  
按戶捐穀以助餉需炳琳初至設局勸捐募練勦賊

城東簡世銘認捐已定局紳支人陰嗾賄減迨世銘  
繳捐數逾原派炳琳義之委辦捐局軍用常充遂免  
各里租捐而對於徵遵義廟租收十捐二全年入穀  
千有六百餘石於軍需頗有濟至是復倡議建築新  
城蓋遵義舊城東倚湘江隔岸戶口殷繁中多富室  
楊鳳圍城時焚掠殆盡至是漸復舊觀炳琳集衆議  
曰時局多故禍變難防不如釀金建城與郡城接連  
一氣互相倚角誠萬世利也衆皆諾遂相度城基由  
雙劍山下鳳朝關橫亘桃源洞湘山寺沿湘岸樹石  
為城以監生張朝輔督修逾年工竣炳琳飭各街設

柵欄以清內奸並教民巷戰之法民卒賴之

十一月正安州知州于鍾嶽遣團練胡先紹等攻克蔘川縣城

蔘川與正安毗連先是賊首申三山擾及州境為先紹兄弟擊退至是與申水菸三糾思南叛黨陷縣城縱黨入州境大掠鍾嶽自螺螄回軍遣先紹等率練追賊入蔘川縣至沙窩賊以數萬抵拒先紹督同弟先科揮軍苦戰斬申三山於陣擒水菸三兩子正法乘勢復其城再攻濯水逆寨賀季判等均受降

十二月遵義知府竇奉家令綏陽縣鄧爾巽正安州于

鍾嶽桐梓縣蔣立炳合軍攻螺螄

先是蔣壽遠命江炳琳督辦遵綏桐三縣軍務綏陽縣以鄧爾巽代炳琳以顏佐才等軍攻下刺豬四十三洞復遣袁超等軍馳勦馬嘴山賊山右俯紅溪河左即螺螄深坑距層巒鼻孔二十餘里張大鉢鉢王闖天據其地依山砌石屋小如豚圈每屋容五六人置礮石隙中備官軍仰攻炳琳分軍三路左右兩軍為搗石滾木阻不得進日督精銳從中路往攻被賊擊傷左股敗回請假醫治奉家因檄爾巽鍾嶽立炳合三縣兵繼續進攻

咸豐九年己未正月仁懷縣黃紹賢遣兵援開州綏陽縣鄧爾巽攻賊於猴子洞

知開州石虎臣督率團首李樹德攻玉華山玉華近開州境

虎臣恐其竄越在十二拐地方戰歿何德勝分黨圍開州城

蔣霽遠檄紹賢赴援時惟仁懷地方較靖紹賢遣顏佐才帶練

往陳文彬等運糧隨之甫抵州屬羊場為賊所敗團

丁亡歿頗多位才回省垣 鄧爾巽進兵攻猴子洞

賊首王砌蘭將降其黨傅緣潛勾石筍巨賊徐復率

眾至襲執砌蘭而去自據其洞爾巽卒攻破之平賊紀畧

二月桐梓縣蔣立炳以王正儒團軍攻克層巒山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四十三

余麻鄉約被擒後王正儒營為其餘黨襲破蔣立炳

飭正儒另調團營於亮子壩掘濠開溝為久攻層巒

計先下賊首趙火槍所據之洞再焚康家洞以斷石

筍來援之路團首楊道南復移營梅壩寺以防鼻孔

援賊日以大礮環攻偶於石罅間見有犬出入遣團

勇米超三等當天曉時猱升而上自罅間拋火彈延

燒賊眾驚覺茫無抵禦斬賊首趙青連趙火槍等並

斃賊數十穆玉明遁回四寶洞層巒遂平乘勝移兵攻四寶洞玉明復遁鼻孔山立炳封洞遂還縣城平

三月江炳琳遣張師敬援龍泉縣蔣爵遠請停貴州鄉  
試

白號賊何油匠楊河風等破印江婺川兩縣劉老么  
撲龍泉縣東山桂練兩營分陷撮箕山大罩山大石  
盤各營寨庠生安居之聚團立營於紗帽山被賊圍  
困求援於提督蔣玉龍王龍駐宋家坡偏刀水一帶  
遣兵援之為賊所敗退回知縣茹含章告急炳琳奉  
蔣爵遠檄赴援以張師敬與把總周廷楨率練千餘  
往至涪潭縣營永興場糧臺設於豬場踰月會各援  
軍前進擊賊龍泉團練羣起應之賊解圍去師敬還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四十四

蔣爵遠以各屬軍務喫緊奏請展緩己未恩科文  
武鄉試

四月正安州于鍾嶽軍攻下紅溪河賊洞

洞名二層巖左右有洞洞外有巖隙凡十二各築礮  
臺沿河設卡四築壘十餘鍾嶽先遣胡先紹兄弟攻  
各卡及壘均下之別遣軍功鄒開貴率練目王隆至  
馬嘴截擊運糧各賊初十日以幕僚秦安慶軍功蔡  
永清蔡子品等軍攻其左右洞破之並下巖隙各礮  
臺各軍乘勢擁入斬穆玉明弟穆三曾來喜何炭匠  
許三王等賊擒賊首康呈妻孥前為揚鳳偽軍師吳



民高等亦被擒康呈遁往石筍紅溪河賊平是役也  
練目容德慎功最多

五月築寨議起各鄉仿行之

雲貴總督張亮基奏請仿行堅壁清野之法畧言貴  
州下游糜爛上游各府較為完善宜併村結寨堅  
壁清野以期有備無患臣現在已知會貴州撫臣並  
札飭藩臬兩司轉行各地方官認真遵照辦理予限  
半年再行委員查驗其辦有成效者酌予獎勵其虛  
行故事不實力奉行者即行嚴參以示勸懲於是貴  
州布政使海瑛按察使龔自閔會飭遵義府轉行各  
縣遵辦各鄉飽經賊患皆知為當務之急而築寨徧  
境內矣所築寨堡名目及修築先後詳見城池

七月江炳琳兼署桐梓縣

時鼻孔馬嘴石筍諸山賊久不下炳琳兼署桐梓馳

至羊不螺螄人途遇馬嘴賊目余三獅子及販鹽售

賊之李三豺狗均擒斬之

八月粵石達開竄黔邊江炳琳攻鼻孔山破癩子溝及

中山寨兩壘于鍾嶽攻下石筍山

石達開由湖南趨黔邊思州苗紛起應之湘軍田興

怒兵白黎平入黔偵達開所至為防按記此條者為後竄遵義張本

江炳琳進軍石筍石筍最高險逸賊鄒辰保梁大童白大滿等占踞已數年於曲處築壘開濠復建碉山頂右為龍子岡岡下三洞左為張家灣並瀨子溝中山寨相距三四里賊皆據守炳琳遣陳聘儒營張家溝王正儒營龍子岡自與桐梓縣蔣立炳營岡後鎔鐵營賊等以大礮轟營礮旋裂炳琳督軍進擊鄒辰保白大滿梁大童三童等出拒敗回我軍逼近賊牆為左側瀨子溝中山寨諸賊援救遂不能燬牆而進初八日炳琳以庠生婁希賢軍功黎衛青先擊瀨子溝復分軍輪攻鼻孔牽賊勢十一日賊藥彈已盡

外援阻絕遂殺溝中賊目瞿咩六以降炳琳復遣降賊偽投中山寨乘我軍急攻時焚火藥房傷賊目梁蒼紋衆軍乘火攻入擒蒼紋與韋黑三於是鼻孔勢成孤立矣時于鍾嶽等攻石筍久不下自瀨子溝中山寨破後鍾嶽分胡先海與其弟先紹攻山前胡先科率悍卒數十各負槍刀繩索由後獠升而上至山巔拋以火擊以槍衆賊驚潰多墜巖死誘擒賊目曾喜斬之石筍遂下

九月江炳琳平鼻孔山賊鄒辰保等伏誅白號賊唐宗犯綏陽擊走之

時兵練萬餘集鼻孔糧皆取給於團民不時輸者斬  
民甚苦之而賊負險不下炳琳運巨礮轟擊賊避入  
穴轉於牆罅以鎗下擊軍多傷會賊乏糧乃遣王正  
啟父子招降賊必以舉人梁宗魯富民梁應啟為質  
宗魯勵行不苟鄉里敬信賊相戒不犯其田廬炳琳  
禮延宗魯來營而陰設備以待二十八日賊首鄒辰  
保梁大童梁三童穆玉明大小白滿吳咩三仇欽隆  
等至炳琳復遣玉明招降冷大刀張大鉢鉢梁緣等  
賊均至炳琳皆縛之餘黨四百餘人悉就擒鼻孔山  
平炳琳毀其巢親解各賊入省會省中有警蔣霽遠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四

委員至沙子哨會炳琳斬之繫梁大童三童於獄釋

玉明還自楊鳳作亂鄒辰保梁大童與其父起虹即

起而應之凡六年至是亂始平

據平黔紀畧並炳琳家傳辰保臨刑罵炳

琳曰而設誓誑而公恐一世官九世牛耳炳琳白苟安國家利社稷牛九世何害手玉明還至遵義南鄉馬源坡為其下所殺

唐宗湄潭人奉佛茹素棲於縣之白鶴

洞劉義順遁湄時往從其教見轉相炫惑黨與日衆

遂成渠魁至是率衆竄入綏境孫家坡麻家壩馬鬃

嶺等處時綏陽新募練未集秦安慶佐于鍾嶽軍事

調正安胡先科兄弟圍練擊退之

十月白號賊朱明月破湄潭據偏刀水提督蔣玉龍奔

遵義

蔣玉龍本四川峩邊營參將隨提督萬福入黔平楊鳳亂有功萬福回川後玉龍升署貴州提督前兵駐

湄潭以宋家坡為大營扼守偏刀水等處連年下游

苗教各匪羣起如蝟縱橫出沒玉龍兵疲餉絀久成

坐困朱明月者其姓名本為張保山遵義火燒舟人

犯徒刑赦歸見世亂有異志詐稱明裔別其名曰朱

明月從劉義順教有年義順立為偽秦王以安字號

匪歸之安字號者本倡於思南安氏稱靈覺團與燈

花教之志和團餘慶之仁和團同時並起而

安字號在光緒賊中稱為老號焉保山江西賈人又

子在火燒舟辦團不法因犯徒刑遂往提白巖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四

稱朱玉知玉龍之無能為也先遣黨出龍泉攻陷三

尖峯千佛巖銅鼓山諸隘進圍宋家坡大營玉龍初

退偏刀水繼退水鴨子賊復跟追退入湄潭縣城知

縣廖遇春初不為備聞變倉卒召募數百人禦於城

南甫至觀音洞賊已逼近衆皆潰回城頭已挿降旗

遇春遂繞由西門遁往綏陽次日城陷玉龍收餘衆

奔遵義東鄉賊以偏刀水地居險要以為巢穴雖入

城旋即退出而併力經營偏刀水鑄嗣統錢行使以

堅賊信復約黃號王廷英向宗慶沈鍾和來會廷英

一名超凡甕安官塘人見性殘暴嗜殺衆以殺人王

呼之至是黃白號諸賊遂得窺遵郡門戶矣

十一月黃號賊入遵義東南境江炳琳禦賊於兩路口死之

遵義自楊鳳擾亂後遂無賊踪自王廷英起甕安浸湄潭乃始鄰縣東南境時炳琳仲兄辦軍糧曾勒羊巖圍首度誠銀百兩誠銜之其家素操渡業投入黃號授偽職勾賊沈鍾合等由黃灘渡河殺團保甘玉坤喻子良鍾文廣孫龍暨團丁六十餘人炳琳聞警越團溪至張王壩督團防禦遣團首錢萬寬探賊蹤賊已至鴛鴦橋舉刃斷萬寬頭父子均死難土匪劉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六

年紀一

四无

翹劉受文老四賀心田劉鼎星劉八十等均投賊受偽封炳琳知不能禦敵計回程募兵返擊添調仁桐團練禦擊夜二鼓至郭外署知府吳德溥素與炳琳不協閉城不內趣即退賊炳琳募四百人又假仁桐練五百人鬼息返軍兩路口賊已據團溪距兩路口僅十二里偵知炳琳止軍時已昏黑鄉民喜官軍之至昏紛紛饋食供役賊亦偽作鑲師鄉氓繞由金星莊混入營內炳琳不及防為偽元帥劉八十戕害同死難四十餘人炳琳在遵義屢平劇賊聲望素著曾一人兼攝五縣事軍書旁午未嘗一日得甯既死而

遵亂益不可收拾矣署巡撫海瑛以死事上聞降旨  
優卹准於死事地方建立專祠邑人於新城桃源洞  
及兩路口均建祠祀之時東鄉沿河要隘以訓導張  
師敬統七營分防賊目向鍾慶初攻渡上關為師敬  
管帶把總周顯庭嚴防弗得逞復由戲子灘渡河圍  
首楊子經禦之陣亡前隊遂逼墩子場寨首方裕豐  
督團禦賊出場墮馬子廷蓮廷英孫正文相率往救  
同死於難賊入場焚掠光焰燭天師敬飛調各營出  
馬鬃嶺對插埕高洞子自率軍從亮碑下楊柳田會  
師清乘橋進紫荇溝圍復場仁水站通仁寨寨首苟

光珍軍功鄔正達兄弟各率團練截賊後隊大敗之  
追及白水渡羊舞場又為舉人黎庶蕃團練截擊計  
賊陣斬水溺者不下五六百人光珍正達乘勝回場  
援助鄧爾巽秦安慶軍亦至賊奔九龍場尋趨三渡  
關關在遵東崇峰隱天亘若長城俗呼嶺子南即此  
關自府至湄潭必經要道嶺北為板角關出綏陽要  
道兩關相距八十里中皆崇巖峭壁無徑可通思南  
湄甕各號匪覬覦府地率至嚴而返連年東南鄉稍  
稱安謐鄉團易守實賴此關與羊巖河為保障也師  
敬追賊出關至落花園賊遂合大股回攻甕安之牛

場分小隊來圍角尖山周小春團營師敬遣張長壽  
援之賊不得逞遂乘勝犯牛場師敬回軍塘頭河  
十二月護遵義協副將李榮敗黃琥賊於深溪水賊退  
出府境訓導趙廷瑗起辦軍務

賊自團溪分股擾亂東南鄉趨龍坪漸竄深溪水場  
將窺城護協副將李榮以軍趨場後下臨深溪為營  
壅水俾深惟設橋以渡遣團練管帶顏佐才鄔德全  
左右伏以待賊賊大隊來擊榮按兵不動待賊半渡  
乃揮軍三路夾擊斃賊千餘洎死者無算遂敗回團  
溪復夜驚奔張王壩越數日渡河退據羊巖關時訓

導趙廷瑗本里人乘賊退遂約團掩殺驅至河扼老  
鴉關以守榮遠巡至團溪嘉廷瑗知兵遂委以前隊  
廷瑗於除夕乘大雪知各賊目散歸人家弗誡率子  
弟五百人由上流筏渡往襲其關以把總陳紹升團  
首盧新科為後援殊已襲入而後援不至天明賊以  
大隊來爭廷瑗知不能得退回奪賊舟以渡元夜復  
以隊從下流渡河即多設疑兵於別山及關援兵亦  
渡裁半與賊戰半置筏篋填土頃成寨援賊力爭不  
得遂退去榮以廷瑗諳悉戎機奪獲要隘深堪倚任  
檄廷瑗分統軍事廷瑗遂以鄔德全蔣宏順陳紹平

盧培義錢萬衡各團軍凡沿烏江一帶拖船壩九皇  
洞鯉魚塘慈竹沱黃灘合口漩塘各隘均設邊防自  
是遵義無賊跡矣

平黔  
紀畧



續遵義府志卷二十七

年紀二 自咸豐十年庚申起至同治三年甲子止

咸豐十年庚申正月于鍾嶽以秦安慶救涸潭兼攝縣事仁懷縣土匪起知縣沈浚平之

鍾嶽以縣丞秦安慶率團練胡先紹兄弟軍援涸潭先攻下白鶴洞洞即匪首唐宗所據者也時賊已棄城去廖遇春入城稟報克復舉安慶自代鍾嶽與鄧爾巽亦交薦安慶遂攝縣事留先紹各軍屯正涸界助勦綏陽團練則屯綏涸界防賊署巡撫海瑛奏平越州失陷請以涸潭夔安兩縣暫歸遵義府管轄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一

仁懷縣土匪陳廠頭結張老公等豎扶明滅清反旗知縣沈浚檄團捕之匪首中鎗死餘匪逃逸

二月詔以田興恕為貴州提督帶兵入黔

興恕先曾解黎平府圍軍聲頗壯至是粵賊石達開有入黔信而前提督蔣玉龍以失陷大營革職遂命興恕增兵二萬由湖南轉餉討賊

三月李榮進軍涓潭緒場

時榮病駐團溪軍事悉委廷瑗遂率軍前進攻濫泥壩取水牛山涼水井崇福寺遣團首許權章壁瞰緒場賊突出攻權章營廷瑗乘虛襲緒場賊走聚仁院

廷瑗移勢奪聚仁院又取亭子壩住兵相犄角逼近

檀木園

一名雞鷲園

天臺山諸賊震恐志出聲勢張甚廷

瑗自奪羊巖關後即嚴羊巖河一帶防守至九皇渡故賊蹤絕遵義境無後慮自軍豬場設糧臺於濫泥壩以團首牟世忠守之賊襲濫泥壩糧臺失陷牟世忠死難團首趙洪開聞訊渡河救援敗於拖船壩亦死

四月白號賊圍秦安慶於涓潭火樹營分股竄入綏陽正安

初安慶援涓潭以綏陽圍紳向春陽宋人鳳李宗元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二

為先鋒涓潭復後屯綏陽界上時涓潭城雖復而民人遷徙僅留空城安慶既攝縣事築營於城西龍保塘號火樹營衣飾旗幟悉用玄色稱烏旗隊署貴西道竇奉家遵義府吳德溥以安慶防勦得力會飭遵綏正三邑各籌千人練費助之安慶既破唐宗於白鶴洞前見宗求援於白號首匪劉義順遂偕涓潭武生王考等率黨攻火樹營安慶不支退火樹坳正安邊防軍誤聞營陷與綏陽先鋒軍同驚走安慶告急奉家德溥會調府經歷楊蔭棠軍渡上關五里坎以牽賊勢並檄于鍾嶽赴援鍾嶽遣團出永興場楊二坎

為賊陷不得達退屯李村賊乘勢分趨洞平場又遣黨出南捷壩繞綏陽縣鄭場上坪大路槽長望織水至旺草順河場杉板槽為圍首陳甘棠蔣開林所敗賊改趨正安州謝壩松坪于鍾嶽遣胡先紹等率練擊之賊退據屯山時賊既分股外竄安慶得以解圍敗賊於山羊口陣斬伍得勝李二娃子嚴二蛇諸賊時陳四古董據聚寶場張二等據皂角橋皆受唐宗偽命湄潭無地非賊矣

六月田興恕兵至甕安縣攻黃號賊於玉華山

賊陷甕安圍紳商景陽遣姪肇淮至銅仁迎興恕軍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三

興恕進至縣屬松坪黃號首領何得勝王廷英向宗慶等率黨數萬人傾巢而至興恕敗之賊自相踐踏死者無算悉逃奔城遂復而雄部仍據玉華山興恕以部將雲南昭通鎮總兵沈宏富防城自提軍攻玉華山何得勝見圍急出間道走尚大坪尚大坪亦賊大股所在也得勝既去留王廷英守玉華與天鵝寨高貞觀諸賊譚光前趙款石四貴等互相援應興恕遣宏富何選士進逼平安營

一名乾溪

趙款戰敗自焚高

貞觀黨併集於天鵝屯興恕攻屯破之斬賊十七人趙款遁何得勝來援聞天鵝破退回尚大坪而玉華

卒未下

七月白晷賊退出綏陽境

署綏陽縣朱文香偕前任鄧爾巽調集團兵分攻綏陽洞平場賊潰馬頭山畧走猷硝坪鍾子巖至官田壩為湄潭衆茹含章等卻走

八月副將李榮攻克檜木園旋病卒府經楊蔭棠攻寨上下之

榮至豬場仍病趙廷瑗率營官鄔德全甘超王恩榮團首盧培義合軍攻河坪賊陣斬千餘人俘虜亦多王廷英率餘衆走檜木園乘勝追之探悉石冷水有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四

小徑通賊營後初九日廷瑗率龔在耀李昌錦等繞攻其後鄒開貴陳儒彥王恩榮胡國銘龍洪光馬占高等分攻左右兩路蔣洪順陳紹平蘇得勝舒洪恩李洪發張永春等直攻中路別遣鄔德全盧培義錢萬衡等攻山脊子營陣斬賊目羅大五斃賊五百餘代理慶安縣陳聘儒軍亦至遂下檜木園王廷英退回玉華山榮至團溪病不治事至此增劇請檄委廷瑗治軍返至南隅哨探壩卒 窰上與高臺皆湄潭南境要地與遵義東南接界久為賊據欲由三渡關竄入遵境賊首王廷英遣黨屯黃家壩距三渡近以

壯聲勢府經楊蔭棠帶邊防軍先攻黃家壩

蔭棠庠生後保

至知府

時湄潭龍泉思南餘慶石阡各處團衆流離在

道為賊阻隔思歸不得皆願隨蔭棠軍殺賊蔭棠以平越武庠吳元彪統之助攻中路自率練分左右擊之自辰至巳斃賊五百餘立拔其壘十七日進攻窰上偽元帥曾宗乾營以圍首楊臨川攻其前李培忠攻其後百長張鳳翔先陷陣凡窰上一帶大營子營巖洞均下宗乾負創走蔭棠移營窰上圍首李培忠別營羅兜壩二十五日宗乾復糾大股攻羅兜壩培忠與戰陣歿並亡團丁百餘人蔭棠遣吳元彪禦之賊乃退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五

九月綏陽縣曾家山教匪起

播紫

學政黃統至府歲科

考均並試

曾家山在綏陽東北層岡聳峙與龍泉馬頭山相望是時知縣鄧爾巽方在綏陽南境小關龍水平因湄賊侵入與戰不利乃調防湄潭圍首王崇植率原練千人回綏約湄潭秦安慶夾擊及曾家山教匪起不能

兼顧貴西道竇奉家飛檄于鍾嶽由正安勸之

平黔紀畧

十月粵賊由黔西竄擾仁懷桐梓入川境

時粵賊石達開大隊入黔田興恕尚在甕安攻王華

不下粵賊破廣順距省垣僅百餘里署巡撫韓超趣  
興恕至省粵賊圖入川境前隊先由黔西入仁懷奔  
桐梓過新棧成義團圍首蕭龍與其弟蕭才率圍堵  
禦均戰歿遵義南鄉監生劉秉昭客龍家亦罵賊死  
賊意在川不能久留悉竄川東而去

十一月提督田興恕至省總兵沈宏富攻玉華山不下  
退屯於花山

時石達開勢張甚田興恕兼程至省垣防守留宏富  
攻玉華興恕屯兵久賊得以窺官軍虛實既去軍力  
愈單而宏富才氣不能統軍懾賊興恕派分統姚華

勝由遵義來助勦甫抵江家坪王廷英出間道圍之  
宏富解玉華山圍援救華勝退屯於猴場之花山賊  
更增黨進營白巖以相對抗

十二月遵義縣鄧爾巽大括軍需

爾巽江甯人秉性貪虐田興恕飭設釐金收欸七成  
解助軍餉不足則勸紳民量力捐輸爾巽任意掊克  
初定名曰團捐量團大小捐輸多至數百兩再別名  
曰提差捐近城四隅富戶入城捐輸自百兩千兩不  
等至再至三即數金亦為捐戶統名戶捐率練往各  
鄉以上中戶分派捐戶有先期繳者則曰汝有餘有

後期繳者則曰汝抗令均令倍繳即如期繳者則曰爾好百姓宜再樂捐違者即治以把持之罪即于監追無力鄉民多以婦女簪環實其數收括遂空

咸豐十一年辛酉正月遵義各屬設局徵釐金

初蔣立炳署桐梓縣以軍餉無出凡經過縣境商鹽每包征銀三錢全年可收銀一萬餘兩江炳琳兼攝縣事月中收銀亦如之後以賊匪偏地轉運維艱商情不樂暫議停止至是田興恕兼署巡撫各路兵事方殷餉項無出奏請設局抽釐遵義之有釐局始此二月盜殺桐梓縣知縣陳世銛於太白亭南路軍務趙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七

廷瑗卒於軍

世銛黃平知州世鑣弟

世鑣咸豐八年援夔安在牛場中賊伏死難

松坎

既設釐局夜郎壩太和團團首王正儒勢雄一方有意遏阻以養團兵為名私權於新街子有不從者輒奪之事聞省垣興恕以世銛奪情署任密令圖正儒世銛既至詢知正儒與仁懷團首羅順有隙將往尋仇世銛先至新棧聲言欲為解釋而預伏兵以待正儒與其兄同謁世銛方數語而伏練突起於座上誅之其兄起搏世銛亦為伏練所戮從來者悉格斃世銛亦創步至太白亭

距新棧里許

為正儒黨趙鐵匠戕害

與怒聞變秘之檄賈奉家查辦罪余映一人寢其事

平黔紀畧  
並趙卓志

廷瑗自去臘取得糧木園是月又取鎗打

石止軍廷瑗在軍謹慎自以軍渡河多取賊巢穴要隘又常以兵戍羊巖河本鄉遂三年不覩賊踪人得安耕鑿然兵多餉常不濟廷瑗深引為慮而終年蟻甲未遑甯息遂積勞病歿於軍自是南路軍事以鄔德全接統退還遵境適總平水里團務者為李方琳而德全無獨當一面之才邊防因弛而遵境遂從此不可問矣

三月提遵義常平倉穀供軍餉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八

沈宏富軍攻玉華月需軍米八百石田興怒委員至遵籌辦府屬州縣認解米五千石上月僅解到米百餘石代理甕安縣陳聘儒上陳興怒檄賈奉家飭縣動用倉穀前後以米數千石運交老鷹關糧局而倉儲五萬石遂因此耗盡

四月千總吳元彪兵由湄潭窰上退回遵義

上年八月楊蔭棠攻克窰上後退回府境留吳元彪以二千人屯窰上防賊竄遵糧皆由遵供給時湄境賊勢甚盛屢截元彪糧路元彪恐孤軍陷入絕地遂引還遵境而窰上各地復為賊據



五月屯山白號賊王考陷綏陽旺草場

上年四月白號首領王考竄入正綏境為胡先紹所卻退據屯山時涇境賊覬覦遵境伺隙思逞鄧爾巽卸綏陽任蕭澤洋來署縣事至是賊至旺草澤洋聞警調團練袁炳炎防磨子臺陳治安防河坎蔣開林防倒流水卜星堂防假角山文占魁周霞軒防二江水胡忠防木梁埡丁壽山卜鵬九防龍洞關自率練出禦會涇潭別股賊復由公館槽雞罩店至澤洋所帶練悉潰澤洋中鎗退回不久創甚而卒田興怒命于鍾嶽兼攝縣事督辦遵綏涇甃軍務

按綏陽志蕭澤洋作蕭維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九

藩當係名號不同又非負傷病卒係秦軍關鈞自盡所聞異詞未知孰是附記於此

六月秦安慶軍亂退回遵義旺草場團民自起攻賊于鍾嶽復擊敗餘匪王考遁回屯山粵軍竄入仁懷旋去川東

初安慶任涇潭所招之烏旗隊人雜性悍軍餉無出旺草場既陷竇秦家檄令往援久不至團民奮力攻賊初拔鹿角柵以刀斧毀營門賊懼大股退回屯山而餘匪仍未盡退安慶始遣邊防軍至不併力攻賊反至城索餉勢將詳變于鍾嶽至勸導富紳捐銀千兩餉軍始退去而在涇隨安慶之烏旗隊已暗通

賊安慶知事不可為率親信卒數十人退文家場營  
又奔山羊口遂回遵義不復顧湄潭矣鍾嶽隨擊敗  
蟒水賊攻破旺草後大鹿山巖賊壘綏境東南畧清  
粵賊石達開延川素富雖入黔境意不在久據裹  
脅苗匪甚眾遵義縣西李毛距黔西新場十數里匪  
擁眾數千人逼入為團總李發科擊退實奉家聞警  
遣同知直隸州用王崇植以練六百人往禦前卸署  
綏陽縣朱文香運糧濟之分遣候選知縣羅燦奎千  
總鄒開貴職員傅啟緒庠生唐世勳團首晏恩普李  
作楹會同李發科分頭堵禦防匪竄越另檄候選府

經縣丞苟炳文劉世宦大批教諭楊蔚本傅儒本團  
紳蕭永東團首秦時汶徐振舉等集團嚴防匪屢竄  
至均為副將周洪順與世勳啟緒等練擊退斬勾匪  
偽元帥王圓以徇六月初五日各團合攻新場匪出  
仁懷魯班場至茅台距仁懷縣城近知縣黃紹賢方  
慮賊逼城而援軍未至乃賊意不在城已繞越趙統  
壩高地坪出迎水寺去矣奉家飛檄團首葉玉枝與  
前隊各團擇要防守以軍功王應魁周文潤李茂春  
唐春等嚴禦匪至平壩破三角甯團營為各團眾力  
禦退去分股繞出扒梳空風了巖三塊石又經團首

秦時汶陳映奎陳元勳等堵截擒偽先鋒楊道友孔

凡洪鄭易昌李亭湖四匪斬之

均安徽懷甯縣人

是役以唐

春與徐振舉功最多十四夜又同襲匪營匪走西北

桑木埡將窺仁懷廳城同知汪先煊都司達天培嚴

禦不得逞會田興恕遣部將虎威營統領楊巖保軍

至新場匪由桑木埡回窺一股東入四川南川縣攻

城不克下走涪州彭水等處一股北走溫水東入四

川江津走牛渡灘

桐梓西北百二十里

副將梁正秀桐梓圍首

黃仕昌率軍團先後抵桐梓次松坎遏賊回窺

七月甕安官民潰走賊謀犯遵義不果

沈宏富師老而疲與賊戰雖魚溪老鴉小捷於賊無

大損欲移分統劉祖成軍至白巖

玉華西北十餘里

老窪坡

菊坪賊中阻宏富及全祖凱姚華勝等破走之宏富

軍恃遵糧接濟賊屢出高視白泥坳土地坪劫之軍

中每乏食岌岌可虞而甕安城中亦缺糧至人相食

會傳賊有撲城之信衆情洶洶縣令劉昇平遂開城

聽民逃出身平亦去全縣遂淪於賊欲窺遵義由袁

家渡窺入豬場羊巖關旋趨檜木園潛入大劍口署

知府樊希棟率練乘賊渡河及半擊退之

八月總兵吳安康至仁懷旋赴湄潭防勦各賊

仁懷告警時田興恕飭記名總兵吳安康帶兵往禦  
至則粵賊已遁川境遂飭赴湄潭防勦安康攜眷過  
遵義入湄潭陳四古董久據聚寶場場距正安州近  
屢擾州境署知州陳鑄遣團胡先紹先科隨安康軍  
前進督辦遵綏正安軍務于鍾嶽亦以兵來助下龍  
鳳兩賊營斬陳四古董安康遂駐軍聚寶場  
十月各縣抽穀釐助餉

遵義歷年招練防堵東南要隘省款不濟初則按上  
中下各攤費繼則勒索軍需惟鄧爾巽刑逼尤酷至  
是署知府李德義另訂養練章程田興恕檄飭各縣  
就秋收穀石多少捐釐充餉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十二

十一月黃號賊王廷英等趨渡上關白號賊朱明月等  
趨三渡關五里坎分竄遵義綏陽兩縣

自吳元彪由高臺窰上引還秦安慶兵變解湄潭任  
而綏陽防邊先鋒軍亦退遵義東南空虛至是賊趨  
渡上關五里坎大板角掠遵東緞子場新舟

遵東九里

黎兆祺率團練禦於高洞子不利賊分出綏陽縣鄭

場

縣南二里

逼縣城李德義檄于鍾嶽遣張師敬以二

千人防緞子場吳元彪以千二百人防楊塢場

即羊舞場

府東八里練目熊培元以千人出綠塘河

府東七里

鄔慶

元等以三百人扼宋家壩鍾嶽率所部駐禹門寺沈宏富亦遣副將向宗漢參將鄺光斌遊擊左近光等助防鰲子場賊乘師敬營未定攻之師敬與宗漢等皆敗退賊復出官軍後攻宋家壩師敬率白御之仍扼鰲子場而以光斌擊三台山守備鄒開貴擊八岵灘皆敗之署遵義縣計遠長聞警至老蒲場調團防禦衆莫之應

與所部四百人無糧以紅苞充饑民遂呼為計紅苞

鍾嶽別遣練

目王大珩出綏陽織水練目彭蔚周朱榮三等出鄭場獅子山兩路攻賊自率三千人由鄭場進敗麻家壩賊適大珩敗於火燒舟蔚周等亦為賊困鍾嶽分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十三

候選州判胡先海兵援之賊旋集攻鍾嶽營相持急鍾嶽夜出死士火賊營先海在獅子山見火光急回援合擊之斃賊三百餘圍始解時朱明月據七星坡楊河風據驪龍壩冉八閻王據楊柳田龍大勝據關牛坎皆在綏湄接境之交黃號白號及安字老號均至連結賊壘百餘里遵義戒嚴計遠長旋去任李德我請以于鍾嶽兼攝遵義縣事

十二月黃號賊首聶定邦據湄潭縣高臺于鍾嶽擊敗南鄉諸賊

定邦前據轎頂山為田興恕軍所破與羅老先生將

遁麻哈途遇他服逸賊同竄餘慶會戴定國散練無所歸與之合至湄潭高臺寨上其地自吳元彪引還為白號所據白號進攻遵義定邦遂據有之羅老先生封定邦為偽忠勇侯領其眾黃號勢益盛 向宗漢鄺光斌張師敬等破賊菜子坡于鍾嶽留宗漢守菜子坡光斌及左近光守鰲子場自率師敬與鄒開貴吳元彪進攻新舟敗賊橋頭寺胡先海亦出鄭塲敗賊楊家村除夕吳元彪攻下皂角堰執龍大勝以歸

同治元年壬戌正月朱明月進據禹門寺聶定邦進據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十四

潭南白號另股擾仁懷周達武擊走之吳安康平屯山賊王考

朱明月既敗於新舟走宋家壩鄔慶元扼宋家壩僅有團兵三百人見賊皆潰賊乘勢上趨禹門寺圖出綠塘河阻官軍餉道時遵東自三渡關北至綏陽林家壩五里坎皆有賊于鍾嶽軍皂角堰聞賊至綠塘河馳敗之協副將劉元勳亦由櫻桃坵前進距皂角堰四十里以固後方東北面則胡先科等攻李家壩諸賊吳元彪胡先海等攻大壩蘭牛坎蕭家壩諸賊皆下之鍾嶽率師敬等由中路攻禹門寺而聶定邦

由高臺窰上渡河進擾遵南扼守鰲子場之向宗漢等不能禦初退南平戲子灘又退茶園三日退軍四十餘里清平團團首田作楫敗死南鄉皆警是月西鄉匪首夏老八習教謀逆事洩伏誅 白號賊另股擾仁懷之石堡寺塋田壩四川邊防統領周達武擊走之 副將吳安康由聚寶場攻屯山誘降白號賊首王考餘賊繳械遣散後以王考不受約束斬之 二月向宗漢軍潰團兵禦賊敗績吳元彪等敗賊於禹門寺朱明月遁走

向宗漢軍又自茶園退火全調東勝團總首郭維順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十五

偕樊善普鄧大章等十三團同來防禦賊首聶定邦集衆圍之宗漢兵多思銅人暗通賊不戰自潰賊乘勢攻圍營維順左臂受創經團衆力救出險亦退回寨初南鄉庠生徐漢蔚知官軍不足恃與庠生甘超聯絡各團築砦十三互相援應編團兵成六營以團總李昆山統之舉陳保堂為管帶分防白沙水九皇洞各隘時參將鄺元斌亦軍九皇賊至兵先焚柵遁圍練先鋒陳超山禦之敗績漢蔚與甘超督團往援歿於陣賊走攻穿洞保堂出禦亦戰歿僅張廷椿團營有池應璧力禦協副將劉元勳撥管帶鄔德全

曾從

李榮帶  
兵見前就近援之乃全師而歸 朱明月據禹門不  
退舉人黎庶蕃等募練出張飛龍與鄒開貴三面夾  
擊適吳元彪攻拔驪龍壩乘勝襲明月營大敗之明  
月遂棄禹門走元彪進營湄潭七星坡于鍾嶽還軍  
綠塘河

三月遵義縣團紳黎兆祺等築砦於禹門寺仁懷縣號  
匪譚猴子據大屯山

前歲檄各團築砦自保應者寥寥至是團紳黎兆祺  
舉人黎庶蕃廩生劉漢英等相度禹門形勢鳩工積  
石五閱月而砦成同時興起者則有同里綠塘河白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十六

泡塘新舟場馬鞍山龍坑東隅則有東皋東勝東平  
等以數十計惟禹門東皋為最大各置守備集民聚  
處賊來同守賊去出耕各免遷避於是南西北各里

聞風相繼砦堡林立矣

黎庶昌禹門築寨始末記載城池

初仁懷

清水教徒張其萬聚眾硝礮洞武生楊子香破之獨  
譚猴子漏網譚為邑之魚乳人既逃去投入黃號王  
廷英部下王資以匪徒三千掩入縣境據大屯山  
為仁懷天險居民倉卒不及備被其慘戮死者不可  
勝紀譚自稱招討大元帥旋稱益信公云

四月賊掠龍坪釐局粵賊由四川竄回遵義趨瀘州



朱明月既退于鍾嶽遣吳元彪胡先紹等擊岳家壩堂寶石諸賊賊悉趨南鄉東北一帶稍清南鄉龍坪

場有糧局賊探悉有存款千餘兩勾結土匪由雙鳳

場鯉魚池蕭村夜襲入營劫場掠款而去

舉人徐珏唐因公宿

場為賊

害極慘 初韓超檄劉元勳吳安康軍出偏刀水援

石阡元勳以高臺寨上賊與偏刀水相應宜先擊南

路賊不宜遽進至是粵賊賴文光等敗自涪州奔南

川綦江分入正安州廟堂桐梓縣松坎所過各團望

風潰走署正安州陳鑄署桐梓縣蕭培基告急于鍾

嶽急馳還遵義西北過防會獲賊謀知為涪州敗匪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十七

窮竄人心稍定團衆仍回禦破卻賊賊經遵義縣北

木坊走仁懷趨長沙場團首謝立堂張新鳳廖光裕

等禦於黃草坪袁廷英傅文寬禦於箭灘玉皇觀匪

竄仁懷廳旺隆場紅巖壩初七至十四等日前行隊過

境晝夜不絕沿途擄掠一空十八日後隊繼之亦如

前至無所獲遂銳意窺城為大雨阻復分股入合江

繞叙永趨瀘州方匪入遵境韓超田興恕會檄總兵

熊煥章赴援及匪至正桐四川總督駱秉章仍檄煥

章回黔俄聞雲南臨元鎮總兵林子清將率隊入川

沿途騷擾官民洵懼復調煥章回川過之別檄吳安

康及副將龍在福赴正相防勦

五月沈宏富軍由甕安玉華山退駐遵義

宏富攻玉華久不下全恃遵義龍坪運糧接濟賊阻龍坪運道遂潰回高鑪再退至團溪約于鍾嶽會三岔河勦龍坪賊時鍾嶽在大錫廠與賊戰獲勝許即會師前進時向宗漢廊光斌軍退尚稽場賊結十餘壘困之宏富遣所部副將王國珍馳援與賊戰斬其先鋒踏破杉包寺賊壘賊懼遁去民獲秋收國珍力也

六月于鍾嶽會沈宏富擊破龍坪賊賊退涇潭粵賊復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十八

竄遵境

于鍾嶽自大鍋廠合沈宏富擊龍坪賊賊敗走沿途

焚掠民多避入熊家洞

洞外狹內寬可容十人多所保全

賊至老蒲

場適副將龍在福奉檄自正安拔隊回聞警馳禦與戰至暮身被創猶賈餘勇會鍾嶽遣副將鄔德全追賊至合擊大敗之於馬家河殲賊數百賊分股竄鰕子場圍首苟光珍夜襲之賊走楊柳田為張師敬圍兵擊敗再走羊舞場黎兆棋禦於羊叉壩賊退回師敬復截擊之賊繞由蒿枝壩奔涇潭渡時值大水不能揭以半斗濟東路賊畧清餘賊趨西坪龍在福率

兵會勦軍於大錫廠都司姚汝勤中鎗陣亡在福復  
備劉元勳進軍白楊壩 粵賊復竄遵義縣西沙溪  
里里有泮水場距仁懷近初匪由叙永廳回竄田興  
怒接仁懷警報檄劉元勳與副將賀朝綱會同李德  
莪防勦及匪至擊敗先鋒營都司左易清陣亡興怒  
飛檄楊巖保自正安拔隊援助德莪與元勳朝綱各  
軍乘夜退出泮水擇屯要隘巖陣以待賊知有備退  
走仁懷廳土城大洞場仁懷縣團首張新鳳等率團  
至靄嵐壩等處防堵巖保軍卒未至

七月沈宏富于鍾嶽等擊走後壩場諸賊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十九

賊散布遵南沈宏富軍既破龍坪東至後壩攻勦西  
坪賊輒出援之久不下于鍾嶽進勦西坪連破穿洞  
綠水洞王家蕩諸處進軍溪田溝與宏富合軍攻後  
壩斃賊甚衆越日遣鄔德全率練目張洸張世康等  
再破後王壩賊龍在福劉元勳等亦攻下大悲場黃  
桶寺柘家坳諸賊壘至是各路賊悉遁回高臺窩上  
其在東鄉綏陽與遵義接壤者綏陽團練管帶廖熙  
麟率兵進至新舟擊之鍾嶽等移軍合擊賊大敗退  
去

八月粵賊竄仁懷縣沈宏富還攻王華山于鍾嶽進軍

攻窰上

粵賊復竄仁懷廳猿猴地名把總關森嚴防不得逞轉

竄仁懷縣高嵌口團首何凱等禦之奸人張春引匪

自仙人照影石下繞出其後兩面夾攻凱出禦陣亡

並亡團丁多人匪趨河東廖光裕張新鳳袁廷英等

督圍堵禦廷英負創光裕不支退回官渡場閉柵守

匪追及毀柵入殺光裕大肆掠復分股竄川境先是

沈宏富由玉華退遵義其營務處總理全祖凱尚營

老鴉山旋以兵少賊衆亦移至豬場涓潭玉華賊因

四出掠桐子坡香鑪山及遵義賊畧定宏富復遣軍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二十

同祖凱由袁家渡圖玉華自督軍至豬場擊走桐子

坡香鑪山賊乘夜合祖凱襲取竹統河河在玉華山

麓賊恃險為固自奪據後玉華至豬場入遵義南鄉

四百里畧清賊悉集高臺窰上與偏刀水賊聯為一

氣分掠湄潭石家寨張師敬吳元彪與宏富所遣參

將何顯仕甕安團紳都司商肇淮擊走之于鍾嶽自

圍溪會各軍出九皇洞度上關三渡關與賊戰皆敗

之進軍攻窰上是月奉諭旨韓超奏遵義綏陽兩縣

肅清所有尤為出力之雲南昭通鎮

總兵沈宏富賞加提督銜副將劉元勳交軍機處存

記遇有總兵缺出請旨簡放副將龍在福以總兵用

俟補知府鄧爾巽俟補缺後以道員用道員于鍾嶽

交部從優議叙知府李德莪賞加道銜以示獎勵其

餘出刀員弁兵勇紳團著韓超查明續行奏請獎勵  
都司姚汝勤中礮身亡殊堪憫惻著交部從優議卹  
閏八月粵偽翼王石達開攻府城不克趨黔西去楊鳳  
餘黨黃天然伏誅

粵賊至四川敗綦江復竄入桐梓縣擊潰九壩團練  
逼縣城旋走婁山關至板橋將窺府城于鍾嶽調張  
師敬鄰開貴據大龍山紅花岡管帶熊品南據搶旗  
坡黎品南劉名貴守拱安關而以鄔德全屯城北董  
公寺當賊衝鍾嶽自率練禦於毛石坎以衆寡不敵  
與德全同潰回賊抵新城德全等同禦於東塘坳戰  
敗而開貴援至得全師歸十四日賊攻城西南隅朝

天街巡義團圍首鄒洪率子清武及團丁接仗身被  
創猶力戰得圍丁黃石寶彭來發等躍城助之紅花  
岡鳴礮下擊賊始退攻紅花岡開貴約不動及抵壘  
開隊迎戰陣亡練目蕭伯好各練奮激殺賊多名城  
上復以大礮擊燬石達開黃蓋達開知城堅難下收  
隊分股折回板橋走逼綏陽知縣李愈南檄廖熙麟  
以五百人禦於貓貓埡被賊所圍至府告急鍾嶽遣  
軍援之圍解走五里坎綏勝寨寨首李清連截擊敗  
回賊追及踰牆墜死賊由遵義東北繞出馬坎至鴨  
溪泮水逕赴黔西達開大隊轉至海龍壩由松林趨

仁懷前隊抵縣城後隊尚在楠木壩知縣沈浚登城  
防守歷七晝夜賊繞出鍾山走掠茅台村執恩貢曹  
沛霖不屈殺之妻王氏投河同殉擄笄年女堅執不  
從亦殺之仍逸黔西去為官軍總兵李有悼扼阻復  
走大定時賊雖逾萬半雜川中游勇士匪假達開旗  
幟至則剽掠飽即颺去全祖凱由遵尾追抵黔西大  
定間賊多奔總已河走水城平遠薄郎岱廳有恆分  
軍遏逼退毛口河趨雲南霑益而去方賊未逼城時  
遵東黎兆祺以團練護糧三百石入城回經米泥壩  
與匪遇戰歷一晝夜東山寨寨首謝朝贊聞報督團

往助戰乃脫險而朝贊已負重創還至老木壩遂卒

略秉章奏曰石逆達開屢經官軍擊敗沿川黔接壤  
山徑狂奔總兵唐友耕臬司劉嶽昭等追殺斃賊甚  
衆該逆由趕水石漆敗遁躋境等語田與怒奏曰石  
達開分作三隊前隊直撲黔西州城中隊圍遵義郡  
城後隊則在桐梓時撲縣城該知縣朱文香汎弁游  
超登城守禦復會同由遵義派往援師兩路夾擊該  
匪退至離城二十里之紅花園屯聚遵義被圍知縣  
于鍾嶽嬰城守禦各軍奮勇直前每夜出隊攻擊二  
十五日悉由松林一路竄去黔西之賊迭次攻城經  
守牌兵勇礮石交加均退至西路分股走畢節竄即  
岱現正跟  
迨等語

黃天然習道教曾為楊鳳偽軍師自鳳

敗後潛匿遵義西沙田壩孫京家為黔西州團偵知

越境會縣捕拿獲偽印妖書解府懲辦

九月白號賊朱明月黨劉水牯羅缺耳入遵義東鄉

時禹門寺練護糧至城賊乘虛自度上關進蔡子壩  
劫民糧百餘石意在窺伺禹門吳元彪聞警遣軍奪  
回數十石賊分走綏陽繳水樸老場牛心山逼近遵  
桐兩縣界

十一月朱明月進攻桐梓縣城不克退據鼎山峇苗教  
各股復擾遵義縣南西鄉

初桐梓有趙姓窩匪為人舉發畏官役捕投白號賊  
約攻城初二日明月率大隊薄城下燒附郭民房分  
黨屯原田壩十二日由後山襲城守陴團丁周二等  
奮力抵禦會沈宏富遣副將姚華勝馳援賊乃退據

鼎山峇 湄甕苗教各匪初入張王壩至團溪龍坪  
趨三岔河劫掠燒殺慘無人理南西兩鄉團合力禦  
之西成義團為前鋒敗賊龍氏堰賊退繞出倪家巷  
西天豐團劉宗元督團戰敗偽從賊賊遂進後壩場  
新站上竄螺螄堰西天旺里五甲南忠莊里六甲被  
禍尤烈賊旋趨苟江水團首蔣安重與廩生李上貞  
督團抵禦敗死賊焚場趨三岔河竄蘆江水尚稽場  
向宗漢駐兵土地壩賊攻破之宗漢出走寨首李坤  
陣亡團練死者百餘賊復下永安寨團民練勇約死  
六百人

十二月賊殺天豐團寨首劉宗元

宗元於上月與賊戰敗偽降賊而寨中仍守備賊偽  
侯張五偵知之帶兵屠馬鞍山寨斬宗元團眾死者  
約千人

同治二年癸亥正月賊入桐梓縣城旋擊走之把總左  
天芳敗遵義賊於觀音寺擒白小滿誅之

朱明月據鼎山砦屢窺縣城至是桐梓內奸啟門賊  
前隊已入委辦正桐仁三縣團務前知縣胡鑑聞訊  
出走為團眾阻回姚華勝與賊戰斬數十人賊知有  
備旋退出犯大木寨華勝追擊復敗之賊退回鼎山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二十四

砦會副將張開友自婁山關擊賊至紅花園與華勝  
同攻鼎山寨 白小滿與兄大滿等自楊鳳起事後  
即與鄒辰保趙帽頂等出入螺螄擾遵綏桐三縣有  
年而小滿獨漏網近年與號匪聯合至是復擾北鄉  
天芳遣丁國銀陳紹勳馮正榜蔡天鵬等以五百人  
崇之連敗賊於觀音寺樂意臺石窖塘擒小滿暨偽  
元帥徐啟才偽將軍耿玉春玉鎮鍾等二十一賊首  
斬之並殲賊黨二百餘人

二月遵義南鄉賊勢大盛泰安慶戰於懶板橙死之協  
副將劉元勳敗賊於石濫橋賊陷報國寺副將王國珍



死之

號匪由尚稽場

遵義縣南  
九十里

東竄沈宏富方奉檄勦辦

桐梓縣賊須北去而賊勢正盛遂以營務付候補同知張日崙並會商于鍾嶽以卸署涪潭縣秦安慶軍防中路自率軍赴桐梓安慶馳至懶板橙設防賊以大股圖之戰敗死練皆降賊與賊合趨忠莊鋪府城震驚於是上至螺螄堰旁至鴉溪無地非賊鄒開貴屯蘆江水亦為賊困 協副將劉元勳駐軍櫻桃極在遵義縣東清乘橋前元勳聞賊警率前隊至鰲子場甫抵練日苟正澤營旋報賊犯大營元勳回軍追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二十五

及石濫壩奪回賊掠各物擒偽元帥將軍等百餘斬之賊分走新舟茅坡場竄綏陽鄭場而去 副將王國珍駐軍報國寺寺在縣南忠義團距雷水堰上貓山近團首陳法伊亦集八團築寨於此八團又添築錦屏安溪等寨相援應上年國珍援蘆江水有功至是復率軍來團衆留駐報國寺賊破貓山寨殺守門程農一擁而進各寨見之紛紛逃避賊遂合攻寺營國珍乞李德莪援德莪遣鄒開貴往開貴畏賊甚僅隔山虛張聲勢兵不前進國珍被圍急士卒多飢疲獨持矛至白果坪與賊戰賊衆寡血戰而殲殲之

前猶手及三十餘賊越日熊培元鄔德全黎炳南援軍皆集賊棄貓山走尚稽場

三月賊破天旺里巡撫張亮基由府城間道入省兼署提督奏免抽收釐穀沈宏富擊賊於尚稽場粵賊復竄入遵義

西鄉天旺里有天和團辦團者為貢生羅人驥建築白牛寨甚固至是為賊所破燒殺極慘韓超及欽差大臣田興恕先後去任朝命張亮基為貴州巡撫亮基由四川入桐梓至松坎為新棧賊所阻縣民王大衡導由間道至郡城時糧臺設板橋徵穀於民

苦之不以時輸于鍾嶽以武舉賀太平抗捐欲執之而陰令團練分統張師敬援救及太平行至而師敬不知救亮基經板橋悉其事立飭停派釐穀團首盧銘錫復以方命虐民上陳乃實行駐節郡城聞王國珍敗死以鄒開貴不力救欲斬以肅軍紀李德莪為言開貴前守紅花岡功亮基勒令肅清中路以贖罪時賊偽侯張五據螺螄堰圍沙岡寺破雨臺坡徧擾西南兩鄉亮基因摘沈宏富于鍾嶽翎頂勒令勦辦宏富自桐梓馳回進軍懶板橙督開貴等軍出戰鍾嶽又遣胡國銘蒲源清張純各率團練繼進遂復螺

鄉堰都司沈學克陣亡時全祖凱亦率四百人渡烏江同擊賊敗之進紮銀頂山亮基繞由黔西聞道晉省亮基既至省奏免抽收釐穀其畧曰遵城人心雖已大定惟被粵匪及黃白號蹂躪五次地方凋敝不堪前撫臣因經費支絀通飭各屬抽收釐穀民甚苦之臣目擊災黎不能不宣布皇仁加意撫卹業經出示即將釐穀永免抽收百姓無不歡欣鼓舞又曰黔省環境皆賊用兵愈廣籌餉愈難值此匱乏已極軍食所需不能不藉資民力但使損下益上無妨大局何敢輕議紛更惟抽收釐穀利輕害重其應免抽

收者有三竊維理財行政首以養民為先唐臣陸贄云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斯言良堪深省黔省瘠苦為甚而陷賊府廳州縣已十有七處所存者亦俱疊遭兵燹十室九空此時即極力培養元氣猶懼無以起衰救弊何堪大張羅網再為竭澤之漁今忽創收釐穀頭會箕歛搜括無遺瘠壤愈就凋零完區亦成殘破譬猶醫創剗肉瘡未愈而肉已傷勢必至於遍體糜爛剗無可剗而後已其宜免一也抽穀之原由養兵勦賊乃何以未抽以前用兵而兵如常既抽以後殺賊而賊愈

多其為苛政之逼而為盜流弊顯然正如唐太宗所云剝肉以飽腹腹飽而身亡軍務之利鈍不關釐穀之有無於此亦可概見况通省遵辦者不過十數州縣餘皆扞格難行前年立法初尚收二十餘萬石去冬則僅收十萬石有奇今年即復誅求而所獲更屬有限刻下省庫一無所入仰屋興歎莫展半籌若非臣攜鑲而來幾難勉支危局加以近來各屬徵收錢糧民間每以釐穀藉詞積欠累累維正之供轉歸無著贏於此而絀於彼得失正復相等其宜免二也黔省向無巨富每以力穡謀生邇來築寨堡應仗役供

軍需民力早已大困今又加以釐穀脅之以軍法繼之以官紳施虐小民終歲勤動區區升斗之入均不能留以自贍其情誠為可矜悉索之餘富者以貧貧者以盡生計日感糧價日昂窮民無以聊生或死溝壑或去而從盜比比皆然咸豐十年十二月間清鎮縣鄉民賊殺委員本年春間正安州幾至民變遵義相梓縣奸民引賊入境臣未到以前省中人情洶洶勢亦危如絲髮推其原故無一不由釐穀一事釀成衅端臣若踵而行之即使慎選良吏釐剔弊端而事有類於奪民害更甚於加賦斂怨召禍終為厲階其

宜免三也臣在川時即聞釐穀之害迨入黔境愁怨之聲形於遠近並聞有清查逆產一事各屬率遭寇警村民力不能敵或饋糧送款延喘須臾或被脅勉從苟全性命不肖官紳遂皆指為叛逆查產入官甚至藉此霸佔堅從賊之心而杜投誠之路其害與釐穀同臣到任後即出示一併禁革百姓聞風鼓舞咸有更生之慶現在威甯黔西諸州縣之民由賊營自拔來歸者數千人民情大可見也如釐金雖一弊政究之弊少利多商民相安無事且為黔省籌饒大宗當此饒糈兩絀若將各款概行豁除轉恐軍饒無著

是以未敢裁減所需兵糧如普安安南貞豐及思南等處各路兵練向係因糧於民現各仍循其舊至練餉積欠已久各軍嗷嗷待哺現在祇能竭力隨時接濟大約黔省樽節度支月計總需五六萬金黔省每月所收釐金當道路疏通之際自一萬數千餘兩不等又前署撫臣韓超及臣任內奏請在於廣東四川兩省撥鉛抵饒如能籌辦及湖南之每月協饒二萬兩陸續接濟釐金所入之數每月可得四五萬兩以之助饒似可勉力支持臣以衰病之軀受恩深重報稱無能謀國安民是其專責在任一日則盡一日之

心寬民一分則造一分之福固不敢以顛預債事亦不敢以煦嫗為仁總欲於國計民生兩不相妨若但顧目前鯁鯁馬以釐穀為務竊恐大索之下人心渙散噬臍之禍則有不堪設想者矣奏上如所議行

沈宏富遣全祖凱張開友擊走遵義縣南尚稽場賊賊多竄黔西復遣何顯仕防西鄉而以祖凱先勦桐梓鼎山砦賊時四川南川與婺川兩縣鹽販毀正安釐局集城下于鍾嶽得檄馳辦以軍務暫付張日崙會粵賊由滇潰回至仁懷突入遵義北鄉海龍壩宏富仍檄顯仕回援

張亮基奏曰粵匪由滇窺入威甯州經官軍擊敗賊自李藍由大定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三十

府木烈鋪雜兒并奔四川與石達開合李偽宰輔由遵義縣清水塘窺綏陽婺川官軍截擊現已完全窺入川

四月雲貴總督勞崇光由府城入省

崇光自南川進貴州經正安州宿綏陽縣旺草場一心寨前軍抵渡頭河適粵軍偽宰輔李福猷率萬餘賊至崇光檄沈宏富總兵龍海珍赴援于鍾嶽亦遣吳元彪自七星坡合擊戰閱八晝夜元彪負創溺亦戰歿練勇傷亡過半匪攻旺十里晏溪場會田興恕因教案解任赴戍

因開州教案殺洋人

率虎威軍至

追賊二十餘里始返賊奪隘他走時武生王先緒防

上天樓巷楊逢春防茶園坎王主三防擦耳巖諸隘  
至十七日同為賊破賊旋即竄走崇抵府城以

署正安州知州陳鑄官貪役肆暴斂橫征劾去之諭

自勞崇尤奏查明正安州官貪役肆及弁勇妄殺各  
情分別奏參懲辦一摺據稱貴州正安州自軍興以  
來浮收加派至署知州陳鑄至數十倍之多實屬大  
干功令接署知州李成中輕聽差役控陷之詞妄行  
具稟荒謬糊塗莫此為甚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吏  
治而儆貪殘陳鑄李成中二員前經張亮基奏參業  
已革職著交勞崇光張亮基提案徹底訊明從嚴懲  
辦副將龍在福約束不嚴致令弁勇藉端生事妄行  
殺害實屬罪有應得惟據勞崇光奏稱該員打仗尚  
屬奮勉龍在福著革職留營以觀後效弁目劉元標  
滕家書任意焚殺兇惡衆著經勞崇光拿獲並在軍  
前正法實足以快人心而洩衆憤其差役李著蘇榮  
余高李忠丁順曹貴無惡不作罪不容誅並著勞崇  
光等迅即查明按名拿獲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三十一

五月沈宏富攻鼎山寨吳元彪越獄反攻遵義東南各  
寨

初宏富奉奏辦貴州東北軍務之命遣姚華勝以千  
人擊鼎山賊砦未下張亮甚至嚴限勒辦復遣全祖  
凱率五營合攻逼賊砦而壘都司龍統靈營紅花園  
相持久十八日賊出鴨塘小水田間道犯紅花園統  
靈不及備亡於陣全營皆潰越四日朱明月乘湄潭  
援賊至合大股出犯各營副將李明萬周顏遠遊擊  
王永堂黃三多都司張繼春楊拔先胡開國黃本勝  
劉官賢守備唐正位張得勝先後皆戰死亡兵練二

百餘人營弁劉名貴周學貴等叛投賊祖凱負創走入桐梓縣賊薄城祖凱等力守宏富時營板橋聞警急擊敗婁山關賊自板橋進軍逼鼎山 吳元彪本平越武庠生初挾策干蔣玉龍玉龍以有反相不用繼至遵允練目積功晉守備補湄潭縣把總營七星坡向歸于鍾嶽節制樊希棣屢調赴綏陽不應至是鍾嶽丁憂元彪至遵城索餉鍾嶽無以應慮生變沈宏富借事拘之獄元彪部弁藍山虎等率衆毀獄取元彪出奔回七星坡其兵練本多與號匪交通而部下藍山虎曾攻殺團衆數百人亦與民不兩立時張

日崙署知縣猶欲收用之既不追緝反遣人持金犒師欲其悔過自首元彪得金益肆陰遣其黨李春山萬得勝夜馳八十里襲禹門寺攻綠塘河均不下山虎乘勢殺高義團首李元佑并團衆數百人縣北永安里母豬竄寨首趙濟培元彪素所憚者也至是并襲其寨執濟培逼之降濟培曰甯殺我毋從汝滅族也元彪不能強竟縱還

六月鼎山峇平朱明月走正安

沈宏富進軍紅花園遣閩入賊內應檄全祖凱等尅期合攻朱明月偵知潛遁十五日夜宏富集諸軍克



之祖凱軍復擊走甄子山諸賊鼎山平明月窟至桐  
正邊界總團陳甘棠徐吉廷等督團禦於大巖頂穰  
子營為賊所敗亡團丁四百餘人明月趨正安其黨  
羅缺耳沈仁貴又稱羅猴沈猴復率賊犯綏陽朗三  
甲據陳家祠初攻太平寨總首楊茂林率團禦之復  
攻老營坪馬塔洞雞公山諸寨惟銀子巖武舉曹宗  
支為寨首守禦極嚴相持久以奸民誘賊襲破宗支  
受傷死妻郭氏同殉賊高其節與宗支合葬之明月  
由正安又竄婺川為團民田慶治田應祥擊敗趨王  
家沱戕委員鄭福壽渡河由四川彭水去

七月黔西賊入遵境沈宏富敗之

沈宏富由桐還遵會黔西賊敗回石板場八里水宏  
富檄鄉開貴遮擊賊敗走南鄉三岔河諸團練再敗  
之殄滅幾盡開貴創焉賊旋分趨石牛河向修文而  
去

八月吳元彪擾綏陽誘黃號擾遵義東鄉

元彪逼綏陽城下索糧八百石知縣李愈南堅守不  
應而縣屬雙洞門堆蕎保與遵義新舟各寨多附之  
元彪遂引兵掠鄭場樸老場麻家壩團澤口等處收  
其田穀而去並嶼黃號專力禹門黃號賊亦利禹門

有積蓄率眾來攻賊目為礮轟斃遂遷怒白泡塘寨  
移眾攻陷屠以洩忿

九月仁懷縣會匪土匪均起

仁懷在楊鳳亂時曾被兵禍後稍靖號匪起遵綏相  
正相繼擾亂迄無甯日惟仁懷地偏西北雖偶有寇  
警而較四屬稍安自上年譚猴子等投入黃號據大  
屯山為亂各處奸民聞風響應外匪從而竄入勾結  
為患馬鈞署縣事又柔懦無剛決之才縣屬謝家巖  
孟指鶴等聯盟結會伺隙思動已非一日指鶴族眾  
執指鶴送縣署稟請嚴懲鈞拘數月反釋之指鶴回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三十四

白雲寨自稱偽王在籍教諭于業知亂將作籌議募  
集款項製備槍械挑選百人立少年團以備未然而  
鈞尚不以為意也至是仁懷廳屬土匪與縣屬黃木  
坪土匪穆復膏馮公大等糾眾千人假號匪名劫掠  
仁懷廳屬邊境千總鄭占鰲圍首黃治清江紹泰率  
練擊賊擒馮公大斬之復膏奔縣屬迴龍場二十八  
日至洞口二十九日逼溫水千總張永春擊敗之同  
時官渡石寶寺號匪亦每到蹂躪而仁懷又至此不  
得甯矣厥後縣西儒童賴玉啟又請於馬鈞籌捐募  
練以固城防鈞許諾集議連日得款千餘金以劣紳

不得染指中傷王啟鈞另委紳專辦苛索抑勒驟增  
數倍練以匪徒充數反速禍亂

十一月粵賊攻正安州解圍去黃號賊王廷英等大擾

遵義南鄉

粵散卒於夏間據土坪田興怒赴川過正安檄胡先  
紹先科先海兄弟等以團練夾擊匪聞風遁繞出柿  
坪晏溪等處散布抄掠及興怒出境偽王楊三漸次  
集合散匪至是率萬人攻正安城樵汲路絕勢幾不  
支先紹等帶團來援知州彭城得訊先遣人偽投賊  
為內應先紹團素稱精練屢立戰功賊雖多盡烏合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三十五

之衆不足畏也內外夾擊賊大潰遁出州境

途遇岸生江開

逼降不從殺之

遵義南鄉自收復螺螄堰後賊燄稍息于

鍾嶽卸督辦軍務去後防務亦弛至是黃號賊首王

廷英糾合苗號各匪復肆掠各圍堡宋玉山者本縣

西閣老壩天中團團首之子原充練目曾覩廷英屠

顏家營慘狀慮禍及己遂舉魯家營大小坪各寨降

廷英受偽元帥職撫義子數十人為前鋒勢甚慄悍

老苗匪亦畏之十四日率衆趨苕江水破沙岡坡圍

營貢生李上元陣亡廩生孫文彬被執罵賊不屈死

賊逼者民汪懋學陳許元降不從均殺之練目簡圓

淵亦投賊於是唐麻六劉昆山楊占熊張升安李玉成宋丹庭蔡接方楊應堂張玉山等相繼從賊南鄉所在殘破民退集西鄉諸寨

十二月賊攻破遵義西鄉天佑寨桐麻堰寨

初一日王廷英以苗匪攻南天臺寺天佑寨練目楊子和率團丁夜追襲擊殺賊數十越日賊以草龍四面圍攻寨中復以劈山礮轟退寨首劉恩隆知事急遣子康廷間道至郡求救書上而知府樊希棟置不問恩隆越指再遣康廷合書上之希棟始遣北鄉團首陳希廷帶團往將至希廷為苗匪槍傷不得進退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三十六

入天井臺寨賊圍天佑益急寨中斷水火藥房失慎恩隆被焚不絕如縷寨衆懼願輸銀請降賊許之入寨仍肆擄掠殺數人以去子和妻亦遇害至是子和康廷均迫而降賊附近有桐麻堰寨寨首舉人李桂舫所築也至是賊亦攻陷焉

同治三年甲子正月賊破遵義西鄉據勳寶寨天井臺寨吳元彪復擾綏陽

天井臺寨距天佑寨甚近天佑既破天井尚為賊魁宋玉山所圍寨中初易之不以為意自北鄉團練陳希廷加入後寨衆恃以無恐賊又益衆圍之月餘寨

中男婦更相守望希廷圍練畏賊衆不敢出戰初四日各練束裝將行寨民大懼衆皆自危玉山乘間攻入屠殺甚多又勦寶寨陳樹棠以俠武聞被舉為寨首頗得衆心聞賊圍天成寨率練赴援初戰捷破賊營賊益衆合圍力不敵陣亡管帶陳紹宗父子練目王捷復聞大山寨圍急率餘衆往救賊率大隊斷歸路血戰而殲勦寶寨衆聞敗耗無固志賊首王草墩乘間襲據之 吳元彪遣黨出涓潭聚寶塲擾綏陽縣據鄭塲庠生楊如松赴四川綦江邊防營乞援宿塲中為賊逼降不從遇害賊由鄭塲犯城圍首冉青

雲禦擊失利死之知縣李愈南督練固守賊問道走

金八甲

縣西南為金里

出羊舌壩愈南以廖熙麟赴援戰不

勝與周家灣諸團同退賊因竄杉木壩

距城五里

愈南馳

回賊旋遁去時元彪與高臺聶定邦不相能定邦攻破元彪雙洞門元彪亦襲據定邦紅心寨定邦赴救復之隨攻元彪黨李春山元彪詐為黃號旗幟往助戰突襲之定邦敗走元彪復誘平定營叛將劉名貴共擊雙洞門互相爭殺未即圍城

二月白號別股竄仁懷黃號至遵義南門關擊退之宋玉山破遵西九安寨吳元彪黨劉名貴由綏陽襲陷桐

梓城正安總團胡先紹等破賊於獨木嶺

四川綦江與桐梓仁懷兩縣毗連賊自正安新舟場趣桐梓芭蕉壩破張家溝石坳洞豬嘴貓洞溝走水壩塘攻三汊河隘圍首婁先芳禦於官倉壩陣亡死團丁十餘人至坡頭河入綦江青羊寺川軍安寧營潘長青率團首猶彭祥羅玉興等禦之賊敗走攻綦江城以兵團援救敗走仁懷汪草墩宋玉山等占據遵義縣西南勢日盛為江大道為梗圍攻紅井寨旋由忠莊舖趨南門關圖犯郡城署遵義協副將張萬書敗之進營忠莊舖署守備將洪順營黃泥舖禦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三十八

賊玉山攻九安寨樂閩寨練目文琨韓大魁率練往援陷陣同亡大魁死尤慘賊破九安殺其寨首兼署其眾於是堡子山白雲寺沐恩寺各寨皆懼先後降賊吳元彪數攻綏陽不下李愈南遣團禦擊圍首從九品陳治安廖正倫均負傷敗回愈南詞賊多趨黃家灣初九日乘虛襲取杉木壩賊壘賊黨劉名貴范春陽遂去綏陽走遵義永安里板橋惟朗三甲游家洞水磨坑吳家巖老營坪諸寨元彪留藍山虎久攻不去時桐梓縣連年守陴以賊蹤倏忽無定防禦甚嚴徐行署縣事弛守陴禁劉名貴范春陽等既據

板橋距城近縣役潘二潘三等十餘人往勾賊乘南  
城無備夜破之縱火延燒衆始驚覺軍功張文龍戶  
書趙和聲團丁王道元夫婦倉卒禦賊皆死總團王  
大衡趙作楨禦擊不利敗走知縣徐行千總游超署  
典史黃道安皆遁行子啟豫遇害白號賊首賀濟津  
據正安州獨木嶺知州彭城遣總團胡先紹先科等  
攻毀其巢

四月賊毀桐梓縣城遁詔以劉嶽昭為雲南布政使自  
綦江帥師援黔粵匪餘股復擾綏陽黃號賊汪草墩破  
遵西西甯寨

時桐梓城逃散一空賊難久據遂毀城垣而遁回板  
橋徐行王大衡等入城以克復上聞署遵義府張日  
崙請以松坎釐金委員劉應陞代縣事設局東門外  
權釐納釐金半數名曰半釐多以土豪司事搜括窮  
黎 劉嶽昭湖南湘鄉縣人從四川總督駱秉章入  
蜀駐軍涪州綦江以防粵匪石達開粵匪平後隨劉  
蓉入陝是年自興安折回率所部四千五百人仍防  
川黔邊界駐軍綦江至是命援黔而餉項雖由川中  
供應川督尚無具體辦法故雖有朝命嶽昭迄未進  
兵 吳元彪上書張日崙陽為投誠暗遣黨剽掠綏

陽磐安神仙館大小巖頂諸寨增生韓克昌禦敵傷  
亡粵匪餘黨沈偽元帥集潰匪數百髮纏紅纓別號  
紅兵亦自遵義洪江趨綏陽李宗模禦於方石堰敗  
死匪趨朗四甲圍柿子坪羊角山李宗臣禦擊不利  
陣亡衆因懼降匪乘勢夜襲金子壩掠六郎屯 遵  
義西鄉西甯寨為庠生王維藩倡衆共舉庠生王金  
音充寨首賊黨汪草墩屢攻之金音懼不支別舉王  
應春為寨首金音舉室離寨而去至是寨卒為賊陷  
五月劉名貴擾遵義北鄉吳元彪遣黨擾遵義東鄉元  
彪攻破綏陽大堡寨白號賊別股破仁懷碧溪洞

劉名貴由板橋破遵義縣北毛石坎鹿屯山寨越日  
興義寨降賊賊遂趨高坪燒端本忠義兩寨署知縣  
場明聞警遣舉人方國昭圍首庠生楊志奎任瑞麟  
等至高坪防勦旋吳元彪由七星坡遣大股入遵一  
入四面山一入九龍場一入鰍子場紙槽溝場明復  
飭舉人黎庶蕃等聯圍堵禦協副將張萬書移屯野  
里壩金山寨防遵義西北連破豐樂諸賊壘十四日  
進攻堡子山兵甫抵青霞山另股賊出潘家溝斷其  
後次日萬書懼退回而西鄉母氏壘馬堡山諸賊愈  
張知府張日崙出馬坎關會擊亦不利 綏陽縣金



里大堡寨為寨首李彩所築中乏水吳元彪初遣藍山虎攻朗里游家洞水磨坑吳家巖老營坪諸寨未下至是將圍城以之大在城東八里慮應援率大股圍之至五日水涸不支彩求救於城城防局紳索練費一百金村民急難籌措欲以契約作抵往返延兩晝夜始令史安邦帶兵往既至而寨已破時五月五日也彩禦賊死僵立寨門顏色如生團練管帶庠生李瓊玖負重傷歿並亡團丁李慶茂等五十餘人元彪益逼近城屯圓音寺汪家溝連日負梯薄城城中力禦卻之

寨既陷寨民死者甚衆有鋒鏑餘生民逃入城當局以為不祥悉令逐出不容寄居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四十一

廖瑞卿獨仰天嘆曰噫甚哉於是引被逐之民概住其家給以米穀久之始漸去

白號賊

前竄仁懷知縣馬鈞漫無籌備仁懷紳民至府上呈言鈞無辦賊才知府張日崙上請以前任安南縣知縣劉汝祐往賊攻碧溪洞洞通暗河無火薰患民多避亂其中自上月十五日賊久圍不去洞中食盡餓斃甚衆賊乘勢破之利其財物久踞不去旋為兵圍圍困不得出亦盡殲焉

六月號匪陷仁懷縣知縣馬鈞死之苗號各匪陷遵義西鄉西平寨劉名貴陷北鄉諸寨

初苗偽王谷二谷三興賊首汪草墩等率黨由黔西

窟十三灣魯班塲隨有青號餘賊自南川綦江敗回  
桐梓趨仁懷掠溫水三木垭合成大股抵縣城獲走  
禮博里知縣馬鈞飛檄練目安邦元募練禦其前陳

恩培募練截其後賊逸去又有辜二麻子張五

一名義順

即前破螺石洪明三偽侯由遵義縣松林出楠木壩

柳堰者

鍾山掠茅台將逼城鈞又檄邦元恩培來防城武庫  
陳印邦以二人未必足恃力陳不可鈞不聽會接任  
知縣劉汝祐至與鈞齟齬尚未交代賊倉卒至鈞與  
汝祐及典史潘騰芳把總艾定國分門守禦邦元等  
練至鈞以為委托得人不出巡查防務盡弛初七夜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四十二

譁傳賊由西門入城居民皆驚汝祐遽開城遁邦元  
等已與賊通露及導賊入鈞朝服待盡賊執之索銀  
鈞罵而死閤家殉節紳團之罵賊赴鬥死者數十人  
練目歐瑞祥守白泥山同時為賊破陣亡定國出旋  
集團復城至龍井為賊敗追及馬桑坎殺之潘騰芳  
因城破受驚出城病歿至是縣屬土匪蠢起曹活寶  
據禮博里譚殿羅正邦據長幹山唐興和又名孟指  
鶴據大屯寺白雲寨張紙錢劉苗女等據陽窩屯毛  
壩唐新垣張長禮據後田河溝洞陳大老么據木石  
洞張其山據安里馬桑坎母連成據大竹壩熊漢英

據永安寺教匪陳滿冰據小高坎無地非賊仁懷廳及四川叙永廳邊境亦同被蹂躪鄉民逃避巖洞日久乏食凡樹皮草根野菜觀音粉皆掘盡惟野竹結實味與米同煮粥食之可以聊生當是時寨洞之能與賊抗者僅禮博里陳正丙之天寶寨楊堡壩滿正相之漂水洞僅獲自存餘皆為賊困遵義縣西沙里西平寨寨首傅元愷貴陽庠生屢被賊攻守禦得力卒未下自偽侯張五攻寨敗去偽元帥劉崑山又至凡西安西歸西服西化西明青坑等十數寨皆降獨此寨孤存崑山遣元愷從兄敬忠說降元愷殺以徇

衆苗匪潘明杰率衆猛攻為寨練擊退陣斃黃衣賊目崑山復率衆奮攻元愷禦之圍練袁應安穆老背周冬等數十人中賊鎗斃元愷退回與弟光悅料賊勝必無備設疑兵於兩山伏練山下乘夜襲擊賊不敢上退至山下中伏大敗越自又敗之於西安寨崑山乞吳元彪援元彪遣藍山虎往屯泮水場元愷兄弟輪流巡寨賊卒不得逞復以練營對峙山頂護汲道賊益衆合圍寨中以礮轟之督攻益力賊大譁遁乘勢追斬黃偽將軍等數百人而偽元帥王塌鼻子偽侯石洪明辛二麻子李麻三苗匪首嚴大五張五

等相繼由仁懷回援賊勢又盛復來圍攻元愷上書  
求援知縣馮澍遣張定超率練抵寨見賊衆不敢出  
戰仍回城元愷知賊不同心常出奇兵勝之會疫癘  
大作賊中死亡枕藉行將遁矣以寨乏鹽設南北場  
互市奸民李姓因識賊約為內應乘賊攻時燒火藥  
房衆驚不及防賊彘入圍衆中強掖元愷出元愷與  
弟監生光悅作忠國忠廷忠姪連第皆死叔孀蔣氏  
弟婦周氏從弟婦明氏王氏周氏亦被害從弟尚忠  
貞忠同時被擒遭賊虐待均死 劉名貴破遵義北  
鄉穿肚砦死男婦五十餘人砦縣民鄭之德所築也

續破張錢選營同時集義團余思漢所築之茨豬洞  
亦為賊攻破

七月遵義縣北各團擊賊皆勝端本忠義廬山三寨海  
龍壑均克復仁懷縣小水洞等處又為賊攻破

端本忠義兩寨久為賊據舉人方國昭武舉趙萬春  
會同團首庠生楊志奎陳國本何龍光陳紹平陳茂  
達汪正勳等各督團衆攻復自仁懷竄大壩之賊經  
武舉牟元培團首陳輝廷李瑤光陳占魁苟炳文擊  
退其由四面山入椽梓橋趨海龍壩哪吧水之賊又  
為把總胡萬元武庠程遇春霍鳴皋等擊敗立復廬

山寨偽元帥楊四據海龍壘與劉名貴大股賊往來  
密邇暗圖郡城時蕭光遠總縣北團務以壘為楊應  
龍舊巢地勢險要急與劉世官劉炳忠等十七團合  
攻先斷賊糧十三日五路進擊直搗巢穴殺賊多名  
賊夜奔四面山螺尾壩遂復海龍壘次日援賊大集  
以壘失皆遁還又縣西沙溪里西成寨為雙江寺總  
團李發科所築至是為賊攻破賊攻仁懷縣小水  
洞燒斃二百餘人洞門人脂流積尺許又攻遮口洞  
巖洞均以毒煙薰入死者極衆破黃蓮壩沙坡洞被  
殺與墜巖死者約二百餘人又攻穿洞洞在城南三  
十里

十里有溪水流入副貢汪克憲集鄉人避居十一日  
賊至呼克憲名逼之降克憲憂憤成疾後溪水旋漲  
賊乘勢猛攻克憲知不免辱登時自盡賊入慘殺二  
百餘人嬰孩不免擄掠一空

八月吳元彪圍綏陽縣城賊破仁懷巖脚洞

大堡寨既陷綏陽西南一帶盡為賊據至是薄城知  
縣邵維新甫到任頗輕視之及廖熙麟出禦不利維  
新知事急四出求救始以廖鎮儒營獅子口與陳治  
安同護餉道以蔣世林營東嶽廟護城調宋人鳳易  
春膏王永同彭佑芝等率團來援遵義禹門寺團紳

黎北祺等亦以團練至賊屯繖水黃魚橋阻援圍僅  
人鳳五百人先至得入城元彪黨藍山虎逼天台山  
維新遣廩生袁卧山庠生袁炳炎率團練廖興科等  
百人爭山同時陣亡隨破元音寺執庠生吳朝彬黃  
文中武僧生何鳳山等逼降不屈殺之十五日賊逼  
東嶽廟世林血戰不勝死之至是城圍益急維新嬰

城守飛書郡城乞援熙麟乘間擊走東嶽廟賊

附錄

縣志 維新調狂里團練陳治安彭險之文占魁等

紫東路桑木關旱水壩扼要為營將開林宋人鳳紫  
北面之分水嶺據高為營易春膏王永同王子敬暨  
朗里李象山等共當西面以為犄角廖熙麟攀云父  
子共帶本城團練嵩守城垣並據永山以防南面廖  
心田之練紫獅子口與東路團練共衛糧道以備策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四十六

應並侯龍泉李保屯之分隊以為外援布置方定初  
三日賊突衝至城下距城東里許之圓音寺汪家溝  
為窟穴城無見糧常平倉及秋米儲積亦被歷任官  
銷耗淨盡田穀初熟賊眾大肆收獲即令亦令開隊  
出城列收多被賊攔奪城中所獲不過十之一二也  
鄉紳易春膏恐波及安邑諸境請將城外穀粟移貯  
城內前邑令以為妖言惑眾斥退王乃暗飭甲內花  
戶將穀盡移貯六明壘並增修牆堞屯之三面皆絕  
壁因巖成牆高十餘丈或數十百丈不等大有九泥  
可封之勢及元彪犯城萬狀王擇壯健團丁深夜執  
糧接濟道梗阻難萬狀王擇壯健團丁深夜執  
槍由小鋒狀老君洞黃家灣一帶高嶺探路至城下  
為城難破者因六明壘接濟之故遂悉力攻之久不  
下既而無恙忽有團丁黃某因守牆不慎被責懷恨輸  
情於賊啟寨後門藍山虎率眾破入之永同手及十  
餘賊由前營越牆絕出奔川請援時旺六甲總中將  
開林亦當輸糧入城接濟一說六朗屯失在吳圍綏

之先為紅頭賊所破姑誌以俟考

仁懷縣那巴水巖脚洞距城十里極偏僻六月城陷民率婦女千餘避入賊追至以

辣椒攬草燒煙薰之盡斃洞中日久猶見焦尸後為

知縣何銓封閉

還 九月張日崙援綏陽軍潰馮澍攻遵義西鄉母氏壘敗

先是在籍刑部小京官王懷鈺後名藻章至川上謁總督

駱秉章乞援會道員莫超宗解黔餉過遵義懷鈺因

與同還超宗至省張亮基飭令留黔督辦遵義軍務

超宗以懷鈺總理營務處赴龍泉仁懷兩處募練飭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四十七

遵義府張日崙進援綏陽

日崙計吳元彪檄文曰世

不平之寇亂騎虎者勢非難下甘忍九族之誅縛虎者急不能寬敢釀一鄉之患白豎生而災氛既見紅羊轉而劫數難逃在昔紂之歸山竟負隅而抗矣於今聽其出押誰攘背而櫻之彼吳元彪者性本豺狼行同狗彘距七星平定之區為巢穴而三窟頻開倚白額藍山之輩為爪牙而一方獨霸呼朋引類從風者誘作腹心叫為稱哥附翼者聯為手足比夜郎而龐然自大投教匪而恬不為羞孤假虎威謬作耽耽之視獸裝人面妄稱矯矯之臣儼若統兵官因枕惚而成痴夢居然元帥府以談笑而逞殺機遵綏不少純良半遭蹂躪婦孺有何仇怨多被摧殘虎噬狼吞屍骸滿目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此誠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必殛也夫何兇鋒不斂惡燄彌彰赫縣城人民受夫羊之困堂堂邑宰父母來子弟之攻不

思身受國恩轉眼忘君臣之義試問首遺民害何顏對桑梓之邦本府體天地之生成屢頌詡諭該逆逞鬼域之伎倆輒敢抗違究之子智以自雄果何所恃而不恐也伏念朝廷莫國家數百年擴疆域千萬里

馳驅擅八旗之盛武功遠邁夫前朝江山垂一統之  
基兵制遐超乎外國通都大邑視巢穴不啻蝸居猛  
將雄兵壁匪黨直如螳背况彼長髮百萬眾堅城破  
而餘孽無存豈爾么糜數千人大軍來而窮山可守  
古來瓦岡豪傑猶效命於唐家水滸英雄尚招安於  
叔夜倘能回頭猛省知神器之不可妄窺即此俯首  
順降向王朝而自甘投服或畫凌煙之閣或垂青史  
之書雖忘大義於一時其始原出無奈而立盛名於  
千載其終竟屬有功使該逆果能矢志投誠銷其反  
側撤兵繳械聽我指揮不推赦其已往之愆就撫綏  
而保其軀命並可收為將來之用許報效而賞以功  
名此本府區區之苦心亦彼蒼冥冥所默鑒也奈何  
執迷不悟決無向往之心迨至欲悔已遲安有自新  
之路嗟嗟淮蔡已淪於禽獸不旋踵而元濟就擒滇  
黔首陷於逆藩一解體而世播倭滅此賊魁尚不足  
恃爾孽種又何能為乎又况川軍既集正練復臨莫  
觀察直搏其西門張協戎竟攻乎北而本府總各屬  
之大隊由東路而搗前鋒軍守率邊境各圍向南鄂  
而截後路加之以賊攻賊黃號乘其虛用圍招圍黔  
首反其正入虎穴而取虎子斷不留暴虐之根食虎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四十八

肉而寢其皮即以正兇頑之罪軍中之勇氣堪誇釜  
底之遊魂可滅師直為壯無敵不摧敵至策勳有功  
必賞着此際犁庭掃穴肆彰亂賊之誅使吾民復業  
安居共享昇平之福人心咸痛快刀下鬼無地可理  
國法最森嚴山中王有成安在晶哉多行至距城十  
士各奮前驅告爾元凶毋貽後悔特檄

五里之楓香樹遣軍分據牛心山圖疏輝道賊攻之  
悉飢潰超宗又檄署遵義知縣馮澍勦縣西母氏堡  
賊澍遣團練管帶胡國銘登窰鑽殿仰攻自率大隊  
進桐梓坪合攻軍至賊不出越時突以大隊乘之傷  
數十人敗還會卽維新復乞超宗援澍復遣二百人  
會圍出鄭場以分綏陽賊勢綏陽城糧素恃旺草護  
理輝道陳治安兵潰率守備蔣洪順把總朱雲山等



退旺草旺草民疫於供億時有匱乏邵維新屢趣張日崙進援日崙軍潰後已不能振張亮基撤日崙任以維新遙領遵義府時莫超宗辦軍務素與遵義協副將張萬書齟齬事聞於省亮基以文武構怨於內賊匪肆擾於外外交訌勢同鼎沸該員等身非木石何以漫無布置等詞嚴責之而軍務迄無起色十月賊棄仁懷縣城走洪用勲入署縣事劉名貴黨復陷桐梓旋遁賊擾遵義西湯家壩樂閩寨

仁懷縣油槽溝洞在半巖極險要距城三十里六月城陷鄉民多逃避於此初五日賊攻入洞民紛紛逃

竄死十四人賊糾黔西大定各股出老鷹溝鐵匠鑪龍廠溝二郎灘分渡赤水洞河兩河口窺四川叙永廳川軍劉嶽昭遣副將賀連璧率長勝三營進仁懷廳土城擊渡河紛竄之賊皆勝另股賊出觀音寺魯班場圍東出應援連璧以長勝中營紫白鹿場者英字雄字兩營紫石實寨者合擊之賊大敗怯甚十六日棄城遁前任已革把總鄭占鼇圍首守備蔡永清練目馮明金何洪貴王名仙楊發榮並安邦元均回城尋分途勦賊名仙攻太平寨永清佐連璧攻破白雲寺賊併入大屯寺寺界黔西將攻破旋以叙永苗楨各逆有

警連壁撤軍回永清發榮協助名仙戰勝擒百八十餘賊解至城知縣洪用勲甫抵任即釋之歸初用勲繞道赴任出大定瓢兒井渡小河口至磨坨遇賊所帶練驚潰用勲墜巖幸免馳赴四川永甯即叙永集潰練至是乃入城 劉名貴黨復出板橋走桐梓再陷縣城署知縣劉汝祐遁先是賊毀城垣而去前任縣劉應陞權半釐修築工未竣交卸上月汝祐至撤去鼎山防營賊以是得入應陞尚在城逃出時幾被害賊入無可掠越數日仍棄城去應陞汝祐及總團王大衡均回城 遵義縣南湯家壩寨距城十里偽元

帥簡圓淵屯白神廟率賊圍攻寨首胡國銘赴縣告急馮澍率練往援賊集黑石頭抵禦澍以鎗擊傷數賊賊退據高嶺練目雷玉棟等執鎗急進賊不能支遂大敗國銘出圍練夾擊悉毀賊壘圓淵亦負傷解圍去越日再攻桐麻堰賊用苗鎗抵禦傷練數十澍乃退回又縣西樂閩寨臨樂閩河寨民文化龍文德周等建築遠近民多徙依之約數千家金刀坑場亦移於寨內分四街街各設首凡賊至各率眾出禦距保子山七八里自賊匪移屯山內寨防益急以地居險要賊從上流渡為寨眾嚴防從下流涉非越高

山不能抵寨恃此為固賊不得逞賊魁宋玉山率苗  
粵各匪攻之久不下遣黨說降不納款亦不殺戮衆  
堅不從改計夜襲以防守嚴已入復出者數次玉山  
負傷將棄去矣會寨中疫作守陴不備玉山偵知之  
堅攻不去二十二日乘虛襲破玉山執刀立寨門凡  
逃出男婦老幼皆嚙鋒刃及刃鈍改鋤頭擊之民多  
慘死

十一月綏陽圍急邵維新乞援於省仁懷縣賊復入縣  
城賊帥劉名貴破遵義縣東東山寨宋玉山破縣西金  
山寨

吳元彪自八月圍綏陽至是形勢日趨險惡知縣邵  
維新上書巡撫張亮基乞援略曰綏陽被圍已逾百  
日大小四十戰殺傷過當而賊圍愈堅者明知城內  
絕糧援軍觀望不前必下此城而後已也莫道超宗  
至川募練既緩不濟急張守日崙及蔣升洪順又久  
屯旺草民多嗟怨疲於供億於城中不惟無益抑且  
有損城外汪家溝小道為內外通信之路商販亦可  
於深夜越嶺來城稍資接濟賊訶知之復於此築壘  
阻絕顆粒均難入城頃復飛調張副將萬書添調湄  
潭團衆來援倘再遲延不到維新惟有以身報國恐

不復再稟矣於是亮基飛趣莫超宗進超宗復稟略謂募練五千成仁義剛健和忠信果銳強十營以候補知縣楊蔭棠總營務候選守備李清揚為管帶副以北鄉團練總首左天芳為援綏前鋒自率拔貢熊渭所練團兵千人繼進另派東鄉團練總首黎兆祺率團兵四營攻賊七星坡老巢城圍可望立解等語援軍出發方至燒酒房縣東四十里而遵義各鄉警報迭來仍不敢進各退還協副將張萬書屯獅子口以把總徐鼎勳營漢水壩外麥田立勳營李保屯互為犄角畏賊勢盛亦不敢進攻 洪用勳集工培修仁懷

縣城賊由長關至復破之用勳出走 白號賊劉名貴黨自桑桐梓走後仍回遵義板橋伺武庠生周霞軒困平寨無備乘間破之肆意焚掠寨民之被害者十有五六復趨縣東東山寨寨為往年張師敬屯練地名金獅營寨築成時吳元彪適叛師敬懼被脅以寨事付謝文齊託故走川賊猝至乘虛襲破於是洪江之五鳳莊東皋各寨皆降賊東皋寨者即拔貢熊渭所築也 遵義西金山寨與樂閩寨為犄角山有泉可汲賊魁宋玉山既破樂閩後復攻寨泉忽涸民以米夜盛簷上和露餐之至是寨破次日泉仍湧出

寨民之被害者甚於樂闔寨首廩生趙恆久弟庠生恆崧暨訓導羅熙彌貢生楊本忠外委尹朝貴等均死節偽殺人王王廷英移屯白雲寺於是晉趙寨馬坎關等處皆懼降賊偽元帥劉崑山又破天山甲寶峰山保安寨隊目劉天楷劉元均陣亡

十二月賊擾遵義南北鄉劉名貴竄回綏陽加入合圍督辦軍務莫超宗自率兵援綏陽仁懷知縣洪用勲復入仁懷縣

是時遵義縣境皆賊黨分布賊攻縣北鄉北發寨團首艾遇陞李世隆督率練目梁三多等抵禦以彈藥

缺乏陷陣同死並亡團兵八人陷北安寨寨首羅春元與姪玉堂及闔家均死難落水洞在大溪里大壩白號賊圍四十餘日不下以洞乏食飢斃二百餘人始降降後被害者又百餘人又縣南忠義團結平山寨自保奸民勾黃號賊入殺寨首庠生袁先芝尹三春寨民屠戮殆盡 劉名貴復勾沈仁貴羅缺耳入綏陽朗里迴龍寺竄清水坪襲鳳凰寨監生王闔堂率團練出禦戰不勝死之圍茶臺寨寨首詹克教督衆嚴禦同心死守及寨陷克教與寨民死者百五十餘戶續至雞公山大營子七寶寨宋家坡強盜坪內

城寨薄刀嶺桅杆坪夾子山四季坪方家山暨藍山  
虎前攻未下各寨洞皆先後納降名貴遠城西營黃  
土坡藍山虎守天臺山時縣城倉儲歷年來早已耗  
盡前值秋成開隊保護之糧多為賊奪前見運道又

阻民出負鮮能歸僅東路團練間道運米八每斗以  
二升餉軍八升售民價由七八兩增至十七八兩城  
中樹皮草根及牛羊皮製成各物悉食盡至是莫超  
宗以馮澍王懷鈺守遵義自率軍援綏陽二十四日

敗賊朗山關進軍樸老場二十五日移營丁家台距  
陽城二約張日崙會同進兵日崙軍獅子口前縣丞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五十四

田宗烈及陳治安蔣洪順田立勳等軍寨外分五營  
為前鋒擊賊 仁懷縣洪用勳自出走後屢圖復城  
以蔡永清遽撤回團練八營練因潰未果至是賊出  
掠城空虛用勳遽入復之仁懷廳號匪自葫蘆市趨  
仁懷縣山當坳蔴箕壩凡官渡場石堡寺等處均遭  
蹂躪

同治四年乙丑正月聶定邦攻遵義東鄉禹門寺寨朱  
明月陷正安州

賊首聶定邦上年由度上關入遵義縣東綠塘河疊  
下鄧家營東勝寨羅家堡東山寨又破紫荖溝李家

寨馬鞍山樂山寨殺男婦數百人移攻龍坑之樂岡寨寨為王成胡子清所築奸民誘入破之獨寶和場

樂榮寨三面水田一徑通蝦子場守寨者為明香塢

若竹壩寨人又善防禦樹鹿角柵於牆錠竹釘開濠寬深

各六七尺引水灌入故賊迄未攻下改圖禹門寺

樂寨遣郭維順協攻郭維順者大屋基通勝寨寨首寨

為十八團共成上年定邦來攻固守四十餘日未援

無應見賊勢日盛獨力難支偽降保寨窺賊舉動密

報官軍賊頗疑之維順前以為賊說降李老寨首晉

偽元帥至是不應賊命而禹門寺防守固密賊亦不

敢進攻乃暗偵維順舉動果有與知縣馮澍通消息

之書遣偽先鋒張升菴與維順議事突以鎗擊斃之

又有楊子和者名盛新西鄉錦屏寨人亦以保全家

族故降賊前見與父文輔築天和寨集流亡自守殺人

王王廷英遣守馬坎關集團首四人商開藍白場聽

民互易貨物謂之藍白場者蓋官軍呼賊為白號賊

亦呼官軍為藍號也和之降賊非其本意時有郡

人吳儀廷販鹽至關與子和相結納因聯合鄉總首

王鏡湖范雲菴等凡賊中舉動無不密報官軍得以

禦防後為姜百長者假賊魁宋玉山名至場抽釐子

和殺之而藍白塲遂廢 偽王朱明月自前歲官軍

破鼎山後逃出竄往正安州入婺川境

見前

回偏刀水

收集餘衆擊潰永興太平諸團其勢復熾去冬至州

屬桃壩攻寨破洞擒團練五十餘人去走廟堂據馬

黎村壩

距州六十里

有苗教餘匪蕭繼盛羅洪等掠州屬

思小二里出四川窺南川縣聲言為偽王石達開復

仇為劉嶽昭果毅軍所敗退回州境與明月合前署

知州彭城恃團紳達才連招降之號匪莫飛鵬等為

援不設備彭城去任而揚言來署州事明月率衆遽

至城遂陷卸署吏目朗洞縣丞王德駿被害言與署

吏目陸厚坤皆遁匿於下里冉乾一家在籍候選訓

導徐亮采庠生萬化成廩生敖步瀛監生王正興縣

民呂啟鍾等皆死難亮采化成舉家遇害獨才連家

無恙

二月仁懷縣洪用勲攻號匪不勝去任賊擾遵義縣各

鄉王廷英遣黨據雷臺山旋敗遁吳元彪陷綏陽縣

時仁懷賊有老號新號之別新號裹脅土匪以禮博

里之曹活保為最用勲仍委用安邦元陳恩培

邦元恩培

曾通賊陷仁懷用勲回

任後仍不悟而用之

及楊飛雄等率練二千分五

路討之月餘不克民失春耕赤水里紳民赴省上陳



張亮屢擢用懃任以何元稱接署而縣城復為賊據  
道義東昇寨屬老蒲場東綏寨屬米泥壩皆東隅  
里地偽殺人王王廷英糾苗號各匪攻東昇分簡圓  
淵攻東綏東綏寨首喻廷彬素有膽略擊敗圓淵圓  
淵遂併入廷英合攻東昇寨距水遠寨民開隧道引  
泉供飲有奸民通賊獻計斷其來源寨乏汲至澄轟  
水飲之四出求援南隅恩貢沈休徵歲貢沈三嵩例  
貢沈修吉率團來援與賊戰不勝同歿城防局遣紳  
往援前隊抵石盤頭為賊楊偽先鋒擊敗後隊卻不  
前寨再乞援約二十日夜中以火箭為信內外夾擊

至期寨衆突出破賊營三賊將遁矣而城練爽約不  
至賊續添大股圍攻歷七晝夜寨始陷屠大小丁口  
千餘脫險者僅數十人寨首李秉紳負創黃國樑被  
擒代賊呼下東清屬寨賊釋之避入玉屏寨寨民有  
胡金堂者善鎗術有發必中闔家逃出亦避入玉屏  
東綏寨寨首李長清暗以團練投賊正寨首喻廷斌  
不知也賊至廷斌督練禦於楓香園練衆倒戈執廷  
斌以獻賊長清曠賊留索銀遂代追取寨中婦女簪  
珥約值五六百金獻賊廷斌乃得歸廷斌乃佯與長  
清交歡而陰遣姪其暄赴城求援知縣馮澍不之信

其暄質以住城眷口許解圍後分輸存寨米穀助軍食澍許之遣練往練未至賊已抵寨廷斌設筵緩賊練至廷斌出寨練合擊賊退走長清奔賊營乘勢遁

後二年長清返寨廷斌歷數其罪執送斬

而東綏乃卒獲保全廷斌之力

也黃號賊攻禹門寺

即樂漢寨

寨首黎兆祺出三百人

與戰奪營帳數百賊退屯龍坑距禹門十里因其糧連日索戰寨練出敵死傷過甚舉人黎庶蕃等飛書乞援城防局紳王懷鈺遣管帶唐春率壯勇往賊乃退縣西里仁寨屢被賊攻均為寨首武庠張如瑤督圍擊退陣亡團丁十數人以上年冬樂閩寨失陷孤

立無援衆懼議順賊保寨如瑤不附辭去寨中另舉周卓三接辦又縣西沙鑑圍馬桑坎之西和寨為寨民程宗和熊德玉所築寨乏水宗和屢命寨衆鑿池蓄水竟未舉行上月賊攻寨練目張金元禦賊死練多被賊擄去輸情於賊賊始知寨乏水久圍不去乾溪圍首池桂堂赴援戰歿寨衆懼議輸款降賊宗和不能禁賊入以宗和抗拒用巨斧砍死復以鐵釘釘其心呼曰鐵心藍號馬又有蒲江水之永和寨介在東北兩鄉間寨首尹同伊善守禦先是賊魁宋玉山往攻同伊伏練開門迎入伏起殺賊數百玉山遁走

由板橋趨紅花園薄桐梓城而永和寨得無恙至是胡花花鎗等復來攻破之屠男婦六百餘人同伊慘死有貢生楊子英負八旬老母上三層巖避難至青山

木山遇賊皆被害

王廷英遣黨簡圓淵等分據雷

臺山校場壩圍攻城知縣馮澍巖防署都司李秉舉率隊自營兵禦擊陣斬偽先鋒數人適新城螺螄山發大礮轟毀雷臺殿牆賊驚走改攻東安寨

二十

二日吳元彪黨陷獅子口署遵義協副將黎平營參將張萬書外委田立勳等均戰歿初萬書至獅子口屯兩營於寨外及莫超宗張日崙繼至添守備蔣洪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五十九

順縣丞田宗烈及陳治安三營共布五營於寨外元彪與劉名貴扼鄭塲暗遣牛角屯附從寨首簡安邦走蘘寨外五營而揚言係至大小關劫糧從九陳治安本護餉道開出往禦而安邦已乘虛襲入獅子口營立勳與遵義縣北隨征團首千總楊國華徐德亨饒子開等力戰陣亡萬書親出督戰並歿於陣超宗日崙退至旺草二十三日賊陷旺草超宗預走免把總徐鼎勳陣亡張日崙蔣洪順守備李春華千總張永隆皆為賊虜賊留之於元音寺厚遇之

元彪出遵義縣獄時

日崙署縣事未予追捕故德之

同日吳元彪陷綏陽城署遵義府兼

攝湄綏兩縣邵維新死難教諭宗廷魁與訓導田特  
生冉其元貢生王華清廩生劉觀光把總廖鎮儒等  
先後被執不屈皆死維新受事八日賊至誓守七閱  
月撫民素有恩信故皆願盡力迨獅子口失陷賊急  
攻城民知不能守呼號求出維新不得已開東西門  
縱民出維新亦懷印出欲為後圖遇賊死之元彪入  
城殺府經羅經綸軍功廖攀雲以夏松山為偽知縣  
松山遵義東鄉火燒舟人也附錄綏陽縣志元彪入城招集流亡挑選壯丁  
分據各寨以作久計並分遣劉名貴藍山虎王岐山  
等各偽帥往趨旺兩里勒服各處團練寨柵旺五甲  
陽壘寨首宋人鳳率眾拒守圍攻不下盡燒寨外民  
房卒以奸人內應開門放賊入寨中大亂人鳳手刃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六十

十餘賊並砍斷匪首王歧山之手力盡被害因而旺  
里一帶開風瓦解藍山虎等至趙里三甲巖屏寨主  
張正啟首當其衝亦被奸人獻門陷寨以次攻福福  
龍寺等處亦皆望風納款而閩邑遂皆為賊有矣  
潭龍泉兩縣團眾聞正安綏陽皆陷多從賊元彪悉  
徒其眷口入七星坡老巢以為質張日崙被留月餘  
元彪復送還郡城城紳王懷鈺懼其通賊閉門不納  
久而後得入由是有隙

三月賊擾遵義北鄉知縣馮澍遣廩生劉宗哲等赴四  
川綦江乞援管帶練軍唐春與賊戰於東連寨死之

賊破縣北青溪寨中雜苗教兩匪肆意淫掠寨民啣  
之奮殺賊近千人賊糾大股至團眾潰去賊移攻火

石壩連下距松林之銀屏山寨慘屠丁口尸骨盈野  
距寨稍遠之零星貧戶皆避入洞內散布者五十餘  
洞或數十戶或百餘戶數逾萬人至是均被焚燬而  
山名寨亦聞風懼降獨陸家坳之北興寨賊首簡圓  
淵攻四十餘日不下因寨首張必恭防守嚴密故也  
又有官營洞分上下兩洞苗匪攻十餘日互相援應  
終未攻下 雲南布政使劉嶽昭駐軍碁江前本有  
詔令援黔前見因餉項難籌中止正綏相繼失守嶽昭  
上謁駱秉章秉章令速回防率軍入黔境助勦通知  
遵郡預備糧秣署桐梓縣劉應昇以連年遭亂逃

將盡難於辦糧為詞故嶽昭躊躇未發而遵郡士紳  
避亂走川率由城防局助資囑其順便請援亦不應  
至是各鄉寨多陷郡城孤立勢甚危殆縣官馮澍至  
城防局集眾籌議曰郡城一綫生機惟望川軍到達  
但目前賊眾兵寡糧空餉絀我當一面竭力籌備然  
非有特遣之紳士至碁江詳述情形許以給養則城  
難終保勢必同歸於盡而道途間阻行達碁境必冒  
巨險孰願當此任者廩生劉宗哲庠生徐以燁毅然  
請行乃遣之 蕭光遠擬請川兵公狀為粟懇變防為  
黔疆唇齒連封咽喉重地自甲寅楊逆始亂圍城  
月藉川帥之力方克殲餘黨未靖邊警日聞遵義

一縣顧恤修開救援涓甕飛羽挽粟志切同仇何知  
蠹賊內訌黃白分號前之輔車相依後乃冠讎相視  
中閭又長髮蠢苗紛紛蹂躪數圍不能支結為營若  
外練不足素專用紳兵因從前召募率多無賴之徒  
驟去勇號遂聯奸黨每破大砦死傷動二三千小寨  
聚族無幾無遺類人各寒心望風投順於是四鄉  
十三里瓦解土崩矣現在府屬仁懷無官正安失守  
桐梓雖復反側尚多綏陽受困經督辦道莫郡守張  
副將張守備蔣先後赴援而綏圍半年未解遵亂四  
方日感離城半里莫不持兵繞郭四圍無非伏莽遵  
義本富庶之區歷大兵大饑大疫財力俱殫貧寡交  
患鄰邑已無聲援省垣又隔文報川軍不出遵鄰不  
守下陽資敵以及虞夜即自大而望蜀門雖在鄰急  
猶同室企惟宮保大人舊績著於湖湘新猷煥乎參  
井李藍蔡石各逆次第殲除既固西土於金湯豈忍  
南邦之塗炭士民等告哀蜀省比哭秦庭現迫春耕  
尤望時雨計川東南防守累年所費不貲倘蒙一視  
同仁變防為勦憫黔民之失所如赤子之無依進各  
隘之防兵平積年之醜虜化畛域以靖封疆  
出水火而登衽席世世頂祝不朽己丑二月所經賊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六十二

境非繞越賊後即適逢賊出凡八日而達碁上謁嶽  
昭瀝陳全郡危迫情狀嶽昭為之動容遣左翼統領  
記名提督李家福先攻正安分檄碁江南川兩縣備  
糧設局轉運並檄劉應昇由桐梓夜婁兩里採辦軍  
糧自率護衛兩營進 上月王廷英攻禹門寺郡城  
遣管帶唐春赴援禹門圍練敗賊賊退而春始至遂  
回城行經火金山東連寨值賊攻寨急春卻之眾留  
春保寨而賊圍攻不去春之子玉巖募敢死隊往援  
擬先攻王廷英老營以牽賊勢甫破一壘而春在東  
連出與賊戰敗績耗至玉巖往救適賊追春至山峽

與敵死隊遇衆寡不敵全隊覆沒春退回寨賊圍益急春知不與死戰終難救亡力疾上馬率子玉巖與戰力竭陣亡玉巖奔回城中

四月劉嶽昭率川軍入援部將李家福攻正安州

馮澍以劉嶽昭軍將至預籌軍食在城中及北鄉未

從賊各戶徵集米穀

追呼迫切士紳董其事者民呼為辣子

十七日前

隊李家福軍入正安境克安順場賊遣黨繞襲為伏兵擊敗十九日克老鷹關追至羊坎擒江偽將軍柳偽元帥等二十餘賊斬之二十五日朱明月至上坎憑橋拒戰家福分兵涉淺繞出賊後自揮軍進奪橋

據之賊賄走朱明月殿後被創為羣賊力救出險二十六日家福分軍攻城西北趨鳳凰山另遣兵逼校場壩賊合隊東拒陣斃偽護國公冉八閻王賊乃退入城明月乞援於吳元彪兵久不至

五月李家福克正安朱明月遁走劉嶽昭分兵三路入綏陽境王廷英攻禹門寨敗遁

李家福聞朱明月將遁初三日伏兵距城二十里之

清溪河是日嚮晨賊大至紛紛爭渡伏兵起擊斃賊

千餘俄而著黃冠賊至兵又猛擊中其額奪其冠策

馬逸去後獲賊問供知為明月家福入城從冉乾一

等請留楊言署任州中紳首謂其投賊頗受窘辱劉  
嶽昭檄家福進取綏陽旺草場自率軍由松坎進時  
吳元彪劉忠貴分拒朗三關鄭場聞川軍入境遣青  
苗紅號及屯樸老場諸賊出遵義集中板橋阻川軍  
道逼脅遵綏兩縣諸寨出兵相助被害者頗衆惟綏  
陽趙里間有未從賊者復分兵掠之益集涓甕老號  
匪同來屯旺草馮村回龍寺樸老場東西北三路拒  
守初六日劉嶽昭軍次桐梓檄忠字營參將何行保  
攻梯巖降賊首楊先再檄老俊傑三營攻油蘿口奪  
獲賊礮此隘口有左右兩洞賊首何元翼死拒留雄

字營兩哨命縣官劉應昇與團總王大衡攻之自率  
軍進綏陽城沿途招撫被脅來歸寨七十有餘家福  
軍至旺草賊退入綏陽城家福以團紳都司廖熙麟  
廩生王永同為鄉導從九陳治安與廖熙培採辦軍  
糧留兵護運道自率三營前進二十三日嶽昭遣老  
護衛各營進婁山關至觀音寺攻西路賊二十四日  
遣先鋒各營攻東路賊二十五日偽元帥牟春率賊  
二千餘繞襲觀音寺老護衛營後為嶽昭擊敗斬春  
及悍賊數百進至五里坎攻下后水金雞窩各賊壘  
擒偽侯張五偽元帥石四貴子誅之進營陳家溝兼



顧四面山先鋒各營破轉龍場亦會觀音寺二十八日遣後右翼進藍家關攻北路賊會藍山虎率眾攻大山寨為后右各營擊敗 遵義縣車水寨降賊寨首楊大二等為賊助先火龍坑營引賊黨近萬人直屯禹門寺隔江之大山坪與禹門相望示無還心數日又渡江營寨旁之螺子堰後樵採道絕黎兆祺等知事急遣練總鄔正家募敢死士得百人乘夜登後岡逼賊壘而軍各持門扇箱籠之屬磊土填石相繼咫尺賊覺來爭刀矛接於肘腋間團勇皆死鬥不退比明營成而賊氣大阻寨中多草舍賊至岡頭以火

箭射入近發及濠而顛遠者則越草舍而過未被燒又發大礮轟寨礮炸而飛幸未傷人黎兆祺與閻寨公議賊今致死於我我不一大舉與決雌雄寨終難保悉發精銳分兩道出攻賊別出奇兵從上水渡戒之曰蔽山以望我軍兵既交則急出賊後斫其營縱火燔之雖死勿退眾奉命而去彼戰方酣賊忽見後面火光大驚反奔寨練感之遂平江南各壘螺子堰賊亦潰退屯車水迎水棧寨首苟光珍一名聞禹門圍眾破賊聲勢大震約濟軍潛襲車水又破之斬楊大二黃號賊多遁高臺凡八十八日而圍解寨練

傷亡者近三百人又縣北水潦三營寨為庠生王文林胡明建築自同治改元集團眾共居避亂至是月為賊首汪草墩攻破慘殺寨民二百有餘縣西西康寨有火警別股賊亦乘勢破之

六月劉嶽昭軍招撫收復綏陽各寨仁懷團紳楊子香邀擒號匪譚猴子斬之

初三日李家福進軍大關時賊據金子壩土魚井正攻大山寨謀欲應援以官軍勢盛未敢動遵義各路賊亦欲來援劉嶽昭檄玉屏寨團過之團首監生王文秀謀應嶽昭事洩賊屠其家初四日老護衛各營

破迴龍寺紅號匪並下七寶寨強盜坪菩薩廟獅子山各賊壘殺賊三千有奇擒偽將軍鄒布雲等斬之初六日破營基坪俘謀偽元帥等斬之進營金子壩賊棄壩走初八日克樸老場時各路賊悉眾來場抗拒中雜青苗以鎗擊士卒各軍繞越包圍更番出戰鎗礮齊施陣斬偽護國侯沈仁貴暨楊石陳尤各偽都督元帥將軍等並賊眾二千餘賊大潰各軍壓之場遂克十三日破牛心山越日下黃泥橋沙子坎各賊壘並擒據游家洞之青苗數十斬之十五日劉嶽昭大營移樸老場各軍進營黃泥橋後右翼各營攻

下土魚井賊壘十六日李家福先鋒營攻破獅子口  
及牛角屯擒斬賊目簡占魁等四人凡近城之鳳照  
寨蕭家溝刻木屯尖山屯各賊悉詣軍前降各軍進  
屯獅子口十九日李家福克元音寺先是我軍老傑  
兩營軍黃土坎寺而元音寺賊來襲被我軍擊退家  
福自率軍攻元音寺賊出禦鄭塲老號賊亦來援遊  
擊李元方挺戈陷陣戰歿守備廖正中繼進手刃偽  
將軍一人中礮傷脅墮馬死以此兵心益憤殺賊益  
猛西路援兵大集礮聲不絕賊驚潰各軍乘勢急攻  
寺遂破劉嶽昭檄龍泉縣團練李廷璧率都司李瑠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七 年紀二

六十七

縣丞田宗烈訓導安宅仁等就近圍七星坡平定營  
以牽賊勢吳元彪老巢在七星坡劉名貴老巢在平  
定營雖二賊進據綏陽而餘衆留守尚多嶽昭欲斷  
其歸路一鼓殲之廷璧等得檄自龍泉進圍七星坡未克會正安餘賊糾安搵鉢等走泉城廷璧等乃回城防守自元年三月譚猴子據  
不下二十餘處譚賊遣隊四出迫脅附己名曰打招  
安又時時搜山名曰打糧附之者誅求無厭拒之者  
蹂躪橫加所統多平夔苗人從王廷英造亂多年言  
語不通性情頑梗故大屯一帶受害頗深先則勒索

供億搜掘窖藏繼乃搶割農產禾麥未熟而田疇已空廬舍則焚燬無存草根樹皮掘食殆盡流亡死喪不知幾何人矣初遣千人援赤水里之賊至高尖口為川軍敗回至劉嶽昭大軍入遵又選精銳三千援綏陽至四面山為遵義團甲所殲得脫者不過十數人至此賊勢大衰譚賊窮蹙潛率親信數十人至劉軍大營求降忠義寨主楊子香築寨抗賊歷年積眾與抗誓不從賊至是偵知譚賊將過其境選勇丁伏於險要突出執而殺之餘賊驚潰積年巨寇始告削平

續遵義府志卷二十八

年紀三

自同治四年乙丑起至宣統三年辛亥止

同治四年七月劉名貴掠綏陽鳳山寨李家福敗之王廷英宋玉山簡圓淵等掠遵義火石坎圍衆及川軍何行保敗之

時綏陽賊北恃天台山為犄角南恃鄭塲清水坪老號為應援川軍掃蕩而前猝難圍城會軍中大疫死頗衆固壘與賊相持劉名貴等乘間出畧東南鳳山寨李家福遣軍敗之 遵義知府馮澍防賊襲城樹鹿角柵於郡城城垣南鄉火石坎寨距城二十餘里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一

為入城要道賊欲下之以便圍城圍月餘不去寨首張純上書求援澍初遣永安里團練偕官軍進湯家壩至沙田桐麻堰三木壩與賊戰陣亡練目李超等樹飛檄鳳梧村長生寨寨首張洮蒲源清大義寨寨首余登明等率團援助前後夾攻初三日破賊壘三斃賊多名胡花花鎗宋玉山簡圓淵諸賊首復集大股來助澍乞劉嶽昭援嶽昭檄何行保馳赴澍添募練勇三百以署協標守備蔣洪順率練助攻仍檄長生大義兩寨團練會援自二十三日戰至二十八日兵賊互有損傷無勝負澍密商行保暗遣團首胡國

銘孫文光等潛至賊營放火燒賊柵賊不及救亦放  
火焚寨外小屯延燒民房數百戶兵練應時至寨主  
張純亦率練殺出陣斬教匪首宋三元等宋玉山等  
奔龍圖山餘賊遁縣西母氏壘余氏溝亦有竄縣北  
海龍壩陸家坳高平觀音閣掠民穀者而寨圍遂  
解後月餘宋玉山等糾眾復來圍外援不至亦偽從賊焉

八月賊圍遵義縣北毛家寨何行保援之

寨在北永安里毛家山南至城六十里同治二年歲  
貢劉世安倡築至是賊遽攻之居民三百餘人忽促  
入寨守禦度力不敵寨首劉世安權詞緩賊一面飛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二

乞川軍忠字營管帶何行保來援行保方由火石坎  
回適在遵境回軍援之賊乃解圍去

九月劉嶽昭督兵攻拔天台山賊壘進逼綏陽城川軍  
副將劉鶴齡援黔入桐梓攻鏢尖山

綏陽城賊恃天台險要用力死守以為屏蔽屢攻不  
下黃白各號乘勢夜掠諸寨圍阻鐔道並犯嶽昭黃  
泥橋營不得逞吳元彪乞援於何德勝安雷鉢諸賊  
雷鉢旋至茅坡與元彪合掠盤安寨嶽昭乞川督增  
軍川督復遣耀安營總兵成耀星副將潘長青等赴  
援而遵義諸賊亦乘勢攻東南反正各寨黔西大定

潰賊亦趨遵義西鄉嶽昭難於兼顧念非攻拔天台  
以下綏城不能大振軍威十六日親往督戰斬臨陣  
退縮守備詹志道廖德懷等軍心齊奮斃賊目數十  
賊匪數千天台立拔同時瀟潭平定營即劉名貴老巢亦為

龍泉田宗烈團營攻下川軍到綏數月以來員弁戰  
歿病故數十人嶽昭弟嶽昫亦積勞卒兵勇死亡者  
亦二千餘乃派員至蜀招募補充天台既下綏陽城  
勢已孤乃進軍圍之 駐川楚軍副將劉鶴齡率楚

勇二千繼劉嶽昭由綦江出趕水進至松坎桐梓縣  
叛團遏糴遂勦之初桐梓屬夜郎等五里民最悍自

楊鳳亂後強團往往借事抗官尤以夜里太和團王

正儒正伸盧里張開梓為最自王正儒被誅後前見正

伸繼之與會匪李炳南令狐春庭張三鳳等陰相結

各據有屯寨正伸以鐮尖山險要據為巢穴陰附朱

明月吳元彪等牽制川軍後路鶴齡入黔境進兵逼

之地方人士初議毀鐮尖塔趙運怡擬團務爭存之繼運怡後者如穆復膏及令狐春庭皆與賊通氣

十月劉鶴齡擊滅會匪張三鳳等仁懷縣號匪石洪明

等掠黔邊桐梓始建教堂

會匪張三鳳據太平橋為鐮尖山應援劉鶴齡會同

綦江團眾擒之於太平橋乃合圍鐮尖山並擊破附

近白楊關金華石諸寨攻累日鋒尖山不下陣亡總兵劉洛望千總楊洪貴龍會雲等鶴齡知鋒尖尚恃令狐春庭等援救檄綦江團首舉人楊材選桐梓縣婁里團首李聯輝楊秀江等合擊附近鋒尖通賊各壘寨至下月初材選等擒令狐春庭父子送鶴齡營誅之 白號石洪明等據仁懷縣數出踰河至四川永寧縣邊境掠古蘭司防邊管帶許蔭棠屢擊不勝趨仁懷廳掠乘龍山仁懷同知周秉正率練至土城猿猴防禦總兵李有恒會蔭棠邀賊落用距土城六十里亦不利平黔紀畧時提督周達武領川軍防黔邊賊已由仁

懷廳出天鵝池至官渡場達武慮其竄至合江遣軍進擊賊不支退大錫廠達武軍阻水以槍礮遙擊應槍而斃者數百賊悉棄所掠財物遁去 法國司鐸沙布爾建堂於桐梓縣城南正街先是同治二年沙布爾至桐勸人民入天主教從者漸多至是始建教堂兼置田產

十一月初四夜黃號賊宋玉山等以苗匪夜襲入郡城圍民巷戰禦之賊旋退去城危復安劉嶽昭大破各路援綏陽賊黨賊攻遵義縣南各寨

宋玉山自白巖溝以精悍苗教匪數十人襲城自率



大隊約見火光繼進時楊子和陷賊中已密洩於城而城內兵練多分調各鄉守陴者皆鄉民不以為意三更時賊自府署後玉屏山梯入守者驚覺賊已畢登軍功余文遇賊大呼賊殺之分股趨西南為守礮臺營兵楊有發王樹勳何正謨等開礮轟擊賊卻悉趨城北守門兵逃去奸民陳篋匠等開北門城外私伺賊二十餘人亦擁入於是拱安關內三百餘戶男女避出有投河自盡者賊入城即燒房幸未多沿燬城防局增生馮謙急往城北督團適遇賊被害隨行局丁亦受傷賊至營門口署守備蔣洪順邀於巷開

礮堵禦藥潤未然退走火神廟巷賊跟追燒紫荊花民房亦未多焚遂至楊柳街外委鄧元章放箭中一賊賊稍卻洪順迴禦復不支退經歷司巷口適劉嶽昭遣至新城採辦軍需親兵十餘人聞警應援與賊巷戰鎗斃一賊兵亦傷一人賊退回營門口先是賊分股由營門口大街至觀音堂煤市街外委李時龍截之不勝被殺放火燒房會天雨火燄不作遂橫趨縣門口圍民閉柵欄不得入返走琵琶橋城防圍首督守柵圍丁開礮賊目負傷亦奔回營門口時街民之能戰者持械呼逐之而洪順與嶽昭親兵乘勢截

殺餘賊乃退出北門而去洪順督兵閉門郭外拱安關圍首席生譚杰慮賊復入亦閉關是役城無備後賊以未見火光亦竟不至天明城防局紳劉際雲調孫文光團練至不數時何行保軍亦由四面山馳至明日川軍成耀星潘長青率隊至督辦軍務前署遵義知府莫超宗亦由陸家坳率軍回城人心始定方賊之襲入也代遵義知府即署縣馮澍署協副將賀朝綱莫為計趨城南樓相向泣已而署縣趨城東適閤城居民多走東門圍出避守門把總陳雲龍嚴防有扭鎖者輒手刃之民不得其門而出多絕城逃者

惟老弱男婦幼穉子女塞途自關帝廟至城門幾無隙縫以是擠踏傷斃者亦百餘人劉嶽昭聞訊因稟張亮基言莫超宗辦事有名無實大不可恃當喫緊之際反將練勇撤散於城守漫無布置嶽昭所調糧星長青及行保等均為遵義官民遮留致嶽昭有增兵之名無攻勦之用此次援軍每月由川籌給軍火口糧等銀六萬有餘款不為不巨無如時艱賊狡兵力畧單不免智勇俱困惟請增援遵義而亮基以省垣惟趙德光一軍為數不滿萬人餘皆零星小隊防勦猶恐不敷難以分援奏請以嶽昭節制遵義文武

各官遵屬軍務悉歸嶽昭一手經理駱秉章亦自川致書張亮基詰責馮澍以老城之失賊不過三四百人足見平日毫無防範並指澍借事苛派民心不固亮基乃撤澍任並奏道員莫超宗在遵督辦年餘所部練勇無異於賊任用非人為所鉗制致滋民怨繼借故外出益長賊風所紮北興寨民不堪其擾於是超宗亦褫職去賊首王廷英以宋玉山襲郡城入而旋出深咎馬坎闖降衆不協助疑楊子和有異自率隊至馬坎闖遣子和為先鋒復襲城初六日夜廷英適病子和負梯上城故撞鹿角柵驚衆城上開鎗投

石不得登而退並自傷額角以堅賊信 吳元彪被圍急寫血書藏竹杖遣人持往各賊營乞援約朱明月向宗慶出綏陽東王廷英出遵義東南宋玉山劉崑山出遵義東北至二十二三兩日會齊勝則入不勝則趨桐梓合據新棧牽制川軍書為嶽昭軍盤獲剖竹悉賊約仍藏竹遞賊營遣軍至綏陽蠻王洞防賊來路藍山虎果約朱明月及粵匪紅號李福猷餘黨至被嶽昭軍擊敗斬偽侯范春陽及偽元帥都督二十餘賊嶽昭飛檄成耀星潘長青二十一日由遵義進軍國澤口以王屏寨胡金堂圍練作鄉導金堂

甫至土地垵王廷英率胡花花鎗等賊適至與戰不支金堂負重創官軍繼進大敗之追及洪江斬廷英弟得意斃二千餘賊屍塞河水水為盡赤廷英負創走老蒲塲奔尚稽塲是日朱明月等亦走上坪嶽昭軍遇諸途與戰陣斬向宗慶追奔二十餘里賊尸徧野劉崑山圍遵義北之全義寨嶽昭遣何行保赴援檄各軍由高規進飛知成耀星潘長青由團澤口拔軍會攻並檄觀音閣營哨急扼五后水去路崑山初據四面山塲外小橋退據大橋各軍以礮轟斃三百餘賊賊又退入行保原屯舊營死守不出右翼軍副

將劉正廷與行保攻其後耀星長青攻其前各軍距踴齊入生擒崑山餘賊盡殲賊中精銳死士畧盡崑山願說降遵西各賊嶽昭許之釋還 遵義南鳳梧村長生寨為舉人張廷椿建築廷椿歿以其姪洸與蒲源清主寨事宋玉山簡圓淵集大股逼降火石寨移圍長生越四十日求援無應源清不得已走降豬塲老賊營賊約不犯移攻大義寨寨首余登朝善守禦久不下賊說之降登朝答以他寨降則降陽公臺寨與大義寨相距五里賊急攻之寨首吳占鼇不支許降賊以登朝有約在先責大義寨速降會寨水涸

從之及水足竟負約拒賊三寨皆獲保全

十二月賊毀松坎釐局劉鶴齡擊走之劉嶽昭復破綏陽援賊從賊各寨皆反正宋玉山等乞降

鏢尖山團匪王正伸李炳南等結油羅口梯巖趙仙楊老公等匪襲沙灣劉鶴齡糧臺不逞順道毀松坎釐局委員候補同知直隸州胡濟諤大塘州判宣昭書手單仁山皆遇害鶴齡遣軍擊走之益逼鏢尖山礮裂其外牆遊擊諶見喜中礮歿 吳元彪乞教匪首劉義順援義順以偽軍師田書文率千餘賊會朱明月往劉名貴率二千餘賊突圍出據上坪將趨旺

草場襲東北官軍後嶽昭遣軍往攻距上坪四里賊分途迎戰各營旋分旋合眩亂賊陣斬書文與名貴弟科弟暨何易兩偽將軍等上坪賊悉衆助戰賊各軍躍壘入殺賊殆盡名貴負創遁至是而綏陽南路被脅杉木壩母猪孔官田壩飛雲菴仙人洞方家洞袁家洞大消坑水縉溝唐寶石各寨洞遠而湄潭附從唐振興與何安諸教匪遣偽將軍華羨唐呈繳偽扎印先後乞降嶽昭派員至遵義招撫楊子和單騎入遵義縣城謁馮澍又至綏陽謁嶽昭面陳當日遭亂實情願殺賊自効嶽昭諭以暫勿輕動俟大軍

至內外夾攻閱兩晝夜由馬坎關率眾轉天和寨約各賊來寨議降宋玉山初猶岷強不從以張升菴指陳利害玉山知不能獨異與簡圓淵等皆願降玉山圓淵升菴等遂與其黨楊占熊趙天量李玉成唐麻六楊映唐蕭元魁等詣嶽昭軍前嶽昭均令立功贖罪後月餘圓淵仇家誘殺之於湯巴坳山王廟前踰年玉山復欲勾賊為亂為援黔軍塞閭查獲誘至城誅之

同治五年丙寅正月署仁懷縣汪麗金迎川軍擊敗羊窩大小屯賊劉嶽昭移節遵義府擬築隄蓄水困綏陽

城

時麗金駐官渡場提督周達武統川軍防合江號匪首譚繼虞等出據石寶寺大灘羅漢寺等處麗金迎達武軍擊之賊敗走高嵌口口狹難容多人官軍蹙之殺斃墮巖者近三千達武旋馳防碁江仁懷廳團紳張廷凱等上書川督駱秉章畧曰廳處偏隅距黔省遠兼川省庫欸絀勢難兼顧自號匪據大小屯寺縣城不守而廳境疲於防禦第賊黨雖多半為饑寒所迫其據羊窩老號不過千餘而已去冬至今時窺廳城若順流而下恐江津合江亦危請檄大兵復縣

城廳圍自解廳屬地方遼濶軍興以來所募練勇防堵經費皆出自民間釐金收欸並未發給團練各鄉逸遭蹂躪此次焚燬米穀不下數萬石民力更覺不支若賊詞知廳城將不守云云秉章以有軍赴援難更增軍俟劉嶽昭復綏陽再議進取 遵義賊多降吳元彪勢孤仍死守綏陽不下嶽昭採衆議築綏陽城外河隄蓄水以困之一面檄張日崙偕徐本謙說元彪降元彪不之信久留日崙不遣嶽昭怒加工築隄欲以灌城一日方登天臺山閱河勢賊趨上嶽昭揮軍擊之賊戰益劇陣亡參將彭萬俊嶽昭乃還營

旋接降人唐振興稟報王廷英進遵義羊巖趨綏陽撲老場何德勝遣子天寶率四千餘賊中雜青苗出湄潭聚寶場七星坡援綏陽聶定邦諸賊自高臺窰上進窺遵東石洪明等賊由仁懷掠據遵西嶽昭慮新降各寨人心搖動檄總兵李家福謝景春等圍勦綏城自率中軍老營赴郡城駐節撫緝降衆遣劉崑山更名山永錫宋玉山更名山德全簡圓淵更名山子玉分道擊遵西石洪明等復遣忠字各軍扼遵東大屋基寨防甕安賊大屋基與高臺窰上僅隔烏江於是張亮基奏言劉嶽昭到遵後不數月間勦撫兼施漸次肅清固由嶽昭

謀勇兼優亦由餉需克濟故無掣肘黔省之患不在賊衆而在餉絀於此尤可概見倘蒙飭令嶽昭專辦黔中軍務仍由四川濟以巨款不難即日蕩平是月嶽昭拜巡撫雲南之命

二月劉鶴齡平鐮尖山劉嶽昭大敗何德勝援賊

鐮尖高出衆山周約三四里沿山為城有水不涸鶴齡外築長濠因之下掘地道轟之凡近山各寨金華石仰尖山二十餘處皆下獨此山堅拒鶴齡招降趙老么等許以不死團衆自度不免於是王正伸趙鐵

匠

即前戕桐梓知縣陳世銛者

李炳蘭等出降皆誅之楊仙夜縋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十二

逃至兔埡圍首王家文擒獻軍前與被獲之穆福骨一同正法鐮尖山自王正儒盤踞後歷十餘年至是始平鶴齡釋正儒諸子毀其寨而還 先是王廷英入遵南趨尚稽場至嘴場轟定邦入遵東趨羅家鋪鄧家營劉嶽昭檄忠字營暨各軍共圖之賊聞遁歸十五日何德勝子天保率大股出麻窩將抵三渡關嶽昭軍禦於核桃坪前後夾擊賊不支遁對插埡擒天保斬之殲悍賊千餘至七星坡又敗賊首王德盛斬苗匪百餘人元彪再遣藍山虎乞何德勝援德勝以子死自率黨至七星坡猛攻官田壩母豬孔軍營



各軍力禦卒擒斬德勝弟天勝藍山虎子二狗與賊黨四百餘人賊勢遂衰

三月吳元彪以綏陽城降仁懷知縣汪麗金入城旋病卒賊復據城劉嶽昭飭馮澍李家福等肅清遵義西南餘匪

綏陽諸軍日夜築隄高踰城西南隅不沒者三板賊大懼送張日崙徐本謙還附書乞降營務處道員林肇元飛稟劉嶽昭嶽昭以賊降有三利感賊衆一也惜民命二也可遣攻他賊三也飭令許之於是元彪名貴率黨四千七百十一人眷屬二千二百三十口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十三

詣軍前降嶽昭奏釋元彪名貴易元彪名為奇忠名貴名為奇義挑選精銳降衆千二百人為果後忠義兩營各予管帶職助勦石洪明餘悉遣散藍山虎亦願降為內應何德勝聞之遁回尚大坪綏陽遵東畧清汪草墩仍走遵西張亮基奏畧曰元彪本遵義練目三年以罪逸據七星坡糾黨嘯聚曾有稟訟冤嗣屢招不來劉嶽昭圍攻十月負隅如故今不得已始行乞命實屬不赦嶽昭貸其一死以風示羣賊是或一道然不可留之遵義即令隨嶽昭軍借資鉗束以杜後患 仁懷縣城久淪於賊知縣汪麗金駐官渡

場為復城計按糧加征募練千人仍以安邦元為前鋒至安里小水坎寨城賊聞之先遁邦元強麗金入城寓城隍廟麗金旋以冒雨入城致病就醫茅台草紙壩而卒縣城復為賊據 劉崑山釋歸後會石洪

明由仁懷犯遵西崑山復暗與之合遂肆意攻寨初

攻豐樂寨寨首趙蓋忠移物他去入無所掠移襲大

山寨

為三元附寨

復攻巖阿洞

為西陵寨附洞

二十一日破之殺

掠一空死大小丁口一千有奇再攻沙鈔圍大平坡

西超寨寨高乏水圍久衆涸奔潰洪明入掠餼積擁

衆由沙溪趨天旺里白蠟坎劉嶽昭檄李家福營木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十四

根寺何行保營白雲寨固西路以遵南團練援北路

挑遵西南團練扼螺螄堰隔絕洪明與王廷英交通

之路洪明圍犀牛寨家福往援與戰失利亡弁兵數

百急檄降人楊子和率降衆楊森枝等中雜家福行

保軍隊旗鼓與戰於木華寨外擒洪明及偽統兵劉

玉山等斬之賊退子和請家福潛出軍隊邀擊又擒

崑山解城正法犀牛圍解吳奇忠

元彪改名劉奇義改名貴

自請赴前敵隨家福至泮水克高洞獲糧甚多時嶽

昭駐遵城遵城至貴陽大道久已不通嶽昭檄馮澍

募練五百人合降人李玉成千人疏通烏江大道先

是王成與團首劉世位蕭子登等防烏江上下大麻水大峰巖小河口高江渡黃沙坡逼流水李沙塘丹菌巖石骨嘴各渡至是王成移營老君關隔河鳴礮賊聞潰散十一日進美竹箐十二日至養龍場乘賊無備攻破羊朗賊巢殺賊百餘張亮基亦由省垣遣張樛葉有琛往會旋黔西賊趨遵義石板場王成回禦賊遂燒養龍場場屬修文修文縣庠生邱光翰乞署遵義縣孫鼎珍援鼎珍遣唐忠周輝璽陳紹虞會同王成相機越勦王成移防中路未赴

四月劉嶽昭赴川邊以林肇元李家福駐軍遵義家福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十五

平遵西賊

劉嶽昭擬回四川留林肇元李家福駐軍遵義張亮基請留嶽昭奏畧曰嶽昭勤撫遵義羣賊府境漸次廓清臣前函約嶽昭攻復綏陽即移師渡江會合黔軍掃除江內賊氛為一勞永逸之計嶽昭謂將赴四川與駱秉章崇實籌量全局伏念黔省賊氛滋蔓若無精兵健卒何以自強只以贍軍無資致難自立以有限饑疲之師禦無窮蔓延之寇強弱眾寡其勢懸殊倘使綏城既下嶽昭即以勝師渡江潘何名杰德勝二賊不難以次殲除若竟半途而廢全局必致瓦解嶽

昭既奉撫滇之命自當馳往籌辦滇事且封疆大吏非臣下敢冒昧請留第其行止之間關係甚大與其舍舊謀新功隳一旦何如駕輕就熟計出兩全等語奏入奉諭張亮基奏請留劉嶽昭暫緩赴滇各摺片覽奏均悉前據劉嶽昭奏請回川籌商軍事當諭令俟遵綏軍務定後即行馳赴新任毋庸折回四川致滋遲誤張亮基惟當與劉嶽昭會商熟計務將綏陽一帶尅日肅清則軍聲自振即可力圖自強不得專恃援兵等諭嶽昭既行家福率降人攻汪草墩於遵北神仙洞破之草墩遁至仁懷廳撲城不克轉竄桐

梓太平場楊子和亦助家福勦賊敗屯子巖賊王塌鼻子降之移攻遵黔黔毗連之來蘇場擒賊目李老保以歸復攻萊竹山山高險家福率降人金世耀等督衆猛攻賊以滾木擣石阻不得進用傅元愷計造天輔車始上斬賊目焦五等數百人遵西畧清移軍螺螄堰疏通省道汪草墩由太平場又竄據遵義北大臺砦總兵陳紹屏襲擊破之擒斬袁中智諸賊草墩夜走大梨壩紹屏遣蔡天德率各寨降衆分途追之草墩趨大里復遣管帶陳萬衡躡追不及紹屏慮草墩回據關砦收畧民穀則地險難攻請折毀關砦

專守懷義砦

五月李家福進軍仁懷縣勦賊撫恤難民劉嶽昭由川邊折回

賊退走仁懷縣李家福率軍至二郎壩早穀灘進以陳占魁為鄉導攻下簸箕壩賊寨便道入城家福上其狀於劉嶽昭籌款施衣粥日久款絀而求食者眾遂移老弱婦女就食川南酌給復業農民牛工籽種於是乞降日多賊首次第殲除漸盡 劉嶽昭既行旋奉諭旨劉嶽昭於克復綏陽後曾經諭令該撫由黔西一帶節節掃蕩疏通道路直抵滇省該撫何以

不遵諭旨輒行回至川省等語嶽昭旋即折回溫水六月劉嶽昭請免綏陽丁糧並修理傷亡官兵祠墓

綏陽城復後嶽昭籌給難民牛工籽種並填還附郭開濠民田各費共銀二千八百兩交署知縣孟永欽轉發又以縣中亂久民失春耕咨請張亮基奏免本年丁糧永欽以趙里未經擾亂請分別減免嶽昭從之屆時永欽欲一律徵收以縣紳向春暘力陳利害乃止至是嶽昭復籌銀千二百兩合餘糧四千二百餘石價銀撥作陣亡死傷將弁官兵修墓建祠之費多為永欽浮捏報銷又桐梓縣劉應陞為嶽昭採辦

軍米三千餘斛領銀六兩毫未轉發復做四川兵  
差須民共助章程稟請每銀一兩加徵二兩設局徵  
收旋以調署仁懷寢其事

七月四川總督駱秉章奏以劉嶽昭全軍勦辦仁懷黔  
西等處股匪又檄丁憂四川候補知府蹇閻率所部赴  
川黔接壤等處防勦

駱秉章崇實

成都將軍

會奏以嶽昭勦辦仁懷黔西畢節

大定匪徒時遵義諸寨甫反正桐梓何元翼猶據油  
籬口嶽昭慮賊復入遵義縣會商駱秉章檄四川丁  
憂知府蹇閻率所部安吉兩營回籍防勦遂以副將  
唐大有振武三營何行保忠字一營并歸閻節制檄  
升用提督成耀星率耀安兩營移軍松坎會辦潘長  
青時乞假歸軍併耀星

八月蹇閻軍至遵義府請免府屬伏差

蹇閻至桐梓新棧與成耀星會旋由新棧進軍府城  
遣唐大有防縣南尚稽場三岔河聞桐梓上年運糧  
至綏出石炭闕因雨雪多凍斃會同知府倪應復知  
縣孫鼎珍請免府屬伏差

九月劉嶽昭軍勦平仁懷大小屯簸箕壩賊壘復仁懷  
縣城

初汪麗金以仁懷城復譚繼虞降稟省未幾賊復至  
麗金避出病歿久無耗嶽昭為張亮基言曰賊首譚  
繼虞據大小屯汪草墩據簸箕壩大壩石洪明據棗  
竹山以致平壩馬滾坡羊窩縱橫五六百里皆賊必  
先肅清仁懷後路無虞乃能進勦黔西大定等處因  
檄前鋒各軍會勦自駐温水策應奉諭旨劉嶽昭奏  
善勦仁懷賊匪布  
置情形一摺劉嶽昭現在折回黔邊因黔西大定畢  
節一帶賊股尚多擬先將仁懷之大小屯等處拔隊  
撲滅再入黔西庶免後顧之憂該撫已飭各營拔隊  
進攻大屯寺等處而自帶數營橫出仁懷會合夾擊  
所籌尚妥著即督飭所部提督謝景春總兵宋華美  
迅將此股賊匪盡數殲除

遂進軍毀馬滾坡簸箕壩大小屯羊窩諸賊壘賊退

入平壩副將鄒復勝亦毀來蘇塲會攻平壩復毀平  
壩賊壘賊首譚繼虞賊目何正矩等先遁總兵吳安  
康收復仁懷縣城擒譚繼虞斬之諸軍復前進追賊  
嶽昭以縣城空虛命安康與副將楊正高代辦仁懷  
縣知縣鍾毓洵守之慮賊復犯也嶽昭奏曰查仁懷  
黔西千有餘里各  
賊盤踞累年初則散練遊勇形同烏合後則戕官  
邑膽益鴟張今仁懷於本年六月復失汪麗金病故  
鄉村官民久不相問張亮基謂仁懷賊壘一律剷平  
或就麗金一面之詞殊不知縣城復陷已兩月之久

十月成耀星攻克油籬口賊掠正安州

先是耀星攻油籬口軍至小壩非口知縣劉應陞亦  
率團來會先下附近諸寨賊中男婦六百餘人皆願

受撫惟何元翼負隅抗拒元翼者楊鳳餘黨據此為老巢口毗連綏陽界地險巖高小如油籬內與鐔尖通足容千人耀星久攻不下乃積薪洞口撓辣椒末以火薰之觸發洞內火藥燒斃丁口千餘兵圍乘勢入元翼被燒死擒劫殺松坎釐員首匪誅之 婺川縣廟壩安字號賊走掠正安葛林窩知州彭城乞府城援知府張日崙遣李德貴至會圍擊走之

同治六年丁卯正月蹇閻收編降軍會劉嶽昭軍疏通省道

初湄甕黃號賊首王元舉傅占魁劉鎮邦等降於何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二十

行保馮澍以男婦三四千人安置遵義西鄉行保回

川付澍經理澍以乏資聽之

馮澍卸縣事後仍留辦遵義軍務

鄒復

勝率軍至西鄉知與民不相安徙之大渡口

遵義西南百里

元舉等無食屢求蹇閻亦以無力先後散去二千

餘人嗣復勝募練招鎮邦等數百人從餘千餘人均

籍隸下游散無所歸元舉遂率百餘人渡河仍投入

賊閭始擇占魁等精壯者二百餘人為練餘仍遣散

時遵義出烏江晉省大道高茶樹艾子坪一帶有賊

梗阻閻軍會嶽昭軍破之苟偽元帥授首省道始通

二月張亮基奏請舉行鄉試蹇閻復湄潭縣城



黔省鄉試自乙卯後以賊亂已十數年未舉行至是賊勢漸衰始奏請恢復並補行乙卯戊午兩科

潭自秦安慶去後久淪於賊委署縣事黃克鞏石

等皆僦居遵義未入湄境至是署知縣張總蘭駐石

頭山

湄境

上書稱縣城四面皆賊只啟祥里一隅稍謐

慮廟壩賊至防守難周因請劄民屯自固寨門駐防

遵義賊首唐宗糾眾犯縣屬九龍場綏陽鄭場經何

行保及參將黎佐清截擊賊奔回湄潭閭始改防為

勅遣佐清軍七星坡攻克桐子堡高梁山水佛寺老

龍田大魚塘燈嘴諸賊高臺聶定邦等望風乞降湄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二十一

潭城賊懼遁縣城遂復時川北有警川中調回唐大

有振武三營閭留安吉誠字諸營分防遵南

三月學政黎培敬按試府屬生童襄閭誅仁懷練目安

邦元

遵義自壬戌至今停考生童已四屆至是培敬至郡

按試生童並招湄潭餘慶甕安龍泉各縣生童一併

至府補試 襄閭遣軍至仁懷縣以安邦元久充縣

城練目勾匪陷城破寨罪不容誅歷任知縣恐激變

不敢發閭軍至乃擒斬之

六月廟壩賊掠正安擊走之

婺川縣廟壩賊乘知縣謝邦鑑出防間道走大竹園

縣西南百五里逼縣城邦鑑還擊之又趨正安謝壩

州南九十里掠團寨出禾麻洞逼州城何行保援之賊敗走

桐梓

十月白號賊掠綏陽縣旋擊走之

湄潭縣白號賊走掠綏陽縣朗里游家洞旋為官軍

所敗遁去

十一月竄匪餘黨等竄綏陽擊走之

竄匪餘黨暨老號匪竄出綏陽縣瑪瑙山縣紳向春

賜率團截擊賊走遵義縣板橋趙桐梓縣新棧經兵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二十二

團先後擊走之

同治七年戊辰正月川督崇實遣知府唐炯率師援黔

時遵義已無大股匪徒朱明月王廷英等皆走回湄

甕老巢偏刀水玉華山尚大坪轎頂山黃白號黨徒

尚盛不時出犯遵義邊境川督崇實統籌川黔防務

非勦平黔亂則防邊經費永無止期因遣候補知府

唐炯率師援黔炯以總兵劉鶴齡自碁江進沿途招

撫所過邊屬四十餘寨遂抵湄潭偏刀水

偏刀水在湄潭東境

三月彘穴邦邀擒朱明月於龍鳳寨伏誅

時彘定邦既降於蹇閻命率眾進擊覺林寺賊朱

明月潰圍南走定邦邀擒於龍鳳寨以獻明月伏誅  
四月川楚軍攻克偏刀水

偏刀水地狹而長形勢扼要蔣玉龍駐軍時依險築壘軍潰為賊所據益修治八門固守為白號劉義順朱明月等老巢而黃號賊亦多依附者歷年竄擾遵義皆倚此及玉華山為根據也楚軍李元度等由石阡克荆竹園攻此不下至是川軍唐炯及蹇閻劉鶴齡至相約會攻築長濠困之黃號賊王廷英等集荆竹園諸逸賊由檜木園來援至六郎屯唐炯遣降人李明遠先據屯守復檄參將吳洪貴已革知州顏佐

才等取趙家營扼賊來路又約閻乘王廷英出援遣軍進取檜木園水源溝閻以何行保取豬場遊擊鄒紹南及田應豪取銀瓶壩賊皆走閻旋馳至羊乂坳

思南西北二十里距銀瓶壩二十里距檜木園水源溝三十里閻復約炯分軍助炯

遣振武軍唐大有赴之王廷英等渡烏江攻豬場賊勢頗衆何行保固守黎佐清等馳援賊進至大關頭中伏大敗炯所遣唐大有軍適至賊始退廷英復犯羊乂坳蹇閻軍後佐清馳援為賊阻不得進約鄒紹南田應豪等設伏進擊廷英負創敗走偽帥王廷芳乞降炯再檄吳洪貴顏佐才等合楚軍擊破觀音

營水源溝檜木園以觀音營黃連壩為門戶其地背負袁家渡江界河退可結玉華山尚大坪諸賊進可結偏刀水廟壩諸賊互相為援觀音營下賊門戶遂失諸軍乘勢進攻檜木園水源溝賊立駭潰廷英等退袁家渡南走夔安江內去炯以振武三營扼防江口又於入黔時已預遣同知鄧錡會同涪南總兵成耀星等同時擊破偏刀水北面巖科白號賊至是偏刀水賊既失王廷英之援又失河西之應勢益感閏四月川楚軍急攻偏刀水偽王向成高苗賊江老亮等不支炯密遣間誘降成高為應賊內亂無守志劉

鶴齡彭芝亮等督川楚軍分道攻入擒偽寄信王田應武偽黔陽王何繼述及偽帥何發喜何興儒老教主王禮廷李長俊等誅之降其黨七八千人時白號老賊首劉義順在廟壩廟壩與巖科相近鄧錡雖下巖科而廟壩賊尚衆炯既克偏刀水遣參將周萬順會同鄧錡攻廟壩降賊田歪嘴預約內應開門納錡軍劉義順遁往尚大坪餘衆悉降烏江北岸肅清

五月唐炯回遵義籌糧

唐炯與劉鶴齡至遵義籌糧軍仍駐湄潭一帶謀渡烏江進勦南岸諸賊而遵南進省大道猶間有零寇

蹇閻以遵東無須設防檄何行保諸營移駐螺螄堰  
刀靶水俟炯進軍即渡烏江清中路會林從太護餉  
出烏江至黎元哨遇賊陣亡乃先遣把總吳繼美撥  
一營過江至養龍清匪別遣軍扼落旺河過何德勝  
時德勝已死餘黨尚衆  
餘黨尚衆截安順賊北竄  
嶽昭防鳴池河

六月唐炯軍攻克玉華山尚大坪轎頂山各處黃白號  
賊平

唐炯由遵義回營進規玉華山玉華背負尚大坪前  
阻老鴉山東有石阡大轎頂山西有開州小轎頂山

為犄角自沈宏富久攻不下而去賊據為巢穴歷年  
負固炯慮軍聚一路首尾牽制因分三道先遣總兵  
唐大有參將吳洪貴由江界河袁家渡造船渡軍而  
進命鄧錡會軍酸棗坪遣降人譚先前率諸漢苗出  
楊家林截尚大坪賊援自率劉鶴齡由江界河當賊  
前後慮大有兵單且病約蹇閻出養龍東踰南望山  
同規小轎頂於是副將謝洪章吳洪貴總兵李啟貴  
攻克天文  
覽安北木老坪  
天文南二十里黃平連下  
猴場甕脚  
黃平西北五十里黎子壩平溪十餘寨遂  
復發安縣城甕安以南達黃平平越漢苗多乞降越

日鄧錡復分軍遣間克大轆頂山陣斬石四貴張義方炯檄令出夔南九龍山安撫而前進規尚大坪唐

大有率副將張占鼇參將劉萬春劉宇德先出龍坑

渡開州北百里夔安西北九十里襲取大營山連下雷平高園攻至

桃子台軍卻復前賊潰走青桐寨炯慮軍力薄復遣

張文玉率降衆五百自麻池壩破岩坑勝土而前再

下舊土營自大營山以下皆屬開州遣降人龐向忠偽奔夜抵小

轆頂山賊倉卒不及備開關納入官軍尾之從中起

立奪小轆頂山生擒何雙富等青桐寨及龍頭屯越十

西北諸賊寨懼皆出降炯檄大有玉文等即出龍頭屯

會攻尚大坪寨間駐小轆頂山為聲援方是時劉鶴

齡亦渡江界河擊破吳謝坪夔西北九十里斬賊首丁紹棣

進取白岩夔西九十里官塘龍塘直抵玉華山炯繼至指

揮諸軍圍攻斷賊汲道遣降人據對山環呼有兄弟

親戚者即應聲來歸賊愈感副將鄧鴻超及鶴齡等

乘勢率死士踰險並進偽文定王陳紹虞執殺人王

王廷英以獻率黨乞降餘慶夔安開州烏江南岸肅

清炯散脅從撫降衆留精壯以增軍伍會軍尚大坪

檄唐天佑阨土卡斷賊後玉文會大有出大坎遏賊

前賊來爭敗之玉文及鴻超等復率降衆疾馳二十

里夜襲破岩門關平果兩隘

平越西北向大坪東數里

逼尚大坪

賊壘而軍賊洵懼伏不敢出炯因遣降人劉俊民等

持扎入示賊許以不死於是何德勝妻黎氏偽東震

王何瑞唐粵賊李文彩等開關降老教主劉義順及

覃愨愨間道走炯亟遣俊民等追至楊保河擒義順

以歸解四川伏誅黃白號賊至是悉平

按偏刀水玉華山之戰事本非在遵義境其於黃

白號賊占據之初及蕩平之役所以詳紀者緣黃

白號之亂與遵義相終始受害惟遵郡最酷故詳

其源委俾究心遵亂者有源流可尋非雜紀他縣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二十七

戰事入遵郡志也

七月遵義知府倪應復飭各縣舉辦善後

唐炯上書巡撫曾璧光畧曰竊自率師入黔經過桐

梓綏陽湄潭諸縣田蕪民稀其時桐綏新復寇盜侵

軼未嘗絕迹湄潭則官吏寄居永興場周圍數十里

地而丁糧軍穀釐金不免追呼愁苦怨歎不忍見聞

閏月肅清烏江北岸移師遵郡籌措糧餉見遵義一

縣雖平定逾年而現存戶口不及平時十之三田土

僅東北兩鄉次第耕種然亦不及平時十之六而五

月以來逾月不雨土內乾坼禾苗枯槁六月雖頗多

雨收成不及十之五而桐梓復被大雨漂沒田廬無算愚以為陷賊之區征勦蕩除固在所先而撫存休養宜善其後譬如人病傷寒病時湯劑針灸畧不可緩及其就愈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不可不深慮也今者烏江南岸寇盜掃除地方粗定然流亡未歸瘡痍滿目蕭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當此之時若得賢良有司加意拊循寬其財力數年之後筋骸氣血庶復其舊若遂以為大愈不復致調衛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負販遽欲責以歷年丁糧目前軍穀釐金別立名色多方科派則流亡

者不敢歸來狡黠者必復嘯聚利入私門害中地方不可不深長思也即以軍穀論桐梓湄綏未得其詳遵義一縣駐軍一月頗悉顛末緣烏江經省大路寇盜出没無常商賈裹足餉源枯竭不得不撥勇防護既駐防不得不就近採辦以濟軍食此亦無可如何之苦心而無如所委職紳輩不能仰體予愛殘黎之心一經奉檄虎視鄉閭恣其饕餮不問有無貧富按團派認每石市穀認賣者業經貼銀二錢有奇而自鄉至城自城至駐防所在近者二百餘里遠或三四百里往來率須四五日七八日不等運負之需責令



自辦顛連踣斃相望於道而中途或遭寇殺或為勇  
遮往往十人出門歸者不過五六至於上納一市石  
輒加二斗及責令認賣者來城春碾每穀一石責交  
市斗淨米五斗及發營勇又係糙米雜以糠稗每石  
入公不過得三斗零耳請試以其採辦之數通計之  
即知其抑勒乾沒為不少矣剝殘黎之命失士卒之  
心而徒飽一己之私囊作奸貽害甚非細故今者尚  
大坪轎頂山寇賊已平烏江大路往來無阻此處防  
勇及余士舉何正冠團勇均宜裁撤遵義軍穀亦乞  
停辦其乾沒抑勒伏望嚴究以紓民困等語並請選

派道府大員分赴遵義思南兩府督同地方官清查  
絕產逆產安置難民壁光於是飭各府舉辦善後倪  
應復遂擬具條規詳准立案委員往鄉設局分查田  
產得穀數千石准作文武鄉會試賓興後以貪劣之  
徒巧施侵占之計祇入穀千石其餘不可究詰矣

附錄清查田產條規 一逆產宜分別也被脅從逆  
之戶只以難抗禦不得概指為逆必須身為首逆授  
有偽職擾害地方情極兇惡者方將產業全查入官  
此外不得株連違者查究 一絕產宜酌量也查各  
戶因人亡業存並無合例可繼之人設將其產業一  
並入官與逆產究無區別應按其業多寡酌留十之  
二三以作絕戶春秋祭祀之用庶足以慰幽魂 一  
宗支宜挨查也如本戶並無子孫應歸期服承繼期  
服無人大功承繼大功無小功承繼小功無總  
麻承繼至總麻無人方查產入官毋得任意收沒

一辦理宜變通也查版絕各戶生前已將田業全行當出或折當分當情節不一及被賊蹂躪以後有業主叛絕而常主存者有當主叛絕而業主存者有已轉當他人並轉當主與當主俱叛絕而原業主尚存者應於辦理時查看情節酌量變通庶昭平允而免牽制一公事宜畫一也既於各鄉適中之地設局清查該首等即應將該團叛絕各業清查明白赴局呈報不得任意延宕致滋弊竇一查宜核實也該團呈報叛絕各產時必須括連團首保甲鄰証花戶人等並無扶同舞弊甘結入案以備查核一清查宜嚴明也查上年地方尚未肅清不肖團首串同胥吏將該團叛絕各業私行售賣獲價瓜分此等弊端萬難姑容此次清查實二家如能自行出首原情酌減倘含糊不報一經查出除將該戶產業充公外仍治以應得之罪一查業宜斟酌也叛絕各業因應清查入官設本年已經有人耕種即應聽其照常收獲酌量認租俟次年再歸官放佃納租以示體恤不得有挾仇妄報徇情包庇以及夥同差役地棍及同姓冒認宗支等弊倘有以上各弊一經查出或

被人告發即將該首與舞弊之人一併重究一團首禁苛派也此次清查設局均遠選公正紳團一切仗馬大食路費均由總局發給並不苛派民間分文如有不肖團甲人等藉故苛派米穀銀錢等項准各花戶指名扭稟提案懲治

八月曾璧光奏請舉行己巳科鄉試

貴州停鄉試已至五科去歲丁卯補行己卯戊午兩

科至是璧光請於明年己巳特舉一科補行己未辛

酉壬戌恩正三科以廣士子登進之路如所議行

於後

同治八年己巳三月總兵成耀星平仁懷匪亂

自鄒辰保伏誅後其黨王洪伸遁回仁懷至是與羅

癸酉正科又奏帶  
補甲子正科始畢

三順爭圍集思南逸匪與桐梓積匪張開梓等據中  
箐頂謀亂署知縣談廷桂偵知飛請駐軍黔西邊境  
之總兵成耀星密勦耀星率耀字營至討之不利後  
用招撫策平之

同治九年庚午五月遵義縣教案起

往年天津教案議結准英法兩國教士自內地傳教  
六年法教士沙布爾至遵義購置楊柳街民房建堂  
傳教額其門曰天主堂信奉者日多縣城舊習逢天  
中節在火神廟建醮迎表慶祝禳灾縣民楊西伯奉  
西教輕神道遇迎表於途恃酒毀謗復集多人毀壇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三十一

激成衆怒不約而同將教堂打毀互傷數人遵義文  
武各官上陳曾璧光具奏先後諭成都將軍崇實兩  
湖總督李鴻章查辦鴻章奏派候補道余思樞至遵  
會同蹇閻署遵義知府徐達邦訊明啟釁始末讞獄  
既成楊西伯流四千里會首楊樹勳流三千里續訂  
民教遵守章程案遂結

詳見宗  
教門

八月蹇閻平桐梓會匪

遵義縣北大溪里會匪吳三偽王糾衆擾桐梓縣蘆  
溪里蹇閻以圍練平之

同治十年辛未二月撤撤桐梓縣夫馬局

上年唐炯撤軍回川貴州提督周達武由川赴任取道遵義桐梓縣借故設立夫馬局未免擾累曾璧光檄令撤去畧言提軍入黔軍火餉鞘自給夫馬不累民間茲聞該縣設立夫馬局自桐至遵仍需供應遵邑既已寬免何獨於該縣不然况派費團民官縱自盟清白紳書等未必毫無侵漁彈丸小邑何堪如此剝削嗣後各項夫馬毋庸民間供億一體寬除以示體恤而昭公允等語後日久弊生復不免派之民間復經布政使黎培敬按察使林肇元申禁乃止

九月仁懷知縣涂燦垣平樂天會匪

續遵義府志

卷二八年紀三

三二

思南樂天會匪逸至仁懷附近之吼灘里結趙麻子胡老八等傳習邪教將為亂知縣涂燦垣偵知之派把總趙富邦練目吳國賓往拏匪遁回思南擒趙麻子回縣誅之

十月正安知州樊葆書平州屬竄匪蹇閻誅巨匪張開梓

婺川巨匪鄒友三糾衆千餘疊擾州屬韓家溝場知州樊葆書督練往攻兩戰皆捷復檄團設伏捕之友三遁去積匪張開梓桐梓漆溪里石步人鄒辰保餘黨前隨辰保戕蹇諤於柿岡降後為石步團首多

不法蹇閻辦團愈不自安閻初以綏輯營管帶黎佐清勦之駐軍鴨塘川督吳棠遣提督銜胡國珍與總兵文德勝各率一營至桐梓曾璧光周達武會檄助閻軍於是與佐清同進石步開梓請降旋避匿義子家踰月被獲與兩子同伏誅

同治十一年壬申二月黎佐清平仁懷積匪

積匪在仁懷縣屬者中箐頂有王洪伸飛絲巖有馬四韻小溪里有蔡子受溫水汎有何三頑皮張四閻王等十數人燒殺擄掠愆不畏法上年十一月佐清以千人移勦至是悉擒誅之並斬子受黨三百有奇

佐清因分縣屬大團為小團以免團衆恃勢為非地方始安

五月仁懷知縣羅卿雲遣散燈花教匪

仁懷禮博里田壩寨燈花教復熾集黨三千餘人署知縣羅卿雲偵知檄典史范應金武庠陳應邦驅逐解散之

光緒元年己亥春記名提督何雄輝平正安積匪仁懷縣立天主教堂

正安匪掠土溪麓卡苟園壩鹽店並燒擄柏木洞署知州彭焯募勇往勦追至鐵窰匪退婺川縣八里面

關田壩老巢焯慮匪乘虛竄襲州城以勇協團防隘  
自率隊還城嗣以正安與婺川團民疊次乞師焯請  
於巡撫曾璧光檄委總兵何雄輝與副將陳安邦馳  
勦擒積匪鄒友三麻二古鄒四水牯等數十人置於  
法 初法蘭西教士沙布爾於同治壬戌至仁懷不  
久博第業又至以民情疑阻欲立教堂久未宣議至  
是得華人蔣姓為教士始於二郎壩成立教堂五楹  
光緒二年丙子八月桐梓縣派糧緝兌民大擾

桐梓漆溪里團首王文仲有姪王五王六兇悍忤逆  
與文仲結仇畏罪私逃糾集亡命殺文仲父子四人  
欲因而謀亂署知縣李子彤上稟陳請以山長曾沂  
元知兵令率團數千進勦王五等派團應糧民多畏  
累逃避嗣後王五就擒王六遠颺而兵糧無出會逢  
秋收聽團丁收穫五十里內田穀均被割盡迨民歸  
而已無餘粒矣

光緒四年戊寅秋巡撫林肇元奏鑿桐梓戴家溝河

戴家溝河距城里許山勢迴環水無出路道光中曾

經開鑿迄未收效

前志曾載於年紀

光緒元二年五月本年

六月水均淹城積月始消而附郭禾苗廬舍多被冲

沒紳民請於署知縣魏學恒學恒捐銀萬兩為之倡

上其事於前巡撫黎培敬培敬遣學恒至滄購機器  
開石以機器重祇百餘觔不能深入學恒回道出湖  
南另雇湘工鑽石盛藥轟之裂石較易為工較速肇  
元因奏開明河為一勞永逸之計畧曰查遵義府屬  
桐梓縣西四面環山城外小河一道水分兩路右為  
葫蘆洞左為周家洞伏流消水勢甚遲緩遇大雨時  
行宣洩不及附郭一帶悉被浸淹大為民患道光年  
間前撫臣嵩溥派員勘明戴家溝地方可達蜀江於  
平坦之處開作明河高峻之處穿作暗洞以資宣洩  
曾經奏明在案迄今數十年來泥淤沙壅非特暗洞

堵塞即明河亦填成平地同治四年臣由川率師援  
黔經過其地詢悉前情上年在藩司任內深恐山水  
漲發無路可消復為民害商明前撫臣黎培敬督飭  
署桐梓縣魏學恒相度地勢設法疏濬以為久遠之  
謀茲據稟復覆查戴家溝自馬江壩計七里之遙坡  
陀相連石土不一必須一律開為明河方能暢流無  
患等語臣復飭遵義府倪應復前往查勘與魏學恒  
所稟相符惟估計工程需款甚鉅魏學恒心切民瘼  
願捐萬金以作經費不敷之處由司局另籌接濟並  
因該員辦事幹練熟悉工程責成專司其事正在興

工適於六月十五十六等日狂雨滂沱溪水陡漲直漫入城附城一帶數十里田園廬舍多被淹沒人畜亦有溺斃者當經委員勘明籌款賑卹由前撫臣龔案奏報俟積水消去次第開鑿祇因坡高石巨疏通匪易一時難以成功現已飭令多募工匠趕緊開掘務將戴家溝等處全開明河俾眾水所歸皆由川江而下永免水災庶副賢主子愛元元之至意

光緒五年己卯六月巡撫岑毓英禁革遵義府浮收丁糧

丁有晒戥糧有地盤樣米各屬皆然遵義每兩晒戥三錢少至數分亦加晒戥三錢每斗尖量比京斗浮征二升毓英洞悉其弊嚴禁浮征檄遵義府傳集紳耆妥訂章程以資遵守因利於民而不利於官未能實行

光緒六年七月桐梓縣士民呈請岑毓英准縣立三費局

三費局之設始自四川凡川中所屬州縣遇命盜重案擾累鄉鄰不堪其苦乃議隨糧加費專作命盜兩案支應桐梓毗連川界差役遇案需索大有川風曾於壬申年請府縣會示刊碑接署縣凌彝銘不繼行



岑毓英撫黔庠生李逢春監生李聯輝等條陳弊政  
公請革除并鈔川省約束書差條件公擬章程懇准  
做設三費局局中常費查照義倉二十取一例辦理  
每收穀百石取田主五石取佃戶二石全縣田土約  
百萬石減半計算可收穀二萬五千石按年推陳出  
新可獲利二千五百石照市變價可入錢五千串加  
每豬一隻收捐百錢年可入錢二千串以此兩款開  
支無須另籌毓英下善後局司道會議布政使吳德  
溥按察使易佩紳議如所請核定章程會詳飭遵

附錄三費局章程十八條 一代書作呈騰寫給  
錢一百二十文蓋戳給錢一百文承發房出售正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三十七

副狀紙每套給錢四十文詞內原被告必註明何  
里何甲何保以便籤票指名同喚免多派差役  
一命盜重件各費概由三費局支發至戶婚田土  
差役索取向無定數鄉里道途遠近不等嗣後原  
被無論多寡差役傳喚凡在五里內者兩造共給  
錢二千文在二十里以內者共給錢三千文二十  
里以外每十里加錢一百文百里加錢一千文均  
以道里為增減如有事故不到二次傳喚者應另  
給傳費或有違抗經保捆送一切花費不在此  
例遇有添喚案証每站共給錢五百文照此類推  
一在承發房抄批筆資給錢二十文抄詞給錢  
六十文一每案送審縣署向有規費錢二千七  
百文後兩次復增加錢二千文民力不支應請照  
舊一各房書吏每案開單送審向無定數至今  
兩造開單各給錢二百文覆訊者各給錢一百文  
完案寫結各給錢三百文打傷另給刑件錢二百  
文一完案具結門丁有費經凌彙銘詳准兩造  
各給錢六百文今仍其舊合息銷案者亦如之惟  
極貧苦者差役不准勒索一刑件奉票下鄉驗  
傷或隨官勦驗各房書吏勘文田地三十里以內

往返各給夫馬費二百文飯食錢二百文遠者照里加給外給筆資錢六百文刑六件四差役每站共鎖項所以強者拒捕弱者逃匿理直理曲俱畏不前一經弋獲私行勒搥今請一並禁止往來無苦自少遭匿不到之案倘再傳不到必係情虛畏質應准保甲扭送歸案嚴懲一親臨相驗真正命案由局支給承辦廠用筆墨紙張香盞慈酒醋炮等錢六百文文錢一百文草薦錢六十文棉絮錢五百文酒糟錢一百八十文刑件二人往返輿夫共四名每名每日每人食錢三百文另給刑件筆力錢各一千文每五日每人食錢一百文洗屍錢二百文輪織夫五名每名每日每人食錢一百文洗屍三百文跟丁厨丁三名每名每日每人食錢一百文洗屍三百文隨侍差役共十名每名每日每人食錢一百文洗屍三百文與攜硃盒籤筒役共五名每名每日每人食錢一百文洗屍三百文外銀硃筆墨布帕錢二百文刑房主辦全案及文結紙筆錢共四千文假命案合具結給錢二百具原差食費錢五千文隨同驗屍緝犯火食錢二百文給驗條服毒自盡銀針二支亦由局製備一命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三十八

案自夫抬驗刑件無須夫馬祇給筆力錢大小班各項夫役供差在離城五里內者減半發抬夫厠役均應減去抬屍力錢每名每站給錢三百文抬屍入棺錢六百文守屍埋屍錢共四百文若藉屍騙驗出虛証者除照例反坐仍應追賠局支各費甲公一過客病斃與水浮屍出委無別故由地方保甲公同閱看掩埋仍一面存案若牽涉別故因而自盡由地方屍親抬驗不得支給價祇給刑件原差棺木等錢各六百文抬葬錢二百文餘均不得照前開支一解囚犯晉省解役抬夫每站每人給錢三百文在省守侯提訊每日給飯食錢一百文如無囚籠之犯每站祇給役錢三百文犯人翻供發回復解者仍照前給一留養承嗣各犯解省費用如犯家有力量即令自行籌辦倘係極貧由局開支一命盜監犯病故鄰封相驗往來夫馬由局開支設官不親到不得支給分文凡命盜案及保甲解送盜賊均不得索取堂規後禮結費一善良被賊扳誣窩贓知情買贓寄賊等情應准被扳之人蓋三費圖章呈訴並給刑房

開單及堂事錢各二百四十文原差脚力錢八百  
文奉票拘喚每役每站錢三百文倘究出虛誣局  
中支出各費應責成該犯賠出一送倫命案要  
犯逃走鄉保與承緝差役拏獲送案由局賞錢三  
十千文其尋常命案與送盜賊無異不在此例  
一刑房經管命盜案件由局每年給筆墨錢三十

文千

光緒七年辛巳二月林肇元檄遵義縣清查插花田土  
縣北撕雞坳自桐梓挿入縣西三會口自仁懷挿入  
而縣屬石坑壩又挿入仁懷巡撫林肇元飭查改隸  
以便就近管轄署知縣張濟輝以民情不便寢其議  
光緒八年壬午冬遵義縣創設支濟局

小貿之本川中州縣多籌款設局濟之分期還本邑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三十九

舉人華聯輝至川開辦官運局滙錢千串寄交在籍  
大批婺川訓導憲念典設局支濟每錢一千由無本  
者邀保借出日還錢三十三文一月還清仍准再借  
以待詔銜李恭亮司其事借至年餘款罄停止

光緒九年癸未九月桐梓教匪畢香亭圖襲城旋就擒  
畢香亭桐梓漆溪里人習劉義順燈花教黨徒衆多  
久思逞初二日率黨三百餘人往襲城半途阻雨至  
圓田壩天明匪等回窺圍首王心霖等見之飛報官  
不之信及他圍獲逸賊送城訊供知匪至壩退回香  
亭逃至九壩為楊華封督團擒獲解官誅之

十月仁懷縣棒匪起

匪聚眾數人或數十人深夜各持木棒毀門入室劫掠財物人因以棒匪目之縣屬向無此風以川匪遁入勾結愈出愈奇久之執持刀槍深宵擄掠白晝橫行因之蔓延甚廣惟未成為大股耳

光緒十年甲申二月遵義縣南平水里朱紅竹謀亂伏誅

紅竹原名楊二蜀人偽稱明裔冒姓朱初匿龍巖洞平水里居民多為煽惑事漸洩匿湄潭縣宋家坡將舉事為圍溪場團丁偵知密報兵團圍捕偽將軍巖百長林歪鼻子被擒眾驚潰紅竹逃匿開州為學正劉應星門人捕獲牒州解省伏誅

八月遵義縣教案續起

時法蘭西謀占據越南遂開邊釁奉諭旨各直省外來官商教士仍一體保護行文至遵署知縣趙文源貼謄黃於教堂門首眾往爭觀猝集百餘人擁擠喧譁不服門役彈壓知府余撰與文源聞訊恐釀交涉當會同副將池有蓮親率兵役至堂解散是夜月明有小兒戲於教堂門外訛傳打教堂來觀者人數眾多擁入教堂堂中開鎗擊斃小兒居民數人次日全

城罷市齊赴教堂聲勢洶洶教士隨地方官逃避人  
民遂毀教堂署巡撫李用清檄道員儲裕立率知縣  
龔照璵到郡查辦邑舉人楊錦枝等公請裕立提教  
堂逃出男女女孩文培等研訊拏辦譚伯春等三人

案遂結

詳見宗  
教門

光緒十一年乙酉四月遵義縣北大溪里饑知縣趙文  
源賑之

文源將交卸巡撫李用清巡閱將抵郡文源以民命  
攸關捐錢二千餘串親往賑濟用清至益器重之用  
清因檄遵義縣勸捐義穀城鄉各建倉儲以備凶荒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四十一

光緒十六年庚寅七月桐梓知縣何宗輪重鑿戴家溝  
河

初魏學恒銳意鑿河滿望必通及復任後從事攻鑿  
山高欵絀不能開出明河仍鑿暗河洞內拱石丈寬  
以防崩塌宗輪至拱石已崩七丈復請欵八千兩重  
修而為數無多拱石寬處不足一丈消水僅三分之  
二閱八年工竣驗工者為知府王聯璧費糜而仍無  
實效

光緒二十一年己未五月郡屬旱邑紳黎庶昌募捐糶  
米平糶

自前知縣王正璽禁革毛錢黔俗謂私造鑿小銅錢為毛錢未能實

行奸民貪利販私日見增多錢千文值銀三錢數分

上年冬旱至是復不雨斗米旋增至千三四百錢府

縣出示定價升米百錢復向富戶買穀日以米十石

設局平糶而米價既定鄉販不前兩城米販匿米不

市民購維艱乘官出輒遮道不去官遂弛禁米販因

得居奇價較前益增邑紳黎庶昌時官川東道鄉人

公函求賑庶昌募屬吏商民及官蜀貿渝同鄉集款

二萬餘金委邑人即用知縣趙怡就近糶米運遵就

桃源洞設局斗米照市價減三分之一糶完餘銀四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四十二

千金次年庶昌姪尹融自吉林農安縣告歸值米亦

貴以前款買米就大悲閣平糶斗米照市價減二百

文餘款糶盡庶昌電告雲貴總督王文韶求賑文韶

奏撥直賑銀萬兩滙交黔撫以遵義桐梓仁懷三縣

分攤遵義發銀三千兩款至糶畢存儲未動

十二月遵義縣官紳發同仁會米飛黔俗謂券據為飛傷斃貧

民百有餘人

同仁會為前邑紳李蹇臣等創設初募捐久則集資

置產縣署間以歸公田畝撥助年收米四十餘石每

歲除夕二三日內賑貧乏者向由保甲局飭團查造

貧戶丁口冊發飛領米以中多徇官管局典史劉磊才紳士李登洲等擇禿寺府隍廟兩地親發謂可除弊端殊大小丁口索米飛者不下數千人茫茫不辨領米時得者爭出未得者爭入以此擁擠踏斃百有二十八人乃議撫恤棺葬之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八月遵義知府王聯璧命儲倉穀初前巡撫潘蔚檄府縣舉辦豐備義倉勸城鄉糧戶捐穀就地建倉存儲城倉建於祝釐寺知府王聯璧飭局紳以乙未年平糶餘款千餘金盡數買穀畧計千石合義倉穀百餘石又公所之穀二百餘石一併存儲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四十三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月遵義縣西匪亂署知縣吳成熙督團擒之

匪首張立堂一名初在四川瀘州闡教逃至縣西天旺里馬蹄石太平場與其黨洪金亭辛品三勾結張子丕父子及王作均等結盟放會鄉人有不從者輒搶奪之凌辱之由是人無敢違聚匪愈眾商旅裹足場市為空成熙聞訊先飭鄉保督團前往十八日戌熙至場擒獲子丕父子而團保亦拿獲洪辛二匪均置於法作均逃匿其族懼累越日將作均捕獲解城

作均畏罪在獄服毒官命戮其尸而立堂卒未獲遠遁

光緒二十五年乙亥二月仁懷縣教案起

法蘭西教士在仁懷縣屬二郎灘傳教

前見

會匪張立

堂既在遵義縣逃出竄至二郎灘誘集各匪託名仇教將教堂打毀斃教民二人知縣林賡堯久捕未獲洋務局在省議賠銀七十兩作撫卹死難教民與該教堂設學各費案遂結

九月仁懷縣匪入城劫獄

先是有妖道至縣屬陳玉川家謂玉川父子皆天星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四十四

臨凡暗置鐵鞭天書於蔡神仙廟座下趣玉川設萬人緣醮於廟使取以堅信謂得此有神助鎗刀不能傷鄉人有求治病者道人畫符水飲之輒應衆遂以為神附從日衆逸匪張立堂與張榮祿等均混入適匪黨何八等犯案繫獄衆嫉玉川率黨至城劫獄奸民胡雲庵導之至縣署毀獄劫八等出焚普濟堂而去知縣林賡堯偵知所在先期請兵至是協副將劉鎮湘統遵義各營練軍至省垣營務處候補道張勝年間警自省率撫標貴陽定廣等營練軍與川防管帶陳忠良亦先後至匪等逃散擒玉川父子及偽軍



師元帥等十一人解省誅之餘匪分別懲辦立堂仍逸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月遵義大饑邑紳華國英籌款平糶

先是國英兄聯輝為川督丁寶楨創辦官運局

詳見鹽稅

年於正款贏溢又別儲為滋補餘款甚鉅至是國英以四川候補道握疆務駐瀘州接邑人吳懋卿楊兆麟公函知去秋霪雨斗米初增至千二百錢繼增至二千數百錢值銀一兩七八錢及二麥歉收價仍昂貴國英乃請提其餘款四萬兩撥作糶本復募捐二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記三

四十五

萬兩分飭川東與川郡毗連州縣貸倉穀萬石陸續起運並飭基岸鹽商停鹽運米旬餘米積設局桃源洞平糶斗米初減價三四百錢繼分期遞減凡團溪尚稽鴉溪暨開黔湄三州縣行鹽各場先後運至挨次遞減遠近米價因得漸平初知縣吳成熙以所存糧米私構販戶騰價售鬻遂謂災情不重抑不上陳聞川賑將至國英函囑懋卿等進省報災始行呈報並謂自捐糧米變價盈餘銀千兩又稟請發存儲倉穀碾米平糶而呈報災情之庠生喻璧詹燦恒等卒為成熙所嫉引他事褫革會遵義知府王聯璧移守

貴陽懋卿力為聯壁言二人之寃聯壁於省垣各大吏轉圜乃得無事時仁懷亦大饑因去秋霖雨過多穀皆霉朽會陳玉川作亂民應兵差不遑翻簸入春雨雪寒氣倍增豆麥鬱而不長田穀播而不生縣屬二郎小溪丁山吼灘各里山多田少多向他里運米斗米增至千有餘錢民饑甚知縣江良醇初發倉穀以貸民種復捐廉二百兩並請以王文韶前發賑款二千兩糶米救之

六月遵義縣朱洪開謀逆燒尚稽場旋就擒伏誅

洪開本縣民喻傑丕冒姓朱平水里人里有蓮花山

先有道人寄居巖下潛以樹皮寫關帝觀音川主各神號置山頂為樵人拾歸道人又歷述神異傑丕與王春山唐繼文等信之為建寺於巖上寺成道人居之言人禍福有驗且謂傑丕三人皆天星誘作亂丕等遂勾結散會各匿私雕符印文曰洪開天下千秋萬歲又曰朝天一顆印照破光緒城語率不經初約正月二十七日起事以庠生劉道諤偵知獲王春山解案知縣吳成熙不介意至是逆談愈熾附山及尚稽居民咸徙避庠生余銑奔告知府王聯壁與成熙僅允查辦銑歸搜獲傑丕黨周玉成身旁謀逆確證

送城成熙乃遣團練哨長武庠楊盛唐以數十人率隊往天明至尚稽場匪等已經入場縱火場民助盛唐前進開鎗斃匪匪始驚逸當獲傑丕繼文解城誅之事平以典史劉磊才往鄉清查逆產滋擾特甚光緒二十九年癸卯遵義設福音教堂

初英國醫士潘惠廉到遵寓鳳朝門楊家巷租屋設教至是購古式街王宅移堂於內逢星期日講福音教書

光緒三十年甲辰正月仁懷縣教匪作亂黔川合軍勦平之

仁懷縣民袁清芬山岔場人庠生顯猷子顯猷喜異教恒集里中文人來家設壇請乩問禍福老益迷信清芬尤篤好焉自稱京華太子素蓄異謀匪徒多附之其勢漸甚謀歲暮起事署知縣曾沛霖偵確遣千總姜世昌鄉正孟廷獻率兵圍防禦飛書請兵署知府劉寅浚移知副將余孝安北防練軍統領江翰清孝安檄署守備陶鴻森翰清遣哨弁楊春榮各帶兵練馳抵溫水汛清芬出拒殺兵練十五人練亦擊斃其弟袁均芬營聞敗孝安率署都司劉長庚外委周源章賀正權等與翰清各率兵練馳赴巡撫李經

義分檄長備中營宋振鐸左營尹慶元後營成國柱  
迅往而四川永寧道趙爾豐與川軍統領道員劉兆  
賡率師偕至至十八日各軍會攻清芬率衆抵禦各  
匪持鎗礮不能近身邪說異常奮勇兆賡急遣弁勇  
絕險入巢擒袁顯猷斬之清芬回救兆賡復督管帶  
沈賀常丁世澄發開花礮轟之立破其巢清芬被擊  
死捷聞經義入奏極稱川軍功請從優獎勵而孝安  
翰清以匪在防地職當捕勦常備各軍到較遲皆未  
邀獎事平寅浚馳往查辦善後富民多被助逆之累  
光緒三十一年己巳四月紅燈教匪至遵義縣新城白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記三

四十八

田壩

縣校場在東郭外白田壩時匪首樊春亭縣東樂安  
里上林人先有道人至其家教習符咒操練拳棍謂  
其術可避槍礮附近人多信之旋率黨十八人頭裹  
紅巾自上林趨新城楊家巷將入城毀教堂誤趨校  
場壩北路練軍統領駐天福公所捕獲二匪送縣伏  
誅餘皆散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遵義備倉儲

初庚子平糶餘款計銀三千八百八十兩壬寅年七  
月經知府王聯璧發交天全美鹽商生息週年六釐

本年十月知府袁玉錫提出本息共銀四千八百八十八兩八錢向兩城富戶每銀十兩穀七石計買穀三千一百五十石老城借縣公署倉新城建倉於東嶽廟分別存儲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遵義發倉穀平市

夏六月天旱米貴知府袁玉錫諭令發倉穀碾米減價平市老城周厚之等領穀九百六十一石零五升碾米五百七十五石零三升在祝釐寺賣新城陳嘉謨等領穀八百零二石八斗碾米四百八十一石六斗八升在大悲閣賣每升定價錢九十二文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八

年紀三

四十九

宣統元年己酉遵義續發倉穀平市

戊申夏天旱秋收歉薄本年米價仍貴知府袁玉錫諭令續發倉穀碾米減價平市老城復經周厚之等領穀四百零五石零五升碾米二百四十七石零八升在府城隍廟賣新城陳嘉謨等領穀三百四十九石碾米二百一十六石三斗八升在大悲閣賣每升初定價錢一百零四文後減為九十六文是年老城新建倉二十七間新城添建東嶽廟倉二間

宣統二年庚戌遵義買穀填倉

兩城積穀戊申己酉兩年經知府袁玉錫發出二千

五百一十餘石平市至是知府李傳統知縣張肇銓  
會議每銀十兩穀五石五斗向兩城富戶共買穀一  
千九百八十石填倉

宣統三年辛亥遵義續買穀填倉

兩城積穀欸庚戌年買穀填倉後尚餘數千金知府  
連培型知縣馮培德會議每銀十兩穀七石向兩城  
富戶買穀九百三十八石填倉是年老城移建西門  
溝倉二十七間新城新建東嶽廟倉六間培修東嶽  
廟舊倉七間倉門一座

鑛產

禹貢梁州之域產璆銀鐵鏤今遵義梁裔也而其產則往往山出碁置然向談鑛者多讐言不可信惜時取之際無卅人以物其地圖而授之者故其事不興也儻有識其理者以導引之又安見不出其藏以利吾民中國之官吏動言封閉者豈盡無心肝者哉惟欲提倡鑛政者不致虛誕絕其厲民之事使人果享其益而無虛牝之擲又孰不樂而趨附之將俾識產者不必遠求辨鑛者不限疆域地不愛寶或不致竟

誚作良田之耕則得之矣

乾隆五十九年遵義南鄉平水里兩河口產硃砂銀杏都民張某請官試辦因建官房一爐房二設守兵三百募砂丁六七百共千餘人占地縱橫四五里頗有成效後因廠發人衆執事者不善約束附近二三十里居民時受爐戶砂丁擾害激動衆怒幾釀大變嘉慶元年知府稽承孟出示封閉並詳憲永禁開採道光二十年遵義縣民楊某開挖忠莊里鑛寶林雙山頂大坡等處鑛鑛設高爐鎔冶不久停息至今高爐猶存

道光二十一年遵義縣民盧某挖掘西鄉沙溪里楓香壩泥鑛就場開爐鎔化鑛苗甚旺質亦良因地方人迷信術家之說以為挖山有碍風水出而阻止稟官封禁

咸豐六年仁懷縣知縣江炳琳邑紳袁煥堂探得城北三十里地名騾子巖產銀鑛集資開採已獲礦砂萬餘觔未及一年白號入境遂廢棄

咸豐十一年遵義縣民楊映樑開挖永安里麻池鐵礦礮硿一口苗頗豐旺煅煉一切農器以及鍋爐鐘磬之屬皆佳間鑄鐵板販售省垣頗云利市惜陸運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九

礦產

二

艱難資本歉澀遂爾停開

同治三年湖南統兵官謝寶臣奉檄由湘入遵擊黃白號匪經西鄉江巖地方聞銀礦出現集資開挖礮礮苗果豐富礦亦光彩耀人惟聘工提鍊化而不流凝滯不分歷試多工皆然以為銀之荒也遂行停閉現今洞口尚存其礦猶有貯存者

光緒八年遵義紳耆偕湘人軍門謝景春吳瑞庭川人孟同軒等集資稟請貴州巡撫開採仁懷縣二郎里桑木場銀礦巡撫林肇元批准令其試辦開挖礮硿一口深數丈即獲礦砂每觔可提分淨銀三錢二



分足敷工本至光緒十年瑞庭病故司廠務非人帳項不清內闕而罷宣統三年赤水縣民喻澤林復稟請開採適改革中止

光緒八年遵義縣民范德宣倪燦廷等開挖石牛嘴江光壩山羊坪三處泥沙鐵礦在後溪河設鑪鎔冶稍有成效未久即歇光緒十年倪燦廷復開六竹壩泥礦亦未久即停

光緒八年川民文貴山勘得遵義南鄉馬家橋產有銀礦約集鄉人合夥開採九年挖掘礮硿一口所獲之鑛異常晶瑩但非銅非銀化工不能分拆遂自行

停採

光緒十一年仁懷縣廩生鄧連三私開二郎里紅錦將置廠矣以未經立案又因鑛師不精不能分拆遂致虧本未及一年自行倒閉

光緒十二年仁懷廳商民張雙泰開挖仁懷縣屬之安八甲地名山王祠青礦設高鑪鎔冶光緒十九年因硿老山空自行停閉

同時發現之鐵礦甚夥如永三甲地名鹿池鐵礦豐旺柴山茂盛水泉亦近本處人楊映樑兄弟設廠鼓鑄自咸同以來煅鍊一切農器并鍋鑪鐘磬之屬頗

稱得利間鑄鐵板販售省垣一帶家以殷富惟資本不豐陸運艱難無力鑄成大莊遠賣他省故常為扼腕也

又永九甲地名巖門大田壩產鐵頗旺陳斗山開廠鑄冶數年家因以裕惟資本甚微銷場亦窄故雖紅山黑山俱感碍難發展

又大五甲板水溝開設鐵廠一座戴正柄家自光緒十餘年間鑄冶至今礦苗甚旺惟限於資本祇以鑄鑄鍋釜行銷近境

又地名響水堡鐵冶一座鄉民何煥章秦和興共開

鑄鑄器農具銷售附近場市苗旺利豐惜無為大鑄者

又大六甲地名碾村溝楊柳灣自光緒十餘年來熊國川設鐵廠一座董董供鑄農器備近村之用其礦不旺不竭小冶則利大冶則折本國川又於丁村巖上坪另開一冶與碾村溝相埒至今冶鑄未歇又永五甲地名大巖陳家其山中產有一種礦質其色雪白間攪有黃金色未經考驗竟為棄質

光緒十四年貴州巡撫潘霽札委鎮寧州知州曾崇德踏勘仁懷縣屬吼灘壩之喜報臺石崇山及二郎

里之金車井等處銀礦甚富乾嘉年間曾經開採日久封閉札委試辦掘礦萬擔而化工不精每觔僅提淨銀不過錢零致虧耗公本札飭停歇

光緒十六年遵義縣民戴正炳開挖大溪里板水溝鐵礦設廠一座鎔鑄作畊鑿器甚便本屬以苗產豐富慮設高鑪鼓鑄陸運甚艱因之未敢大舉

又遵義南四區水箐場其處山皆產鐵苗且旺居人設爐鼓鑄已多歷年所僅已開廠年約出鐵數萬觔所鑄鍋斧耕具徧近鄉卻無巨資者為之耳

光緒二十年川民申章鍾開掘遵義縣屬之永安里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九 礦產

五

地名黑巖灣鐵礦鎔化農器廠頗興旺至二十六年苗頓枯竭遷移他所此遂廢

光緒二十二年正安州武舉戴天錫等稟稱距州城一百五十里地名龍塘溝山勢險峻廣潤綿亙數十里其下深溝峭壁舊有礦硎七十餘口因地界正婺嘉慶年間兩邑相爭遂行封閉至今形迹尚存懇請開採州署批飭試辦掘得礮硎一口所獲之礦確是白鉛其性甚韃苗亦盛旺終以地鄰兩邑易起爭端不久停歇又距州城一百三十里地名龍掉尾產有礦形如硃砂中有白筋光緒十二年天錫挾礦至婺

川木急厥化分出水銀僱工回至其地取鑛甚富乃一經燒鍊只有水銀灰而無汁遂罷

光緒二十三年婺川民某約集工人開挖正安花池坪黃白銅礦所獲豐富堆積廠內一夜金光四射鎔鑄工人驚駭逃出晨往視之則礦皆灰燼矣因而中止

宣統元年遵義縣民王文欽開掘大溪里安村鐵礦設爐鎔鑄頗稱獲利今尚未歇

鹽井埧在遵義東鄉大林距城一百里彼處父老云此地泉水味鹹曾經採取煎鹽故名鹽井埧地方人

續遵義府志

卷二十九 礦產

六

謂於風水有碍請官封禁今百餘年矣

遵義東通里地名半坎一洞出銅礦頗旺曾經請礦師察看謂可開採但以其法不備未能試鑄其礦係淡綠微青色

按遵義五屬萬山叢錯雖云偏僻實富蓋藏考新唐書明統志載溱州出丹砂可以立見至五金之屬則今礦師類能觸指其引有清二百餘年無法以治之遂聽其消沉僅乾隆年間一開採新寨月亮巖等處白鉛廠又不久即閉其時之官斯土者雖具有愛民之心而知官採之足以累民不知民

採之足以致富輒以洞老山空目我邦土不亦厚  
誣乎自是而後懸為厲禁民之有開採者名之為  
私官府之處罰胥吏之誅求黠者勾通夤緣又以  
土法而時開時閉甚或暴發輒竭然產區之夥轉  
因以發見如桐梓之橋頭麻柳灘木桑黃河溝羅  
平灣塘羊不乾河溝魚潛上廠上冶產鐵興隆場  
板遼壩產鋼正安之偏巖水洞遵義之水箐安村  
黑巖灣產鐵距州地之紗帽山小礦山響水巖蓮  
花寺平木山礦子山皆產鐵仁懷之產鋼冷山產  
銀以及大穴廠小水溝纜子口沙壩黃石窩李氏  
溝大羅壩羊兒寨螃螬溪亦俱產鐵或經試辦或  
未開採要皆苗旺質良而無法以出之儻在上者  
能提倡而利導不致以黃金擲之虛牝中其亦庶  
乎可矣至遵郡之廣所產礦質不止煤鐵而產之  
場地何止此區區不意與應列之兵防躡卹及新  
列之法制等採訪多缺無從鑿空惟備列門類而  
已後之善於諮詢者當有以富其冊籍也

宗教

宗教之說儒者弗道蓋儒學惟重現在進吾生之職責而已然人生祇此數十寒暑忽忽易逝而心理之變幻則希望無窮故佛教入中國得其過去未來之投合人心附從遂以日衆其所以永久相安不起衝突者各行信仰之自由並無其他勢力為之援應故也天主耶穌之教出自西洋雖與佛教有所不同而主張禍福引人希望之心則無二致又適值西方科學發明國勢暴興設堂傳教之文載入約章挾其勢

力以俱來幾有駸駸乎不可復制之勢近來科學盛興打破宗教之說甚囂塵上乃各國仍暢行宗教多方推廣之者亦為人心變幻嗜欲橫決苟無信仰則任其思想之自由將必無所不至蓋如中國之神道設教非不知神道杳冥漫無邊際而借信仰以維繫人心無論尊卑上下賢愚優劣皆不聽其入於橫決之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亦可見其主持風會者之苦心矣故中國之神道與西人之宗教皆有其成立之理由烏可以片面觀察概斥為迷信而以邪說誣民之各教如白蓮

燈花者流同類而並譏之乎至西教之徧行中國不能相安多釀巨案同光之際層見迭出而遵郡屢起風潮草菅人命抑制與情賠款累累加增擔負其緣因乃在國權之不振未可謂為宗教之流毒今自衆心了解以來知警覆轍教案遂少發生此固由於政體變更人民進步亦以狎居既久不復少見多怪有以助成之所貴乎人者真不具懲前毖後之通識則知當時之大波軒然誠為不可避免之事實而為歷史上留此紀念者正以促進吾人之覺悟也今詳列西人傳教始末以及遵郡教案之經過於前志外立

此一門以時尚之文備列之俾言掌故者得所稽考

馬

西人來華傳教始末

天主教又曰羅馬教又曰舊教此教由耶穌所傳耶穌生於西漢平帝元始元年一說漢哀帝建平一年又說元壽二年歐洲奉教各國即就以此年紀元距今一千九百二十八年耶穌年三十三歲始傳教於猶太國然當時信仰者甚少卒被羅馬所派之猶太監督釘死於十字架上耶穌雖死然徒衆甚盛卒行其教於羅馬此羅馬教之所由名也後路德以舊教

失耶蘇本意創立耶蘇教謂之新教堂名福音堂曾因此事戰爭殺人無數而舊教新教乃分道並行焉  
天主教

前明萬曆九年義大利人利瑪竇航海至滬居廣東肇慶府幾二十年 二十九年入京貢方物明神宗嘉其遠來待遇優厚賜第於宣武門內利氏即供奉其天主公卿均與往還著有天主實義等書宣揚彼教是為基督教傳入中土之濫觴 三十四年義大利人熊三拔來華奉勅居京師宣傳教義 三十八年利瑪竇卒西人龐迪我熊三拔具疏奏聞神宗賜

葬地於阜城門外是年欽天監推十一月朔日分秒虧圓時刻俱有差忒廷臣交章詆駁於是五官正周子愚疏言大西洋遠臣龐迪我熊三拔攜有彼國曆書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勅取知曆儒臣率同監官將諸書繙詳以備典籍之缺禮部奏稱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精研曆法可與龐迪我熊三拔等同譯西洋曆法以資參訂修改乞速詔下從事然臺官墨守舊章謂祖制不可變易竟格不行 四十四年五月南京禮部侍郎沈淮上書詆毀西士謂在京有龐迪我熊三拔在南京有王



豐肅即高一志義大利人陽瑪諾等其他省會各郡多有自名其教曰天主教其說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乞勅下立限驅逐云云疏上帝命退居廣東澳門待命然當時朝臣雅重其學術多與交遊徐光啟李之藻且具疏為之辯護諸人竟逗留京師不去可見當時其教已盛行矣

天啟三年艾儒略畢方濟均義大利人奉詔至京師聽用

崇禎三年徐光啟奏徵湯若望日耳曼人羅雅各義大利人

來京襄校製器演算諸法

大清順治元年命湯若望掌管欽天監一切占候事

宜

七年賜湯若望宣武門內天主堂側隙地一方 九

年天主堂告竣上賜欽崇天道匾額 十年穆尼各

波羅尼國人進京欲往奉天等處傳教奉上諭關東一帶

地廣人稀食宿諸多不便着毋庸前往 十六年蘇

納白乃心均日耳曼國人奉詔來京佐理曆政嗣因蘇納不

服水土詔往山東傳教 十七年南懷仁比利時國人奉

召來京修纂曆法

康熙三年七月楊光先投狀禮部告湯若望與各省

傳教西士陰謀不軌職官許之漸潘盡孝等入教附

逆禮部據以上聞奉旨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俱拏問治罪各省教士粟安富

西班牙國人

由地方拘

禁候處許之漸等併罷黜禁止各省傳教時若望年已七十三猝患痿痺口舌結塞不能語 四年三月

初一日禮刑兩部會議擬湯若望斬罪其餘教士俱杖充宰臣憐其遠來且供職多年初無過犯奏明太皇太后請從寬議乃赦若望等出獄七月若望病卒

八年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呈請禮部代表奏被楊光先誣陷各情請賜還阜城門外教堂取回押送廣東拘禁之粟安富等二十餘人奉旨賞還阜城門

教堂聽其自行居住習教惟不許傳習於人其拘禁廣東粟安富等二十餘人准其放歸本堂自行習教外直隸及各省不得再行立堂傳教仍着嚴行曉諭禁止 二十六年十二月南懷仁病卒賜銀二百兩治喪葬 三十年九月浙江巡撫張鵬翮飭令地方官禁止傳習天主教十二月十六日徐日昇

西洋人 安

多

法國人

具題稱本年九月內杭州府天主堂住居臣

殷鐸澤差人來函言浙江巡撫已令地方官將所有教堂折毀書板損壞以為邪教將士等逐出境外等語此時若不將臣等數萬里奔投苦衷詳訴於君父

之前異日難免陷害之禍伏見我皇上南巡凡遇西洋人俱頒溫旨教訓容留之處衆咸聞知今以為邪教撫臣於心何忍且先臣湯若望蒙世祖章皇帝特知治理曆政而廷臣楊光先屢加誣陷仰邀皇上洞鑒勅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證明冤枉先臣南懷仁復奉旨治理曆政承恩愈隆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西洋所習各項書籍曆法算法律呂格物等書在內廷纂修二十餘年至今尚未告竣皇上每項已詳明無庸煩瀆若係邪教不足取信何以自順治初年以至今日命先臣南懷仁製造軍器

臣閔明我持兵部印文泛海差往俄羅斯臣徐日昇張誠賜參領職銜差往俄羅斯二次夫先臣跋涉數萬里者非慕名利富貴而來倘有遇合將以闡明教道自來至中國頻蒙聖眷順治初年勅命治理曆法十四年賜地建堂立碑康熙二十七年臣南懷仁病故以侍郎品級賜諡號諭祭之處案內可查以臣等語音習滿書特令學習滿書凡俄羅斯等處行文俱在內閣翻譯臣等何幸蒙聖主任用不疑若以臣等非中國族類皇上統一天下用人無方何獨使殷鐸澤無容身之地乎實不能不向隅而泣臣等孤子無

可倚之人亦不能與人爭論是非惟願皇上睿鑒察  
明施行 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禮部議覆奏稱欽  
導議得欽天監治理曆法徐日昇安多疏稱杭州府  
住堂殷鐸澤來函稱彼處巡撫令地方官毀教堂破  
書板目為邪教逐出境外臣等孤獨依倚無儔亦不  
敢與人爭辯是非惟祈皇上睿照以明臣等無私之  
苦衷等語查康熙八年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  
會議以天主教並無為惡亂行之處伊等聚會散給  
銅像等物仍行禁止其天主止令西洋人供奉等因  
具題奉旨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恐各省

或復立堂入教仍着嚴行禁止欽遵在案又康熙二  
十六年治理曆法加工部右侍郎銜臣南懷仁疏稱  
臣等所奉天主教祈照康熙初年未經誣告之前任  
從其便不阻其門以斷絕妄指之誹謗等語二部會  
同臣部議以康熙八年經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  
道會議寺廟聚會散給銅像等物仍行禁止其天主  
止令西洋人照舊供奉具題奉旨南懷仁具題所請  
之處着無庸議今地方官聞有禁止諭旨將天主教  
同於白蓮教未免稍過擬請勅令浙江巡撫臣轉飭  
各地方官所有教堂暫不折毀聽西洋人等居住自

習其教以示朝廷懷柔遠人之意可否之處出自逾  
格鴻慈臣等未敢擅決謹奏奉旨依議 四十五年  
西洋人來者日衆部議願永留中國不回者發給印  
票依千字文編成號數給於願留中國不回之西洋  
人俾便隨時稽查 四十六年二月浙閩總督梁彙  
驅逐西士禁止傳教駐京西士閔明我等請多羅直  
郡王代奏內稱浙閩總督梁彙通咨各省止准郭多  
祿西班牙國人一人住廣東其餘俱令回國地方官止照  
咨文奉行益加盤詰隨處稽查刻無寧晷仰懇皇上  
俯賜矜全諭令各省督撫凡持有印票者驗明不虛

無論有無部咨即准其在堂居住得旨允准着李若  
瑟索瑪諾瞿良士俱葡國牙國人來京領取印票仍往廣東

教堂居住 五十年十二月御史樊祚紹疏稱今有

西洋人等造為異說名曰天主教臣訪聞近今京畿

直隸各省多有從其教者恐流行日久漸染滋深害

及中國人心則廓清不易伏乞敕下各省嚴行禁止

奉旨禮部議奏旋由禮部尚書王棧侍郎二格等會

議覆奏摺云查得此等住堂西洋人俱仰慕聖化航

海而來與本國人曾為國家効力今居各省堂中者

俱領有印票各修其道歷有年所並無妄作非為該

御史樊紹祚條奏嚴行禁止之處應無庸議可也十月十四日奉旨依議五十六年廣東碣石總鎮陳昂奏稱天主教各省設堂安知不陰謀不軌請早禁絕毋使滋蔓等語經部議移咨各省督撫隨時稽查西洋人有無印票止令住堂自行習教毋得傳與人民

雍正元年令凡西洋傳教人安置澳門天主堂改為官廨二年兩廣總督奏稱澳門地窄難容請令暫住廣州天主堂願歸國者回國不能歸者聽其自便惟不許私行傳教又令內地入教人民出教

乾隆時嚴禁傳教犯者永遠監禁五年西洋傳教犯人加恩釋放願歸國者派員送到廣東不願歸國者在京師天主堂安分居住

嘉慶十六年又嚴定傳教禁例並不准西洋在內地置買產地當時編入大清律例內犯者依律治罪道光二十一年此例尚未變更是自國初以至道光傳教為例所不許可見當時國家強盛外人悉受約束從無教案發生二十年廣東總督林則徐焚燒英人鴉片煙與英構兵宣宗惑於琦善之言左遷林則徐充伊犁軍撤海口之防英人乘勢攻破廣州生

擒總督葉名琛而去於是賠款議和在南京訂結五  
口通商條約有准在通商口岸傳教一條自此條約  
之禁令廢除然尚未明言許中國人民入教也 二

十五年兩廣總督耆英奏請弛漢人習天主教例而  
華人乃得許入教然僅限於五口也茲錄奏疏於下  
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臣耆英跪奏為具奏事竊查  
天主教為西洋各國所崇奉意主勸善懲惡故自前  
明傳入中國尚不禁止嗣因中國習教之人每有藉  
教為惡甚至誘污婦女誑取病人目睛經官查出懲  
辦在案於嘉慶年間始定為分別治罪專條所以禁

中國藉教為惡之人並非禁及於西洋各國所崇奉  
之教也今據法蘭西使臣拉萼尼請將中國習教為  
善之人免其治罪之處似屬可行應請嗣後無論中  
外人民凡有學習天主教並不滋事為非者仰懇天  
恩准予免罪如有誘污婦女誑取病人目睛及另犯  
別項罪名者仍照定例辦理至嘔嘔哂及外國習教  
之人止准其在通商五口地方

上海寧波福  
州廣州廈門

建堂禮

拜不得擅入內地傳教倘有違背條約越界妄行一  
經地方官拿獲即解送各國領事管束懲治不得遽  
加刑戮以示懷柔庶良莠不至混淆而情法以昭平

允所有請將習教為善免其治罪之處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恩准施行謹奏奉旨交部議准通商五口設立天主堂聽許華人入教據右疏所請係限於五口設立天主堂准華人入教而內地仍有限制咸豐八年與英法俄美四國訂約法約內有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須厚待保護等語十年又續訂約請上諭頒行天下任各民人傳習天主教並許教士租買田地

同治九年刑部重修律例將傳教治罪舊例刪除自此以後傳教之事日盛一日而民教相仇之事由茲

而起今將各國約章內傳教之條款摘錄大要於左  
法國條約第十三款 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禁奉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 俄國約章第八條 天主教原為行善嗣後中國於安分傳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陵辱亦不可於安分之人禁其傳教若俄國有由通商



處所進內地傳教者領事官與內地沿邊地方官按照定額察驗執照果係良民即行畫押放行 美國

條約第二十九款

耶穌基督教又名天主教

耶穌教與

天主教雖同出一源其中究有分別詳見後耶穌教此因條約原文如此故不改正

原為勸人行善

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於人嗣後所有安

分傳教習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陵虐

凡有遵照教規安分傳習者他人無得騷擾 荷蘭

條約第四款

荷蘭所奉行基督教即耶穌教天主

教傳教之士若安分傳教在內地中國官一體保護

如中國人民犯中國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懲辦如

無過犯不得刻待禁阻 德意志條約第十款 咸

豐十一年訂結

丹麥條約第八款

同治三年訂

結

比利時條約第十五款

同治三年訂結

西

班牙條約第六款

同治三年訂結

義大利條約

第八款

同治五年訂結

以上各國與中國所定

條約時代雖有先後然關於傳教習教一事則大致

相同細繹約章旨趣曰為善曰安分曰照例懲辦果

能彼此恪遵何患邦家不洽無如外人初入內地不

熟地方情形不能不倚習教者為腹心中國人民不

知愛羣狡黠者恃入教為護符而欺壓同類一旦涉

訟教士被其欺朦而出頭干涉挾制官府官府既震其強復顧考成甚或不諳約章故一遇民教爭訟則張皇失措往往屈抑平民以圖了事人民積不能平鋌而走險以致釀成重大之案而不可收拾此非僅一人之咎也

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地方官於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辦理一摺前據該衙門具奏法國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康熙年間曾經准行是以降旨令地方官妥為辦理茲據該衙門奏稱前次明降諭旨之後復經

該衙門行文各省地方官於奉文後未盡認真妥辦等語著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於凡交涉教民事務須迅速持平辦理不得意為輕重以示一視同仁之意摺內所請各節均著依議行今載原奏於後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謹奏為奏明請旨事竊查傳天主教一事業經准令內地民人行習並於上年十一月初三日欽奉諭旨嗣後各該地方官於凡交涉習教事件務須查明根由持平辦理如習教者果係安分守己謹飭自愛同係中國赤子自應與不習教者一體撫字不必因教而有所刻求等

因欽此欽遵行知各省督撫遵辦在案嗣後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照會內稱前此各省所以辦理不協之故皆因民間祈神演戲賽會等費向非教民所應出乃該地方官務令習教與不習教者一律攤派教民心實不願請行令各該地方官以後勿再攤派並據函稱傳教士皆係端方之人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等語臣等伏查各省習教民人雖習天主之教猶是中國之民並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聲稱該教勸人道理無非尊崇君上謹守中國法度等語自應一律體卹以示一視同仁之意况祈神賽

會等事並非正項差徭可比該教民既不願攤派自未便過為勉強以致重拂輿情臣等業已行文各省以後凡習教之人一切應出錢文之事除正差徭外其餘祈神演戲賽會等費該教民既不願與不習教者一律同出即可免其攤派至所請傳教士謁見地方官務須示以體面一層傳教士係外國推重之人地方官自應待以體面亦經行令各省督撫轉飭照辦茲復據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聲稱各省接奉前次諭旨並總理衙門咨文復於凡交涉教民事件仍未能恪遵辦理臣等查各省地方官辦事每多拘

泥法國欽差大臣布爾布隆所稱接奉諭旨及臣衙門咨文皆未盡認真辦理此等情形恐亦勢所不免應再請旨飭令各督撫轉飭地方官務照前咨於凡交涉教民事務須迅速持平辦理毋得意為輕重亦不得故為遲延致令教民屈抑且法國條約第十三款內所言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等查此數語係指從前所奉禁止天主教各文件而言現在天主教既已弛禁所有各項明文已在毋庸議之列應請查明一律革除嗣後如修新例不再增刊此等禁止明文並將照例所載全行

刪去仍將條內寬免字樣改為革除庶於此條上下文義較為聯貫是否可行之處伏乞皇上訓示遵行  
五月二十一日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接據法國照會內稱貴州提督田興恕起意陵辱教人去  
年屢次帶兵攻擊貴陽等處天主堂並派團務道趙畏三往青巖等處攻壞學堂將該處習教張如洋等並不審問即行處斬何冠英與田興恕有致府縣公函內云驅逐教人並藉故處之以法本年正月間開州夾沙龍地方僞脅教人共祭龍燈知州戴鹿芝將傳教人文乃耳及中國人吳貞相挈去用極刑處死

仍派團首搜尋奉教之人拏獲嚴辦現著巡撫韓超  
又不將合約張貼知府多文知州戴鹿芝語言悖妄  
駭人聽聞請飭駱秉章等派員密查各等語人命至  
重即使傳習天主教而其人並未犯法亦何得不加  
審問遽行處斬田興恕本一武夫或不能無鹵莽之  
處戴鹿芝素稱循吏何以忽有是舉韓超不將合約  
張貼何冠英有驅逐天主教人之信是否均有其事  
多文等口出狂悖之語是否係法國傳教人及中國  
之習教者捏造激怒之詞抑或實係不知檢點信口  
而道著駱秉章勞崇光分派滿漢慎密妥靠大員前  
往貴州訪查確實即行覆奏務飭派往之員詳細查  
明秉公聲覆斷不可一字含混稍涉偏袒 二年十  
月二十三日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  
案接勞崇光等來函以此案已與該處教主胡博理  
商酌教主允致柏爾德密信函有可使戍邊之語惟  
不願田興恕再回黔省似尚知中國辦理案件不能  
違例科罪又經總理衙門與柏爾德密重加辯論將  
中國定例及田興恕屢逢恩詔應行減等並其罪名  
出入輕重必應按照定章辦理各節再三曉譬據該  
公使聲稱祇求就近在川訊辦但田興恕並未監禁

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寄知本國即可完結等語田興恕係奉旨鞫問之員無論在何處查辦總應照例先行羈禁若令在外逍遙不惟無以服外國之

即中國亦安有此辦案之法著崇實駱秉章接奉此旨後即將田興恕查提到省羈禁迅速奏報勞崇光張亮基懍遵疊次諭旨速將此案即在黔省秉公查辦按例定擬具奏以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駐京公使迅速了結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五年三月初一日諭軍機大臣等張亮基覆查殺害教民一案係募役司團首任聚五與永甯

州革役羅勝為首任聚五等已在省監禁羅勝等尚未弋獲擬先了結等語任聚五既為首要犯自當按律先行定擬其羅勝等犯仍當飭屬緝拏遵照前旨早日結案以免嘵瀆嗣後事關交涉必須處處持平固不可矯激沽名任意陵虐教民亦不可因其習教任令橫行鄉里魚肉一方於應辦之案含糊了事蔡興懷既與胡博理熟習即責成專辦教案務令悉心妥辦免致別起釁端張亮基摺內有請召還京師賞給閒散差使之語礙難允准若各省封疆大吏紛紛效尤乞予內召更復成何事體該署督既係三朝舊

臣自應力為其難以副委任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右列諭旨三奏疏一具徵當日民教齟齬之情  
形內地人民少見多怪又因國籍種族之不類而不  
免於歧視而地方長官負虛憍之氣尊己卑人對於  
條約陽奉陰違人民見官府尚猶如此故肆然無忌  
以與教民為難殆至釀成巨案罹刑憲而始悔前次  
之孟浪亦晚矣貴州徧設教堂及遵郡教案經過貴  
州之有天主教大約起於同治初元各州縣以次成  
立省內人民多有知識而又有列憲之保護故自設  
堂以來從未發生事故而外州縣則不然觀下列告

示可見

欽差查辦貴州事件大臣頭品頂戴雲貴

總督部堂勞

欽差前任雲貴總督部堂

貴州巡撫部院兼署

提督軍門張

為申明條約剴切曉諭事照得天主教勸

人為善國初原准通行是以京城宣武門內設有天主  
堂堂奉頒御書匾額嗣因內地各教藉端影射於雍  
正年間禁止傳習道光二十四年欽奉御旨弛禁准  
內地民人傳習咸豐十年九月內復蒙欽派王大臣  
在京城換立條約內開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  
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  
事概聽其便凡執有印照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

必須厚待保護中國人願信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  
毫無查禁皆免懲治等因當經奏奉諭旨允准將條  
約頒發各省通行曉諭在案各省官民人等自應欽  
遵妥辦乃黔省地方官辦理不善致有開州青巖等  
處殺害教民之案上煩聖主南顧之憂特派本部堂  
等前來會同查辦現經本部堂等將前案澈底查明  
秉公辦理誠恐地方紳民人等未能周知日後再蹈  
前轍合亟申明條約通行曉諭為此示知貴州閩省  
紳士軍民人等一體遵照爾等須知天主教其來已  
久並非起自今日其傳教止以勸人為善並無他意

諸色人等是否情願習教各聽其便並不相強於事  
本無防礙何所用其紛爭疊經欽奉諭旨准行豈容  
官民人等妄生異議自示之後爾等務各恍然大悟  
知此係奉旨通行之事斷非官民所能阻撓嗣後遇  
有傳教習教之人務當一視同仁概聽其便以期彼  
此相安不得故分畛域苛求擾害倘經此次訓令仍  
有不知大義之徒固執偏見挾私逞忿欺凌擾害或  
別造浮言捏詞傾陷則是有心肇衅定即嚴拿究辦  
治以違抗諭旨之罪決不姑寬至習教之人亦當仰  
體朝廷恩待教民之意束躬安分營生潛心力學不



得轉恃習教為護符生事干咎各宜懍遵毋違特示  
同治初年遵郡各屬先後設立天主堂均在治城  
內其鄉村人煙輻輳亦間有之其入教多遠來僑寓  
之人或門戶單弱畏人欺陵者倚之為保障或犯罪  
潛逃匿迹其中而狡黠者藉為護符亦所不免求其  
實心從善者寥寥矣遵義縣天主堂建於同治五年  
初來時租賃民房以居繼乃購地於楊柳街之北首  
路東大興土木峻宇雕牆頗極巨麗同治八年端午  
遂有人民打毀天主堂之事先是五月初兩城修建  
瘟祖醮士民入廟焚香教民楊樹榮同在為同教人

楊希伯所見直前阻止已與眾有隙繼而迎表至大  
十字街楊希伯竟敢率領教徒至此等候突前撕壞  
表軍民眾大忿遂互相衝突扭打經時營弁聞之急  
奔至彈壓始散而民遂大相水火端午日人民不期  
而集蜂湧而入林司鐸躲避不及為眾毆傷郡守汪  
炳璈縣令劉紹觀協鎮梁勝春聞之急來彈壓勸散  
百姓來觀者愈眾兵民齊集地方官見羣情忿怒不  
可抑制乃入教堂護衛教士三人從間道入署眾見  
教士已去忿無可洩遂入教堂大肆搗毀半日之間  
摧折殆盡同時城外總府壩愛仁堂

夫主堂所  
設醫舖

亦被

攻毀即日徧貼告白語多乖謬可見當時人民不知

條約至肇此禍

時俗諺有云端陽五月五瘟祖生日王

搗毀教堂後地

方官見羣衆激昂不可理喻乃星夜派兵護送三教

士晉省林司鐸不久即斃教民亦多遠逃以避其鋒

教士入省後向省主教胡博理詳訴其由據以電達

駐京法國公使遂成一交涉之重案 九月初五日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遵義教士被

傷殞命飭查明妥辦一摺貴州遵義縣教士與人民

相爭據法國公使則稱遵義縣民打毀經堂學堂醫

館搶擄什物其起釁由一勒令跨越十字架跪寫出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 宗教

二十一

教甘結以致教士三人收入縣署趙教士被傷殞命

梅教士恐亦被殺死而曾璧光函至該衙門則稱教

民楊希伯挾嫌起釁衆懷不平將經堂醫館打毀其

教士不肯回省遵義縣收入署中其情形與該公使

所稱大相逕庭該公使在京曉曉饒舌情正激切且

打毀經堂醫館已授該教士以口實若有勒令跨越

十字架等情則是顯背條約更令有所藉口事關中

外交涉要件必應持平辦理方能維持大局李鴻章

於此中機宜素能洞悉著即派委通曉時務之員馳

赴貴州會同曾璧光迅速查明秉公辦理據實具奏

不得稍有遷延袒護以致別生事端其遵義現在情形並著曾璧光先行查明奏聞以憑辦理原摺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是年九月兩湖總督李鴻章遵諭旨委專員觀察使余思樞馳赴遵義貴陽兩地辦理遵義教案未得結果而去

九年成都將軍崇實奉命來遵交涉抵重慶未來旋折回適是年天津教堂育嬰堂被匪棍焚毀法俄兩國人多被殺傷者衆政府恐各處教案發生復嚴催崇實迅速完結九月初六日上諭崇實奏遵義教案辦理就緒請將出力官紳酌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 宗教

二十二

奏貴州教案未結請飭崇實仍赴遵義籌辦各摺片前據曾璧光奏黔省教案九起全行議結並未將如何議結之處詳細聲敘此次崇實摺內所稱該堂行教一事業經開導就緒而教士遲久並無出省日期是民教兩面尚未切實議結不得遽謂完案據法國使臣羅淑亞照會內開轉據任教士函稱貴州各案入奏之後並無會同甘結且臚列遵義等處教案亦未設法辦理等語可見該教士並未帖服是否各案本未議妥含糊了結抑係教士之言不實不盡若不趕緊妥辦仍為不結之局崇實現已起程回省著即

迅速折回馳赴遵義會同曾璧光督飭余思樞等妥  
速籌辦總須民教兩面各無異詞實有完案確據方  
不至再滋口實所有此案辦理出力官紳著俟全案  
完結後准由崇實會同曾璧光擇尤酌保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十年崇實復委熟習教案之員廣文至貴陽會同  
巡撫及各縣與省垣主教胡博理交涉議妥遵義暨  
各處共九案共賠償銀捌萬兩由各省分解 貴州  
解銀壹萬叁仟兩 重慶柒仟兩 漢口貳萬兩  
上海貳萬兩 甯波壹萬兩 廣東壹萬兩 遵義

一案定王相廷及陳姓二人監禁罪撫憲復扎委王  
劉計謝四員抵遵義分賠教民款項完結 教案出  
後朝命兩湖總督李成都將軍崇與貴州巡撫會辦  
茲錄李崇兩示於左 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兩湖總督部堂一等肅毅  
伯李為剴切曉諭事照得咸豐八年十年迭奉諭旨  
頒行和約內開天主教原以勸人為善凡中國人願  
信崇該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倘有將禮拜堂  
毀壞照例嚴拘重懲又遇有爭鬪事件毆傷致斃者  
係中國人由中國官嚴拏照中國例治罪係法國人

由領事官拘拏照法國例治罪各等語是條約所載  
事理本極詳明習教雖奉旨准行並無任令教民欺  
壓平民之說亦無任平民阻逐教民之理惟各處民  
人與習教之人率皆良莠不齊其入教者或有逞強  
奪利任意橫行不守教規彼主教司鐸亦不願其如  
此該紳民僅可控官究治又或強令教民攤派迎神  
賽會及與教規相反之無益各費致相爭毆亦當稟  
由地方官秉公勘斷乃有無知愚民藉端生事或揭  
帖造謠散布禁阻糾眾族匪毀堂傷人尤屬大干禁  
例凡我百姓皆係國家赤子皆當遵守國家法令教

民雖習外國之教仍係中國之人應歸地方官管理  
外洋教士只管傳教不能干預一切別樣公私事件  
教民與平民涉訟應照中國定例一體訊辦地方官  
不必因入教而苛之亦不必因入教而寬縱之也爾  
等既同鄉里非親即友遇有戶婚田土口角爭毆等  
事小之憑族鄰調處大之憑地方官究辦是非曲直  
得易明了豈可因一朝小忿聚眾行兇致犯阻教滅  
教重罪後悔奚追情殊堪憫本閣爵部堂奉旨會同  
四川督部堂成都將軍貴州撫部院查辦酉陽遵義  
等處教案業經分飭印委各員議辦就緒合特出示

通行曉諭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無論為平民為教民均須各守本分盡釋前嫌毋得互相欺侮自取咎戾倘有前次不法情事一經發覺立予究懲該地方官遇有民教交涉訟案尤須秉公持平按照情法速為剖斷不可稍涉偏袒任意延擱亦不得使書差從中搯索舞弊致激衅端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八年十二月 日示 欽差大臣鎮守四川成都等處將軍統轄松建文武兼管八旗事崇為剴切曉諭事照得本將軍奉旨查辦導郡民教滋事一案行至中途即准貴州撫部院咨稱教案業於六月十三

日議結具奏該府設堂行教尚須開導嗣奉諭旨命本將軍督同委員妥為經理仰見朝廷於一視同仁之中寓體恤矜全之意茲余蹇兩道楊丞再令會同遵義府稟稱團紳見新章程後均皆悅服取聽從設堂行教甘結前來具徵該士民深知大義殊堪嘉尚此案楊希伯挾嫌滋事激成眾怒以致傳有沅乘勢率眾擄搶釀成巨案不但有壞教規均屬罪有應得既由委員地方官將案議結本將軍欣喜之餘雖曰不咎既往尤當勉勵將來除將新議章程十二條咨由貴州撫部院曾會同兩湖爵閣督部堂李暨本將

軍刊刻聯銜告示曉諭並將所擬楊希伯等罪名歸案辦理外合行示諭遵屬士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天主教勸人行善係奉諭旨准行外國教士只能傳教不能干預一切別項公事如教民與平民因事涉訟應照中國定例由地方官秉公判斷但論理之是非曲直不問習教與否稍涉偏倚於其間在教民固不得依勢欺凌在平民更不得造謠誣謗况教雖外國之教而民皆中國之民爾等共同鄉里非親即友從此恪遵條約各保身家不啟爭競之端胥泯猜嫌之迹將見風成親睦咸安耕鑿之天俗媿唐虞永享

治平之福是則本將軍之厚望也夫特示

同治九年十月 日示 撫部院曾因各州縣迭

出教案以遵義教案發生慮此後再釀事端特頒曉諭於全省以防未然今錄於后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節制通省兵馬銜兼理糧餉事曾為剴切曉諭事照得天主教原以勸人為善國初准其通行是以京城宣武門內設有天主堂奉頒御書匾額嗣因內地各項邪教藉端影射始於雍正年間禁止傳習道光二十四年奉旨弛禁咸豐中復奉特旨凡入內地傳教之

人地方務須厚待保護中國人願習教者聽其自便  
不准彼此爭執互相謗毀迭經前任

督部堂 署撫部院 張 勞 並

本部院明晰宣諭在案乃地方官辦理不善致有安  
順遵義等處殺害教民之案經本部院奏奉諭旨特  
派兩湖閣爵督部堂李會同本部院查辦現經督同  
司道及印委各員將本省新舊各案全行議結公立  
條約稟請核辦前來查明民教同為百姓本無區別  
即當共守王章永敦和好該團民等不能以朝廷允  
行之事天公然抗拒該教民等亦不能以現經奉教  
而自外生成誠恐民教無知再有爭競情事合行刊

刻新立條約出示嚴禁為此示仰通省紳士軍民人  
等知悉爾等當思軍興年久孑遺僅存平靖之區便  
當急圖生聚被擾處所尤宜保護身家不於此時各  
務本業乃因行教釁端互啟或團民藉故生事徧貼  
飛黃刊刻小書糾眾毀堂甘招罪戾或教民恃教為  
符興訟漁利激犯眾怒不守教規既屢戒而不悛惟  
執法以從事此次懲辦以後應即共遵條約盡釋前  
嫌勿論民教凡遇田土戶婚命盜鬪殺大小案件盡  
赴該管衙門控理地方官倘意為軒輕訊斷不公本  
部院自能從嚴參辦該民教人等倘再故態復萌各



集黨類倚恃人眾激生事端三尺具在亦不能使頑梗之徒頻邀寶典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計開新立條約 一以前民教互爭巨細各案指不勝屈現經會議了結應毋庸議以後如有民教互訟案件地方官秉公訊結以杜弊端 一民教涉訟教民雖經奉教同是中國百姓宜循子民之分詞內不得寫教民字樣堂供不准再稱教民以杜挾制遇有兩造關涉案件均由地方官持平辦理無枉無縱以昭平允倘教民有冤抑者准其上控自能昭雪 一平民教民只分善惡不論民教遵照約章內開天主教原以勸

人行善為本凡執有印照入內地傳教者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中國人願信天主教而循規蹈距者毫無查禁平民中如有不遵約章阻教滅教地方官立即拏究不得姑寬 一遊神賽會演戲等事遵照約章教中向不與聞宜聽其便此外一切公事團務無論出力出財民教各有身家均當隨眾辦理以昭公允 一經堂係勸善之地教友宜收善類近固因民賢否不齊亦因教民良莠不一其有入教未誠或借奉教希圖邀恩出入公門種種各情皆教中所不收凡教士皆端方正士惟人地生疎根底難悉必須清

其本源庶免公事掣肘 一買賣田產較少爭多人情不免其中有平民看過未經定價者仍聽經堂承買經堂看過未經定價者亦准平民承買總以買賣情願為主不得恃強霸買其餘各項一律准此 一賠修經堂既經估付價銀其木石甃瓦工匠基地等項應由堂中自行籌辦如有平民阻攔等事仍責成地方官從嚴懲辦 同治九年 月 日 示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節制通省兵馬銜兼理糧餉曾 為諭黔省各屬官紳軍民人等知悉照得天主堂教士分赴各屬傳教係奉諭旨准行該地方官務

須厚待保護以期中外相安國民與教民同是中國百姓尤宜各釋猜嫌兩相和睦勿得彼此毀謗滋事端倘國民因傳教而聚眾阻撓或教民恃奉教而逞兇不法即由該地方官提訊不得赴院赴堂輒行越訴致干例禁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十一年五月初十日貴州巡撫部院曾諭各屬紳民諸色人等知悉奉教之人凡迎神賽會等事遵照和約向不與聞其有經營各行生理手藝者事同一律不得勒令該教民出具錢文齊行入會以杜爭端是為至要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八月初六日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兵部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節制通省兵馬銜兼理糧餉軍功加二級世襲雲騎尉 曾 為曉諭事案准李主教照會據教民稟稱

近有人捏造妖言云拐子係天主教人拐去挖眼剖心以致滿城轟動仇恨天主教似此盜名漏網造謠誣害教民受害匪淺稟乞移究等情為此抄稟照會希即密飭地方官將造謠游棍嚴拏到案盡法懲戒尤懇出示曉諭止息浮謠現在省城散練甚多秋闈在邇誠恐士子人等雲集不免到堂游玩設有無知之徒從中播弄難免釀禍等由准此查天主教奉旨准行本屬勸人行善來黔傳教多年從無越理犯分

之事今游棍既盜名漏網復敢造謠貽害實屬目無法紀除行司轉飭地方官一體嚴拏務獲究辦外合行示諭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凡事須有實據不得以一人妄言遽信為真况迷拐男女之案上年未經傳教之實各省已間有其事彼時有能歸罪於教中乎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爾等切無聽信謠言自相惑亂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太子少保

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

節制通省兵馬銜兼理糧餉 曾為諭黔省各屬官紳

軍功加二級世襲雲騎尉 軍民人等知悉照得天主堂教士分赴各屬傳教係

奉諭旨准行該地方官務須厚待保護以期中外相安國民與教民同是中國百姓尤宜各釋猜嫌兩相和睦毋得彼此毀謗滋生事端倘團民因傳教而聚眾阻撓或教民恃奉教而妄行不法即由地方官提訊秉公究辦不得赴院赴堂輒行越控致干例禁又查和約內載天主堂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教士租買田土房屋建造學堂等件與售主公平買賣旁人不得任意阻攔以致釀事再傳教士到各處設堂講道從違各聽民便切

勿私相阻撓口角起衅自取咎戾為此申明和約出示曉諭各宜凜遵特示 八月初一日賞戴花翎

補用

府正堂特授台拱清軍府攝理遵義縣事加三級隨帶加二級紀錄四次周抄奉頭品頂

戴兵部侍郎貴州巡撫部院黎為曉諭事照得天主教係奉旨通行之件其教勸人為善原與別頂齋會邪教不同况黔省奉行已久民教相安此即無害地方之明証也上年因董隴齋匪滋事即飭拿獲首犯懲辦或恐餘匪尚多煽惑為患又經本部院出示嚴禁在案昨准李主教照會據布司鐸砂爾稟稱思南團紳張國膏餘慶拔貢陸煌等有藉本部院嚴禁齋

匪告示為名糾眾搶逐教民等事該紳貢等是否藉端滋事抑係別有起衅情節自應澈底究辦以安民教除行按察司札飭各該地方官先行設法解散一面查明起衅實情並將首倡逐教及乘間搶擄之人拿案訊究虛實稟請核辦外合再出示曉諭為此仰各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天主教為奉旨准行不在禁止之列且其教係屬勸善與別項邪教有間慎勿妄生疑忌滋生事端嗣後民教務須共敦和好各無猜嫌倘敢不遵無論民教有犯必懲本部院言出法隨決不稍為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光緒三年七月二十日按自同治十二年重修天主堂至教案完結教民各領賠款莫不趾高氣揚狡黠者羨之趨之若鶩皆倚教為護符而欺壓善良武斷鄉曲接踵而起以致釀成三次圍攻教堂之慘劇

八年六月炎帝廟齋醮演戲人民往觀者眾戲散後路經天主堂不知因何衝突眾人一闖闖進堂內齊聲呼打教士教民見人眾勢猛早已躲避幸地方文武各官速為防備立時齊集彈壓幸無大害堂中什物畧有損失教士飛報省主教撫憲得耗立派候補道袁開第來遵查辦竭力調解乃已郡守余上華縣

令張濟輝典史婁炳南皆坐疎於防範之咎

十年甲申八月十三日天主堂殺斃人民七人兩城罷市羣情大忿次日遂圍攻天主堂不終日毀平之自八年發生衝突後民教漸成冰炭教民不少斂抑平民則積怨蓄怒一觸即發幾有兩不相下之勢八月十三夜月明如晝街坊小兒在堂外羣聚嬉戲訛言打天主堂內教民出外吼阻互相鬧嚷來人愈聚愈眾教民即入掩閉大門殊好事之徒故意敲撲內中欲啟門慰遣殊眾見大門忽啟因一擁而入教民大怒持刀亂刺一兒即被殺死洞腹潰腸接連

又殺斃西鄉天台寺毛姓弟兄二人城中居民四人並開槍射擊協鎮池有連郡守余撰縣令趙文源倉皇紛至彈壓眾人環泣訴冤呼號痛哭之聲震動瓦屋溫言慰藉眾始散去然殺者橫尸纍纍地方長官恐再生變增兵鎮守次日兩城罷市空城而來欲與教堂為難齊集門外人山人海有如怒潮聲勢洶洶地方長官見人情憤怒不可遏抑恐激成巨變而天主堂又雙扉緊閉相持不下各長官與地方鉅紳籌商暫保護教士出險徐作後圖乃共往扣門入見教士請暫離以避其鋒教士恐半途為民眾所劫練軍

統領劉世旺力任保護教士乃乘縣令肩輿與協鎮郡守同行縣令典史及世旺步從其後直入府署避難是時教民早已遠颺各長官既去人民一聞而入呼聲震地俄頃之間將堂內外房屋悉行折毀片瓦無存並將七人棺斂埋於其中斯時教民星夜逃避其未及避者亦被殺數人陳尸於東門河岸家被抄擄者亦衆此誠遵義空前未有之慘案也教士雖往府署地方官亦不自安星夜派兵護送兼程進省城鄉教民徙避一空文武官同時會報至省人民亦紛紛上訴省憲隨檄候補道儲鶴翹來遵查勘後來交

涉如何完結因檔案無存末由詳細紀載始擬舉其梗概如此聞諸父老云此案因殺斃平民七命而教士無一傷害者停止其在遵傳教權十二年認給各尸家埋葬費而教民之被殺斃抄擄者亦各領卹金賠款有差

二十三年上憲檄委候補同知冉煥章至遵會同地方官出示曉諭軍民略謂西人在中國設堂傳教係依據條約此次恢復舊觀重修經堂爾等毋得妄為阻撓致干重究並召集各尸家剴切勸導每人發給安葬銀壹百兩擇日安葬自教堂折毀後遠近居民

多於此傾倒煤灰渣滓日積月累不十年遂高若邱山其地勢愈覺崇高云

二十二年二月御史陳其璋奏請嚴定教案處分摺四月十二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准軍機處鈔交御史陳其璋奏請嚴定教案處分一片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陳其璋片稱該地方官辦理教案向無議處專條故每遇議處時各國公使動輒懷疑致多口舌近來教案甚多地方官不善處置自應嚴予處分然不先定章程恐議重議輕既難見於洋人亦難保部中之無弊請飭下總

理衙門會同吏兵兩部先行議章程等語臣等查傳教既載條約則地方官均有保護之責每遇教案各國使臣據約特地要挾幾於無可收拾總由該管官事前既不能照約保護臨事又不能挈犯辦函致釀巨案若非嚴定章程不足以示懲儆該御史所奏誠為切要嗣後以案情之輕重為準近數年各省教案迭出地方官處分誠不能不明定專條第操之過蹙必至以規定處分之故縱教虐民反至積隙日深發機愈烈迨至衅端既起又自知一經窒議無望原情惟有束手聽參並不思力圖補救似與立法預防之



本意轉有防礙臣等公同酌議嗣後如更有教堂被毀之案除實係有心故縱釀成巨案貽誤大局者由臣部酌量案情隨時奏明請旨辦理外其事關倉卒竭力保護而勢有所弗及者擬請地方官照防範不嚴降一級留任公罪例議處其保護未能得力自屬辦理不善應查照歷辦成案以不應重公罪降二級留任例定議其武職處分兵部查近年各省教案迭出地方武職人員誠不能不定定處分章程今該御史所奏係為先事預防起見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遇有折毀教堂之案除有心故縱以致釀成巨案

者應由臣部酌量案情隨時奏明請旨辦理外如係事起倉猝迫不及防應將地方官照防範不嚴降一級留任公罪例議以降一級留任其保護未能得力自係辦理不善應照不應重公罪降二級留任例議以降二級留任俾示懲儆均候命下之日由臣衙門通行各直省各出使大臣遵照辦理得旨如所議行二十三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定地方官與教士往來事宜摺 二月初六日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定地方官與教中往來事宜五條其文曰天主教在中國各省地方建立教堂久奉國家允准奉行

茲因欲使民教相安便於保護起見議定地方接待教士事宜數條如下 一分別教中品秩如主教其品位既與督撫相同應准其請見總督巡撫倘主教有事回國或因病出缺護理主教印務之司鐸亦准其請見督撫攝位司鐸大司鐸准其請見司道其餘司鐸准其請見府廳州縣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禮相答 一主教應將所派當與官長交涉辦事各司鐸名姓教堂住處開單報明督撫以便飭屬照章接待凡請見地方官及專派辦事之各司鐸均應西人充當或有事西司鐸未能熟習華語可暫令華司鐸幫

同傳譯 一主教居住省外無事自不必遠赴省城請見督撫遇有新督撫蒞任主教更換或賀年節均准其向督撫修書或寄遞名刺致禮督撫亦如禮答覆至各司鐸更換新到應持其主教函據方可照品請見司道府廳州縣等官 一各省出有重要教案所在之主教司鐸等須轉請教皇託保護天主教之國之公使或領事官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或地方官辦理了結可先徑向地方官商辦了結以免多費周折該地方官遇主教司鐸等員來商應迅速和衷商辦擬結 一地方官應隨時曉諭約束所在平民

務與教民一視同仁不得挾嫌構釁主教司鐸等亦應勸誡教眾專心向善以保教中聲名俾令平民悅服如民教涉訟地方官務須持平審辦教主亦不得干預袒護以期民教相安得旨如所議行 自庚子義和拳之亂八國聯軍入京兩宮西幸辛丑回鑾鑒於已往恐民教再有相仇之事特降諭旨將此曉示天下以防患於未然 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禧皇太后懿旨國家與列邦講信修睦一秉大公厯年以來召見內外大小臣工必以講求時務聯絡邦

交為訓勉每於州縣等官必諭以朝廷於教堂教士一視同仁務須加意保護並勸導百姓常使民教相安切勿猜嫌多事此等告誡不啻三令五申乃各該衙門人員能仰體朝廷德意固不乏人其未能實力奉行亦復不少嗣後務當屏除成見開誠布公擇善而從相接以禮自能中外輯睦共享昇平豈非上安下全之大幸至各省民情不一究竟良懦者多往往有宵小奸徒輾轉煽惑造言生事遂至釀成教案多被株連後悔無及是在地方官平日與民相親隨時開導遇有民教爭訟聽斷持平毋偏毋激其有傳

習邪教如白蓮八卦等名目藉端惑眾本為法令所不容久已懸為厲禁務即申明曉示嚴切稽查有犯必懲以正人心而肅國紀著各省督撫一體遵照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三十二年因報紙攻擊外人民間謠言繁興中外互相疑忌朝廷特降諭旨以解釋之上諭敦篤邦交專在講信修睦朝廷與東西各國通商立約開誠布公固已情誼交孚毫無隔閡各國亦均稱歡洽親密有如中外相安實天下之所共悉乃聞近日以來訛言肆起適遇有不虞之暴動遂突起排外之謠傳市

虎杯蛇衆情惶駭推原其故必由奸人播弄匪徒煽惑或思離間我邦交或欲激怒我民心詭計陰謀莫可究結關係大局良非淺鮮不得明白宣示一釋羣疑方今時局艱難正賴列邦互相聯絡庶幾寰宇協和豈有自啟猜嫌擾亂治安之理我君臣上下惟當力戒因循勵精圖治以實心行實政期於漸至富強各處學生尤當深明忠愛爭自濯磨精修本業學成待用以儲楨幹之才應遵照奏定學堂禁令章程潔身自愛不得干預外交妄生議論總之團體原宜固結而斷不可仇視外洋之心權利固當保全而斷

不以違背條約之舉若士大夫宗旨不明愚民將何  
所倡導一匪人乘機滋事必致貽害地方經此次宣  
諭之後著各省將軍督撫嚴飭文武各官認真保護  
外人財產及範圍所有外國人民各教堂均應一體  
切實保護即遇不平之事應候官為理論如有造言  
生事任意妄為者必非安分守法之人即著趕緊查  
拏立行究辦倘或防範不力致出重情定將該地方  
官從重懲處決不姑容該將軍督撫等務即剴切曉  
示隨時約束懲前毖後防患未然用副國家輯睦友  
邦保安黎庶之至意欽此

光緒三十二年  
二月十一日

三十二年丙午身遵義南區教民種種不法官紳皆  
不敢過問既而鄉正亦以為言知府袁玉錫知縣張  
鎬會商駐防統領蔣一忠到南鄉團溪場掩捕教民  
余海波等五人詢明情形立即處斬人心大快數月  
之後掀然大波翻成巨案地方官幸免處分惟卹金  
千餘兩始克了事然自是教民之勢益驕橫矣

三十三年因各省時有教案朝廷特降諭旨宣示各  
直省將軍督撫嚴飭所屬官吏力為防範上諭保護  
傳教載在約章凡在內地之外國教士身命財產地  
方官均有保護之責近年來各省焚毀教堂戕害教

士仍復在所不免朝廷深為惋惜推究其故民教之不和多由官吏處置之未善從前歷經訂約載明安分傳教習教之人不得刻待禁阻又如中國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辦理是其界限本極分明著各省督撫迅將中國與外國所訂條約章內傳教各條摘要輯刊成冊分發各屬各官責令認真講習遇有外國教士交接之件遵照約章切實辦理至於平民教民同為朝廷赤子同受國家法律一切違犯法律及訴訟案件不分民教悉按定律持平判斷毋稍歧視假借俾各輸誠悅服並隨時剴切曉諭俾民教各

安本分勿相侵凌官吏能主持公道民教自化除忿嫉其有痞棍匪徒造謠播弄滋生事端者平時宜嚴加防範臨時須迅與消弭地方官吏不諳約章或顛預偏執或畏蕙因循以致釀成重案定于查究分別懲處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三十四

年外務部奏改正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摺竊前總理衙門奏明地方官與教士往來事宜一摺附繕清單五則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五日奉硃批依議欽此查奏單內開總主教或主教請見督撫司道府廳州縣其督撫司道府廳州縣各官亦按照品秩相答

等語彼時總理衙門議訂地方官與教士往來事宜原期有裨教務惟該主教等在華傳教本無官職之可言實非與督撫等官同其品秩近來地方官接納接待教士已與前此訂章之時情形不同且自該章通行以後該教士等竟有僭用地方官儀仗情事以致無知愚氓輒多誤會亦殊非當日訂章之本意亟應因時制宜以期妥協相應請旨將前總理衙門所奏教士與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按照品秩各節即行一體撤銷嗣後地方官與教士往來應查照約章以禮相待恭候命下即由臣部咨行各省轉飭遵

照謹奏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奉硃批欽此按各國來華傳教之主教司鐸神父不過年資之有淺深德行之有高下並無品秩之可言二十五年總理衙門不熟外情貿然定立地方官接待教士按照品秩章程外人得寸進尺教士公然僭用督撫儀仗以致惹起人民之疾視志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總理衙門諸臣其亦未之忍耶今幸將此章程改正不然則流弊不知伊於胡底矣七月地方人以盜牛之風日熾甚有活剝生牛皮者請禁於官知縣陳慶慈因出示禁止宰殺耕牛殊值出示之初教民夏某

仗恃教堂之勢仍然宰殺陳令即拘責之枷號頭門示衆當時該教司鐸為法人譚尚德即乘四人肩輿至署以惡言嚇官釋放陳令不允尚德出署即呼夏至前毀枷同步行以去陳令聞大怒即飭差役追捕及之重笞縲纒而置於獄羣情稱快然知不免於難乃約舉人徐大璠等赴省稟揭其誣法情節奉批事乃已附撫部院龐批查天主教無非勸人為善為本一切公件不准干預載在條約在案茲據遵義舉人徐大璠等稟稱該處教民膽敢藉教為護符無惡不作並敢恣意司鐸出頭干預實與約章不符仰洋務局迅即晤商主教嗣後無論大小公件教民不得干預致背約章地方官遇有民教交涉案件亦當秉公研訊無稍偏袒切切詞發仍繳

宣統元年民政部奏定頒行直省府廳州縣統計表

內有二表關係教會教民最為重要茲摘錄之於下  
直省府廳州縣天主耶穌教會教民分別統計表  
第二十七景教流行中國自唐以來傳習最久迨各國通商訂入條約內地教堂所在林立即偏鄉僻縣無不有各國神父牧師踪跡教徒既衆易生齟齬遂起國際交涉一大難端地方官吏均有保護之責不



能不有查核之法天主耶穌二教或又稱新教舊教其細別又分門分會不相統攝自應分別填註此外又有波斯希臘猶太等教雖傳習不多亦應附列表末以備查考直省府廳州縣天主耶穌教民職業分別統計表第二十八民教交涉大都起於無業游民或因事入教以求袒庇遂致唆聳生事既非吾國安分之徒尤失彼教勸善之意故調查教民尤以職業為要日人嘗謂世界文明日進則宗教勢力日退蓋宗教無不迷信失其迷信即失其存立之道觀信仰教徒職業之分別即以為文明程度之比例也

耶穌教

耶穌教一名新教與基督其初同出一源當歐洲西羅馬衰時教士之權日盛主教首領稱為教皇國內大權漸歸教皇掌握中國唐代時西羅馬國亡都城為教皇所據教皇死大會各主教共推一人嗣為教皇凡奉教各國全歸其統屬即位加冕均得教皇許可傳教教士給以俸祿如不守教規民必受戮國必被兵各國侯王無不惟命是聽行之數百年無少變易至明正德時教皇列瓦十世因府庫匱乏發賣教皇贖罪符券日耳曼人路德列教皇罪九十五條大

加攻擊謂羅馬教講解耶蘇書義大半謬誤用刑儆  
強人入教為異端邪說非耶蘇本旨且國家政治自  
有國君主持非教皇所得干預將耶蘇的書重新解  
釋別定教規名曰新教當時各國本苦羅馬教皇拘  
束因而從新教者風靡一時教皇大怒令各國侯王  
捕殺奉新教之人無奈其教已盛行不能終止從此  
新教舊教互相攻殺擾攘數十年卒定兩教為平等  
從此教皇勢力稍殺然猶據羅馬都城作威作福貽  
普法戰爭當中國同治九年法國保護教皇之兵撤  
回義大利乘勢派兵奪取羅馬地方建為都城教皇  
勢力乃一落千丈至今僅能統屬教內之人行政大  
權各國自主教皇不得過問

### 耶蘇教入中國

自道光二十四年以後始然而教規最嚴從不干預  
地方公事故各省從無鬧教之事惟從前中國人不  
諳外情凡有民教爭鬧之事對於外人概以西教目  
之以至光緒庚子義和團之亂惹動八國聯兵結果  
賠款四萬萬古今中外所未有之大教案今故分著  
於篇俾後來者知所識別焉 導義耶蘇教始於光  
緒初年在新城租賃民房宣傳教旨今已購地於丁

字口大街建築福音堂各縣尚未徧設當光緒庚子  
以來頻年饑饉中外慈善家捐款賑濟遵義亦分得  
賑款當散賑時兩教堂內文牧師白司鐸均躬親施  
放不辭勞苦平時又多與地方人士往還任人參觀  
從不干預訟事故地方無不優待此外尚有希臘  
教猶太教惟猶太道  
民奉之等派尚多因與郡各屬無關故  
不類列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一

法制 地方自治 選舉議員 警察 郵政

古之有事於天下者法度制令各順其宜故禮有修  
法制之文其欲求窮變通久之道乎然自來之施於  
事者無不燦然雜陳遵義向宥於楊氏汙萊日久不  
比中州一旦改土向明暨沐浴教澤庶令談條教者  
有所資焉適今新政初更風草傾偃自不能無所紀  
載儕等鴻業故於前志外增法制焉

地方自治

上諭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一 法制

一

諭憲政編查館奏核議民政部奏城鎮鄉地方自治  
并另批選舉章程一摺地方自治為立憲之根本城  
鎮鄉又為自治之初基誠非首先開辦不可着民政  
部及各省督撫所屬地方官選擇正紳按照此次所  
定章程將城鎮鄉自治各事宜迅即籌辦實力奉行  
不准稍有違誤猶須將朝廷惠愛閭閻官民共濟之  
意剴切曉諭使知地方自治乃輔官治之所不及仍  
統於官治之內并非離官而獨立之詞周之比閭族  
黨漢之三老嗇夫其來自古惟選舉自治之職員責  
在州縣而選舉州縣責在提督官紳皆得其人方能

有實效而無弊此外憲政隨奏定各衙門應歸第一  
年籌辦之事已據陸續具奏至明年以後所有分年  
應行籌備各事宜并着內外各衙門按限妥籌次第  
舉辦毋得始勤終怠疲緩延擱以致遺誤實行立憲  
之期用昭大信而慰民望欽此

奏稿 憲政編查館臣奕劻世續張之洞鹿傳霖那  
桐等奏臣等查地方自治之名雖近說於泰西而其  
實則早已根莖於中古周禮比閭族黨州縣之制即  
名為地治者實為地方自治之權輿下逮兩漢三老  
嗇夫歷代保甲鄉約相說未絕即今京外各處水會

善堂積穀保甲諸事以及新設教育會商會等無非  
使人民各就地方聚謀公益遇事受成於官以上輔  
政治而下圖輯和故言其實則自治者所以助官治  
之不足也民生所需經緯萬端國家設官董治挈其  
大綱非獨政體宜然實亦勢有不逮若必下涉纖忽  
悉為小民代謀設官少則虞生其叢脞設官多則必  
至於煩擾況山國澤國利害不必悉同好風好雨嗜  
欲尤多殊異強以官府之力行一切之法意本出於  
愛民而愛之者或反以為不便北宋用青苗法亂天  
下而朱子社倉用意與之相仿乃為法於後世者一

主以官一主以民之故也言其名則自治與官治相對待而言也無官治則無所謂自治猶無二物則無所謂彼此自治之事淵源於國權國權所許而自治之基乃立由是而自治規約不得抵牾國家之法律由是而自治事宜不得抗違官府之監督故自治者乃與官治并行不悖之事絕非離官治而孤行不顧之詞惟立憲國之所異者彼於官治自治之限國家鄭重剖析勒為法典上下相信守之不渝民固不得奮私智以上瀆而官亦不得擅威福以下侵用能互相系屬而齟齬不生各守分限而責任亦無所貸於

是乎特立地方自治之名使與官治相倚相成而自治與官治乃有合則雙美離則雙傷之勢矣查民政部所批章程深得此意列具各條均能綱舉目張惟茲事關係憲政根本循名責實不厭精詳臣等復悉心攻求再三討論增改釐訂務求完備周密批訂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凡九章都一百十二條其原奏自治選舉悉照諮議局選舉章程辦理一節查諮議局議員選舉係用複選制度現在自治職員選舉宜用單選制度繁簡各殊一切規制勢難通用且選舉人不分等級尤易使刁紳劣監要挾平民冒濫充選

殊非為興利除弊之道是宜必設自治選舉章程以求適合茲并一律釐訂謹臚舉大要及預行嚴防流弊之處為我皇上縷晰陳之一明示自治名義也新政權與事端既多創舉名義不免創設若或望文生訓籠統誤解以自治為不受管轄之意不獨失國家馭民之柄而無識官吏或談虎變色陰為推阻以隳憲政之基名之不正則生心害政在在堪虞設於草首特為標明使人皆瞭然知地方自治之真意庶上下相疑之患可以無慮二劃清自治範圍也地方自治既所以輔官治之不及則凡屬官治之事自不在

自治範圍之中查各直省地方局所向歸紳士經理者其與官府權限初無一定於是視官紳勢力之強弱以為其範圍之消長爭而不勝則互相疾視勢同冰炭近年以來因官紳積不相能動至生事害公者弊皆官民分際不明範圍不定之所致今既令人民自治若再有此種情形憲政前途何由日進是以特將自治事項指實條列別為欸目俾一覽而知其範圍之所在此外非國家之所許即不容人民之濫涉經理在民董率在官庶得相倚相成之意而膠擾可

以不生三慎重自治經費也萬事非財不舉地方自

治不能動用國家正款則於舊有公款公產而外不能不別開籌措之途然若漫無制限則浮征濫費勢所難免而甚者會歛逾等或至與國稅相妨則尤與自治宗旨相反茲故特於經費章內明定收捐之制而仍歸以定率以至管理徵收預算檢查俱各詳示準繩乃隨時報由地方官覆核所以防逾濫虧蝕之弊而期有餼廩稱事之實四責重自治監督也自治之事既淵源於國權即應受監督於官府法理皆然無待繁稱所慮官不知所以監督之道寬猛一失其宜不獨妨害良民自治之機亦且有長姦啟侮之漸

茲故以監督重權上寄於民政部及各省提督下畀於地方官吏並確示監督條款特訂自治職員罰則俾得按守其責無敢非懟庶自治區域雖多而一一就我準繩不至自為風氣自治職員雖多而一一納之軌物不至紊亂紀綱以上臣等區區之愚反覆核議尚多流弊謹將核定地方章程并另批選舉章程分繕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擬請明降諭旨欽定頒行俾昭法守臣等更有請者以本鄉之人辦本鄉之事情親地近功效易見而弊亦易生選舉苟不得人則借公濟私把持壟斷將利未形而害先見余在



地方州縣於監督選舉時慎之又慎必使當選者皆得正人乃能獲相助為理之益然州縣若不得其人仍難經理得宜而收實效故其根本尤在督撫之善擇州縣應請旨飭下各提督慎選牧令嚴切誥誡所選之人皆合資格不得使品行悖謬營私武斷之徒濫廁其列以期扶持善類屏黜奸豪仰副朝廷揚清激濁好惡同民之至意再地方自治事宜既屬創辦端緒紛繁若各省無提綱挈領之處為之主持則各該地方官遇事無所稟承辦理恐滋貽誤擬由臣館通行直省各就諮議局籌辦處直令兼理地方自治

應籌辦事宜以資擘劃而利推行俟地方自治辦理粗具規模再行一律裁撤用節糜費所有核議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批選舉章程各緣由理合具陳謹奏

遵義縣

宣統二年設自治研究所既成於三年城鄉議事會均成立

城議事會 建於府署右側議員二十名李道堃選

為正議會長曹青照選為副議會長改經費局為自治公所舉傅天鑒為總董

鄉議事會

東一區 設自治公所於老蒲場議員十二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東二區 設自治公所於哪吧場議員十二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東三區 設自治公所於禹門寺議員十六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南一區 設自治公所於深溪水議員十二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南二區 分上下區 上半區設自治公所於三公河

議員十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下半區設自治公所於尚稽場議員十四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南三區 設自治公所於南北錦場議員十六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南四區 分上下區 上半區設自治公所於龍坪場議員十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下半區設自治公所於團溪場議員十六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西一區 設自治公所於八里水議員十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西二區 設自治公所於鴨溪場議員十六名鄉董

一人鄉佐一人

西三區 分上下區

上半區設自治公所於楓香壩

場議員十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下半區設自治

公所於泮水場議員十二名鄉董一人鄉佐一人

北一區 設自治公所於九龍山議員十二名鄉董

一人鄉佐一人

北二區 設自治公所於板橋議員十六名鄉董一

人鄉佐一人

北三區 設自治公所於高坪場議員十四名鄉董

一人鄉佐一人

續導義府志 卷三十一 法制

正安州

宣統二年以自治研究所畢業生鄭宗元周致祥

籌辦選舉九月城議事會成立

城議事會 假城東豫章會館設立董事會議員二

十名陳德鑒選為正議長賈奎選為副議長會長舉

李昌渭為總董

鄉議事會 北三區韓惠宣等於宣統三年稟請開

辦鄉自治舉王寅亮為議長吳九成為鄉董韓紹驥

為鄉佐旋停

桐梓縣

宣統二年設自治研究所三年城議事會成立

城議事會 就縣教諭署改設董事會議員十六名  
畢清源選為正議會長馬志綱選為副議會長舉鄧  
明鴻為總董

綏陽縣

宣統二年設自治研究所三年城議事會成立

城議事會 就東街吳家院子設立董事會議員十  
六名李煥榜選為正議會長張學恆選為副議會長  
舉 為總理

仁懷縣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一

法制

九

宣統二年設自治籌辦處三年城鄉議事會均成  
立

城議事會 就火神廟設立董事會議員十八名田  
荆舉為正議會長周甲之舉為副議會長舉李秀森  
為總董王文垓為副董事

鄉議事會

第一區 設於二合樹議員八人張汝賢舉為議長

第二區 設於茅壩萬壽宮議員八人黃光潔舉為  
議長

第三區 設於桑木場議員八人鄧永香舉為議長

第四區

第五區

選舉議員

光緒三十四年京師設立諮政院各省設諮議局  
貴州議員額定三十九名遵義府屬選舉當選人  
六名

宣統三年選舉諮議局議員六人

牟琳 遵義

駱文驥 遵義

蔡錦 遵義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一 法制

十

金貢三 桐梓

杜希陵 遵義

陳大經 綏陽

後補三人

田復宗 補牟琳缺 遵義

魯瀛 補駱文驥缺 遵義

丁註 補杜希陵缺 綏陽

宣統三年選舉諮政院議員一人

牟琳

商會

農會 均未設

警察

遵義縣

宣統二年設警察教練所於桃源山三年改為警務總局委湖北人唐璇階為警務長設四分局城內祝釐寺馬王廟城外東獄廟油匠廟巡兵一百名繼減為八十二名站岡位四十處繼減為二十八處

正安州

宣統二年設警察教練所於雷祖廟三年假山西會館設警察局委任國屏為警務長巡兵三十名岡位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一 法制

十一

十一處

桐梓縣

宣統元年設巡警教練所於炎帝宮二年改廢典史署為警察局委巡警畢業生趙宗藩為警務長設派出所五處每所巡長一員巡兵十六名輪流梭巡未設岡位

綏陽縣

宣統元年設巡警教練所於吳公館故址二年改為警察局

仁懷縣

宣統三年設巡警公所於蕭曹祠委陳在新為警務長設派出所四處一中字卡一丁字口一街口一城隍廟右側每所巡長一人巡兵十六名未設崗位郵政

光緒二十二年一月戶部奏開官郵政局二十三年正月諭飭各直省興辦

三 遵義府設郵二等郵局四代辦所二十五野外信櫃

遵義縣二等郵局在新城光緒二十六年設

桐梓縣二等郵局在松坎汎光緒二十七年設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一 法制

綏陽縣二等郵局在縣城光緒三十三年設

正安州二等郵局在州城

桐梓縣代辦所在縣城 仁懷縣代辦所在縣城均

三十四年設同時並設遵義縣鴨溪仁懷縣茅臺兩

代辦所

仁懷縣安順場溫水兩代辦所均宣統元年設

遵義縣板橋刀靶水團溪復興場正安州新州桐梓

縣石牛關新站七代辦所均宣統三年設

遵義縣尚溪龍坪深溪水火燒舟綏陽樸老場鄭場

土坪旺草仁懷縣長沙場鱘水東皇殿大同場

即大洞場

十二處代辦所 遵義縣南白錦即懶板梭桐梓縣清水  
溪仁懷縣猿猴野外三信櫃皆宣統以後設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二上

藝文 目錄上

漢書志藝文分別各家詳綴書目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其有文詞優美應入記載者則散見於紀志列傳之中體例最為完善後世方志純乎史體本應奉為準繩乃歷考各省方志皆不列目錄僅載文詞又漫無限制其繁蕪者皆占本書過半之多識者久引為詬病推其癥結所在或因地居僻陋化缺絃歌著作稀聞未能成卷抑或文風丕振不乏傳人然而年湮代遠私家之藏非亡則秘搜羅鉤稽良非易事比歷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一

來方志不列總目惟載選文之所由來也前志亦援斯例未經彙集書目以鄭莫兩先生之博極羣書非不能遠索旁搜為地方增文化之色無如黔中開化甚晚自漢迄明二千餘載欲求著書宏富成一家言者寥若晨星有清一代頗有通人然在乾嘉以上四部之內亦惟工詩文者獨占多數而已自道光中鄭子尹先生崛起始能闡明古學大昌厥緒於是作者聯翩繼起典章文物燦然美備郁郁乎與中原大郡稱雄意者山川之靈氣鬱久必舒殆有天意存其間乎近代各省所修之志多本章實齋先生不以選文

為藝文之說用漢書體例專載著書總目其篇章則散見於各門或別為文徵久已沿為成例故今纂此志即用其體以目錄冠首不分四部依著述諸家時代為先後無論其書現存與否必舉其名至於文詞則除散見各門外擇其尤精粹者畧依文徵之例附於目錄之後因時因地各制其宜具有苦心大雅君子幸勿譏焉

爾雅注

漢舍人撰 趙旭輯 舍人本末詳前志其書已佚

茲為趙旭所蒐輯者 黎庶昌跋 爾雅捷為文學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二

注就余所見知者有余蕭客本有臧庸本有王謨本有馬國翰本有揚州女士葉心蘭本並曉峰而六六家惟馬氏玉函山房本盛行於時其題銜直曰漢舍人撰張孝達書目答問從之是不可以無辨馬序云文選羽獵賦注引爾雅郭舍人注張澍蜀典謂即與東方朔同時待詔為隱語被榜呼暴之郭舍人也此其題銜所據不知朔傳曰倖倡郭舍人陸氏釋文曰捷為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其為兩人甚明所載官階名字詳而有徵缺者獨一姓耳馬氏知其不可通從而為之詞曰博考漢時官階當是初為郡

文學後補太守卒史以能談諧善投壺入為待詔舍人上銜甫以舍人為名此又以舍人為官前茅後盾進退兩無所據史記褚先生補佞倖傳祇言郭舍人發言陳辭令人主和說不謂如東方朔之好古傳書愛經術也漢世同名甚多如安國延年勝之之類未易枚舉要之舍人或姓郭或不姓郭俱未可知當從闕如之義今直斷以為即倖倡之郭舍人則大誤矣廣韻以舍為姓亦是望文生義或又以為即茂陵郭威亦非何者依漢代上書例推之應題作健為文學卒史臣威不當云舍人也况西京雜記於牂柯盛覽

作合組歌列錦賦一文一詩皆詳記不遺豈有健為舍人注經三卷反不一及之理茂陵遠在三輔與郡國自除之例更不合是又不待辨而自明矣余向疑四川嘉定為漢健為地城外有爾雅臺或即舍人注經之所考蒼溪漁隱叢話謂嘉州烏牛山在水中昔郭景純注爾雅於此有臺在焉四川通志亦云郭璞巖在烏尤山上有爾雅臺相傳郭璞入蜀注爾雅於此又王十朋詩云隱迹江山郭景純學兼儒伎術通神蟲魚草木歸箋注何害其為磊落人據此數說是宋以前亦未有以爾雅臺屬之舍人者然則遵義府

志定舍人為郡產並非借才異地奉為樂祖其又為  
疑 鄭知同序作爾雅稽存

合組歌列錦賦

漢盛覽撰覽字常通牂柯人見前志

按盛覽為牂柯名士鬱縣亦隸牂柯故前志以舍  
人與盛覽居列傳之首而兩人皆有著作雖僅存  
零帙獨見標題皆可寶重故次爾雅注之後用識  
文化之所自來焉

趙高峰詩集

宋趙高峰撰高峰桐梓人官長沙太守見前志集已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四

佚

明哲要覽

元楊漢英撰漢英播州宣慰使本末詳前志書九十  
卷

桃谿内外集

元楊漢英撰書凡六十四卷

按元張起巖華峰漫稿有題楊宣慰雲南頌後詩  
一首袁桷清容集題跋內有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一篇有書姚牧菴贈楊安撫樂府一篇漢英所作  
之雲南頌訓子詩想必在桃谿集內其著作所以

斐然可觀者蓋宋亡時蜀中文士逃居於播者頗多漢英又篤尚文學禮接賢士朝夕居處濡染甚深故兩集能如此宏富觀此諸篇知當時諸名人皆推許漢英甚至而漢英之文武兼資與名流酬酢贈答一洗邊徼固陋頽蒙之習溯播中文化之進行不得不推漢英為嚆矢也 附錄張起巖題

楊宣慰雲南頌後詩一首 揮戈如筆筆如刀帥

閩文場有此豪絕域建功追定遠明時獻頌效王

褒風雲慶會扳鱗貴竹帛光榮汗馬勞更草新銘

刻銅柱不須辛苦學離騷

按張起巖字夢臣濟南人元延祐己卯進士仕

至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穆著有華峰漫稿

附錄袁桷楊

安撫訓子詩書後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

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

為無聞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顏柳若包孝肅司馬

文正庭詰儼在至諸孫而靡傳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夫豈徒盲哉播州楊忠宣公其子錫爵作詩訓

示韋玄成之詩有曰於戲後人惟肅惟謹無忝厥

祖以蕃漢室公之詩有焉今宣撫君盛年執講問

學日績金玉厥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

世家實為有光尚勉之哉則忠宣公實不朽矣

又書姚牧菴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 大德末  
年稱以史屬預修成宗實錄於時承旨姚先生實  
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即  
燦然與班馬並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需以成者思  
播楊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執筆尤致意焉  
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旗世領夔州羈縻之州當蜀  
破時一時名士感往依之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  
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之心  
是所謂立賢無方則凡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所  
侯之子頤正君來都溫慎儒雅與之論前朝事悉

纚纚不絕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以歸之 又按

牧菴所贈漢英樂府今檢牧菴集未載考四庫提要  
牧菴著作宏富後亦散亡今四庫所存之三十六  
卷係由永樂大典搜集而得故失載之詩文頗多  
以牧菴負一代之重望其集亦歸湮沒若非永樂  
大典多有收錄則所遺更屬寥寥又何怪漢英所  
著之明哲要覽枕谿內外集全無一卷存在也

保全集知命集

明鄒公敢撰公敢

字失其

其先本江津人前志有傳隱

居真州長官司即今正安州也後易名公瑾號保全

居士又號知命翁故所著有保全知命二集

按播雅陳空谷詩小傳論曰郡自明萬歷庚子設流官視諸夏自秦晉楚粵諸邦及蜀郡州縣之人或徙占或僑寓或避者安張李難來者稍稍成聚今日士家名族溯其初率自彼時著籍故如空谷諸君迹雖近似流寓既為別子實即郡人體例因地制宜匪同假借他產又黔詩紀略稱前輩方州耆舊諸集例不收流寓而僑焉以終者每與本著同編矧貴州士家名族概自外來溯厥肇遷縱以他貫而既為別子何異鄉閭故明鄉獻許副使一德之言曰黔自國初創置行省與諸蕃迥異我皇祖見獠夷盤據叛服靡常詔以江南諸郡良家量徙實邊又令各省商民隨牒附籍職此成一都會以故名雖編氓實則流寓而已今亦舍暫寓不甄其寓而終者即按時代次序綜觀兩說宗旨畧同故今臚列諸集即本此意其先雖僑寓而終於本郡傳嗣子孫及雖移別處而為本部著姓者皆在搜羅之列非此則概不登錄以示限制焉

滄浪童子集

明何敏樹撰敏樹播州長官司人

即遵義縣前志有傳當

正德中楊氏名欲興文實忌州人有學敏樹警敏能詩恐觸其忌浪迹山水以終前志亦稱其寄興詩歌飄然有出塵之致

增補金鏡錄

明傅天鎮撰天鎮字繼屏桐梓人前志入藝術傳通經史嘉靖間以名醫聞年至百歲川撫劉某素重其名為梓行此書

手驗方

明傅天鎮撰

求志軒集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八

明程生雲撰生雲字古愚遵義人崇禎間拔貢官至副使事蹟詳前志

平水集

明陳啟相撰啟相字枚菴本富順人崇禎間官御史事跡詳前志鼎革後為僧居遵義臺山寺自稱掌山老人以其地在平水里故其集名平水集其書多至數百卷四川經籍志及貴州通志皆載之今多散佚按平水集有序已見前志

紫雲休暇集

明陳啟相撰



按啟相所撰有瀝膽將軍遺事記或係平水集中之一篇且前志已錄入故不載

摩詰詩評

明陳啟相撰

祀襲壯義勒

明袁蕙芳輯蕙芳字瑞芝仁懷人諸生襲威遠指揮僉事其父鑿死奢崇明之難

事跡詳前志

蕙芳彙集死難

時事及題叙哀恤諸文以成此編其前有序文二編前志已錄 鄭之僞題壯義勒詩一首 竹瓦天昏

鼓聲死銜鬚噴賊賊魄褫生不食爾鬼食爾嗚呼明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

藝文目錄上

九

威真壯士郎君縞衣拔刀起大呼殺賊髮直指先斬  
蟻祖後及蟻何物蠻種乃生此一骨鞭爾一萬箠歸  
告其父酹賊髓去掃紅土變赤水嗚呼僉事真孝子  
我觀壯義勒掩卷三歎息當年渝播失復得論功大  
半袁氏力豈獨夷鼎照鄉國况聞八道平陽時明威  
伯子勳已奇水牛塘邊大酣戰至今名著學語兒忠  
孝之義鍾一氏此勒與天同不毀嗚呼國家多得袁  
氏父若子安有四海金甌破張李

春秋講義

明傅爾訥撰爾訥桐梓人天鎮孫崇禎間歲貢官貴

州鎮遠知縣前志有傳

按爾訥著此書有貢生覃自重為之助成自重亦  
見前志

居易堂集

明傅爾元撰爾元字澹方爾訥弟崇禎時拔貢四川  
提學使錢邦芑目為蜀才第二為選定其集刊行原  
詩久佚播雅僅錄一絕邑子趙旭搜得其不完本然  
亦尚存二百餘首黔詩紀畧選錄五十首稱其詩涉  
筆生硬情味稍乏而稜稜風骨故自不凡

按爾元前志無傳惟有傅元和傅爾訥傳考趙旭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十

所作傅爾元傳則爾訥爾元皆係元和之子前志  
爾訥列傳反在元和之前兩傳皆不叙明其為父  
子而又不載爾元趙旭之傳於傅氏世系最為詳  
晰今附錄於此以補前志之遺漏焉

趙旭傅明經  
傅爾元

字澹方崇禎中拔貢學士錢邦芑評為蜀才第二  
祖天鎮字繼屏通經史年百歲以名醫聞著增補  
金鏡錄手驗方川撫劉某為侵行父元和字商梅  
萬歷辛酉拔貢天啟甲子副榜知廣西桂平教士  
愛民振興學校賦役平均邑人祠祀焉遷雲南雲  
州知州時流寇亂督師王應熊以全川人才第一  
薦貴州督糧道監軍加布政司參議叙馬瀘永兵  
備道九載遷雲南按察使兼布政使崇禎帝賜勅  
書有云先著祖鞭九載獨攬甲冑旋膺周翰三軍  
共仰威名其梗概可見兄爾訥亦官知縣有聲明  
經具經世才足跡半天下顧兩滯京華迄無所遇  
旋際滄桑歸隱鄉里奉事重闈以詩酒自娛而忠

義之心往往流露卒年三十五使天稍假之其成  
就當何如哉著有居易堂詩文制藝各集久佚  
於發丑初始得其詩稿原編五卷乃其師錢開少  
邦芭所選錄卷一故無五言古及序計存七古近  
體騷體詩餘共二百餘首字多闕爛逐錄其可屬  
讀者一百二十首明經子名之璧至孫而無傳僅  
傳此耳其世父元勳弟爾謙有文武才與元勳子  
爾才爾默皆不得其著作元勳字鼎銘庠生貌極  
偉天啟間奢賊破城陳慨從戎設計破賊熹宗嘉  
其功召見賜酒授三圍營副總兵爾才歲貢生字  
篤生知湖廣會同縣有惠政人稱德母為立去思  
碑爾默字畿先諸生禦着賊被難爾謙字六吉號  
搗仙一字若虛又稱若谷髻年割股愈母十八得  
歲貢隨父破賊有功官湖廣淑浦知縣遷兵部職  
官司主事永明王賜勅有云伏虞林泉永抱張良  
之痛抗懷擊揖饒具仁傑之才爾其益勵奮力偁  
大義以挽未昧之人心廣聯絡以鼓擊周之將士  
永明亡遂歸隱不出年八十五卒定邊令年從周  
贈聯云起鳳臺前真宰相卧龍岡上老神仙李知  
山專乃其弟子贈詩云問字客來千里外考槃人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十一

在萬山中今太平塲側之坪土南有起鳳臺即爾  
謙葬處北有卧龍山寺即爾謙禪棲處也旭高祖  
母傅太宜人乏祖庠生爾誠為商枚公  
第三子追念淵源不勝世家淪落之感

歷代忠臣殉節錄

明牟奇撰奇遵義縣人崇禎時從楊嗣昌著軍功官

驃騎將軍前志有傳

賣關愁集

明談亮撰亮字晉若本四川富順縣人明末避亂來

遵義家平水里事跡詳前志所著詩文集數十卷大  
半湮沒此其集中之一種

西山樵史集

陳彌高撰彌高本江西瑞州人由進士官雲南甲申入播隱沙溪里楓香壩後隱西坪之碑底子孫繁衍事跡詳前志

紫霞山莊集

程崇撰崇字德河生雲子康熙己酉解元所居曰紫霞山莊故以名集焉

舊遵義府志

程崇等纂播雅稱康熙乙丑崇偕同郡劉沛曾先祖唐介石羅士柏楊布震萬人英王夢麟年從周陳我聖周之闕凡十一人纂府志三十三首而崇為纂首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十二

遺稿已湮

易經辨義

楊應麟撰應麟字吉庵正安人先世湖北麻城明末徙居正安究心易理晚年著成此書凡三十五卷

舊桐梓縣志

李晉撰晉字冀一桐梓人康熙甲子鄉薦官廣東靈山知縣博學多通纂此志詳簡有法雍正間邱仲胆重修即據此為藍本

伴鐸吟

李晉撰皆謁選以後詩凡七十六首

萃奇堂詩文鈔

李晉撰凡四十二篇趙旭搜得皆晉所手書者以貽  
鄭徵君採入播雅

遵郡紀事

張為政撰為政遵義人諸生

明日悔集

羅兆姓撰兆姓字鹿游遵義人康熙初歲貢事跡詳  
前志播雅稱其著作沈雄鬱挫揮灑自如為遵義詩  
人之冠冕

覆瓿集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十三

北上集

閩石集

均羅兆姓撰

北山詩文集

李先文撰先立字卓庵號北山遵義人康熙甲戌進  
士任直隸知縣事跡詳前志播雅稱其文宏深博厚  
詩亦具沖穆之氣從學養中流出

白雲詩集

李專撰專字知山號白雲居士遵義人康熙丙寅拔

貢

貴州通志  
選舉失之

事跡詳前志播雅稱其詩豪宕不羈盡

去雕飾獨抒性情如白雲在空自舒自卷飄忽變化  
毫不任力詩凡十卷黔撫常安為叙而刻之行世  
北游咄咄草

羅其昌撰其昌字復仙號裕庵遵義人康熙丙戌進  
士仕至大理寺卿事跡詳前志

冀北小草

湘江筆餘

湘江應酬草

官遊偶吟草

均羅其昌撰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

藝文目錄上

十四

學庸講義

李孟生撰孟生字景文遵義人諸生篤志於學言笑  
不苟後進多出其門

雙梅堂詩文集

傅之奕撰之奕字嗣期爾元姪趙旭爾元傳中弟爾謙之子康熙

癸巳舉人甘貧嗜學著述甚多

四書講義

麟經全旨

均傅之奕撰

尚書約旨

陳仔撰仔字肩樵綏陽人康熙己酉鄉薦前志稱其博學尚氣著此書凡六卷

自娛詩草

李翔撰翔字集思號恒齋又號天逸子北山先生之子雍正歲貢官荔波教諭播雅稱其性情耿潔不愧象賢才名為眾所推挹

北山年譜

李翔撰此書載其父北山先生一生行蹟前志引用書目曾採及之

或翁集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一上

藝文目錄上

十五

蘇鯤撰鯤字南溟父霖泓雲南鶴慶人雍正間知遵義府貧不能歸遂籍遵義播雅稱其詩清穩可誦

遠游草

羅煜撰煜遵義人廩貢生

柏林遺草

周毓元撰毓元字大乾遵義人雍正甲辰進士任河南嵩縣事跡詳前志播雅稱其詩溫柔悱惻適然自遠惜早卒未盡其長

拾遺集

談宣撰宣字師陸亮子雍正甲辰舉人事跡詳前志

播雅稱其祖父皆能詩又為羅鹿游壻薰漸者素自標幽格絕句尤含毫意遠每得唐韻獨無古體知屬散亡惟有贈鄰居五古一首良可惜也

### 巴塘雜紀

談宣撰 按宣宦四川曾至巴塘其詩集載巴塘夜詩一首故有雜紀之作

### 雪鴻草續草

傅同形撰同形字肖野號鶴亭之夾子貢生播雅稱其性高曠博覽嗜吟游歷半天下仁懷土城袁氏其外家樂其山水之勝借居開雲草堂嘯咏以終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十六

### 鹿坡詩集

王親賢撰親賢字丹生遵義人諸生有文名剛腸疾惡將貢為有司所屈避逮走蜀中易名仙葉卒學者私謚文烈先生

### 敬亭詩文集

唐惟安撰安字汝止號敬亭雍正丙午舉人任安徽涇縣歙縣事跡詳前志家有怡老亭告歸稱怡老亭主人播雅稱其詩和平懇至又稱趙青藜謂其在涇時詩為安易之白傅於歙則激之鬱之使底於工部而性以益摯情以益長皆確論也



敬亭詩餘

唐惟安撰

游子吟

唐惟安撰皆其留歛時作凡一卷邵泰稱其春游女篇感託婉曲唱歎深長有風騷餘音

半山草堂集

唐惟格撰惟格字君來惟女弟播雅稱其少有奇童之稱年十二補弟子員一應省試即絕意科目徧歷諸兄官署游覽名勝興至揮毫每壓能者生平著作甚富皆燬於火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十七

蘭林遺稿

王所師撰所師字公一號蘭亭事跡詳前志雍正己酉舉人官直隸大名縣以清廉稱

醉吟集

陳中簡撰中簡字仲仁婁陽人國子監生

湖洋詩文集

鄭瑄撰瑄字獻虞遵義人乾隆己未進士子尹先生之族曾祖官黃平學正事跡詳前志所居在府西湖

洋水上故稱湖洋集

插雅其後喬今微恙業未藝廿年前至其家神櫥中見所著湖

洋詩文集寫稿盡微溼枯著手不得懺臆置之賴先大父手跡一裹先君

徒時捫負與俱迨珍少具

知識一一檢視乃得先生詩數首又借以見澄澹遺事非其精神皆有不可磨滅者耶惜此外更無隻字也存

### 詩法覺來

王以中撰以中字敬齋

前志作敬齋播雅作敬齋

號坤峰所師姪

乾隆癸酉舉人官四川筠連縣事跡詳前志

杜陵長律注

復靜琴譜

文律要津

學庸講義

均王以中撰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十八

筆峰詩集

李涵侯撰涵侯北山先生孫乾隆己卯舉人播雅稱

其後裔遷蜀僅得數篇迥非細響

蔚庵集

李映林撰映林字蔚庵乾隆時歲貢前志有傳

六書啟蒙

李鳳翱撰鳳翱字吾孟生姪孫乾隆甲午舉人事

跡詳前志播雅稱其淹究經史肆力詩古文詞每一

操觚必有關於人心風俗而其淳朴雅茂之氣尤得

之涵泳洛閩為多

讀史論

苗爾雅

讀杜心解

戊己編

覺軒雜著

遵義科名錄

遵義紀聞

均李鳳翽撰

漢芝詩集

唐金撰金字緘之一字漢芝惟安子乾隆戊子舉人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十九

任山西屯留縣事跡詳前志播雅稱其品學具有本末為文章光黜黜然詩力追韋柳恬深勁秀脩然遠俗同時黔人之能詩者甕安傅竹莊玉書之學杜猶酉樵法賢之學韓玉屏田康侯均之學蘇陸漢芝皆以為莫逆交稱一時騷壇之盛而以四家造地較之猶不如傅傳不如田田不如唐蓋漢芝於詩品固先勝而其寢饋伐洗之深尤非恃才氣矜風格者所能及也惜卒官後其稿盡亡零星掇拾殆一毫芒耳然亦足見全豹矣

按播雅於漢芝詩推挹甚至謂在傅田猶之上其

集雖亡然播雅所載尚有四十二首足備一卷故仍列之目錄中俾精研詩學者有所考鏡焉

### 寒碧亭稿

唐錕撰錕字怡堂金從弟乾隆丁酉拔貢播雅稱其家郡郭北芙蓉江上性澹泊不慕榮利環宅種竹數千竿每盛暑坐卧其際清飈徐來鏘然夏玉夕陽倒影綠雪續繙因結亭名寒碧鑿池引澗雜蒔花木吟嘯終其身故其詩多蕭然塵外之趣同時一門羣從漢芝則神骨蒼堅怡堂則意味閒遠可謂競秀也已

### 城山堂集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二十

徐錫鬯撰錫鬯字對揚諸生父階平為正安史日遂家遵義鬯博學能文前志有傳

### 斌齋集

王恆撰恆字久也遵義人乾隆乙酉鄉薦仕至浙江金華府事跡詳前志

### 鋤經堂詩文集

黎安理撰安理字履泰又字靜圃遵義人乾隆己亥鄉薦仕至山東長山縣事跡詳前志並黎氏家譜

### 夢餘筆談

黎安理撰 莫與儔夢餘筆談序 語孟不言果報

非無其事也聖賢不必有果報而自為聖賢耳下此則不然故夫人世罕聞罕見可喜可愕事春秋內外傳每詳言之亦以世患日滋人心易溺縱欲趨利千狀萬態苟無所悚惕以遏將來誠不知胡底矣黎靜圃先生以經術為循吏出處進退規規焉惟恐牴牾於聖賢作為文章宏通爾雅鄉人至今稱頌之復以平生閱歷與夫耳目所及之足以駭觀聽寓懲勸者雜書之曰夢餘筆談夫人心之積蔽莊言之不入或嬉笑而解焉專言之不喻或旁推而悟焉筆談之作其亦有經傳警世之心乎或曰先生居近禹門山舊

丈雪道場猶有其遺風焉故所言多洞佛理了生死去來是則非余所敢知矣 鄭徵君夢餘筆談跋

珍舞勺之年及事外王父靜圃公老人心慈童孫肆嬾數數聞道育賢館青城基等事始知有夢餘筆談公歿後十年乃得讀其稿飢驅南北又十年去年春乃攜稿至郡署將梓之而先孺人逝矣至是乃始付剗氏嗟乎為不得力兒何事非至感鬼神幽明之說信如公言百年易盡耳瞬顧間必即奉吾母言笑於公几案之側而特不知百年中所學所行之必能復見吾母否也捧此篇懼而痛矣

自書年譜

黎安理撰 薛福成書後 遵義黎先生以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居授徒晚乃官永從訓導旋知山東長山縣此其自訂年譜而於官長山後缺焉余友苑齋其孫也光緒戊子將梓行由日本使署郵示福成讀之數周書其後曰嗚呼憂患者成德之基立名之階受祉之府也先生幼遭不造備歷險艱日夜奮志焦神以劬於躬而養於家孝於親盼盼然如恐不及若儒若農若商若醫先生以一身兼涉其涯而不常厥業借博甘旨雖僅免隕越而勃谿之聲死喪之戚

疾病之憂又叢迫焉先生順受而不驚苦心經營調護無形遂抒家難而慰親心既舉於鄉從學者漸衆蹊然負一鄉之望雖仍終歲了了而勉持門戶家庭底豫志稍遂矣迨作令長山譜雖無考而其後有賢子孫科舉繩繩繼世發聞為黔右旗統齋持節東瀛駸駸嚮用光顯未艾謂非先生之積勛蘊祥不可也大抵窮苦憂愁天所以磨勵善人之具而懃懃孝謹亦人所以敬迓天休之源由今以觀先生所以處憂患者無遺憾而天所以報先生者有由來矣抑余觀先生每上公車僅攜十數金以行雖例得馳驛而征

途數千里往返皆徒步為想見昔日承平之象前輩耐勞之風今世之士其能若是哉吁其可及也哉  
論語口義

黎安理撰

四梧軒詩鈔

傅師瞿撰師瞿字又淳號恕齋仁懷人乾隆庚子鄉薦官直隸定興知縣播雅稱其少嗜學尤喜為詩初任印江教諭葺四梧軒與諸生講論故其集以為名牖堂詩鈔

傅代鐸撰代鐸字牖堂桐梓人乾隆癸卯鄉薦官山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二十三

東臨朐縣後改教職歸前志有傳

任天遊草

宦大猷撰大猷字墨泉遵義縣人

留春山房集古詩鈔一百卷

龔璉撰事跡見列傳

心齋詩文集

陳懷仁撰懷仁字含元號心齋又號識箴居士遵義

人乾隆丙午鄉薦任四川酉陽州同事跡詳前志播

雅稱其庭實闕陳時掩玉帛然吾鄉二百年來淹博

之士鮮有出心齋右者矣

心齋隨筆

陳懷仁撰

望雲詩草

李樾撰樾字蔭侯遵義人乾隆時貢生前志有傳播雅稱其篤志行己介然離俗詩乃無頭巾氣尤慕道學者之所難云

自娛文稿

劉佐國撰佐國字公弼號龍領遵義人乾隆時貢生後遷教職以老不就前志有傳播雅稱其於宋五子書有確見嘗見其性說一篇最精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二十四

紫巖雜體文

余從龍撰從龍字雲亭遵義人乾隆乙卯鄉薦官終河南光州知州播雅稱其負經濟才持躬廉正於經史家國大端皆究其源流為古今詩文詞與陳心齋同時匹敵嘗見其雜體文一冊皆蹕厲有法度間其詩稿於家不能得為之慨然

雙梧書館詩鈔

蘇敬商撰敬商字西河遵義人嘉慶戊午鄉薦官仁

懷廳訓導

雨香漫草



趙天賦撰天賦字昇之遵義人廩貢生

中庸講義

李為撰為字芸庵鳳翽孫嘉慶戊辰進士授廣東西寧知縣後改補黎平教授播雅稱其幼承祖訓不惑俗趨平生手不釋卷晚詣益精所著此書明白切實彷彿松陽近日學程朱言行如芸庵者未易多屈指也

翠竹亭草

李為撰播雅謂此草淺而實深直而實婉純任真素毫不雕飾於擊壤極相似而無講學人頭中腐習足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二十五

以覘其所養矣

金粟齋詩文集

王青蓮撰青蓮號香湖恆子嘉慶壬戌進士仕至山東布政使事跡詳前志

周官輯論

張書紳撰書紳字心泉後易名晉洋遵義人嘉慶甲子鄉薦事跡詳前志播雅稱其文能挾儒先之精

毛詩輯論

春秋輯論

均張書紳撰

清介堂詩草

年金撰金字賂南遵義人諸生播雅稱其篤孝友績學能文

春風堂詩鈔

曾廣涵撰廣涵字納川桐梓人嘉慶庚午鄉薦授山西孝義知縣以廉勤稱前志有傳

瘡劑三方

宦廷臣撰廷臣字簡堂遵義人嘉慶時貢生精醫理有心得嘗刻此方謂可補前賢所未著按方施治無不效者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目錄上

二十六

自賞集

盧攀桂撰攀桂字香齋仁懷人諸生播雅稱其詩質直固多要無浮佻語云

夢硯齋遺稿

唐樹義撰樹義字子方惟格曾孫嘉慶丙子舉人仕至湖北布政使死粵匪之難謚威恪事跡詳列傳此書凡奏牘公牘書牘遺誠雜文詩詞後附其子穉美詩共八卷 王柏心序 廉訪唐公子方先生少時為詩喜清麗近玉溪生尤嗜古文詞能道其徑途高下甘苦曲折然不多作起為令至開藩公牘章奏往

往自屬草賓客談笑相酬答筆不稍停未移時揮霍  
數千言立就取視之棱棱爽露犁然無不當人心者  
公宦楚日與柏心及劉子孝長聚處當其操觚每顧  
吾兩人語曰君等屬詞必古健至於剖晰事理敷陳  
本末曲而能暢直而彌婉往復而不厭昭析洞達開  
豁胸臆則自謂不敢多讓吾兩人亦信公言不妄既  
不自愛惜橐率散佚殆殉節金口則無一存者久之  
季君鄂生太守乃從他所搜覓僅得若干首請於其  
友黃君子壽序而刊之謂柏心知公最深不可無一  
言乃泫然論之曰公蓋豪傑者流才氣類杜遵素張  
師亮寇平仲忠烈尤為炳然文字不足為公輕重張  
睢陽僅詩數篇段司農不傳他著文字傳否於公何  
增損就今所輯已多於杜張寇三賢矣血之埋也變  
為虹怒之壯也激為潮精氣之不可磨滅故也公雖  
勳績未就僅以捐軀報朝廷然覽者觀其文字磊落  
光明則公開濟與其大節可知矣燿然軒然安在一  
旦不化而為虹為潮也哉公晚好填詞亦以氣勝卷  
末附穉美詩公長君汝立太學生有才無年識者惜  
之最後狀志碑傳各以類附焉

北征紀行

從戎日記

乙巳朝天錄

楚北旬宣錄

歸田錄

癸丑出山錄

癸甲從戎錄

均唐樹義撰

按此上七種見王柏心所撰行狀蓋先生死難諸作隨身煨燼遺稿中所載皆後人掇拾而成故北征紀行以下無傳本焉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二十八

山水怡情草

孫士鵬撰士鵬字程南遵義人嘉慶戊寅鄉薦生平酷喜為詩播雅稱其臨終索紙筆書一絕云擾擾塵寰便別離一生心血只殘詩他年若有求遺稿為向墳頭報我知悲其意特為多錄數首云

蛭石齋詩文集

黎恂撰恂字迪九號雪樓安理長子嘉慶甲戌進士任浙江桐鄉縣雲南大姚縣升巧家廳同知事跡詳列傳中鄭徵君作行狀稱其文冲夷典雅常若有餘氣息在廬陵震川之間於古今詩尤所長早年落筆

千言縱橫自恣後出入唐宋不主一家以前貴州詩人未能或之先也 劉榮黼蛉石齋詩鈔序 記曰

溫柔敦厚詩教也顧業斯術者苟非讀書窮理陶淑性情則發為歌詠其能不悖聖教歟昔黼備員史館竊聞聶蒼峰前輩指屈中外能詩者流甚稱黎君雪樓經術詩文不置口未幾君侍其尊人靜圃先生官東魯來遊闕下遂成進士始與君識面訂交焉每值攜酒登臨商榷古今意興所到落筆千言灑灑洋洋不可一世私心竊慕為不可及久之君奉命官浙東余亦出守播郡中間宦海浮沈蹤迹相左追念往昔

輒以未得罄其所蘊為慊戊戌冬黎君來宰敝邑覲面未久復運京銅北上展覲歸來始得與君樂數晨夕君以縣舊無志囑余創稿時過從商論旁及詩詞因以拙稿懇其刪訂君亦出古今詩文相示披誦之餘見其波瀾壯濶雅健清深自非明理達道博通風雅者奚能望其肩背哉然君猶謙抑自下恆謂其詩不足傳又以外吏未獲登閭苑侍廟堂載筆從容與朝士大夫歌詠承平潤色鴻業為恨則知其蘊蓄於中而未盡洩露者正多也蓋君自少至老好學不倦尤博通漢宋諸儒之學而涵養深邃有儒者風故發

為詩歌一本於性情之正而纏綿惻怛初無噍殺之音是即所謂溫柔敦厚者在是也得謂其詩不足傳耶君涖任數年勤民故事不擾不煩教人以敦倫飭紀為先課士以窮經致用為實醇儒循吏合而為一詩特緒餘焉耳黼雖不文然與君交歷數十年知君頗深今又樂得讀君詩遂為書其梗概如此

### 大姚縣志

黎恂與劉榮黼纂恂任大姚縣榮黼以遵義守歸里相得甚懽共成此書恂自為之序附後 承乏一邑將欲考察利弊講求興除則志其要矣大姚据滇蜀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三十

之交人民則漢夷雜處疆境則犬牙交錯凡山川道里戶口土田賦稅物產與夫政令之因革風俗之隆替苟非燭照而數計必不能灼然於心徐施其補救之術道光戊戌冬恂甫涖任訪求舊志惟有康熙中前令吳君稿本殘缺者十之七八嘉慶庚午邑紳劉渠堂太史撰志略七篇亦未為完備因刻意修葺旋以調署雲州復奉檄運銅而輟事竣回任適太史罷郡閒居家富圖籍因延請主筆裒輯成篇恂復旁搜博採廣加諮詢問抒管見相與考證而商榷書成付之剞劂夫地志之書莫要於疆域姚邑為古蜻蛉屬

越舊越舊蜀郡也而邑今隸滇靖蛉屬弄棟姓安也而邑今隸楚雄沿革分合前代諸書俱紀其梗概山川土壤名實之際良亦多証况邑雖滇省腹地而與蜀分疆形勢轄制今昔迥殊即唐宋以來據於南詔陷於吐蕃屢淪屢沒如髯濮縻微諸州興東馬西等縣皆遙設羈縻並無城郭里居之可核後世著書者震於前人紀載附會之而訛以傳訛此亦胡庸聽之也宜即實在之土宇參之諸家著錄以循其名而核其實於確鑿可信者標舉之抑又有難焉宋元以來邑之境荒陬僻壤也幽巖邃壑罕有人蹤今已攘剔

墾闢戶籍日增生殖迥異皆昔人所未見聞者自非履勘而目覩之未敢信心而紀載也三載以來戴星出入於徑圍數百里間歷焉殆遍山之脈絡水之支派村墟道路之里數至可口講而指畫矣而尤有切要者滇蜀界以金沙江關津險隘邑固扼其衝昔之繩行杯渡今為坦道通津則非審於措置之宜不能中居控之肯生齒日繁而殊方之受屢寄宇者又夥而分漢夷今則漢多夷少風俗龐雜綏乂化導正有難協寬猛之宜者土物亦匪獨大青石綠登於舊志絕無所有也即金銀銅鐵洞竭山空採取甚寡而稻

穀豆麥亦不如山糧之豐農傷而生計日薄則所以變通而酌劑之將何道是從今茲纂輯於境域疆界稽其津渡險夷於里伍村屯紀其道途遠近於戶口人丁核其多寡殷耗於土宜物產審其豐歉盈虛於賦役差徭計其科條款則於營建典禮詳其制度規模暨卓犖之鄉賢循良之令長節烈之士女著述之詞章巔涯之古蹟委瑣之畸聞凡輯志所必及者亦皆條分縷析記載無遺至山川井里非圖弗明均分界繪於尺幅使閱者展卷瞭如於以備一邑之掌故傳信將來雖未必粹然完美亦庶幾觀風問俗之一

助云

千家詩注

黎恂撰 鄭徵君千家詩注序 宋劉後村千家詩

選世弄家聞尚有其書顧未之見也俗間行者為詩僅百二十五首作者僅八十人不知鈔自何時何人其所錄率律絕明易無艱棘之作以故城郭村僻兒童自誦四子以上匙不讀者即婦人女子亦往往都能倍記詩選之在南中蓋未有膾炙如此本者然其於唐宋名大家載不及小半當讀之詩更不及百分之一斯已若鄧林一株丹穴片羽也已而猶然徒口讀



之曾不能識一古人曉一古事知一託興據懷之所  
在雖成誦如流水何益舅氏黎雪樓先生之言詩神  
明於古人南中未有或之先者前三十年既以詩法  
授珍輩內外昆弟而二三幼者課暇輒拈此令誦之  
隨即校之註之細書四旁以與講說珍亦時耳於側  
故得聞所以校註之意甚詳先生謂一代名碩多不  
過數十人其道德文章師百世者固宜俎豆奉之即  
但論文章為世不廢亦後人師也而舉不識其爵里  
字謚甚至一啟口輒呼其名後來學問不尚淵源未  
必非輕蔑前輩之故得盡罪子弟乎夫有所受之也

至子弟所讀先入為主不正俗本之誤後將轉以正  
本為非若名大家詩無一字無來歷字句苟一說即  
了必繁曲引證反膠泥其聰明至本事本旨不稱載  
前說又無以引其靈悟而鼓舞其幼志使知世間書  
之當讀者多此其為童子計思即是粗選誘之入於  
高明宏達之途者用意最為切至珍欲持公之初學  
久矣去年先生以貳守歸里方手鈔是冊授諸孫乃  
請於先生曰古人致仕老鄉里大夫名父師士名少  
師而教學焉今先生於鄉父師也論教子弟作詩此  
註何足盡然譬之欲令泛海當由門前之溪始且天

下事即衆趨者而順導之則易為功是註也既善且  
稿定盍即以教鄉子弟先生不我拒也爰與諸內弟  
勸而刻之而書先生所以校註此選之意及珍欲公  
之初學之私如此

四書纂義

讀史紀畧

北上紀程

運銅紀程

農談

均黎恂撰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三十四

格致編

李寶堂撰寶堂字森齋遵義人嘉慶朝貢生精醫理  
事跡見前志此書分上下二卷 李襄臣格致編序

予生年十四即執贄於森齋李先生之門請業暇

常見案頭置一編終日危坐倦則閉目隱几口喃喃  
作倍誦狀否或手鈔數紙藏之經笥詢從學諸友乃  
知先生若此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時於諸友處散見  
先生所手集先儒語錄論文正則及靈樞素問集要  
等編其時學疏而識懵閱亦弗知弗知因亦弗好也  
游庠後避囂去剎中與二三知交攻舉子業惟執文

就正始一覲先生則其去先生也日漸疏矣乙酉膺鄉薦公車北上文戰屢不售僕僕京塵灰心進取歸就繆亭世兄敬求先生藏稿世兄曰然固有之俟稍暇當躬自釐定出以相示窺其意若甚恠者固不敢復請乃不期年而世兄下世矣又數年而先生亦歸道山矣心喪畢始與同學諸友求先生遺稿於敝帷敗簾中則曩日所見已蕩然百不存一蓋先生既不收拾而童孫孀息視為泛當棄之不惜也客歲與同門友蕭子吉堂興言及此蕭子愀然曰此吾徒之責也因檢昔年所得先生格致未定草並所續得於

同人者分章節釐為二卷同門杜子東鐔見而避之慨然以剗剗自任而今而後庶可以溯淵源之所自乎抑余尤有說焉夫以先生之學之勤著述固不止此不止此而僅有此此安足以盡先生則亦烏足以傳先生然雖不足以盡先生不足以傳先生使後生小子得此編而讀之知吾邑先輩中固有積學之勤如先生者則先生未始不因是編而存也至先生之素履則邑乘已得其概固無俟吾黨之贅及也 蕭

光遠跋 大學之教格致為先格致云者自一身而天地陰陽造化之理以至日用細微之故莫不即物

而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由是以誠正修齊治平得  
至善之歸非徒俗學記誦詞章而已先生明邵朱之  
學者也邵子先天圖出人不知信林黃中袁機仲攷  
之尤甚朱子力為辨解易本義亦兼主先後天先生  
取先後天合而一之又於宋儒中特稱邵朱二子其  
意可見古史醫列方術先生乃極贊其大程子所謂  
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之  
身自一身以觀天地也此其先生格致之大端也

素問集注

李寶堂撰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三十六

愛魚堂稿

趙鳴枝撰鳴枝字梧岡桐梓人道光壬午鄉薦制行  
不苟力學程朱曾主講仁懷廳書院前志有傳

醉墨齋詩稿

楊培國撰培國字墨莊遵義人道光乙酉鄉薦播雅  
稱其作詩好苦思時得新句記其黔靈山云地僻雲  
棲樹僧閒鳥守官宿湘潭云波如匹練知船過帆迓  
羣山入座來真詩人語

周易理揆

徐元禧撰元禧遵義人道光初諸生勤學早卒

石頭山人詩鈔

又稱近溪山

黎愷撰愷字子元

一酉舉人任開州訓導

事跡詳列傳播雅稱子言澹微雅潔品骨俱勝

自序 余非能詩也其所以作詩者紀事也紀我所歷之年所游之地所處之境所行之事而已亦非存詩也其所以不付諸灰燼者將以示我子孫也存吾詩而使我子若孫讀之知我非富貴福澤人非清閒之流亞豁刻之品行也如此當必猛然思惕然警念我生之不辰而為我幹蠱也又使其讀吾詩而操心慮患植品修行不以榮華櫻其心不以貪刻行其志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三十七

不以委靡墮其才不以酒色迷其性時時惕厲思為名教正人即幸而顯達出仕尚廉樸矢公忠無論尊官散秩勉作良臣庶幾匡余不逮上配前光以釋余之耿耿則今日存詩之志也噫吾序吾詩而止於此吾之子若孫以為詩序觀可以為遺訓觀亦可

石頭山人詞鈔

黎愷撰凡一卷

教餘教子錄

黎愷撰 黎尹驄跋

教餘教子錄一卷語凡三十

餘條先祖資政府君所作者書中字斟句酌理簡意

明由身家以至人國靡不言之鑿鑿雖聖賢教人不  
是過也竊以後世子孫多不規守先訓自甘暴棄甚  
有失其本真良可慨焉此書刊布久已膾炙人口經  
兵燹板悉一燼今春回里檢閱先人遺稿從敝匣中  
得此不禁狂喜因囑同里夏君子猷繕就付諸剞劂  
尹驄不肖不能為文勉成數語於卷尾足以見尹驄  
有所範圍無或隕越者賴先人遺訓有以教之也

守拙齋訓語

李蹇臣撰蹇臣原名棲鳳字儀仙道光乙酉舉人官  
婺川教諭事跡具列傳書凡一卷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

藝文目錄上

三十八

守拙齋雜著

李蹇臣撰

守拙齋詩鈔

李蹇臣撰詩凡二卷

鄭徵君序

去年秋儀軒老

兄集其詩稿屬點勘至十月樂安寇至挈孥奔命憂  
與窮俱及今年正月山堂灰燼益復心腐近乃寓家  
破塾乾愁無賴時取此稿讀之即以私意麤為去取  
通存一百六十餘首時儀兄客居綦江寄去更自審  
酌余嘗謂詩體惟七古七律最難近時詩人諸體有  
極工者七字則多不愜私意君於詩非專家意興所

至隨筆揮寫而獨於七字古律不煩繩削撒手空行  
其妙合古人處殆有難與外人道者固其天分亦其  
性情然也久懷蜀山欲作汗漫遊一探浣花眉山之  
氣而屢不果今聞君早晚將遊成都大好白鬚紅帶  
狂歌唱答對此茫茫知不得相從也撫此稿為悵然  
鄭徵君珍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吾輩無大  
功業可以自見百年俄頃只此一二筆墨為寄姓氏  
之具然生前旦夕之稱朋友之譽不足云也讀老兄  
之詩骨氣蒼健傲然自得中有不朽者存稿內斷可  
行世者足有百首嗣後興到不妨多作五七古能得

二百首傳之不廢亦足自雄矣世有幾李杜哉敢以  
此語哄笑 黃輔宸序 予與儀軒生同里年相若  
鄉舉先後僅一科而相知最晚壬戌秋予客成都儀  
軒亦就其仲子子和太守之養既同客一方又久而  
後相見予雅不喜言詩亦不知儀軒工詩一日叔子  
予振手一編示予不過百餘首而儀軒平生梗概與  
其所值之時所見所聞所傳聞之事無不畢具於詩  
儀軒其真知詩者矣昔杜茶村有言古今真詩皆露  
積於天地之間無有障蔽不設典守惟眼明者能見  
之手敏者能舉之固不待漁獵偽書飭餒難字矜奇

弔詭以自炫異而亦非率易鄙俚腐如語錄之謂也  
今讀儀軒之詩儀軒之為人可見吾鄉頻年兵燹致  
亂之源可見是使人頌其詩而知其人以論其世者  
而其為詞也質而不俚實而不滯迫而不促吾黔固  
多詩人遵義尤衆特以僻在荒陬無人表而出之近  
莫君子惇譔黔詩紀事鄭君子尹復譔播雅世始稍  
有知者予固不喜言詩然知儀軒詩出他日續黔詩  
播雅者定當特置一席請執予言為券可乎

周易屬辭

蕭光遠撰光遠字吉堂遵義人道光乙酉鄉薦事跡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四十

詳列傳書凡十二卷 鄭徵君珍周易屬辭序 孔

子之贊易也曰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聖人繫辭焉  
以盡其言是所以告聖人以言者尚其辭又曰聖人  
之情見乎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其辭文其  
辭危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詳哉於辭乎所以諄復詔  
人者以庖犧氏畫六十四卦渾渾然無文字學者欲  
瞭其象貫其數會通其理以存己而存物非求之文  
王周公所繫爻象之辭不能也而因思孔子作傳乃  
所以發明文王周公所繫爻象之辭者也宋儒謂有  
伏羲之易有文周之易有孔子之易者吾惑焉爰是



由孔子之辭以求文周之辭而孔之辭所謂十翼者  
自呂成公更次王弼本朱子據之作本義如其說於  
古似合然張守節史記正義稱上象卦下辭下象爻  
卦下辭上象卦辭下象爻辭以之校楊子太玄用方  
州部家擬卦七百二十九贊擬爻為經其八十一首  
擬象者與攤瑩捩圖告測文數衝錯諸擬孔子象傳  
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者竝在經外似楊子居西  
京所見易即是張氏云者比之呂朱本為確而思之  
數十年所謂卦下辭爻卦下辭究不知於今之易中  
何居也然則其為辭者且不能辨何由知其所以為

辭噫贊易其難哉吾友同里孝廉蕭君吉堂乃獨冥  
精潭思執經傳所用凡一千三百三十六字析之合  
之迭之錯之縱橫鈎鉅謂文王周公孔子用字各有  
定數因推著其所以為辭者成周易屬辭十二卷屬  
辭例說七卷余讀其書徒驚佈其都與昔言易者異  
所說蓋十之八茫如也夫力數十寒暑乃得之而余  
欲知之旬日間其茫如也固宜然亦有知為說易家  
所不可無者如初上往來例困初往豐上故同云三  
歲不覲賁初往渙上則賁五為渙四故賁五云賁  
園渙四云有邱賁上來歸妹初則賁二為歸妹三故

賁二云賁其須歸妹三云歸妹以須餘以此例求之多合又以乾五天德稱天坤二地道稱无不利惟大有上爻兼繫天祐无不利周公以此爻兼乾坤故孔子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而天祐一爻又於繫辭上傳特明之意蓋以此繫辭傳所以特說鶴鳴在陰七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即離十三卦而三陳履九卦又始履終巽者皆有說至為曲與因畫成大有圖以中孚七爻為一六居下履九卦為二七居上咸十一爻為三八居東離十三卦為四九

居西大有上爻兼乾坤為天五地十居中即孔子之言具河圖之數無餘無欠不假強為實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可不謂之獨得乎哉仲翔氏之言易也世推於漢魏最精而為其學者如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意以夙夜憂勤云爾而謂離為日坤為夕坎為惕否三體接乾生乾故曰乾乾又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亦兆賴一人云爾而謂乾為首震為出坤為國為衆為安諸他解例若是壹似文王周公孔子之於辭字字必有一定排置而不可畧假者恐聖人立言以詔天下後世之心不拘曲若是而以其例通求之又似苟不

如是即其辭不必如是云云者吾不及見聖人而面問之也今吉堂此書其求聖人之辭之法不與仲翔氏同而求得於辭之意則髣髴與之等於易象足名一氏也已雖然中如傳合二十八宿十二律辰及六書說余頗疑為鑿可割汰不令蕪精善吉堂雖長余二歲精力十倍予學養誠篤逐年以增於里中獨所敬畏其學易必不以此書為止也可知矣 自序

自道光戊戌友唐君子固子英伯仲招館其家答諸子弟問易欲精揀衆說手輯一編以便講習草稿過半私怪象爻翼何以一語而再見數見十數見此中

必有義例乃悉屏舊說專取經文觀玩初如面牆積久似得端緒困將同句同字同旁同音及不同字分類鈔集又以全易一千三百餘字據許叔重說文逐一比勘漸次推出義例十數條不揣愚蒙僭編易例易注若干卷莫君子偲見之謂舊義新解時或間雜不若離之兩美乃畧刪節成稿繼改例增例頻增頻改最後得直卦例遂逐爻變直為主舊稿存者十不過二今定周易屬辭十二卷周易屬辭通例五卷屬辭通說二卷大要卦象字為母爻翼為子析及偏旁諧聲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互相關通故曰

屬辭也初時屬辭繁乃著通說以分之又於通例中著解以分之又於通例中著十數類以分之三編離合棄取冥思默索獨往獨來遂閱十六寒暑中間一質學使丁虛園先生獲正音韻之謬朋友中莫君子倪點定商量始終無倦偏旁諧聲補救尤多及門唐生起蔚時有參悟至鈔錄之功則前後來遊數百人咸與厥事十易彙始成今本自疑頻年拘牽象數且藏諸篋寬以居之當更有進於此者而學者慮彙久失遺遽取鈹梓夫易廣矣大矣象數義理前人之說備矣光遠雖指管窺何足言易哉惟以經證經時有符合是或易中一說畧述原委就正有道云爾

周易通例

蕭光遠撰書凡五卷 自序 易為道也變動不居

馬用例曰奇耦兩重之為八為六十四使其無例不

將亂雜無章乎其例奈何曰卦位有先後例卦體有

錯綜例中爻例初上例六十四卦有直例上下篇有

對例小畜大畜小過大過卦名同字例坤坎偏旁例

頤夷諧聲例乾咸對天幹地支例井豫對天文地理

例履三虎小過三鳥屯三馬大壯三羊象例乾用九

坤用六臨八月復七日例以上皆易例之大凡三聖

人依例繫辭重見迭出通計象不同字百六十四每卦未得三字爻不同字五百五十每爻未得二字十翼不同五百五十與爻同蓋雖畫前有易既分卦爻則形上之道已著於形下之器義皇不能不循乎陰陽奇耦之例文周不能不循乎義皇陰陽奇耦之例孔子又不能不循乎彖辭爻辭與義畫奇耦之例其辭重疊皆義例所在非聖人別無他說如是繁複其字數多寡又當非隨意筆削自然符合者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孔子贊易亦殫數年之功昔人所以謂韋編三絕也但聖人言理必根象數迹似膠

滯要歸不易變易之旨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而自各從其類光遠初時推求義例觸以經文印證少不合輒置勿用茲輯成帙首卷大要已具三四卷詳推字例二卷大有圖與五卷幹支星象各彙尤易道之範圍天地竊恨不能窺其萬一者至孟字卦氣鄭氏爻辰虞氏納甲消息求之未得其通不敢援為例也

周易通說

蕭光遠撰書凡二卷

易字便蒙

蕭光遠撰書凡一卷共十條 自序 六十四卦八  
十字不同七十二字文王卦辭不同百六十四字周  
公文辭不同五百五十字孔子十翼不同五百五十  
字蓋即天地數五十五引而伸之為五百五十除三  
百八十四爻與九六為公字餘仍百六十四與卦辭  
同也公述文孔贊文周三聖人之易如出一手光遠  
僭註周易屬辭例說曾逐字推求茲以千三百三十  
六字畧為韻語課童孫讀意在便蒙故韻不拘今古  
亦有不用韻者不敢於易外增一字亦未嘗漏一字  
粗成定稿大人先生指教為幸

詩說

蕭光遠撰凡一卷 自序 詩序不知確作於何時  
何人毛公詁訓傳鄭氏箋主之朱子集傳多與序異  
自功令以集傳取士人皆習朱傳若不知朱子之前  
有小序毛鄭而泥古說以駁集傳者則又刻意吹求  
不知漢儒詁訓宋儒義理不可偏廢朱子惟辨說二  
卷挾摘小序之疵謬然棄瑕錄遺如泰離車攻雲漢  
全用序二子乘舟全錄毛傳杜令引鄭說其他大  
同小異不主一家國朝詩經傳說彙纂御纂詩義折  
中辨證已明光遠課徒暇輒取小序毛鄭集傳異同

會其大意擇可從而從之不知蕙闕案而不斷非作漢宋調人自便於省覽而已

禹貢揀注

蕭光遠撰此書分上下二卷 自序 經學推漢禹

貢一書漢師絕少專門惟平當以明經禹貢使行河許商治尚書遣視屯氏河永平中賜王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使修渠窮經致用此其大概可見者而班固地理志桑欽酈道元水經注尤為後世談禹貢之祖諸儒據此竭力推求漸成條緒至國朝胡朏明先生著禹貢錐指會通諸說而訂其訛謬是經無遺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四

四十七

憾矣夫禹貢固水利之所資昔人以奏平成之績以拯飢溺之患學者所不可不究心也吾觀漢史武帝時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齊人延年請開上領帝曰河乃大禹之所導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乎神明恐難改更賈讓上策亦惟放河使北入海揚焉患砥柱隘欲鑿廣裁沒水中不能去而水益湍急害甚於故即一河之水道尚不能改禹蹟之舊則是經不誠萬世永賴乎胡明經錐指一書又神禹之功臣也光遠舊讀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參以水經注並石門馬俊良所繪錐指四十八圖反復觀玩多著辨

解今得錐指全書乃專主錐指仍兼傳說諸家編輯成卷山水彙鈔於前不雜入注中求其便覽其各州總論卷末數條亦皆揀擇舊說題曰禹貢揀註常置案頭自備遺忘而已敢曰讀禹貢者以是為濫觴也哉

漢書彙鈔

蕭光遠撰有上下二卷 自題弁言 平素喜讀兩漢書苦性鈍不能強識手鈔二十餘條雖不免掛一漏萬竊謂漢代近古其經術吏治忠孝廉潔大端多有可觀感者差異於玩物喪志云爾

鹿山雜著

蕭光遠撰書凡二卷 自題弁言 自乙酉授徒治生今四十年矣學者率趨時藝予於古文亦素未致力間有作隨付及門歷時既久兼十年兵火朋徒散亡過半驟難收拾茲就兒輩鈔存有闕事理者輯為雜著二卷聊以自娛云爾

鹿山雜著續編

蕭光遠撰書一卷 蹇閻序 同治辛未季冬蕭吉

堂年文以續著記序諸文見示且商去取自維廢學久何知文顧年文為先君執友平時待閻最厚其知



閣也亦最深敢以淺陋故違長者命乎雪夜兀坐窗下倚藥莊誦竟卷作而歎曰昔人以言為心聲又曰有諸內必形諸外豈欺我哉乎文之為學也純故立言正宅心厚故持論平而於鄉人遭賊之慘死事之烈尤反覆言之所謂仁義之人其言霽如者非歟慨自三代以前為文皆以明道漢後揚馬之徒始以此專門名家而考其生平或浮華無實行不踐言雖長篇巨製典麗喬皇終為有識者所不尚至昌黎韓子負瑰偉之質起八代之衰歐陽文忠鑒五代文弊復力爭韓子同時若柳若李若蘇若曾所稱為八家為

十家者彼其經術政事人品卓卓皆足自表見故其文亦因以傳後之學古文者竊謁忘繡往往於格調字句求之其法益密論益工自負為文者日益衆而一軌諸聖人立言之旨昔賢明道之心吾不知其果有合焉否也年丈經明行修設帳者三十餘年主郡講者又十餘年教人必宗洛閩門人之衆甲於西南其所著周易屬辭等書皆必傳之作早已梓行雜文特其餘事然實大聲宏言皆有物此不當與世之古文家較工拙亦安用去取為也後之讀是編者即文之言以知文之德法文之行而不求工於格調字句

間其為學術人心之幸不尤鉅哉

鹿山詩鈔

蕭光遠撰詩一卷 鄭徵君珍吉堂示所作鹿山詩

草題贈 晨起讀君詩一二心已訝再進眼忽開益

誦益余嚇世久少此聲今乃遇之乍不能盡陽元信

有如此射君本學道人苦志求羲畫思極神鬼通孔

子告深夜我觀大有圖不在九師亞半世寒餓中失

小得者大六經何鏗鏗德容又蘊藉規行而矩步使

我愛不怕言及六詩輒以不敏謝由來研經徒吟

詠非所暇我因信其然豈謂特自下此氣韓之氣此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上

藝文目錄上

五十

話杜之話君胡不早出令我得避舍交米三十年始  
知真可詫茲事誠小技亦從學養化世有昆岷源江  
河自輸寫俗論固不爾只解摘媽姪我生誠足笑漫  
詡窺牖罅桓死文未興宋襄亦聊伯老實悔少作兒  
出隨人罵然詩之佳惡意殊不爭價百年有恆產未  
死任犁糶如君誠餘事願且甘出胯大道夜行燭還  
求肯余借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二中

藝文志 目錄中

儀禮私箋

鄭徵君珍撰徵君遵義人道光乙酉拔貢丁酉鄉薦  
官荔波教諭事詳列傳書凡八卷 鄭知同儀禮  
私箋後序 古禮之學以康成為宗而三禮之精微  
首在儀禮自賈氏公彥撰疏以來閱有唐及宋數百  
年奉為圭臬罔或輕肆涉筆標異著書以名家者蓋  
沈潛好古之儒唯謹守舊說確知鄭注精微莫可抵  
巇故李氏如圭撰集釋一以闡證司農罔敢出入其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一

淺嘗乎是者見其辭繁旨奧求通注說之不暇自非  
於十七篇條理畢貫有未由置喙者故雖好議之徒  
陵蔑古義輒致力於他經率攻其易而此經以艱深  
隱複用獲免焉降及元代乃有敖氏繼公疏通禮制  
首發難端作此書集說與康成樹敵十五巧易言足  
飾非校之王肅剖擊尤夥是習一熾爰暨國朝考据  
成風學者不通典禮不列名家往往術復古不嫌與  
鄭氏操戈自萬氏斯大迄乎乾嘉百餘年間各出危  
言人矜剝獲致令禮堂舊業宏綱細目無不形為踏  
誤雖不無張稷若江慎修惠紅豆武虛谷諸子為之

功臣而幾莫敵紛紛衆口之強辭曲辯也鄭學之弊莫甚於今假令狂瀾莫挽恐千古禮宗不淹晦於飾偽亂真之手殆幾希矣此先君子儀禮私箋之所由作也先君子自壯歲即通家康成公之學於古今聚訟之地必研究康成立說之所以然窮源導窾見為確不可易而後已焉嘗謂康成經訓范傳言當時學者頗譏其繁至今讀之猶苦太簡唯其簡奧故雖以孔賈專門尚不能盡通其義無惑乎近人以輕心從事初不得解即妄意有所抵牾遂牽私見必求案證異論紛紜恆由此作余之墨守康成往往一言一事

或思之數日不識所謂者殆亦訝其不合迨熟玩得之覺渙然冰釋切合經旨都無瑕釁然後知世之據以詆斥康成者皆偏駁曲見惜未登高密之堂令我公以數語箴其膏肓也故先君子學禮數十年嗜鄭彌篤老益深醇五十以還始操筆發摠所以極思禮注兼以救世儒之失者爰著於編初志於儀禮全經皆有考論不幸中年半為饑驅晚境疊遭喪亂一歲數遷幾無黔突故強半尚未脫稿所存遺說獨及四篇然於喪服經注闡證特詳合以他篇所發明者其有裨於康成非淺也世有服膺鄭學之儒當不鄙予

言之為阿其所好云爾甲子秋先君即世知同悉心  
哀錄詳校都為八卷丙寅夏杪客遊蜀中唐太守鄂  
生為繡梓成都凡五閱月而工竣敢敬述先君子作  
書指趣以諗世之讀是箋者焉

輪輿私箋

鄭徵君珍撰書凡二卷附圖一卷 自序 余所見  
言車制者自唐賈氏孔氏及宋林廡齋載仲達以迄  
國朝惠天牧士奇江慎修永方靈臬苞戴東原震段  
懋堂王裁金輔之榜姚姬傳蘄程易疇瑤田阮芸臺  
元凡十餘家他箸未及見然已愈說愈詳矣今年自

入閩五少雨熱酷窮居無慘輒取考工經注讀之堅  
守康成往復尋繹時似得解頗繁記識至是三職有  
者用思略盡因彙為輪輿私箋得常覽之省其當否  
嗟乎經至今日能者無不名鄭學而鄭學轉幾無一  
是即此車制其一端也慎修先生云鄭氏之精微賈  
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是真能讀鄭注者然  
吾不得及斯人而正是之矣 鄭知同輪輿圖序  
家大人以丁巳閱夏秋成此輪輿箋其時脫稿一紙  
輒舉以示知同讀之同苦昧算術亦未首末通詳多  
不得解僅識其形製大略而已今年春夏逐日課錄

大人經說小學諸稿副本以備兵燹茲編錄竟爰周  
詳布算頗盡厥指稿中偶有度數尺寸涉筆誤者並  
已是正無譌竊以鄭註之精微自賈疏以來不得正  
解遂如墮雲霧說者日益支蔓得此箋而鄭義瞭若  
指掌更不患其制不明然語繁數複猶易眩惑心目  
如再得圖以實之使讀者按圖以求其說似尤簡易  
省力遂不自揣為蛇足繪輪輿諸圖敢敬附之編末  
亦取便己嘗披讀焉

經說 望山堂刻本

鄭徵君珍撰雜記爾疋孝經禮記儀禮尚書周禮孟  
子各數則及孔子生年康成弟子各一篇為書共五  
十四頁

鳧氏為鐘圖說

鄭徵君珍撰 自題辭 鳧氏鐘制賈疏略且不明  
宋後至今諸家說益歧出讀之皆覺不安因按經注  
申明之並為圖焉

說文新附考

鄭徵君珍撰凡六卷 自序 說文新附字徐氏意  
乎非也承認焉耳然實徐氏病盡俗乎非也不先漢  
亦不隨後字孳也何俗乎爾然則病徐氏何病有二

有注為後人加者外皆意古有矣不知其正體說文  
具未暇審如譌變者具注中至古有說文俄空馬士  
矣竝有據若補錄善於釅起等而不能雖承詔夫安  
不病匪獨病徐氏也彼所附世多即為說文亂舊章  
迷後學好古者矯之又別其為脫寫隸變概俗之  
不屑道則說文亦病焉余為此乃臚刊之稽諸古推  
著其別於漢或變初於魏晉六朝之際使說文正字  
犁焉別出逸者詳前考不復言庶許君無遺漏之譏  
亦令兒輩執經問字知時俗增變原委云爾

說文逸字

鄭徵君珍撰凡二卷附錄一卷 劉書年說文逸字  
序 今年秋鄭君子尹刻所記說文逸字成出初印  
樣本屬審勘未是余反覆其書博網載籍確證為許  
君原有今鉉本逸者多至百六十五文又得令子伯  
更附考三百字以明所以不錄之故其為書嚴慎如  
此余復奚以難之然而有疑者因問之曰聞子說許  
氏要者夥奚先葢是為曰說文文字本經也而失其  
舊者三曰逸字曰偽字曰誤字誤注三者不先治則  
本書益以難讀段氏注於說文大原雖略昧許君本  
旨要是絕作不許代與中間誤字誤注十證七八厥

功甚偉逸者偽者即不詳盡亦其經緯浩博未暇專  
及而然蒙此記欲先補所未暇耳余又曰據許君叙  
其文並重者凡萬五百有奇今鉉本已溢出百九十  
四字若又原有此如舊數何曰去其偽著其逸當約  
略相等逸與偽有無跡可求者必不能適合本數亦  
無如何六經且不能何況是余又曰子於段氏補者  
依之略盡如刀部以篇韻無則之古文副而從玉篇  
補刪為刻之古文欠部據詩大東疏增剡字半部注  
云當增犴為籀文牝二部注云當改同作冫下增篆  
文同其集又以炮魚是二字今本脫魚此又奚而不

從也曰唐人書多就俗用引說文本字篇韻古文不  
盡出許書亦不盡載許書刪之為說文古則字已見  
汗簡今取瀏而改瀨沾副而刪副與冫魚皆臆斷惟  
犴字似可從要無明據且此部牝犴牝四文今本  
久失次譌亂安知非牝字失半體長之訓漫取其下  
犴字注當之而犴注遂妄作籀文從貳乎余又曰子  
以集韻類篇求鉉本以韻會求錯本如六書故偶類  
篇餞字引說文食也今說文無餞據此知鉉本有餞  
奚遺餞韻會字下云說文本作鞞是鉉本半於錯是  
鞞字但作鞞不應入生部當是半正篆鞞重文後脫





增矣然鼎臣校定已就本書偏旁叙例注意增十九  
文固瑕瑜參半而偏旁逸者尚三十七近段若膺氏  
注亦頗補逸取鼎臣五文又取楚金本晁記唐本合  
佗引別增三十六而自集韻類篇上溯唐已前書引  
在今本外猶夥是正文脫漏與解說等豈都數傳  
本誤一二字歟而本朝老輩言說文其株守鼎臣者  
不敢一字溢出雖唐已前明白引據輒以鉉無不信  
寧依聲取佗代其傳會私造者又騁一時凡見說或  
穿鑿不經夫二者之病株守為輕然其回護遷就去  
傳會私造幾何矣子尹卅年前從程春海侍郎問故

誓通許學見段錢諸老書證義雖備而補正謬脫未  
有專力為者瀏覽條記分別審錄得凡百六十五文  
謂之說文逸字係以解說討論分為二卷偏旁所逸  
本書可定猶取佗徵外百二十餘字益有憑證復有  
傳本謔旁楚金竄衍鼎臣誤增及諸家引佗籍冒許  
或引者謔改不應今本今本謔改不應所引今行韻  
譜闕入俗書且三百文不苟一字濶入今予知同懼  
觀者謂本書疏漏又述其說為增錄一卷此其致勤  
極慎既末由蹈穿鑿不根亦無失於株守曲護其功  
於南閣鉅矣哉夫許君取諸經傳古文史籀大篆郡

國鼎彝合蒼頡下十四篇采通人依秦篆傳漢制以  
為此書主明字例之條匪鄉壁虛造不可知不謬於  
史籀孔氏非舉秦漢前文字一皆備錄亦猶謂羣書  
所載略存云爾其謂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  
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者核之往往不具長卿  
子國經無傳偶一二見釋文正義即許所漏易如懲  
釋文引孟室作陸書如亮典疏每呂刑則則則則  
鄭本盤庚疏每壁內書治皆作亂亂亦見隸續其魏  
石經古文石經出邲鄆淳鄭邲鄆皆傳古  
文學則刻亂等字即是壁本而許若不載詩專取毛  
而略三家故收三家字少即毛本古字亦有不盡載

者如零露瀼瀼狡人蘭環必毛公原文而許未錄三家如前人引緯詩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九

于以鷓之飲饑于坵室人交偏誰我青揚碗兮囑囑  
騷騷卑門有閑鷓坵坵誰碗碗駟閱之類許皆不取齊魯  
字無可徵禮古今文率收古遺今收今遺古如士昏  
意亦當然夕兩梓坎坎鞅鞅革士虞脰臚許君收其古文阿打  
振拱殺隘而遺麻梓冷鞅鞅及聘禮羹脰士喪銘旌  
僕于堂釋棘既夕木館特牲鬮尸許君收其今文  
鉗名夷澤筓酌而遺脰銘僕釋館鬮之類皆是周  
官頗有舍故書而收杜子春改讀者如染人蠶元夏  
經中車有駟轍車軟飾轡人縷其半後許君不取蠶  
隨紼駟轍軟縷而從改讀之縷縷弁翼蒸秦縷之類  
是春秋古本不可知魏石經遺字略見一二甚合於  
古而許闕如如齊古作帶准象麥穗上齊而少象地  
長乃其專字率作衡從行從止率省聲與說文衡字  
連字可然行率作菴以未在上會意此必皆古字  
許然倉頡凡將時見佗引散句亦尚遺落如玉篇引  
不收

視也。壁，大阜。在馮翊池陽縣北。廣韻引衛通道故開張山兒。束，經音義引。輕鼻疾也。疔，禿也。萼，嚴音義引。駮，速疾也。字从支，聲。晉書音義引。蟹音結之類。皆不見許書。本書口部。嘔，下俚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荅舞。嘔，喻即凡將篇之。其他末由舉核計亦當然。故自經

師異文。先秦諸子傳記百家之書，降及史遷班固子雲，相如能識古文奇字，通儒所為文筆詞賦，有禕文字足記錄者，知無不入網羅，亦不能無放失段。若膺撰尚書異文，謂許君一人之書不能盡天下之字，誠通論也。故許鄭兩大儒，鄭君說字多與許異，而不得謂其非古。如周禮封人置其紉，注紉字當以彡為聲。按彡即禮記半則執紉之紉，鄭意古字當以紉為正。

而說文有紉，無紉媒氏。純帛注純實，縑字也。古縑作紉，以才為聲。蓋謂古紉隸作紉，與隸純相似致譌。而說文有縑，無紉，故使鄭君操筆記字與許並驅，必多異同出入。故張揖之雅，呂忱之林，葛洪之苑，野王之篇，石乏代興，並以羅逸文廣字路，惜半無存存。又燕釀，故程侍郎見子尹初稿，即言欲稗說文逸，收漢已上字，不謬六書者，別自為篇，以輔許作迄。未成書遽歸道山，令子尹書畢功，鉤稽掇拾，僅有上說諸事，既不容及，而本書文字，屢溢解說，脫漏刊除，補綴又踧。憑據姑從，蓋闕然持此，許通人曉學者，已絕作希遺。

矣子尹邇歲益通貫鄭學又夙出程門傳業有人先緒不隕巢中多暇陰鳴能和侘日推司農之引端電侍郎之遺例別成說文逸收之編與此逸字並存為許君羽翼尤於六藝非小補也

汗簡箋正

鄭徵君珍撰凡八卷 鄭知同後序 先君子為古篆籀之學奉說文為圭臬迨苦後來溷亂許學而偽託古文者二在本書中有徐氏新附在本書外有郭氏汗簡世不深攷漫為所掩自宋以還咸俾新附為說文與許君正文比並已自誣惑而汗簡尤若真古

冊書之遺賄其奇倅者至推為遭秦所劫盡在於斯而反命許書為小篆何其倒也國朝書學昌明小學家始寔覺二者之非古然未有追窮根株精加研覈顯揭真贋所由來者先君子有慨於是自少壯輒致力潛探確求所以推本詳證各得所當先成說文改附隨修汗簡箋正以謂新附之蔽不過舉漢後字加諸先秦猶屬經典通行習用識者辨其非古求得本文則已無他諱也汗簡之不經則異是其歷采諸家自說文石經而外大抵好奇之輩影附詭託務為僻怪以炫末俗甚者有如碧落文王庶子碑天台經幢

義雲切韻裝光遠集綴等十數種其散之蹟往往如出一轍郭氏乃專信不疑裛輯絲猥不遺餘力加之自為裁製求合所定偏旁未免變易形體以就己律不必其出處有然自我作古於斯為劇即或非俗造舊有自來而出世久傳譌動成歧異至有一文演為數體是類復了無法擇前後差互疊出更屬觸目榛蕪其間偶有真書出許祭酒網羅之外賴其著錄以存編中正寥寥可指屈初無補於全文之踏駁也先君子所為抉其底蘊為之箋正莫若此數端而最不可為訓者矣前咸豐壬子癸丑間大判辨駁已

詳惟徵實處或且缺略旋遭世變挾稿四方未即畢功同治初載先君子年幾六十倦於檢覈爰命如同依例補葺而寇禍未已家書復半遭逆爛仍屢作還輟甲子季秋先君棄養疾篤時治命諄諄猶以是編為切遲至光緒己卯客遊滬上乃重得辭李宣所訓偽古文尚書孫淵如魏石經遺字攷及金石各編畢力推勘嫻理甫十九就又閱八年戊子孝達張公總制粵中開廣雅書局知同幸與纂修公亟屬先成是編然後始未釐訂畫歸一律親摹其文校讐無爽一如傳本付諸刷氏夫乃歎述作之難如爾而非我公

之好古愆思其終猶未易觀厥成也其間儻有遺識則知同不敏先君子無與焉莫達者理董將來仍許君撰說文舊志云

### 鄭學錄

鄭徵君珍撰凡四卷 黃彭年序 遵義鄭君子尹既卒之明年唐君鄂生將槩其遺書先哀所為康成傳注年譜書目弟子目遣使齎以入秦授予讀之因檢積中書參校訖而序其後曰秦燬儒籍入漢復興各習專經恪守師法康成始旁通六藝兼綜諸家當時學徒景從表問徵辟黃中異類且拜其居可謂顯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十三

矣迨王肅難之於前劉知幾疑之於後至張乎敬請罷聖廟從祀而鄭學幾廢然而難之者昭融疑之者劉表之者司馬我國家褒崇儒術聖祖詔復從祀純皇帝又命儒臣采輯康成所著諸書納之四庫於是為鄭學者三禮毛詩而外易則有惠棟張惠言丁杰書則有王鳴盛江聲孫星衍盧文弨段玉裁皆掇拾於散亡之餘遠紹絕學於斯為盛予竊謂鄭學之晦猶有兩端穎達公彥從而不得墜乎後儒彌少規正豈知鄭學非尚苟同邵公之室不厭操戈叔重五經無嫌駁異曲護鄭失其蔽一也漢宋分門互相詬病

儒林道學判為兩科遂謂傳經之徒無與躬行之實  
豈知朱子每稱漢儒康成尤所深許既服其精力之  
強又頌其有功於道義剛所錄宗為大儒而未學錢  
聞謬生黨伐其蔽二也佞臣之失漸至荒經黨伐之  
興且將誣道傳注年譜之作其以是乎觀其彰避地  
之識表不仕之貞確乎不拔斯文在茲著書目以見  
其道之宏著弟子目見其傳之遠而於康成疲神緯  
書未嘗曲為之諱至若辨北海之譎觚黜郝慮於末  
簡又儼然春秋之義馬以康成之行考康成之文頌  
詩讀書知人論世然後鄭學為而經術明大義微言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十四

未遽乖絕以待濂洛關閩諸儒之闡發者固不得謂  
無與於道統之傳也子尹博綜羣籍專精三禮抱道  
隱居屢徵不就學業志行頗類康成其為是書殆有  
微旨予取鄭志鄭記之例為題曰鄭學錄云 鄭知  
同後序 先君子服膺家康成公之學自壯即喜收  
掇康成雜事知同髻鬣恆見手寫冊子弃篋衍久漸  
臻富嘗舉示知同曰康成為漢學之宗宜有年譜纂  
次生平第世越千六百餘年載籍淹淪存者僅一史  
傳而趙商墓碑某氏別傳皆不可復得覩其佚雖時  
時見他說要事實之失傳者或多矣然其出處大節



范氏已具綱領若蒼稗諸書遺文因傳條例而參稽之固自蹤蹟宛然靡所闕略又所著書見隋唐志及羣籍者凡數十種最稱詳夥雖文十有八九不存其目儼在而其門人之顯著為名臣為通儒下至名氏足徵者猶數十人是皆後學所宜周知余暇當綜核軼事傳麗傳文用推究其始末即按之撰譜而編書籍與弟子附焉知同謹受命固敢贊一辭己未之春離侍館貴陽逮秋還山則先君子書成受而讀之首傳注次書目弟子目而終之以年譜焉夫然後家康成公文行歷歷如指掌中間遭亂未克付厠氏甲子

秋先君子即世逾年知同挾諸遺稿走謁唐鄂生先生綏定先生一見茲錄首欲梓行公諸同好遂令述先君子作書意指同於先君子之學莫能窺其萬一他不敢贅謹敘其庭間梗概若此

遵義府志

鄭徵君珍篋凡四十八卷

按此書與莫徵君共纂敘曰右卷凡四十八為目三十三成書八十餘萬言其為體例匪依隻編亦云纂集匪一家言溯古究今必著厥原毋敢身質以欺世賢地理水道圖經之根柢卻導窾亦夥賅

陳諍友可為敢佞古先近多不備緣牘靡完義從  
蓋闕觀者孰怨粵在作鄂言還于滇平公時守實  
為郡循嘗噴巨缺茲馬鬣然平公謂言是宜有文  
子盍鳩樓吾主而肩言旋計偕明秋南還屢爾乃  
來權輿已春惟言實叢生晚步聞世有目巧匪言  
之倫唐肆無材其奚斧斤天輔其衷乃孫乃陳乃  
底厥基待我後人亦惟舊記咸膚咸臻惟譜惟碣  
亦為德鄰重光赤奮已事而竣惟倣于茲有百其  
旬成者黃公叔者實平毗言譎劄時惟莫君爬亂  
置遐之子實勤乃茲麤粗首末可觀禾紀倦翁未  
成而遷石湖志吳以議阻刊茲成茲刊以弛鮮民  
撫今傷懷潛焉永歎天刑人禍乃中所親出知所  
為諗就惟門兀兀謂何悠悠百年後有賢者亦從  
梧馬東里鄭珍謹識

親屬訃

鄭徵君珍撰凡一卷 鄭知同後序 類攷名物諸

篇至今日稱大備自典禮冠裳宮室舟輿以訖食用  
之細凡可以會萃而條理之者近儒無不罔羅殆盡  
各纂成書獨於倫紀之所繫屬宗族姻婭之繁悉所  
為辨親疏遠邇以定名分而關禮俗教治者國朝諸

博碩則猶莫或綜覈焉。溯孔子壁中書原有親屬記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嘗稱其語。蓋七十子後學所撰禮記百三十一篇之一，為文詳略未知何等。自二戴刪落，輒早散亡。迄今所有述古而彙舉可稽如兩爾雅釋名、廣雅所載釋親諸篇，不過大端約具。此外散見經籍，猶縷縷非一。至昔三代所無，後世迺見。稱號如舅、妻、曰、妣之類，亦足為典要者。復不易屈指。即本親外姻之名，漢晉已降，隨俗增加。或一人稱謂夥，至十數。苟其不諱於理，竝學者所宜周悉。是皆不能無專載為之兼攬者也。且古典傳之既久，不無詭脫。

爾雅釋親所言較以儀禮喪服經傳，即如九族名稱，凡同高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族曾祖父母已下四世例加族字，同曾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從祖祖父母已下例加從祖字。禮經條例故自朗晰，迺釋親於此兩行輩羣人之稱，往往傳寫歧誤，殺惑學人。以致近代瑤田程氏說喪禮於高曾子孫稱族稱從祖者，時或移混而亂服制等差。即邵氏、郝氏疏爾雅時，且不能闔悟釋親駁文，強為之辭，是尤不可不急正者也。先君子生平箋釋禮經於喪服五等隆殺先定，其所主名兼糾正釋親差互禮經之謬，悉有成書而猶

慮其非聚觀羣倫不易顯著且諸經名稱之全今古繁難彙無統紀雖在一時宿學試問以親貫中夫人所當稱號及閒世異同或且茫無以應然則是編誠不可少之急務不能久聽其闕如者也爰就解經餘暇綴成斯記提古為綱博極羣書鉤稽類列其次由親及疏秩序井然令閱者瞭如指掌更無疑誤又各即當條之下分注出處亦間有案說簡括而明脫稿於咸豐庚申凡三閱月而功竣於是不嫌僭擬題以壁中經記舊名以授知同第為時過速偶或標舉正文出典尚闕亦有其名疊見數書或一二處遺忘未

及知同後時捧讀謹略增加而未備也歷光緒丙戌遊幕省垣持示衡山陳子一見詫為絕作慨任梓行且樂為補綴益足註文數十百所迺付刷氏於是斯集不可謂非詳贍矣苟尚存罅漏或異時陳子踵為繕完或世有同好相與續屬囊括無遺則尤善之善者已外如末世俗稱姑曰姑母姑夫曰姑父從母之夫曰姨父是類殊瀆亂不經非古聖王別嫌明微之至意故皆不登攬非失載也讀者諒之鏤版將竟陳子謂不可無言敢述先君子指趣用公諸世

按此書分上下二卷僅刊成上卷其下卷為鄭伯

更陳衡山所補成燬於火

母教錄

鄭徵君珍撰凡一卷 自序 公父文伯之母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斯言也天道人事盡之矣夫惟能勞而後能言勞歷觀古賢母如崔元暉家善果諸傳所傳世隔千載聲口宛然心柔藁短何非此義固知捧帕而悲今古同焉矣珍母黎孺人實具壺德自幼至老艱險備嘗磨淬既深事理斯洞珍無我母將無以至今日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惟身受者乃心知耳而今已矣母子一生遂從此永訣涕念往訓皆與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十九

古賢母同符共揆在當時聽慣視常漫不警勵致身為孔孟之罪人母之不肖子今日欲再聞半言亦邈不可得矣天乎痛哉爰就苦次摹叻而書到今凡得六十八條仿李昌武杜師益談錄例錄成一卷匪獨備久或遺忘亦以見珍之為罪人為不肖者非母之不善教使然也

樗繭譜凡一卷

莫徵君注

平翰序

遵義為黔

郡皆古梁州之域攷禹貢桑土既蠶明載兗州若豫若青若徐若揚若荆皆有織文絲枲厥篚之貢而梁與雍莫無聞蓋非其地所自有也遵義邊徼其民又

烏知其地之宜蠶也有前太守陳公省菴教以蠶而  
利斯溥矣丙申冬余出為遵守詢以其地其民之利  
興自陳公百餘年來居人猶頌其德勿衰先是請崇  
祀而未許也聞與雲衢邑宰言欣然與余復為遞請  
於上游古者有功於民則祀之是安可使湮沒而弗  
彰乎雲衢作吏稱明達才因為蠶之教既可施於  
遵則黔中他郡皆可施思欲廣其法而傳之而未得  
盡詳得鄭君子尹所著樗繭譜言陳公教遵民蠶事  
始未甚悉其書良澤於古文得莫君紫香為之攷證  
疏通皆不忘陳公之德教也亦欲明其德教垂布於  
無窮也雲衢慨焉為付之梓也固宜後有欲行其法  
者知不必擇乎地地無不可蠶即民無不可利曩見  
程春海少農視學黔中時有椽繭一序適足為斯譜  
弁首中言當事曾頒令甲勸民種椽亦以可蠶之地  
居多是在守土者善教之耳余泣遵歷半載矣念一  
無所利於民竊有愧前人之所為而益望是譜之傳  
之果不脛而走也夫莫徵君後序 德雲衢明府壯  
遵唯民之利病殷殷然耳熟樗繭之法昉舊守陳公  
百年以來惠澤滂溥而邑無志乘循蹟就湮日思所  
以表彰之而未發適邑人以從祀名宦請大愜所願

未決旬而詳牘抵上游矣既又熟慮陳公法施遵義效如是貴州州縣土地物宜亦遵義也檨滿何以不遵義也皆法未施也乃詢友芝以種檨飼蠶繅絲織紬之方麤猶未能觀縷審我友鄭君子尹州有樗蒌譜聊語應責而明府是時方延鄭君主講時其來亟索稿將授梓以分遺寅好期各行之所上此其便民之意與陳公同而其觀成也尤大誠所謂不朽盛事之美也顧鄭君書文詞雅與伯仲有宋之陳秦農蠶二著頗無意於規模攷工而筆墨時時與之律有非過目可了了者在鄭君不過偶焉落簡藉以旌紀前

賢藏之名山備異日地志掌故使他人不嗤我邦已耳明府而欲偁闡名蹟詡飾山縣則是書誠卓矣而不然者此斑焉古色眩於目而棘於口者將覆瓿不暇而尚欲以家喻戶曉不幾於秦人之入越夏蟲之語冰也哉因屬友芝加之音釋辭不獲命暇日逐事咨訪舉鄭君書細校一過疏其難明而附以未備徵文據典皆在所略凡三日夜卒業而叙之如此嗚呼友芝居遵義十五年不能濡染傳記其大夫之賢者徽法注鄭君書而益滋愧矣

鄭徵君珍輯凡二十四卷 唐樹義序 壬子秋

養疴省寓待歸草堂同縣鄭子尹君過視出所編次播雅云將付刻屬審勘且為序序未暇也越今年夏余奉命安撫湖北子尹來送余也其書已刻印就四月望與別挾其本行舟中無事重取閱過過為識之子尹之學精核淹贍於鄉國文獻尤所究心慨然謂播之稱詩者前此概未有采輯於是孜孜蒐討廣諮碎掇鉤沈發幽凡十有餘年再易稿詮次乃定為二十四卷梓行之而播之詩始蔚然可觀預是選者人係以傳傳緯以事凡賢哲出處政治學術議論著錄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二十二

與夫山川疆域要害風俗物產莫不博證旁見耆舊掌故略賅備焉匪直以詩而已其用意可不謂勤也哉余嘗聞諸父老言郡自前明萬歷改流迄國初避奢安張李難從他州來者頗多傑人隱君子謳吟流聞聞在人耳然無薈叢家其遺佚者多矣迨入國朝揉懦雅化才俊踵興扞揚風雅皆彬彬乎質有其文顧風氣愿樸恥立標榜懷奇揆藻之士罕以縞紵遍於四方四方論詩者亦遂視播為僻壤而未嘗徵引及之自非子尹網羅摭拾發揚光耀則曠歷年載什九零落後雖有心者窮加搜索即姓字豈不能舉矣



有於名章秀句之紛綸簡冊也哉嗟乎余以是嘉子尹之用意又以是偉子尹之功為尤鉅也至是編體例與去取本旨子尹自詳之固無待於余言 莫徵

君序 鄭子尹學博選輯遵義一郡本朝二百年者舊詩而略溯諸有明改流以來為播雅二十四卷唐子方方伯資之刻成友芝為覆校一過而序之曰嗚戲我國家文治誕敷雖僻遠山郡而風雅鏗異若此邪然亦豈不賴乎萃之者邪遵義自漢豎為犍牂著縣道真尹公經術教授長通盛公詩賦先導遺蹟猶時時髣髴何隻士單語無聞者歷晉五代迄唐播珍

溱等州縣猶見諸史而劉夢得謫播州柳子厚至謂非人所居願以柳州易播使其將母劉柳又皆不果來李太白坐流珍夜郎亦已半道放還及唐末楊氏據有其地閱八百餘年累代羈縻不畔而已雖宋自軾祭文价相繼好文興學養士以得冉氏璉璞兄弟文武才又請得歲貢士比腹裏州縣元漢英益急教化能詩文尚體要著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而其後裔在明中葉乃至禁學愚民驕蹇不受節制以取覆滅往普大編短述亦遂蕩無一存改流未久兵革相仍我大清平定西南劇孽桂誅逆璫乃申講教法增

學解額大惠遠省於是邊郡人士行誼文章彬彬與  
中原爭雄長按以茲集著錄多至二百餘人詩二千  
餘篇夫捷不狼降珍之山延覽黜溫漢鮑之水其靈  
光清氣非必增益於曩時也士生右文承平之朝得  
涵濡汪濊爭磨淬以自見亦何幸歟唯是南中風氣  
樸質其文士雅不以聲華標榜其後生又不以者舊  
謂鄉者友芝嘗欲取貴州自明以來名能詩家之製  
為一帙於遵義尤措意李卓菴先立羅鹿遊北姓李  
冀一晉李知山專四先生最先得知山白雲集於尹  
文學良稷為其先世師知山沒後掇錄本中間遺闕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二十四

尚十餘年零章逸句時別拾諸他弃卓菴筆峰詩文  
鈔數以訪其裔孫數枝梧不肯出可見才年譜郡乘  
所及數十篇鹿遊詩得趙明經商齡持示一冊僅明  
日悔覆瓿北上問石等小集冀一伴鐸吟萃奇堂兩  
草近乃得之趙文學旭竝止數歲之筆聞鹿遊集之  
全在其後人者竟祛散於不解事人至今不能釋然  
夫諸老最著者而友芝蒐求已難如此而吾子尹二  
十餘年不遺餘力以成此編也可知矣昔胡道南譏  
世之選家坐取諸集錄其擅名及其子孫方貴盛者  
為冠冕單門逸響附載一二已哀然大集至問集中

諸公風格高下詩學源流闢草萊主壇坫相羽翼各  
幾人選者讀者皆茫然也若吾子尹之為此編存人  
存詩一用裕之中州法人不得詩牽連旁附淵源流  
別絲穿繩引郡之山川風土沿革舊城殘壘有所鈎  
稽亦參他例竝藉書之其蒐訂之勤別裁之審一展  
卷而曩昔若存若亡之文獻爛然表暴於後人之耳  
目道南之譏庶幾免夫而吾獨惜尹盛之後楊氏興  
文之時獨無一人薈萃當時人物文字以為茲集先  
河則使太白能來子厚果易而復有造就亦將與桃  
溪內外同泯泯於蠻酋積燹中也後之覽者能勿鄭

重於斯編 自序 余束髮來喜從人問郡中文獻  
得遺作輒錄之久乃粗分卷帙名曰遵義詩鈔弄篋  
衍有年矣屢欲整比鉅行之無資且不暇去秋在行  
省見前輩唐子方方伯謂鄉里耆舊其行義文  
采已多無傳賴有此不宜更闕手刪費屬歸為之窮  
冬多暇盡出前鈔重加去取復增新獲二三十家命  
兒子知同寫定計自明萬歷辛丑改流至今二百五  
十二年間凡得二百二十人詩二千三十八首次為  
二十四卷所登載不必盡工然纖佻惡俗則黜矣更  
曰播雅奉方伯訂正而刻之例皆仿元裕之沈容子

遺意或因詩存人或因人存詩或因一傳而附見數人或因一詩而附載他文按及他事要據前鈔略備一方掌故體非選詩必可準繩亦非徵詩必侈人數觀者諒諸一人之力耳目詎周創難為功苛訾匪郵補遺糾謬是所望於後之賢

巢經巢文集

鄭徵君珍撰凡六卷 黎庶昌序 遵義鄭先生子

尹徵君為西南儒宗垂數十年生平著述甚富致極精嚴未嘗如俗儒苟操鉛槧也道光中郡太守聘撰遵義府志成書四十八卷同時刻者有樗繭譜一卷

母教錄一卷迨咸豐中治許鄭學益精三禮六書洞晰精微乃家刻巢經巢經說一卷說文逸字二卷巢經巢詩鈔九卷唐威恪公樹義為刻播雅二十四卷同治三年先生沒後遺著尤多威恪公子令中丞炯續刻儀禮私箋八卷鄭學錄四卷於蜀中獨山莫君祥芝刻輪輿私箋二卷於金陵至光緒四年四川東道歸安姚君覲元編咫齋叢書為刻說文新附考六卷粵東廣雅書局南皮張尚書之洞所設者也又采刻汗簡箋正八卷親屬記二卷於廣雅叢書中由是先生著述約略已具然其精者尚有考工鳧氏圖

說一卷巢經巢文鈔五卷詩集續鈔六卷無傳本資  
州刺史貴筑高君培穀惜焉復任剗而先生之書始  
克告全自餘雖有一二遺編皆非其至矣奇書之在  
世譬猶金珠美玉蘊蓄於山淵必有精光上屬霄漢  
歷久而不可磨滅今先生遺書播行海內聞者鄉風  
士大夫轉相遙刻其犁然有當於人心不待智者而  
知已然卒成此一簣之功使無放失者高君也 高  
培穀序 遵義鄭子尹先生研精經史穿穴深邃具  
有心得乾嘉以來東南諸鉅子無以過之生平著述  
十餘種近年先後傳刻略備去年得其巢經巢遺文  
數十篇編為五卷校刻之其文守韓柳家法謹嚴峭  
潔不落宋以後體勢知經生家讀書既多根柢槃深  
即其議論之文亦非常人所能規仿中間於地理水  
利辨析明了關繫一省輿地之學蓋自貴州入版圖  
以來未有人考證精確豁若發蒙如今日者也豈獨  
先生一家之學哉

巢經巢詩鈔

鄭徵君珍撰凡九卷 翁同書序 往時歙縣程侍

郎以博聞強識之成廟待達之知負海內重望天下  
能文章之士鱗萃其門侍郎嘗典試嶺南所得士如

番禺儀克中陳澧長樂溫訓皆有時名先後與余訂  
交京師儀君工詩精攷據惜早世不竟其所學陳君  
天才雄駿於書靡不窺近乃服膺許鄭溫君治古文  
辭力摹韓柳於近人不亞渾子居此三人者皆侍郎  
高第弟子然皆弗能為侍郎之文其能為侍郎之文  
者遵義鄭子尹一人而已子尹故侍郎視學黔中時  
所矜賞者也其為人坦白簡易粹然儒者生平研精  
三禮習聞古宮室冠服之制通聲均訓故之學為文  
章古澀奧衍大率如先秦以上諸子汲冢墜簡兩漢  
碑版文字及馬第伯封禪記之屬腐儒小生讀之或

至口鉗舌橋實則真氣流貫非顏為魁紀公家言者  
及讀其母教錄即又排測沉摯似震川先妣事略項  
脊軒記諸篇羊質善變幾無以測吾子尹也古近體  
詩簡穆深淳時見才氣亦有風致其在詩派於蘇黃  
為近要之才從學出情以性鎔蓋於侍郎之文為具  
體矣黔中惟子尹與莫孝廉友芝張副貢瑒黎訓導  
兆勛傅孝廉景數人為能肆力於古而子尹所造尤  
深足稱經師祭酒詞壇老宿今年刻其詩九卷經說  
一卷求序於余余嘗親奉程侍郎之教數得追陪未  
坐上下其議論今觀子尹之詩文知淵源所自波瀾

莫二故為序其學之所自出以論世之讀子尹文者

王柏心序

詩言其志而已矣志者不可偽為志

所向情洩之辭宣之乃始有聲有貌數者不備不可為詩然數者末也以志為其本夫詩無偽詩之有偽則馳情溺辭繁聲飾貌者為之也古之聖賢奇傑忠孝大節之人不皆為詩及其為詩亦無所假於數者而自足以格神示昭日月彼之志固宜有是若夫學士大夫之從事於詩則亦有道矣道安在在範其志志有廣狹高卑善範者植之以仁義秉之以禮度履之以忠信廉潔而又覃思專精必在經訓則志益廣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二十九

且高然後發諸詩者達吾之胸臆悲愉喜愠無所緣飾矯揉其間包羅三才經緯萬端壯者鏘金石幽者窮要眇上儕之古人而無盤下質之千百世而悲愉喜愠若覲面敷衽披露肝肺無不盡者此惟善範其志乃能有是吾讀播州鄭君子尹詩而善之子尹居貧尚孤介仕卑官無怨尤躬行孝弟惻隱民物其學深博精核無所不綜尤好治經研究於康成叔重而折衷以閩洛之說至其為詩則削凡鄙猥探詣奧頤瀹靈思於赤水之淵而拔雋骨於埃壘之表不規規肖仿古人自無不與之合余未識子尹讀子尹詩悲

愉喜愠如見子尹焉進而求之則藹然者仁義也秩然者禮度也較然者忠信廉潔也其宗主又不離六經甚矣子尹能範其志非若他人沾沾情辭聲貌可以偽為者也唐君子方伯者子尹鄉人也道子尹意欲余序之余無當於知言然自謂能言子尹之詩之志遂書所見浼方伯貽諸子尹 莫徵君序 聖門以詩教而後儒者多不言遂起嚴羽別材別趣非關書理之論由之而弊競出於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詩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則有矣而古今所稱聖於詩大宗於詩有不儒行絕

特破萬卷理萬物而能者邪吾友鄭君子尹自弱冠後即一意文字聲詁守本朝大師家法以治經於前輩述作愛其補苴昔人罅漏者多又病其或不免雜博橫決乃復徧綜洛閩遺言精研身攷以求此心之安靜涵以天地時物變化之妙切證諸世態古今升降之故久之渙然於中乃有確乎不可拔者其於諸經疑義抉摘滄通及小學家書經發明者已成若干編而才力贍裕溢而為詩對客揮毫雋偉宏肆見者詫為講學家所未有而要其橫驅側出萃於大道無所抵牾則又非真講學人不能為彼持別材別趣取



一句一字較工拙者安足以語此哉子尹長友芝五  
歲友芝兄事之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遵義郡學子  
尹居東八十里樂安溪上每以秘冊互假寫勘時常  
往來丁酉以後春官奔走郡乘牽絆兩人共晨夕尤  
夥至辛丑先君見背即卜兆樂安溪上青田山復結  
廬其間以近吾子尹也計訂交到今且三十年雖中  
間飢驅離索不常合并而靡不以學行文章相礪砥  
而子尹事事精銳對之使人氣餒即如為詩若非所  
甚留意良晨朋酒常不自揣力操旗鼓而與之角往  
往脈張筋急不能自如而子尹率然應之其要害曲

折轉益洞快人之學問才力真不可強乃如此友芝  
即戲謂曰論吾子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歌  
詩第三而惟詩為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  
耳子尹固漫頷之而不肯以詩人自居當其興到頃  
刻千言無所感觸或經時不作一字又稿脫不自收  
拾子弟鈔存十之三四而已而其盤鬱之氣熊熊之  
光瀏灑頓挫不主故常以視近世日程月課檀釀篇  
牘自張風雅者其貴賤何如也今歲春初友芝過望  
山作上元乃把酒慨然曰吾輩俱老大所學既不見  
於用計無復長進而數十年心力所寄不忍弃置

次第厄黎棗取當世通人是非焉憶吾子昔者漫有  
右小語姑以先之唯吾子為我序輒書其學術根柢  
所以能昌此詩者以諗觀者他不具論也

### 巢經巢遺詩

鄭徵君珍撰 唐炯序 巢經巢遺稿起壬子訖乙

丑先生卒於甲子九月此言乙丑誤為詩二百九十九首余戊辰春

統師援黔時子尹歿已三年矣乃從其子知同所錄  
得者凡所遭際山川之險阻跋涉之窘艱友朋之聚  
散室家之流離與夫盜賊縱橫官吏割剝人民塗炭  
一見之於詩可駭可愕可歌可泣而波瀾壯濶旨趣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三十二

深厚不知為坡谷為少陵而自成為子尹之詩足貴  
也然此特其緒餘子尹學宗高密旁及許氏著述甚  
富平居與人接辭容溫藹未嘗以驕人至論說古義  
不肯苟與人同要之歸於是而已余嘗得張皋文儀  
禮圖初本以示子尹子尹隨閱隨背誦經文註疏糾  
其誤數事一坐驚歎其精博如此嘗歎嘉道以來學  
者務為新奇破碎顯背師法欲取阮文達所刊經解  
一一稱量芟其駁雜撮其精要編為一書以惠來者  
余偉其志許助成之及後稍稍有力而子尹歿矣子  
尹雖窮困動必以禮不苟求取方今朝廷黜制

實學勅天下晉建學堂教育人才安所得如子尹其人而為之師邪為文章不起草每對客伸紙疾書意盡而止咸有法度錄存數百篇他日當就其家求之知同客元海南子尹著述聞多散佚已刊行者集經集經說儀禮私箋鄭學錄說文逸字考說文新附考母教錄集經集詩鈔精蘭譜播雅遵義府志子尹姓對名珍遵義人 趙懿跋 光緒甲午四月表太舅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第七日錄中

三十三

然散佚已復不少壬癸兩年之詩僅十餘首庚申以後概付飄零今者不述後亦無知之矣按先外祖自壬子以後山居日少赴行省主唐子方方伯家檄權仁懷廳學務不就以編纂播雅故也甲寅楊龍喜寇遵義適遷荔波教諭十一月遂挈眷之官自平越與家人別令先往都勻隻身赴省垣領憑乙卯正月至都勻先後痘殤長孫兒女僑寄月餘始往荔波五閱月而狄苗亂作縣令蔣嘉穀病不能辦賊外祖募練設關防禦乞援於南丹土知州莫樹棠已大破賊斬馘甚衆賊逼城而游擊馬清傑堅促不出外祖知不

可與有為又自無守土責乃棄官挈家走南丹經羅  
斛旋省丙辰貴陽太守劉書年招致幕中欲更卜居  
東山之邱不果遂還山丁巳遣舅氏伯更往就幕而  
已獨居山中成輪輿私箋說文逸字汗簡箋正等書  
戊午在山中己未涪潭賊起乃欲遊蜀依唐公鄂生  
出仁懷至南溪值亂又聞涪賊犯遵義急趨歸而家  
人已從真安繞南川入蜀抵南溪矣庚申探得之召  
歸過於桐梓遂僑居魁崖側數月仍返遵義辛酉壬  
戌主講湘川啟秀兩書院時朝廷詔以江蘇知縣補  
周道梗不得出癸亥移歸禹門山砦甲子九月而疾

終外祖生平大節已備名賢誌狀小子何述焉惟行  
歷不詳無以言詩茲撮舉所聞以俟將來蒐補及箋  
譜者得有所依據云爾 趙愷跋 先生之詩望山

堂自刻本至辛亥止壬子至甲子以前歸道山之作  
皆所謂遺詩也然自為紛亂光緒二十年黎純齋觀  
察屬高君刻於資州共二百六十二首先從兄延江  
生為校字稱壬癸兩年之詩僅存十餘首庚申以後  
概付飄零黎受生先生序謂曾見遺稿為某公攜至  
軍中遺失讀者無不同深慨歎已謂先生遺詩舉高  
本為晨星僅存矣厥後唐鄂生宮保與先生情義甚

篤莫逾金石舉遺詩付鉛印於貴陽共二百九十九首因取以校高本溢出三之一高本詩多庚申以前為唐本所無者四十七首唐本多庚申以後為高本所無者八十五首重複者二百一十四首讀之喜極莫可名狀向者高刻本先人皆居鄭門先叔又其壻也嘗指某某詩為錯置年次又嘗聞諸先輩談其逸事故於望山掌故稍有知聞嘗以兩刻詩不能合併為恨因取刪其重複釐其先後復增所獲為另鈔者共得詩三百八十七首於是十三年之著作庶幾少有遺軼矣竊先生以經術居國史儒林傳已為定論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三十五

而詩之名滿天下上頡杜韓蘇黃下頡朱王已無煩稱巴陵吳南屏曰子尹詩筆橫絕一代似為本朝人所無曾湘鄉亦領其言惟其遺詩始高君刻之其敬仰前賢之意已不可多得後唐公於人情冷落之後拾出於灰燼之餘洵比較如天日之情義為古所罕有近陳筱石尚書取高本刻之名曰後集又以往時先從兄漢鬯生所存鈔示莫楚生先生者及他蒐獲者別曰遺詩殊未當厥指陳君寄居海上篤懋鄉哲之義其勤如此尤所傾服且吾族兄崧客死海上所作含光石室詩草聞已逸去亦被採刻其不忘黔人

之意何厚而深也今編此遺詩鈔成有年斬不嫌謫  
陋猶為年譜以譜閱先生詩者久欲鐫板付於望山  
堂本之後惟年以舌耕糊口計無餘粒敬藏絨帙以  
待今年宗充姪謀暫付鉛印以餉天下之同好者應  
亦保存藁本之意也因囑其就近為校字為記其原  
末如此

深衣考

輯論語三十七家注

說文轉注本義

說隸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五十六

老子注

先秦古書讀

巢經巢寢詩

無欲齊詩注

均鄭徵君珍撰

按以上八種無刊本 又按莫徵君與鄭齊名其  
著述本應載入但事跡既入流寓則據本志所載  
定例不得不割愛焉附識於此

悅坳遺詩

鄭珉撰珉字子行徵君弟布衣詩凡一卷 自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曰詩不關書理也然非讀書多窮理精不極甚至詩豈易云乎哉夫滄浪特舉其至大至博而言耳余少少讀書而性喜吟咏興之所至輒信口唱出不自知其於詩家法律有合否也自舅氏黎雪樓公奉諱歸里每於芳辰佳節輒令子弟輩豪吟嘯飲時執牛耳者伯兄徵君子尹莫君子偲表兄黎伯庸別駕也繼而黎氏介亭太守篠庭椒園兩孝廉後先繼起一時詩道之昌莫此為盛余雖不能詩亦嘗附驥而學焉性疏懶未嘗檢拾隨作隨棄不自以為詩而愛惜之賴筱庭表弟檢存百餘首付余曰君詩純

發於天籟其一種清真之氣流露紙上可喜人生之精力幾何當存之以俟異日採錄余時亦不知其言之切也迨咸同間疊遭兵燹十餘年來挈家轉徙草草求生之不暇縱有感時紀事歲十餘遷人幾不保安復記憶收存遺藁乎并篠庭所付者與藏書俱灰燼矣及兒子知劬少具知識始收錄近年棄藁成帙余亦自覺衰老日至忽忽一生垂白無聞撫茲殘簡不無遺憾昔年詩人半皆物故然後識篠庭言之真且摯也劬乃請於余曰夫風雷之奮發龍虎之嘯吟震動遠邇至如春鳥秋蟲其聲關關然唧唧然所聞

不過咫尺之地然而幽閨思婦遊于天涯驟然聞之心驚繼聆之而墮淚者其感人尤易入也大人詩出於性真亦猶是耳曷弗予數言以弁首邪余感然驚曰噫爾以田間牧唱樵子漁歌欲儕之風雅六義之列可乎吾恐有識者罪我為不知量也勿妄言遲之又久復又請曰曾記家板橋公有云若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否則視為覆瓿物又何傷余思其言亦頗有至理乃頷之因卜居鳴鳳岡麓遂題其端曰鳴鳳山人詩藁有愛我者當為我諒或或或易知我非拘拘於法律也且舉魏武帝之語以解之曰幸甚至哉歌

以詠志 黎庶昌跋 表兄鄭子行余作傳稱為山人者也君為子尹徵君之弟以布衣終家貧食力屢空晏如善形家言嘗於洪水壩點燈山下卜基兆謂與堪輿書中坳去聲腦天才者合君得之大喜自營生壙其間種松數百晚歲遷居山麓以近之光緒十一年余奉諱旋里時君歿已七年一日往省君墓登點燈山乃觀所謂坳腦天才者禮故人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因就其家求遺稿得詩百餘首當咸豐六七

年時君與余兄弟過從甚密及庚申歲暮寇氛不甯君勸余謀赴順天鄉試先之武昌依余從兄伯庸遂



別不復合并其後服官江左益遠游海外數萬里之歐羅巴音問曠絕久不相聞君獨時時念余不置形之詠歌以達其意睹茲遺編使人滄惻不能自已君讀書雖不多其詩純任天籟頗近嚴羽別材之說異夫世之雕章琢句以為工者蓋亦擊壤誠齋之支與流裔也今彙而刻之題曰悅坳遺詩並發斯義使讀者略其辭而觀其意云

播川詩鈔

趙旭撰旭字石知號曉峯桐梓人道光時諸生以軍功選荔波教職殉難事跡具人物志 鄭徵君珍序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三十九

余嘗過桐梓觀大婁山經其東南層盤崔嵬感地隱天草木煙雲鬱鬱蒼蒼縣數百里莫測所蘊積意其窮深雄濶塞明裂坤他尊五嶽之氣必有負瑋抱奇者或外來或本產出其精芒光皎歌嘯恣肆乎其間然後與茲山相稱乃歷歷數之青蓮居士龍章鳳姿噓吸六合曾長流夜郎繼則玉山樵人驚才絕艷亦貶為榮懿尉唐故縣並在今邑界中而兩人顧未至也宋景定間有猶道明趙炎昨嘗與薦辟有時譽或曰是邑人也然皆無文章表見竊嘗怪之今閱吾友曉峯趙君詩鈔於余所言與茲山相稱者乃始折

然謂若有可信曉峯生三歲而孤幼隨其祖官齊魯  
稍長復遊學吳楚間習聞雅流議論多披覽藏書  
又尺寸謹奉節母蘇孺人教故能知身之所以貴個  
然迥拔流俗狀短小退然如不勝衣而推負氣好奇  
家雖貧非其人食之不可九試於鄉不得志而視世  
所津道取富貴者未之異也聞有佳山水及前人遺  
蹤軼事率足訪手蒐忘乎險遠多有得於前載之外  
余曩輯郡乘桐梓一邑掌故悉以屬之近數年復自  
萃邑人韻語為耆舊詩略其論記天事地道人物者  
別次為桐筌都若干卷溱州文獻幾無遺者道光己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四十

卯余於綦桐間吹角壩得漢建安七年刻石摩挲訂  
考乃信知即王東陽紀勝南平軍下所列古摩崖及  
姜維碑者而實為婁秀發字原碑目之沓邑長盧豐  
碑為洞庭以南蜀江以東無上第一古刻宋以來迄  
今復見實君之啟適導我力也事事有功於先民若  
是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嗟乎曉峯少余六歲耳余  
年未老而積情不堪料莫復長進以曉峯日澤以古  
發以聲者又必出之極思苦吟即已前所詣其精芒  
光燄已如此更閱數年知余所言與大婁相稱者乃  
真相稱矣德性問學夫甯有止境耶點勘畢書此還

之

按序文在鄭集中  
稱偃飲軒詩鈔

莫徵君友芝序詩卷所以

長留天地間者骨與韻而已非是雖工弗貴風冷雲  
上讀之悠然穆然深遠無際而不知情之何以移者  
韻勝也冰稜鐵矯讀之眉宇軒昂投袂欲起而不知  
神之何以王者骨勝也吾友趙君曉峯之詩其庶幾  
以骨勝者乎晚峯少遊學齊魯三吳間多接其韻人  
畸士譚欵盛氣不可一世好讀史口析古今成敗事  
洋洋灑灑豁心露肝而持論務出新意不為苟同視  
世之褒衣博帶竊聲華取富貴茂如也頗不能降心  
銜樣工書義以就有司己卯歲科試試古學冠其列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四十一

而又置卑等遂試拔萃既受卷忽左右顧盼是烏知  
我者還其卷學使者疑其病婉慰之行且應曰今日  
興不佳遽出則相與沂清流跨層巖有所會嘯詠忘  
逝其率傲如此故其為詩不屑作經人道語當其得  
意如萬山之顛一峯孤起四無憑藉神眩目驚自謂  
登仙羽化無此樂也年逾四十猶潦倒諸生中曩者  
豪情銷鑠且盡然酒酣耳熱抵掌談藝狂奴故態未  
嘗不欲碎唾壺余曰晚峯休矣寒不可衣饑不可食  
百年鼎鼎持此何成晚峯掉頭不顧也今年秋以其  
詩命予審勘嗚呼以吾晚峯之才使其泯去稜角脂

韋隨俗苟一時之榮遇夫何所難胡沾沾然耽此無用之詩乃若飲食性命之不可離者而余固知後之人讀吾晚峯之詩其一往耿峭不可磨滅之勁骨猶當撐拄紙上以得其為人而世之脂韋徇俗苟一時榮遇者其烜華詭長在而謂吾晚峯肯以彼易此哉

蜀碧補遺

趙旭傳書凡六卷

桐筌

趙旭 鄭徵君珍桐筌序 善言地理者無他目到

也足到也覽記盡古今之書是謂目到而遠近又無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中

四十一

不親涉是謂足到二者有未及不或遺焉即或誤焉余昔之輯郡志閱三年乃成力亦勤矣而物產不采茶經祠廟不摭寶退錄楊氏事不載清容集則目之未徧也鼓樓溢之水誤指為渭河樂安江混叙其源處則足之未徧也其他舛漏類若是至於今在他邦博洽者固無暇勘及此即本郡人或亦未之詳也然亦固深悔之桐梓趙君晚峯在當時獨任其縣米訪其時晚峯年方壯喜蓄秘鈔健登歷不畏僻遠網羅搜剔視他縣為多而晚峯意才歉也以後目之所經足之所至凡其縣為郡志之所闕者畧者譌者日稽而

月有積焉因分天地人物四部彙為桐荃若干卷縣之故實度竭盡而無餘也已夫人之學力亦何有止限昨日見為是今日見為非去年以為詳今年以為畧亦用心無已者乃有然也若束書不觀而役其神志於無益與傲然執寸知粟獲而即以為盡之者豈足以與於此哉惜乎吾郡知交中獨吾曉峯一人也使吾州縣皆有曉峯其人者令其舊文軼事歷歷與後人有可徵考而又足以糾補郡志之不及豈不大善而惜乎獨吾曉峯一人也借閱其稿將還之為讖數行於首

桐梓耆舊詩鈔

趙旭輯詩有前後集為子彝憑所增輯有序 趙彝

憑序 右桐梓耆舊詩前後集成彝憑謹記其目曰

孔子刪定國風是為總集之始其採錄二南而兼及

曹檜定見巨細不遺以後編錄一州一邑者尤指不

勝屈大概以人存詩如吳師道之敬鄉錄亦以詩存

人如元遺山之中州集况吾桐兩代離辭大半忠貞

之士而可聽其淹沒也耶道光辛丑修纂府志鄭紫

翁輯郡人詩為遵義詩鈔時先子則專輯本縣及後

紫翁刊作播雅桐梓之詩悉照先子所錄隨又有所

得亦寄與莫眵翁編入黔詩紀畧先子原刊之編會  
疊遭兵燹已與播雅版本均成灰燼忽忽五十年矣  
偶然感觸謹哀原詩編為前集竝加小傳其在先子  
之後與前未見者編為後集播雅所有按證是者仍  
之誤者正之計前集四十二人得詩二百零六首後  
集四十二人得詩六十首蓋我大清受命以來十八  
行省惟貴州幅員初定尚覺彬彬可稱考華陽國志  
所載周秦時巴國土風祭祀等作無異于風雅及漢  
武初郡犍為便有舍人首注爾雅為漢經師之祖自  
時厥後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偉既多而風謠旁作  
豈可謂地淪于夷遂無標觚染翰者若當時有人採  
輯何致盡歸草亡木卒乎而或者謂太白如不放還  
安知此地不似韓之開潮柳之開柳此猶目睫之論  
而未遠溯本源矣行見繼起有人各究興觀羣怨之  
旨成聲名文物之邦不等諸自鄙以下則斯集之纂  
其容已乎歲在壬辰仲春月長男藝憑謹識

樹憲背遺詩

鄭淑昭班班撰 黔詩紀畧後編氏為徵君女適趙  
廷璜婦德母儀一世楷模詩亦綽有大家風範卒後  
子怡為搜錄遺詩五十六首共一卷光緒甲午刊于

京師事蹟見列女傳

案隋書經籍志凡婦女撰作不另分門類茲照仿之

慈教碎語

鄭宜人遺訓子趙怡述

海甯錢保塘序

曹大家

女誠七篇與曲禮內則相表裏自漢以來言婦學者必宗焉及讀其所作東征賦所以勗其子者寥寥數語反不如其教女之詳意當時別有教子之書而今亡矣往余晤遵義趙二山先生藹然君子也知其娶鄭子尹先生之女賢孝有文婦行甚備頃其子悔予大令出其兄弟所撰母宜人遺訓一卷見示其言平易近情切心饜理大致合聖人卑以自牧躬自厚而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中

藝文目錄甲

四十五

薄責於人之旨間或推原禮意亦深得古人制禮精義雜誦數過心氣和平吾輩讀之可以淑身豈僅為少年子弟痛下鍼砭平其驕矜之氣而引之於無過之地哉閨閣之賢乃能發明儒先之理為近時所僅見以視有明婦女徒以詩文書畫相高者相去遠甚大家之言無以過此可謂副其名矣附其遺詩一卷溫柔敦厚雅合風人之意雖宜人不以此見長然亦可以見其性情蓋詩教固如是也悔予大令索為弁言爰書此復於二山先生如刊以行世為教幼時子女之書豈不延宜人之澤於弗衰哉光緒十八年冬

十一月 李鎮書後 自鎮與遵義趙君仲漁交且  
久得聞其淑配鄭宜人之賢已而又聳慕鄭氏與仲  
漁復婣也內子亦時時道其從姊能承子尹先生愛  
於諸女受教特深而有其家兩黎孺人之風自印為  
不及遠甚當咸同之際鎮以喪亂避居貴山因得拜  
其母張太宜人於牀下吾二人骨肉相視以天下為  
莫斯若也而趙君遂屬二子怡懿於余學於是親見  
鄭宜人事姑之愛而敬教子之溫而嚴治家之勗而  
裕約而惠莫不動中乎禮從容以安益信宜人不愧  
為經師女良士婦矣丙子秋宜人從仲漁宦蜀踰年  
卒於任所而二子扶柩歸葬故山斬然在疚以一編  
涕泣來謁蓋所述宜人事訓也鎮讀之終曰是信足  
以傳爾母矣抑爾母宜有是傳也乃書其後以復二  
子並以質之仲漁云戊寅二月麻哈李鎮書

廛軒遺稿

桐梓溫綸□撰

梅曾亮序

西漢文類書不傳今

是書也戶知之曰漢文分左右史自柳宗直編之以  
其兄儀曹為之序也李聖僕不傳今學士亦戶知之  
曰聖僕文於會昌進士中為第一二以其兄義山為  
之志也儀曹義山皆能為古文詞古之道不苟毀譽



於人於其弟也何或焉溫子塵軒吾年文露皋先生  
季弟也有文行而早卒先生悲之甚念太夫人愛憐  
之厚及其成而早卒也愈悲之甚思有以永其名者  
輯其文而叙其行其愛真故其詞慤其詞慤故其行  
表年少服義行古道愀然有慨於人心焉春木之萎  
揚烏之苗命也夫雖然是宗直之書也聖僕之文也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有是編焉足矣道光十年夏  
四月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二下

藝文志 目錄下

野人堂詩集

馮正杰撰正杰字子玉遵義人道光中鄉薦 蕭光遠野人堂詩集序 阜陶賡歌為三百篇權輿此極盛之時也風雅則有正變而正少變多史遷所謂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吾友馮子玉孝廉方正少勤學壯遊楚粵間湖海盪其心胸江山助其學問遵義遭亂遂感慨悲歌為詩若干首取讀之玩其辭公吟流民嘆梧桐行糠粃行等篇莫非感喟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時事託之於詩他皆不為空言昔人評南山可不作北征不可無其此之謂乎子玉立身制行素無虛假其人真故發為詩其事真其景真其情真視俗派風月花藻迥然不侔抑予思詩三百篇惟蒸民崧高末章自署吉甫節南山自署家父巷伯署寺人孟子此四篇外作者何人毛鄭已多不詳其名氏漢魏及唐始各以詩專門名家至今益彰其傳乎亦不盡傳乎若野人堂之鈔寓意有似乎變風直言有似乎變雅將來輶軒採取地方故實資焉吁以子玉之才不能和聲鳴盛而徒做三吏三別八哀九歌之類抒胸中

憤懣亦足慨矣敢弁數行標作者之大旨如此云  
侍雪堂詩鈔

黎北勳撰北勳字伯庸恂長子以諸生補開泰訓導  
遷湖北鶴峰州判事跡見列傳詩凡八卷 龔昌運  
侍雪堂詩鈔序 黎君伯庸之官楚北也余司鐸鍾  
祥耳其名而未識其人每友輩從鄂垣來者必訊黎  
君皆嘖嘖稱風雅士蓋素以能詩名黔疆中原才士  
鮮弗知有黎君者心竊慕之亟欲快睹其人而誦其  
所作咸豐四年秋流寇偪郢郡合境團練為防禦計  
鍾祥太守所治也黎君以藩署參軍奉檄來司饋餉

捐輸事余始獲與訂交傾蓋談心遂往還無間因遞  
窺其著述領其緒論乃知黎君當代人豪洞悉古今  
治亂不僅以風雅自居其形諸歌詠者特寄興焉耳  
故君詩高古簡勁其言多悲憫時艱獨披胸臆扶去  
雷同勦襲積弊尤難及者君以厠近大僚近屬不欲  
顯為危言激論恣肆譏評雖值山水登臨之會朋儔  
贈答之篇隱然抒其憤懣慷慨而終寄託遙深譬喻  
微婉令讀者從言外挹之其善養復如此豈區區以  
筆藻自銜者比哉余意君負幹濟之才方聲噪縉紳  
間當必拔擢見用於世不徒託諸空言視余潦倒閒

職失意罷歸行年六十莫遂所懷者何啻霄壤乃黎君頗寓書來亦鬱鬱不得行其志將圖高蹈退歸泉石嗟乎君之遭際竟復同然余既悲己而更惜君奈何天生我輩例必窮愁抑塞之不遺餘力昔賢謂詩必窮而後工豈真古今一轍耶殆至是而知天之所以命若人者不在彼而在此焉君自今騫舉塵壒之表取助煙霞學養彌邃蘊為金石之音一於詩洩之雖塞在一時要必聲施後世立言之效甯多讓於立功之不朽乎今將梓厥舊稿質諸世遠屬序於余余無當於知言而忝在交厚不能緘默爰書鄙意若此

石鏡齋詩略

黎兆勳撰 莫徵君石鏡齋詩略序 伯庸君過庭

之教於儕輩中最先有詩聲少作千餘篇無留存稿既自風騷漢魏逮乎近代名家制作靡不含咀熟爛徹其正變源流窅焉得所以置我迺撫壯艾以來迄開泰校官為侍雪堂詩集若干卷之鶴峯州判後別題曰石鏡齋以江夏寓廬負高冠山昔曾掘出石鏡放翁入蜀記所謂鄂州訪黃鶴樓故址在石鏡山麓者也咸豐庚申秋杪余自京師還道鄂尊酒話舊流連浹辰皆頽然老境無復昔年豪縱亟促付梓其詩

而侍雪舊編半不存篋中因先以石鏡遊集而為之  
引其端

葑煙亭詞鈔

黎兆勳撰凡四卷 莫徵君葑煙亭詞鈔序 余少  
長遵義交鄭子尹既冠言詩乃因以交其內兄黎柏  
容歲率唱和三四往來而填詞亦旁及焉顧子尹詞  
舊兼工七八年前已自編集曰經巢寢語曾為序之  
以存柏容與余則皆未涉其藩鹵莽嘗試云爾既柏  
容秋試累躓余亦春官數擯牽迕人事幽憂無聊乃  
復相與上下五季兩宋逮本朝鉅公之製準玉田緒

論以相切劘余雖稍窺門徑而才不副意寥寥成篇  
而柏容所詣駸駸南海而上汴京即兼工之子尹  
已賄其後竊論近日海內言詞率有三病質穢於藏  
園氣實於穀人骨孱於頰伽其偶然不圓習氣而泝  
流正宗者又有三病專淮海而廓師清真而靡服梅  
溪而佻故非竟章騷雅劃斷眾流未有不撫粗遺精  
隨汲忘返者也柏容少近辛劉繙然自嫌嚴艾痛改  
低首秦周諸老而引出以白石空涼之音所謂前後  
三病已無從闖入顧不自信見面必出所得相質証  
余每持苛論即一字清濁小戾於古必疵乙之而柏

容常以為不謬日鍛月鍊不盡善不已近則每變愈上雖子建好人譏談人亦何所置喙昔吳尺鳧為詞在中年以後故寓託深而攬擷富宋牧仲虛懷討論其詞可上擬北宋柏容兼之宜其幽宕繚邈使人意移為之不已於長水烏絲珂雪間參一坐豈有愧哉今年夏編其葑煙亭詞為二卷將付雕而屬余序余不文又不深此唯柏容為之之甘苦不可不述而又竊歎柏容詩十倍詞功而顧適以自見與子尹遽於經而行將假詩以鳴皆士不得志於時無可如何之變計然而吾黔自君采滋大破詩之荒漁璜鹿遊白

雲端雲諸老繼之大昌獨未有為開先倚聲者今使柏容挾其所為掉背海內歌場酒隊間諒未肯遽作舍避則他日後進數南中樂章別子必將曰柏容先生則雖長才短馭或亦可無憾與

詞林心醉

黎兆勳撰凡一卷

野茶岡人學吟

黎兆熙撰兆熙字仲咸恂次子國子監生早卒播雅稱其死之前夕與其弟縱談詩因誇己好句自啟匣出所存稿即此冊也又稱其酷慕漁洋詩偶坐次憶

某詩及注命繙輒得其所作是真能於漁洋喉下探  
息者

### 息影山房詩鈔

黎兆祺撰兆祺字叔吉號介亭恂子諸生以軍功保  
至知府事跡見列傳詩凡四卷 鄭徵君珍息影山  
房詩鈔序 吾播古號山州自唐以來文章道德之  
士代不乏人獨無以詩賦名家與中州人士會盟角  
逐者我朝乾嘉之際海內晏然士大夫爭以文章風  
雅相銜鸞絃歌之澤涵濡漫衍度越古今吾舅氏黎  
雪樓先生以宏通淹雅之才遭逢其盛聰明早達作

宦會稽公餘輒以歌詠自娛與諸名士相切劘彈琴  
詠風有宓子賤之餘韻焉迨中年改組後益以詩教  
倡導後學一時羣從子弟爭自濯磨咸以不學詩無  
以言為大辱珍以甥壻從遊先生之門與先生冢嗣  
伯庸共鉛槧者殆十年頗能識其緒論復以先生之  
教轉授邑人風雅由茲浸盛先生中子叔吉少年善  
病絕意策科趨庭之餘嘗從珍與其兄伯庸講論六  
義如饑渴之於飲食每有所作輒就正焉或一字未  
安必反復推求至合於古而後已寒宵永夕手一編  
朗詠微吟長哦短諷疾徐赴節聲徹四鄰鏗然如出

金石與作者冥會神通聽者至為神往如是十數年於古今詩賦源流悉闡其藩而涉其涘又恐其博而不精也乃專靜潛閱一宗祖於少陵旁及韓白蘇陸沈浸含咀神與古諧盎然若有所得逮中年飽經世亂顛沛流離出入於戎馬之場馳驅於鋒鏑之內冢庭多故憂感百端有觸於中則伸紙疾書不假思索竟情抒寫率多悲涼愁慘之詞若不及區區規撫古人求工於字句之末者及其音停響遏沈鬱蒼茫苦語酸情縈腸拂胃意不期於杜陵而於杜陵自近是非獨平日嗜好之深抑天性之真境遇之阨交迫而

能然也叔吉外甚羸弱而內氣剛勁忠孝肫摯有古仁人孝子之風故發為詩歌往往令人愬焉興感叔吉諸昆季皆能以詩鳴於時工力似出其上至於感悼傷懷之作則真情孤往至性纏綿使讀者忠孝純忱油然而發則自以為不及焉虞廷之命樂曰詩言志孔門之立教曰興於詩叔吉之詩其庶幾近之乎珍連年避亂山寨哀病侵尋叔吉出所作詩屬為點訂因畧以己意去取得詩凡若干篇大都可傳之什叔吉年強四十所造已沛乎資深其進境正未有量吾舅氏教澤涵衍昌大惟叔吉是望珍老矣恐不及



見吾叔吉之大成也叔吉其勉之哉

恬退齋詩文集

梁宗魯撰宗魯字誠一桐梓人道光辛巳舉人

金字山房詩稿

王作孚撰作孚字春亭綏陽人道光己酉舉人咸豐

癸丑進士仕至山東鹽運使事跡見列傳

自省齋文稿

易為霖撰為霖字春膏綏陽人以軍功仕雲南知縣

事跡見列傳

吳疑哉詩稿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八

易為霖撰

文典

向春賜撰春賜字谷仍綏陽人道光甲辰壬子兩科

副榜任施秉訓導平生潛心理學著成此書惜未刊

行事見列傳

清華齋詩集

丁世楨撰世楨字桂村綏陽人道光甲辰鄉薦任雲

南知縣

藕汀詩館詩鈔

汪光憲撰光憲字石樵仁懷人副貢生事見列傳

十峰草堂詩鈔

汪光憲撰

成山廬稿

唐炯撰炯字鄂生樹義子道光己酉科舉人仕至雲南巡撫事跡詳列傳詩凡九卷附文一卷共十卷

王柏心序 文人兼將畧者累千百不一見焉優將畧而文業又精絕過人者曠古今不數見焉若葛忠武有集二十四篇杜當陽注春秋左氏傳王文成講學軍中門人輯之為傳習錄此最命世大才矣乎今唐君鄂生廉訪以將才與詩筆兼雄庶幾起而繼三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九

公之後者哉君甫弱冠勸其先公子方先生以忠烈殉江上遂輟計偕釋褐為蜀中令將所部隨諸將擊賊當者立破搗巢逐北賊望見旌旗即走婦孺皆知名為蜀將冠守綿州時城中卒不滿千賊數十萬圍之百餘日登陴血戰激勵衆心人有固志會援至表裏奮擊殲賊且盡中蜚語禍幾不測竟錫秩久乃復官黔事棘黔人官都下者上書舉君定黔亂蜀大府偉君才畧即疏以君將蜀兵而往不數月頻大捷誅其凶獷撫其柔良黔境廓清什已七八矣上嘉其勳璽書獎勞拜按察使銜加秩視二品自提鎮以下均

歸節制君益感激馳驅以綏靖全黔為己任駐師谿  
峒林箐深險轉餽艱滯以在軍積勞羸病日甚納節  
乞解戎務留成都養疴待命嘗裒所自為古今體詩  
曰成山廬稿者屬余論定今復來徵序因為推論之  
曰工詩者不一格矣有詩人之詩有豪傑之詩豪傑  
者其志遠志遠故識高氣壯其為中也深沈而為外  
也嚴肅若是者決為豪傑之詩可一望而知也此如  
虎步高岡蒼隼阜雕側目仰視霄漢如長松勁柏傑  
然拔出羣木之表如高山大川巍巍蕩蕩顧視邱垤  
行潦直一卷一勺烏足與較崇卑計廣狹哉今觀君

詩志在掃除寇攘休養凋殘歷險危而不揣遘憂讒  
而不懾識益以卓犖氣益以沈厚自非豪傑安能有  
是且其格韻神骨又無一不範於古夫詩不足東豪  
傑而足以定豪傑乃今於君之詩而定之昔蜀人范  
雲吉語余曰鄂生為政用兵行己治詩古文作真行  
書無一不以練勝余以其言驗之良然文人而優將  
畧其文業又精絕過人目中僅見君耳嗟乎葛忠武  
杜當陽王文成不復作矣非豪傑安能踵而起君功  
名未有艾疾良已國家有急當起建方叔雷霆之威  
君且勉乎哉即於君之詩決之矣 薛福保序 均

是人也其受材以成器大小或相什佰千萬焉均是言也其積字以成文高下亦相什佰千萬焉古之為詩者多矣其尤善者無慮二十餘家彼其人或迂疏顛固取天地萬物之殺列於前無所迎距而目之所營精之所驚沛焉一發於詩而有法無法皆中程度故專家者流於其詩所得尤精雖有雄奇絕特命世之大才及與之抽毫命牘翫希聲於簡外析片言之微妙則恧乎其不能無絀焉何則餘於力者巧有不兼幾於道者藝或未暇也遵義唐鄂生先生以儒業發聞一旦提孤軍出入死生搏數十萬方張之寇而

推其角距決策合變雷動神應動施蓋於西南天下動色相嘻而先生洒然不以自喜及夫讒媚朋興機穽百出仁人志士之所扼腕而驚嗟先生意不少沮若蚊蚋相螫於莞簟之間翕乎其無不自得也此其所受於天奚啻什佰千萬於迂疏顛固章句之小儒顧其為詩尤精絕過人其尤善者於專家夔絕之境則幾矣抑又有進者焉其志剛以深其神愉以肅其為言也出入衆家而肝膈洞朗蕘然獨成為先生之詩豈所謂餘於力而兼其巧幾於道而暇於藝者耶今夫射志於鵠而已矣發必命中善射者徒也而志

氣容體又淵淵乎成德之量焉豈獨善射之謂哉故明乎巧力道藝之數以衡古今之詩則材之大小言之高下皆有不可揜者讀先生集竟書是以質焉成山老人自訂年譜

唐炯撰凡六卷炯自撰附錄一卷其子堅所續者也自題詞 丙戌夏余繫部獄已更再冬罪且不測狗兒輩請粗述平生險阻艱難情狀今年夏病中復取而刪削整理寫為六卷藏於家以示子孫若夫懷挾恩怨虛構事迹顛倒是非自信無有而其時之得失藉可考見他日史氏不無取焉 唐堅後跋 按

先少保自撰年譜止於光緒丙戌自丁亥迄丙午二十年間闕然未紀其中事蹟治礦為大端緒繁複雜傳聞易譌欲事補綴恐戾先意聽其闕略歲月淹久世益莫詳尤滋慄焉陳牘具在爰撮其要依年錄之附諸譜末以備史裁其所不知不敢妄載

援黔錄

唐炯撰凡上諭一卷稟由四卷書二卷議一卷事宜一卷移一卷札一卷示一卷共十二卷乃同治七年至九年炯統兵援黔時事其子堅彙集成書刊刻印行

四川官運鹽案彙編

唐炯輯炯於光緒丁丑創辦四川鹽務官運局彙錄公文成書凡二十八卷 自序 四川額行鹽水陸引一十六萬八千四百七十道行川者為計行滇黔者為邊歲徵稅羨截銀二十九萬六千兩有奇自乾隆中年歲徵不如額於是認銷有推代迨咸豐軍興川鹽濟楚於是套搭有展限有改配而加包重照影射至不可窮詰三十年中引積一百二十七萬八千餘道歲羨截負一百七十七萬有奇道光以前弊在改邊而利權操之於商咸豐以來弊在改楚而

利權操之於竈其始病國其繼病民私梟數十萬羣起而與之爭沿江剽奪所在皆有蓋百有餘年官吏紳商因緣為奸而鹽法遂蹶而不振光緒三年春平遠少保丁公總督四川念國家自然之利權不可下移西南之隱患不可不急弭毅然改絃而更張之以為黔蜀百年至計迺稽陳牘查物情參成法創辦官運輔以官引票釐多設方略奏檄余領其事其慎也如此無何羣小媒孽蜚語上聞遠近疑駭公張弛自如仰荷兩宮聖明燭照萬里迄今三年卒以有成乃取丁戊兩綱案牘類而刻之名曰官運鹽案彙編俾

來知所法守且以著任事之不易而上之保全公與  
公之盡心國家不計利害皆令絕無而古稀有嗚呼  
難哉

按此書案每年鹽綱紀載總理其事者逮有廢續  
至丙午年止為書幾及百卷黔中文通書局有印  
本良法美意庶或保存焉

### 秦晉游草

蹇諤撰諤字一士道光丙午舉人死難桐梓事跡詳  
列傳 蕭光遠序 文章之與節義相因者也詩三  
百篇十五國各殊風教故吳季札觀樂於歌魏則美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十四

其颯颯歌唐則贊其思深歌秦則謂其夏聲夫秦晉  
大邦聆其詩猶唱歎况身經其間流覽夫山川景物  
憑弔古聖賢遺蹟能無謳思乎此蹇一士孝廉游草  
之所為作也一士吾同年儀軒學博子弱冠掇科攷  
攷不釋卷探源六經旁覽百氏識者規遠志焉甲寅  
郡中大亂其尊人先奉旨團練鄉里而一士適自北  
旋即率以殺賊時會數省兵力勦奇功常出自書生  
屢計最由校官薦知縣加同知銜乙卯冬竟殉節桐  
梓事詳其仲弟芷禾撰行狀方一士之戰歿也知與  
不知皆壯其節義而惜其妙年高才功名不大竟文

章亦不顯於後世也後莫君子偲出所存一士秦晉  
游草視予謂其遺文獨賴此相與咨嗟太息今年春  
其季弟子振取鈔板索予序予惟三百篇來遙遙數  
千年中凡為競傳篇什使人反覆詠歎而不能置者  
其人雖顯晦常變不同類皆以忠孝節概足以光爭  
日月因覺其所為益字字可愛不必言陶謝杜韓也  
今觀秦晉游草其眷戀庭闈時有唐魏陟岵鴛羽之  
孝思而慷慨激昂宛然與秦風駟鐵小戎無衣諸篇  
相髣髴則投筆立功殆生性使然耶抑以身報國是  
詩其幾之先見耶平時經義古文暨書畫餘技吾見

多矣今皆無存者是豈非文豹之一班耶雖然忠孝  
節義本也文章末也讀其詩想見其人吾之所以重  
一士者仍在彼不在此 鄭徵君序 父母之於子  
也能見其崇明德祇厥父事而念鞠子哀怡怡然前  
襟後裾相視若金玉則其身之安意之樂孔子讀棠  
棣之詩所為神往其際也自世教衰兄若弟能若是  
者蓋難而為父母者乃益難吁誠難矣吾友儀軒囊  
君世單傳至君而有三丈夫子其家子一士自幼異  
羣兒後果捐軀死國事食於大烝國人咸稱願然謂  
之君子之子而其仲子子和季子子振奉養嫂撫誨



其遺孤求所以慰死兄之靈而忘老人盡然之隱者  
宛宛焉又常若不及也今年子和宰彭山促子振為  
刻一士遊秦晉詩草而以點定責余夫一士不負父  
母教成忠烈已足不朽兩弟復並其語言之未傳之  
其為金玉厥兄也何如哉勘竟持以語吾友曰生子  
皆如此可以日飲而忘老矣因識之於卷首

權彭平番援黔日記

蹇閻撰閻字子和諤弟廩生仕至四川道事跡詳列  
傳書凡六卷

諍庵雜著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十六

蹇閻撰書凡二卷其弟詵所輯

慕耕草堂詩鈔

黎庶燾撰庶燾字逸新愷子咸豐辛亥舉人詩凡四  
卷 鄭徵君題語 吾弟作詩天資於宋人近於唐  
人不近即極力學唐適成就一箇好宋派此關天資  
不能強也要祇須詩好何分唐宋但造得好字極難  
譬如起屋弟已成了个架子矣只待你的裝蓋要裝  
蓋箇作麼款式斷要仿照古人規模規模固百般巧  
變終是離輒瓦枋片顏料油漆一點不得則多讀多  
看其要也凡於風雅一道迥非作者然識得利病也

是二三園中童生而今老矣終年擱筆得弟如此悟性於弟輩中為第一及我舌頭尚健其毋厭談可乎  
鄭知同序 獨山莫子偲先生寓居遵義與家君交數十年皆以詩名馳天下而其宗旨不可強同家君之為詩才高學富興至勃不可遏摠辭奇傑闕肆不假雕鏤自得天趣而先生獨取深厚沈密以冥思擇精勝故欲學步家君非兼其才其學雖貌為之莫由似者至今繼響無其人而先生猶可踵迹也篠庭從舅崛起家君與先生後美材質弱冠耽舉子業年二十六舉於鄉以世變計偕道梗復善病苦公車遂

絕念仕進居平勵志敦孝友養廉介而為學篤嗜於詩自揣津道家君之難於子偲先生為近爰從捧手未幾辭氣音節視先生猶頽之去纁初喜於風雅之道得也久之覺與先生不別思取法乎上以自異矢志以十年精力寢饋於漢魏以降及國朝諸名大家罔不潛探其聲息品其流別既進於是則恍然非編歷古人之所以為詩無以成己之詩而其詩今昔迥異又不隘持一律蓋能取精用宏不區區求自立格第集衆長以充己才之所及吐屬無非古人而又能別存面目非依傍門戶者所可同日語也至是殆非

子偲先生所能範矣然今人之詩要不能無似古人者舅氏詩派於陳黃為近高者窺王孟之藩若其繇邈雋永之致則深造自得讀其詩可得而信也而舅氏恆若不自足罕出示人惟知同入其室輒啟篋笥歷指名篇傑句或縱談利弊竟日知同固請質諸世踈然曰少作必不可存已盡芟汰今裒然成帙者子偲先生雖甄取十六七然非經尊公再勘定不敢出以取嗤當世名宿也至辛酉春家君為選定慕耕草堂詩鈔三卷依硯齋詩鈔四卷時劉子漢英乃請先以慕耕草堂詩鈔付梓於是令知同寫定而劉子校之兼督剗厠工將告成舅氏以知同為能粗識其詩命為之叙義不獲辭書所及見者質之吾舅或許為有當其指否也

依硯齋詩鈔

黎庶燾撰詩凡四卷

琴洲詞

黎庶燾撰凡二

自序

詞之為道雖屬小技然

萌芽於六代具體於三唐條衍於五季揚葩於兩宋

萎於元落於明而復振采於我朝與運會相升降者

幾千五百年其間名人代興流派各別要非漫無其

故也于性拙顧喜為此曾五閱寒暑得近三百首錄  
正吉林承齡子久觀察先生固當世之精於倚聲者  
為墨識十數閱持論無多而語皆切要既又取張皋  
文餘風少存三先生所選唐宋名詞印證之恍然於  
向者之所為其所謂以國文雖騷之旨趣鑄溫韋周  
辛之面目者安在也爰悉棄舊作又歷六年之久始  
不揣謏陋存百闕副拙詩刊之噫妄矣

椒園詩鈔

黎庶蕃撰庶蕃字晉甫別號椒園愷子咸豐壬子舉  
人官兩淮鹽大使詩凡七卷 自序 蓄束髮即從

外兄鄭子尹先生授詩法及弱冠復以文字受知於  
常熟翁文勤公方公之視學黔中也銳意以樸學為  
多士倡而餘事亦旁及詩歌同時如莫君芷升張君  
半塘鄭甥伯更輩靡不爭自濯磨成一家言而蕃獨  
過蒙獎藉至以異日能詩序入邵亭詩集中期許踰  
量豈駑鈍所克勝哉及壬子冬公以秩滿受代去黔  
中亂亦旋作子尹先生自荔波棄校官歸里時從聞  
故後又相約誅茅避寇禹門山中隻雞斗酒昕夕過  
從益得相與上下其議論而先生之教則不主辭而  
主意不尚陳迹而尚興象以此中材恆難之明年先

生歸道山蕃亦以寇氛日逼委身戎馬間於是三年無所作丁卯秋攜家從舍弟純齋遠游出三峽汎吳楚東之齊魯觀河嶽之勝北游燕京窮津門航海還吳浮沈江淮間者又踰十年其間登臨弔古飲餞懷人凡情有不能已於言者輒復寄以楮墨願隨棄不自收拾今之所錄特十之五六耳屏居無事不復聊奈因檢行篋都為卷帙雖連編累牘無病而呻比之猿啼鶴唳正不嫌自適其適耳若謂高視遠鶩將以抗大雅之席而私做帚之享則吾豈敢 方濬頤序

丙子孟秋濬頤往湖上祭翁文勤公祠回憶曩在

史館追隨日多獲接言論丰采迨還鄉於山左道中屢讀公題壁詩服為作者憾當時未能以文字就質焉及再至春明則公已統師廣陵開府吾皖末由相見今乃列俎陳遷徒深仰止徘徊廡下悵悵久之不三日黎子晉甫介叔平以所著椒園詩鈔乞序於予觀其自序晉甫固文勤門下士方序邵亭詩集時即許晉甫異日當以詩名晉甫春官報罷需次兩淮以詩見投余惜其以名孝廉棄學而仕偃蹇一官不得展其抱負輒向友人稱道之而晉甫遂引為知己至謂愛士之誠與文勤無二嗟乎余何人斯烏足抗衡

先輩晉甫之言過已顧於祭祠之後得讀晉甫之詩  
彌信公所賞之不謬而余則尤願晉甫之不僅以詩  
名也即以詩論風骨道上體格峻整亦已不懈而及  
於古余生平作詩持真字訣竊謂憂時感事以及友  
朋贈答諸什發乎性情出諸肺腑自不待言即流覽  
山川詠歌花鳥其中亦必有我在乃為真詩間與叔  
平言之叔平以為至當又嘗謂漢魏唐宋皆宜宗法  
不必專學一家門戶之見士人通病夫豈獨詞章也  
哉晉甫以為然乎否乎

雪鴻詞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二十一

黎庶蕃撰凡二卷

莫祥芝序

余與黎子椒園為

總角交迄今垂四十載椒園少余二歲以齒故兄事  
余余感椒園意固亦未嘗多讓也先是余有墓廬在  
遵義治東樂安江上距椒園纔三四里許歲時祭掃  
諸兄輒攜余一至至則流連匝月恆主椒園椒園試  
博士弟子員往來郡中亦必止余影山草堂兩人志  
同道合居恆以文字相切劘春秋佳日樂數晨夕未  
嘗不歎天之所以處吾兩人者若獨私且厚也及咸  
豐改元黔粵亂作余從曾文正公東征聞關吳楚訖  
無甯歲椒園亦挈妻孥避寇竄山谷間從此參商隔

絕存亡消息不相聞問者幾十有二年同治戊辰余宰江甯椒園始攜家來依其弟蕤齋刺史兩人踪迹又復稍稍合併既椒園春官報罷乞食淮揚余以公私牽迓往返南北殆萬餘里一歲中或見或不見如萍之與梗聽流水為之作合耳余且老矣椒園亦潦倒名場每值客路相逢挑鐙話舊回憶二十年前樂安江上柳陰濯足一竿一壺箕踞磐石得魚則壘石為竈掃樹根敗葉煮之酒酣興闌踏月影徐歸幾不知人間何者為名利此情此景宛然猶昨日事耳流光棄人白髮荏苒遂至今日可勝慨哉椒園天才宏

富下筆輒數千言喜為詩歌持格在蘇陸之間當道光中年甫弱冠即以能詩為常熟翁文勤公所激賞顧性情坦率體弱善病自壯至老不名一錢今其所遭雖復偃蹇踰恆而所至優游詠歌如故余悲其遇之窮余益信其守之定也今年夏五余官滬上椒園集其所為雪鴻詞二卷寄余屬余一言余讀竟歎曰椒園誤矣余不文何足當此然椒園既以此卷屬余必將謂能言椒園一生甘苦者固莫余若其又奚辭乃為序而歸之且付諸剞劂氏用以誌吾兩人始終離合之故云爾若夫詞之工拙讀斯集者自有定論

固無煩鄙人置喙云

拙尊園集

黎庶昌撰庶昌字莼齋愷子貢生仕至四川川東道  
事跡詳列傳集凡六卷 薛福成序 光緒十九年  
秋余友黎君莼齋衰所為古文辭百餘首郵致上海  
付之石印詒書海外徵序於余余與莼齋相知久其  
敢以不文辭當同治紀元莼齋以廩貢生應毅皇帝  
求言之詔上書論時事萬餘言是時河內李文清公  
棠階以名儒入政府建議宜擢用風示天下會曾文  
正公駐軍安慶進勦粵寇於江南天子命以知縣發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二十三

往安慶大營差遣中興新政頗有采用莼齋議者天  
下因以誦莼齋之文而想見其人越二年余入曾文  
正公幕府文正告余幕中遵義黎君暨淑浦向師棟  
伯常可交也余始與二君以學業相砥鏃伯常志豪  
才健不幸邁疾以沒莼齋恂恂如不勝衣而意氣邁  
往若視奇績偉勳可捩契致文正意不謂然顧時時  
以文事獎勉僚屬一見許余有論事才謂莼齋生長  
邊隅行文頗得堅強之氣鏗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  
居家誨人以為將相者天下公器時來則為之雖旋  
乾轉坤之功邂逅建樹無異浮雲變幻於太虛怒濤



起滅於滄海不宜嬰以成心文者道德之鑰經濟之  
輿也自古文周孔孟之聖周程宋張之賢葛陸范馬  
之才鮮不藉文以傳苟能探厥奧妙足以自淑淑世  
舍此則又何求當是時幕府臺彥雲集并包兼羅其  
治古文辭者如武昌張裕釗廉卿之思力精深桐城  
吳汝綸摯甫之天資高雋余與蕤齋咸自愧弗逮遠  
甚文正沒後同人散之四方罕通音問蕤齋蹤迹雖  
隔而情意益親數萬里外往往互達手書有無未嘗  
不相通也升沈未嘗不相關也文藝未嘗不相質也  
蕤齋自出幕府浮沈沈州縣者近十年充出使英法德

日四國參贊者又五六年頗以未盡所用鬱鬱不樂  
既而天子驟用為出使日本大臣任將滿遽丁內艱  
服闋復用之前後凡奉使六年適值朝鮮內變強鄰  
隱集戰艦將駛往襲取其國都蕤齋偵知密電馳報  
余時在署北洋大臣張靖達公藉府力勸速發兵輪  
統以大將風馳電邁遂執戎首以歸敵軍遲到半日  
耳至則內亂已定受盟而還朝鮮無事今傅相合肥  
李公追論蕤齋前勞天子簡授川東兵備道監督重  
慶新關蕤齋蒞官兩年諸所規畫卓然可觀來書自  
以生平志事垂老無成若有未慊於懷者蕤齋蕤齋

胡不追味文正之言而不自得若此乎余昔盤桓幕府靜觀世變垂二十年出而任事者連十年始知文正之論實不我欺大凡經世百務機之已至我一措注推挽者四出而助之非必恃權位之重也機之未至我極經營齟齬者四出而撓之不盡由權位之輕也茲齋惟置其難自主者靜以俟時珍其所固有者聊自怡悅足矣茲齋為文恪守桐城義法其研事理辨神味則以求闕齋為師文凡六卷顏曰拙尊園叢稿倉卒未及鈔示然茲齋之文大半皆余所及見其翹然傑出者猶往來余胸中也可傳也 羅文彬跋

大著敬讀一過東萊博古同甫如今佩服佩服中有涉黔中軍事如禹門寺築寨始末趙剛節神道碑等擬錄存以證鄙作黔事紀畧之同異是以遲繳執事人奇遇奇故文特有奇氣雖大旨遠祖桐城近宗湘鄉而不規規一格其言多經世意主實用則近南宋永嘉諸賢其合攷訂義理詞章為一手則似國朝李穆堂先生其意在表章人物尤留心桑梓文獻又似全謝山先生結埼亭集特穆堂先生生理學專主陸王謝山先生不分門戶執事所著置佛藏記有薄主靜良知為援儒入釋之語為異趣耳然象山之主靜

實能礪然有得陽明之良知亦從身體力行中來皆  
近乎禪而非禪其全入於禪者則慈湖之於象山心  
齋之於陽明前人已有一定論未可因弟子而薄其先  
生也所編次於涉洋事與人者概置餘編尤見謹嚴  
微旨鄙見敬陳管見摺係未經進呈之作且多涉洋  
事似可用冠餘編之首以歸一律再餘編中泛然酬  
應之作或可再加刪削如何如何寡識妄言幸恕狂  
愚

古佚叢書

黎庶昌輯此庶昌出使日本時得中國書籍久未流

傳或已亡佚之本影寫精印者也書凡八十冊為海  
內秘籍初印於日本再印於金陵頗風行一時自  
序 余使日本之明年得古書若干種謀次第播行  
屬楊君星吾任校刻惟夫古籍之僅存兵燹腐蠹之  
無常其勢不日趨散亡不止學士大夫雖病之而無  
術以免惟好之而即求求之而即傳差足救敝於後  
余非苟為其難也古書之流遺何幸復見於異邦而  
自余得之且以付刊焉余亦不自知所以然庸詎知  
非天之有意斯文而啟余贊其始也余患不學久矣  
今天假此使事歲月俾得從事讀書不可謂非厚幸

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請自茲始書成將斂其板運致之官局以與學者共之雖然卷帙之重而課成於再期校讎之繁而委積於一人或不免抵牾滋多而謫陋如余又不能精勘其誤失使讀者快焉其力僅足存此書而已古書之不亡古人之精神自寄之豈余所能增重而獨至披輯之責似若默以畀余者固不敢不勉也書凡二百卷二十六種刻隨所獲概還其真繕復倫次經始於壬午告成於甲申以其多古本逸篇遂命之曰古逸叢書而別條叙目如左

續古文辭類纂

黎庶昌輯 自序 右文四百篇總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編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也上編經子姚氏纂文之例首斷自國策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然觀其目次每類必溯源經子之所自來雖不錄猶錄也今次為三卷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詔令曰傳狀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其為類十有一左氏叙事之文自為一體姚纂無類可傳則取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之目以入之錄叙記為一卷又別增典字一卷典字亦雜鈔之目也中編曰史姚氏纂文不錄史傳其說以

為史多不可勝錄然推此義法類求之馬班而降可讀之史蓋少今錄史記紀傳世家為五卷漢書紀傳為四卷序跋奏議書說詔令辭賦哀祭姚夔所遺而尚有頗可采者為一卷三國志五代史其書最為馴雅有法漢以後史之良也取一二類著焉通鑑法左氏叙事體也史之八書漢之十志皆典章國制與周禮儀禮全經同錄叙記為一卷典志為一卷下編方劉前後之文文無所謂古今要趨於當姚氏之論卓矣而譏次方劉文或為世儒所非此方劉文不足以饜人意姚氏無可議也今依此例傳益之使究一代

之變其為類十有三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傳狀曰碑志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曰叙記次為十卷無者姑闕焉古文辭粗備於是矣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為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畧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殺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

而悉歸論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賡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為一涂絜攬衆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余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昔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己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

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既叙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殘守一先生家言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遂欲執涂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 曩者余鈔此編成客有示余長沙王先謙氏所撰續古文辭纂刻本命名與余適同而體例實異王選祇及方劉以後人文多至四百數十首余纂加約本朝文纔二百四十餘頗有溢出王選外者而奏議辭賦叙記則又王選所無人心嗜

好之殊蓋難強同要之於姚氏無異趨也後之君子並覽觀焉 唐以前史漢並尊自昌黎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出不及孟堅而馬班始有軒輕其後柳子厚李習之之倫祖述其言遂若斯文之傳孟堅擯不得與此與以耳食何異獨蘇明允稱之曰遷固雖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而惜乎其少信從也余謂子長網羅百代孟堅紀述一朝義法固自有當未可執彼議此且班書典雅宏贍微特元明人莫能為即唐宋諸賢昌黎而外亦未有能幾之者曾文正公略師班氏其文規恢闊闊遂舉

然直躋兩漢况進於此者邪故今斷以馬班韓歐為百世不祧之宗 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已踰百歲其敝至於淺弱不振為有識者所譏讀曾文正暨吳南屏二家之書斷斷之辯自可以正然工翰雖巧不用規矩準繩又可乎哉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昔孔子論文義主修辭而以立誠為本昌黎韓氏則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未有辭不工且雄而文能造其極者余今所論纂博觀慎取蓋亦有年凡神理氣味格律聲色

有一不備者文雖佳不入望溪方氏致力於史漢獨深其讀史書後各篇多足闡發馬班義理頗取以綴諸傳之後道光初興縣康撫軍刻姚氏古文辭類纂本有畫段圖點後數年吳啟昌重刻於江甯以為近乎時藝用姚先生命去之然觀先生答徐季雅書不又有圈點啟發人意愈解說之言乎余以後世之變何所不有自秦燔詩書而漢儒有章句之學自劉向校書而後儒有校讎之學宋元明以來品藻詩文或加丹黃判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本朝以經藝試士科場定例又有點句勾股之學皆因時適變涂

轍百出不窮今悉采而用之不得以古之所無非今之所有傳曰法後王謂其近已而變俗相類也吾又何疑焉古人選文不錄生存杜標榜也余意不然文章優劣如人之有妍媸美惡觸目自見匪一人之力所能私姚先生以乾隆四十年出都數見劉海峯於樅陽其饗次古文辭時海峯尚存也余論本朝之文蓋至咸同間而極盛錄者尤多自曾文正吳南屏鄭子尹而下其人大都生平所親炙否則亦其與接者也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夙所嚴憚無錫薛叔耘頗與去聲商訂此編桐城蕭穆敬甫雖未錄其文而



匡諍啟發裨助宏多皆孔子所謂益友也嗚呼文章  
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世有直諫多聞引繩墨以  
糾余不逮者禱祀求之矣

丁亥入都紀程

□黔國故頌

使東奏議二卷

使□□牘二卷

西洋雜志八卷

拙尊園畫存一卷

牂柯故事八卷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三十二

均黎庶昌撰

說文正問

廣雅書局刻本日說文本經合問

鄭知同撰知同字伯更鄭徵君子諸生書凡二卷

黎庶昌題詞 據叙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

與古文或異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作蒼頡篇中車府

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所謂小

篆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秦又興隸書以趣約易

而古文由此絕亡新居攝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

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經此數變唐虞三代

之逸文至是而所存者無幾矣許君憂之迺有說文

之作其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古文皆自相似其詳可得略說及傅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用孔氏壁經為主甚明故全篇體例篆文之外別出古籀者即所謂與古或異也別出小篆者即所謂或頗省改也六朝以降不知說文本字之即古文誤以為大小篆孫淵如氏已悉其非惜未嘗發斯義不謂審精如段氏亦沿

譌襲謬直以秦篆當之於許君存古本指去之殊遠豈所謂涉獵者博多所牴牾與伯更一一疏糾其誤每立一義堅卓宏通匪惟善讀許書實段氏之諍臣也已君家小學冠絕南中若能盡發所藏別撰巨編緯以矜慎之思使許學毫無遺憾不更善之又善乎六書淺說

鄭知同撰凡一卷

屈廬文鈔 初曰漱芳齋文稿

鄭知同撰

屈廬詩鈔

鄭知同撰凡四卷

楊恩元跋

世之論伯更者多

謂其放浪形骸不拘繩墨有失于尹先生之教今讀  
屈廬詩稿而有以知其不然也伯更自少日侍庭闈  
未嘗跬步離薰陶涵養所獲實多經學詩學皆有根  
柢斐然著述無慙名父之子惜乎中道委謝故所成  
就止此詩稿外如說文本經答問亦頗流行有謂子  
尹先生說經諸書伯更多參贊其間以伯更自著者  
證之當非虛語其詩得家學淵源情真語摯藹然敦  
本之人中年外出假館就食以高才而不得志故落  
拓不羈頽然自放豈得謂稽康阮籍之玩世反遜於

王昶王肅之圓通觀人必於其微僅以迹象論之非  
真知伯更者也吾安郡有何威鳳翰伯懷才不偶舉  
動殊俗大類伯更之為人翰伯與山左張鳴岐為岑  
雲階制軍所識拔同在幕府鳴岐因緣際會仕至廣  
督而翰伯則潦倒終身其不肯委曲以就人者實耿  
介之性使然而以立品論則翰伯侔乎遠矣世俗不  
知品概之足重而惟以沿襲之淺見繩特出之高人  
相傳伯更在張文襄廣督署中一日宴客徧尋伯更  
不見後得於小班房中文襄由是不重之云云不知  
伯更之視廣督實與小班無異而小班之安分知命

反有非廣督所及者信陵君從博徒賣漿者遊即是此例烏足為伯更辱乎高人不世出而徧天下皆勢利薰心趨附逢迎之輩相沿至今而紀綱破壞未知底極因論伯更事不禁感慨係之矣

紫泉詩草

劉光麟撰光麟字少書遵義人同治丁卯舉人 蕭

光遠題詞 邑西隅劉太學明軒公喜為詩常於本

里文昌宮同姚藻亭京運明經結社倡導後進咸豐

辛酉號匪猖獗時公避團首蕭某樓上火焚及樓土

匪識者請公下保無虞公責以大義自投於火今十

年矣子光麟少書丁卯舉人一日持所作屏山紫泉北遊各詩草求正披紫泉開卷哭親述哀二篇累千餘言聲淚俱下作而嘆曰詩言志此少書之志也詩之本也其他贈答長篇豪氣逼人亦皆見志予有說者昔李二曲朱柏廬其父皆殉節二君學行傳於後世顯揚及其先人殉節之父死且不朽是可慕也少書自今後益求諸經子史集深探孔孟程朱之旨其學進其志進其詩進歌世烈誦先芬賢人君子入其里而思過其墓而式藉藉乃翁忠義而後述哀之志遂平生之志亦展矣則少書以詩鳴抑豈徒以詩鳴

哉

屏山詩草

北遊詩草

均劉光麟撰

黔詩紀略後編

黎汝謙輯汝謙字受生兆祺子光緒乙亥舉人仕至廣東知府黔詩紀略之輯倡議於成山唐氏待歸草堂莫徵君任明一伐採訪搜集清代則黎伯庸任之伯庸所輯經黔亂散失汝謙為其姪繼續與莫芷升搜錄成帙凡二十冊此即其原本後經貴陽陳松山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三十六

田重加增損付印即今通行之本是也

華盛頓傳

黎汝謙撰 自序

華盛頓者合眾國開國之人也

西土人士數近古豪傑必稱華盛頓拿破崙兩人光緒壬午春汝謙隨侍外洋與彼人士議論古今涉獵翻譯諸書習聞華盛名而苦無以考其生平事蹟編求諸書肆均未之得其年六月汝謙任神戶理事官事少官閒繙譯多暇乃命譯官蔡君國昭購得近世合眾國學士耳汾華盛頓所撰左治華盛頓全傳閱其書詳實簡潔西人多善之乃令按日繙譯凡三年

而後成其文意之闇晦不明詞語之俚俗不馴文理之顛倒淆亂者余又為疏通潤色條理而整齊之凡五次校對而後成書蓋繙書之難甚於自作譬如傳影寫真必原書之口吻精神毫髮畢肖始無可恨苟其事同而神吻之輕重揚抑或不盡似亦未為善也此書之成也余與蔡君可謂勞精疲神搏心壹志矣雖未必與原書毫髮畢肖而其事蹟庶可無舛漏者歟光緒十一年乙酉嘉平月遵義黎汝謙序

夷牢溪廬文鈔凡六卷

黎汝謙撰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三十七

夷牢溪廬詩鈔

黎汝謙撰詩凡七卷 李受彤序 未有書契以前不知上古結繩而治之治象奚若也迨倉史造字而文出聲成文謂之音而詩出自三百篇而漢而六朝而唐而宋而元明而國朝歷代之詩人踵出其間或傳或不傳或偶傳而不能久傳不傳人不能強之傳人不能尼之不傳者弗論已其傳者由其精神可以十世百世也其精神所由十世百世者必其讀書得聞論古有識扶經史之精咀百家之腴而又即千古之治亂興衰身世窮通憂樂所得之閱歷上而聖賢

次而忠臣孝子下而愚夫愚婦之性情參之而無不合於是藉物起興遇事致慨而一發之於詩凡天地所生一切飛潛動植之物之不能自達其情狀者舉可於詩而比之賦之古今一切可歌可泣之事舉可於詩長言詠歎之詩之傳不傳與作詩之能事大率如斯而已受彤持此說質之世之深於詩者無以異也丁酉冬與黎受生觀察同需次廣州數數相見於衙參當綢人廣座受生與彤不輕出一言性情同漸識而漸與言意趣同相與縱譚天地古今識見同而論詩文尤相合受生論詩文雅不喜楊子雲柳州

所謂留覆醬甌處則充棟出則汗牛馬之說謂詩以三百篇為極然不能有三百篇而無漢有漢而無六朝有六朝而無唐宋元明也有一代之人即有一代之詩詩之不絕於天壤猶日月江河之不絕於天地也匪唯詩然降而辭曲歌謠凡足陶情而移性者或且播之管絃勒之金石詩顧可以小道目耶偉哉論乎非深知詩者不能言也因盡索受生詩而盡讀之乃知受生於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讀於古今興衰無不悉公車屢躋嘗隨其季父純齋先生使日本者五年足跡踰地球過半合身世窮通憂樂閱歷之所得

而一發之於詩言人之所不能言不敢言其詩格大有雕鶚盤空俯視凡禽之概蓋其溯源於三百篇窮流於歷代之作其所得者深也非所謂精神可以十世百世者歟今年春將付其詩於手民屬序於形噫仕宦中以排擠傾陷為能則得友難以升沈顯晦為榮辱則得文字交尤難形與受生交相洽每過從各出其詩文以相質文字之樂於仕宦中得之蓋異矣因序其詩而歸之用以質世之深於詩而讀受生之詩者

論語稽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三十九

宦懋庸撰懋庸字伯銘號莘齋遵義人諸生書凡二十卷 黎庶昌序 論語一書古今疏註毋慮數十百家孔鄭數典程朱析理漢宋諸儒厥功偉已國朝學人輩出蒐羅闕失匡正訛誤句梳字櫛幾無遺意博覽周觀洵備且美唯是人自為說醇駁雜見出奴入主士夫曠焉伯銘昔從吾兄筱庭先生游其學具有根柢顧鬱鬱不得志於時窮歿牖下余既彙刊其詩古文辭為他日文獻徵矣其子應清復以論語稽眎余余察其大旨以何晏本為經以朱子集註本為緯迺以近今毛闡黃龔諸家組織之取義從長折衷



一是羽翼聖經庶幾乎在至其自下己意如冕衣裳  
與鬻者訓祭於公之大夫樂工入公門二十一句訓  
由外朝而治朝而燕朝通記之千乘之國訓田百里  
合山川附庸五六七百里先進訓周初時後進訓春  
秋時麻冕訓喪中從吉之冕盛饌訓主人過禮由誨  
女知之乎知之訓所誨者與其易也易訓變除之次  
居不容容訓張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訓富於見  
聞異訓異於流俗誰毀誰譽有所試即直道行即  
率民而民從事甫殷冠周儒者冠之以相禮告孟懿  
子無違以先有僖子學禮之命焉能為有亡有亡指

道德冉子歸魯在孔子自楚返衛後五十學易乃自  
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孔子為魯司寇司寇即  
臧氏世官不佞不求六句乃記者因緼袍語而類記  
原思為宰六句因子華事而附記微箕訓地名子訓  
男子美稱都凡二十餘事一皆斷制精審允合經義  
獨其請車為槩訓以車為殯棺之槩尤足補二千數  
百年說論語諸家之遺闕嗚呼伯銘使獲為世用本  
所學以措之斯民其必大有可見者不然天假之年  
所成就必亦不止此而終阨窮以死天乎惜哉

宦懋庸撰凡四卷

辛齋詩鈔

宦懋庸撰凡七卷

趙懿序

謝雪鴻周桐堊之詩

黔之啓鏞風雅者歟而猶未煥著於人世鄭經巢莫  
邵亭兩徵君出然後騰耀海內驥駕古今或庶幾與  
韓孟蘇黃相後先乎經巢學出黎公雪樓邵亭學出  
庭訓宦莘齋先生齒誼稍晚其尊人故嘗與邵亭同  
學先生又問業雪樓猶子筱亭是先生學不出經巢  
邵亭亦幾何也而又久客吳越覽名山大川之勝與  
雄都人士相往還故其為詩豪情跌宕而矩範不踰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四十一

其所承者蓋有自矣後之視今其亦猶韓孟蘇黃之  
門諸君子邪十年前予往來海上屢省先生先生出  
其詩賦予並囑予題江湖載酒十二圖每曰世之言  
風雅者矜慎或入於棘僻馳騁或病於流宕皆非詩  
之葩正者也於是可以知先生之所指矣而顧謬謂  
余知詩並述莫丈葢升之言許余為黔中後起詩人  
之傑嗚呼先生之期我者何其過歟今先生沒矣追  
念往昔悲涕橫來比其子應清以遺稿囑為訂定予  
雖不敏不敢不與共商去取必存其有以見先生淵  
源本末者先生著書甚富有論語稽六書略平議說

文疑證編讀史記稗言讀前漢書私記莘齋文鈔宴  
藪室備忘錄播變紀略十數種詩與詞乃其餘事耳  
播變紀略

宦懋庸撰懋庸別號碧山野史此書凡一卷即題碧  
山野史之名 自題詞 粵稽遵義三代以上為豎  
國漢為犍為郡唐為播州宋更遵義軍明萬曆間始  
設流官初隸川省國朝雍正五年乃割而隸黔其間  
禍亂紛更幾不可更僕數府志記載詳矣自康熙二  
十年逆藩平復至道光三十年凡百六十載有奇皆  
太平盛世民安其居無撞擾奔竄之苦泰極否生運

際下元遂極今變不有人橐筆於紅燐白骨間後之  
史官何所資為掌故哉爰取所耳聞目覩者筆於篇  
闕所不知以待鄉人士同心者參補焉或亦異日採  
訪者之一助歟 自書後序 碧山野史曰播邑後  
變正多而紀年止此者亂小平也詩曰民亦勞止迄  
可小康此紀年所由止也蓋此十二年中與吾祖父  
居者今其室什無一焉與吾居者今其室什無二焉  
死於賊死於兵死於力役敲撲疾疫餓莩者蓋紀之  
不勝紀也吾所紀僅事又僅得事之什一耳溯甲寅  
余年始十二避賊於鄉鄉雖遠時有賊往來習見之

不殺不掠強取人一錢輒斬以徇而官至則隨在搔擾故民狎賊而畏官事平後數年稱太平而旁縣賊起人因征徭兵食皆取於民民又畏官而兼畏賊迨疆圉不固東南先靡西北繼盡孤城獨守民三年中晝則入市謀食夕則授兵登陴習為固然遂不及更畏賊而官出一令守之無敢違生殺自任終不出一聲則始終所畏惟官噫民畏官則民誠馴矣而牧此馴者死之而不惜天耶人耶謂天死民而天不受也謂民自死而民不受也噫劫而已矣劫之所在仁失其仁愛失其愛謂仁愛在天則殺戮偏降於人謂仁

愛在人而誅夷莫挽乎天其始也孰釀之其既也孰成之吾不知其所以釀所以成第即其釀其成之顯然者質諸公論考諸輿情而誌之已有昭昭不可掩者如此知我罪我亦視後人耳嗟乎士君子觀時之變大則天下國家小則一州一邑積州邑而為天下天下非大州邑非小也州邑之地天下一隅也州邑之政天下一端也愚者敗於前則知者不能挽於後况不以知繼愚而以愚繼愚相推相激而使赤子塗炭其間是豈天之咎也哉是豈民之咎也哉若其間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忠臣義士則又有沒而不彰者

吾生也晚見聞未廣不盡能知分網編目意主紀事而已計我邦人必有書者他日薈萃而備史官之聞見夫豈不足相與發明哉

六書略平議

宦懋庸撰書凡八卷

說文疑證編二卷

讀史記稗言四卷

讀漢書私記六卷

備忘錄八卷

兩論蠡測二卷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四十四

紀程四卷

均宦懋庸撰

漢覽生詩集

趙怡撰怡字幼漁遵義人光緒己丑舉人甲午進士官四川知縣怡為鄭徵君外孫故學問具有本末詩凡八卷止於庚子以前故稱前集其庚子以後詩為後集弟恆刊於成都 胡薇元序 覽水出狼山行七百三十里東入沅又東南行二千五百三十里至益陽入江漫衍浩汗幽深與折覽之不窮必有懷抱瑰偉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光緒壬辰予與同

年友趙淵叔相見於成都淵叔英敏超豁精力過人于學無不窮究論詩主駘宕神韻所作跌宕多奇氣子嘗序其觀海集詩自是論世論學往來簡牘無虛日丙申冬淵叔卒於名山任所丁酉乃獲見淵叔長兄幼漁淵叔意氣雄傑才豐而氣盛銳挺森興不可遏阻幼漁則根柢訓典其才識沈毅而發也騫以閎其功力刻深而出也填以肆淵叔名其詩集曰延江生幼漁名其詩集曰漢鬯生蓋皆以牂柯水名也淵叔卒年四十餘幼漁卒年六十餘仕宦不得行其志則益蘊蓄發于詩以自怡悅予將赴秦與幼漁別別

八年幼漁遭滄桑之變幽憂况悴不自憐奈泊予旋蜀聞其病卧意以為同在成都相見固易耳不意今秋忽聞幼漁卒恨不得與故人一面聞盧選卿言幼漁臨卒遺言以詩集屬予為序嗟乎淵叔卒予悵悵寡歡者十餘歲今幼漁又亡天既以瑰偉之才與之而又令其鬱忤不得少展以沒者何邪幼漁從弟迺康以漢鬯生詩八卷來請序幼漁詩當與唐宋人抗行非今世人所盡知此集又經其手定苦心孤詣之作慎勿為淺俗者妄加刪削也 自序 漢鬯生 產犍祥萬山中地當班志之鬯縣受習經訓詞章篤

守師法而時時嘯歌天末孤調自操獨來獨往不聞知海內曹好時習生身二十有二年歲在甲戌始存詩稿行年至四十有八其為歲則己亥也雖存詩之始計二十六年中間惟居母憂三年無詩以外凡弄筆翰無不入稿其實存者二十四年之作未苟輕以示人初漢警生性散漫不自愛惜無收拾生有難弟曰延北山人與生同爰極天下之至者也嘗與生相為言曰夫詩猶子也其靈蠢成敗不自可知而其絡氣血脈與吾身息息相關切漫棄之殊無謂也蓋生之存詩實自此始及歲丙申延北山人不幸早舍生

而歸道山自是生每展存卷輒憶斯言血淚陰中落矣今乃忽邁世劫奇變滄桑孤危匿影病居因時取而假以自遣恣加刪削草草自編得詩六百八十餘首次為八卷題曰前集以生之聲音笑貌歡愉憂悲足寄斯編而止耳慨自庚子以後嚴君棄養心血枯冷興寄哀劣不常有作或偶有嘯詠多寡不齊雖做麓尚存數百餘篇老懶不耐刪訂將以付諸來者嗟嗟世變如斯大道廢興尚多危懼矧茲薄藝尤難逆測即在此區區自編者其飄瞥滅絕覆瓿無待尚不及知甯復計其餘也悲夫

文字述聞

趙怡撰此書多聞於鄭徵君所說而述之者  
轉注新攷三篇

趙怡撰 自序 班固氏藝文志叙六書之次曰此  
皆造字之本也夫六書由簡而繁由略而備自象形  
指事而會意而諧聲已大汗漫至於轉注假借則其  
體既放而用尤宏矣然皆歸於造字者蓋惟明其義  
於字之中而非詁其義於字之外也迨轉注之旨受  
授久亡遂致羣說紛如各出一見凡一切轉形轉聲  
以迄轉相互釋之論文益繁而義益支不以象形指

事之字當之即以會意諧聲之字處之是不惟轉注  
之說因之益晦即象形指事諸文明白如指掌者亦  
為牽混雜糅通失分際矣要其弊皆由未細詳轉注  
兩字之義亦未細檢說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  
五者以外字須何等始可以當轉注之文更須何說  
始可以為列字之目故皆私撰臆說而不覺其窒礙  
難通者也 嘗思六書之名皆兩兩相對指事與象  
形為對諧聲與會意為對轉注與假借為對徐楚金  
所謂六書三耦者也假借係疊字為名假與借實歸  
一義則知轉注亦疊字為體轉與注同居一義也若



釋為轉移輾轉與注不聯不類則非假借之對矣今以義比之轉注之云猶傳注也古者轉與傳互相通

用內則父母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鄭注傳移也釋名宮室傳轉也人所止宿而去後人復來轉轉相

傳無常主也釋書契傳轉轉移所在執以為信也呂覽必己篇人倫之傳高誘注傳猶轉淮南子汎論訓

不知音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蓋兩字皆從專聲音轉高誘法轉讀傳聲傳也

讀既同而義亦不隔轉為轉移由此達彼傳為傳授由前達後故傳可為

轉而轉亦可為傳耳古之說經若孔子於易左氏公

羊穀梁於春秋子夏於喪服皆謂之傳漢人則齊魯

韓毛諸子於詩孔氏於書戴於小正等亦謂之傳鄭

康成於周禮禮記以及諸經趙歧於孟子王弼於易

皆謂之注其解釋古經必以傳注名之不用他字者

抑豈無所祖乎推原其自蓋根於六經之傳注也今

由說經之傳注可以證明六書之轉注矣惟傳注之

於經其釋字義必曰某某也而六書之於字特在古

時事猶簡樸未開傳注之風欲明其字之義不別為

訓詁即以釋其義者今作偏旁加之字中使人觀其

所注之旁可得而知其某事之字此古人立法之妙

也故形聲之事以形旁為主一形可造若干字但

各取聲旁配之待得聲與相成即依聲以讀也轉注

之字以聲旁為主一字可成若干用但各以形旁注

之必先義有定歸而後復取事類以為分屬也

或有注聲

者亦事先有定名就名取聲以別其義

許君之言曰轉注者建類一首

同意相授考老之類是也蓋嘗求之考之為字從老  
𠂔聲𠂔為氣礙於舒老者之氣多不舒長故因取意  
於𠂔而𠂔即為本字後以其事本屬於老乃以老旁  
注之造字以此為例凡𠂔之類同𠂔意者因事類別  
皆得相授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授也且如𠂔之建  
為一首實即不止一義而兼義者觀其言古文又以  
為𠂔字則是二義矣𠂔字之義當亦取象於工作者  
氣舒有礙而𠂔又即為本字以其事則屬於工故遂

注工成𠂔是非猶考之必注以老者乎由是各以類  
推若攷之注𠂔實從𠂔意而引伸𠂔與𠂔之注𠂔注  
木知又從考意而引伸之然則𠂔之本字注工成𠂔  
後遂無用𠂔為𠂔者並可推見考之為字原止作𠂔  
注老成考亦後無用考為𠂔者矣今以經籍用字則  
猶往往徑成本體省去注旁此類甚多借人皆不之  
察每一見此輒漫以假借目之而不知即古之轉注  
字也學者苟能明乎此則識轉注於六書為至妙亦

何至有求義不得而斥班氏造字之語謂為巨謬者

哉

舅氏未樓先生曰六書象形指事會意諧聲為造字之經轉注假借為造字之緯所以古書次序以

轉注假借殿末  
比說較為允協

夫文字之道孳乳寔多自有轉注

一例舉凡象形指事會意諧聲以及假借五者皆可得而施焉故轉注之周貫者五而所以分濟者三其在象形指事最為簡畧而後代沿襲不厭增加故恐其奧而難明書時即取一偏旁注之至於會意形聲已較詳而當文喜繁縟之會猶或嫌其簡而不備書時亦取一偏旁注之此皆注本字者也又象形四類之文行之既遠所有展轉引伸之義不一而足別義既多恆使同用一字必不免淆混之弊書時欲衆義皆著復就引伸所主之義又各取一偏旁注之此則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五十

注別義者也至於假借本只依聲同聲近用彼作此於字形中無從識別尤易讀為本字然欲別造一字又恐人遽不識則惟就其假借之字要令初時所假之形固在而所主之義又使不可移易仍各取一偏旁注之此又注假借者也是其成就三者之用如此則轉注一法誠足變通五者之窮而無慮文字之轉移其意旨所趨向不皆得而百出不竭哉蓋其為用也實能令有一義即有一字生生不已而不煩改易形體制作繁難此則所為於六書之內決不可少而其事乃至明且便也 溯自轉注晦旨沈塞二千餘

載余生承外家滎陽之學先妣宜人幼授諸經即時  
舉此義以為教法及長尊聞篤守據讀先秦兩漢諸  
書則無不渙然怡然既而數經喪亂巢經巢著書亡  
佚慈命勉為撰述毋絕緒餘由是博稽載籍專取所  
併三義析覈證辨計得字三千有奇手記古義三編  
弃之敝簏今復東刪審確錄為簡編其無徵不信說  
涉窳窳義從蓋闕畧得數百十字因是約揭旨要用  
示子弟後之學者若由此充類至盡則古書無不可  
讀之字矣

延江生詩集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五十一

趙懿撰懿字淵叔又字悔子怡弟光緒丙子舉人任  
四川名山知縣詩凡十二卷中分十集曰劍谷入蜀  
北征巴夔觀海宕渠胸忍蒙山江干付南湖十八首  
自序 曩在劍谷山中及入蜀作詩四百餘首丁  
丑以大故遂弃置不復道今客窗小暇偶檢破笥見  
舊卷猶存錄其思力苦永者得數十篇目之曰劍谷  
集夫文字猶子也才與不才俱關骨肉非有大故遽  
令絕乎予不忍盡弃而灰之者亦予之筋骨聲息笑  
默語作皆見此也自人視之或亦知劍谷之山山之  
人有高歌長嘯者乎

劍谷集自序

夢梅樓詩餘

趙懿撰凡二卷

按此二卷附詩集後

支易二卷

延江生文集二卷

名山縣志十五卷

鶉居雜志一卷

榕軒茗談一卷

南農錄一卷

蜀江灘石記一卷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二下

藝文目錄下

五十二

江行十日記一卷

名畫經眼錄一卷

觀海錄一卷

北征日記一卷

詞微一卷

均趙懿撰

令光石室詩草

趙崧撰崧字筱庸怡之族兄弟父廷銘道光丁未進士任江蘇知縣升徐州知府崧隨任流寓勾容詩凡四卷 馮煦序 予少嗜詩嘗以詩求之天下士于

江西得長甯曾先生二泉與其兄子蘋湘又因蘋湘得貴州遵義之趙子筱庸筱庸之言曰詩非多讀書多游佳山水不必作作亦必不至乾嘉而降海內言詩者繩尺之見局于方隅目不闚漢魏之唐足不履南北朝之席又忌唐之大且精非所以自便乃一出其空疏滑利之詩以召海內之不學者于是兒童走卒與屠狗販繒者流莫不操三寸不律率其胸臆之所欲言囂囂然以詩鳴於世而詩亡矣後之學者又或徵異書搜古文奇字故為新濳與衍之句以聾瞶一世之耳目雖非不學者所得為然凌厲之氣直欲

挾古之藩籬而破之風騷有作殆將無歸而詩益亡矣筱庸之言如此此予學詩十年蓄於中而不敢發者得筱庸一吐之也筱庸通倪雋爽不羈過于人人視世之齷齪無所短長者唾若腥腐獨追古詩人與之頰仰揖讓間與蘋湘及予相過從論議蠡起袞袞不自休一坐盡傾意或有所不可張目攘臂繞屋大叫呼甚則面媁人使不自容人亦以是目為狂并其詩詆之然予與之交五年所為詩去筱庸遠甚而意未嘗有所不可亦未見所為狂也筱庸來江南久曾一歸遵義往返幾萬六千里又嘗再游金臺落落無

所遇而天時之明晦山川之夷險人事之遷變一發之於詩故其詩雅而醇閎而不肆不主一家而聲應節赴訢合于古無一語及唐以下者當予初交筱庸時嘗欲同二泉先生與蘋湘筱庸晨夕相切劘冀于詩少有所得而一署客民卒卒未暇今二泉先生墓草已宿予與蘋湘亦意緒牢落幾廢詩不復為獨筱庸者之竺所造日益深予之荒蕪曾不足望其萬一雖能詩如蘋湘亦將為筱庸下昔在共學之志忽如電謝得筱庸詩益歎為不可及因舉其學詩之勇與夫論詩之彊直敢大言不警惑於百年之風尚者著

之于篇 陳夔龍序 吾黔僻處萬山中去上京絕險遠風氣號為陋嗇士生其間率多質直沈澁不屑屑走聲逐影務以藝鳴於綺靡浮囂之世國初桐楚周宮詹通籍承明時當文治極盛始抗手輦下與諸名宿爭長壇坫咸同之際海內方夷寇亂而子尹鄭徵君獨能殫精造述蔚為西南宗匠其大較然也余夙嗜兩先生詩比年既蒼凋徵君遺箸頃更檢桐楚詩集重付剞劂莫楚生觀察稔其好事手遵義趙君筱庸舍光石室詩稿四卷授余余展誦再過知君為鄭徵君戚屬又久從莫邵亭先生昆季遊幼隨其尊

人伯庸太守宦遊大江南北猶及見承平盛況所交  
契多一時鬢傷中間曾一歸鄉里五試京兆不第旋  
棄去舉業因漫遊雞林絕塞仍時往來春申維揚諸  
地舉風土之殊異疆輿之廣袤聞見之恢奇交遊之  
俊偉一一託之於詩所詣實乃愈進金壇馮蒿叟同  
年為君五十年前舊遊當日序君詩已歎詫為不可  
及信乎君為吾黔近代詩人之一未可聽其淹抑不  
傳也輒屬蒿叟與王雪澄廉訪為之點定編校而余  
捐資刊行之嗟乎元黃載變橫流日急余與蒿叟華  
顛避地顧猶斷斷於君身後之名視君昔年客吳中

時文物江山邈如隔世其龍鍾感愴懷抱為何如

莫棠跋 遵義趙君筱庸之所作尊人伯庸太守諱  
廷銘者以道光丁未進士分江蘇授句容令粵賊陷  
縣城罷官留軍中同治甲子江甯平復原官擢知府  
歷代揚州江甯府事署徐州府沒莫雨花臺畔君髫  
齡待宦來江南猶及見承平時盛況嗣避兵得徙一  
反里門亂後復流寓句容凡五試京師不售光緒乙  
亥以後依先君於海上甲申偕黎祝衡游吉林滿歲  
還仍館滄瀆晚年至吳門常主余兄弟庠子歸句容  
以疾卒年六十有一無子以弟之子為後附葬徐州



墓側君為人質直不緣飾罕諧於俗處境未嘗少豐  
中歲益困以至於老且死不異顧無時或廢吟誦頗  
嗜六書訓故金石文字之學然未有造述蓋其搏精  
壹志於詩者有獨至也客吳下時出所為詩稿付寫  
人余曰盍以授我他日或為君傳之余滯嶺上十餘  
年辛亥旋吳山廬故書往往散逸而所授稿猶存頃  
歲貴陽尚書庸庵陳公重刻周漁璜鄭子尹兩先生  
集成因執其稿以請尚書欣然許付剞劂金壇馮夢  
華中丞煦華陽王雪澄法使秉恩為點定編校於是  
君詩之可傳者遂卓然表見於世為吾鄉近代詩人  
之一而余疇昔之言力不能覆庶亦幸克踐焉微尚  
書之惠曷及此君生平好論時事甲午日本遼東之  
役每撫膺太息一夕夢得句云那堪握槩聽金鼓都  
下人家少爨煙相與述異歎歎恐有陸沈之厄詎君  
則完然以歿余獨遠世變流離窮感尚復泆忍為生  
勘君詩不知涕之何從也

謙益齋詩鈔

李增春撰增春字東垣桐梓人歲貢生

聽鶯軒詩鈔

蔣銘炳撰銘炳字丹書桐梓人廩生

音韻考通

雷廷珍撰廷珍字玉峰綏陽人光緒乙酉拔貢戊子  
舉人研求古學饒有根柢嚴修任貴州學政聘主講  
貴陽學古書院成就人才甚多

經義正衡

雷廷珍撰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三上

藝文一目錄 二文 三詩

前志謂漢書僅編目錄全蜀藝文始及作者地志之搜載誠不必以班楊相繩是亦因地制宜之為道也誠以文章之道乃繼聖賢之微言通古今之雅藝故前之人謂為不朽盛事經國大業至屏年壽榮祿為不足稱而津津言之震川且謂山川之間有不與功業澌然消滅誠不若文士之有足以自豪者遵義牂牁初郡文學崛起而註經矧近薰沐毋斂之風想其文事之誕孳當未可僅以弊帚自重迨其後淪為酋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 藝文

一

部昧昧至燦价始立教化治文廟全斌乃有桃溪內外集之作後請越昇為明經師或乃訖為破荒而龍場驛丞衍良知之說不得侵渡烏江一水其風氣亦可謂閉塞之甚者矣及至狂龍自焚遺賢落影何亭也羅鹿遊乃以詩教潤色李北山關閩規行黎雪樓鼓篋立教及莫教授程侍郎乃予漢宋之門大張標幟而經巢邱亭或躋儒林或入文苑遂巋然為西南巨子至拙尊汗流湜籍以文章趨曾梅而較轆方姚於是會運昌期河山濯赫家謀纂組人媚含珠雍容揄揚多協雅頌宣敢諱家雲之不曉事畏機雲僉父

之譏哉今之紀藝文雖準前志然以時代文章之浸  
灌譬儉嗇初家漸臻富有濫觴始浪衆會汪洋而欲  
反其初之細小涓流不得也故上擬班氏楊氏之制  
而兩則之亦藉以焜耀山川聊資考鏡乃蒐剔篇目  
採擷英華意以藻繪鴻業不使斯人有覆瓿之歎雖  
曩娥見遺敢辭暗索俾後之來者瞻茲鉅細庶於制  
作之事將不弛堂構而發皇斯藝也然唐肆而陳其  
麤穢之病殆將不免乎

敕制

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治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二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楊漢英贈推忠效順功  
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忠宣

袁 桷 擬

繼世立諸侯審象賢之有托推恩保四海在追遠以  
彌加有懷蓋臣庸厚恤典具官某著德遐域效誠先  
朝聰敏得於襁褓之初發於天性穉弱置於扈從之  
側斷自宸衷用能絕黨殊鄰投戈納款尺天寸地負  
版奉圖先國後己之慮深尊主庇民之績著闔學儆  
文翁之化好賢師鄭武之風雅量鎮浮方橐弓而嚴  
矢澄懷味道時緩帶以輕裘出門興折軸之悲行壘

應流星之兆何以勸善必也正名循故壤以加勲衍  
圭田而封土青綬崇副相之貴衮衣嚴辨章之稱噫  
忠孝傳家於以顯昭事厥辟之實歿存錫命所宜推  
圖任舊人之終精爽有知欽承無斁可清容集

楊播國公妻田氏遵義郡夫人加播國夫人

袁楠擬

婦人中饋歌采蘋則謹其承先大夫遠行誦殷雷則  
審其勸義禮有準則行無過踰某官某妻田氏嬪高  
門之勳庸受外氏之經籍曹大家之女誠奉上克謙  
魏夫人之儕書教兒能學念王事靡盬之際知女子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三上藝文三

有行之宜夙夜傳恭寒暑循度噫從夫以貴令已位  
于小君勉子惟忠益有光於先正茂膺異渥式戒長  
年可清容集

播州楊邦憲贈諡制

王構擬

朕惟牂牁重鎮介巴渝之間世其守者曰楊氏自唐  
涉宋代不乏人嚮者邦憲審於去就挈版圖內附世  
祖皇帝實寵嘉之逮朕纂服嗣子漢英率先羣牧述  
職來庭以父歿未諡乞褒贈夫爵以馭其貴諡以成  
其美治古之道也况先朝屏翰之臣邈在一方面能  
綏輯其民不失常業餉兵增戍屢効忠勤如邦憲者

不以易名可乎於戲據德論功惟彝章之具舉有子承考尚奕世之彌光可贈某官諡敏惠

元文類

上書

上穆宗毅皇帝

黎庶昌

皇帝陛下臣愚伏讀七月二十八日星變詔書勤求中外直言特開忌諱冀聆幽隱遺闕仰見皇上寅畏天命勵精圖治之至意臣竊幸詔書一下必有直臣烈士披瀝肝膽昌言讜論侃侃諤諤指陳利害以聳動天聽為一代除積弊為萬世開太平為國家固本根為生人振氣節上以回天變下以盡人事乃涉月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

藝文

四

踰旬而王公宰相無有言者督撫大吏無有言者其而至於臺諫諸臣亦無有言者臣愚區區之心不勝憤悶謹應詔昧死為陛下一言臣聞天道福善而禍淫氣和則致祥氣乖則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故聖人因天道以慎人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星隕山崩川竭螟螣旱潦雨雪冥晦之屬無一不備書以明天道之至嚴而可畏不可以纖小忽也周衰聖王不作陵夷至於秦漢以還禍變日甚災異尤多然其大者為危亡傾覆之徵小者亦政治敗忽之驗歷史所記

殷鑒昭然不可誣也自陛下即位以來纔期年耳上年冬地震金州雨雪不作今年正月日三暈二月星變春夏之際陰霾晝晦者數日大風揚沙塞河河北旱蝗四起陝甘大水漂沒總督秋京師等處大疫死者相望廣東颶風震括千餘里人民傷亡萬計七月星隕彗星又見於西北此皆異常之變稠見疊集於一年之內以警戒於陛下非小小災異之事可為寒心者也陛下知天命之可畏深宮修省乾惕以弭其變故詔下數日而星象滅亡雖太戊之化祥桑成湯之禱旱雨無以加茲以此見天人之際感應至捷又

不可誣也然則革今日之積弊行先王之德政而休祥有不立至變異猶有復作者哉臣願陛下察臣愚而寬臣罪陛下深處法宮之中尊居九重之上庶僚莫能覩其面豪傑莫由進其忠雖殫精竭思竭蹶以圖天下之治而本末輕重利害得失既不能周歷而洞悉又未能合天下之才智熟思審處以維萬世之安徒委之諸王大臣諸王大臣不盡深思遠覽敢於任天下之重逡巡塞責而已夫天下大位也治天下公事也陛下居天下之大位辦天下之公事將撥亂世反之正不進天下之英賢傑士而與謀根本不拔

之基創生民未有之業徒以引繩削墨拘文牽義坐致人安此亦却行而求前者之計也臣觀今日大勢猶買生所謂病腫四肢不能運用竊恐日削月弱痿僊不起之證深中膏肓一旦元氣厥絕而國有不濟之患矣賢才者國之元氣也人無元氣則亡國無元氣則滅乃者陛下亦嘗汲汲以求賢為事矣然而一歲以來奇才異能之特進者誰也鴻識博學之顧問者誰也山林隱逸之辟召者誰也未僚下位之汲引者誰也公卿大臣之薦剡者又誰也陛下有求賢之意而諸臣無求賢之心即有求賢之心而陛下又不

示以求賢之格於是天下之賢才銷亡淪滅於草莽中而卒無以自見過者或至目天下為無才豈不謬哉今之言求賢者動曰循例夫循例則人人皆可自進而無待於陛下之求之也賢才者將以循非常之用愈求愈出而非可以例限者也設例以待奇傑之士彼既不樂俯而就而又往往以跡弛見黜良臣志士復扼於例而不得盡其才充例者類皆庸陋冗闕不足以計議天下大事三者皆執例之咎陛下因循而不變無惑乎天下之糾紛舛謬王政不綱百度誣瀆至於此極也陛下誠能掃除一切文法準漢代求



賢之意參之以司馬光十科之議責諸臣以求賢歲訪其才之所宜書而進之不時拔用賢多者受上賞壅蔽者蒙大戮不必限軍功之一途不得棄幽隱而不舉陛下博以詔之寬以收之量以用之行之數年間臣見中國元氣振而痿僊之證可徐起矣夫中國者天命人心之所依歸也衣冠禮樂之所萃聚也百代聖君賢臣之所維持以至於今日者也自周之衰嬴秦恣毀殘虐生民為中國一大變五胡雲擾冠履塗炭為中國二大變五季之際紛爭戰伐五十餘年黷無天日為中國三大變金元禍宋古所未有為中

國四大變四變之中益以三大害楊墨之無君父一大害也黃老之清靜無為一大害也佛氏之虛無因果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三大害也中國經此四變三害而天地正氣幾乎息先王之禮樂法度掃地盡矣我聖祖皇帝用堯舜之德修文武之政使天命人心有所依歸使衣冠禮樂有所萃聚使百代聖君賢臣之所維持者敝壞而復整是以天下為壽為富且二百年至於今日英法諸夷之禍合四變以為一大變者也耶蘇之教合三害以為一大害者也堂堂中國坐令數千魑魅罔兩橫行而無毫髮之忌憚恣

雖不道惟所欲為此天地神明之所震怒忠臣烈士  
所痛心疾首憤不願與俱生者也先帝北狩之痛天  
下臣民未嘗一日忘諸心也陛下豈肯含垢蒙恥隱  
而不言置而不問以聽中國之斃哉外夷之志在中  
國不自今日始也乾隆嘉慶之際窺伺已深當時中  
國元氣尚厚惟以優容示為寬大而不知遺禍之烈  
至於如此若再姑息隱忍臣恐數十年後挈二百  
餘年衣冠禮樂子女玉帛之天下一旦被髮左衽於  
夷狄變人類為禽獸化孔孟為耶蘇盡四民為行教  
稍有變動而中國不可復問矣陛下鑒輿返正已久

不聞進天下賢豪與王大臣等議所以控馭之方籌  
所以防備之策思所以殄滅之道而姑息之苟安之  
不知外夷豺狼之心制之受其害不制亦受其害制  
之害速而淺猶有再振之機不制禍大而遲終成噬  
臍之患從古至今中國之與夷狄未有不以和議而  
倖存即以和議而致亡者也春秋許九世復讐陛下  
奈何不以大義聳動天下之人心禁罷一切奇技淫  
巧使激勵奮發人人深惡痛絕思報君父之大讐如  
其私讐羣起而攻之而中國始可以圖矣斯亦今日  
中原盛衰消長之機而皆繫之於陛下者也今日人

心之所以做壞國家之所以孱懦不起者由朝廷無以策勵而倡導之也陛下即位之初新政屢出人人翹首引領以謂中興旦夕可致及行之數月而氣亦漸餒矣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進銳者退速中庸惟稱至誠為無息三者之間是不可以不深省也陛下之氣正則天下氣正矣陛下之氣衰則天下氣衰矣陛下上承先帝付託之重下繫四海元元之望宵旰求治以冀中興而以文墨取人以律例舉事是猶繩騏驥之足而欲為千里之行也今日之弊其亦可謂多術矣言慎法則胥吏弄法言課官則百司曠

官宰相卿貳不擇賢愚但依銓次以充數督撫大吏不問能否但憑資格以遞升分滿漢以設官則非官不必備之義守令輕於遷調寧為擾亂生民之階民隱不得上聞恩澤不得下及疏通正途而官方仍窒求進直言而極諫未聞言財則財日窮言兵則兵日玩言教化則教化不行言風俗則風俗不厚凡此皆亟宜更張之弊而陛下今日之所未行者也臣請為陛下切指之胥吏弄法此不持大綱之過百司曠官此不責實效之過授官論銓次進人以資格此惰於量才之過民隱不上聞恩澤不下及此粉飾太平之

過官分滿漢此畛域太明之過輕用守令此疏於民  
瘼之過官方不澄此不愛名器之過直言不進此畏  
聞咎失之過兵日玩財日窮教化不行風俗不厚此  
安於積習不思變通之過陛下為天下父母為中興  
令辟尚不能掃羣弊而空之更誰望哉是以朝廷之  
上因循遷就翕翕訛訛不特大疑大難相顧愕眙而  
不肯任即小小勞怨亦且退避不遑過艱難輒曰無  
法效輒媚稱為合時以盡忠孝者為大愚以講利弊  
者為多事無正色率下之義無盡忠納誨之心無推  
賢讓能之美無以死勤事之節素餐竊位廉恥道消

此乾綱之所以岌岌欲墜而陛下中興之治徒遷延  
歲月鋪張具文而無與收實效也陛下即位之初亦  
嘗憤中外之緘默而大計之無聞矣故聲靈一布遐  
邇震動蔣奇齡進中興之策王柏心陳經綸之篇海  
內嚮風正氣伸雪不可謂謀國之無人矣乃前者御  
史曹登庸以多言貶官職員龐鶴年奏陳封事不聞  
獎進以作敢言之氣培忠直之原而反以越職編管  
自是之後言者寂寥此可見天下有以測陛下之意  
向而緘口卷舌以退矣天下莫不願陛下之稍假顏  
色而欲為效忠瀝悃也慮陛下不由斯道也不由斯

道則壅蔽之患起矣前此求言之詔數下然其大旨不過循例內責之諫官外責之大吏而已而於士民陳獻之路仍未開百司職事之禁仍未弛國家之大計仍未盡去其忌諱也多忌諱則採納皆虛矣禁陳獻則聽受不宏矣陛下何不大大開天下忌諱使人人得自盡其愚則諫諍之氣伸而萬世之議出矣天地剛毅正大之氣散布於中國中國人士必有當之者不應至今日而不發洩然臣觀今日士氣頹靡頑惰而不振此獨何也臣又有以知陛下取之不以道也古者鄉舉里選猶以考行為難後世變科目以取人

一切已非先王之舊然猶諮以時務兼舉行誼而又廣為科目以待之尚可得才於十二三今盡困天下之聰明才力於場屋中而場屋之士又盡一生之精力不為效命宣勞之用徒用之於八比小楷試帖無足用之物天下貿貿莫聞大道而其試之也又第取之於字句點畫間其亦可謂靡靡無謂之術矣使天地剛毅正大之氣消磨沮喪而無一復存術不遵孔孟程朱而墨守王安石之經義士不講修齊平治詩書禮樂而專講小楷時文世不尚禮義廉恥而尚鑽營奔競朝廷以此望士士以此報效朝廷以故人心

日壞人才日下風俗日墮皇路荆榛聖道息滅悠悠  
長夜良可痛也臣愚以謂程文之士資格之官殊不  
足以當度外非常之用而又竊怪陛下抱用賢之美  
意樂於求才而疏於識才急於取才而略於培才獨  
不罷去一切八比小楷試帖之弊兼舉德行才能文  
學與夫孝弟力田茂才異等之屬以復前代取士之  
良法也陛下之喜怒天下之真喜怒也喜則必賞怒  
則必罰天下謂之真賞罰往者肅順端華等之大逆  
為天下所切齒陛下奮雷霆之威以誅之天下莫不  
服陛下之至神頃者何桂清以誤國罪魁江表人民

欲食其肉陛下徇私情而不誅天下於是惜陛下之  
不斷夫賞罰者天子之所與天下共不得而私者也  
賞罰乖於上羣情懈於下陛下方奉天行討將帥如  
林海內豪傑喁喁內向冀成雲合響應之勢而賞罰  
一乖自失重望此不可解之事矣陛下之賞罰壞則  
天下之賞罰無一不壞舉可惜矣名器者賞罰之大  
端用人之先路也今開捐籌餉借名器以濟天下之  
窮宜可以裕度支矣而臣見近年以來捐例日繁捐  
價日減報捐者日以多四方之告匱者復日甚一日  
得不償失有明徵矣陛下處祖宗極盛之後奈何以

天下黜陟大柄反覆於部議假手於吏胥受賈官鬻爵之名為直尺枉尋之計競奔海內流毒朝廷百姓因以受其殃陛下莫能正其弊此亦非萬世之利矣無論非常偉出之才不樂由此途國家用人之法不必以此重而堂堂中國三綱五常之所繫政教典禮之所出戎夷蠻狄之所瞻仰自令官方混濁善惡不分姦宄同流貪婪雜出斷非聖朝之所宜矣鄙夫孺子今日入兑明日升庸而與公卿相揖讓商賈阜隸今日釋褐明日居官儼然執國家之大權君臣上下惟見以利相接臣憂其國之危矣傳曰禮義廉恥國

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日之勢何以異此故臣竊謂今日之積弊末有如開捐之糜爛者士不必讀書而躋大位民不必耕種而服美官天下之人見其取之至速且易於是苟有積蓄者輒思為此苟且至便之計羣趨象鴛如蠅蚋之集朽腐而不返不特無以抑生人僥倖之氣養國家廉讓之風而反令天下之人以為民為恥其患非淺鮮矣陛下建中興之治十已四五而此端不塞臣實病之名器之壞如此因之有官宄之害內而王公宰相以下其名以數千計也外而督撫將軍提鎮以下其名以盈餘計也此

猶正額也而每歲科目之所得開捐保舉之所進又數倍之綜計天下之官當不下十萬人而僕役書胥幾數十倍者尚不在此數夫開捐則濫濫則易易則人人視官為私物幾成子孫世襲之珍而富家便利矣官冗則滯滯則貧貧則無所不為而寡廉鮮恥矣二者交為國之大害也國家有此無業之民既不能自食其力必安坐袖手以待元元之養而百姓方流離殫尾無一日之安無一省之靖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加以軍輸追迫有司侵漁未有窮極尚冀其能安貧忍死而無橫潰決出之虞哉臣恐河北之響馬江

浙之長髮皖豫之捻匪黔蜀之苗教滇秦之回紇從此不可復制此消彼長迭為宗社隱憂而危亡之轍見矣臣竊計今天下其危道有十二而賊與外夷不與開捐取利上下交征一危也冗官蕪雜貽害百姓二危也捐釐抽稅剝剝無已三危也律例牽掣百度不張四危也空言粉飾務為太平五危也言路不宏見聞多隘六危也士無實行正氣不伸七危也禮義廉恥上無倡率八危也官人不擇援倒是銓九危也州縣無權濫授輕調十危也兵制破壞散漫不修十一危也財源閉竭不思變通十二危也不特如此京



師亦有十危焉無勤兵一也無一月之儲蓄二也多  
游民三也盜賊公行不用重典四也旗人坐食毫無  
生計五也商人把持物價涌貴不常六也律例屢更  
法令不一七也戶口繁重無所統紀八也官祿不給  
無以養廉九也閒暇時日不策備防十也凡此危道  
不除而欲底治天下豈不難哉乃者陛下亦嘗除弊  
矣然除之不盡不如勿除為其除與不除等也亦嘗  
興利矣然興之不力不如勿興為其興與不興等也  
夫治國若張絃作室也絃壞不取而更張之絃不可  
調也室圯不從而改造之室不可居也非更張而遂

謂前人製絃之不善非改造而遂謂前人作室之不  
堅也今國家大局敗壞若此陛下第用守而不用創  
不知法倣不變則不可守事繁不省則不可守人才  
不更則不可守積弊不去則不可守律例不寬則不  
可守臣愚以謂今日之事當用創為守而後天下乃  
大可為也陛下何不鑒前代治亂之故考今日得失  
之由重守令之權講取士之法寬用賢之格宏聽言  
之路除冗官之害罷開捐之途去滿漢之闕破律例  
之習復鈔幣之法修兵政之壞延攬天下賢才開誠  
布公與之籌根本不拔之基創生民未有之業庶足

以恢宏國脈而光先帝舊德也陛下以冲齡踐阼孜孜求治志在中興又有兩宮皇太后親裁大政和衷集事用以宏濟於艱難誠百代之昌期矣故臣敢昧死上書言事粗陳大畧而亦不知其言觸犯忌諱也昔宋當而渡之後君臣上下安於一隅惡聞恢復之說陳亮以一書生猶數上書陳當世利害欲以感悟孝宗况陛下大統一之君同符聖祖虛己求言樂於聽受顧可詔下月餘而無一人竭忠盡愚以塞陛下之清問哉陛下不以臣妄愚不肖賜之優容俾臣得竟其說條具數事以聞此尤區區犬馬微忱不勝大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 藝文

十六

願于犯天威罪當萬死臣謹言 拙尊園稿

敬陳管見摺

黎庶昌

奏為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伏讀三月十三日硃諭嗣後內外臣工務當痛戒因循各據忠悃建言者秉公獻替務期遠大等因欽此仰見虛懷納諫集思廣益凡百臣工苟有一知半解分當竭愚况如臣者奉使東西兩洋已踰八載聞見所接思慮所籌何忍緘默不言以負朝廷望治之意頃者法越事定外禍漸紓雖有球案一宗懸而未結將來無論如何擬議實不足再煩兵端然則今日所宜加意講求

者專在整飭內政矣易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今時勢誠宜恢張聖量稍稍酌用西法不必效武靈之變服但當求秦穆之縈懷中外協力圖謀猶不失為善國若徒因循舊貫意氣相高援漢家法度以自解臣慮後侮仍未已也謹就微臣管見所及為我皇太后皇上約陳數端一曰水師宜急練大支臣觀今日洋務之件未有急於水師者也而事體之宏大條理之精微亦未前如水師之難自同治初元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即建買船購砲開局製造之議誠見夫西洋船堅礮巨非此不能縱橫海上與之角逐

迄今二十年來東南數省各自為謀鮮睹成效惟北洋水師粗立基緒然戰艦未備魄力未雄實難責與西人匹敵臣愚以為中國沿海疆域袤延萬里又有臺灣瓊州兩島海外孤懸一朝告警非有平時練足百號之兵船斷難分布就此百號中宜定以六十號配為南北兩大軍專作攻敵之用每軍應有鐵甲巨艦四五艘仿照長江規模創設海部專統分年籌辦志在必成無事則派令出洋學習測量駕駛有事則發蹤指使概歸海部主政庶幾章程一而號令齊可期得力國家雖費不得已也沿海形勢以大沽為最

衝要水師衙門必應設立於天津兵船統帶動涉外  
交宜委文臣大員不當目為武事而又鼓舞妙柄操  
自皇上不惜巨金以養戰士或時破格以獎有功務  
使天下曉然咸知聖意所措而水師始可用矣一曰  
火車宜及早興辦西洋富強之術首在輪船火車火  
車之行於陸猶輪船之行於水理本至常毫無足怪  
而議者多持異端或曰修築鐵路有礙民生或曰興  
此巨工有闢風水此皆未睹其形而妄下雌黃者也  
以臣觀之西法中之便官便商便民而流弊絕少者  
獨火輪車一事耳輪船之利猶可移此就彼火車則

非身至其地者不得乘非已有貨財者無可運即慮  
兩國構兵易以資敵殊不知丈尺之鐵折毀甚易修  
續頗難然臣嘗在西洋矣目擊歐土鐵路其多類如  
蛛絲瓜絡而同治九年布法之戰光緒四年俄土之  
戰皆未聞因火車而誘敵深入也似宜飭下北洋大  
臣派委委員糾合公司先將天津至京二百四十里  
之火車鐵路勘辦興修不出兩年可冀告成至時鑿  
駕臨幸一觀是非得失自不可掩然後明認各省逐  
漸仿行如聖心以為不當不過不推廣而已存此權  
輿亦未見其有害也一曰京師宜修治街道西洋教

法務盡地力家無不修之業國無不治之途而都會地方尤為精神所萃聚凡外國客之往遊者但觀其街衢之敞潔屋宇之整齊車馬之駢闐氣象亦足聳然矣大國倫敦巴黎姑不必論即小國如荷蘭比利時都會亦皆壯闊無比今中華乃自古最尊之國京師又四海仰望之區其外觀可謂不飭矣臣愚以為除宮禁未敢輕議自餘內外兩城坊巷似宜飭下五城順天府聽准官民共起公司設局修理國家歲撥經費數十萬兩助入之仿照外國章程抽收地稅房租以佐不足將街道一律平繕治使寬潔廣種樹木

添設自來水火以便民用徒致豪富以實空閒置巡役以資旗丁藉工作以消盜賊務令兩城內外煥然一新湯平如砥則四海之人皆將悅而願遊於吾宇矣夫西人最視此等為振作有為亦以此等為實事求是與其作為無益之舉動或致虛糜何如興此共睹之工程使人稱善此實於國體民生兩有裨益者也一曰公使宜優賜召見今之遣使古之交質也然西洋視公使其尊每遇國家朝會讌饗慶賀大事多者歲七八次少亦三五次無役不有公使揖讓其間或立談或授坐各適其本國所宜而交誼之重輕即

寓於詞色抑揚接見之頃彼之所以為禮者如此在我自可仿而行之應請皇太后皇上每年於春秋和暖時特旨示期臨御便殿召見各國駐京公使一二次接以溫語賜謙款之凡其眷屬人等例得侍從不苛以儀文概隨其國俗則天顏半日之謙光轉足以伸彼瞻雲就日之忱而起其肅廟雍宮之敬斯固無待親政之期而即可舉行者也日本東瀛小國尚有延遼鹿鳴交親等館以待四方賓客之至獨我中華大國通使已久授餐適館寂然無聞臣甚愧之並懇於京師天津上海三處特開西式客館一所不厭崇

閎巨麗輔以園囿足備壯觀凡遇各國游歷之王公貴臣及往來公使人等延使居住用示懷柔未嘗非外交之一助以先王經國大體而言則懷方氏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本周官之遺也就我朝成憲而言則乾隆末年英國使臣荷蘭使臣來朝又有賜謙保和殿頒賞如意洲清音閣之例是在皇上酌古準今而已一曰商務宜重加保護中外經商之法自昔不同從前口岸未開華商與華商交易尚可置而不問今則事勢迥殊西人長駕遠馭挾其輪舟巨舶駛入江海捆載如山東南大利幾至盡為所有同治年間

李鴻章奏設輪船招商局與之爭競逐加恢拓至近年始挽回利權十分之一二然非仗國家洞悉外情協之以巨款濟之以運漕則該局有時尚難自生即此可為保商益國之證現在各省煤鐵礦廠逐漸增開雷報之設延及七省近又有雲南五金盡數挖掘之詔局面愈大則端緒愈繁亟宜豫飭經辦大員通盤計畫將來源銷路一一精籌奏明定案庶幾有以善持其後臣愚以為如興辦火車鐵路則煤鐵不患其無用矣改鑄金錢銀錢則五金不慮其不流通矣公務要件率先摘由雷傳則電局不至虛設矣凡若

此類必仰賴朝廷權力明示扶持庶免公司倒折之虞即杜外人覬覦之漸商務當日有起色否則聽從各省支節而為之徒有開辦虛名不聞見功實效臣實未見其可也一曰度支宜豫籌出入西人之經國也每歲必合全國度支之數統籌豫算詳訂成書以昭示國內故其取於民也恒視所出之度以為權衡取之雖重而民無怨懟其法實與王制量入為出周官歲會月要之義相符今以中國至大西人無不羨其地廣人衆足可自命強國而在我時若有貧寡之虞此最臣所太息者矣辦事首先需財財絀則事莫

能舉而國弱國弱則侮之者衆而益貧西人豈真愚哉歲舉國賦幾半以養軍無異揮而擲諸大海之中蓋亦勢處於不得已也即如中國以水師為急務然竊計每年非確有五六百萬之餉即不能養此數十百號之船既練水師亦須整飭陸軍酌添開花砲隊鎗砲因之而改作局廠因之而擴充斯固勢所必然又非確有五六百萬之巨款不能供給裕如臣以各國度支比較至多莫如英國歲入二萬萬四五千萬兩出亦二萬萬四五千萬兩最少莫如日本歲入五千餘萬兩出亦五千餘萬兩而中國歲入不過七千餘萬兩量地則不減於英國論財則未倍於日本出欸又不可預知此所以剜肉補瘡興此廢彼無一而能持久也臣愚以為嗣後似宜將一歲全國度支應出應入之數飭令各省分欸核計豫約大綱於前一年歲先行奏聞彙候朝廷處分或分最急次要尋常三等應付急要者務期如額頒示簡明章程使之遵守不足之數然後酌取於民但令官吏無中飽之嫌出入有稽徵之冊共聞共見足可告天下以無慚矣至於籌辦之法仍不外規仿西洋查西法所有而不入我釐金關稅者如官民俸入之稅準票印票之稅煙



酒公司之稅火車電報信局之稅皆屬巨宗若能一推行歲增當必不少而鴉片煙一項不問中外所產尤應嚴密重徵無使漏網夫取民以濟用保國以衛民不當與言利之臣同日而語也以上數端審今日時勢所交迫而必不可無度中國情事所能行而非敢高論但有竭忠盡慮之愚初無壹同附和之見儻蒙聖明鑑納飭議施行於國是苟補萬分之一臣感且不朽抑臣尤有進者方今四海合從連衡雖以日本一隅猶有所依傍獨我中國名為共入公法實則屏之局外而交涉事件又極重大繁多一有齟齬

動煩宸慮不知西人情偽大事必用力爭小事可因勢利導然此非身親其境目驗耳聞亦難懸得要領今軍機為政本所在總理衙門又洋務滙歸必宜多有數堂曾出外洋之員方足以廣獻替誠使我皇太后皇上豁達洞觀特遣一二親貴大臣馳赴歐洲一游經歷美國日本而歸綜攬全球虛心訪察必有歎然知我內政之不足者臣愚以為莫如醇親王最宜矣如此不特目前醇親王輔佐樞廷庶事必歸至當即異日皇上親裁大政顧問亦有折衷自強之本實在於西人質性臣所素知若聞親王奉命出洋其

接待之禮文必有異常隆重者勝於遣使萬萬英臣  
不勝激切惶悚之至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  
鑒訓示謹奏

中西交涉為古今一大變端所貴審度彼己擇善  
而從庶不至扞格增患遣使八年出洋諸公從未  
有將中外情形統籌入告者甲申三月法約既定  
因不揆妄陋具摺言之冀備朝廷採納不料此摺  
到京適值越事中變總署以其情事不合且有涉  
忌諱處竟寢而不奏將原摺退回殊覺可惜此稿  
本非密摺曾乞正於李傅相曾龔侯二公俱有覆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二十四

書亦見所言不無微中云

庶昌自記

拙尊園稿

疏

越勤黥匪拔巢擒逆疏

崇實

四川總督

竊臣業於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將副將劉鶴  
齡督隊暨碁江團練圍攻貴州邊界之鐸尖山王正  
伸逆巢情形附陳在案復查果後各軍進攻綏陽若  
不先將鐸尖山股匪殄除不免擾犯川界梗阻饒道  
我軍時有回顧之虞臣等既飭劉鶴齡督率兵團梯  
崖進攻復調安字兩營分扼新站松坎以斷該逆旁

軼之路疊據劉鶴齡稟報於逆巢四面築卡絕其內外聲息逆首王正伸羅占春等親率大隊出巢來撲我軍分隊奮擊營官鄧鴻超督隊橫截賊陣將賊之後隊擊敗入寨其前隊被我軍截斷不能歸巢沿山奔潰我軍四面兜殺殲斃殆盡陣斬逆首羅占春並將賊之礮臺踏毀奪獲槍炮百餘件千總郭宗藩中炮陣亡十一月十五日該逆復分數百人來撲我軍營盤當經游擊謝洪章鄧洪超等力戰擊退追至賊寨炮石如雨都司吳洪貴鎗傷耳門鄧洪超身受鎗傷猶督隊仰攻逾時始收隊而還維時康家洞土匪

令狐春亭欲來援應經團總楊秀江楊材選等督練圍攻擒斬悍賊多名遂破其洞將令狐春亭及其子令狐隴生擒解營訊明正法連日該逆伏匿不出劉鶴齡以逆寨後路係賊樵汲要道遂日夜槍築砲台該逆因柴薪不繼十二月初七日三更以大隊猛撲礮臺吳洪貴裹創力戰復被石傷奮不顧身督陣愈力副將劉子貴知州張金蘭知縣鄧錡州判胡敦賢等分隊掩擊斃賊百餘名餘賊敗奔入寨我軍以槍礮轟擊賊之被傷者皆滾崖而下寨內悍賊復蠢擁而出又被我軍殲斃三百餘名賊乃閉寨堅守初九

日油籬口復有另股黔匪竄撲松坎劉鶴齡抽游擊  
鄧洪超帶隊馳往該匪正踞場中不意官軍驟至倉  
卒拒敵鄧洪超督隊掩殺立斃紅衣悍賊十餘名逆  
衆越嶺而逃鄧洪超跟踪追及復被團總楊秀江帶  
練截剿共斃賊六七十名生擒葉大五等十三名餘  
匪敗竄蘇家壩二十日劉鶴齡親督各營逼攻鋒尖  
山轟裂外牆二丈許多弁勇冒險由缺口衝擊游擊  
謀見壽鼓勇先登砲穿左肋傷重隕命賊衆登牆拼  
死力拒鎗砲如雨並以火藥傾燒守備皮玉明把總  
鄧開舉鄧成道王有德李洪順等皆被燒立即陣亡

劉鶴齡亦被石傷腰脊督隊仰攻砍斃悍賊多名相  
持三時之久我軍折傷精銳亦復不少始行收隊劉  
鶴齡連日督隊掘挖地道正月初一日午刻火藥轟  
陷寨牆賊衆震斃二百餘名把總楊大林力戰陣亡  
我軍奮勇破其外地該逆退守內寨並預紮木城一  
道環繞內寨砲眼鱗密我軍肉搏環攻勢難逼近乃  
於木城數武之外捨築砲台適值安吉兩營已紮松  
坎新站賊之外援既絕劉鶴齡乃專意圖攻堅巢賊  
勢窮蹙已極二月初一日五鼓投出鄧良志等三名  
供稱夥黨趙正攀願為內應以贖其罪劉鶴齡約於

初三日舉火為號內外夾攻是日五鼓賊巢見對山  
火起趙正攀率黨由前寨衝出我軍乘勢斬關而入  
逆首王正伸李炳南等各率悍賊分頭抵禦賊寨火  
藥被焚火光燭天我軍縱橫掩殺首逆王正伸中礮  
被擒立斬陣前李炳南暨偽元帥曾春元生擒並斃  
悍賊三百餘名寨內逸出之賊四山奔竄經兵圍擒  
斬殆盡共計斃賊七百餘名救出被脅男婦四百餘  
名口奪獲帥字大旗一面各色旗幟三百餘桿大炮  
三尊擡槍小槍三百餘桿刀矛無算首逆王正伸李  
炳南等皆斬首梟示以快人心惟逆黨周三綁楊先  
尚聚悍賊三百餘人死守上寨雖僅彈丸之地而寨  
牆既高且堅我軍圍攻三晝夜賊眾疲困已極初五  
日二鼓副將劉子貴暨梯先登格殺悍賊數人弁勇  
皆猱升而上營官鄧洪超向長曙復斫門直入殺斃  
悍賊過半餘黨紛紛亂竄兵圍兜擊擒斬無遺生擒  
周三綁楊先楊肇元等十四名皆解營訊明梟示此  
股逆匪殲滅淨盡伏查王正伸始以團練為名於鐔  
尖山修築堅寨漸肆鴟張擾害附近各鄉黔邊居民  
受其荼毒無不切齒祇以黔省遍地皆賊未能及時  
撲滅遂養成其勢乃敢包藏禍心乘果後各軍深入

黔境攻剿遵綏各處賊匪而王正伸勾結李炳南聚  
集悍黨意圖擾截我軍後路伺隙窺竄川疆經臣飭  
令副將劉鶴齡督率兵團圍攻數月之久乃以地勢  
險峻巢穴堅深我軍屢傷精銳仰仗天威將士用命  
不避艱難百計進攻幸能力拔堅巢擒渠掃穴以除  
川黔邊患在事出力之將弁紳團不無微勞其尤出  
力之總兵銜副將劉鶴齡擬請以總兵升用遊擊謝  
洪章鄧洪超擬請以參將留川補用並加副將銜都  
司吳洪貴擬請以遊擊留川補用並加參將銜守備  
向長曙擬請以都司留川補用並加遊擊銜已革藍

領都司向東升擬請開復原官翎枝並免繳捐復銀  
兩知州張金蘭擬請歸候補班儘先補用並加運同  
銜知縣鄧錡擬請選缺後以同知直隸州升用先換  
頂戴州判胡登賢劉洪齡請選本班以知縣不論單  
雙月遇缺即選候選知縣楊秀江揀選知縣楊才選  
均請選缺後以同知直隸州升用並先換頂戴候選  
府經歷趙彝憑請選缺後以知縣升用其餘出力員  
弁紳團可不容臣等查明核實請獎出自格外天恩  
其陣亡之游擊譚見壽守備皮玉明千總郭宗藩把  
總鄧成道鄧開舉王有德李洪順楊大林均請勅部

從優議卹其餘陣亡勇丁臣等查明照章辦理所有  
官軍越剿黔匪攻拔老巢斬擒首逆各緣由謹合詞  
恭摺由驛具奏

上文宗皇帝遺疏

唐樹義

奏為微臣力竭捐軀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  
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帶兵出省由水路進攻曾將一  
切情形具奏臣智短才疏治軍無效仰荷聖明僅從  
寬典微臣獲幸自顧已多方思仗此孤忠力圖報稱  
何意督臣一戰大潰臣馳往救援而賊風馳雨驟水  
陸大至臣力薄難支遂即全師撤回於本月十八日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二十九

鮎魚套為省城犄角而是夜賊舟又至漢河臣流涕  
誓師以期背城一戰而兵勇咸跪稱撫臣已改令楊  
昌泗統領竟不受臣節制於十九黎明全行逃竄上  
游臣即追赴京口收合餘眾懸重賞乘賊不備前往  
漢河邀擊而兵勇無一應者臣痛哭欲死兵勇始感  
動跪求殺賊乃二十前往二十一二十二兩日都未  
得手二十二午間復分遣兵勇前往沌口以防賊鈔  
我鮎魚套軍之尾今日黎明偵探回報賊果從黃陵  
磯掠舟而來被我兵擊沈一隻而賊蜂擁聚我兵  
不支時賊風大作滿江賊舟連檣直上即

身親督令所餘兵勇百餘名助戰兵勇盡紛紛潰散  
臣力竭矣倘忍辱偷生何面目見天下士惟一死以  
侍先帝於九原不得餘生仰瞻天顏矣伏念臣自養  
疴在黔年逾六十祇合苟延殘喘乃當狡寇縱橫國  
家有急是以命下之日輿疾就道投袂即行去夏在  
黃安麻城剿賊暑雨鬱蒸水潦拔涉以及去冬在黃  
州駐師防剿觸冒雨雪蒙犯冰霜力疾從事不敢告  
勞誠以菲材渥荷先帝知遇之恩由知縣擢任藩司  
自審疎庸無可報答惟有遇事不存推委受任不避  
險艱盡展赤忱稍酬高厚此臣之指心自誓效命無

辭者也無如分微權輕束縛掣事事不得申縮自  
由以致兵逃勇散獨力難支徒令熱血滿腔付之流  
水然臣死何足惜特惜全軀保妻子之臣知有己而  
不知有人無能為國家患計臣至死有餘恨也方今  
疆宇未靖羣情日離伏望皇上思先帝之辛勤鑒前  
事之敗壞乾綱獨斷全局兼籌而又搜羅豪俊委任  
專一庶逆氛可掃民劫可救否則事有不可問者烏  
之將死其鳴也哀倘蒙鑒納臣死且不朽謹望闕叩  
頭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咸豐四年正月二  
十三日



牂牁考

莫與傳

漢武元鼎六年置牂牁郡郡所以名華陽國志謂楚

威王

漢書注引作項襄王

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

郎植牂牁繫船留王滇池以繫船因名且蘭為牂牁

國後漢西南夷傳云楚頃襄王遣莊蹻泝沅伐夜郎

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以且蘭有椽船牂牁處

乃改其名為牂牁而二家以前者漢志牂牁郡注引

應劭曰臨牂牁江也考史漢西南夷傳謂牂牁江廣

數里出番禺城下又謂夜郎者臨牂牁江廣百餘步

足以行船又謂夜郎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 藝文

三十一

意此制越一奇漢書武帝紀謂元鼎五年遣越馳義

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是牂牁江實在夜郎而椽船牂牁名國者乃且蘭其

可疑者一旦班馬並言莊蹻循江常范乃云泝沅可

疑者二而酈道元注水經溫水云豚水東逕牂牁郡

且蘭縣謂之牂牁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

國也一名頭蘭牂牁郡治也楚將莊蹻泝沅伐夜郎

椽牂牁繫船因名且蘭為牂牁蓋已不得其解姑主

常范而移班馬夜郎之牂牁江入且蘭以就之非有

實據既讀管子書乃知常范並誤酈氏改班馬以就

常范又誤中生誤小匡篇云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九  
兵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南至吳越巴牂牁  
張不庾雕題黑齒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注皆南  
夷國號然則桓公定霸時南夷已有牂牁矣莊躡在  
後約四百年安得其時始改名常氏蓋漫記傳聞之  
辭范氏因未深攷不知即與史漢乖異也意牂牁有  
國之始必猶不自齊桓時當與雕題黑齒周初即著  
號荒服且以吳越巴荆並稱其國必大今其疆界大  
畧已不可得聞而據史漢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  
下及夜郎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推之首尾二千餘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 藝文

三十二

里皆得牂牁之名則其國當自夜郎且蘭直接南海  
能役屬群小國如秦西嘔漢南越之比恐漢牂牁一  
郡尚不足以盡其地也春秋以後此國遂微而西嘔  
夜郎滇爭相雄長故史漢言西南諸君長以十數者  
皆不及牂牁蓋已降於夜郎旁小邑中惟江水於舊  
國之名獨無改稱耳逮約置吏夜郎又誅且蘭平南  
夷以立郡而不取最大之夜郎為名豈不以牂牁為  
最古且大之國歟牂牁本繫船棧之稱師古以釋郡  
名說文弋檠也或作牂爾雅檠謂之牂三國志常林  
傳注引魏略云遣船兵於峴山東斫牂牁材太平御

覽引潯陽記載陶桓公牂牁成楊樹又引豫章記載

聶友用樟木為牂牁遂成樹又引異物志云牂牁者

繫船筏皆是也其取以名國者水經注又云牂牁亦

江中兩山名也引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牁者賦今在

此文豈在初通鑑注引後漢志注亦云牂牁江中名

稿刪削中耶意國境內江中必有其山似繫船之

山亦無此文云有一山在海內小而高似繫船筏俗人謂之越王

牂牁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則為一株柏樹

在水內也御覽引又引交州記云侯石孤絕高數丈

畧同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三十三

名為牂牁在海中是其類矣至牂牁二字漢書凡十

數見牂並从艸牁並从木唐書志元和郡縣志同牁

有从艸作牁者史記後漢書及補漢志三國志也三

國志牂或从牛作牂隋志同晉宋齊三書志二字並

从牛作牂牁華陽國志牁亦从牛船弋之名或用牂

或玉篇弋部云牂子郎切繫船大弋也又牂牁郡亦

作牂或各何切狀或即牂牁也廣韻七歌云牁所以

繫舟又牂牁郡名或陸云上同或本十一唐云牂牁牁

亦牂牁本並或又或作歌廣雅釋宮狀或也或又或

書作或佩觿云或各何翻地名校者曰玉篇作或又

作𠄎狀𠄎即牂牁也今按船牂郡名並當以漢書牂  
柯為正牂因牂从艸而別牂牁愈不知所從蓋因艸  
而誤才狀𠄎又因牂增製或𠄎筆迹亦小異𠄎又𠄎  
之別皆鄉壁虛造之書也牂讀如詩其葉牂牂爾雅  
太歲在午曰敦牂之牂柯讀如記禮器不改柯易葉  
之牂牂有壯大之義柯猶木大枝之謂牂柯者言牂  
牂牂壯大如枝柯也劉球隸韻婁機漢隸字源唐歌  
兩韻並有牂柯字云出李翊碑攷洪适隸釋載翊碑  
有云牂柯太守曾孫是二韻即以郡名兩字分入據  
漢人所書亦作牂柯為正之一徵而廣韻集韻以繫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三十四

舟專屬之牂而以柯為通作婁氏於柯下更列牂文  
而以柯繫其下云即牂皆已不知柯之為正字矣  
漢且蘭縣故地考

莫與儔

貴州通志于貴州一省獨指遵義為漢且蘭攷漢書

地理志牂柯郡故且蘭沅水東南

當作北

至益陽入江

又武陵郡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入沅水經沅水出  
牂柯且蘭縣為旁溝水又東至鑣成縣為沅水東過

無陽縣漢鑣成縣當今黎平府及鎮遠府之清江通  
判天柱縣及湖南靖州之半無陽當鎮遠府鎮遠縣  
思州一府及湖南晃州廳靖州之會同縣沅州府芷

江縣一帶沅水正源即今都勻府邦水河劍河出貴  
定縣西南境下合平越州豬梁江經清江及黎平界  
為清水江之水無水即鎮遠府之鎮陽江出黃平舊  
州西至湖南黔陽縣合清水江之水二水源處於遵  
義尚隔一烏江及所受之南明河而謂且蘭在遵義  
誠所不解因讀元和郡縣志敘播州云本西南徼外  
蠻夷夜郎且蘭之地至漢武帝平西南夷置牂柯郡  
貞觀元年於牂柯北界置麟州十一年省十三年置  
播州管縣三遵義帶水芙蓉乃知其承誤之由然繹  
李氏之意特以播州為漢牂柯郡故地其云夜郎且

蘭乃謂初郡以二國地置縣非謂播州即其縣觀下  
文云於牂柯北界置麟州不指何縣可見蓋其時承  
六朝圖籍散亡之餘驟未得據約畧為言乃其慎也  
撰通志者不審其說認為實指慎矣唯通鑑輯覽元  
鼎六年置牂柯郡注云牂柯郡治故且蘭侯邑今平  
越府平越縣故且蘭侯邑嘉慶初府改直隸州縣省入州輯覽乃乾隆時纂  
又於元光五年置犍為郡注云犍為初治營今遵義  
府遵義縣地是則皆卓然得之漢志牂柯郡營不狼  
山營水所出東入延本作沅誤依水經注正犍為郡漢陽漢水  
東至營入延符溫水南至營入黠水黠水亦南至營

入延

本作江誤依水經注正

延江即今烏江則鼈瀕烏江而烏

江大勢東北流其所受水之東南流者唯遵義府之

正安州遵義綏陽兩縣諸水為然而方輿紀要又謂

鼈縣故城在桐梓縣北是遵義府除仁懷一縣外皆

為漢鼈縣而非且蘭之明證也且蘭一縣大要以沅

無二水所出為定既為郡治其縣尤大觀晉又分立

萬壽可知則自平越州及所屬之餘慶雍瓦安兩縣鎮

遠府屬之黃平州施秉縣都勻府屬之麻哈州都勻

清平兩縣丹江通判以及石阡府自治在烏江以南

境貴陽府屬之龍里貴定兩縣及府自治倚省城東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三十六

之境皆當為其縣地蓋其縣東接鍾成無陽西接夜

郎平夷南接毋斂北接於鼈鼈地必以烏江為界平

越州屬之湄潭縣石阡府屬之龍泉縣皆當為鼈地

其南岸或有一綫當屬鼈者皆不可知漢牂柯諸縣

廣袤大率數百里其間不容更有他縣故知其北接

於鼈南之毋斂以獨山江為毋斂水定之平夷以晉

王遜分鼈平夷兩縣為平夷郡而遵義仁懷縣以西

北又為犍為得地求之則接鼈之地唯貴陽府之開

州修文縣及大定一府除威寧州微有犍為南廣畢

節縣微有漢陽地外大率皆平夷地平夷以南即夜

郎漢志夜郎豚水即濛江水經温水出夜郎郡宋志  
計夜郎太守治夜郎去寧州治較牂柯太守治萬壽  
近五百里知今安順一府及貴陽之貴筑縣定番廣  
順二州長寨廳皆夜郎縣地合此推之且蘭故地未  
必能疆宇截然亦十九不誤矣而或者以水經温水  
注謂豚水東逕牂柯且蘭縣謂之牂牁水水廣數里  
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遂疑且蘭縣地當及於盤  
江不知此正酈亭之馭文也其說蓋本史漢而誤史  
漢西南夷傳並云南越食蒙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  
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又云夜郎者臨牂

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所謂廣數里者言番禺  
城下之江尾廣百餘步者言夜郎所臨之上流酈亭  
合而一之又誤移於且蘭就令江在且蘭試問盤江  
亦有數里之廣否其不足據明甚故漢志牂柯郡下  
注引應邵曰臨牂柯江也乃言名郡之由即指夜郎  
所臨酈氏蓋以既係郡下即當在郡治縣中亦其致  
誤之由矣或者又謂華陽國志莊蹻泝沅水出且蘭  
伐夜郎植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為牂柯國後漢書西  
南夷傳亦謂莊蒙即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  
於岸而步戰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

柯今以劍河清水江為正源則蹻泝沅即由此水此水雖自都勻城外即可通船而自城以下三百里至施秉界自雍正七年始開鑿或當時沅無可以通稱鎮遠之鎮洋江小船可至黃平舊州泝沅或由鎮洋江而鎮洋江上流之諸葛洞在施秉縣東十里者明萬曆時及本朝雍正七年皆有開鑿人所指且蘭之界極於施秉豈當日泝沅而上適至且蘭之邊更不能深入一步乎且鎮洋江自諸葛洞之下順治十六年以通楚運尚經疏灘鑿石則清水江自施秉界下昔者豈遂舟楫無阻則且蘭之界必有出於施秉所

經沅無二水之下者矣曰溯沅之事與漢史泝江不合即恐傳聞誤記牂柯之名自管子已有亦不始莊蹻椽船就有其事能至於邊理亦可通若更以楚運疏灘為疑則沅無既合之下橫石三浪猶有修鑿將且蘭亦且及彼以下乎近有段西巖撰歷代沿革表頗知指平越貴定清平諸地為且蘭而又仍以遵義縣為且蘭蓋亦承認通志而不敢易要知烏江南岸容有非且蘭地烏江北岸不容有且蘭地也洪稚存先生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於平越府云秦且蘭漢牂柯郡治於貴筑貴定清平諸縣皆云漢且蘭於遵義



縣則云漢鬻縣乃大致得之矣

夜郎考

蔣攸銛

且蘭夜郎皆南夷名史記云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是且蘭非夜郎匹也漢武帝平南夷置牂柯郡而且蘭夜郎皆為屬縣東漢因之晉永嘉二年始分牂牁立夜郎郡領夜郎四縣南宋齊因之隋地理志有牂牁郡及縣而夜郎之郡縣皆無梁陳周書俱不志地理不知何時廢也唐以隋牂牁郡之牂牁縣置播州而縣名有三夜郎武德四年析夷州之寧夷縣置夜郎貞觀元年州縣俱廢貞觀七年置珍州夜

續通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三十九

郎郡治榮德縣亦理夜郎縣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後改隸沅州舞州鶴州業州皆巫州地天寶元年更縣名為峨山而珍州之夜郎則至元和二年省珍州入溱州縣名仍舊終唐之世惟溱有夜郎縣李太白長流夜郎在肅宗乾元二年是時沅州已無夜郎之名其寄王明府云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勅放巫山陽當是珍州之夜郎即貴州桐梓縣地今湖南沅州府相傳為太白遷謫之處未免失之附會故

詳辨之

論

論遵義桐梓於禹貢為梁州南徼

趙旭

黃志按胡氏錐指定梁州地域自宜賓上下以金沙馬湖二江為界其在江北者皆梁州在江南者皆梁南徼外蠻夷今遵義地不入梁州亦不入荊州自是以華陽黑水為大限以愚見度之夏禹前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巴蜀之地其封建與中州同至殷周之間多變為夷二代因廢二州然其間蠻夷君長各守其地如史記西南夷傳所稱某以十數某最大者當不始自周秦以來有矣而其中國大莫如蜀自從武王滅紂以後必威日遠境日拓旁近諸夷國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四十

皆受其臣使司馬錯張儀並稱蜀西僻之國戎狄之長可見也華陽國志云蜀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其言南界接越於古之蜀境精核不易今遵義地在秦以前當蜀之東南鄙何以明之通鑑秦始皇三十三年畧取南越地置象郡以山海經沅水出象證之今沅江上源在平越府都勻鎮遠界內可見今烏江南岸即古之越秦之象郡地漢書昭帝紀元鳳五年罷象郡牂柯郡所領之十七縣牂係從犍為郡割出且蘭無斂即今貴陽都勻平越鎮遠等處必從象郡分出是終西漢之世次第建置郡

乃得十七縣非建郡時通置可知特史於各縣例不  
詳始設何年故無從考古越之境必不踰烏江而西  
則蜀地南接於越必即以烏江為徼今遵義綏陽桐  
梓仁懷四縣為屬舊地無疑矣而正安一州當是巴  
之西南鄙華陽國志云巴地東至魚腹西至棘道北  
接漢中南接黔涪於巴郡分出之涪陵郡云巴之南  
鄙東接巴東南接武陵西接牂牁北接巴郡西接牂  
柯即指斄縣言可知今自江津以下至夔州凡在大  
江之南今思南婺川等處皆涪陵郡地正安於涪陵  
為西南鄙於巴國全境乃當西南極邊也胡氏斷以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藝文

四十一

珍播七州不入荆梁限內以今四川地論之青陽昌  
意封國廣輪自有定界若巴蜀在殷周之世稱王稱  
帝以前豈不能越大江之南有一步地乎斯理勢必  
不然矣

黔中

張澍

黔中之置郡也當秦昭王之二十七年為周赧王之  
三十五年取楚之巫黔中地而置也

所理在令辰州西二十里黔中

故郡

漢高帝四年改黔中地為武陵郡

移理武陵即令辰州敘浦

縣是

始元二年分天下為十三部武陵郡屬荆州部後

漢時武陵郡屬蜀昭烈沒後屬吳晉平吳州郡雖屢

有更易而武陵常屬荊州劉宗時武陵領於郢州刺史隋開皇初廢武陵為郎州大業初復置唐武德四

年置黔中唐黔州本漢涪陵縣理晉永嘉後地沒蠻夷經二百五十六年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恩鶴以地內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為黔

州太宗三年又改為黔安郡因周隨州郡之名遂與秦漢黔中地犬牙難辨矣見元和志貞觀元年復以黔州之都上縣開

南尼置辰州九年以隋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十

一年罷黔州都督府置莊州都督府先天元年廢播

州都督府復置於黔州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十

五道設黔中道置黔中採訪使治黔州大歷五年改

巫州曰叙州改業州曰夔州元和二年廢珍州入溱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四十二

州思尼費播溱錦叙夔八州皆隸黔中採訪使宋初

因之止存彭水黔江二縣省洪杜洋水信寧都濡入

於彭水是則秦之黔中即漢之武陵兼今湖南常德

辰州沅州寶靖諸府並包今貴州思州石阡銅仁黎

平思南諸府也唐之黔中亦兼今黎平鎮遠遵義思

南銅仁之地也若宋之黔中並及四川重慶彭水諸

縣也胡渭生以黔中窻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

七部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而以杜佑說為

誤不考之過也

夜郎 張澍

南尼君長以十數獨夜郎為大楚頃襄王遣將莊豪  
伐之軍至且蘭榜船於岸步戰滅之豪遂留王滇旋  
夜郎仍自立為侯漢武建元六年遣唐蒙通夜郎元  
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尼侯迎降錫以王爵後仍殺  
之置牂牁郡後置益州以牂牁屬焉荀悅云夜郎犍  
為屬國也其地在湖南東接交趾漢為縣屬牂牁正  
義云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晉永  
嘉二年分牂牁夜郎郡領夜郎四縣宋齊隋因之唐  
武德四年析尼州之靈尼縣置夜郎縣貞觀八年析  
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亦置

夜郎天授二年又析夜郎置涪谿縣長安四年以龍  
標所析之夜郎涪谿二縣置舞州是今石阡思南為  
尼州之夜郎也今黎平鎮遠為龍標之夜郎也今桐  
梓正安為珍州之夜郎也若秦漢時之夜郎則西距  
邛笮東接交趾地凡數千里今人徒知遵義之為夜  
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

議

孔子廟庭從祀議

鄭知同

兩廡從祀諸賢至今日稱大備在漢唐儒者寥寥可  
指屈前則有七十子後則宋五子以降綿歷數傳數

十傳所謂言行賅備優入聖域之儒居之今就二者相較七十子親炙孔子者也一再傳而遂罕其人周程張朱祖述孔子者也其後師師相授歷宋元明而道統不墜余竊不能無疑焉宋五子之學自遜聖人其門人亦莫比洙泗之盛乃守其業者類皆能振興世教繼往開來致使身心性命之微蟬聯魚貫閱數百年不衰獨聖人以大道化七十子靡不各充其材至高且廣乃諸子沒後微言大義自子思孟子而外真若絕響是豈聖人教澤之長不及後賢歟抑亦文獻之無徵其人不盡傳也吾意七十子服膺聖道散

而之四方陶鎔後進必多明允篤誠之士精研正學非盡為莊周世碩之儔而失其真也其人與事不詳其文固在如論語上下篇及記百三十一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二戴采入今禮記凡此皆七十子之後學夫其所為豈不明聖道者可企及哉故允如是諸子惜其名氏之不盡見於今也苟可稽於載籍寧不下視程氏之末流高談性理或失之空文或沒於佛老者為不失洙泗之真歟且七十子之能見於今十九皆子夏曾子之傳耳自孔子沒後能廣播聖人之教莫二子若蓋子夏文學大儒傳經之祖夫子之文章

可得聞備授之子夏故其設教西河門人特盛曾子傳一貫之學性與天道在焉舉天下欲求聖人之宗旨舍是莫歸也今子夏門人自公羊穀梁二子外若駢背子弓李克段干木田無擇禽滑釐高行子曾申曾子門人若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檀弓單居離陽膚沈猶行類皆見稱先秦唐漢經注疏及諸傳記他子之門或不能舉一人而二子朋從有若是其多也豈非子夏具夫子之文章出其門者大都能身通六藝為有用之材曾子傳性道出其門者大都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為有本之學而其間若李

段諸子則又其卓越名實兼茂為世所師範作者所必稱道以故卜曾子之徒有如是言行可效焉者是亦理數之自然有不能泯聲於百世者矣雖其間田無擇子方之後為莊周其術或不必正然若段干木樂正子春公明儀檀弓陽膚其人者審其行事奚獨媿於賢者乎乃歷代之議從祀者唯公穀二子傳春秋得與其選外此不居焉夫子夏固嘗授詩於高行曾申矣今二子或為詩傳以傳於後世何遽異於傳春秋者哉余嘗慨戰國之世其事其人之可徵者僅一國策必皆游說之士飾為權謀術數之談以售人

主於是乎書而所謂賢者之傳見其學不行則皆塊然伏處田野巖穴用自韜晦僅抱孔子所傳之經私相受授世遂莫得而知其行事即偶知之其為非時所尚亦莫樂得而稱道之學有如檀弓所記者則僅矣故苟非著書以自見如公穀孟荀者雖抱命世之才鮮有不歸泯滅是誠可悲也夫雖然莫可詳者無論矣其在子夏曾子之門非不濟濟焉猶可指數也嗚呼子夏或猶不足於聖學若曾子者其道何遜孟子乃孟子之徒列進四子於兩廡而從事曾子者獨無一人得與其選焉豈誠賢者之顯晦有時毋亦世

論之不持平焉耳後之禮官有能議昔賢之足配食

兩廡者其亦加意於是否耶

竊按先生自作此文後四年癸丑遂增祀公明

儀故此文與後黎議亞經一首皆天下之公言且漱芳齋文稿未刊行存亡未可知故不可以方隅限也

周以來十一經應立學官議

黎庶昌

昔周衰孔子自衛反魯憂道不行退而贊易敘書刪詩定禮樂修春秋垂範百王是為六經尊盛與道無極樂經遭秦而闕僅存其五然而孔子沒門弟子各闡師說曾子述孝經游夏之徒譔論語左邱明公羊穀梁傳春秋至戰國而有孟子爾雅禮記浸尤晚出自是而七經九經十一經之名以立及至孟蜀刻石



成都十三經遂著為令其於孔子所刪定固已增益其七八矣唐雖以經升老子而不久即廢南宋時朱子作集注始於戴記中摘出大學中庸以配論語孟子題曰四書詔學者讀書當自四書始淳熙已降翕然宗之元皇慶中定制以四書試士明代樂其易簡因仍不革學使者校藝專以論孟學庸發題先四書而後五經廢注疏而遵朱說道術因之一變我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深維其弊力矯末流詔撰七經傳說黨纂義疏等頒諸學官示天下以實事求是之旨包舉漢宋不名一家康熙乾隆以還巨儒雲興經學由是盛絕然所廢舉亦祇傳注之間非於經外別立一書以崇配者也嘗謹按國家自府廳州縣學校士以及鄉會試雖以四子五經垂教舍是莫由進身而私家誦讀往往溢出令甲頗有視為不刊之典者當周末時莊子著書多寓言然其指事類情於諸子中最為瑰放特出陸德明釋文已列為經而作之音義大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王逸注楚辭尊離騷曰經朱子從而不廢後世騷學選舉相因為用欲祛文章流別之偽文選其最要矣司馬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

閱識孤懷蓋未易幾也班孟堅紀述漢事斷代為書  
文字之淵源經世之大法粲然畢備許叔重說文解  
字傳奧精嚴六藝遺文賴以不墜賈軼爾雅一經之  
上本朝蔚成絕學儀禮十七篇士禮雖存頗闕王朝  
邦國舊典欲觀後世帝王因襲之迹惟杜氏通典馬  
氏通攷博要能通通鑑上續左氏事始三家分晉體  
大而思精言馴而不雜則亦優視聖作矣杜子美冠  
絕古今詩人韓愈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  
子使孔門用詩文二子者入室矣校此數家之言兼  
包大小豈非文武道不墜地在人卓然俟聖不惑者

哉故其書之傳遠者一二千歲少亦七八百年非有  
名爵利祿之資然而歷世相承誦習不絕莫不飫其  
精深博篤取用宏多有以協人心象好之同如饑渴  
飲食不可一日離也其視為經固已久矣往者嘗與  
曾文正公討論羣籍公獨以謂子若莊子辭若離騷  
集若文選史若兩司馬氏班氏小學若許氏典章若  
杜氏馬氏詩文若子美杜氏昌黎韓氏所謂曠代命  
世大才也躋其書以配經典誰曰不宜今以功令之  
所頒若彼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若此記曰入其國其  
教可知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竊謂莊子次孟子楚

辭文選杜詩韓文次毛詩史記漢書次尚書通鑑次左氏通典文獻通考次三禮說文次爾雅各降一等命曰亞經俾天下人士益隆所習咸馳騫乎通儒於以廣術興微翼贊聖業非復謏聞曲學之私將樂與海內知言君子一平其議也

拙尊園叢稿

辯

唐朝壩辯

陳熙晉

余輯仁懷廳志唐朝壩在仁懷直隸同知城西南一百九十里自土城關渡赤虺河循儒溪行十餘里地勢呀然以開版田邈迤水聲琤然上中下凡三壩舒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四十九

堰二十有七用水之勞資人之逸土黑墳歲三穫予所見境內盡山鮮及茲壩之沃衍夫仁懷開自明萬曆二十九年而有唐朝之壩何也詢之土人僉曰壩之上有天子堊相傳為唐李晉王遺跡壩以之名按顧祖禹方輿紀要廢蘭州在永寧宣撫司南一百八十里唐置州於此其旁有地名唐朝壩是則壩以置蘭州而名在唐憲宗世烏所謂李晉王哉獨不知天子堊始自何時不究訊端末破其迷以祛其蔽則邊氓狃於聞見而無知妖徒因其名之僭妄不經且將煽慌忽怪誕之說以惑視聽大足為地方患是不可

不辨臺四面斗絕惟後有微徑可登巔有坪可容六七百人  
大石高於屋有泉溢出冬溫夏冷左折有洞窈然闐然可藏數百人  
構木二丈餘橫竅入洞去木人不能下石築梁口猶存土人掘地往往出古劍廢鏃及金銀器比得銅鏡大徑圍拭之冷光射面按其遺跡大率非近今所造夫西南夷獠於要害處築臺自保所在多有不可勝數播州之龍爪海龍諸臺蘭州之紅岩天臺諸臺皆見史冊土城九龍七寶兩臺峙赤虺河左右相接為金子臺俱土官袁氏所築土官勢微弱惟蘭州疆域犬牙相錯且去巢穴不遠夫

奢酋久有異志僭擬於天子固所不顧然於李晉王無與說者謂明天順中麻城人李天保以逋賦竄黎平自詭為唐後僭稱王聚眾剽掠為總兵李震所擒又奢崇明之反教首劉明選變姓名為李天樞獻龍華寶印中秋夜飲用幻法取水盆照面獨奢寅冠上生兩翅牙幢環列甚盛或即天樞詭為沙陀之後自稱為唐朝亦未可知或謂明季永明王封李定國為晉王後人因此而附會其說以訛傳訛此亦臆說之說惟李天保自稱為唐後因名其地為唐朝壩其說近之國初西南未入版圖順治十五年十月楚蜀粵

三路兵集戒期入滇定國扼雞公背圖侵貴州遣別將守七星關抵生界立營窺遵義以牽蜀師十二月大兵出遵義由水西出烏撒守將棄七星關走霑益大兵入安隆定國奉永明王遁雲南定國之別將不知為何如人生界今仁懷縣治自七星關至遵義有二道道畢節過水西從沙溪入者不經生界既抵生界必由畢節取道於永甯出落洪泥赤虺河而始達唐朝壩去落洪二十里而近戎馬往來之輜輳殆無虛日此必偽將兵敗遁逃收餘衆而據是壘也蓋當日者永明王召定國圖孫可望人心多不直可望部

下諸將皆願歸定國可望遂大敗而遵義一府流賊獨未陷王應熊樊一蘅避其地督師號召諸陣署置將吏俱受命於永明王非可望殺曾英攻王祥巴蜀尚冀稍延殘喘是遵義尤恨可望恨可望必與定國然則偽將即非定國所遣尚思假其名號以震動遠近而況授兵符以行事哉其偽稱天子壘者以永明王尚在嗚呼亡國餘孽崎嶇蠻煙瘴雨中尺土皆非曾不若井蛙窟兔猶可容身名託於均房之居其實敗將潰卒之遁逃數也定國跡既不到何有於永明王且夫定國亦盜賊也始為張獻忠養子及歸永明

王知旌吳貞毓等十八人之忠而於黨可望之馬吉翔不惟不誅而反用事去可望盡弛武備而三路敗書至王將奔緬甸不能堅持死守之說致王死雲南而已亦死於囊臘距安隆之敗纔四年爾賢於盜賊者幾何定國不足道定國部下之偽將更不足道也星物換移姓氏與煙塵灰燼同歸漸滅好事者從而附會其遺跡者以為朱耶復生也悲夫因李定國之偽將而附會於李定國因李定國而附會於李晉王因李晉王而附會於唐度以事勢斷斷然也夫訛言莫懲亦有地方者之責也故詳辨之俾後之人不為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五十二

訛言所惑 仁懷廳志

序

樗蒟譜自序

鄭珍

戴君者民也養民者衣食也出衣食者耕織也不耕則饑矣不織則寒矣饑寒亂之本也飽煖治之原也故衣食自古聖人之所盡心也堯命羲和為此謀天也禹八年於外為此謀地也舜咨九官十二牧為此盡利也湯武誅放桀紂為此去害也周公夜思繼日求善此之法也孔子孟子老於栖皇求善此之柄也無衣食古今無世道也舍衣食聖賢無事功也自井

田廢而食之路隘矣雖名至治無干戈而已矣無災異而已矣寡富者無惡歲也貧苦者無豐年也為食之路隘也若衣之路則倍於古矣古麻絲葛而已矣今則中土之克絲也西北之毛也絨也其名不可勝數也而惟富人得是也天下率衣木棉也而十五猶僅蔽前也古之桑麻婦功也皆自為自衣也餘始通易也雖王后亦親蠶織以供天子寃服也今則男事也非為衣也以謀食也故古之民上勸之而猶惜其力也今之民不惜力而惜其無地可施也故雖堯舜亦無法也有可衣食任自為也今貴州之地十九山也田不足食居人也無吳楚齊秦利也榭繭先郡守遺以食遵民者也今食者十之八矣有田者且食之也皆榭也但有山也皆可榭也榭則食矣但知蠶也山人之人而亦食矣非一遵義也非一貴州也此譜之所以作也

張節婦題詞序

鄭珍

前三十年同里張伯高茂才持其伯嫂唐節婦殉夫事狀徧乞人題詞繼又為請旌於朝樹綽楔矜式閭里而以仲兄子其詩為之後今伯高沒已久其詩始檢得稿之未殘失者數十家乞余編次為卷余嘉伯

高為叔其詩為子兩能盡愛敬之道次訖乃為序之  
曰昔文王之繫卦也於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  
吉孔子釋之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禮古昏義曰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由此觀之婦人之  
不再嫁常也正也再嫁非聖人之所許也而世之再  
嫁者或逼於父兄或迫於孤惻或脅於強暴三者以  
禮意推之喪服經有從繼母嫁之服又有服繼父同  
居異居者子夏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期功同財之  
親與之適人所適者為子築宗廟使祀焉故為之服  
若然則為孤惻無所倚活為其夫之宗祀出於萬不  
得已而再嫁聖人亦閔其意權而通之然猶沒其文  
於親母而寓其微於繼母繼父聖人之為婦女全其  
羞惡之良者至矣若既無子或有子而非絕不可存  
是猶不得以此藉口張子所謂雖餓死亦不可者也  
更何云為父兄所逼為強暴所脅而再嫁哉有值此  
者婉弱之質自不能拒即周公孔子為之計亦惟曰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已矣舍此別無自  
全之道也今唐節婦婚甫踰歲遽殞所天亦既茹泣  
承顏期於立後相安矣靡他矣乃其祖母聞至而翦  
髮寄之迨其兄至遂赴井以死是時父兄之間必有



處心積慮浸逼而來者節婦以一死盡其自全之道  
焉已耳夫豈計其貞徽芳躅揄播人口哉乃人人樂  
長言嗟嘆之不置如其連章累牘者亦足見所惡  
有甚於死為人心之所同然而得之婦人女子尤可  
慕而可風也世之夫死而再嫁者何面目立於天地  
之間哉余思古賢媛如杞梁妻齊義母巴郡三貞與  
夫焦仲卿阮元瑜任子咸之妻諸若人者其志行後  
世不少相類而以有劉子駿之頌左九嬪曹子建之  
贊及王仲宣丁正禮潘安仁等之賦若詩其孔雀東  
南飛一篇更推為五言長作之祖故千載下流連歎

誦覺其事其人彪炳曩出於冽日寒霜之表有非他  
人所能及者文字之力之聳植藝倫固如是乎顧安  
所盡得曹劉諸子之作為能歷久而彌傳也然余又  
有感者自兵興到今且十年吾貴州紳吏師武臣死  
城守戰陣者蓋不止百數卒未聞有一人臚存始末  
俾來許有所徵後數十年將有求其姓名里居且不  
可得者矣况歌詠之云乎則如節婦一女子視死如  
歸而猶得此帙傳之無窮不可謂非盛事也已

業經  
集文

稿高刻  
本遺去

播雅序

莫友芝

鄭子尹學博選輯遵義一郡本朝二百年者舊詩而畧溯諸有明改流以來為播雅二十四卷唐子方方伯資之刊成友芝為覆校一過而序之曰於戲我國家文治誕敷雖僻遠山郡而風雅鏗異若此耶然亦豈不賴乎萃之者耶遵義自漢豎為犍牂著縣道真尹公經術教授長通盛公詩賦先導遺跡猶時時髣髴何隻士單語無聞者歷晉五代迄唐播珍漆等州縣猶見諸史而劉夢得謫播州柳子厚至謂非人所居願以柳州易便其將母劉柳又皆不果來李太白坐流珍夜郎亦已半道放還及唐末楊氏據有其地

閱八百餘年累代羈縻不畔而已雖宋自軾粲文价相繼好文興學養士以得冉氏璉璞兄弟文武才又請得歲貢士比腹襄州縣元漢英益急教化能詩文尚體要著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而其後裔在明中葉乃至禁學愚民驕蹇不受節制以取覆滅往昔大編短述亦遂蕩無一存改流未久兵革相仍我大清平定西南剷蘗桂誅逆播民得休息乃申講教法增學解額大惠遠省於是邊郡人士行誼文章彬彬與中原爭雄長按以茲集著錄多至二百餘人詩三千餘篇夫犍不狼陷珍之山延豎黜溫漢鯧之水其靈

光清氣非必增益於曩時也士生右文承平之朝得  
涵濡汪濊爭磨淬以自見亦何幸歟唯是南中風氣  
樸質其文士雅不以聲華標榜其後生又不以耆舊  
張詡鄉者友芝嘗欲畧取貴州自明以來名能詩家  
之製為一帙於遵義尤措意李卓菴先立羅鹿遊兆  
銜李知山專李冀一晉四先生最先得知山白雲集  
於尹文學良稷為其先世師知山沒後掇錄本中間  
遺闕尚十餘年零章逸句時別拾諸他弄卓菴筆峰  
詩文鈔數以訪其裔孫數技梧不肯出可見才年譜  
郡乘所及數十篇鹿遊詩得趙明經商齡持示一冊

僅明日悔覆瓿北上問石等小集冀一伴鐸吟琴奇  
堂兩卓近乃先後得之趙文學旭竝止數歲之筆聞  
鹿遊集之全在其後人者竟肱散於不解事人至今  
不能釋然夫諸老最著者而友芝蒐求已難如此而  
吾子尹二十餘年不遺餘力以成此編也可知矣昔  
胡道南譏世之選家坐取諸集錄其擅名及子孫方  
貴盛者為冠冕單門逸響附載一二但畧去取已衰  
然大集至問集中諸公風格高下詩學源流闡草萊  
主壇坫相羽翼各幾人選者讀者皆茫然也若吾子  
尹之為此編存人存詩一用裕之中州法人不得詩

牽連旁附淵源流別絲穿繩引郡之山川風土疆里沿革舊城殘壘有所鉤核亦參他例並藉書之其蒐訂之勤別裁之審一展卷而曩昔若存若亡之文獻爛然表暴於後人之耳目道南之譏庶幾免夫而吾獨惜尹盛之後楊氏興文之時獨無一人蒼萃當時人物文字以為茲集先河則使太白能來子厚果易而復有造就亦將與桃溪內外集同泯泯於頑首積燹中也後之覽者能勿鄭重於斯編咸豐三年秋八月獨山莫友芝序 邱亭遺文

隄為舍人雅注稽存序

目錄載文學爾雅注黎庶昌有跋即此

鄭知同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五十八

世以文學陋南中日久謂罕淹通之士以余論之當漢代經義萌芽之始而吾郡初入版圖已有爾雅大師如隄為舍人者世固未嘗深究也考經典釋文敘錄云爾雅隄為文學三卷下注一本云隄為文學卒史臣舍人又注武帝時待詔今據舊傳一本於郡史下加臣某必其上雅注時所自為蓋得其正依此題署推之文學與卒史漢秩皆百石見後漢書百官志注而漢制秩百石者例以本郡國人充選漢衡山王傳注如淳引漢儀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足證可知舍人官隄為郡曹之文學卒史即隄為人也隄為

郡舊治鬱鬱縣屬今遵義地其即鬱人或下縣莫可  
定要為吾郡傳經之鼻祖吾郡先後漢各一經師先  
漢犍為舍人後漢毋歛尹道真也道真受五經於許  
叔重歸教南中其有著述與否不可知而舍人獨首  
明雅學以翼群經致足尊矣惜其僅以名見聞久而  
姓無可稽觀漢世進呈文書例名不姓知臣下之舍  
人特其名耳李集賢注文選稱其注為郭舍人以東  
方朔傳中武帝倖倡官為舍人者當誤之也歷古未  
有臣下不着人姓名而銜官者若蘇子由發嘉州詩  
云移舟近山陰峭壁上無路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箋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五十九

注區區辨蟲魚爾雅細分縷所謂郭生即指犍為舍  
人蓋子由據蜀中相傳掌故為言嘉州地漢屬犍為  
豈舍人果郭姓係嘉州人歟他無旁證要不可詳也  
近錢氏大昕據廣韻舍姓斷舍人是人姓名亦與漢  
代上文書例不合至洪氏頤煊後因選注郭字依西  
京雜記郭威說爾雅非周公所製一語疑舍人即其  
人尤傳會不足信然則舍人乃以官名無疑也噫異  
哉舍人詎不偉哉夫犍為初置武帝建元六年舍人  
生犍為而適為武帝世豈非舍人甫起於學校草創  
即具出類拔萃之才遠引乎百家眾技之末一意上

耽經術粹然底於名儒以開我邦百代之學乎况爾雅為經義滙歸前此未有傳其業者乃得釋是焉而首唱之用闡厥詣是其所造之宏且精復何如也由唐以後其書不幸微亡而其賸簡零義不無可徵至今天下求通小學考經義者且共重之等諸殘璣斷壁矧為鄉後學反普不識可無愧耶趙石知先生余父執也有忱於是而憫其注無完本以謂國朝余蕭客撰經解鉤沉於舍人注固多闕略即劉氏玉麈臧氏庸專輯雅注者亦罔備采錄乃因其舊鈔重加網羅撮合成卷臧之有年意特景響鄉先哲之遺編出

乎幽瘞而彰之也殆重勵後之學者使讀其書稔其義羣相奮志媿美前賢而思學不至於通經不已也咸豐庚申余侍家君避寇桐梓先生徐徐手一冊出示命為之序余因得述舍人之詳而表先生成是編之旨以稔將來之讀者焉若其注說文例之善今可略得而言本經釋訓詁諸篇總故大同之字歸於一義注則於同之中辨其異一字以一語劃之使人求之經籍遍得其證若是其簡且該也他於釋樂諸器非是注不詳名命之悉蓋時由近古有所受之也以此推其全書之能存古義者何限在唐初即無完本

陸明朗已云闕中卷今檢釋器玉釋水注唐人書無一引及知中卷是此六篇唯太平御覽轉抄取唐以前類書所載保存數章而釋天釋山兩篇終不能見一語至釋草以後當條之注引者又多節畧如萊一名王芻蔚一名牡菝等文率不完蓋漢人作注自司馬季長以前例與經別行此僅其注中分提經語以別物名之一言下猶有說觀其引全者若佳一名夫不令楚鳩也鷓鴣一名鶻鷓今之斑鳩也可見然則後半注文淪逸愈甚可勝惜哉雖然有不亡者在不可不講習也聞先生暇當考核其義余待讀其詳以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六十一

增新獲有日矣

淑芳齋文稿未刊行

記

漢三賢祠記

鄭珍

惟皇帝二十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郡校師莫公與儔創祠漢三先生於學宮左之閣上珍甫練衣冠不敢奉幣從簾簾酌奠於三先生越數日莫公呼來告曰孔子之道載在六經自經秦坑焚歷漢高惠文景皆武夫功臣用事徒黃老清靜以與民休息詩書禮樂之教殆如草昧二三大師各抱其遺私教授鄉里久乃稍稍為章句傳故建元之際弟子著錄者漸多

齊魯秦晉燕趙吳楚梁越之間乃始諸儒雲爛霞蔚  
六經賴以復傳於時西南遠徼文翁為之倡相如為  
之師經術文章燦焉與鄒魯同風而文學公盛公即  
以其時起於犍為牂柯東漢以後儒者始不專一家  
講說至許鄭集漢學大成而尹公乃即起於毋斂僕  
嘗獨居深念六經堂構於漢儒守成於宋程朱諸子  
而大敗壞於明人及我太祖聖祖崇樸學教化海內  
一時朝野諸老宿痛懲前代空疏文巧之佛老吾道  
而力挽回之事必求是言必求誠支離倘恍之習埽  
棄淨盡於是漢學大明六經之義若揭日月至今二

百年來數天下鏗鏗說者一省多且得數十人獨西  
南士僅僅意無乃淵源俎豆之不存歟而何其洽肌  
膚淪骨髓者之難破也僕廁此二十年無足為多士  
師者為多士求足師謂此邦萌芽文教斷以文學公  
為祖而以盛公尹公左右之今祠成子其為我序遵  
義當祠三先生之意某再拜謹按文學公為犍為文  
學卒史當漢景武間時犍為治鬻鬻即遵義地漢制  
諸曹掾史自除郡國中文學公即不定鬻鬻要是下  
縣人無疑時爾雅一經尚未名學文學公為勅作注  
且在衆經注之前實遵義正祀樂祖盛公為司馬相



如友稱牂柯名士尹公召陵許君弟子以經義教南  
中二公於貴州當通祀於遵義有文學公為主二公  
且後輩其左右之也誠宜小戴記曰凡釋奠者必有  
合也有國故則否鄭君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  
者當與鄰國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  
今論先師三公皆國故於漢郡縣則盛尹二公為鄰  
國謂合否皆協禮制莫公此舉鉅而當哉謹又附為  
說曰國朝經學能上接漢儒者壹以識字為本凡字  
有聲有形有義六經聯字以成文字之聲形義明其  
於治經如侍先聖賢之側朗朗然聞其耳提面命也

文學公深明雅故不待言盛公與相如游尹公從許  
君學凡將說文之傳必熟聞其終始在他邦猶將馨  
香之何況為鄉先哲今日生其後者尚景嚮其風而  
求焉學之盛何遽後於他省吾知都人士必有高望  
而奮起者也是莫公祠三先生之意也夫亦三先生  
所望於後賢也夫

此文已載前志學校  
茲用特載藝文

紀善亭記

鄭獻甫

貴州遵義府之北接四川重慶府之南皆古夜郎地  
也商販輻輳行旅絡繹咸以桐梓縣為衝綿亘一二  
百里間山徑危峭山澗暴漲行者自昔至今皆病之

吾友林子貞伯曾率師經其地稔其險慨然曰安所得非常之人積厚力以創此非常之原乎不數年而徑者磴矣澗者梁矣卓犖者坦夷矣計甃石為路者百餘里鑿崖成路者十餘里廣皆八尺有奇建鞏橋四補石橋二計大轎於中路建亭立碑刻捐釐監修督理姓名又於旁亭立舍煎茶以憇行者創始於己巳之十月落成於壬申之四月乃以書郵其事於獻甫囑為記是役也工至鉅費至備起意於林君之羣為立生祠實成於林君之不立生祠叩其故曰商人感林君之德思立祠各捐資得二千金故曰起意於

林君之羣為立生祠及林君不許而金之聚難以散乃移立祠之費為修路之費更廣其資得二萬金故曰成事於林君之不立生祠余謂古者條狼氏掌治國中之道路野廬氏掌治郊外之道路非林君職也即前者率師經其地非久駐也今者陳其臬治其部非分守也何德於塗之人而相感至是曰古無抽釐之名目商賈末業抽毫釐微資積而為屋舍建修公私應酬歲時聚會耳兵興時不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重稅於商乃偶假其名以濟公不肖者因而處處設立以病民尤不肖者因而人人飽之以病國林君

與台司共商乃檄撤此路之小者無損於國而有益於民也余歎曰去民心之事非一端而聚財為最林君不過勿利人之所有非能分濟人之所無也而人之不吝所有者推廣增益乃共創千百年所未有然則小民可與落成難與經始豈篤論哉昔嚴公治興州江路三百餘里張公治庾嶺山路一千餘丈趙充國治兵金城修隄陜水道橋梁七十餘所皆屬古人能事然未嘗起意於欲立生祠史之所言立生祠者若西漢右相于公東漢張奐任延此誠仕宦盛事而唐之狄梁公乃或毀其生祠則不足貴也周智光乃

自立生祠則大可歎也林君斥之誠高然林君亦斥之為高耳豈料其移而用之推而大之創非常之功德乃至此哉昔人有辭建坊之費為修橋之費者曰其榮一人曷若利衆人所見亦同而廣狹大小則迥然異也余所以樂為之特書也時同治壬申夏五月既望

撫夷圖記

倪蛻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之生民固不以中外異民之秉彝亦不以華戎別以今而見古由往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

吾於烏蒙見五年三變而慨然矣烏蒙於漢屬牂柯郡自元後始置土府隸四川知是府者為祿氏世守歷明至本朝皆相承弗替吳逆叛獨能不受偽命抱印堅拒者九年吳逆亦無如之何既蕩平朝議嘉其節令世守如故初祿萬鍾之父鼎乾死其弟鼎坤欲蠱其嫂而奪之襲嫂不從諸夷亦不義其所為坤乃給川帥劄授安撫司據有魯甸掠鄰境無虛日祿三官之惡聲無不懾之者川帥以祿萬鍾方守郡而使屬目狎狎至此因參革其官然萬鍾猶孩提耳諸夷不平欲攻坤坤乃率其黨數百人而逃時川東府方

歸轄雲南文武會勘疆界對江即烏蒙境坤遙呼川東汎兵曰我將往梁山若雲南容我我以魯甸贖曲鎮劉帥遂遣官納之既而征烏蒙並及鈺雄此二土司者俱削秩遷豫章地悉歸雲南當是時夷民之死者不啻數千而坤又將夙昔所讎之人盡疏於主讞者靡得脫其族子祿永孝與焉坐以兄亡收嫂棄市乃其妻祿氏在米貼未獲副將郭正域率兵百人往捕勿戒盡殲焉乃發大兵剿之鶴鎮張帥憤甚立沉命法無少長皆死匿而獲者鑱手鋸足划腹竿屍其不敢出而自死巖箐間者之不可勝數通計死者不

下三四萬人於是以米貼為永善縣調廣通令宰之  
即杜使君也使君本仁守信體寬務斷招徠撫綏不  
遺餘力導其蒙遏其淫不示之以聰明而民不迷不  
拘之以禁錮而民不困永善之遺民俱知有賢父母  
矣祿坤留雲南意常怏怏及奉內召不知所為其黨  
欲刦之不果然禍芽已萌會劉鎮移節於烏羊粟不  
賞民甚苦之坪黨因而生變殺鎮帥並諸官吏而漢  
民之罹於禍者甚多一時川東等處相繼起而永善  
獨不從亂是時也杜使君因公來會城以太夫人病  
請假奉湯藥聞變作即謁臺使告行臺使以事方急

恐其不能無虞使君曰職不去民心不甯乃疾馳而  
去過烏蒙諸帥亦難之使君慷慨攬轡而前漸及永  
境老幼來迎者皆望而哭曰來何暮也使君抵治所  
各撫存之如故仍上書臺使明永民之不反乞命師  
弗加而臺使亦信使君有素止諸帥勿侵永夫民非  
向稱暴悍不法自遠於恩化之民哉今如此其終守  
死而不與於亂者是非秉彝好德而能然乎詩曰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又一年使君秩滿遷知霑益州去  
之日永民泣血相送者十餘日不絕詩曰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初大理府陸公世宣守烏蒙仁惠人也與

使君實同心至陸公去而民始叛是可以察其情知其故矣杜使君近作撫夷圖若曰均是夷也撫之則我民虐之則我寇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嗚呼則圖者可以悲其志矣使君名思賢遵義府人

書

上程春海先生書

鄭珍

某再拜謹奉書程侍郎先生別五六年窮處萬山之中不與宦遊者相接以故先生出處行事都無自聞唯去年在友人所率繙一他人詩知有石湖潭西之遊而已伏維勛德曰隆動靜禔福某賦受至愚不通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六十八

曉世務然頗樂讀書此先生所素見至今生二十九年矣居此邦匙師友磨切任性不知所裁邑之夫咸竊詫為怪物怪不怪固不屑與深辯但傷齒益以長而駑駕所之冥冥無指導可恃倘行之已遠忽覺路非彼時即欲轉而再行筋力已不任用矣豈非冤哉荀卿有言良醫之門多病人今珍之病不能自名亦不自知果病與否然既呻吟在門雖不病猶當切而藥之而况其果病也夫某之病實原自先生念昔從遊於南以師弟之愛朝夕之親窺先生盤盤鬱鬱胸羅衆有其言論類非宋明憑肌擬度者倫其筆為文

章則如聞先秦兩漢人聲息當時雖不識何以至然  
心固已知珍所為者特剽竊涉獵焉耳非古人學也  
既而歸窶數不克自振一再試於鄉皆無所得而家  
益貧計無復去處始喟然曰嗟乎限之天限之人者  
既莫能強矣莫阻我而不為又緊誰怨哉於是一意  
尋求古人之路先讀說文為本佐以漢魏人小學及  
希馮元朗以下等書別聲音辨文字效古之十歲童  
子所為乃即以字讀經又即以經讀字覺其路平實  
直捷履之甚安遂斤斤恪守尺寸不肯以宋後歧出  
汎濫紛其趨年來積染成習漸不自量思考十五篇

沿謠脫屣暨向來說不安者以自效於許氏草創俱  
無體段或一旦悔悟而焚棄之或終不悟而竟成之  
皆不可知其他狂惑跳叫中無自主大氏是類某所  
謂不自知其為病與否必待先生之切而藥之意正  
為此前數瀆書道里悠遠未知果達唯曰北望庶幾  
一示以為學之方使此身不恨虛廁於大賢之門慙  
焉六載絕無消息居嘗自念我邊方人諒終無大就  
教不時辱或以此則又念先生愛我厚當不若是展  
轉於中不能自甯而反顧藐躬益瞿然愧厲矣令舅  
氏咨選來京師必且走謁左右知此紙決不浮沉區

區之心不勝翫縷得先生終教之幸甚幸甚

致鄭子尹書

莫友芝

子尹長兄親家侍右去臘中忽奉十一月二十六諭旨以我兄及友芝等檢發江蘇知縣此時此旨馳到山中想捷警間鰲鶴皆驚也吾曹索莫荒巖久無意於用世不知都中何鉅公浪以虛名上瀆天聽遂趣召而起之蓋不知其頽唐已甚不任鞭策然亦可想朝廷清明破除資格大是中興氣象吾曹即垂老但未即死必能復覩嘉道盛時則甚幸也唯出處之際大是難言以不嫁老女忽而彊之適人須是心腸面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七十

目舉止色色妝點改換一番安有不鑿柄者頗以鄙情陳之湘鄉使相當不肯十分相苦憶戊午歲北征我兄贈行詩云林卧已云晚問君何所之不堪離別意豈是宦游時知兄之不欲出堅於友芝然鄉里亂後極不聊生株守空山願領何已兄即宦情消盡亦何妨藉作江湖散游一攄磊落懷抱皖中海內豪雋趨湘鄉公如龍門幹濟之才樸學之士詩文之雄下及一技一藝之專精獨到殆什百計友芝一一得與款接私謂不若髯之絕倫湘鄉公極思一見我兄意此番庶幾一來且屬致聲相促書到如有游興望即



輕裝指渝買舟東下不過端午前後可以聚手官不  
官在兄自決決不至捉將去斷送頭皮也此間軍事  
自去歲克九泅洲以清長江其後又收蘇州又殲苗  
沛霖隨處有破竹之勢金陵合圍已久毛賊已十分  
窮蹙其城時月可下兄肯早來當能及見成功亦大  
快事客中老小及純齋俱平安煩一告之兩家早晚  
舍祥弟自皖南來當遣人還此不一一甲子歲上元  
弟友芝叩頭

墨稿未刊行

與鄧伯昭書

蕭光遠

前劉蓋臣方伯請安耀兩營援綏並招重慶練一千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上藝文

七十一

已去否近日遵義人來云北鄉又失數砦郡城日夜  
警惶何參將營南路之忠莊舖某日赴北砦援賊遽  
圍其營幸急撤回攻退何軍太單足下盍寓言蓋翁  
川練到日派若干赴郡以濟孤軍若綏城早復移節  
平遵差易倘我援到賊援亦集相持於綏境不能兼  
顧一旦郡城有失則遵郡屬延袤二千里之地盡成  
賊藪賊由苗疆直抵川東川南地界此關係黔蜀利  
害甚鉅不可不豫防也遵郡舊為川東一雄鎮資以  
控制苗疆川中若大舉平貴州亦必由遵義進兵若  
由畢節取道如諸葛箐等賊巢將舍之而前則示弱

且賊必躡後攻之則驟難下遠兵不習地利恐易損威若由遵之西鄉入黔西大定既截窺蜀之路又南通省路東通湄龍思石路鼓行而前未破之府廳州縣團砦各出壯丁響應如諸葛等黨羽漸孤聲援隔斷我軍有餘力以制其命久將自潰攻之易拔春秋時速杞之戰季梁請攻其右偏敗衆乃攜矣城濮先犯陳蔡鄆陵分良以擊其左右皆是此法蓋先攻堅頓兵堅壁之下久而弗克將瑕者亦堅先攻瑕則瑕者靡而堅者亦瑕遵義久亂外兵都憚入境不知選鋒一二勝仗軍威既立投誠者源源來首惡罪在

不赦自知無與勢必遠竄終當梟首耳白頭旅人何敢謬談軍事但桑梓日就凋殘而地方是非利害又日有聞於耳者無可告訴質之有心世道人若能吹入當事之耳救焚拯溺則受福者非但遵義一郡已矣 鄧徵君諱瑤一字小耘湖南寶慶人鹿山文稿

與莫芷升書

黎庶昌

芷升六兄親家足下多年曠絕音問今春舍姪汝謙書來始悉山中兄弟近狀從兄介亭季和徙居省垣鄭子行表兄遂已物故蹇子振作宦蜀都而鄭伯更甥亦客游粵土庶昌更遠適數萬里之海外二十年

來人事遷變風雲變滅不主故常獨足下歸然靈光  
仍為老師祭酒主講會城汲汲以古學倡導後進聞  
與汝謙輩撰國朝黔詩紀畧六十餘卷網羅放軼闡  
幽發微功在桑梓誠其盛業竊謂黔人之詩本朝如  
周漁璜宮詹鄭子尹及令兄子惇兩徵君允足為黔  
南冠冕自餘眾家如家兄伯庸篠庭亦皆能戛戛獨  
造克樹一幟合以二百餘年鴻篇巨製裒然大集潤  
色窮荒計不在盧雅雨山左詩鈔阮文達兩浙輶軒  
錄鄧湘皋沅湘耆舊集諸書之下似宜趁令弟善徵  
親家及唐鄂生觀察仕宦得意之際集貲付刻以廣

流傳一塞後死者責歲月不居世變多故正未可視  
為緩圖也庶昌自二年冬間應湘陰郭公高燾之調  
奉使出洋倏經五載駐紮者英法德日四國游歷者  
比瑞意奧葡數邦其於西洋情事窺之審矣歐洲一  
土富强者首推英俄二霸而俄人譎鷙志在並吞英  
則廣土眾民稍知持盈保泰人情法令嚴肅整齊自  
當以英為舉首各國風氣大致無殊凡事皆由上下  
議院商定國主簽押而行之君民一體頗與三代大  
同然其國人顯分朋黨此伸彼絀絕似漢唐末流而  
於政令要為無損至與外人交涉全視國勢之強弱

以論事理之是非外假公法與為維持內懷狙詐以相賊害又絕似乎春秋戰國今之遣使純是周鄭交質故智故其國既非蘇張之舌所能說亦非陳班之勇所可施計彼所以誇示於我者則街道也宮室也車馬也衣服也土木也游玩也聲色貨利也此猶有說以折之至於輪船火車電報信局自來水火電氣等公司之設實闢天地未有之奇而裨益於民生日用甚巨雖有聖智亦莫之能違矣其人嗜利無厭發若鷲鳥猛獸然居官無貪墨好善樂施往往學館監牢養老卹孤之屬率由富紳捐集爭相推廣略無倦

容亦不為子孫計畫儼然物與民胞而風俗則又鄭衛桑間濮上之餘也每禮拜日上下休息舉國嬉游浩浩蕩蕩實有一種王者氣象決獄無死刑而人懷自厲幾於道不拾遺用兵服而後止不殘虐其百姓蒙嘗以為直是一部老墨二子境界老墨知而言之西人踐而行之鑒其治理則又與孟子好勇好貨好色諸篇意旨相合吾真不得而名之矣汝謙欲吾撮舉泰西大要於尊函一發其凡望賜示之不具庶昌

頓首 拙尊園稿

書後

書唐子方樹義方伯書札後

鄭珍

咸豐癸丑春子方唐公自家奉詔往安撫湖北次年正月以身殉難其季子炯集所得手書諭及臨難時書數十紙都為一冊余得讀之其時勞勩排掣心跡歷見而詞語閒暇筆墨舒整又乃爾余不知涕之泫然也嗟乎士君子臨事惟知有理不知有身理苟存身不存可也理苟不存身存何益讀公第一札云若萬不能敵惟一死而已尸軀聽其付螻蟻魚鼈不必從荆棘叢中尋不可得之殘骨效愚子之所為其視身為何物哉觀於此亦可以知所輕重矣彼當時使續遵義府志卷三十三上藝文七十五

公志終不歲且必擠之於死者而究何利哉世方橫流捧公書益為天下歎

嘉善徐君神道碑銘書後

賀長齡

徐君理齋余世姻也余居憂時理齋常過從為言曾大父正安州吏目君教民桑蠶諸善政余心識之及撫黔州人以其治蹟來上為請於朝得祀名宦如例距其歿百餘年矣而正安綢之名聞天下州人以其絲市羨金供君祀歲時絃歌而薦之君固依然未歿也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即善攝生亦不過百年而止而徐君顧至今存且將久而益大將毋自攝其生與

攝衆生之生者其大小遠近意量固不侔耶萬物之生受形於月秉精於日月有盈闕而日無盈闕盈闕者形也而精神之流行則不與形為盈闕也人之精神本與萬物同流官其地者即山川草木無不與其精神相感召有能興其利者則山川草木亦為之貢其菁華而與之俱生如徐君所為殆非徒自攝其生而與衆生俱生者歟稷之養契之教大小雖殊其為功於天下後世則一也碑稱君誠篤有幹才才生於誠者也州人之思君越百餘年猶周人之思召公也一誠而已君浙產以孫某貴追贈君五品階理齋令

籍善化有吏才一試於江西輒歸養不出而時時以醫術活其鄉人殆亦不徒自攝其生者歟今其弟鳳藻既登吾鄉賢書從姪□□亦隸遵義學官弟子員吏目君之澤長矣庸第攝一方之生已哉耐菴文存書唐方伯遺稿

蕭光遠

余讀朱子名臣言行錄常執以求令人未易數觀若子方方伯唐公其卓然有名臣風烈者耶公陽山公名父子平素喜揮霍尚交遊似鄭莊孔文舉一輩自為舉子時無不知黥中有唐子方者道光丙戌大挑一等授湖北知縣歷仕隴秦開藩於楚護巡撫彖引

疾歸時成皇帝方嚮用公遽歸有掣肘不得行其志者故也咸豐癸丑粵匪擾湖湘天子以公熟楚地特詔起之竟以身殉距今一紀公子鄂生太守出夢硯齋文稿示予三復奏疏遺誠不禁嘆曰皆節誼文章也公素喜讀名臣傳常謂作官須得十數古人往來胸中臨事方有依據蓋公胸中皆取古第一流人志其所志行其所行久而與化不規規模倣而自然符合故入告於君退語於同列下造福於百姓用能提綱挈領自寮誼之薄非但九官十臣風邈難追即求如廉藺寇賈之肯顧大局亦不多見公才情力量動輒過人又侃侃諤諤不稍阿徇能無犯世之忌乎然平生大節至死不變是忌公者適所以成公也光丙戌赴春闈始識公面迄庚戌公來遵省募建祠時先教學公族中不時晉接以僭編易註請正公極稱賞許必傳語人曰吾鄉留心學問者質樸乃爾今披遺稿綴數行於簡末誌懷賢思舊之情云爾

書李芸菴先生中庸淺說後

趙廷璜

吾邑中先輩為宋儒理義之學而真知實踐卓然純行者首推平水李北山先生北山而後接踵以起則惟南陽李芸菴先生為能深且博然皆以艱苦卓絕

成其好古越俗之修以余所聞北山之為學家亦貧常傲袍日兩粥隆冬讀書達旦乏火則繞屋而趨使身熱或篋糠糲挿足或足轉竹一節以忘寒而猶恐恐然若不及者先生乃聞其風而致之身愈苦而志愈奮先生之祖覺軒亦宿儒也晚歲目盲夙夜進先生而口授之於是先生盡傳其祖之業又加擴充精進其學遂將以躋北山而與之並北山中歲立官晚歸設教筆峰山下一以推誠利物周情孔思懇類無間於出處先生則老於文學勤一生以汲汲者無時無地不以提覺後進為心故兩先生生平纂述大要各以言其學之所欲行而成書足以行世而傳後自經喪亂盡以散佚至今後生小子幾莫能舉其名稱吁可慨矣今先生之孫暉堂僅搜得中庸淺說一編華健菴司馬見而授梓以傳是編特先生之支流餘裔不足以觀其學之大然所謂提覺後進之汲汲者亦庶幾其見端也而北山之書欲求其有見於世如此編者亦且不可得矣余因是以著其成學之艱立行之要告之暉堂而並以發余之慨也丙戌大雪日夜三鼓後學趙廷璜記



碑誌

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播州安撫使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追贈推忠效順功臣銀  
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忠宣楊公  
神道碑銘

袁楠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奉辭興師于宋厥相賈某  
黷慢違信誓郡將悉解體不用命播州安撫使楊惠  
敏公邦憲襲土守邊至是十八世矣誓於衆曰喻合  
感隘荊州惴不保宗主且已降吾州遠王化聞大國

有聖人當署欵奉籍俾若等耆耨完聚果後降汚鋒  
鎬吾寧忍哉衆稽首一口曰公言是無緩於是瀝誠  
挈州願上職方氏世祖大悅即璽書慰諭曰宋內附  
邊臣莫敢後播末奉命宜詔諭汝能承朕意其悉如  
宋制授官至元二十二年公薨是生公諱漢英字熙  
載年甫五齡母夫人田氏攜朝於上京眉目刻削儀  
矩習如成人上摩其頂熟視之諭宰臣曰楊氏子孤  
弱可憐母子遠來悉以父爵錫襲之賜名賽因不花  
公之為仕也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  
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安撫使後加管軍

萬戶復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進資德大夫勲上護軍其治邊也改南詔譯道罷順元宣慰司升安撫司為宣撫司公定雲地以東隸播以西隸新部滅郡縣之冗員者若干屯丁之糧三去其一焉黃平素屬播宣慰使韓羅思誘諸酋長詐以為新闢境獻於朝公發其姦而歸我使恥不勝誣言舊有雄威忠勝軍思播匿不以告當籍之交州公言納土時已隸籍為別戶臺審覈如公言使益不得志詣樞密府白其事竟遣使者乘急傳將械公丞相與昔審覈官言無是事而韓羅思卒以擅掠邊民獄具罷歸部蠻桑柘亂省

議用兵公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兵久無功而卒以公議相繼請降天兵討南詔道由播火發卒輦運以濟軍食隆濟賊日熾合鄂蜀二省重臣統師出征檄公以民兵從甫出師卒與賊遇公力急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拔乍籠賊復合拒迄縛隆濟阿女以歸大德四年南蠻盧奔掠劫大姓依險翳自固黎魯在新部者亦嘯劫蟻聚攻守議未決卒命公與田茂忠率二州民兵專討之茂忠以討他寇未至公獨分兵五道以進賊始却部蠻爭合從公度深入絕後應乃全師還次黃平七年茂忠始來議分兵民守險而公以疾

薨於師年止四十公之治郡殺妖民王忠以絕芽蘖  
大修泮宮招蜀之名士教厲以化夷俗至元二十七  
年詔郡縣立計播鄰壤不奉命公即括戶口租稅籍  
以進上大宥之八朝京師弓矢鞍幣之賜不絕以平  
南功特賜玉帶兩被璽書俾世守其上預御宴輒與  
國戚相齒世祖嘗曰此兒聰解殆得天賦仁宗則曰  
此子貌沉厚類畏吾人復賜譯經佛圖象以寵之二  
相貞憲王忠獻王尤加器敬性純孝睦宗黨二兄歿  
道中請於朝而襲其爵寬厚重然諾常約以善馬贈  
士友友死趣贈之南北冠蓋相依者無虛歲少讀濂

洛書為詩文以體要為主所著書有明哲要覽九十  
卷桃溪內外集六十二卷幼嗜山水九州雄勝悉窮  
力以遊別自號為中齋子男四嘉貞嘉謨嘉祐嘉禧  
娶田氏榮祿大夫義敏公謹賢之女喜書史善筆札  
封遵義郡夫人公薨之歲秋七月葬於桃溪祖域之  
東曾祖价宗任閤門宣贊舍人雄威軍都統贈威武  
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妣田  
氏封齊安和政安康郡夫人贈永寧郡夫人祖父宗  
任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國朝贈榮祿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崇德妣田氏封播

國夫人諡章靖父即惠敏公宗

左任

金吾衛上將軍安

遠軍承宣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國朝授龍虎衛上將

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沿邊宣慰使

播州安撫使累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柱國封播國公妣田氏封播國夫人諡貞順

至治二年秋八月嘉貞來朝見天子於大明殿拜跪

興即錫名曰延禮不花禮宴如故事嘉貞昧死言曰

先臣歿有年卹典未獲敢以請詔下翰林禮部太常

趣議追錫廼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柱國封播國公諡忠宣田氏亦封播國太夫人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四

而以忠宣所受官襲其子嘉貞為資德大夫紹慶珍

州南平等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宣撫使播州等

處管軍萬戶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上護軍嘉貞踵門

言曰子職在太史植德彰善宜以傳信先公隧碑未

立願有述稱謝不得辭而為銘曰

播唐內州鮮于啟兵憬彼西夷蹂躪弗庭虎欲汲汲

谷川震騰乾符鼎移五季嗣興維并楊氏太師肇初

往理其疆以黜以鋤相繼象賢執武靈驅奕葉昭宣

臣宗奉圖中令之支踵德趾媿再世死忠守節彌勵

枕戈復讐斬首以謝燁燁展功贄貢不替宗社踰南

問道以前是生忠顯掾甲開先三帥締歡痛不有年  
立廟錫封歲時牲牲絲太師以降十有四傳崇德效  
奇拯民脫危貽于後昆惠敏攸祇實天有命我弗敢  
違委心效誠世祖色怡審彼逆順朕不汝疵恭承赫  
奕恪事四帝弱齡奏言胸臆默計宵征邁途救敵鍛  
鑪或諭以生或矢以誓提障一方不泯世勲盛德法  
法如山出雲壽壺爵穹奚憾之云揭碣隧門萬子孫  
紹聞 清容集

敕祀名宦嘉善徐君神道碑銘

鄧顯鶴

黔於天下最貧瘠獨遵義以椽蔭利轉致四方財物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 藝文

五

稱富饒乾隆中遵義守歷城陳君實經緯之而始其  
事者正安吏目嘉善徐君也陳君有祀於遵義矣正  
安人以徐君始事之功久而不可沒也相與屢籲於  
官請祀典今貴州巡撫善化賀公廉其實聞於朝得  
旨入祀名宦州人爰於專祠內捐置祭田歲以君生  
日率州民歌舞上壽如生時於是君之曾孫榮以其  
事屬新化鄧顯鶴為文以紀且曰曾祖官吏目然邀  
國恩以從父準官御史贈如其階願得一言以文麗  
牲之石按徐氏嘉善巨族世以文學行義顯有從學  
平湖陸先生研經績學母沒嘔血數升夢神與藥而

蘇者君之祖也名善建有執親之喪三年不進蔬果免後不衣裘帛郡縣以孝廉方正應徵不就者君之父也名正誼兩世皆為嘉善縣學生皆祀鄉賢君名階平字荀令誠篤有幹才初官江南泰州吏目懲治里魁某甲許以自新其人感悔卒為千夫長以材勇稱丁內艱去服闋補貴州正安州吏目隸遵義遠在黔西民不知蠶織君至物其土宜少桑獨多橡樹可繭慨然曰此百世利也奈何棄之乃諭令家宜植橡而自購蠶種教飼如法繭成織絰盛行利無算廼設肆通商而橡繭遂衣被天下皆君始事之功也榮又

言君至正安盜魁趙飛二跪門泣求為良民間之則曰吾不忍負好官也與泰州某甲之事同州有古鳳書院無生徒饋資君捐給之今州民分絲市羨金為君祀歲以什之二入書院成君志也歷觀古史傳所載循吏如衛颯茨充諸人教民種植桑柘麻苧蠶織履及杜絕奸宄修明庠序使邦俗從化而君實兼之後世吏治不如古專城之尊視小民利害漠然如秦越人視肥瘠簿尉以下抑無譏焉今君以吏目卑官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惠澤入人之深能使百餘年後之民以其姓名治蹟達於朝列在名祀傳於無

窮不其賢哉君官正安十四年以老乞休其卒也貧不能歸喪葬於遵義之鳳凰山因家焉子五人錫圭錫鬯錫錞錫嘏錫疇其後遂分居黔楚浙其占籍遵義者為錫鬯錫鬯之子淵乾隆己酉貴州鄉試舉人準乾隆庚子進士翰林院編修福建道監察御史準子懋昭昭子以焯於君為元孫實守墓奉祀事占籍善化者為錫錞湖南道州吏目錞之子濬河南候補知縣濬之子榮江西候補知縣棠候補縣丞榮改名鳳藻道光癸卯湖南鄉試舉人於君為曾孫錫圭錫嘏錫疇居浙江原籍錫圭子汝劉汝劉子大章錫嘏

子渭錫疇子漢世為嘉善縣學生類能讀書力行無媿良史子孫蓋徐氏之後方大矣謹按今制五品以上得立碑龜趺螭首侈示行路御使階五品君以孫貴贈朝議其行又應銘法於碑宜鳳藻故從余遊以兄命將卜期造黔展墓乃敘次其世系行實俾立石於隧而述州人之意以為銘銘曰

黔之西陋地寒土瘠民不知蠶百餘年來橡繭利興富甲西南其利維何青桐赤榭水蠶所甘以燠以溫儻儻緣木食數眠三分繭稱功繒我纊我衣被遐覃伊誰使之俾我婦子飽煖以酣有倬徐公碩儒之孫

巨孝之男官卑道崇我溫公煦我輔公含摧牙落角  
鷄革鸞栖濟濟梗杵惟公之澤施及一隅百姓在涵  
惟公之功式闕無前於天匪貪我祖我父逮我孫子  
巷議街談吾儕小人坐享美利何德以堪井鬼之野  
牂柯之墟公體實函作廟奕奕叢櫟古柏高與天參  
神其宅此利公後嗣福我蒼黔時和歲豐挾纊鼓腹  
和樂且湛大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一月勒石

按徐君本以桑蠶教州人前志播雅徐淵傳及各  
記所言皆是自鄧君誤為橡蠶州牧謬引以為口  
實遂大揚其說於是食其利者皆承雷騰口反以

失賜惠之實矣非所宜也

通奉大夫二品頂戴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

公神道碑銘

莫友芝

當粵賊踰嶺漏湘湖縣鄂皖而東中原震動遵義唐  
公方引疾家居天子以公弭甘涼亂有威名始湖北  
知縣歷布政使更生數百萬人咸豐三年春詔起勦  
督撫者軍夏五月抵武昌羣議壁田家鎮公策扼彭  
澤湖口不可北路賊還陷黃安公迎敗之鴛公頸追  
及馬鞍山殲幾盡尋以江公忠源防勦江西命公權  
其按察使事公仍慮田鎮孤請出陸椅之九月及廣



濟而田鎮潰江公單騎來投遂偕馳救德安卻賊及陽邏大斬獲江漢乃通已而江公巡撫安徽公二品頂戴真授按察使掇精銳授江公以餘衆再戰復黃州分截巴河大小十餘捷黃無險賊水陸薄城公忍饑禦一晝夜計燒南門突圍還復馳兵六安授江公忌者數齟齬上疊責褫職命仍事而巡撫斬與兵十二月總督吳公文鎔聚師發陸櫟公以千人當水衝巡撫少與小船輕礮請增益並井油不應江夏諸生彭汝琮資募戰艦水勇乃粗成軍四年正月乙卯總督兵潰堵城公馳救不支退泊鮎魚套戊午夜賊進

儀漢口公流涕誓師則咸跪言巡撫已改此軍隸楊鎮矣又不受楊節制各棹舟散公馳追平明至金口激厲稍集使江陵諸生林天直襲漢陽廿三日癸亥大東北風賊帆蔽江公督數十人迎拒又盡逸從容賦詩封遺疏付子舉人炯行北向頓首曰臣力竭矣遂赴江死年六十有二公忠智負膽勇機神明速任事臆發所交徧當世豪俊顧虛己好善布衣士引之如不及至當官議政守大體不阿人自以受先帝知遇昇疾枕戈三帥師不踰二千糗糧器械率自括募所當賊或數萬或十數萬比有功入黃州食盡全師

堵城之敗在陸乃悉以咎公又乘危奪其軍蓋巡撫  
故婿江公善戰又嘆公寮舊不附己益欲致公死地  
公死而賊愈橫矣公諱樹義字子方先世自涪州徙  
導義多用乙科著聲令牧康熙間知陽山縣諱源準者以元孫  
其縣復祀於鄉嘉慶間知陽山縣諱源準者以元孫  
紹其循即公父也公舉丙子鄉試道光丙戌大挑一  
等籤發湖北一歲獻了下州縣積案千五百件躡補  
咸豐知縣權天門改監利江隄再決急賑嚴法以安  
流劑計隄巨縣境五百餘里積窳缺宜大治當江衝  
尺八口多沙善頹宜退徙二千七百丈費浩侈帑給

十二萬金不供半力募貸盈之工垂竣江驟漲不沒  
隄者數寸西南風撼浪急役驚散公捧土負新立水  
中天反風水南減二尺適虛舟浮至實土沉之隄遂  
完調江夏遷漢陽同知擢甘肅鞏昌知府署鞏泰階  
道十八年固原提督賂饒蓄歌伶軍士譟劫州倉將  
為亂檄公兼平慶涇道往治提督郊迎公不顧獨引  
得軍心參將某溫語獎勞且曰官誤耳若屬好男子  
豈有他乎某退則大言曰我固謂唐公必活若屬今  
果然軍遂戢調知蘭州府晉蘭州道二十三年與剿  
西陵野番功賞戴花翎遷陝西按察使二十七年晉

湖北布政使水災連四十州縣衛計撫賑脩防八十萬金天府難之公曰堯舜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爭以去就四五反始拜疏比奉詔允諸政皆舉楚人比之富青州明年仍災公且護巡撫印爭請賑免合疏尤難於前發憤太息曰鄉為州縣苟利民行吾志無復壘制今奈何動掣肘欲覘人顏色乎遂拂衣歸當公令牧時事林文忠裕忠靖諸公能張人才裨治本有異同無噎媢不二十年競於模稜取容一二開濟偉畧率遭抑擯而天下自此多故矣公屢奉召對垂問家世歷官行政甚悉擢同知上顧樞臣曰丞倅中

幾見有此人擢按察請西陲無用兵擢布政陳理財在用人上皆首肯慰勞久之令上再起公湖北密疏根本大計優詔褒答公能以實政契聖心若此顧盭於小夫惟一死報國豈非命耶公少隨侍嶺南市明死軍陳忠愍公邦彥遺碑感陽山公異夢蓋授之矣殉難時洄流躍其軀於岸賊詫復攢槊刺之土人已淺瘞巡撫猶奏有異詞尋有言公死狀者曾侍郎國藩亦為上遺疏乃賜卹如按察使炯遵遺命葬衣冠有日乃知公骸骨在閩闕走金口徵不爽號泣奉歸咸豐五年四月廿有八日附葬貴陽府東北五十里

成山考墓之左以友芝嘗辱公文字知請銘墓道之石不可辭為操舉大者銘曰

平時顯顯然桴粥百姓以宣主恩危疑跋扈而不覺  
豫渙忍苟身之存公之建樹本末實乎古人矣搃寇  
六七年益張以繁世有負宏濟才如公爬抉亂根與  
之改弦洗瘡痍而又安則雖公之齋志亦庶幾破涕  
九原也夫

傳

黑神南將軍傳

陳懷仁

將軍諱霽雲字某唐魏州頓丘人生性忠烈嫻諸武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十二

藝充精於射元宗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范陽十五  
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  
降賊逼真源令張公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張公率吏  
哭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初據雍丘賊將令狐潮來  
圍城出戰擒斬極多賊奔入陳留賊將楊朝宗謀趨  
寧陵斷餉路張公至睢陽與太守許公遠城父令姚  
公闡等合將軍及雷公萬春並隸張公麾下將軍為  
馬步兵馬使雍丘已有戰績領兵戰寧陵北斬將二  
十殺萬餘人投尸汴水水為不流朝宗夜遁肅宗至  
德二載春祿山死安慶緒遣其下尹子奇率勁卒合

朝宗兵凡十餘萬攻睢陽賊屢戰屢敗其夏五月賊濟師見城上無旗影鼓聲遂弛備張公令將軍開門潛出徑抵子竒所斬將拔旗賊大驚亂張公欲射子竒莫能辨因剡蒿為矢中者喜謂矢盡走白子竒乃識狀將軍一射中子竒左目賊引退秋七月復圍城城中食漸不繼勢甚急張公築萬死一生臺募壯士數日無人敢應俄聞哭聲喑鳴登臺者則將軍也張公相持大哭故於諸將中倍愛重之時同奉詔討賊者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屯彭城皆觀望張公使將軍如叔冀請師弗應遺布數千端將軍見而

唾棄於馬上嫚罵請決死鬪叔冀不出乃還復使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眾邀遮將軍左右射俱披靡既見進明進明謂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將軍反覆勸其恤鄰分患進明忌張公聲威恐成功終無出師意愛將軍壯勇大饗作樂欲羈留之將軍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已缺食彌月義不忍獨享縱食亦不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屠著輒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必志也返至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乘夜

宵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至才千人耳張公於大霧中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啟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悉環而泣未幾食盡張公出愛妾許公亦出奴僮殺以饗士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而衆感忠義守志益堅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城遂陷張許暨將軍皆被執賊以刀脅張公降不屈及脅將軍方未應張公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將軍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屈遂與雷姚等三十六人同遇害夫亂起自漁陽入潼關賊斂方張不期至睢

陽突遇勁敵戰輒摧敗欲撤圍繞取江淮又慮此軍為後患遷延日久終不敢越其南而長安興復之師得從容措置柳子厚睢陽廟碑所稱出奇以取敵立幟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城陷之日即克敵之曰洵實錄也統計被圍數月中大小壹千八百餘戰斬賊將三百餘卒十餘萬而兩次乞師跋涉間關備嘗艱苦貞忠不移死而後已誠忠烈之至者也故朝廷贈揚州都督與張公許公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子孫世子官爵非但以酬死事實因於唐室有再造之功也將軍子刺史公諱承嗣幼甚岐

嶷七歲即授婺川別駕繼為清江太守常巡夜郎牂  
柯間溥沛恩德後為思涪二州刺史治涪時命劉蜀  
道窮寇晝夜不釋甲勲勞甚著唐時黔地多溪峒其  
酋長入必由涪州代請而行勢原相屬且刺史公服  
官自肅宗至德中始迄於憲宗元和初垂五十年歷  
任皆多善政而在黔尤洽民心土人因為建祠立祀  
復為追尋源本推尊盡忠死難之父展禮彌虔而將  
軍降筆亦自謂上帝命我為貴州黑神此將軍稱神  
之所由昉也夫丈夫殺身成仁志由己立而繼世之  
賢否則有難知者矣若張許二公意氣孚合共扼危

城雙忠並峙而兩家子弟才識俱下不能善體父志  
轉各据撫其跡涉嫌疑之端互相攻訐雖於先人之  
聲名無損有識者終深惜之將軍何幸挺生賢嗣克  
以忠勇惠愛續紹前徽兼俾殊方廟祀之榮上及其  
親誠哉所謂後先濟美者歟將軍廟首著者在令貴  
陽府南街始建於元本廣再建於明太祖洪武初都  
指揮程公暹英宗正統時按察使王公憲提請賜忠  
烈二字廟額每歲春秋有司致祭嗣後屢有修補至  
我朝高宗純皇帝乾隆三十八年巡撫覺羅圖公恩  
德增建廟制耳目一新將軍之庇蔭黔黎靈跡確有

可徵者如明熹宗天啟二年水西安酋圍貴陽城將陷賊忽見將軍甲馬旌旗羅列雉堞聞叱咤聲畏而驚遁城以保全及至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城外南明河水忽鳴人皆傳此水鳴則城內火屢有明驗共切隱憂黔撫田公雯率僚屬禱於廟患遂息凡民間旱澇疾疫蟲虎寇盜竭誠禱之靡不效應如響閱數百年至今猶昔此則黔邦士庶永遠報賽之所由來也至黑神之稱因前曾降筆有南天黑神一語以此稱之今為傳記敘將軍勲績及黔神靈應之事俾將軍雖死猶生忠烈之靈爽傳之千古可也

稿未刊行

潘明府傳

莫友芝

潘光泰字穉青桐城人道光壬午舉人以知縣檢發貴州署天柱却財豪萬金賄知名改署貴定調補遵義庚子六月受事明年四月以病去遵義地廣民庶而尚氣訟獄滋繁聽者少不悉雖當事暫已而枝葉延緣或數官不休三八告期呈控狀常百數官苦難理胥吏因緣為奸視所左右袒當堂添詞謂之帖有正帖反帖旁帖冷帖激帖諸法雖素號明敏蓋鮮不墮術中穉青至首嚴添詞之刑不以衰老貸鼠輩無所售技每聽斷畢必綜端委曲折手判入案數月告



期狀不滿十顧性實鈍他人視聽斷日可十案者穉  
青不過二三或竟日一案耳聆手批率黎明至漏四  
下或廢寢食故始至皆竊議非理繁手穉青微聞笑  
曰吾才誠不逮恃勤以補之遵之多訟大概牽連重  
疊以至千百果一訟結所結何止一訟吾日治其一  
計終歲可得三百遵歲訟想無過三百端矣聞者猶  
不謂然久乃信服蓋今之稱能吏銳始者或怠於終  
謹大者或輕小惟穉青無大小無始終必誠必盡居  
常質樸若無異能至鉅豪彊辨義利凜不可奪最人  
所忽視若銀錢會賬亦必疏通抵折無失豪釐凡所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 藝文 十七

判斷數易官竟不再控增附郭二義學置滙川義冢  
尤加意荒政城鄉勸置義倉數十所凡積穀將萬石  
粗就緒而兄計至遽解任有未及經畫者臨去謂所  
司曰倉成功之首理不當罪之魁今利害參半甚可  
惜也穉青與兄某友于甚篤嘗約死必同穴其兄恨  
不得與弟談遺命停柩以待穉青得耗肝疾大作時  
年已六十矣亟欲歸治大兆以踐屢乞休不得乃漫  
引疾期冀兄復起去之日遵士民攀送不絕於道獨  
無一胥隸尤可尚云逾幾年卒  
邵亭子曰宓子賤宰單父鳴琴而治墨馬子期旗宰

單父星入星出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異勞逸豈異  
優絀也釋青其子旗之師歟貴定數月而虎患遽  
義數月而豺患衰稻雙歧曾恭卓茂又去人不遠矣  
邵亭遺文

追贈道銜貴州補用知府江公傳

王柏心

公諱炳琳

原諱  
載懋

字介侯四川江津人道光丙午舉於

鄉咸豐三年癸丑會試挑取謄錄是科大挑一等以  
知縣用鐵掣廣西回籍候咨四年佐邑中防禦兼運  
軍餉隨蜀軍復黔之溫水遂從征連戰有功黔撫蔣  
公為奏留五年檄權仁懷黔地界蜀粵之交山箐阻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 藝文

十八

深險遠自恃吏治久不修民多愁苦怨歎者粵西賊  
氛大熾黔之秀民相從煽亂盜庫兵攻城戕官吏者  
所在蜂起壤瘠賦薄不能募軍則乞援於鄰所遣之  
軍未能殄寇或累害閭里民以是益怨附賊者益多  
公賦性忠勇且嫻將畧始受事即以殺賊衛民自任  
大吏才之旁州邑瀕於危則檄往權之前後凡兼權  
四邑劇寇無不殲雖百戰武夫自以為莫及也仁懷  
自楊逆亂後餘黨焚掠蔓延不絕公至則有紅巖頭  
分水壩之捷或行招撫或用封閉六年助剿桐綏則  
有中岡分水嶺之捷其攻分水嶺也絕峻險賊於隘

處掘重壕植木為夾牆翼以礮公按視嶺後水田稍可攀躡分奇兵由田塍梯巖上自引師當其前卒有退者斬以徇皆股弁賊迎戰而陣後亂則奇兵進擣其背遂大潰敗斬穆二童陳蠻蠻趙煩章唐和尚皆積年逆首也已又戰中岡奪據其巢凡三甲關隘悉攻下之安其柔良寬其脅從且撫且圍散給門牌從逆者勿容有則縛以獻民大悅方移剿桐梓螺螄而遵義團首王安國之變作安國前以立團助剿楊逆有勞父子敘績得武弁職後漸不法納逋逃劫商旅強鄰團附己班以團旗聯絡至千餘里欲及仁懷公續遵義府志

不可安國遣其黨入仁懷以游團為名聚眾立幟脅村堡入團不則燔殺公聞諸當事頗曲加容忍久之漸肆阻眾糧洶洶且為亂當事檄公權遵義令密圖之公以兵往馳書諭縛獻其黨安國不從進攻其巢盡殲其黨俘安國至郡斬於市當事偉公膽識上攻狀以同知直隸州升用會丁外憂士民上書大府涕泣請留從之奪情起視事賊圍甕安中丞檄公往援圍解賊走追至上塘圍之時援兵大集檄公督辨進攻大小冷水仰天窩諸賊巢入其壘斬獲甚多士疲甚公又中石乃還營賊乘夜劫營敗走霧雨兼旬軍

士寒甚又缺餽公加意拊循然竟以乏饗多潛散功不能就八年賊犯綏陽趙里告警一為宿賊楊應柔周三八一為恩南逸賊大小白滿而桐梓余張等賊又潛相羽翼太守檄公馳剿方伯令兼權綏陽時護協戎祥君戰沒於旺草場賊鋒甚銳公急募練勇調圍卒部署畢鼓行轉戰進屯中山偪羊巖賊巢以遁入飛梯洞公察其上有打猴坪寬濶水二隘外援之賊未必經此分兵據之以毒烟熏山後氣孔賊障以濕絮烟不能入又斷其汲道賊稍窘乃出鬥鬥輒敗俄而外援至奪打猴坪寬濶水與洞內之賊懸絕相合且分踞龍身坳又結營羊岩對河我軍左右三面受敵賊探知我軍有餉乏譁潰事鼓銳來攻公先已置伏賊陷伏中大敗竄走川煮麻亡兩洞公移軍進搗麻亡仰視山半飛岩突出數十丈如懸雷覆洞口下臨深溪右惟鳥道一線蜿蜒上洞門疊石砌環列礮環峙迤左小洞亦然度不可驟進乃築長圍分兵擊旁近各洞以孤其勢先破仙人洞俘首逆楊秀友誅之擊敗川煮洞馬腹坪援賊於石門坎而石板塘賊何元驥聞麻亡糧將罄糾羣賊往援公會桐梓兵敗之於鄧子岩又攻破馬腹坪賊巢擒斬渠魁周視

其巢歎為天險容徑凡二十四折折處皆有礮臺厚  
貯木石上則內牆緣牆內外有壕防守之具尤密其  
後絕壁萬仞公始用千斤大礮後用分番迭戰僅乃  
克之乘勢並克陽跳洞計綏境山洞險隘無過麻亡  
馬腹云復進攻川煮洞洞為楊應萊嘯踞有年何元  
驥之弟元驩亦竄此公度洞非可遽拔相其左有小  
嶺可建礮臺資轟擊命於道狹處作棧道軍運大礮  
置其上造攔牌以鐵絙下懸洞口障其火器工乃得  
施既畢撤礮發石牆崩落賊懼乞降偽撫之其黨  
皆投戈泣拜楊何二逆猶死拒士湧入生繫二賊斬

之於郡仍旋麻亡軍次先是公召工於洞後石坑及  
洞頂氣孔用開地道法鑿之將及兩月至是始穿透  
攻之初入賊聞聲驚起力拒殲五百前行眾稍卻賊  
旋取木石填室閱日再攻以地雷轟裂之賊居盡圮  
士乘而入賊植木數層自蔽士戰苦是夜即營地道  
中逆首趙帽頂出竄不能脫翌日以火藥焚所植木  
攔牌而入洞前兵練亦相繼騰躍進遂斬趙逆餘黨  
以次就擒移攻小洞亦克綏邑以清公將受代士民  
復上書大府乞命公移剿螺螄則又檄公往時正安  
桐梓軍皆營附近之石筍公亦連營相次遣兵攻棕

子溪破之擒首逆周蹇六又攻破喇叭刺猪等洞連克其四十三洞時逆渠余麻鄉約者不敢穴居移營馬嘴公即督軍奪其三隘次日復攻逼其壘賊排牆下壓礮石如雨士卒多死傷不能前公亦中礮負傷而返追賊方逼公忍痛激勵將士力戰卻之逾日賊攻營分奇兵夾擊賊大敗走追至紅溪河殲戮殆盡賊遁入螺蟹大府上公績九年有旨賞加固勇巴圖魯勇號旋兼權桐梓率師會勦途次訪誅內奸整理團防進營鼻孔山下與賊隔一溪是山高十餘里垂石脊一道俯臨深溪形如象鼻左右皆懸巖石脊賊皆築牆壘礮臺攻之不便左瀨子溝右中山寨皆有賊分踞勢若猿臂公計必先克左右二巢遂連破之擒誅首惡乃圖鼻孔賊環山築石為城內列子營建立石礮森列鎗礮山右龍子岡下連三洞曰同心洞皆有石牆亦皆列礮以衛汲道賊名之為鐵桶山信然公視溝壑散地不足攻溝右龍子岡高與鼻孔等但可用礮不利格鬥惟山後峰巒叢雜近子營處有小堡跨據連岡可以進攻於是分師屯其上賊來犯不為動重圍既立晝夜苦攻以千五百斤大礮轟擊賊懼潛於營中穴地通溝槍礮環擊士不得近

盡其攻擊之術賊皆隨機以應方議造木城木礮攻其上地道地雷轟於下公慮多傷士卒乃以計給之遣辯士入為間誘其入營就撫即罷兵矣賊信之詣營則次第反縛麾軍急上偽黨盡獲遂犁其穴所俘賊百五十人若白大滿等尤號元惡蓋桐邑山洞不下數十百所廣袤二百餘里總稱為螺蟹皆賊老巢最險且堅鼻孔山為首鼻孔既下同時石筍諸山洞之賊亦為正綏各軍招降螺蟹賊至是始平一切漏網餘賊莫不伏法論功以知府補用未幾龍泉賊陷湄潭甕安賊犯遵義南鄉復檄公往禦公不俟練集

親率壯士數十人馳徇南鄉聚團議守賊遙望公旗憚之皆散走調練稍稍有至者不滿三千賊乃逾二萬公偵賊聚兩路口不及傳餐躍馬先驅士從之鏖戰良久斬獲頗多日晡下令結營壕壘未周夜半賊蜂至圍之數重公督眾分禦賊至愈多士潰勢不敵公率殘兵揮戈突圍出未及里許伏賊又起公受創數十死之是年十一月十四夜事也大府以公死事狀聞於朝追贈道銜詔遵義及原籍地方並建專祠公仕於黔所治皆軍事無日不戰無戰不捷尤難者羣盜如麻城邑邱墟糧糗樵蘇恒憂不繼所將兵眾

大率單寡又師行之處皆懸崖深窞鳥道崎嶇梯空  
架險蟻緣孫升蹈萬死不一生之地賊則黨援密邇  
設守嚴固憑恃窟穴以逸待勞而公沉謀密運臨危  
決勝剴剔蛇虺屠磔豺豕如獵師之逐獸漁人之捕  
魚無得逃其弋罟網罟者何神速不測乃爾晚節數  
奇倉卒出師徵調未集遽為蛾賊所乘身膏原野惜  
哉嗟乎公不亡黔疆妖孛盪滌無餘也久矣宜邊徼  
父老語及公事至今猶拊膺浩歎也公為余同年聶  
陶齋太守妹壻陶齋以公事狀見示因詮次之為傳  
贊曰陶士行用勳伐顯所珍石冰陳敏杜曾杜弢王

貢王機諸劇賊自江漢至交廣轉戰數千里莫不蕩  
定功冠南服遂督八州爵上公年垂八十以功名終  
何其盛也公之血戰芟夷凶醜兼資文武亦畧近陶  
公矣何寵榮年壽不相逮之遠也豈所謂有命焉不  
可強耶然公之末路銜鬚厲節凜然忠壯其光芒貫  
尾箕而英氣沮金石也惟令名為無窮區區榮壽公  
豈以是為加損乎哉

是篇為百柱堂集遺載

誥授資政大夫出使大臣四川川東道黎公家傳

黎汝謙

公諱庶昌號莼齋貴州遵義黎氏先世由江西新喻



徙居四川廣安州以上世代不可考凡經歷幾世至  
前明萬曆中有曰朝邦者率其四子懷仁懷義懷禮  
懷智由廣安徙貴州之龍里逾年再徙遵義東鄉樂  
安里之沙灘家焉懷仁生民忻民忻生耀耀生天明  
天明生國柄國柄生奉直大夫正訓公曾祖也妣鄉  
氏封宜人奉直授徒於四川灌縣卒門人葬之郭外  
實生山東長山縣令安理妣楊氏長山令生二子長  
曰恂由進士起家歷官至雲南巧家廳同知次日愷  
即公考也官開州訓導三代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  
妣張生母吳皆封夫人訓導公生四子長庶燾庶蕃

皆舉人次即公訓導公卒於開州時公方六歲家貧  
也而尪弱多疾伯兄教之嚴祁寒盛暑不少懈年十  
四五賦詩屬文犁然成誦郡縣試屢冠其曹廿一入  
郡庠生食廩餼自咸豐壬子黔省苗教亂起停鄉舉  
者十五年公時學已大成無所進取乃走京師應順  
天鄉試辛酉壬戌兩試下第困不得歸同治元年穆  
宗登極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下詔求言公以諸生獻  
策闕廷上韙其言召赴軍機處面試又奏言國家之  
所當興革者十五事皆切中時弊遂特賞知縣發往  
江蘇曾文正公大營查看委用文正初末之異委辦

保甲公宵旰從事不敢憚勞文正稍聞其才召入幕府治文書文正平江南征擒匪公常在左右已而文正移督畿輔念公家貧親老勢難偕行乃留公江蘇待次上奏云黎某與臣朝夕互對數年外其樸訥內有抗心古哲補救時艱之志之語時豐順丁公日昌巡撫蘇州習聞公名延入幕治事己巳署吳江逾年文正還督兩江檄署青浦辛未文正公薨壬申管淮陽隄工支應工竣管揚州荷花池推務二年報解餘羨逾萬調權通州花布釐捐自曾文正公云亡公以知已寥落常鬱鬱不自得欲有所建立於世而苦無

汲引丙子冬湘陰郭公嵩燾以侍郎奉命出使英法二國簡選材俊公以三等參贊隨行時副使為番禺劉通政錫鴻劉故郭門人一旦驟貴與己並郭常怏怏久之益不相能正副使互相彈擊不休朝廷乃並撤歸而以曾惠敏公紀澤繼郭公李京卿丹崖繼劉公公之隨郭公也初不知兩公有隙事之維均適遇小人居間構譖郭公遂遷怒於公謂公黨劉常以盛氣凌折至不能堪公滿憤無聊肝氣鬱結遂邁目疾西醫用蝨蟲攻之左目失明曾惠敏為文正公冢嗣與公有舊然以隨文正久常覺儀文濶疏意殊不合

三年差滿循例保擢知府差竣歸國已束裝登車出使美日秘國大臣陳公蘭彬適乏駐日斯巴尼亞參贊發電留公公在日斯巴尼亞馬得力都城二年朝廷察公堪大任賞二品頂戴以道員用充出使日本大臣公在日京三年見日本輕玩中朝寸心孤憤然使臣之重輕全視國體之強弱日人崇尚西法視中國積弱莫能振興樽俎之間禮意濶疏遠遜泰西諸國公在外無可設施日夕嗟嘆乃收羅唐宋逸編古籍刻古逸叢書二十六種刻印之精突過前古一時海內震動壬申八月丁內艱時日本與朝鮮構釁代

者徐承祖已至廷旨仍留公治事三月朝日事定公奏請回國終喪扶母柩旋里服闋覆命值新簡日本使臣李公興銳病不能行復以公往公兩使日本與其士大夫狎習每春秋佳節常設文酒之讌於芝山紅葉館與諸名士唱酬詠歌哀然成帙於是有日東文讌集三編之刻任滿之前半載祖餞之會無虛日惜別頌禱之詞以數百計去之日攀送者塞巷盈途或追餞至數百里外泰西各國使臣嘖嘖稱羨謂為從來使臣返國所絕無也蓋公之再使日本也脫去崖岸兼容並包凡彼都之學士文人無不交其交也

無不善故其國學士文人無不識公亦無不愛敬公者所以文字之播日本者亦獨多先是公嘗議於吾里禹門山寺建五君祠祀鄭子尹珍莫子偲友芝伯兄伯庸後亭諸先生令地方官吏春秋祠祭國家舊制凡建祠祀必自紳民呈由府縣申詳司院層遞核結然後奏聞上又交部審議而後定公不循舊制遽騰章上奏部議以違例論降三級調用蒙恩賞二品頂戴仍留出使大臣之任滿之日合肥相國李公鴻章念公朝鮮之役偵察幾先通報捷疾得不失機宜以不諳典禮致干吏議殊為可惜乞朝廷棄瑕錄

用上嘉納之公還朝覆命之日即賞還原官其年四月簡授四川東道四川為天下繁富之省而川東又四川繁盛之區所轄州縣三十餘赤望居半一道之地縱橫千里蓋幾於小省諸侯公蒞任裁汰舊規清正守法廉俸所入半施之義舉國事設洋務學堂教諸生之秀者獨力建雲貴會館修禹門山及紅花寺金頂山諸梵宇所費以萬計又賑荒救災購米平糶凡鄉先達之瑩壠荒墟祠宇頽廢忠臣孝子之後裔貧無倚賴者見之無不勇為為之必求可久以故去官之日僅有屋十數楹田百餘畝而已甲午中東

之役公每聞戰狀輒慟哭涕零憂憤成疾或終日不食久之漸語無倫次丙申八月渝城大火焚民舍二千餘家延及衙署公倉黃震驚疾益加甚漸成狂瞽提刀叫躍言語迷惘時有旨召公赴京以疾不果行其冬遂引疾歸交替後延西醫診視疾已大瘳公歸急迫西醫曰此疾令甫半療若不療根明春再發將不可復治矣時子弟輩無敢泥公者公果歸至家飲食步履如常語言復故及秋右目復瞽公益煩惱疾遂篤至不知澣溺至十二月二十日遂以不起嗚呼公偉人也計公生平學問文章行誼節操有足以訓

當時通鑑世者公性廉靖沉毅剛健果決端默寡言語不妄發發必實踐不輕然諾諾必果行臨事剛斷不計利害造謀作事必底於成百折不易不悔已事不信地理鬼神星相諸術操履敬慎終身無宴起治事無夕淹居處寢興有常度所至屋室必整潔几案無點塵手抄書盈箱累篋無省筆舉動必循古禮纖微不苟簡瑣細輒躬親然胸懷高亮清明廣夷有屋宇天地之氣父母乾坤之心視埏垓若戶庭古今猶旦暮奇珍玩賞屏無寸蓄古書名畫不私藏於家輒梓印以公諸世性不佞佛而修梵宇購藏經及婆羅

貝葉之屬以萬計蓋生平喜成惡敗閱世者深計慮  
久遠知後世之不能長保故發憤而措力於梵宇琳  
宮冀以垂諸久遠也其處家庭也奉母以孝事寡嫂  
以敬撫孤姪至於成立仕宦兄弟之間人不能堪者  
公處之以禮宗族戚黨咸視疏戚厚薄扶植而任卹  
之沾丐甚衆居官數十年僅兩署州縣時祇二年故  
無赫赫之聲其出使日本泰西也所到之國必友其  
賢士大夫而無不欽慕欣悅蓋公德氣粹然光輝充  
實望而知為忠信篤敬之人故所至人愛所去人思  
雖中外異俗殊文而情意交孚歷久猶不忘訊問也

不有分外之財友朋緩急相問無不立應事過輒忘  
有所購置只問美惡不問貴賤鹿視千金糞土珠玉  
然不妄費費必中理中年依文正公久衣服飲食必  
儉約自周歷泰西各國以後恍然悟身世之有盡視  
窮奢極侈為當然不主故常矣少年迫父兄之教困  
於科舉業心頗不懌嘗瀏覽子史百家之書務通大  
義不顯顯於章句訓詁而四史通鑑致力獨深硃墨  
並下網羅舊聞萃綜精義牛毛細字充塞四旁平生  
喜為古文辭及從曾文正公遊大啓塗轍嗜好益深  
如饑渴之於飲食精心探索直造幽微手抄名篇至

數十卷成續古文辭類纂一書刪訂去取二十餘年而後成為文大愷宗尚方姚法度謹嚴簡鍊縝密而雄直之氣得自天成曾文正公嘗稱之曰能所著有拙尊園文稿內外編黎氏家譜全黔國故頌入都紀程西洋雜誌續古文辭類纂等書皆刊以行於世公以道光丁酉八月十五日生光緒丁酉十二月二十日卒均在沙灘老宅春秋六十有一配莫氏封夫人妾趙氏子一尹驄女三長適武昌陝西同知張沆次適江蘇知府獨山莫祁次尚幼汝謙於公從姪也稔知生平大節謹次其崖略以俟世之知言君子考而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 藝文 三十一

論定焉

銘

座右銘

鄭學山

懼辱必念親懼法必念君防敗念宗祖畏絕思子孫稱人勿及短結交勿忽因緩勿忘人急富勿忘人貧族鄰勿慢侮賒貸勿較真勿慕人服處勿貪人田園勿談及博奕勿事及贈緝讀書必熟誦作字必端勻飲酒必量節就案必正身毋為賢者弃毋為愚者尊忠厚保世基誠樸作聖根敬書置座隅日此目存唐子方方伯夢硯齋銘

吳敏樹

歲丙午友人毛君西垣客於陝西按察使貴陽唐公所書來告曰唐公以才能受知天子自縣令累擢至監司然未嘗一為俗吏所為其所交識皆天下賢士所愛而稱者必磊落竒偉之行尤甚好文章前年在京師徧屬京師之能詩者題辭其家夢硯之圖唐公雅善余詩是以見客甚隆禮焉今又以吾言知子勤為古文將欲藉文於子子今方在憂他日當許為之其冬西垣歸詣余具道唐公之意余曰夢硯者何也曰曩者唐公隨侍其尊府公官廣東時也入廣州市中遇貨硯者視其刻雪聲堂硯也蓋明忠臣順德陳

忠愍公邦彥之故物其銘識可考按云唐公厚直得之大喜而其時尊府公方自清遠得代稍後來廣州唐公捧硯拜告之尊府公尊府公矍然曰異哉吾昨者來也夢一丈夫古冠佩者登吾舟揖而言曰有物屬留君家善護之吾驚而覺大疑怪之乃此也耶丈夫豈非陳公乎吾猶憶其形貌頎然而聲甚偉唐公於是命工圖之而以名於其齋曰夢硯之齋以與海內士大夫題記贊詠其事以益彰陳公之烈蓋三十年於茲矣余曰若此乎信可異而稱也夫我國家之初明之故臣尚扶其殘孽崎嶇保持嶺海之間陳公



驟起鄉閭捐家室誓言徒旅蹈鋒飲血其軍最為雄健  
矣而肇慶廣州骨肉相禍陳公力奉永明名分尤順  
天兵即誅以死完節可謂無憾今二百年雖遺物之  
僅存如是硯者英魂壯靈未嘗不赫然與之俱而唐  
公於此尤能欽想其風烈發揮傳頌之無已所以扶  
立名教砥礪天下學士誠有謂哉今年唐公布政湖  
北以書通問於敏樹而屬文益勤敏樹不敢辭則謹  
述其所與毛君言者而為其齋之銘以獻於公其辭  
曰

晝入此齋日烈而霜惟硯石之英夜入此齋燭跋而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三十三

光惟硯石之芒吁嗟陳公氣大剛耿耿不死天南鄉  
人汗吾硯夢授唐非此主者誰發揚忠賢百代扶世  
綱我銘此齋意孔長

正心齋銘

趙旭

石知所居之屋其外則偏斜其內則破壞可謂不成  
屋也屋之不成屋由於水之不成水也水之不成水  
由於地之不成地也地之不成地由於風俗之不成  
風俗也風俗之不成風俗由於人心之不成人心也  
人心之不成人心則偏斜破壞殆有甚于此屋者石  
知不能完一己之屋豈能正衆人之心然不能正衆

人之心又安可不正一己之心故即其所居者而銘之銘曰

四壁壞猶可棲身方寸壞不可為人居此屋者尚自保其天真

道光戊申余權邑篆得一澹臺滅明其人為誰趙石知先生也先生循吏之後節孝之子博學多文非公不入余造其室見所作正心齋銘繹其語治合邑有餘矣豈僅一室哉為書八分而劖諸石以表傾佩之深焉吳江小崖蒯關保謹跋

影山草堂銘

徵君記曰所居之處皆以影山名之遵義之碧雲山麓青田之居皆是名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 藝文 三十四

王閩運

有大雅君子曰莫友芝自先世家於獨山始營夾澗之廬實傍翁竒之水傳家經術先鄭留書趨庭兄弟五龍下食開華陽之石室有楊惛之竹林籬下看山檐前映樹莫君當始教方名之歲能誦謝朓之詩爰以影山請題堂扁草堂之名五十年矣當其西南侯尉旦文絃歌安毋歛之舊鄉乘軒轅之靈緒馬卿乘傳訪耆老而先來道真受書繼召陵而通義息焉游焉伊可懷也既而鈔經置爰從父之官川原同分野之星歲時猶故鄉之俗陶潛舊宅有處堪尋薊子童

顏無何已老遂復遭逢世難流離暮齒謝涪陵之故里非復晉封孔子魚之高堂自然秦火既為遷客彌思昔園乃託圖畫記其興廢生平興盡仲文之樹蕭然鄉土人還東山之廬安在流連於尺素滂沛乎寸心達者疑其拘墟國人甚其已細也夫哀樂之理寓境而存身心之真憑虛莫寄若夫陵谷阡眠之地巖石悲怪之區廣漠寂寥之鄉畦町高下之處孰視無構積傾耳無嚙籟然而行客想象歸人慨索指黍稷而求宮室望松柏而謂君家情習於有則虛象存神傷於無則冥造顯也行城郭者或見誑而橫涕悲楚

越者或垂死而變呻然則戀鄉之情無間於古今懷舊之歎倍甚於文人乎談者妄以天地為寓廬等身世為過客及乎一宿不適則枕席顰眉暫遊之欣則形神交暢佛以三宿而生戀焉能忘情而獨居哉且庭室可改憶迹無遷階墀已平循牆猶見是以式閭者懷古升堂如景行矧夫春秋弦誦晨昏杖屨感先澤之不沫託通德而為鄉固不必門內旁皇步武依尋者矣自東南喪亂衣冠蕭索百里之內十室之鄉盡室播遷比閭焚蕩况黔中久委於荒服羽檄僅達於上都山川無允猷之典草木絕蓼蕭之澤故以城

郭寄之歸鶴荆棘聽於銅駝一畝之宮彈琴之室存  
亡之數固亦微矣靈光非魯王之宮麥秀有殷臣之  
淚釣臺之下豈必嚴子故居漢殿之前惟見通天一  
表茫茫之感系以銘焉其詞曰

逃矣西南□與通漢淳茂自今其靈乃獻邱亭之山  
建秀亭茗君子之館攬勝因巢鄭父寫詩范兒傳史  
梁木未傾夜舟俄徙子猷之庭曾無竹林柱惟繫馬  
堂不聞金載酒之門轍迹何深風雲散矣鳳皇悲吟  
鳴琴思鶴其遊不更阿房之圖亦余所病山川在壁  
暫遊猶賞於羹於牆云胡勞想芳蘭一叢即為舍宅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三十六

柏木萬株思歸未得一椽之棲誰謂非堂山庭吊柳  
東海移桑請君一尊醉以忘言何有無遊心太元

湘綺樓集

桃源洞石柱銘

宦懋庸

石隧穹窿崖阿奧密玉陛登封璫林柱笏崖崿凌虛  
仙壇啟突古蘚增媚新苔衣窳滴乳摧微捫膚轟骨  
截肪適趾柔脂卷髮奔馳摘星走電漏月周郭肉好  
環眼崎嶇奔豨鬥朝野馬依夕高盤健雕下集俊鷲  
鼓舞商羊叱咤羝羯特立弗羈孤標爽匹華表偃蓋  
兜角鹵粟脊艇蹲鴟矢直貫蝨戴距用盆奪其有帥

鶴引在吭夔別留足奇爭齟齬氣應清淑春筮挹芬  
夏木秀發縣門手柱夸杖存逐牂柯狀舟靈壽繁竹  
疊嶂旁羅迴峰坼服農篠園堵夜弦半谷佐侑成蹊  
拳舒運軸倚桓則奠屈地何縮澤埤沮如暑盛潤海  
笙篳韻作鐘鏞編列礎跣跟蟠荆塗蕭瑟式招幽人  
撫對絲邈辛齋文稿

頌

山繭頌

李為

凡物辨種蠶事尤重何以辨之現厥嘉蛹何以奔之  
懸之高籠擇種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三十七

蟲未成蟄生機已通于以烘之密室之中謹視火候  
丹鼎同功烘種

有綏其腹有拍其翅彼微者蛾氤氳天地蓐之荆筐  
居然生子配蛾

時近清明春風發越相彼蠶卵有隱其質乳以穉葉  
自來口實發筐

我有平林在彼東坡我樹我蠶我蠶孔多維蠶孔多  
林間高歌上山

民之大利維農維桑我公之遺衣播之疆以假以享  
沒世不忘祭坡

翩翩飛鳥毋啄我蠶蠶果於腹繭少於籃石之竹之  
自東自南 歐鳥

我爰築架我犬狺狺野豚其奔竄之荆榛獸去蠶安  
敢告苦辛 歐獸

三俯三起事乃大已終其四眠碩大且美以忽以繭  
繭以倍蓰 大眠

蠶事既登興言摘繭荷擔瘡瘡載筐滿滿言降於獻  
既飽亦暖 摘繭

鄭徵君頌

黎庶昌

翩翩經師鄭君大儒篤信好學許鄭程朱漢宋一庭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 藝文

三十八

入室而趨俟聖不惑抱道自娛經書有巢墓門有廬  
研精三禮是討是咀考工喪服如條其家聲均訓詁  
諄詰二徐鼎金鐸漏卬劬補苴橫鶩百氏詩歌緒餘  
跨凌絕代顧韓與蘇三仕校官終於公車晚乃遇徵  
病莫能首途成都高密雄元與徒黔故頌稿未刊行

莫徵君頌

黎庶昌

毋斂獨山漢縣所際道真淵源邈綿勿替崛起莫君  
博聞強識弄書滿家鱗鱗毳毳目錄金石崑門極藝  
叩誰某沿革如與遊肆向歆洪嬰仿佛並世詩至袁  
蔣風流道做洗藥性靈陳黃鼓吹分篆高騫永斯雄

睨牢籠默故潤色荒翳文獻在人小大未墜公車就  
微抗志不仕毅勇十年客之殊異優遊江左名滿四  
裔沒祀於鄉亞鄭君之次黠駁頌稿奔行

賦

婁山關賦

趙旭

北登榮德南望婁山橫欄地軸高接天顏朝雲罨白  
夕照塗殷明月出其裏長風生其間沈泉瀆溥瀑布  
淙潺鬱鬱蔥蔥編編爛爛千彙萬狀玉映金環內蘊  
土而愈厚外帶石而非頑吳生執筆而愁畫謝客着  
履而庸攀四時異景一夫當關無怪乎控制三巴即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三十九

可以鎮撫百蠻溯夫五丁通道夜郎設縣先羅榮之  
安邊後楊端之募練據地二千里而遙閱世八百年  
而羨迨萬曆之中平播州之患左絡雞籠右遮石炭  
萬峰插天中通一線仁水為鬣水之源南溪與溱溪  
合岸各方有警此關先占蓋形勝所在必爭故屢朝  
得之血戰爾其原委亦可推詳遠延滇境近接黔疆  
扶萬尋而直上迂千里而彌長永寧之雪山置隘黔  
西之杓箐設防龍固並驅遵義郎山旁出綏陽至桐  
梓則龍跳虎躍進碁江則鳳翥鸞翔遞江津之融結  
更巴縣之擴張乍起乍伏或顯或藏不知孕幾許之

人物綴無數之村莊乃憑陵乎涪水而畫斷乎岷江  
滋生既庶貨殖難觀文龜班布錦褥丹砂陸羽譜茶  
陶元貢茄絹記元豐蠟載元和蜂蜜志於平夷象牙  
遠於祥柯時已殊乎往日政並去其煩苛令者田陡  
如梯園窄如梭稻遲積笔豆晚盛籬蕎麥被膝玉黍  
綠坡菜萸下醬焯椒服齏野葱集龍甘薯盤窩蕨凝  
冬墊芋腐秋磨薑列芽指瓜牽籐籬酒邊葵接飯後  
菸呵楮皮盈擔笋包用馱藝麻晨績椽繭夜搓桂棹  
瘦美桐柏油多脹消山楂蠱化蕘荷靛藍可染紙白  
如皤割漆成桶鎔鑄錫以衣以食斯哭斯歌復有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 藝文 四十

貧筮萬个楨幹干柯楓惟上聳梓亦空摩柏珍葉側  
杉貴枝陀桑柘暢茂楊柳婆娑軍糧密接客橙矮矮  
枇杷楊梅橘柑蜜羅荔枝味腊刺梨釀醪羊桃膠砌  
五倍染醃皂角洗垢櫟皮織蓑前胡之心燦菊茯苓  
之紋感靴蠹麻療瘋疥之疾虎薑辨鈎吻之訛惟茲  
百產在彼中阿尤異夫大拊充棟樑而留厥木蓮兆  
鄉邑之登科其禽則惟鴉惟鵲惟鷹惟鷄節應黃鸝  
耕催百勞啄木効蠹杜鵑聽號蠖螻翰采文雉鬪驕  
竹鷄滑滑山鷓翹翹鷓鴣急難戴鷓弄狡景和吐綬  
晴久鳩招其獸則有獺有獾有猿有狻牲牲鹿銚耽



耽虎哮麕用香裂狐以皮銷水分犀角草惹狸臊山  
羊鳴夕拱猪聚膏果偷獐子林翳木狍營窠兔狡截  
路豺饕別有披髮野婆反踵山魃飛生翅短鮫鯉鱗  
焦水驢泛浪馬喇興妖老蛇甲黑而尾禿在山頂粗如桶大  
蚓身丹而頂炮甲申龍見劍無因而出家礮歷久而生毛  
戰骨閃磷而作崇磨岩射日而難描奇奇怪怪雜雜  
嘈嘈又數之不能終其物書之不能盡其曹或謂山  
不在高以人得名蘇門傳於孫登崆峒顯於廣成大  
華屬之希夷匡廬繫之淵明箕山許由句曲茅盈聖  
人窟邃高士風清以及徑恥藏用之捷墩嗤安石之

爭人為不朽地亦移情茲則枉稱峻峻莫著豪英僅  
庸中之佼佼比小石之硜硜山海經所不錄寰宇記  
所未評何須自誇風土瑣列途程縱蒙善對於百年  
那堪動興于向平第以衢交黔蜀界共遵桐達官持  
節大賈乘驄望神祠而憇息稽塘鋪于要衝休欲行  
路之難當希叱馳之忠是宜騷人墨客哲匠文宗紀  
行詩妙懷古心雄太白之題句存疑夢得之易柳弗  
終桃溪集失遺已久平播書殘闕皆同前聞莫致後  
續多空猶幸劉尚書瑞播南有吟楊殿撰慎元夕剛  
逢白石口蟲沙三路紅廟子俎豆五公按劍挫奢酋

之銳朱燮元

揮戈挽明運之窮

王祥

我朝則餘孽煽

禍肅邸以勁旅收功撫軍之巡邊盡職

張德地有制過樓山詩制

府之逐賊勞躬

李國翰

他如芝山吁嗟乎滕六鹿遊

憑弔乎應龍均是為山靈增色巖谷發蒙況乎在生

在長維毓維鐘朝朝拄笏歲歲扶筇嵐浮几上耕列

窗中業面目之相識亦桑梓之必恭就令學慚毋斂

才遜長通能勿綜輿地而作賦俟輜軒之采風

擬司馬相如西南夷賦

有序

宦懋庸

建元六年上始有事西南夷以唐蒙為中郎將諷諭

夜郎侯入朝使得見漢廣大於是夜郎侯多同聚旁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四十二

小國君長以什數議服屬漢是時唯牂柯先見伐於

楚莊豪知中國彊盛其餘筇笮冉駹羅鬼諸國孰習

夜郎且度漢不過一大縣未足競彊於夷皆使使來

夜郎多同因止觴之牂柯使者後至值羅鬼賓在前

稱說土地袤遠林菁蕃蕪將以見忠多同多同弗

用牂柯使者復剽陳利害亦弗用其後司馬相如為

蜀郡太守因采賓主往復之辭附大夫九能之義且

見當時殊俗之陋終以諷諫天子譯以漢言敷衍成

賦其詞曰

有羅鬼賓謁於夜郎椎髻蓬首箕踞翕張稱引故俗

哆議富彊夸大博衍殆莫與京言之娓娓厥橫庚庚  
粵若南夷三代有光昔維殷宗伐我鬼方三年迺克  
以迄於今今漢之彊孰若有商商猶弗賓足知桔良  
縱耀武而窮兵孰回遠以測量若夫西極崑崙東盡  
夔巫帶延豚而礪我鯨驅蒙棘而扇庸虛其山則比  
喇織金鳥蒙閣鴉杓裏莫隘白蠟波羅大方為城陸  
廣為池紅巖天險而啟彊白玉地脈而卧遮其川則  
老塘化乍比渡角溪菁侈十萬河曰六歸落窩湍悍  
以撒盤迴源接烏洪流通巴夔雖舟楫之莫濟固椽  
杙之優為若夫摩尼為戶七星為門絕流響水屯軍

翠屏闌木稀而險可守控水西而敵必爭至於糧不  
求援牲畜百備人通獸言馬識牧意獠羊驢羊水馬  
豪彘菁鷄鷓鴣魚鼈兔雉牛豕鵝鶩蔽禁隱隧其穀  
則稻粱黍稷甘藷芋魁燕麥玉蜀戎菽稗莠荻粉豆  
羹其甘如飴若夫杞梓梗枏檉柳梅欖松柏杉粗桃  
楓蒟藍緝桐皮而為布頌牢盆而煮鹽剝革而髹漆  
成器織錦而裙釵翔鸞握雞縱而代中馱珍印竹而  
慕神仙蟲生樹而成蠟樗在山而食蠶百藥之所叢  
生而五金之所蘊函當夫春日載陽鳥鳴嚶嚶蠻童  
苗女妃耦始新編以珠貝被以織文淵淵填填銅鼓

蘆莖顏如舜華載好其音或倡予而和女將若拒而  
若迎既連襪而倚裳亦成禮而嬉春胡一唱而三歎  
迺街感而致誠怨將離之芍藥贈方勝之同心思山  
南兮山北願為雨兮為雲無何秋風怒號氣清天高  
禽獸繁殖獵夫載呶皂雕俊鷹盧令歇驕宜網連山  
林麓枯焦竄圍雉走穴狻奔熊竄跡豺貂踐猩狝遁  
獲糝格封稀啖靈獒獻豕命酒言拔其豪既割鮮而  
野齎亦講武而肄勞炎炎熊野燒連山百蟲咸蟄  
延於郊原閃熠燿以裂地燭輝煌而際天焜炯爛以  
烜烽爛炅炕而煜焞木兀突以染黝石峯岑而胥黔

於斯時也我侯迺命釂醕布嘉惠聚酋豪徵族類紫  
薑谷藺楊保咸聚狗耳馬鐙之皆集狎犢牯羊之畢  
至遠則青白黑花邇則剪頭打牙平伐棘种龍家蔡  
家狝狝猓擢譟舞謳呀示崛彊於南服亦盛大之足  
夸而何遠圖之是務迺屈辱於中華多同曰而弗知  
乎而弗思乎夫地有缺陷天有側傾人有未慊物有  
不盈今漢之疆也地廣而多金既曠遐而繚曲復轉  
運而阻艱唯行李之往來事闕杞而披榛內獲綵繒  
之饋而外示屈服之名則被殼而服練戴繡而鞶纓  
指不紡而纂組備足無織而縑綵陳至於鉛錫鈔琳

銀鏤是頒兕螯甲胃鉦鏡鐵鑊簾鏃敦祭祀戒嚴  
鐘虞陳設鎧鎧鏗鏗坐而致之歲幣資焉是亦富國  
之大計而匪錙銖之徒貪於何弗臧而絕客閉關於  
是牂牁使者進而言曰唯唯否否君知其一未知其  
二謝客固非而聽客亦失計惟我牂牁之先也西通  
滇服東連五溪山箐峭深盤繞蠻夷木閣石門清水  
都泥或執笏而挂榜或奔龍而嶺梯盤江縈而為帶  
滄霧高而絕躋或摩天而為嶺或置關而凌溪廩君  
之所過化而盤瓠之所開基詎不爭雄揚威據險出  
竒然而且蘭毋斂始置黔中兵不血刃武陵改封一

分一合於梁於雍上應分野參井攸同連於翼軫太  
乙紫宮遂設驛而置遞迺吏率而役供卅里一舍百  
里一屯礮石壁壘役夫勞氓分田畫井較竒算零歲  
無虛月差繁若星坐失艱險而疲我耨耕捕盜則屬  
游徼中尉而况嗇夫與耆民徵王會以期至亦助祭  
而酌金坐臯辜而黥城旦被赭衣而入圜囹徇三章  
之約法何巫蠱與詛盟當肉刑以安逃匪夷俗之所  
遵夫但羨金縉之美而忘詘辱之形貪慶賜之獲而  
昧責讓之文是猶飲肉汁而忘中之有董醪醲醴而  
迷醜之同斟迨毒著而形鎖亦安求夫國老與稀苓

多同曰善雖然姑嘗試焉夫民者易於樂成難於謀始作舍道旁三年不已以議之者衆也若夫小役大弱役強未若天道亦昏以亡今千里而畏人棄好而自脛毋迺國失其利而民罹於殃我能弗往漢寧弗行倘崇仇而棄交亦佳兵之不祥敬謝大夫謀之孔臧遂厚禮唐蒙使還報漢牂牁使者知言弗用乃退而作繫身之詩詩曰

椒蘭不芳蕪葳茂兮荃菘菜蕒胡有臭兮女蘿纖弱喬木構兮匪族之倚亦安究兮孰縱斧斤踐余園兮涓涓不塞江河漏兮逃於穢墟終年壽兮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 藝文 四十六

刺藜花賦

宦懋庸

繫南方之草木勝北地之燕支既居貞於介石附嘉名於疾藜當有苗之來格願相愛而莫離炎夏首途其華灼灼鱗滕交錯烏箸盤礴騰芳山阿耀彩離落粉傅停勻朱塗綽約綬紫酣蜂鈿黃躍爵夫其出鬼方茂牂牁西連棘道南絕長沙艷奪五溪之秀種蕃六詔之多筐甫承於猺獠品爭竒於猓獮奢香通驛之路莊蹻維舟之河上下都丹之菁大小相見之坡椎髻相思之妹花裙跳月之哥媻秧採茶之贈答蘆笙銅鼓之鳴歌爾其朝露乍晞繁實離離連峒驅犢

絕若鳴雞高坎矮坎長隄短隄礙爾行路刺我裳衣  
紛紛糾結雜沓離披含苞吐苞一枝兩枝色過月季  
事殿荼靡而孰知夫甘回橄欖而孰知夫酒釀玫瑰  
讀本草而品逸則以見夫生才不限於華夷爰為頌  
曰繁維嘉卉生西南兮懷芳絕谷曜百蠻兮騰紅照  
紫滿芳原兮永佩苾芬而遠潛兮如桃成蹊洵無言  
兮允矣君子續愛蓮兮

隸對

鄭珍

客問曰邑之隸橫恣有年矣今一二賢令長力思摧  
其鋒以懲其前而卒未之悛者何也曰子不觀家之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四十七

獐犬乎我之畜彼責以防賊脫或子來為彼所齧彼  
計必杖已縱而匿番椒甘稍親為子屑謂何不防罪  
反在客期期彼來必即寸磔子去彼來屈伏潛藏禦  
人終夜狺狺狺狺及旦對之怒歸渺茫畜隸者何以  
異於是也客曰妻悍出屋牛瘦易牧子奚為哉必是  
之畜曰斯犬也以言足食不若羊彘以言可玩不若  
狸狽雞鳧之娛意惟是狡獪兼其猛厲捧首晝眠喙  
常挂地微聞足聲倏起呻逝漆夜驚賊啟戶膽縮羣  
嗾不前彼猥四逐尚有餘力爪地撲撲子欲易之必  
取馴伏則畜犬奚為歟且吾嘗觀其噬人亦非無因

友如君輩衣冠至門屢招方來童子代閣彼方起敬  
妥尾圈豚三黨舊姻歲時來賓入門甫曉聞呼即遵  
徐伏客畔候骨舐脣戾頸媚睨亦知為親若夫龜視  
蛇行施施兢兢自閉及堂喜彼無聲忽暑摸脚血流  
於脛又有頻來鄰子狎之帖耳謂彼可恃誤蹴其尾  
彼眈而起嗥焉一嘴衣裂踝穿忍淚為喜由此言之  
犬亦何罪之有雖然有教之犬夜司其職無教之犬  
晝齧過客焉得不責怪其主人也客笑而起曰吾以  
為必任其恣睢也主人亦有責乎然則為主人奚若  
曰繩之則曲卷餓之則乞憐逐之則藩籬無衛肆之

則咆咻齧噬而眾人詛怨夫國猶家也子試思子之  
於家欲牆雖卑而無踰戶雖閉而不櫪於畜犬之馴  
暴其有闕乎其無闕乎清心寡欲中鮮居積四洞八  
空破銅爛鐵則無所恃犬雖猛何益檢及埒廁一夕  
數起兒書女織聲不絕耳則無幾勞犬備員而已然  
後提犬之耳告以至誠不受禪叱責在必行彼於畜  
類善知人心不見夫戲犬者乎猴冠而騎逐鉦應麾  
喝首入鐐即徐磨而中規奇技淫巧且唯以隨安見  
犬之不可以正教也客倦而卧隱几長歎曰亦盡矣  
君子自反惟士為然子身之不暇而口多擇言願善



論犬哉

哀誄

鄭子尹徵君誄有序

蕭光遠

鄭君諱珍字子尹道光乙酉拔貢辛卯舉人君同莫子偲修郡志時予授徒郡城兩人神交未獲聚處咸豐戊午冬子尹赴唐鄂生南谿約過城聚談數日至魁巖寄子周易屬辭序辛酉主講湘川始樂數晨夕與子偲丙辰同講席時無異未幾東歸癸亥上館主子家忽大病幾不起夏去冬來勸之飲辭以牙痛是必酒火也臘盡將歸強留之除夕談達旦甲子元日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四十九

告別謂身健遊蜀旋奉旨以知縣發往江蘇書來云當出其意仍主遊蜀得其資斧下江南與子偲相聚也五月後子再奉書不報時道梗訛傳已歸道山忽得八月八日書口疔病直害到今醫者謂服參當效觀其字畫握管尚未穩却問予北鄉事並悉數東砦百物昂貴縷縷數百言二十二日又書云服參有效可緩行二百步書中述東砦瘡疫及中表黎伯庸患疫不救悲痛之情亦數百言予喜報書謂如死而復生矣不知其病之小差而遽加矣其子知同來治身後具悵然久之豈錫衣夢果不祥耶

子尹卧子齋中一晨笑而起曰起起

自謂夢人授以衣如古深衣制摺十數層恐不祥

作書慰之末言六十四卦

終未濟人生德業何是了時尚息慮凝神以待天命乃不數日而凶問至矣嗚呼哀哉憶子尹在郡時李儀軒馮子玉諸君會飲行令為樂子尹一日濃醉笑謝曰請君飲頓頓酒不能勉陪子尹飲少而數自謂零碎酒相見輒飲談久再飲佐杯無彀或把書同讀下之微酣面發赤講論益精神工書來求者應接不暇為詩文操筆立成有如宿構好聚書經巢遭賊燬寄子云藏書未出者約計八九百部其半有錢南北可買其半非我邵亭之善搜不能得至有三四十種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五十

則海內無他本不圖一旦至是子尹避亂常徒行以書數擔自隨如販書然學貫諸經尤精三禮海內知名往時程春海侍郎錫字以國故尹道真期之可謂不負惜天不假年未竟所學吾念子偲先合而後離子尹先離而後合今子偲將終老江南子尹又溘然長逝干戈滿地跬步多虞病也未嘗一視之死也未嘗一祭之慚負地下君平生踐履著述自有大筆傳誌聊述兩人之交為位設酒果拜手而誄之辭曰維鄭老之拔起邊陲兮百家無所不窺滙漢宋為一藪兮早奉手於國朝之大師六書搜叔重之逸兮三

禮挾康成之微倘天子以司農之年兮著作將與高密相攀追歲非龍非蛇兮竟兆夢於錫衣彈指辛壬癸甲兮兩人常共乎臯比君應傷別我之早兮我尤恨交君之遲悵素心之長往兮孰與賞奇而晰疑望駢壇其無主兮感經巢之劫灰撫遺編而流涕兮曷禁予情之太癡

莫邵亭徵君誄有序

蕭光遠

君莫氏諱友芝字子德別號邵亭獨山州人庶常猶人先生第五子先生官遵義教授一稟國朝太師家法君辛卯中式後令置科舉業而肆力於古聚書甲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五十一

吾郡著述喜搜地方故實表章前人自遵郡志四十八卷有明黔詩紀畧三十二卷外如周漁璠謝君采詩集皆為考訂刊布石子重中庸集解久佚君讀戴記檢衛氏說考校鐫板志高尚頗不諧俗予聞其率諸弟讀書能咬菜根竊慕之一日遊白田偕歸偶遲城門閉同坐門下縱言及漢宋兩家之學君笑謂自有此門曾有人深夜講學否勸箸書謂吾輩不偶於時著述立言庶幾不朽時予方註易就宿唐塾出稿商量此為訂交之始時道光己亥也君旋卜居碧雲峯下望衡對宇往來遂容易註偏旁諧聲補救實多

甲寅亂後三書院聚雲麓同李儀軒三人未嘗一日  
離倡詩會執騷壇牛耳朋友之樂於斯為盛自戊午  
君北上不復相見於今十五年矣君寓都時為祁相  
國所深賞名重京師出都遊江南註唐本說文箋異  
寄示知過浙江觀潮遊姑蘇腰脚尚健往年為予作  
鹿山堂榜署令子藝孫方附書索予近著焉知不壽  
君與予同抱西河之痛而君年才六秩晉一亦遂捐  
館嗚呼惜哉當遊江南大臣密薦特旨以州縣用胡  
文忠延校讀史兵畧曾滌相李協揆咸欲官之不受  
翻然縱遊名勝搜訪故藏如蕭梁碑之類有得輒手  
續

記之十年流覽幾遍江湖假令本文學為政事固自  
易易而始終高尚嗚呼此其所以為邵亭耶君與鄭  
子尹學博齊名儒林子尹少子二歲君少子七歲而  
皆早作知交零落四顧寂寥君次子繩孫令九弟祥  
芝江甯令以喪自金陵歸六弟庭芝思南府學教授  
同扶柩至遵義東里葬猶人先生之墓側子老病不  
及望柩傾觴奉讀行述焚香而誄之辭曰

汝南許氏五經無雙授尹道真教開我邦名父得傳  
創祠三賢漢學師承益觀淵源何以繼志著述為事  
西南文獻賴君勿替不入史曹晚節彌高氣吞江湖

亦足以豪有弟能官有子克家君誠無憾我又何嗟  
人生聞道何必百歲所圖不朽故不貴人之所貴

湖北按察使唐子方先生哀辭

吳敏樹

嗚呼自粵賊亂徧天下朝廷患兵不足用餉不足供  
而有識之議獨以謂得能平賊之人則兵與餉猶可  
無憂蓋天下數十年來一切因習頽壞人材遂靡然  
不可振發事急而求人無可倚恃者余竊疑夫古今  
才能之人亦何世無之或棄置不用用矣又或顛倒  
錯亂使之卒困於無所能為以死則將誰咎哉今自  
兵事數年一時殉難之君子余多未能悉知其人與

其行事若貴陽唐公子方之死所竊悲焉公往以名  
舉人為縣令湖北以才能發聞洊陟藩翰先皇帝末  
年公被知遇最隆未久即引疾以去蓋以與制府意  
未合云於時天下之人皆知公之賢望其大用有為  
公意獨以為難故家居數年將終以不出及寇陷武  
昌東下官軍旋入之朝命起公湖北與督撫共辦軍  
務公乃聞命馳赴以咸豐三年五月抵武昌旋以二  
品銜授湖北按察使明年正月軍潰公遂以死公之  
初抵武昌也賊方在江西而聚兵田鎮以禦公策欲  
犄之湖口督撫不可又自請募練襄陽亦弗許而賊

之在北路者數千人自河南敗走楚境公帥兵迎剿之麻城殲之幾盡田鎮瀆公往來戰賊江上復黃州以便宜退軍遂被旨落職仍委剿賊當是時朝廷所倚辦賊實為寶慶江忠烈公而侍郎曾公方募勇長沙以賊盡據長江奪舟艦我兵止陸路未能制勝乃多造礮船盛水軍東下約總督吳文節公及江公俟軍集同剿賊俄而江公以安徽巡撫敗死於廬州吳公與公分道出擊黃州而敗公又獨以水軍才數十艘所請給皆為撫臣靳不與余聞吳公之出撫臣崇綸學臣青麀實交劾促迫之則公之不得展才用何

足怪也此余所以歎夫有人而用之未竟或顛倒錯亂以死而非盡無人之患也原公之始方被任而決於退身其時天下未有變徒以事多阻撓不如意不肯自摧辱及是以賊亂之亟感憤復起卒又困於人以死豈非其命也耶初公少時以夢獲硯於廣州蓋明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敏樹嘗承公命作夢硯齋銘文大意謂公文學政事為一時偉鉅人前世忠賢當藉以發揚於世而孰知夫昔之夢者乃授公以其死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舉人炯既獲歸公喪以書請為之哀辭敏樹固嘗以文字辱公知又在京師

與公子遊久乃為其辭曰

公不出兮人愁公既死兮增憂事難為兮才竭人實  
不足兮又重之以敗謀氛江漢兮血流我舊治兮邦  
州騁泉許兮余馬主恩厚兮氓命我投忽摧沮以死  
兮天也誰尤旗波靡兮鷓散鼓不集兮孤舟公昔侍  
父兮南海父有夢兮硯實公收蓋忠靈之授死兮固  
有異世而相酬開天門兮鞭駟蚪望黔陽兮下鄂渚  
以來遊 梓湖文集

黔中三君子哀辭

楊夔珍

曩在道光丁未予講學於澧值江賊漲憑眺南城隅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五十五

忽邂逅修髯者泥土汗襟裾而韻度閒雅不類世俗  
人詢之則黔中莫邵亭也予久熟其名於知交口  
中因握手立語移時至腰脊不可支則藉草席地坐而  
語益繁逮日下春始別去時邵亭蓋試禮部罷歸水  
斷驛道不可行聊縱步於此耳越四載仍赴計偕車  
行至荊州邁兵亂返道常投予書副以詩一冊予讀  
之見與海內通賢碩夫無不交其尤與密無間者鄭  
君子尹予用是並有意鄭君子尹之為人嗣獲巢經  
巢詩集讀之詠歎無已幾欲俯首至地亦如推服邵  
亭然遂不介而執訊與之書具述傾奉之意尋辱報

書亦甚企仰子自是遞有書問往還而中表黎君魯  
新遐志希古於世鮮所可獨降心而以書先施子創  
相推許踰溢涯量子覽之甚慚也旋即報以書訖不  
我覆再寓書子尹問訊久之亦杳然頗用以為疑而  
邵亭則闊別以來轉側兵間於燕於蜀於吳棲皇無  
安所予亦無從跡之蓋曠絕音耗者已兩紀而羸矣  
迨庚午始得其手書惟寥寥數言子已訝其意氣頽  
然就衰不意踰兩載即奄逝也頃其季弟善徵司馬  
扶其喪還葬於黔詣子居談次言及子尹與魯新皆  
於前數年先後隕子聞之涕出泫然寢食不能自克

者數日乃為文以抒吾哀其辭曰

羌董猶之各判兮縱同室猶越秦苟臭味之無差兮  
雖異域如比鄰曩越國而求友兮識彼美於都勻才  
一面而心寫兮賢於終日之與羣藉嚶鳴而引傳類  
兮得播州之二君遠聞聲輒慕悅兮未傾蓋而情親  
鞭我驂欲從靳兮阻長路之煙塵惟靚形容於月夕  
兮領馨歎於風晨終不獲與接膝兮苦分處於寂寞  
之濱致相繼而徂謝兮亦喪紀之莫聞想馬鬣已纍  
纍兮悲宿草之重新祇展卷而掩泣兮聊三復乎遺  
文



祭文

祭貞定先生文

鄭珍

嗚呼先生而遂如此乎吾誰與典型而勉跂前規論有生之常兮七十已難而况壽輳夫耄期仰不愧天人俯怍兮庭階又馘馘而鬢鬢復何憾夫數兮曰我必為莫邪歷萬世而不虧惟我先生之剛粹兮玉潔金堅莫或乎瑕疵氣則山之巖巖兮神則煦煦之春曦昔不以孺子為不可教兮自備員弟子而即語以定命之威儀我敬承而不敢暴棄兮其進也又似不儕乎等夷大言則韓城諸城之事業兮小則陽湖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五十七

河間之以餘事為文詞我何敢十駕而跋鼈之千里兮然亦遂忘肩頰臏折而以死為期比偃蹇而入官府兮咫尺接靈光之巍巍我每過而必聞新獲兮念老且如此而我馳驅終日其奚為以後死而庀土訓之道兮心惴惴乎人言多而眾可懷告余以闌牛園羊之論兮謂不與作緣者惟劉尹能無噉我於此都太孤生而弱植兮賴將牢世議得神張而骨支自余負土畢以來兮乃先生善病而日衰余脈代而憂肺氣之將絕兮先生亦歛歔感歎而累作身後之辭七月之將望兮余將指子午山而暫歸夕至橫而省病

狀兮方涼月之暉暉不欲出矐其眼動兮倚東廂而聽其言語咳唾謂不減夫舊時歸十日而聞溘逝兮悔前宵不一見而去之憶月頭話我於東牖兮撰杖吾呼夫庭芝臨出戶而遲回兮喜秋花其猶未萎健歷庭而上堂兮屢顧我而含笑乎入楣豈知一生之相從兮即是馬永訣而長離嗚呼人生各各有壽命兮亦賦授萬有其不齊天與先生以才命之美兮又縱其志之所之及我年而已倦仕兮念母之老矣而以養告歸乃尊慈即獲年九十兮先生亦六十矣而猶為有母之兒我何辜而何罪兮識四十九萬字而不可炊歲負米而東西南北兮乾老淚於門畿謂勞餓憂患可永相為命兮半菽亦竭夫烏私乃至令而若此兮雖九死其何裨天空高而夢夢兮地蠢蠢其無知先生亦何福不除兮乃今去而理廿年前之綵衣百年未滿不得死兮我何以破九地而奉管觴謹臨棺而奠一觴兮師友至今日而只如斯也魂歸來其鑒我誠兮知復有知無知而祇增余之悲也嗚呼哀哉

祭莫子偲文

汪士鐸

邊矣牂柯風雲蒼蒼篤生君子溫文無雙蹠蹠九鳳

引吭朝陽一鳳高。翥音中歸昌志學之始。曳矜上庠。哲匠校藝五物舉。鄉董賈雖才命不公。卿班荆贈縞。並時傷良歸。擁皋比數教。烏江琢玉於璞。俾為圭璋。湛絲于絺。俾成朱黃。彼營之士。壹意景行。載贄銓部。再辭不狼。潢池扇波。日月韶光。九二之見于田。于京瞻鳥所止。隨雁南翔。桓桓相公。載旆荆揚。旣克皖城。三吳允荒。東采杞梓。南掇蘭茝。遂登龍門。鼓瑟承筐。惟君於詩。邁宋規唐。如五丁斧。鑿險磅礴。如七襄機。織錦縹緗。洗箏琶耳。奏砲笙簧。惟君於書。奴隸王羊。以東都樸。發北朝光。顏柳謝質。虞蔣亢衡。碑版之餘。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五十九

箕胃聚張。惟君緝雅於黔之邦。山川能說故實。以詳女悲士嘻。幽闡微彰。明三百年不湮。風霜惟君訪古。榻墨蕭梁。蒲颿竹筥。吳楚徐方。賢侯倒屣。勝流傾觴。求書海陵。忽殲高明。桐君有藥。海客無香。寒鐙孤艇。旅櫺微裳。煙埋筆冢。風冷詩囊。邵亭云邈。魂返塗長。石頭魏魏。柳洲泱泱。今月舊雨。從君常祥。乘風化鶴。歆此椒漿。烏乎哀哉。尚饗。

祭劉總戎鏡臣文

趙旭

嗟我劉君。桓桓赴赴。幼負英奇。懶事南畝。拔劍從軍。先事嶺右。斬將搴旗。戰不居後。策功考績。游職都守。

既而轉戰自江而楚比值逆氛薄我鄉園君隨元戎  
百夫是禦卒保危城驅除雀鼠匪同苟得衆目皆覩  
無何大憝久竊金陵相國召募君起而行十年敵愾  
百戰功成殲其元惡還我舊京殊勲信賞綸綍迭膺  
既增峻秩益厚壯懷還家未久不甘沉埋獵獵戰戰  
旆又發厓自春徂夏曰至於階主帥知將試事克偕  
乃授偏師軍容換色克復名城返旌蜀北羽檄飛馳  
進援黔國狂寇鴟張險憑窮劣執弧先登以氣吞賊  
方期一鼓掃穴擒酋何料飛礮擊中君頭血流沾體  
酣戰未休力竭身墜三軍為愁中夜而殞我心慟慟

君有老母久待家庭君無子息孰為螟蛉幸蒙天語  
慰君之靈曰武曰勇早賜嘉名追贈顯秩既哀亦榮  
君昔沒矣霏霏雨雪我今來思楊柳依陌曾幾何時  
幽明永隔衾裯蕭穆總帷孤子行路興哀况我同列  
黔山峩峩楚水湯湯魂兮來往永鎮邊疆爰率將弁  
設具豚羊凡百多士效命疆場同此薄奠來格來享  
祭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文 王相心

咸豐四年歲在甲寅季冬月下旬王相心謹以香楮  
清酌之儀致祭於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  
子方之靈嗚呼公固治世之良臣兮不幸而奮身於

忠烈張空拳以摩射牙兮占過涉而頂滅懷主眷未  
能酬兮心鬱轆而蘊結勢窮迫無可為兮漉漉焉空  
灑一腔之熱血配成仁其無慚兮嗟淪喪夫邦傑昔  
抽簪而解韍兮歸高卧乎黔陽之山睹縱橫之枉矢  
兮憤狂寇之滔天奉命辦嚴不淹宿兮據鞍猶壯於  
文淵楚氓喜公再至兮若長城之屹然請提兵而擊  
賊兮屢戰克而騰威雖陳臬猶鞠旅兮將刈此狂狡  
俾無遺大帥果躁乏算略兮獨輕進而失機公將五  
百之卒以往兮鬥舸寡而孰與濟師凶黨鼓行逾十  
萬兮豈孤軍孱弱所能抗收潰卒急保上游兮亦夏

首而西向惟據險可決死兮乃列艦搃彼大軍之嶂  
何露章遂遽劾兮竟委罪而負謗解兵柄授他人兮  
默焉危坐夫江上之孤舟賊乘勝以進逼兮煙燄蔽  
乎滄洲麾戰士無一應兮各奔散而莫留北向再拜  
臣力竭兮一躍已赴乎洪流公夙負宏毅英達之偉  
略兮其寬恕又號為得人鄉使統全師而專閩外兮  
可計日靖江國之烽塵否亦臨戰無易將兮收餘燼  
猶足以復振奈何令塊獨若寄客兮徒持醬肉飽沙  
洲之儵鱗孰妨功而忌能兮惟此黨人之故也織貝  
錦以成文兮齋褊衷之盛怒也繼蒼鷹又鍛其翮兮

繫飛黃而窘之以遠步也百請百不給兮大何異真  
叢棘而令跣赴也彼險膚何足奠兮曾不惜夫國家  
之良隳士氣而快賊志兮卒自覆乎金湯人生固有  
死兮公身沒而名章與雪聲之研同不磷兮雖百千  
磨鍊庸何傷乎審若駱寔兮竊感公之推襟念籌畫  
不足資贊助兮所深悉者公惟抱以死報國之赤心  
子克孝而走負骨兮素旒翩其過臨奉笑言而永絕  
兮空回首於斷金昨揮手楚招之祠兮送公出師而  
麾扇謂功成且上章兮返東山而遊燕驚倏化為鬼  
雄兮緬英風而馳雷帳未遂於初衣兮晨猿哀而夜

鶴怨當公之委體淵沙兮子亦倉皇而避地繼又痛  
夫乾蔭之傾兮昏昏奪其神智闕哀誅於石交兮負  
幽冥而潛媿今乃睹靈輻之還黔兮幾欲傾滄江而  
為淚亂曰公騎長鯨驂文魚兮噴薄洪濤將靈胥兮  
潛塵蒼兕助天誅兮殪彼貪狼控威弧兮重為誅曰  
紛綸褒卹公無恫兮椒荔千春廟貌崇兮黎平督師  
黔產同兮山川英傑炳雙忠兮嗚呼尚饗

祭蔬齋叔父文

黎汝謙

維光緒二十四年二月朔越廿七日辛巳從姪汝謙  
謹以家饌酒醴之儀致祭於白清誥授資政大夫叔

父蕤齋黎府君之神位前曰嗚呼叔父遂長逝耶叔父之生六歲喪父百苦具罹含辛茹素年甫弱冠文筆驚人廿歲遊庠試必冠羣時逢喪亂黔省停科乃赴京兆兩試跌蹉羈旅春明假館授讀饑不得餐垢不得浴赤手流離萬里難歸孑然一身無地因依前踈後躓獻策闕廷大中聖心一鳴驚人特賞縣令發往江蘇交曾文正察看賢愚幕府八年文正器重兩次密薦謂宜大用文正殂歿世乏知音卞僚碌碌壯志莫伸光緒丙子隨使英國時從郭公百事齟齬五年之內百口備臻家有黃口白髮慈親曾侯繼使復不相偕值此艱危公真難哉物極則返勢盡則還忽奉簡書特賞道員命使日本欽差大臣撥雲見日歷陂還平未及三年忽遭內艱買書萬卷囊無一錢當斯時也我實負公兄弟所為我亦無從居憂三載乃復朝天又奉簡書日本重旋三年之內我未隨偕公因一奏立降三階繼者李公我時偕往公頗自去神色悽惘公歸自東覆命入朝簡命川東兵備道遙在官四年侈靡華富備極豪奢似忘寒素中東之戰公心焦勞憂國忘身涕泗如潮適遇火災延入內署殃及千家公驚失度又值教案朝命議和外人遷延如

理絲蘿大吏譴訶謂公不力杌檉譁張遂邁心疾自  
茲以往如迷如癡提刀大叫有似兒嬉未可任職乞  
身歸林初似有瘳已復加增昊天不弔雙目並瞽飲  
食起居由人玩侮自聞公病我心惴愁卜諸星家逾  
歲當瘳延至秋間仍當出山榮華壽考猶克五年我  
方意公勢必再起孰意嘉平遂爾長逝得公函問我  
心傷悲連晨達旦涕泣漣漣計公生平天挺瓌竒忠  
信型俗出處驚時程朱道德韓柳雄詞英峙風規嚴  
毅威儀古訓是式後進是師引拔寒畯惠徧三族微  
顯聞幽如饑如渴梓邦文獻百計求營樹碑建祠不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六十四

惜黃金初使日本廣求逸書蠹簡蟲編鱗萃雲鋪不  
肯自私以公天下付棗與梨精絕無價成書冊卷四  
海震驚老師宿學歎為無倫半簡殘編如玉如金公  
之文章早震海內公生自刊洵可無愧公不好佛愛  
禹門山廣闢壇場結構三年崇樓傑閣貝葉娑羅彝  
器藏經萬卷搜羅遂闢法場維那方丈千里奔波來  
依和尚坐令冷寺化作叢林梵唄鐘魚六時聞聲高  
增壠墓華表豐碑有文有銘誌事述詞皆大手筆自  
公乞之先世撰述雋語新詩公蓋釐訂付諸棗梨先  
志未逮公聿成之創建書院嘉惠士林羔雁脯脩獨



力經營凡此盛業更僕難數集公一身突過前古忠  
信篤敬公之持身聳動異域師表人倫高亮襟懷公

普無際戶庭坎離屋宇天地以公生年月推河洛理  
數云天地我屋宇坎離

庭為戶環顧今世人誰似公天不憇遺乃以此終嗚呼

公乎脫離塵垢炯炯神明明想不迷瞶謂生迷惑死必

沉冥嗚呼公真神爽不靈或謂身死神明自清斯言

若然神其來臨我受公恩何日能忘晨哭至亥夜哭

到明人誰不死死誰無疾公獨何為邁此奇疾稽首

叩天天高不言以公盛德獲此報焉天不可知理不

可定無可奈何歸之於命遠隔黔中雲山萬重公如

續博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六十五

有靈跨鶴乘龍來享酒漿聽我祝詞朝惜暮唏鑿我  
心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伯更舅氏文

趙怡

維光緒十七年八月某日受業甥趙怡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於皇清例贈文林郎舅氏鄭君伯更先生

之靈曰嗚呼舅氏而遽如斯天不可問理不可推先

生之學弘卓南陔偉登漢室為經大師而長迤頓寒

迫饑驅卒以窮老不見設施經筵堂堂自與世遺舅

名繼大海寓騰賦巨公虛席賓師坐為而不庇子慘

櫻禍奇獄戶沉錮無開屢屢吁嗟近歲家殃洊罹始

氏前喪內政靡持門庭蕭瑟悲風入悽孤失蒙養幼  
子憨嬉最可憫惻稚女在閨海南萬里蠻鄉鮫涯眾  
眼一穿愁跂生歸孰謂令者成望靈輻自怡之生麻  
劣蒙癡微我舅家則無一知有知有成舅頻我期今  
傷老大成復何時經訓東閣蕪穢不治文筆就退心  
思鈍卑負望斯最悚焉自危心竊恒念舅長康頤將  
棄一切待歸侍追慊我所欲副舅所睇又哀我母早  
棄頑兒舅容似處默識心脾百年舅側長如母依嗚  
呼哀哉令其已而自我別舅於茲六基人事乖駁命  
蹇精疲紈病三年不起於基失我良儷鵠寡鸞悽歸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三下藝文

六十六

骨母墓窮泉令隨畢事將去鬱紆軫悲舅柩當待憑  
哭遂私跡難止留事與心違赴奠於家腸肝裂摧惟  
靈來享鑿我痛思嗚呼哀哉尚饗

弔七人墓文 並序

宦懋庸

粵維上章之年困敦之月余自江表歸於播川感昔  
日教匪滋事波及無辜長幼七口同日併命墓在教  
堂之中實維余宅之後風瀟雨晦或有泣聲感作斯  
文以哀永逝其詞曰

維乾坤之塊軋兮生並域而何傷判畛域而相競兮  
互猜忌而設防秦丸泥而自封兮漢關邊而扼吭晉

啟戎而疆索兮隋耀武而示強唐服叛而用羌兮宗  
修文而梯航元混一而馭宇兮明珠賈而來王維拂  
菽之設教兮流景教於李唐角端見於印度兮羅刹  
服於殊方立摩西之十誡兮尚畫革而旁行事祆神  
而重譯兮申福音之琅琅乃用夷而變夏兮播腥聞  
於犬羊嗚呼哀哉乘我微釁肆其箠鼓搖我邊陲誘  
我士女始藉芙蓉終生陵侮將軍閉關而死敵廟堂  
聚訟而無主郊圻有班馬之聲宮室等秦人之炬五  
口遂許以通商三年無聞於破斧嗚呼哀哉維九真  
之不靖兮啟法蘭而稱戈爭北甯以紹戎兮辨平秩

而南訛血士女而釁鼓兮鬱樓船之巍我驅市人而  
死綏兮沸海上之洪波屯交廣而連營兮鼓駭浪之  
蛟鼉震西南之蠻棘兮連夜郎與牂柯譬百脈之騰  
沸兮易營衛而失和宜疥癬之不治兮釀沉痾而生  
瘥嗚呼哀哉維五月之既望兮旁死魄而摩佗濺碧  
血於長街兮彼無辜而則那率其旅而若林兮求一  
逞於名膺震火器而沸天兮肆白刃而摩娑繫七人  
之歷劫兮胥伊台於網羅嗚呼哀哉道有伏屍遽蹂  
不舉肆彼塗毒櫻我武怒秉杆一投劇憐焦土逐客  
遂等於李斯逃秦幾同於子楚變琳棟而邱墟禁胡

離於囹圄投棘渚宮掘屍填土炮赤通霄苔青破礎  
國殤配於汪錡魯憂殷於漆女嗚呼哀哉維茲劫之  
未永兮魂雖逝而靡遥憑墟莽而罔依兮值陰雨而  
悲號既冤霜而夏霖兮又憤泉而秋高杞城崩而美  
哭兮湘竹淚而妃招薦椒糝而乏主兮設桂淥而誰  
澆叩九閻而愬帝兮踞虎豹之召崦入九幽而陳詞  
兮峙伍伯之雄梟繫長人之千仞兮畏東日之燦銷  
盤蝮蠖之養養兮南又不可以往朝望雷泉而西入  
兮怯層冰之北漂冀大招而鮮終兮慘冤魄之無聊  
夜耿耿而申旦兮周環堵而寂寥風颯颯以淒清兮

憐窳寧而刁騷胡逝斯而不遠兮守一杯其馬逃鳴  
呼哀哉迺致柘漿迺陳蜜餌案有桂薑食為糗粢濡  
鼈炮羔牛臠蚶鮓魂飲酌而聽言兮說生世之冤愆  
咒無生而往生兮味大雄之陳言極高下而隨遊兮  
胡戀戀於頽垣灑楊枝之一滴兮冀扶離而脫樊爰  
說偈曰逝矣往矣毋更留矣空矣虛矣又焉拘矣維  
時燭滅香燼婢痛僕病繁星燦其在東耿明河而湛  
靜獨輾轉而沉思爰託懷於靡罄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白田馬上聞鶯

唐李白

黃鸝啄紫椹五月鳴桑枝我行不記日誤作陽春時  
鶯老客未歸白田已縑絲驅馬又前去捫心空自悲  
按白之長流夜郎鄭莫兩徵君皆以為未至黎庶  
昌則以為曾到至白田亦皆以江南實應白田渡  
當之趙遵律之說而忘遵義之縑絲至乾隆時始  
然惟此詩既經刻石次韻者亦甚夥茲錄以冠首  
至贈徐安宜一首趙說尤附會不足信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一

輓播州宣撫楊資德

元袁楠

掌式傳無敵崇儀續上多精忠書竹帛英譽蓋山河  
絕北驚遼海投南鎮太和襲封縞滿篋錫誥錦成窠  
皎皎明玕樹亭亭碧玉柯之無文緜認宮羽短襦哦  
魏帝竒何竝唐皇悅李過幼成端有種帝鑿的無頗  
玉帳龍韜秘青箱鳳篆摩教民風偃草撫俗水漩渦  
斥境嚴銅柱征戎指鏃戈雅遊春結佩小隊曉鳴珂  
士飽歌于蒸軍懼醜巨羅追亡窮古澗濟勝極幽羅  
寸地歸王化羣蠻守詔科細糧侷密續善馬敵名駢  
客有依劉感人傳嗣產歌氣融汶嶺雪量納蜀江波

葛相功猶在韋王事若何雲仍賢莫比君長禮無苛  
閉戶時披葛看山暫脫鞞填詞鶯轉切促軫鴈聲搓  
芝嶺圖空想桃源境類訛盛年真國器妙質竟山阿  
世德蟬聯備家聲驥子峨播州彌震耀硯石詎沉磨  
清容集

紫霞山中歌

明楊斌播州宣慰使道號顏仙

水泠泠兮山蒼蒼雲隨鶴杖兮風吹我裳浮生展轉  
兮春夢悠揚千萬斯年兮泝流光

初建綏陽

明陳震祥播州人

深山開井邑鹿豕傍人眠作室需高聯轡弓謝魯連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二

桑麻敷禹甸桃李笑堯天習爽旋輝耀遐陬令不偏

平播行

明蔣杰字若美普安衛人

蜺妖毀王度恣凶若乳虎播人亦何艱蹂躪遺黎脯  
逆旗指碁江血肉膏草土氛侵蝕東隅千里聞桴鼓  
妖凶竟不悛天王赫斯怒穆清軫靈略慷慨奮神武  
樹牙選車徒文武令吉甫分道引旌麾連營羅練組  
六師矯猶龍戈矛集如雨前旗蔽白日流颺捷飛羽  
鼓行破危闕席捲平田澌狼奔恃險固兀若魚遊釜  
虎臣翕以奮批吭搗其隰賊徒倒前戈狂羯伏鎖斧  
頑梗如轉燭蕩滅同摧腐獻捷歸朝廷揚威耀邊圉

天子畫麒麟功臣錫圭組從令橫吹聲增入鏡歌譜  
堪嗟螳臂微安足汗強督珍重封疆臣慎勿生跋扈

黔事有感次蔣象巖韻

蔣杰號象巖

潘潤民

字用霖貴陽人

無端小醜肆魚味敢惜微軀報國仇徼外重圍驚乍  
解師中三錫望先酬煙迷故里家何在月冷荒原骨  
未收此際登壇應不少誰將一劍奏咸劉

赤水道中

明

王碩輔

字亮撥畢節衛人

盛明盛德無前古南暨誰言禹甸寬一自層巒通赤  
虺至今天險失烏蠻幾年建議頻休甲諸將多材想  
據鞍寄語夜郎輕自大東州前事試回看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三

送播州顏生遊燕作

明謝三秀

字君采貴陽人

夜郎之城大如斗遶郭寒煙悶春柳憶昔王師東下  
時戰血猶腥白石口顏生讀書差解事十載渝州稱  
辟地鴻雁澤中令始安青錢又買燕山醉晴江漸斷  
殷如雷征帆須趁樵風開那能刺促重刺促掀髯長  
嘯辭蒿萊客子獨行良踽踽題詩遠送江之滸侯門  
莫漫嗟無魚三十六鱗春可數君不見馮驩長鋏空  
復彈中夜悲歌亦奚補

雪鴻集

婁山閣感事

明吳中蕃

滋大貴陽人明遺老

王圖霸業久摧殘血跡燒痕尚未寒和影帶形纔兩

箇杜鵑聲裏據征鞍

送吳大身赴遵義令

桂王時除縣令  
大身中蕃別號

潘馴

勸駕初無意臨歧聊贈言才高微露穎世亂易為恩  
太白仙曾謫平原譜尚存知君同肺腑持此代加殮

湘上早秋

明傅爾玄

字海亭  
桐梓人

颯颯涼風至翛然吹裳衣寒蟬鳴樹間聲聲淒入微  
我心正懷遠何處理琴徽

避亂

時避姚黃之  
亂於仙女洞

婁歧鳳

桐梓人

古洞生成却大竒塵凡相判愜襟期千尋峭壁猿無  
路半畝清波鯉泛池更有危樓梯始接恰逢汲水渴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四

能醫不知餘亂除猶未且幸蒼蒼福地貽

題隱居

明李其昌

桐梓  
歲貢

洞子河清堪洗耳仙人山秀好扶筇他年若問興亡  
事尚有城南一禿翁

遊西山親雲禪院贈休休老人

金甌卜

綏陽  
人

擅絕西山勝端應屬道流懶雲供坐卧高樹作春秋  
馬祖驍無敵牛車語莫酬勞勞漸我相出世竟虛謀

表忠祠弔劉省吾大將軍

吳中蕃

已見東方鬪五星如何造次說犁庭方張強敵多英  
勇遠調諸軍昧勢形聲死鼓聲三路潰血流春草二



江腥將軍豈是忘特重馬上紅旗不暫停

遊桃源洞 有序

無名 點詩紀畧

余黔人也往過桃源者非一見古題詠有感  
□問津□□□桃花□□□事既□□此地□占  
二絕以誌

洞口桃千樹花開日日春紛紛名利客誰是問津人  
漫話桃源事桃花始識春今皇方有道何必學秦人

頌破山詩翁四首

釋語 嵩

干戈林裡賣瘋顛一箇酒杯續正傳大地衆生都疑  
殺不知原是止啼錢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五

西川古佛喫豬頭裂腹剜心老不休可惜罕逢穿耳  
客行人却把路為仇

臨機卓卓任風流活殺全提不展眸豈但奪人併奪  
境虎頭虎尾一齊收

兒孫箇箇起家門散質疎狂物外尊八萬四千獅子  
座一時哮吼震乾坤

夜酌螺水山房別東山杜子 釋雲 崑

溪聲溪夜月光帶晚風飄未盡傾心語扶筇過板橋

將去西山留題

西山寺僧 明亡後住此寺

一朝戎馬亂如麻收拾木魚與袈裟分付貓兒隨我

去莫教留在俗人家

老鴉關

以下清詩

田

榕

字瑞雲  
玉屏人

匹馬重嘶尾洒驛漏天不漏見初日袂衣當暑晝生  
寒檣拙爐頭不敢出棧道凌空石磴懸畫圖到處有  
攀援老鴉關上鴉飛絕兩角孤雲一握天

渡渭河橋

洪亮吉

穉存黔  
學使者

渭河北去路尤稀急溜橫衝石徑微二十二條衣帶  
水劈空爭欲上山飛

白蠟坎道中

忽覺身無據藍輿下半空冥濛萬重綠中隱夕陽紅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六

客醉連宵雨花殘昨夜風誰言播州惡土脉較疎通

回龍洞

過橋凡五折已到遠公廬徑削才容馬溪喧欲上魚  
曉煙搖竹柏初日定村墟莫訪乖龍洞泉靈脈久淤

桃源洞

名區馬到亦徘徊竹葉迎人鳥語催已覺溪山隔城

市絕無雞犬有樓臺前塵事向殘碑讀

洞土人相傳  
為李太白聽

處絕壁花爭五色開依舊澗聲流不住錯疑重到武

陵來

將至螺堰塘

白雲埋西山雲破花一谷花光接雲氣處處香斷續  
沿山行十里稍覺展地軸高下極水田參差萬畦綠  
波流縈折處臺榭亦回複溪魚能入市驚筍穿石腹  
日午飯已香幽人候茅屋

曉發遵義

深淺山坳內時浮一樹花白猶零露雨紅不見人家  
澗水碧于玉雲光薄似紗面西樓閣好翻恨路東又  
八里水塘道次

十日雨始晴高原鬱春氣連山亘南北濃綠漲天地  
斷嶺一以開花紅亦無際連綿芳草合來路渺難記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七

幽香惹行客處處欲停轡竹屋三四家鳴泉響頽砌  
臨波亭自好新筍大如臂窗櫺紅八扇花裡自開閉  
簫鼓知賽神村厨爨煙膩

鴨谿行館

一巷黃鸝語多於雞犬聲酒邊人去住花裡徑縱橫  
戊火上樓見山泉傍榻生居人最勤力月黑未歸耕  
石壁塘道中

一程六十里昨午發蠻郡窮鄉不知途祇覺嶺竒峻  
坡陀懸絕處十退九乃進人方驚失足頭上飛鳥迅  
敗葉已隔年因風尚成陣輿夫行視地石削利如刃

歧途仍百出荒絕少人問冥濛山澗綠壓客眉宇潤  
一向花氣紅山村已知近

發半水塘

南原寡桃李桑樹圍成村桑葉高未抽稍待春氣溫  
居人幾十家咸聞臨水門無事遠汲勞清泉繞山根  
山厨豁然開餘瀝傾瓦盆斜左一徑寬呼聲雜雞豚  
深屋復數重遠颺簾幕痕已有白髮人樓頭曝朝暎

度虹安橋

分半溪聲作雨飄暗風時復響錫簫百重花路行初  
透又踏春紅過小橋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八

短篷風捲落花多却趁春晴曝雨蓑捉得鯉魚長一  
尺小舟如葉旋回波

宿沙溪行館

依然下馬歷重局宛轉房廊屈曲屏添得蠻中一句  
雨屋頭山比去年青

風光都被亂雲遮水閣南頭較路賒看到小桃紅盡  
處夕陽幾點着歸鴉

卷施閣點  
中持節集

溫水之役徒隸皆有功平越峯太守翰竟以左

遷感賦

己亥

莫與儔

猶人獨山人  
遵義教授

垂貂若而可勝才獨許移官亦壯哉世事何嘗分寵

辱輿情終爾費愁猜行人漫詡牛能得塞上馬知馬  
不回記取漢朝多故事雲中孟魏亦重來

學牆下新植牡丹已開

看花懶向洛陽街冷砌荒涼信手栽也自天香藏不  
得一枝先傍雨前開

貞定遺詩

初夏閒步禹門寺

黎恂

適興不在遠探幽何必深脫巾偶獨步頓生塵外心  
筇竹聊可倚苔磴悠然尋俯瞰崩巖石仰矚興雲岑  
澄潭養澹沲茂樹交清森唼苕鯉翻浪嘯枝鸞弄音  
重以風日美復此籐蘿陰眾綠結高幄微涼襲虛襟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九

寓目豈殊昔攄懷方至今行歌曳杖歸歌我還山吟

桂岡即日

別業無多此最宜揖青樓廠可棲遲竹籬旁接橫斜  
路篔水分流上下池風動桂林枝繚繞露凝荷蓋影  
參差相從難得羊求侶長日向消一局棋

培植由來非一朝即令品類盡天喬紅薇時引穿花  
蝶綠柳深藏抱葉蛭蟠曲古籐能附木檀纒修竹不  
彈蕉葛巾野服吾衰矣咫尺材亭足避囂

閔亂

瀕洞兵戈亂蒙茸妖氣纏丹心懸紫極白首望蒼天

家國艱難日乾坤戰伐年西南亦王土無處不烽煙  
蠢爾頑苗族蠡屯蟻聚同剿除期將勇征繕惜民窮  
野哭連村落夷歌滿市中傷心澹園叟止水效文忠  
都勻失守聞子俊陶方伯  
自沉於池 侍雪堂集

書瀝膽遺事

鄭瑄獻虞遵  
義舉人

有客示我瀝膽記云是陳公之所識古來忠義知幾  
何愁對孤燈讀遺事桂王在緬閱三年一杯咒水慘  
泣天皇帝一名何所恃當時託望在諸藩將軍捨命  
穿虎穴楚蜀滇黔厲羣傑誰知荷擔與神舟中有孤  
臣一斗血一朝崑海黑漫漫牛皮坡是舊崖山從此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十

橋頭隨賣卜不教名姓落人間

題正安學署壁

王琨荆山正  
安訓導

冷署樓遲十一秋閒敲詩句錦囊收門前尚有陶潛  
柳莫使先生笑白頭

禹門禪院

黎正馨蘭友遵  
義舉人

秋氣颯以至天風卻殘暑言訪古招提興至了無阻  
幽巖一徑通蒼壁萬木古下有清溪流光自吞吐  
緬懷丈雪師飛錫卓茲土貝葉滿經樓律論分四部  
至今百餘年遺跡尚堪覩默坐忽移時暮煙生粥鼓

自鎖江橋歸桂岡館

丁步青子雲  
絳陽

鳴鳩乳燕弄和風行過溪橋度梵宮三里垂楊歸徑  
綠一川芳草夕陽紅

陳復廬

丙少尉

聞前郡守趙蘆洲遵律先生下

世重九日招諸舊好會桃源山謫仙樓遙祭感

賦四絕句

雷奮遠

字豫齋  
遵義舉人

自昔文人土骨堆獨憐郡志手親裁高樓一記堪千  
古太息霓旌不再來

秋風秋雨雨茫茫空薦黃花一盞香風景不殊人已  
杳去年同此作重陽

魂魄千年戀此樓今朝應伴謫仙遊酹公一滴茱萸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十一

酒散入湘江咽不流

白水青橙只助悲摩抄穎谷舊年詩

公號穎谷封人

設些招

魂信無據建樓人去已多時

設些招魂渺無據公與顧晴芬修撰識此樓舊

也句

接給客橙

蘇敬商

西河桐梓官  
仁懷廳訓導

種橙與種柑青蔥取茂翳欲待嘉果成大約十年事  
家有給客橙金彈四時遞一益苦無多遂作分種計  
別栽同類株於彼小若弟有客善移接云吾具妙藝  
不損兼不勞能使如過繼及此夏木繁合則生機銳  
豈曰井桃僵無辜教李替我乃聽客言兩盆暫移砌

客遂偃僂進選枝勝選壻袖中出七首先將皮膚劇  
漸漸及筋骨不慮或傷斃竟合兩利痕比附紙繩繫  
有如朱陳村二姓結伉儷數旬劃鴻溝親迎得齊贅  
居然本實堅從茲永年歲駱駝雖善養讓此捷獲慧  
因之感世事何一非狡智豈止一木微任人為轉易  
秦政與晉元且難究本系

登謫仙樓

晉

仲

字中人遵義武生

桃源幽絕似瀛洲不見謫仙空此樓倚檻快窮千里  
目啣杯恰趁一天秋黃花三徑連苔秀紅葉千村滿  
樹浮山為遊人偏放霽誰云吾輩不風流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十二

次韻和陳含元雷水堰觀荷

周

霖

字雨蒼綏陽舉人

暇挈同儕一泛杯雷音寺畔水雲隈不須更問廷璋  
墓蓮社從今任去來

九日同陳含元登謫仙樓

林國楨

字幹圃遵義拔貢

謫仙樓上載尊來悵望東山俊逸才仍唱黃河將進  
酒與君同醉菊花杯

中秋訪友人陳心齋於桃源山講室留食

余時若

字休徵遵義貢生

高樓佳節桂花團擬玩清輝並倚欄無那浮雲偏苦  
翳好將世事與同看人因久別情難盡話到深諧





平生許國深同推賀監為知己爭及汾陽識此心夜  
郎之謫非其罪不信名高天亦忌烏江水送別離人  
白田花發嬉遊地錦心繡口天下無雲海升沉數尤  
異天子調羹供奉狂貴妃捧硯將軍愧一從鬼國竄  
仙才龍池宮柳應憔悴愁聽黃鸝百嚙聲天寶宮人  
話遺事先生揮手舞人間碧海騎鯨竟不還誰知瘦  
馬清吟處一拳石比三神山我本先生詩弟子投老  
一官今萬里金粟前來蕪辦香山中猿鶴皆歡喜是  
日積雪連鴻濛蕪山失卻青芙蓉梅花欲謝白逾白  
桃花始開紅不紅插花滿頭杯在手醉膽輪囷大於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十四

斗長歌故縱先生後搔首問天天許否

香蘇山館詩鈔

觀太白馬上聞鶯詩碑次韻

雪晴見桃花爛漫今盈枝重來驅馬地恰及聞鶯時  
山色照眉宇茶煙縈鬢絲仙才久逾耀毋為遷客悲

九日周養恬守正刺史讌集湘山寺贈別魏春

林孝廉

張琚子佩 西人

春日尋春太白樓樓外桃花逐水流登高却入湘山  
寺湘水涵秋湘竹翠觀河感皺歎年速世短意多常  
不足此地雙泉擅幽勝且喜雲龍兩追逐魏君風雅  
何翩翩出手文章藹藹鮮車君恬靜真斐然左右弟

子皆清妍

朱星齋尹階平俱學律於車斐然

同在異鄉作異客三生

信有山水緣主人飲客必醇醪行厨一洗羶腥臊我

來適疾河魚腹強策筇杖採山鞠有花有酒醉不得

停盞凭欄舒病目側帽悠然見龍山風流想像桓孟

間平壘龍淵近無恙

謂鄭子尹

紹城老鶴飛不還韻事當

年空咄嗟搓斑無復擊夫叉

道光戊戌平樾峯太守九日登龍山用蘇集搓

斑韻作詩有龍山唱和集

何況謫仙去千載白田馬跡風捲沙今

古須臾一俯仰浮生萬事輕秋霞比山下接仙源口

我欲移家俗緣厚魏君胸中富邱壑生綃為仿南宮

舊

春林為子作桃源圖

座中促題意苦切老懶無心鬪詩筆支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十五

離勉索不成章奈此江山好風月他時看遍長安花

可憶湘山秋送別

播州喜晤莫五

雅有千秋契神交二十年湘川今把臂谷口舊隨肩

謂鄭子尹

馬齒慚余長龍身任爾全誰言相見晚風雨正

無邊

端陽同汪石橋

克憲

登碧雲峰

史勝書

字荻洲黔西人

看山我來播州城乘興欲到聽鶯亭逆旅兩日憩遊

足山靈促我開行滕碧雲峰高入天際翹首欲望撐

空青三十六步拾級上攢蘿援磴身自輕好風吹我

直上最高處但見白雲足底蓬蓬生扶筇且向峯頭  
坐俯瞰下界煙冥冥蒼茫直窮飛鳥際一山閣淡一  
山晴十萬人家歸足底大笑拍手踏空行山高疑有  
通仙路我欲騎鶴吹瑤笙手把芙蓉三十丈一派仙  
樂空中聽乘風度滄海濕衣仙雨零白雲滿懷袖天  
低可摘星不知人世有何物微覺四山搖動青蒼橫  
攜來謝眺驚人句把酒問天天莫驚

宿董村

朝發老軍關夜投董村宿偶為看山來風塵且僕僕  
乘興忘苦辛好景爭娛目天氣正清和雨過滋衆綠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十六

平疇遠風涼懷新有嘉秫茅舍村復村山花時繞屋  
中有百年人

金氏老九十餘歲

栽培留古木松柏轉蒼翠連

山盡修竹夕陽掛林端逆旅聊息足蛙鬧水之涯牛  
憩山之麓山蠶繭初割機聲雜夜讀淳樸儉且勤此  
地好風俗觀此心怡然吾生復何欲呼童煮酒來良  
友話衷曲開窗延清風遙山橫一角

董村道中

我行過董村董村好村落茅屋隱林際松陰覆屋角  
更有好新篁依依解粉箨不見幽人居但聞喧鳥雀  
一綫上炊煙驚起兩仙鶴翛然太古情羨彼幽棲樂

我家水西頭水竹環抱郭雖無大佳處山水差不惡  
有家不歸去空負此林壑

五月六日朱彩莊吳星垣邀同張白高汪石樵  
韓宣臣馮蓮溪劉仙培登謫仙樓

山中雜花亂生樹陣陣鶯聲啼不住白田壩上一峯  
橫道是謫仙舊遊處我來正及鶯啼時林花雜路交  
柯枝芳草如茵拂花坐紅日不上清風吹掃碑再讀  
聞鶯詩景物爭牽羈旅思一心拳拳繫君國平生忠  
愛知者誰蠻疆遠謫非其罪少陵憐之汾陽庇萬里  
關河匹馬行三月鶯花遷客淚一身遠到古播州四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十七

山猿啼鬼啾啾烏江小詩贈徐子清樽寂寞無唱酬  
孤臣遇赦忽歸去花鳥泣別路傍路詩卷長留天地  
間我輩心香持一炷振衣直上百尺樓深山氣候如  
初秋謫仙已去但陳迹錦袍明月徒悠悠我聞澈翁  
言攬古有深契江山管領要雄才風月主持須勝地  
原注澈翁師句千載寥寥來此客蠻江瘴雨皆生色前有青  
蓮後澈翁謂吳蘭雪也遂教此地為仙宅我耽遊戲愧仙  
才敢將姓字鐫詩碣暫來登眺骨已仙蓬蓬足底生  
雲煙金粟山前一狂醉跨鶴直上蓬萊巔

桃源洞

武陵桃花源空傳避秦處桃花洞口春漁郎再來誤  
柴桑本寓言荒唐了無據如何古播州乃有桃源路  
我為探竒來豈學避秦故繁花香醉人黃鸝語深樹  
巖空孕靈漿滴成石筍返仙人蟲鳥書古字半殘蠹  
剝鮮一讀之愴恍渺難悟洞中風漸寒洞口雲常護  
遙望會仙亭仙人或能遇

金粟嶺

我陟金粟嶺疑是再來路花鳥儷相識多情屢回顧  
前身金粟人此意了可悟山靈揖我來為索驚人句

會仙亭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十八

我來會仙亭渺無仙可會石上話三生空傳古靈異  
鳥啼山風冷日落山骨青翠微最深處疑有謫仙靈  
隱約手招我精神為送迎到此仙乎仙何必仙可遇  
酌酒帶餘醺覓我來時路

秋鐙畫菽  
圖詩鈔

開戴家溝感興次談震溪承標巡檢韻

溫綸沛

字雨農桐  
梓官訓導

逐歲愁聽澤雁鳴夜來風雨夢魂驚蠶空止藉羣公

重袖手剛餘一个輕

沛自去冬  
因病辭工

大業何須經我樹安

瀾豈獨遂吾生休疑懶惰貪行樂教子耕田各有情

遊雙泉寺

王

惠

蘭上會  
稽人

古寺藏何處山深引領望雲封千樹密磬滿一聲長  
佛髻惟峰翠僧衣滿菊黃恍逢竹院裏相與話滄桑  
湘川夜月

夜汲清湘月滿瓢無聲天籟正刁刁潭心靜印愁衝  
浪弓勢高懸欲射潮田園灌溉十三里風景依稀廿  
四橋不羨玉人簫韻好借光紅女繭絲饒

雙泉曉鐘

寺門雙抱古清泉向曙蒲牢響逼天百八聲殘初出  
定三千界濶遠街煙客樓夢醒黑牯裏別院雛驚青  
豆煎茶板粥魚相繼起還從暮鼓破塵緣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十九

樾峯聞鄭子尹秋捷喜而有作次韻

廣文秋捷喜芳鄰老屬龍頭定是真其奈圖窮見名  
將要知山外有餘人子尹居殿纔鳴鹿野無嫌晚佗聽鶯  
聲已在春自笑生平多齟齬龍鍾席帽尚隨身

謫仙樓

洞口桃花落又開洞邊空有舊池臺黃鸝仍對曉風  
語能望謫仙人再來竹裏詩存

石頭山晚眺

黎愷字子元遵義官訓導

拂袖風煙冷登臨感慨長草枯山石瘦稻穫野田香  
萬樹攢秋色千峰戀夕陽苔封香火院古佛歎淒涼

閩重九復偕子尹甥伯庸姪登石頭山飲普同  
塔下用東坡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句分韻  
拈得三字

遊興不引引之乃莫既昨日計今日佳節希益貴  
人事又不常興到知踐未果然懷所適鬼窟庸足畏  
老衲不了事留此究何謂席地擇平潔尊酒足想慰  
長笑陸大夫空耗飲食費

塔為丈  
雪所建

仍我甥與姪來成今日遊隨意一壺酒坐立高岡頭  
草枯石露脊樹老風蕭颺矯頸望寥空孤雲去悠悠  
漫漫東逝水日夕無停流當杯不極興古人誰千秋  
擺盪滄海胸聊復樂斯邱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二十

重陽市一月氣候猶非冬紅樹度飛鳥黃花亂游蜂  
銜觴會茲地醉老留遺蹤我非清淨身學佛意頗慵  
緬維尹氏賢道屹西南宗欲副瓣香心舍旃誰適從  
潮也會吾意粉壁拂塵封淋漓潑醉墨鬱鬱盤雙松  
是日子尹畫  
寺壁甚奇壯

在灣夏暝

鄭珍

字子尹  
遵義

窗光落晚翠庭氣靄涼陰靜數門前樹歸來沙際禽  
世途殊冷暖人事信升沉清淨西林月明明照此心  
九日登龍山和樾峯用坡公次蘇伯固袁公濟



兩九日詩韻

萬田收盡識時和岸憤憑虛出薜蘿碧玉簪平諸髻  
跪黃金橘瘦亂雲搓關心歲月銷磨易到眼河山感  
慨多舊日狼羆今召杜倚天搔首一長歌

漠漠長雲去鳥聞愁將佳節負爛斑不持菊下一盃  
酒數盡郭東無限山嬌女定顰萸蕊外故人知醉竹  
溪間親春老孟能相對輸與鬢翁斷往還

樾峯次前韻以郡志稿重屬仍和道懷

孫作銅羹待絮和高郵脩補費牽蘿舊志明萬曆壬子郡守與國孫

敏政創纂國朝康熙乙丑圖昏樂得神君洗麻亂愁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四藝文三詩二十一

教瞽女搓善後事宜終莫備李化龍平播善後疏末闕一條識箴名

宿况無多前輩陳公懷仁號識天荒文獻堪愁絕空

負黃雞白日歌

窮年倚撫不閒閒漫詛蓑衣與畫斑郡有蓑衣虎山水豹見居易錄

地賴桑經求鰓部水須班志定狼山游心上下職方

氏搔首西南天地閒寄語邦人莫金玉懷鉛相待餽

芻還

寒食游桃源洞至湘山寺醉歌

桃源洞旁滿桃花春風吹嘶犁肩駟簫聲引入綠深

處桃花泥人且須住太白高樓鶯亂鳴太白何年此

聽鶯一世餐霞弄雲海飄零綠枝隨風銜引盃到口  
戒遲緩已覺落花多幾瓣有酒莫澆黃面兒有錢莫  
繡阿羅漢生前自苦皺兩眉此人死後徒呻歎君不  
見繞郭重重萬土饅頭柱人脚脚柱肩兒孫即醉一  
樽酒欲視無光語無口百年手足得自如不解運動  
已太愚手可以提酒一壺足可以向花林趨好山好  
日不用一錢買送到眼中皆畫圖天公辦此亦費力  
無人消受真成虛洞天福地孤老之院耳幾人雞犬  
同妻奴鸚鵡鸕鷀看將夕更銜一盃來侑吾一盃一  
盃吾不識湘山之路矣青巖白鹿歸來乎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二十二

聞八月初六日桐梓九壩賊入據其城 甲寅

賊期間遠近邑宰坐睢盱乃以一中縣取之三百徒

殘明何足假 賊假密光 後為名 么麼爾真愚垂老驚奇變哀

時祇痛呼

聞九月二十八日韓南溪 超 別駕督練卒百人

攻雷臺斫柵深入以官兵不助失賊魁而返

百夫著翅上雷山慙愧諸侯壁上觀肯助使君犀角

隊定懸么醜鹿皮冠紛紛紙背談三畧落落軍中有

一韓且饗椎牛休快卒勤王終恃寸心丹

望捷行 甲寅九月

郡城西望殺氣紫礮聲隱震八十里昨日殺賊已數千烏合雖多那足死若曹可笑不自量作農猶惰乃欲王獷眼強精會決盡聚而殲旃天所憤

### 禹門哀

禹門寺內排桁楊彼何人斯坐齋堂舉人秀才附耳語捐戶捉至如牽羊喝爾當捐若干石火速折送親注籍叩頭乞減語未終擗背答罵已流血十五五銀鏘聯限爾納畢縱爾旋守佛悲號佛無說金剛弩睛菩薩憐君不見前年此寺亦勸捐樂安一里銀九千當時謂我備賊禍賊來用之否還我去矣賊入燒

諸村村人自結葫蘆軍向者金錢落誰手何曾此日露毫分連日裹糧自為戰戰捷功賞皆他人自從去冬來賊退事防守一家起一人輪直諸隘口團頭團總皆豪紳不捨升勺科團民出防又遣自供食不知底用誰敢云六月賊仍寇吾里倒村殺賊各攜米可憐十九無粒粟懷中旋摘新包穀時時猶聞催軍需速送城中總捐局即令賊走湄龍間官吏耽耽來抑捐國帑虛時固宜爾豈必樂安方有錢不論家有無十戶養一練納穀官雇之一舉滅賊燭豪紳共贊官能兵速輸爾輸觀太平家家竭作始如此不謂一練

當十丁今年差喜歲不惡嗷嗷待收免溝壑賊來掠  
去官來捐所有終為他人獲噫吁噫吾聞湄潭諸縣  
賊初至任民拒賊賊亦畏後來搜括民不堪力盡心  
離乃羣潰利害在民非在官有廬墓者將無然割肉  
愈瘡豈不願但恐此捐仍舊年

### 僧尼哀

僧尼皇皇不得休暮叩團總朝團頭借問爾曹何為  
者答言昨日新令下詔書令核常住田一僧三斛養  
一年餘谷盡輸作官用官為護法調其間但過十石  
十抽五常平縣倉待填補令條誰抗况僧徒格外寬  
仁倚團主不求報冊中產未及十石但求畧減半賊  
謝非所惜噫吁噫朝廷未聞有此旨縱有亦行樂安  
里爾曹平時飽欲死固應香飯供國侍但惜官之所  
獲能幾何猫翻甌盞狗飶多

### 抽釐哀

東門牛截角西門來便著南門生吃人北門大張橐  
官格高懸字如掌物物抽釐助軍餉不論儻紉十取  
一大賈盛商斷來往一叟檐菜茹一叟負樵蘇一嫗  
提雞子一兒攜鯉魚東行西行總抽取未及賣時已  
空手主者烹魚還淪雞坐着老弱街心啼噫吁噫賢

東布者不能得一匹贏售鬻鹽者亦不得贏升釐  
金大抵恃商販欲入閉門焉可行村民租誅利有幾  
何況十錢主簿先奉己縱得上供已微矣乃忍餉爾  
餓豺以赤子害等邱山利如米嗚呼貴率括率有時  
可暫為盍使桑兒一再心計之

### 南鄉哀

提軍駐省科軍糧縣令鼓行下南鄉兩營虎賁二千  
士迫脅富民莫搖指計口留穀餘助官計資納金三  
日完汝敢我違發爾屋汝敢我叛滅爾族旬日坐致  
銀五萬秤計釵鎖斗量釧嗚呼南鄉之民苦訴天提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四藝文三詩二十五

軍但聞得七千

### 經死哀

虎卒未去虎隸來催納捐欠聲如雷雷聲不住哭聲  
起走報其翁已經死長官切齒目怒瞋吾不要命只  
要銀若圖作鬼即寬減恐此一縣無生人促呼捉子  
來且與杖一百陷又不義罪何極欲解父懸速足陌  
嗚呼北城賣屋蟲出戶西城又報縊三五

### 紳刑哀

文紳繫牢髮一尺武紳坐獄面深墨此虜守財勝鐵  
牛明日請看死豬愁問爾得何罪止爾無錢亦無罪

問爾何深讐止爾送錢亦無讐雞飛狗上屋田宅賣  
不足搜盡小兒衣無人買誥軸嗚呼白金入手鐵籠  
開未至一日出者埋

### 移民哀

樂安上流六十里避賊移民去如蟻經巢一叟攜老  
妻亦雜其間溯江水人多徑窄時不通十步徐行九  
步止嗚呼樂安戶口能幾何一路且然想空矣若賊  
初來侵我疆但集此路幾里之逃眊縱不殄除亦驅  
出何至乃爾誰實貽之殃傷心哉鄭令推去樊守來  
茸裘當門揖且開團局奴趨楊總縮令守父事田欽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二十六

差外邊賊日規我肉內間只解抽釐穀樂安民窮歲  
禦賊偏又今年旱乾獨有者全輸煬火糧無者苦抱  
銀鐺哭山團既破潰壩團羅擊碎督禦自攜糧百呼  
無一至守土經旬如未聞局司團長皆潛奔百里連  
山賊紛下顧此散眾安能軍噫吁噫樂安殺賊素有  
名遵義所恃為長城前年賊及禹門山斫賊如瓜不  
聞聲秦營楊營費鉅萬半歲不聞出一兵去秋樂安  
三百丁一日龍水破九營不因秦令阻越境那許堊  
山遺孽萌一誤復再誤春來賊饑不可度草根食盡  
食人肉大疫復行尸滿谷樂安策期誓滅賊更莫放

令及秋熟不費官家半錢及粒米亦不望論功告身  
一張紙但求不科擯舉罪使眾安眠事耘耔老夫當  
時生熱腸萬言指畫言之詳豈知殺賊必官練謔謔  
反笑余風狂到今樂安一片賊令守受替方屏當歎  
息徒令百姓苦君門天高奈何許北風吹日江水寒  
女毀兒顛號滿路嗚呼萬家逃去將安歸但活一朝  
父子忍死莫相離

巢經巢詩  
鈔及遺詩

### 題荻洲播州遊草後

戴栗珍

字禾莊  
黔西

我讀太白馬上聞鶯詩筆如晴空百丈裊遊絲想見  
錦袍明月偏舟去一時蠻女爭繡聽鶯詞又讀澈翁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二十七

謂吳蘭雪謫仙樓上歌勢如龍門奔浪下黃河魚龍百怪  
萬狀繞指見頃刻怒雷激浪爭盪磨二公天生仙才  
不可及同此夢花五色一枝筆百千餘載前後共來  
遊應似雪裡飛鴻留爪跡我與史六未到夜郎江竊  
幸共登澈翁之講堂為言會仙亭畔好風景殘碑斷  
句時猶發古香我聞此語欲遊不可得史六遊興勃  
勃竟先發飄然一笑直渡烏江水嬌花帝鳥一路迎  
狂客手把芙蓉先上碧峰頭高歌一曲猿鶴啼清秋  
謫仙身隔雲屏拍手笑此子豪氣果然隘九州再入  
桃源初啗胡麻飯詩碑亭畔欲埽新碑斷醉筆揮動

頤使山嶽搖狂向飛來亂裡風雲變飽餐山川奇秀  
當調饑猿啼鶴唳攀留不放來袖中示我新詩本行  
間字裡猶挾仙靈飛

聽雨詩  
屋詩稿

湘川上呈山長王夢湘明觀察

莫友芝

字子愚  
獨山人

西風滿意晴吹我赤藤行野徑將花轉村籬就竹成  
樹搏溪日影雲逗石泉聲為問王摩詰清遊似孟城

撞音鑼行

衝鑼行

撞鑼打鼓客滿堂怪畫猙猛搖燭光病豎橫行要神  
治老巫狎神解神意彎彎叫徹陰風來紙錢索颺靈  
旗開左持巫童右巫女俚曲千番互吞吐髻鬟屈足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二十八

往復徊酣神一杯復一杯椒檀氣氲燭花紫神媪神  
公盡歡喜主人拜起如桔槔從心順玦非輕拋茅君  
更進一杯酒沉疴付爾陰山後東鄰昨日疴病新割  
羊殺豕吾巫神西鄰無錢疫未瘥要喚神巫捉雞賣  
神靈不靈巫口生玦吉不吉巫手成前巫出門病不  
利後巫鋒鋒舞陽戲

青蛇固

懸固塞東崦出若自天下回尋石級望欲度似無罅  
洪江走其跟峽石亂鋒射危橋著鋒顛股栗過先怕  
播州數險要烏婁南北跨欲固東西藩置守此其亞



緬懷偏橋師三困收叱咤

謂長坎瑪瑙保子並在青蛇東

仰攻還笑

利購死出奇詐礮聲轟萬背腹裏始惶嚇海龍共乘

勝一炬掃中夜當時東路功豈讓吳劉霸祇令承平

文武備安弛罷區區山縣地矧已遍耕稼守官無久

任能到事尤乍暫在得安居備禦反增詫徒令殘壘

痕迂生過嗟訝

### 登碧雲峰二首

孤峯削起青蓮蒼疊嶂周圍碧玉環八道旌旗殘壁壘百年亭榭管雲山平時不尚鷹鷂擊斗絕終虞虎豹頑見說井狼搖禮國側身南望益愁顏

續遵

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二十九

峰頭靈氣能為雨一月風吹更不興望裡極天乾索索晚來孤日燄騰騰備荒倉庾愁將特值閏官私計且增辛苦清齋賢守令肯燒猴尾問峻嶒

自青田沿溪過在灣椽村呈柏容子尹兼似丁

吉哉元勳

東里谿山喜深窅夙約隣居事幽討四年何止百回來每有經過俱草草辛勤良友助新阡封樹粗完直蒯了閉門三月養餘生人事不營還意槁邇來漸欲趁蕭散幾費期招當及早意中甯許過黃花到已丹楓寂如埽青田山廬厭枯坐乘興沿流踏清曉雲清

轉益山態嬌錯落松雲飛羽葆經巢甥舅松東西歲

晚適逢公事少丁生遠在溪上源一杖翩然落松杪

桐枝玉蘭白杲杲忽下平沙化漚鳥石斑藤酒真及

時賸喜未被梅花惱似令良并算有幾眼前聚散矧

難保子尹明春當有校官之行徑須一步一傾杯十里溪山千崦

倒昔遊如夢久不省溪翁尚說方舟巧拍手兒童渾

長大停橈沙激難徵考當時豪翰各少年今對攢眉

俱醜老古來抱才要用處暗裏連城誰見寶區區石

縫蟻叩頭苦逼長吟湊新稿柏容索詩甚急韓蘇李杜固千

秋詩縱能佳終命好君不見柳州突出盤螺小牛山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四藝文三詩三十

屈曲清波繞稍添樓觀觀煙花何異雙尖插蓬島可

憐無辜落窮荒指似漁樵頭不掉

圍城九日甲寅

城上風光無限愁但看千堞坐貔貅軍單仍怕函門

出賊益幾如落葉稠十日元戎期不至萬家懸釜漸

無謀名園竹樹樵薪盡白酒黃花何暇求

賊退口號

火光百道射崔巍賊壘連山次第摧不是烏衣飛虎

隊爭教一夕掃雷臺

紛紛賊旆盡空杠逸出樊籠氣未降寄語多同休自

大少遷令已渡延江

旄頭昨夜落前營三窟休誇狡兔成阻隘自憑千健  
將殲渠終藉一書生

旄旗滿路菜花明萬隴千村接笑聲洗盡甲兵乘好  
雨盡銷鋒鏖事春耕

追奔轉戰疾於飛七部能羆大合圍南夷一鼓平劉  
冑早晚封侯屬翟威

歌崖負水插曾雲鳥聚猿攀尚作群帶箭跳鋒忽分  
散始知天上下將軍

詠鄉里端午故事四首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三十一

雄黃酒

雄晶煜煜照荷囊盾入蒲尊亂鬱香一樣青紅兒女  
節額黃添得晚來妝

粉蒸肉

聞道三閭祭脯空故教蒸粉誤魚龍不知稻粉荷衣  
製可抵花絲棟葉封

佩胡孫

五色斑斕小沐猴翠髮花襟配嬉遊無端走上隣翁  
背到處逢人笑不休

遊百病

綵絲花扇葛衣輕百病消除鬪此行摘得滿懷新樣  
草晚風吹落賭籌聲

寄鄭子尹

黃彭年

字子壽  
貴筑人

一官羈絆纔拋去又荷書囊出播州大府求賢頻問  
訊先生出處合深籌莫悲遲暮逢兵燹贏得清閒容  
白頭仕隱於吾兩無分友朋慙愧是茲遊

有感

田溥

雪樵綏  
陽貢生

憤極幾成病哀多不忍言高枝棲百舌險道泣孤猿  
屢視床頭劍頻傾座上尊炎涼從古事獨坐黯銷魂

秋日偶成

李鼎榮

春暉開州人  
遵義教授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三十二

义了老樹遠村微一片殘霞斷雁飛記得去年相水  
濶白蘋花老鯉魚肥

五英岡阡

莫庭芝

芷升獨  
山州人

朝上五英岡暮下五英岡去城六七里屈曲如堂防  
我母有幽宅巍巍塞其亢結構出天造不假人力襄  
哀哀辛壬間天割未降殃父没方畢殯母病復在床  
殯宮要留守歲杪淹東鄉兄弟侍湯藥惟予失親嘗  
病亟我始歸夕至晨已亡入門欲呼母却見棺在堂  
心知已不及有淚空滂滂痛哉送命時遂已訣阿娘  
弟妹哭告我欲言聲不揚口口念能兒屬續猶未忘

痛中聞此語愈使摧肝腸終古平岡上躑躅空哀傷

青田山廬詩草

### 過夜郎驛

余雲煥鳳笙湖南人

荒寒一片月來照夜郎城底事猶為客窮年未罷兵  
斷榛尋古戍芳甸廢春耕夢落蠻雲裡高吟太白驚

### 夜郎驛弔太白

征車又到夜郎天無恙青山在眼前底事才人甘放  
廢開元時世太平年

文章萬丈見光芒小製清平調亦強遊戲人寰應偶  
爾中興事業屬汾陽

續導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三十三

錦袍玉帶清狂客絕徼窮邊圯廢城想像吟魂猶未

散荒墟酌酒弔先生

白雨湖莊詩鈔

### 山蠶行

黎兆勳伯庸遵義

蜀人愛家絲不及山絲緊而長豎人重春絲不若秋  
絲柔而光贈君一疋五丈絹齊紈魯縞差較強我識  
山絲宜瘠土瘠而能富民爭取勸君樹榭莫樹桑蠶  
坡正疊祈蠶鼓

### 九月十七夜東溪放船過禹門山

波光亂颭影不定明月已上青林端我行獨愛暮山  
迴與客放艇虛明間長河低昂碧波近眾星錯落蒼

龍蟠此時原野半明滅山根一抹炊煙殘琴洲門首

洲東畔暫停權風露滿身人影寒仰視月輪貼虛碧

水天上下雙玉盤溪山人物兩清潔祇有石瀨鳴風

湍鳥更漁火夜還夜雲碓松門灣復灣乃知人世有

仙境亦須卜築臨江干呼吸寒光盪心魄此中正少

閒人閒憶昨江頭醉重九野煙漠漠浮波瀾渡江巖

嶂一揮手力與猿狖窮追攀木葉四山綠未脫但見

積翠迷峰巒歸來幽思鬱難洩新詩欲吐心暗慳今

夕何夕客當醉扁舟拍拍輕往還驪龍吐珠水仙笑

野鶴橫江霜影乾我疑漢陂赤壁之遊景若是恨無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三十四

詩老同清歡迴舟復掠雲際寺清詠豈惜留禪關

聞遵義賊氛太劇排悶

國家兵事我何知獨向鄉闈哭亂離彷彿大陵尸氣

白夜捫井鬼慘參旗

聞道羅浮葛稚川全家避難入蠻煙神仙也苦兵戈

剗抱朴空成內外篇

春日過禹門禪院

迴谿抱孤光娟娟挂風磴言尋高僧廬瑩瑩入山徑

時當春氣微野梅香已孕苔凍啄寒泣老鶴饑獨醒

樹根帶殘雪石角落孤磬叩闕訪層臺憑高豁清聽

心知道場山地以幽寂勝僅可娛野人不堪接駭乘  
胡為漸塵土雜鋪奴隸脛騶從來長官飯香溢僧甌  
吾生事幽獨所往無一定人去我則來樓虛客當凭  
尚愛西山月清光發新塋十載名三懷道心實堪證  
君看水石奇所樂有餘興但苦接塵跡此堂亦難稱  
茅廬儻可結似有奇癖贖

冬夜葑煙亭上

日入池南梅樹枝粉墨色映黃玻璃凍吟老生喜孤  
往卻有明月將我隨半規暈碧出松嶺一星盪黑明  
茅茨清光東南露一角稍稍梅影相參差空山無月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三十五

百憂結造物笑人成老癡豈與寒蟾共呼吸母乃翠  
羽堪娛嬉亭中春風竟先至深夜細取霏香吹暗吹  
桃李錦心豔凋盡美人霜鬢絲白石蒼苔問行跡故  
山何物能我遺獨倚繁花望天末凍呼瘦鶴同支持  
西林殘雪入新詠莫待月落參橫時

菱角堰紀異

楊華本

兩間不經事奇異難遽測靜坐長苦思此理終未得  
堰裡蓮花生不問栽與植數載一發秀十年遂隱匿  
大旱池枯裂根荻久殘賊忽爾又滋榮蓓蕾仍挺特  
荒野可傳述於邑何無色耳聞亦目見池近我家此

作記紀靈竒恨鮮曠觀識安得遠流傳願資名士力

### 鹿山堂有感

蕭光遠

吉堂遵義舉人

昔予鹿山居時時得佳興朝挹山中泉夕步山下徑  
開軒見社瑩連屋呼族姓今室城東坊頗乖麋鹿性  
取山顏此堂豈惟我宅鎮室淺山自深地器山自靜

更偕祖墓圖

家譜有鹿山祖墓圖

觸目生愛敬咸嘆先人廬遭

亂遽灰燼安能移此堂八葉交輝映

鹿山下老屋有康熙年間八葉

宗傳廬甲寅之亂歸然獨存

### 謫仙樓懷古

石級直上東山頭昔人此標謫仙樓附會白田誇韻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三十六

事聽鶯遺句鑄巖幽我思岷峨蓄靈秀數千百載生  
李侯卿雲淵昂代間出粹識汾陽尤巨眸開元天子  
愛仙才降迎如見園綺來草答番書不停綴揮使力  
士如僕臺詩酒自穢亦自保避亂讀書非草草汗磷  
迫脅事偶然當年惜不見幾早文章光燄騰萬丈差  
肩止許杜陵老象耳匡廬迹久荒餘輝猶照古夜郎  
桃源仙洞隔塵俗此境髮髯清蓮鄉安得竹溪邀六  
逸登樓同醉玉浮梁

### 宿天坐山

時因督團攻海龍壘住此

冒雨登高阜禪堂已二更破殘古廟貌零落舊書生



戊子己丑庚寅投徒於此佛力難逃劫僧徒頗習兵新招徒涓潭人舊充蔣軍  
尚隊亂中眠睡少歌枕已天明

邑侯于伯英東鄉平賊喜而有作

嗟嗟我黔志羣盜相連鈞不有出羣材安能壯遠猷  
奕奕襄勤後世伐付我侯既諳治縣譜更熟兵家流  
開歲月初三雪夜奔新舟遂成破竹勢何異入蔡謀  
新舊累萬賊秘算擒其酋氣吞數十營虎穴恣所遊  
羽書報肅清大吏驚且誦却思黔蜀地遵郡為咽喉  
不堪黃白號長擾東南陬兵翫固常勝病加緣小瘳  
更望黑稍公督師早踰溝羣虎皆雄才張小臯師敬吳虎臣元彪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四藝文三詩二十七

能用冉子矛師之荆湄甕一鼓奇功收滅虜靖此方  
看公鹿挾輶

董公寺別儀軒却同子尹步雪至所寓宦氏山房醉歸

帽脰望行人雪花霑我衣飄泊干戈際鄭老亦忘歸  
避亂同此村邀我步山蹊喜見屋邊梅衝寒花滿枝  
旅寓雖非家老屋足幽棲羨君癖嗜古羅商縣秦碑  
家學付兒孫繞膝情依依為憐行者苦轉覺居者嬉  
醉歸過孺軒室邇人何之鄭李光時論長吟老杜詩

鹿山草

堂詩鈔

中秋步月至紅花岡

李蹇臣

儀軒  
遵義

平時愛月不愛眠何況中秋月皎尤團圓安能局居  
在城市與俗說餅相周旋過呼蕭二與莫五遊翫須  
陟山之巔步出城南不二里一岡斗絕長蜿蜒二子  
志氣本豪舉寒衣直上凌雲煙惟我久病之餘稍平  
復趨赴乃得相差肩列坐平岡各放眼長空浩浩茫  
無邊蒼龍韜光角尾沒但見一枚玉鏡懸中天憶昔  
此岡曾結陣殺氣干霄凌斗躔此時月亦少光彩望  
者那免愁懷牽今夜之月猶昔月舉頭祇覺光娟娟  
痛飲快傾霄漢露狂歌大叫白兔仙頽然攜手問來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三十八

徑月光人影隨蹠躑噫吁嘻明月萬萬古中秋年復  
年此岡與之同不朽登臨胡未聞前賢深夜歸來興  
不淺相邀更賦明月篇

九日龍山登高

重陽聯詠十年來此日登臨又一回脚力漸衰行躑  
躅山形依舊勢崔嵬干戈擾攘憂時淚井里蕭條浩  
劫灰遊興未闌餘感觸斜陽欲下重徘徊

守拙齋  
詩鈔

禹門寺

馮桂堂

子玉遵  
義

夙聞禹門寺第一清淨土雪翁此卓錫雙桂植仙宇

黎魯新孝廉有  
禹門寺雙桂歌

一朝騎驢背六景詩囊

文雪曾詠  
禹門六景

飄飄向欲仙散花步天女曖曖遠行村煙村皎皎沙際

浦湖溪響滌煩襟汀聲太音希終古牧笛山頭佛頂圓石頭

山江橋作砥柱平遠橋侵曉聞洪鐘薄莫聽漁鼓巖腹

雜花開拈來笑欲語此中有騷人二妙結儔侶謂鄭子尹

黎魯新唱酬山水間大筆如燕許昔為選佛場今為堅

壁所捍衛自有方兵法本孫武黎介亭諸君禦賊年餘未嘗小挫可謂知

者何日靖烽煙買山築別墅

### 喜禹門寨圍解

播州數百寨百中無一存破降行已盡東方獨禹門

相持四五載妖氛勝此番圍困數十日城守戒晨昏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三十九

擊賊無虛日日常屠數殲援兵一朝至夾擊旋解紛

就中仗二子誠可謂能軍一方得數寨野狗敢亂狺

賢才殊難得珍重二黎君山斧庵詩鈔

### 渡烏江

張曰崙曉峯遵義知府

三月桃花春漲起遊龍噴薄烏江水放權中流顛復

顛拍天怒浪高如屺一舟貴賤同安危都付招招數

舟子須臾泊岸登陸行高山又復歌仰止羊腸一線

出青霄曲折盤旋如磨蟻僕夫步步喘息聲直到山

頭顙盡泚山頭落日塞雲黃馬首蠻煙暮林紫回頭

下視波光流一片雪花飛眼底上有老君關最高下

有烏江水絕駛年來世路大崎嶇當道豺狼更如市  
縱橫草莽殺人多屍骨纍纍何忍視傷哉道旁橫死  
人那知姓氏與居里男兒雖云志四方到此壯心誰  
不已世間豈獨蜀道難黔道之難亦如此人生何自  
苦乃爾豈非利名之所使

吳元彪據七星營叛聞警作此

年來盜寇太縱橫春到邊疆草不生猛虎又成騎背  
勢哀鴻長作斷腸聲一官忍悖君臣義同室偏操子  
弟兵願得剖心能向化單車應造七星營

綏陽告變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四十

一騎紅塵滾滾來乘風為報羽書催叩枚間道探城  
鼠飛檄當關響地雷自苦心機連日盡應知血戰幾  
時開披肝好諭吳元濟畢竟違天亦殺才

拉夫行

瘡痍未復腹不飽清晨出門吹欲倒謀生不得稻粱  
歸忽遇豺狼當大道拔刀怒目驅之行今日大兵方  
遠征爾輩應作犬馬走壓肩行李猶嫌輕鄉民伏地  
放聲哭待死殘息委草木嗷嗷數口不足惜病骨安  
能任行役兵人咆哮刀光起風馳電掣數十里可憐  
一路鷓鴣啼無限鄉民馬前死吁嗟乎缺中鼠竄豺

狼多出門又遇兵人過天寬地濶無避處民兮民兮  
將奈何

來青閣落成重九日偕同官宴集

氣運擴山川樓高北斗懸景非同結綺圖敢望凌煙  
捲雨飛雲地歌風弄月天桃源長在望把酒會神仙

其二

一覽衆山秋開窗豁遠眸規模前輩立風景後人收  
讓我成高卧憑誰作狀遊楚天何處是飛雁過樓頭

龍溪草堂詩鈔

食羅鬼菜 並序

倪本毅 復山開泰官訓導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四十一

爾 葉似銀胡氣味亦如之或云即其種也搗爛和以  
米汁頗適於口開邑筭厥而外此亦一時蔬焉但  
名稍不雅卉圃無可考者想居人以地產呼之云

脫粟隨緣分藜藿紛縱橫多年窮牙齒磨礪更老成  
春風起天末草木揚新英早韭未登盤羅鬼已入城  
清晨門生致細搗手自烹絕勝諸葛菜何異東坡羹  
命名雖不馴氣味殊芬清辟彼古賢士往往被惡聲  
裘馬貴公子羶腥過一生縱然語滋味徒有屬餒情

惜春園 憶餘集

渡江

阮朝璉

王亭仁  
懷拔貢

策馬臨江岸呼舟蘆荻間  
片帆趨虎渡初日見龍山  
客子去鄉遠耕人攜篠閒  
杷門外路辛苦歎征顏

輯桐梓耆舊詩畧漫題

趙

旭

曉峯  
桐梓

夜郎文獻委蓬蒿次第搜  
羅敢憚勞守素夙耽人物  
志鍾離最愛土風操九原  
可作交應密一語能傳死  
亦豪悵望楓林青映月魂  
歸聽我誦聲高

納糧叟

晨過縣門前有叟形可憐  
手持串票肩荷錢向人欲  
語先涕漣家有薄田二十  
畝年年納糧按戶口昔時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四十二

火耗有定程官不累民民  
恐後自從乙未議加徵日  
復一日隆隆升年年水患  
不緩征一季薄收科派興  
小民雖至貧誰不知愛君  
小民雖至貪誰不知畏官  
果然倍取以供上挖肉補  
瘡亦允當外有吏胥收銀  
猛如虎內有僣從收穀賤  
如土親投守候既無期代  
納挪移終受侮可惜千難  
萬苦時長官身不為糧戶  
田愈薄累愈多令若此後  
奈何老叟言甫畢我為殷  
勤說但當安卑賤何須苦  
分別假如陽城為債帥敢  
道催科力本拙又如宓子  
用私人心雖惠愛肘亦掣  
叟兮勿垂涕此邦尚少他  
邦樊正安仁懷告加糧似

聞其人皆死亡

重九日登後山 古名榮德山

唐之榮德縣實以此山名書缺迷興廢唐史不著榮德建置惟見

通典及全唐文途衝歷戰爭路從雲外入水不地中行今歲

吾儕幸秋原百穀成

自板橋至忠莊鋪遞遭兵燹

兵早下桐梓九霸賊尚微一鼓可以擒餘黨無所歸

兵早據婁關間道同指揮關左響水堡拒小水田各路關右榛樹了拒毛壩各

路賊勢縱猖獗安能著翅飛奈何典兵者動輒多乖

違侵冒強新募奮勇固已稀焚屋首先逃庸懦甘失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四十三

機八月十六日板橋戰敗堂堂大播州坐受四月圍

沿途無守賊遂長趨使非蜀兵來愈覺損國威我行經郡城憶昨徒嗟歎

市廛變焦土人地都已非元氣豈易復所賴知民依

願借賢守令久治留清微

避水

避水如避兵見即受荼毒避水如避債循蹤肆追逐

陽侯何迫人萬家陷江濱自我居城市遭患不一足

今年夏五月壬子值十六連日大雷雨天地若翻覆

濁浪滂山來較之奔馬速俄而過女牆倏焉漫山麓

逃命雞犬竄踏波婦孺哭我急挈妻小濕衣儼出谷

賴得賢廣文東頭分學塾

初遷劉成九先生學署

泛濫乃未已

人多頗局促南鄉有敝廬盡歸我邦族

再遷龐家灣

扁舟

辭城頭荒涼驚滿目回環數十里汪洋一片綠紛紛

避災民饑餒形瑟縮露處既寒濕日中又蒸溽縱不

填溝壑何由謀事畜沿途方感喟吾廬已遙矚舍舟

度阡陌入門共慶祝微倖脫苦海豈敢厭邦俗夜來

坐月明痛定痛更篤慨念桐梓縣建置本危感一城

裏群嶂水苦無歸宿地勢實使然天心固非酷往者

壽國山有穴已鑿劊移開戴家溝萬金擲空谷繼開

方家洞亦枉具畚揭人和得地利早享安瀾福機會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四十四

一以失悔恨遂莫贖焉能有力家前功共思復競解

杖頭錢或助困中粟誓割山石平永免泥塗辱不見

愚公愚子孫謀慮孰精誠感天帝頓為移王屋袖手

委氣數諸君頗庸鹿非無熱腸者卑賤得約束斯事

關重大倡義賴民牧救災不揣本徒賑撫卹粥禹稷

彼何人饑溺縈心曲

紀亂

黎兆祺

叔吉遵義

飛騰山賊果何來慟惜思涓蘊禍胎弭亂已無廉頗

將安邊誰是祖生才坐觀成敗非長策目擊凋殘信

可哀加賦議降徒擾擾即今城郭半蒿萊



莽莽平原戰骨新眼前何處不荆榛  
深愁盜賊宵攻寨忍見豺狼書攫入  
處處聯團屯要隘朝朝挽粟督窮民  
細思千載興亡事目斷河山獨愴神

請兵籌餉計紛紛誰挽天河洗寇氛  
狂賊未除悲浩劫孤城已破黯愁雲  
迎降寨寨伸前命收復年年壅上聞  
却笑夜郎空自大燎原勢起盜成羣

漠漠秋蕪望欲迷烽煙繚亂陣雲低  
江湖滿地秋笳慘風雨空山鬼母啼  
一自殘兵拋甲帳更無健婦把鋤犁  
連朝又報孤城失賊騎紛紛徧水西

養癰貽患古今同極目河山感慨中  
玩寇只緣姑息政籌邊誰建廓清功  
勝衰有數天難挽成敗何論局未終  
試上高樓望西北一條殺氣尚纏空

已無廉吏撫凋殘况復征苗啟禍端  
苛察淵魚應見血捕搜田產盡歸官  
守箴漫說勤兼慎執法何曾猛濟寬  
始信治安非易事蒞民容易治民難

擾擾乾坤戰伐場艱難歷盡髮成霜  
餘生自分填溝壑垂老何堪食糝糠  
易水歌殘空寫怨原鴉影散總堪傷  
行經舊日閒吟處花落無聲弔夕陽

書堂舊是倚煙村芳草萋萋帶雨痕  
忽見蓬蒿生滿徑却教孤兔占荒園  
春歸庭院花成雪日落溪山盡

掩門曾是昔時觴詠地空留孤月照黃昏

息飲山房詩鈔

暮春十日偕同人游桃源洞登謫仙樓徧歷諸勝而歸

黎庶燾

謫仙樓前芳樹圍桃源洞口春鶯飛欵門畫喜綠陰靜別碣朝看蒼蘚肥野泚舒舒添碧漲山城靄靄貼清輝青鞋布襪閒遊徧手把斜陽繞郭歸

秋晴出郭渡湘川尋龍山寺得詩二首

霜氣昨宵肅瑟瑟秋林乾沿途望蔬圃老草棲黃圃初陽出不高山霧漸以殘谿光淡如沫煙草馨於蘭客行引佳興健步沿澗干茆茨四五家竹色護蒼寒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四十六

低吟有真賞欲去仍盤桓

谿徑蟠如蛇隨勢攬其妙招提隔幽澗欲渡苦無棹尋源迴靡盡涉淺僕先導圓波浮温温敗篲裊窈窕登陂入古刹劃然斷囂鬧黃花明籬根幽香淡斜照殿角聞聲響沙鴉時一叫吾欲息塵機於焉託長嘯

二月初三日雨後遊禹門寺醉歸

芳洲盡殘雪融風解酥凍波軟浴鶯輕煙柔馱日重卻尋南谿寺著足泥水壅老柏圍禪扉青蒼密無縫山隱風氣深犬帶溪聲闋登堂憩半晌有酒鄉關瓮山僧戒肉食嗜酒猶從衆勸我盡醉歸疏鐘隔林送

水牛山周環以水其陽田稜繞麓林竹蒼然陰  
則懸巖巉絕冠柏鉤蘿樂安江絕幽勝處也以  
詩紀之

晴雲石幽碧嫩日涵空鮮下環澹澗水上界青冥天  
茲巖特秀發尻尾爭溯沿叢篁引風嘯矯蔓擎枝蟠  
孤花媚餘姿瘦石呈奇鑿鈎遺計愈奮攬要期必宣  
詎知稍弛處猶有二頃田稻苗碧淺淺石溜清娟娟  
何時約巢許飲犢來溪邊

### 新戰場行

有客倉皇經戰壘道逢老婦髮垂耳訊之訝人復訝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四藝文三詩四十七  
鬼臥並髑髏一叢裡前途日薄陰風駛怪鴉詫人啼  
不止須臾一火熒熒起散作千山萬山紫東隣移家  
西隣死滿目蓬蒿雜荆杞前有熊罷後虎兕馬顛欲  
墜荒溝底驚魂搖碎復救回頭已是十餘里前年  
此地輿篋過居人煙火何其多今來不復一家在嗚  
呼奈爾兵革何

### 雨後游湘山寺取道從桃源洞歸

古堞生晴曦招提快幽訪庚庚白雲橫乙乙青山仰  
拾級身漸高展眺氣逾朗遙村煙樹中人家住三兩  
鳩聲忙雨餘犬吠隔林莽何期屢市邊頓適邱壑想

便擬問桃源扁舟謝塵鞅慕耕草堂詩鈔

秋日遊禹門寺

黎庶蕃

蒼巖壓溪斷飛閣鏡雲起欄楣半浮空參差暮霞裡  
下有碧玉流冷漱蒼龍齒古匳寒不動石黛萋欲死  
飛蘿纏風煙削壁插潭水白翻溪鷺明綠醉秋林紫  
琳宮此結構線路螺繞指何年通醉師卓錫來住此  
潢池聚么麼劫火暗千里鬼神獨呵護草木盡歡喜  
幽幽雪公泉激冽到地底偶然借一勺味比中冷美  
茲山信佳絕勝踐難悉紀愧我塵世人幽棲未能爾  
寒汀吹月上露瓦白於洗殘夜肯獨游雲中吠仙杞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四十八

子午山觀梅有懷鄭子尹外兄蜀中

經巢先生晚好潔身如古梅心如鐵老住空山無世  
情年年花底吟香雪  
刺手種三百株株倒影款  
團湖一夜芳心展春豔羅浮仙骨無此腴花為先生  
發清興窗前竹外來持贈綠萼纔看傍短籬暗香早  
已浮三徑春風到山裏一夜一枝開先生坐花下一  
樹吟幾回枯枝化為此老骨竒花散作此老才白雲  
如潮捲山倒一齊泛入杯底來先生與花有成約盼  
到開時吟到落便在花間老此生不辭凍守寒天鶴  
誰知避寇杜陵翁晚挈全家遊蜀中吟仙不在西湖

住愁絕湖頭一千樹蜀山回望故山遮山外行雲知  
戀家眼斷山中一春雪夢繞樓前千點花馬得春風  
徑向天涯起一夜吹君入花裏

### 湘山寺

去郭曾幾何回溪已千繞鶴池春水生冷冷玉泉好  
高僧具獨眼占此一邱小古來龍蛇交蒼藤雲霧倒  
到來不知門徑暗修竹老緊余昔好事羣食慣幽討  
偶然盡曲折欲出迷末了殘陽背西嶺眾綠生窈窕  
時於清磬邊一見五色鳥

椒園詩鈔

### 宿蟠龍寺偶題

鍾岳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四十九

古寺松杉正寂寥孤燈獨坐夜迢迢久經戰陣詩懷  
減偶入名山俗慮消富貴何如僧有福江山應笑我  
無聊老妻生日今朝是萬種閒愁赴此宵

### 敬題務本堂

呂啟埏

正安

黔中學校破天荒景仰先生務本堂汝水歸來思杖  
履家山到處闢門牆文人遠被詩書澤故里長留翰  
墨香一代名儒千載道榮封寶冊典煌煌

### 遊鳳山宴集

鳳山宴集擅風流忙裏偷閒亦勝遊孺子獨邀君下  
榻元龍應許我登樓看花檻外供詩料借箸筵前當

酒籌自是循良賢太守涵濡早已徧真州

松坎

劉齊穎

構臣  
遵義

山水鍾竒亦怪哉天工幾許費安排靈光正向迴湍  
聚秀氣偏從殺劫開鳥道羊腸誰守隘狼貪虎噬任  
成災巴渝關鎖真雄鎮得失隨將利害裁

閱邸鈔知逆賊楊鳳伏誅

馮元靈

桐梓

兩年宵旰聖躬勞九郡回環苦繹騷終見入林能得  
鹿豈容升木敢教猱文臣籌畫行糧急武將周防戰  
壘高傳首仙芝休逸豫盜源未靖逆魁逃

時舒大  
尚未獲

桃谿

胡長新

子何  
黎平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五十

一路前谿接後谿桃花夾水徑全迷清波流過芳村  
北紅影遮來古岸西瓣落魚兒吹錦浪枝梢燕子掠  
香泥扁舟任意尋游至可有源陵洞口梯

插旗山

環嶺孤峯出千秋紀戰功將軍鳴鼓死壯士插旗雄  
黯淡餘衰草淒涼過晚風低徊懷不盡煙樹亂雲蒙

藻米溪

一谿源北來南浴午山趾屈曲繞西林折合夷牢水  
禹門寺前古木深桂花岡上香出林扁舟沿溯到溪  
口莫識桃源避世心

堰南

沿溪走望山不見望山路青林得谷口斗轉入深處  
行人到此認前山尚隔松篁蒼翠間他年若訪經師  
宅好記樵風共往還

西陂

廻谷左上山側睨山光好橫綠迎復遮旁青揖還抱  
右壁彎環隨徑斜溪田雨足春無涯策杖閒從坡上  
過山中人 是古田家

七泉

一泉支左麓兩泉伏肘右珠貫中四泉湛若星列斗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五十一

汲泉烹茶湯不渾煮泉釀酒香盈樽先生隱几脫官  
帽嘗酒品茶長閉門 籀經堂詩鈔

之溪權歌

陳熙晉

浙江義烏優貢  
道光中仁懷廳

炎荒羈客怯經過日夜濤聲赤虺河一自駱丞馳露  
布川中風雨至今多 唐駱賓王姚州露布河淪赤虺  
川多風雨之妖虺水音相近訛

為赤  
水

二郎壩上宿熊羆折戟沉消舊未移水坎河頭人迹

少征途只有斷猿知 二郎壩有水坎河路經五老灘  
桑木壩諸處今由二郎灘渡赤

水涉金竹岡三十里過渡九  
十里至茅苔舊路行者甚稀

討賊何如佐賊真土兵獍悍最難馴伊誰平播兼平

蘭只有桃花馬上人

王鴻緒明史葉泰良玉嫁石柱宣撫使馬千乘紅梅州良玉夫

婦為川南路戰功第一賊平良玉不言功奢崇明反復重慶授總兵

茅台西望嶺千盤估客停舟上水難怪底尋常行艫

子一篙直到馬蹄灘

灘在黔西州畢節縣與敘永交界處小艇自茅台三日可至

四十八梯挂夕曛瀘南播北一山分督郵攘袂休爭

界只隔星辰不隔雲

天臺山在城北十五里俗名大佛腦有四十八梯最險有寺宇

綠陰濃幕一條街風景城西分外佳山色漸低灘漸

少櫓枝搖到舊仁懷

舊仁懷在城南三十里今名復興場是也

渾溪溪口爨煙稠指點苔基夕照收雉堞糝糊鴉萬

點更無人識古滋州

土城俗稱為甕城考方輿紀要武都城在瀘州西南南廣蠻地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五十二

宋大觀三年建滋州領承流仁懷兩縣宣和三年廢州為武都城以仁懷縣為堡承流併入馬元和初廢

甕城蓋滋城之訛瀘州志謂武都城在州北三十里非也

建置元和事已遙至今古壩號唐朝蘭州誰立沙陀

廟卻使蠻兒說射鵰

唐朝壩傳有李晉王遺跡

茅台村酒合江柑小閣疎簾興易酣獨有葫蘆溪上

筍一冬風味舌頭甘

茅台燒春最香冽合江佛手柑頗大葫市一帶多南竹筍味甘

詠懷陽

張大昌

版籍編三里墟煙帶百蠻遶城芒部水

赤水出雲南鎮雄州為古

芒部隔岸合江山巴蜀西南界牂犍上下間只令沙際

月猶照漢時關



山居雜興

楊體秀

字麗東道義官訓導

尋幽來靜地築室倚青山春暖花爭發林深鳥自還  
碧流穿竹逕明月欵松關不作出塵想憑將俗慮刪

過禮儀壩穿百花叢中

鄭知同 伯更

花光捲過青驄尾亂眼迷魂渺無埃忽驚是處盡仙  
源珠貝高張雲錦翻靈妃顧我嫣然笑誤入天台堪  
絕叫此生何處棄家山貞心不為朱顏掉回首須臾  
若夢醒無端幻境付空冥洞天真有亦同爾歲月百  
年容易經爛柯頃刻成終古蓬島光陰即何取煙霞  
倏作如是觀人間何處不神山且向紅邊好沽酒歸  
途香色知存否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五十三

山蠶謠

家蠶已作繭山蠶始三眠不晴亦不雨溫潤陰陰天  
宜蠶得蠶旺預卜收上年熟蠶肥大比擘熟蠶花香且鮮  
縱橫亞枝墜一樹動百千沙沙食葉聲急雨來無邊  
子婦作桑扈嘆嗒歐鳥爲全家寄芟舍夜還妨野研  
一嚮空近林滿筐移遠山但得繭成熟那願榭剪殘  
邑中太平業秔稻及絲縣平岡盡種椽利或倍我田  
縑車匝城野機軸滿市廛販繒達湖廣歲入千萬錢  
十載寇充斥閭井死且遷美植使薪炭軍士隨山刊

還歸失所事凍餒貧可憐本實幸未撥萌蘖生蓬然  
拱把已迷望頓復成舊觀從此利無算要識降自天  
我即不衣帛痼癢情為寬

雪後登子午山觀梅

夜分雪霰如飛沙乘風歷亂聲交加明朝知厚幾尺  
寸預擬陟屺看梅花擁裘熾炭待天曉早有曙色明  
窗紗凌晨策蹇達丙舍松楸低亞交橫斜湖上幽香  
正清發是花非花白成窟天教瓊玉助精神不隨凡  
卉同埋沒冷豔枝枝解笑嚙知爾連朝遲主人紙窗  
竹屋便安置超然絕俗來依茵冰肌玉骨肯相負詩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四藝文三詩五十四

腸湔滌還當清我神 屈廬詩稿

留春山房即事

龔 璉 玉亭 遵義

虛室光生白熏爐火燦紅硯温常化凍簾靜不驚風  
任意翻書帙隨時理信筒終朝無一事嘯傲小窗中

清明日偕友人踏青城外

春色逼人來開遍紅與紫結伴城東遊信步尋芳芷  
珠簾是處樓嬋娟誰家子三五踏青來香塵望邈迤  
為解杖頭錢一尊沽綠蟻坐藉草為茵舉觴臨曲水  
興至亦偶然曠懷聊復爾歸路趁斜風緩緩垂楊裡

還鄉見山查花

流水芳橋曲徑斜還鄉村店幾人家乍來不識山查

果誤認棠梨滿樹花留春山房詩鈔

郡城桃源洞謫仙樓集句

龔璉

尋得仙源訪隱淪朱灣郡城南下接通津柳宗元蓬萊

此去無多路李商隱金粟如來是後身李白徧嶺煙霞

迷俗客蘇順欽一樓寒色倚詩人馬臻酒酣欲寄登臨

眼林景熙却訝流鶯語未真嚴郾留春山房集古詩鈔

桃溪寺題壁

胡培恩遵義

路出桃溪入望深疏林搖曳響沉沉苔痕漸蝕題詩

石草色微侵學士襟四面青山朝佛座一灣綠水空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四藝文三詩五十五

禪心消閒半日忘歸去別有奇觀仔細尋崇學堂詩鈔

丁丑重九偕諸友桃源洞登高劉澍遵義

詩句吟成掃碧苔桃源佳會任徘徊座中觴詠原無

俗檻底煙雲撥不開晚節獨芳陶令宅清秋共醉菊

花杯莫嫌興盡歸來早試聽城南畫角催碧雲山房詩鈔

和張叔平桃花流水箋原韻

峻嶺奇峰如壁立桃花流水溪頭急古寺亭亭峙此

中雅人不到堪於邑張公足跡半五湖豪情賸概今

所無紅巖銅鼓壯行色蜀水黔山歸畫圖探奇為弔

謫仙魂輕舟纜過武陵源善氣迎人爭倒屣聯吟我

亦開金樽夜雨桃溪新漲滿芒鞋踏破落英輕試取  
苔衣與落花巧製新箋判長短龍須魚網與硬黃古  
制翻新壓洛陽先生作此興無極他日長留姓字香  
入黔感賦簡幕中諸君

唐

炯

鄂生  
遵義

風塵彌處所衰病惜生平賓從多高誼艱難箕此行  
傳聞諸父老引領待經營甚愧無奇策何由慰遠情  
近報尤來輩縱橫逼帝閭勤王多誼士持節有宗臣  
詔授恭邸  
巡防大臣侯景終梟首葛祭敢亢身顧維分疏賤天  
末但沾巾

鄉賢公後裔九世播州繁通籍皆清吏居人號德門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五十一

自從喪亂溝無復子遺存瞻望龍山北

先鄉賢教授  
龍山時吳逆

潛滇南逼以偽  
命卒不能致

愴然欲斷魂

不覺崎嶇甚都緣感戀私山禽驚鼓角野老候旌旗  
瘡痍何時起狐狸未足答自慚名位晚敢恨建牙遲

軍行雜詠

所詠不止一時一地之事茲錄四首

膏腴委豺狼烽火連山谷挈家寄隣縣謂可免賊辱  
何來吏叩門雞飛狗上屋聲言符牒下按戶抽軍穀  
流人何處辦脫我身上服服壞甯值錢妻孥會當鬻  
不肯怨官司官司食無肉

陷賊十餘年幸復見天白日何意官軍來乃更不如賊

子女恣掠淫資糧盡搜剔飲泣敢誰何悔曾汗脅逼  
翻思在賊時生路猶未窄草長風日悽狼藉血殷色  
夜夜子規啼慘戚萬冤魄

我聞晏嬰言蘊利則生孽奈何嗜黃金士卒命罔惜  
競言作將領強勝置田宅誅求竭多門徒以餒豺豕  
貪墨有常刑爾來特贅設宵怪十餘年盜賊不少滅  
庸奴何足論嗟爾號人傑

久雨無其極平地開河江父老驚未見豫憂明年荒  
告我寇亂來生口家罕雙忍死幸得歸蕭條不能邦  
乃者軍需局令下先填倉十石而取二括索到雜糧

命也可奈何天意誠茫茫

成山廬詩稿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五十七

寄播州唐公子方

王柏心

子壽監利

五嶺頻年戰骨悲潭州城外有旌旗明公屬在退居  
日天下此非高卧時未老身猶誇矍鑠出羣才足任  
安危方當強飯須明詔起掃妖氛也未遲

百桂堂詩集

天旱羣兒舞柳龍戲作長歌

宦懋庸

華齋遵義華齋詩鈔

柳絲剪作青龍狀羣兒拍手齊相向爭持欲舞向湘  
山擬作龍天起春漲湘山老僧頗好奇四維瀦水為  
龍池初疑一線倒天末繼見萬頃堆琉璃白波如山  
捲身瀉但見龍身龍尾天矯曲折皆淋漓一兒作首

能曲持羣兒陸續相就之龍身宛轉水聲怒倉海欲  
走生蛟螭我聞畫龍入片紙點睛飛去難摸指安得  
斯龍飛在天倒傾三峽滂沱水

賊來

朝探石子鋪暮報賊騎發火氣薄紅雲風聲墮白月  
豈無壯夫膽慘見英雄骨哀彼從軍人荷戈何時歇

遊雲頂峯

劉福田 正安

樂原山水秀且特赤巖石筍州城翼城東百里湧山  
竒第一雲峯尤出色峩嶺西峙衡嶽東九龍金頂向  
南崇伯仲之間見雲頂石壁嶙峋勢摩空我遊正逢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五十八

夏五暮榴花簇簇香夾路天風浩蕩吹人衣七八學  
子趨若鶩雲峰連雲向天撐勢拔龍巖掩舊城彭婺  
南中皆一見四顧寥廓煙霧橫近前巖壑奔足底俯  
視一氣盡兒孫夙聞此山神顯赫我來瞻拜像如生  
神出漢室本英武二千餘年精爽存山之靈兮靈何  
如靈氣磅礴發五區五區人士清且淑先達後賢皆  
傑出爾來松江起文波一帶英賢集天河諸公熱心  
勤作育罔非山靈振起多

啟秀書院講堂西壁觀外王父鄭柴翁府君書  
弟子職墨蹟感賦

趙怡 漢營生

詩鈔

簡嚴弟子職幼學自古先衰周教已荒收厠管子篇  
文字實雅奧當時體則然觀其語必韻甯非重口便  
漢列論語家爾雅相新鮮藝文本七畧劉班得真傳  
遐哉經巢公郡教主湘川懇懇書學規為言累萬千  
呵凍風雪夜揮汗雲曰天草木區以別西河言至賢  
灑掃與應對小子基必堅師立善人多濂溪論尤妍  
事師有要節性根宜幼全茲編古教則先賢皆所源  
乃書講堂壁髡州填咽觀憶當施手時疊案齊屋椽  
日呼小王筠依倚巾袖邊攜之登旁梯捧硯騎僅肩  
逐字為口講運筆看腕懸爾時毀齒齡解述澈末顛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五十九

三日始畢役紫陽章句完亂離條逾紀今來瞻故楊  
楠穿蛛網結拱斜蝸篆綠墨暗句殘剝無人動心顏  
古賢名跡多俯仰隨雲煙徘徊空涕零感傷匪茲偏

禹門寺懷黎尊齋先生

自昔儒巾集何年兵礮飛江山倏今古泉壑自音暉  
萬佛花間笑千秋海外歸風流與誰識高望倚雲扉

贈于刺史

伯英

凱歌

嚴宗六

正安

于公能政更能兵頻年攻賊善攻心四郊巨寇齊誠  
服洵與武侯步後程昨冬葵匪數十萬兵弁千餘不  
敢戰反客為主運奇謀一戰成功功獨擅再平螺蟹

勦元凶種種妖氛悉掃空撫綏以德慈母意料敵如  
神名將風取人隨才弗求備英雄盡吐凌雲氣民之  
父母士之師樂源福星橫天際

蟠龍寺題壁

陳鑄

暫息風塵破寂寥山環翠繞水迢迢多年老柏撐天  
立數里喬松覺暑消對此曇花空色相自慙薄祿愧  
無聊有緣福地因公憇并賦難容待隔宵

仁城八景

張義超 仁懷

蒼蒼雲幃鎮城東截葉高標夕照紅天地大鍾靈秀  
氣河山不改古今雄羣峰草木三春好絕頂煙霞四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六十

季同我試憑欄聊悵望一壺濁酒瀉臨風

雲幃朝霞

羣峰圍繞鎖孤城更有鐘山逼後撐千載風霜長不  
蝕萬家煙火總無聲江山那變鴻濛態天地何嘗鼓  
鑄城日暮登樓舒老眼蒼蒼雲樹夕陽明

金鐘曉月

年來饜聽鼓鼙聲底事山猶以鼓名劫火只餘斯埠  
在兵戈辛際此時平蒼茫煙靄誰曾擊閱歷滄桑總  
不鳴散步荒郊尋樂趣歸來詩句倍新清

銅鼓晴嵐

井水盈盈只一泓葡萄何事霎時空年來已把詩脾

沁日後還教道味同苻藻交橫微蕩漾墨花湧出總

玲瓏始知泡幻原如此莫豔於今世味濃

葡萄貫珠



相約尋幽汗漫遊，巋然古塔插天修。  
近臨雉堞炊煙淡，遠鎖螺峰草色幽。  
急雨敲門侵石砌，夕陽帶影上城樓。  
何當絕頂重登覽，是孰題詩最上頭。  
鹿鳴晚眺

行人豔說懷陽洞，上有陰陰古樹垂。  
碑碣字多埋淺草，春禽啼舞最高枝。  
白雲乍覆秋先到，赤日當空午不知。  
只為勾留幽勝地，攜朋結隊晚歸遲。  
懷陽古洞

天生畫譜幾千秋，展向溪邊最上頭。  
明月清風誰賞玩，淡煙疏雨足勾留。  
冰霜閱盡曾無改，筆墨精神莫與侔。  
幾度臨池摹不得，心隨流水共悠悠。  
畫殘煙

山行曲折到溪濱，潭有桃花躍赤鱗。  
誤認龍門空點額，一燒鯉尾豈依人。  
天機活潑原如是，化育流行此最真。  
濠上觀時同足樂，惠莊如在願為鄰。  
灑水魚跳

湘山寺題壁  
馮璋  
桐梓

適出桃花源，更度雙泉寺。  
山靈故眩奇，使客無停屨。  
坐久而相忘，白雲自來去。

詠白雲巖  
鄧連山  
仁懷

懷陽有巖號白雲，播山曾以白雲名。  
白巖白雲遙相望，雲去雲來迭主賓。  
巖自白兮雲亦白，雲白巖白莫分別。  
幾度梯巖誤入雲，梯雲誤入巖。  
罅隙巖路雲路互迷離，是雲是巖疑復疑。  
巖欲留雲巖俯仰，雲也戀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六十一

雲也戀

巖雲脚垂昔有仙人巖上住衣雲食雲棲雲處而今  
仙去巖依然依然尚有雲遮護

登道巖山

距白雲巖  
四十里許

數載倦登山今朝興勃然路懸攀葛上荆密側身穿  
枯木脫龍骨蒼巖生虎斑磐陀石不見惆悵莽榛間

賀江邑侯炳琳轟破蠻王洞

廖熙明綏陽

地雷烈焰冲牛斗石破天驚魑魅走羣妖紛亂無逃  
門頃刻千人異身首蠻王怪洞闢何年造化矜奇洵  
太偏萬仞蒼巖危似削洞從巖半石中穿猿猱欲去  
愁無路巉絕不容飛鳥度大荒自古少人知出入惟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六十二

看雲與霧窮邊狐鼠忽跳梁踞此為巢負固猖斬木  
依巖架長道雄師竟莫披其吭江公才智文兼武帶  
甲環攻氣如虎銀鎗畫戟總無功折將損兵淚如雨  
不必呼天借五丁山可移兮石可傾大隊及泉逾百  
丈萬夫鎚斧任縱橫霹靂乍鳴川岳動地坼天崩如  
擲甕一炬曾無漏網魚刀揮劍劈屠其洞從此烽煙  
喜靜狼茅檐部屋得耕桑他年圖畫凌煙閣竹帛題  
名姓字香

三坡

李銘詩

桐梓

傳道當年征播地馳驅百戰關叢岑連天峻嶺重重

險匝地長雲日日陰高樹時聞黃鳥喚懸橋俯視碧  
流沉荒村沽酒逢遺老猶倚閒筇話古今

登揚青巖眺遠

巖在城內

王作孚 綏陽

納屐登山麓蒼巖似樹屏漫循松柏徑直到草茅亭  
兩水環城綠晴嵐接眼青躋顛豁胸目一繪此邦形  
極目聊舒嘯全城數百家山川堪入畫禾黍亂如麻  
野色連天碧田塍到眼花晚來多逸趣羣雁逐飛霞  
至樸老場訪冉璫墓

名士惟留土一堆荒山大家長蒿萊若非書史當年  
筆誰識先生此夜臺千古智愚同一夢緬懷芳躅不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六十二

須哀樸老場頭尋往事釣魚城畔憶賢才

大雨行桐梓亂山間

楊樹

珍林蒼瀨深  
雪堂詩鈔

前山陡立面如削細路盤空懸一索後山傾側低而  
窪長藤怪蔓紛鈎拏中峰大雨落如注咫尺天昏不  
見路漫山急點大於錢行人宛在水中住特地岡巒  
起突兀是山是雲辨不出長風吹斷雨脚空嶺表煜  
煜見紅日半天摧墮眼前山遲遲田舍起炊煙行人  
取火為爨冷一領征衫風過乾

仁懷雜詩 六首

避亂非吾土因閒且讀書謀生輕去住萬事付粗疏

風景雖堪惜幽憂只自除一厘容可受未解把犁鋤  
舊隸糴為郡遺民尚古已香醪分豆穀酒有豆酒鮮  
食佐魚鰕樹老皮為瓦田荒米帶沙片鹽酸可嚼此  
味近吾家

地有龍居寺深藏在翠微蛛牽佛面網蛇掛檐牙衣  
盞飯僧俱出闔門客到稀幽禽無意思常繞故山飛  
僻地忘冬寂閒窗試展眉簾疏蜂入座樹少雀爭枝  
舊吏從人得家書到我遲扣門聞索字寫與醉中詩  
雨勢朝仍急蟬聲夜帶秋詩多妨有崇愁重不勝鉤  
擇木欣歸鳥憑欄數過鷗何須閨婦怨已自悔封侯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六十四

頗怪離家久連宵夢亦無防兵誇素飽窮寇得稽誅  
何地求安宅他鄉只畏途雕梁明月在相看各羈孤

來青閣

趙

懿梅子  
遵義

山如高士性州府不曾來拱揖向明守低昂看舉盃  
嵐霏朝箔卷月炯夜窗開位置修書客應知長吏才

渡烏江

蒼江吼山斷兩岸若赤幘北登老君關南對霸王磧  
清霜冷猿啼瘴雨蠻花溼中流截狂飈怒濤肆衝擊  
一篙歌側間四山轉旋急登登上沙岸斬斬愁壁立  
盤迴到絕頂點慘對日昃回首望故山已被蒼雲隔

自白石口度婁山關行至南溪口作和家兄幼  
漁

盤盤大婁山萬嶺互蒼赤  
牯柯與巴渠只此一間隔  
造物限疆垠天險自中闢  
黃緣畫屋垂曩屬巨靈跣  
入澗覺無地登峯喜造極  
一綫出雄關獨守豪萬敵  
狹斜五尺道洵是鬼斧劈  
偉人森怒張大劍劔天碧  
嶙峋爭杈枒斷齧盡雞幘  
陰雲帶雨懸亂流爭道激  
劃然暮陰幽失喜見村陌  
回首矚雲顛切轟落寒色  
却憶平播年何由破堅壁  
傳聞白綬君於茲助神力

川主李冰  
稱白綬君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五詩

六十五

登石牛巖

不知天下山何由鬱鬱  
中大氣奮礪礪起伏望不窮  
竭來三坡道三日神昏矇  
竒絕石牛頂萬峭摩蒼穹  
屢屨列天仗氣象開鴻濛  
奔澗裂地軸輓雷殷轟轟  
精光散白日冷若青磨銅  
刁調石林底颯沓生陰風  
生平少閱歷遇險輒心雄  
恨不奪造化一助吾詩工  
拔劍舒磊砢倚天削龍嵒  
此境險益好莫漫嗟蠶叢

七陣溪

三坡盤虛空絕澗下千仞  
蒼然兩壁暗寒霧蔽光景  
鳴鞭驚翡翠時見出叢猛  
迴環繞連砒步怯心愈警

此道何時開南平記劉縱荒山進無路有罇即循逞  
壯哉誅逆楊功業至今炳土人傳故事七陣破榛梗  
我來感斯人哦詩記詳謹

延江生  
詩鈔

婁山關

趙式謨 桐梓

亂石依稀認老營五公祠外怒雲生破關頗藉鄉民  
力底事無人道姓名

乙酉饑饉慘狀感懷詩以紀之

張光晟 仁懷

荒年情狀不堪聞事事淒涼感弗禁沿路棄兒真慘  
目幾人投水更酸心採薪欲集難求主野菜鋤完未  
易尋山野木皮都食盡蕨根已斷尚成羶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六十六

仁懷風景竹枝詞

盧郁芷 仁懷

鐘鼓山前夕照多野人攜笛唱農歌今年春比前年  
早不待秋高要納禾

步出城南眼便開巖懸書畫巧安排青溪兩道環春  
水中有儵魚鼓細腮

要過春溪始拜年大姑在後小姑前紅桃綠柳扶身  
處頭上新花一色鮮

耕桑有暇便耘麻每到春來放杏花恰過清明三月  
半村莊兒女採新茶

茅村香釀釀於油三五呼朋買小舟醉倒綠波人不

覺老漁喚醒月斜鉤

行人遙望畫難工  
掌上關門路轉通  
為愛好山爭放步  
不知身在碧雲中

桐梓站櫳

梁誠一桐梓

好官愛桐梓  
纍纍結成團  
桐梓戴好官  
雨露有餘歡  
多留桐梓樹材木  
任隨刊指示  
造站櫳全屍  
尚非殘  
四柱高八尺  
頭拗手復欒  
兩足無所踣  
慘同魚上竿  
千聲百聲喊  
氣微溺未乾  
求速令宵死  
苟延五日寒  
以茲誅大惡  
榜樣眾人看  
偷菜洎竊桶  
笞杖嫌多端  
概作櫳中鬼  
聞說亦心酸  
法出五刑外  
辟比一錢寬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六十七

亂絲從急治秀才初任官

鄉兵哀

天子當陽望治平  
誰稱偽號冒前明  
江南數省先殘破  
雲貴諸苗繼逞橫  
保甲編聯無漏戶  
邑侯札諭起鄉兵  
挺身引路攻巢穴  
把界支更護野營  
酒肉惟看軍卒飽  
功勞那許庶民爭  
搬柴運米肩磨破  
吟箭飛鎗命更輕  
賊踞空嚴肆  
負固官柔對面勸  
投誠洗心甘  
結車中鬼  
奏凱虛文跪上京  
出洞此番凶報復  
連村誰敢鬥輸贏  
紛紛晝夜尋燒殺  
速速銀錢解火坑  
告到衙門全不理  
批回寇匪互相傾  
如斯世道成何

世誠恐滿地盡橫行願將白髮悲秋意仰叩彼蒼佑  
我清

守城謳

張雲程桐梓

守城東魁巖草木影朦朧賊來不來多悲風守城西  
曲徑深深黑石溪賊來不來風淒淒守城南榛水岸  
邊樹參參賊來不來風正酣守城北虎頭岸頂昏如  
墨賊來不來風更亟城內守女牆城外守隘口防堵  
越三冬苦辛亦已久富者破家貧者走但願賊早平  
勿謂衆心可成城

聞河工告成喜賦長歌

李東垣桐梓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六十八

浩浩滔天洪水時舜瞳墮淚堯愁眉上天不生神禹  
竒萬古中國窟蛟螭書傳蒼水夢玄彝庚辰壬癸託  
神祇天功實藉人力為泥輻山標四載馳疏濬排決  
次第施八年手足忘胼胝巍巍高樹岫嶮碑萬世安  
瀾衆渺之吾桐蕞爾荒邊陲漢郡唐州渺難知國初  
至今患馮夷昏墊沉災民流離平田萬頃里瀘芝水  
來千溪又萬溪葫蘆一洞如漏卮秋冬出入尚咸宜  
春夏水盛吞吐遲頃刻氾濫成天池紅濤白浪翻城  
陴浸房灌屋連淪漪遠遷近徙萬戶悲老幼負戴苦  
攜提最憐十萬禾稻滋淹沒糜爛化塗泥年豐夫餓



妻啼饑歲歎無以供爨中丞黎公深嗟咨撫軍撫  
民皆以慈聖賢豪傑不扶危乾坤六合成瘡痍太行  
王屋且可移巨靈擘華任難辭或謂棟折榱傾歆大  
厦誠難獨木支公曰否否吾在茲回天將以一手持  
為民請命職所司竭誠拜表達丹墀先輸內帑兼抽  
釐一勞永逸同歡嬉籌畫下令鳩工垂鑿空混沌開  
河湄懸巖壁立鑽鋼錐攻以礮火霹靂隨石破山崩  
天驚疑無險不鑿幽不錐五年鼙鼓未停錘山澤通  
氣孔洞披河伯往來無險熾水不壅遏下流卑有志  
竟成共怡怡從此寸壤皆良菑桑麻樹滿高下陂稻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六十九

梁黍稷甘如飴城鄉安堵風恬熙飽食安里敦書詩  
鄭國穿渠暗有欺李冰治灌良足師雖然禹功未敢  
追如過河洛感興思桐人幸逢唐虞期此功端不頌  
臯夔明德深入人肝脾以後洽髓長淪肌區區何以  
報恩私世世活我孫與兒為公建立長生祠千秋萬  
歲神在斯

湘水湘山曲

趙慤

湘水從北來湘山欲西上湘水與湘山萬古獨蒼莽

讀巢經巢詩文有感

午山當年口口血化為碧草春不腥籬到兒孫未容

易墓門不見經巢經柑廊梅峻盡榛棘秋蛩春花說  
不得戊子堯灣遭變黍米樓書在雪樓側後學賤子  
思斗山有眼不見古衣冠百回未見酬山志每聞時  
事耳潛關年來山下殊顛倒天意蒼茫渺難曉監利  
王君常熟翁侍郎繼者惟此老文章汲冢駕先秦米  
樓先生歸旅魂為人坦率靄而溫縲絀囹圄囚其孫  
良哉識字憂患始肥馬高輿誰氏子毋乃天公厭文  
章公卿不到樂安里聞說好古東粵公張香濤督兩廣望公  
不及及嗣翁剩鱗殘甲盡收拾不欲後世有真龍呀  
嗟乎公之膏馥已如是五百年後誠底事公有言五百年吾道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七十

當大顯掩公斯文為公傷何用萬古傳名字

晚上紅花岡

秋風吹空晚雨歇紅花岡頭看落日蒼茫目盡九龍  
雲下瞰湘流俯城闕我聞萬曆間狼豺肆蹂殘此地  
塞荆棘何人得清安而令南北無界限昏曉得展江  
山眼遙遙荒煙夕照中劉縱勳名在婁棧晚來大觀  
此為殊桃源螺嶺非名區颯颯寒飈起林末四顧暝  
色橫空虛率然興盡如倦鳥還巢但欲蒼林趨東望  
山堂不可及但聞蜈橋渡者還歌呼

得莼齋叔父書云重修禹門寺敬獻長句

黎汝謙 受生

遵義

禹門古剎夷牢東闕自前明萬曆中破山丈雪啟淨  
域繼嗣弟子策眉翁策眉吾祖懷仁弟故名懷智當  
啟崇起家徵仕遭國變傷心雉髮栖禪宗本師丈雪  
棄妻子老人西川昭覺終策眉翁圖寂於四川昭覺寺法嗣相承

二百載石林煙月常雍容梵唄鐘魚自朝暮六時香  
火嚴虔恭古木蒼藤映寒碧祇園草木爭丰茸圓嶠  
方壺忘歲月揭竿忽起驚蠻童赤眉銅馬妄雄長紅  
羊浩劫當咸同千村萬落盡荆杞兒號婦泣天為聾  
我君奮義扞鄉里依山設險開垣墉塹山堙谷建隍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七十一

柵譙樓烽燧連天紅欖槍書出豺虎嘯旄頭夜落天  
狼空重圍盪決百餘戰雲梯邃道黃霄攻扶持幸賴  
彌陀力彈丸得抗千羆熊遵東大小四十寨匪降即  
陷無全功賊徒殺戮到雞狗風悽雲慘悲天夢十年  
血戰一朝定盡解兵衛歸耕農雨歇鳩鳴禾黍長青  
疇綠野歌年豐遠鄉屠破無遺類連村殘骸棲蒿蓬  
始信當年戰守力雖曰天助繫人功從茲古寺成寥  
落頽垣廢突荆棘叢春雨禾麻纏白骨秋風瓜豆巢  
斯蝨佛殿蜘蛛羅雀鼠經樓蝙蝠如人雄厨爨無煙  
僧侶散惟餘老衲煨殘松滄桑人事幾遷變物窮則

返天維聰吾家老叔黔男子廿年作宦依吳蒙西極

歐洲東日本再使持節柔夷戎艱歸周視讀書處慨

然興感恩前蹤先葦經樓度北臧叔在日本買此本藏經今貯存寺中

後補舊殿安三宮舊有三官殿甫堅棟梁工未畢而止叔為完葦奉三官像居之貝

葉婆羅致天竺景鐘漢任來歧豐竭來備兵障西蜀

叔由日本歸簡去國益邇功益洪謂言老釋不同道

一庵供俸難和融文昌讓位祝釐寺移文昌像於祝釐寺祖師

移閣臨溪石以玉皇殿為方丈別建閣於平遠橋頭並置祖師像玉皇下殿避

方丈橋頭傑閣樓閣公於平遠橋建閣奉闕帝更為三君築祠

宇邸亭子尹兼伯容於經樓後建三君祠祀鄭子尹莫邸亭先伯父伯庸兆勳三君

續通義府志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七十二

子高閣崇樓煥金碧粉牆丹桂餘沙蟲吾叔尊儒不

佞佛獨於此剝縈深衷香火蒲團證因果事難憑信

理良通策眉死後二百載惟公繼此真竒逢卻思先

子手種樹拱把今已參蒼穹平生志事百不就每瞻

茲廟心常恫天若假年睹此盛定知笑語門閤充余

亦十年倦奔走思營一室娛寒冬歎息無田又無屋

先人邱壟還須封他日歸來謁方丈可許扶筇托鉢

相追從

書巢經巢詩後

耕讀堽村十載還卜居廬墓望山前米樓斜抱松崖

曲經閣深藏梅屺邊入世功名官八品等身著述已  
千年道直絕學平生志只恨曹溪未有傳

夷牢生詩鈔

### 遊天臺山四首

楊開秀 遵義

策杖快登臨天臺有茂林鐘魚清俗慮泉石洗塵心  
嘯傲一壺酒消然幾曲琴綠蓑堪小坐靜聽午蟬吟  
僻地貪清靜茲山聳秀靈欲分禪榻畔易作讀書亭  
足蕩重雲白眉連四野青漫尋幽絕處獨坐亦忘形  
極目乾坤大山城在眼前小溪銜落日比戶起炊煙  
繞郭浮嵐氣連城祇稻田一般清趣味領得即神仙  
蘿月晚生涼披襟出道場松風清洗垢花露暗流香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詩

七十三

緩下苔岑滑歸尋石徑荒自挑青箬笠迴顧色蒼蒼

哭邑宰邵小魯維新殉節

雷廷珍 綏陽

斜陽衰草弔忠貞白骨拋荒有令名城既不存何惜  
死身雖殘毀亦如生迢遙望闕君知否朝夕求援眼  
欲昏一似睢陽當日慘英雄今古總吞聲

掠盡香秬擄盡禾空城苦守半年多雀羅鼠捕難充  
腹犬肉牛皮亦下鍋百戰追奔圍不解萬民痛哭意  
如何當時那有妻兒念呼籲蒼天拭太阿

### 遊土城九龍壘

傅鶴亭 桐梓

極天關塞入雲中不數秦關百二十雄野樹多臨溪水

綠山花猶是戟枝紅  
仰掾石壁雲霄近  
俯看人家繡陌通  
回首當年平播事  
可憐今日止蒿蓬

臘月十四日翼長蔣公玉龍克復桐梓喜作

溫耿光桐梓

王師四道出川東  
望救民殷水火中  
二十八番麀虎旅  
十千餘里鴛鴦叢  
呢喉久悵三坡阻  
斷脊俄欣九壩空  
乘執復城如破竹  
旌旗晴徹逗東風

土匪鄒神保圍城敗退被官兵逼落水洞中堵塞待斃于二月初三夜逸出悶作

羣賊敗退落水洞  
兵練齊圍密無縫  
大輦巨石砌高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七十四

牆不異黍米包成糗  
殘冬堵守至春明  
坐看遊魂鮓一甕  
無端滇師徹下遊  
草草分派任去留  
撤石試看不知掩  
膽怯偏同反倒謀  
一夜雷雨乘機走  
蒼黃尚恐賊相毆  
聽其所之誰攝踪  
釋却重擔好回首  
深居高拱若罔聞  
國帑忠魂復何有  
吁嗟乎首逆妻孥且送還  
輿論何須辨班班  
楊太守書魁釋其家小  
天理杳茫王法遠一腔熱血徒續縷

紀異 三十一年

喻克溥 宅心遵義真生映江草堂詩鈔

四月哉生明飛蛾結陣行  
兩城雲錦燦四鄉  
雨雪晴盈千復累  
萬飛飛炫目睛  
東南至西北三日乃無形

主人目親矚非等諸傳聞書之以誌異變恐不虛生

### 苦旱篇

去歲苦秋雨今秋苦久晴哀哉我導邑民何以聊生  
樹皮既已盡菜根無幾莖平糶經半載米價本難平  
斗米壹兩餘專望秋收成忽焉遭此厄為災良匪輕  
柳龍四野出城中編柳為龍祈雨常驗童顛沿街行又以童子沿街一行一拜  
以祈呼天天浩浩祈禱豈非誠下田猶可說高田已  
難撐並非耕不力亦非苗不榮日出彌杲杲高天如  
水清俯仰長歎息天心胡不情五載兩饑饉乙未及今年  
瓶罄壘如傾幾人無菜色到處有歎聲轉機惟在雨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

七十五

不雨即無氓安得震霹靂滄海睡龍驚一雨連三日  
溝澮即皆盈以介我黍稷或者猶豐亨

### 泗渡站

趙彝憑

思永桐梓

滿耳山歌起斜陽犢背牽家家圍翠竹處處繞清泉  
野魅能招壻事在庚戌貞魂信列仙曾有烈婦時著靈異村醪殊醉

客棹觸不成眠

盤龍洞淤為深潭每漲大水魚皆逆流而出災

民日結網焉可供菜也

龍洞成潭袤數里上不見天下迷底巖隙篩水不暢  
流潛魚卵育倍萬種每到夏間雨翻河逆流出口如

蓬起葫蘆諸壩地愈寬  
汪汪積水盛波瀾  
居民遷避魚得所  
同條共貫何其歡  
鼓鬣揚鬐興未足  
誰道危機相倚伏  
到處沉網望之來  
直以稻梁換魚肉  
笑爾徒知奪人居  
豈料翻成果我腹  
噫嘻乎魚恃水來成  
浪遊人待魚來結  
網收人魚得失何時了  
各安其居自夷猷

遊新城有懷舊尹江介侯都司李成九

郡城據形勝  
白田尤當衝  
煙火萬家滅  
財貨夙稱雄  
在昔甲寅亂  
踐踏殊堪恫  
兵賊互殘毀  
烽火晝夜紅  
後令江固勇

江有固勇巴圖魯勇號

矯矯邁凡庸  
同僚得李君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 藝文三詩 七十六

有志寫相逢  
建城庶可保  
援應乃為功  
取資破慳吝  
勞怨不關胸  
樓堞尚未畢  
苗匪迭相攻  
且見舊城陷  
新城遏其鋒  
立時逐賊退  
有似日再中  
萬姓歌重生  
屹然賦崇牖  
我意更有進  
當加凹凸工  
防守須萬全  
勿謂言冬烘

玩易山人詩鈔

自南溪至板橋山水奇幻因就馬上賦之

今孤莖 桐梓

萬山如戟爭  
天刺日色初  
東誤漸西到此  
加鞭疑直上  
誰知一轉有南溪  
羣峰銳湧削  
成牙夾縫微  
通一線蛇天為  
山容描不



畫當關吹放木蓮花

山到平原怒漸消灘聲爭共馬蹄驕誰憐驢背新晴  
後獨自推敲過板橋鼎山詩鈔

上鴉鵲窠晚抵石牛欄

劉漢英遵義

山行已半日山勢尚漫漫上下三十里迴環七八盤  
遠思金鳳闕近抵石牛欄翻覺婁關小因悲蜀道難  
京華渺何處遙望發長歎鹿井山房詩鈔

書余烈婦傳後

事見列女貞烈傳

韓恩培

字明卿遵義貢生

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哀哉此烈婦大義慄難干  
我讀烈婦傳淚下不可刪惜哉我生晚無詩表貞肝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四藝文三詩七十七

初冬避賊宿深溪水熊宅不寐

紅霞倒影入深溪數點歸鴉夕照西窗送腥風知過  
虎爐銷香霧喜聞雞挑燈試卜疑難決時聞賊烽逼近欵枕  
敲詩韻未齊搔首幾回瞻曙色漸看棲樹鳥聲啼

農家

一徑蓬蒿闊深山有老農人依青嶂住路借白雲封  
怪鳥聲如鬼饑螿毒似蜂夜深眠未穩倚枕聽鳴蛩

渡松坎河

劉式穀

稼堂遵義舉人

一水曲折流亂石縱橫布大者如峰巒小者如瓜瓠  
水淺舟易膠沉兼石當路乃有巧舟師製舟柔而固

蛇行亂石間，虹掛急灘處。須臾至龍門，懦夫不敢渡。  
我幸得平安，出險毫無誤。濟川此發端，惟求得天助。  
石珊年文書屏，東寄年已七十矣。不忘小友特  
呈詩以誌感。十首之二。

播變當年起，揭竿吾鄉蹂躪虎狼殘。乞師義效秦廷  
泣，救國身經蜀道難。元輔從來爛將畧，禹偁豈獨擅  
文翰。太平今日思前事，猶覺書生績不刊。

看遍風雲五大洲，不因小隱倦遨遊。南船北馬詩情  
健，東岱西岷畫稿收。變法議成君實憤，治安策上賈  
生憂。如今吐握芳踪渺，那得常何識馬周。

陶鏡祖劍山  
房詩鈔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五

雜記

志列雜記廣紀載也分門纂輯限於體例其有足資  
考鏡足備方物而不能搜入各門者付諸雜記以彌  
遺亡

邱亭遺詩自注袁見龍遵義人明萬曆三十七年武  
舉從總兵官劉綈討建昌猱得守備四十六年起綈  
援遼上揭兵部請調見龍等二十餘人踰年乃至綈  
已先戰死見龍以都司從副總兵童仲揆進至渾河  
同戰死事見明史仲揆傳乾隆中賜諡烈愍嚮撰府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志已據綈揭為之立傳而遺其死事甲寅春編錄黔  
詩乃撫附袁氏傳中今為續志未便孱入列傳中惟  
採以弁雜記首亦重前賢未備之意

黔詩紀畧周參將正

前志作鎮

妻汪氏郡人幼通經史能

詩夫正萬曆戊午科武舉歷功直隸遵化參將汪偕  
之任崇禎己巳大兵入大安口正戰死之汪聞變灑  
血作雉經歌八章偕其姑及夫妹若嫂投繯自盡闔

室俱焚事聞封墓贈祭按正功績不詳據劉俊渝城

功罪紀畧俊使將官周鎮

此作鎮與通志同案高巖山崇禎四年題名碑作正

舊府志亦

然今從之傳諭石永高永高遺其親信土目樂富出

降亦有意投樊龍矣知天啟二年復重慶正亦與有功者正父世祿萬曆丙午武舉官至總兵劉綎上兵部揭子調兵出閣應援言世祿現任守備管黎雅遊擊事係職舊役曾任遼陽大凌河備禦亦知敵情職建南班師時曾以精兵黑老虎阿眷等三百人付彼可調此應用再令帶蠻裝軍兵數百及泥頭一帶東元等順夷兵選三百並精選部下兵壯一二千命大河指揮李日明星夜押來云云可見正父子致身遼左世篤忠勤而全家殉難其事尤烈劉綎稱世祿惡動喜靜想其平日講訓節義奴僕俱嫻儼然儒將風

矣詩雖不多箸即此八歌不已爭光日月歟按氏詩前志已錄特其事迹考說較詳故附此

綏陽趙一甲黃村壩對岸與古佛寺並峙有三撫廟建於前明迨宣統初年燬按三撫不知何許人相傳明時在播平蠻父老謂其以武藝而兼仙術今趙三甲大磴地方中營堡即其紮兵遺址有磨刀關即其磨刀處今關上刀石係連山大石凡磨刀劍如一人私往頃刻即快利如先談及而後往或被人見終日猶鈍又黃村壩場上手五里之趙家田云係三撫征蠻兵敗拋鞍處有上馬石磴礮上現足靴跡印今其

處田十丈餘內每年必崩塌一次旱潦皆然歷驗不爽土人語云金鞍落在趙家田一年塌來蓋一年若要金鞍銀驂見除非趙里點狀元按前明綏陽地近苗蠻趙里九溪十八洞蠻酋皆經三撫征服厥功甚偉後改土設流土人為立廟祀惜文獻不足莫能道其詳者今紀九溪十八洞地名以俟參攷

馬蹄溪 酉石溪 黃土溪 蛇溪 南宮溪

李干溪 羅平溪 黑石溪 東瓜溪

外有通巖溪洗羊溪槐子溪深洞溪

蠻王洞 三甲洞內有蠻王天子遺像 蠻王洞 六甲 硝灰洞 三甲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三

猪鑽洞 三甲 關牛洞 天網洞 二甲 地網洞

金雞洞 大巖門 孟家洞 大礮洞 四甲 川主洞 四甲

馬板洞 四甲 渣口洞 庠口洞 大溝洞 二甲

陳家洞 四甲 觀音洞 四甲 穿洞 四甲野

續黔書南夷君長以十數獨夜郎為大楚頃襄王遣將莊豪伐之軍至且蘭柁船於岸步戰滅之豪遠留王滇旋夜郎仍自立為侯漢武建元六年遣唐蒙通夜郎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夷侯迎降錫以王爵後仍殺之置牂牁郡後置益州以牂牁屬焉荀悅云夜郎犍為屬國也其地在湖南東接交趾漢為縣屬

牂牁正義云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晉永嘉二年分牂牁立夜郎郡領夜郎四縣宋齊隨因之唐武德四年析夷州之寧夷縣置夜郎縣貞觀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天授二年又析夜郎置涇谿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夜郎涇谿二縣置舞州是今石阡思南為夷州之夜郎也今黎平鎮遠為龍標之夜郎也今桐梓正安為珍州之夜郎也若秦漢時之夜郎則西距印符東接交趾地凡數千里今人徒知道義之為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

正安老鶴壩古有甘棠樹一株大數抱一日為風摧折人欽之莫敢取以為薪今已倒地矣相傳尹珍先生講學於此一日不在堂樹上有鶴巢生徒探其卵而煮之先生歸鶴哀鳴於側如呼籲狀詢得之急命取卵已熟矣納之巢仍伏生雛咸以為先生仁愛所致故名其地為老鶴壩

張大任住正安注里雙海口場光緒丁未年大水該場悉被淹沒數日始消大任行經合麻溝見出土樹稍雇工掘之樹長二丈餘河沙混會水隨岸隨溢掘掘百餘日始將樹全身露出剖解堅如骨角重似金

石而全體花紋川商以重價購之不與世所重之陰沉木此其真者

沙壩河口猪鑽孔懸巖壁立無路可通清光緒時里人募金鑿通半巖以便往來開鑿之初巖中響震三日乃止於石中鑿出一石人頭目手足宛然如生

仁懷茅壩龍氏宅後一古墓墓石崩裂龍移砌階級隣人張某夢一人曰請與龍言必還我屋張異之告龍龍大駭昇石還墓謹封之張又夢其人曰君賜無以報聊以生前物相酬晨起啟門忽墜一金簪量之重錢許

綏陽鄭場獅子山萬壽宮藏有玉如意高一尺二寸上圓徑三寸下圓徑二寸中圓徑二寸朝珠共一百零八顆寶劍長三尺餘寬二寸柄八寸魚皮鞘蟒袍一襲鮮紅色市人逢春籬迎表必用以為陳設相傳系馬寶遺物

黔語馬寶亦曰馬三寶字成璧秦人坐殺人罪逸獄出為盜性反覆人號曰兩面皮張獻忠醜黨也勇黠善戰後從孫可望反吳三桂奉命征滇寶以四千人自瀾滄江外來降之又從三桂叛三桂死於衡州簡親王喇布假益陽知縣徐攬參議道銜齋詔招撫

寶殺之抗拒如故大兵進攻勢窮慮復據遵義康熙二十年兵敗亡走今遵義鄭場五龍寺劍一繡袍一云是寶物又村氓家尚有吳世璠封寶偽敕及寶奏表殘孽凶狂死不旋踵而猶為此宣諭辭讓之文吳頑無知豈特夜郎自大哉梟狼嗥有耳惡聞而惡札不遽漸滅者殆天故留之為萬禩供唾罵警反側也

附吳世璠封馬寶敕偉人為天下而出匡時宏安攘之勲名世輔王者而興翼運炳忠貞之節故封爵先崇乎專閫而錫命大起乎元田福及後昆位高五等

爾少傅兼太子太傅親軍驍騎前將軍掛大將軍印總統馬寶拔萃豪英非常智勇身經百戰樹威望於前朝誓復中華布腹心於藩邸惟先帝知人之鑑蚤喻深機值王師撻伐之時遂彰遠畧湘甸從容立馬千羣蛇豕皆靡潭州慷慨登陴萬眾梯衝立碎襲醴陵而繫俘莫數指安成而馘醜無遺壘岸穿雲韶嶺剪鐵林之勁甲光射日郴江梟黑槩之頭敵避戎麾只今破膽民間軍號如觀來蘇誠哉榮著王家允矣績高盟府朕承祖烈崇禮功臣是用爾為豫國公錫之敕命子孫世襲於戲標柱名留今古無慚新息之



孫枕戈志在澄清先胥西江之土爾其祇承寵命益奮謨猷將使敷淺神都蚤靖風塵於傳檄遂令鄱陽沃野即歸版籍於同書豈不茂哉故敕洪化二年三月十三日 馬寶辭封表少傅兼太子太傅親軍驍騎前將軍掛大將軍印臣馬寶謹奏為瀝悃控辭事洪化二年六月十九日欽差翰林院編修臣徐元祚齋捧敕書一道晉臣豫國公爵到遵臣郊迎至署望闕叩首跪聽宣讀訖伏念臣以關西鹵莽髻髮從戎未習孔孟之書不識章句之義當令識字官解釋詞意乃知天語優隆如綸如緯古昔聖帝明王崇禮元

功之典未有如臣遭際之盛者也臣何人斯焉敢當此所以俯伏丹墀汗流浹背不禁踧踖之難安也臣二十年來受國深恩實與諸臣不同雖竭志捐軀難以圖報於萬一每自勉勵期全名節於始終不望顯榮於當時狗馬之心如是而已若臣忠於所事而有一毫希寵貪位之念是臣先欺自心以負高皇帝並負陛下也且從來封錫之舉要皆行之天下大定之後今國步多艱方廩宵旰之憂豈臣子忍心受封之日諸武臣力而拒諸原一人安享其爵殊非獎勵軍功之盛事也况臣罪多功少才不稱職前此大將軍

之權亦曾具本辭免緣以征勦方殷溫旨諄切不敢  
故為推却今則榮臣之身榮及子孫寧不惕然而思  
赧然而愧乎是以敢瀝血誠披悃控辭君父之前吐  
露良心原非矯飾套語所有敕書今特專官齎繳懇  
乞睿鑒察臣愚衷收回成命或俟蕩平之日稍有微  
勞再為叙功頒給庶幾爵賞公而人心奮矣臣本武  
夫率臣愚悃言辭麤鄙不知委曲干冒宸嚴曷勝戰  
慄恐思之至為此具本辭謝以聞洪化二年六月二  
十四日尚有世璠再諭三諭敕馬寶再辭表受封謝  
表文繁不備錄今聞有馬鞍猶有洪化時糧  
票皆在  
綏陽

黔俗給使廝養遇朔望之次日得食肉謂之衙祭肉  
按通考載石林葉氏云節度使碧油紅旆受賜者藏  
於公宇私室皆別為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  
號衙日是衙祭二字其來甚久祭餘分肉以畀衆人  
即祭統所云鞞庖翟闇惠下之道也特今士大夫家  
亦如是則沿其文未詳其義耳黔語

府治東一甲有李七者負販大定畢節喉中忽氣塞  
踣於地一過客問之不能答但以手指其口過客曰  
此喉蛾也路旁有小樹折其葉與之曰但細嚼咽其  
汁即愈矣客去而李七尋起視所折樹不過兩尺高

掘以歸植於宅右李七死其樹亦枯邑人劉鏡蓉聞之往取其根芽來城植之期年長二尺許凡屬喉証以葉咽之無不效其葉似山梔稍厚而油潤春初開小白花如金粟半放味極苦至尾微甜不知藥名漫以如意丹呼之至今其家猶護惜之

海龍壩張春窰人子也楊鳳亂時依其舅唐氏為牧豬奴樵採於山見一洞入之覩白銀無數拾三錠歸置牛圈樓草中卧其舅呼起始檢出呈其舅秤得四十兩具道其詳舅屬雇工昇大櫃購牛尾錠期以納儲銀及入山尋洞渺不可得遂棄櫃錠鄉人咸有所聞張春以為其舅瞞己獨私其利控之官縣尹馮小陶謂為造謠惑衆斃之獄

續遵義府志

三十五

雜記

九

光緒乙巳年冬間官紳會稟請以協署改建中學校次年正月初九日協署出蛙盈千累萬大者負小絡繹滿溝池蹊徑間行者幾步履及之十餘日遂不見後聞出蛙之日即撫憲批准出奏之日亦奇矣

正安思七甲楊柳壩嚴姓屋角有杈角將軍墓咸豐戊午韓禮元掘地葬墳得古棺開視見屍身長丈餘頭生雙角髮分挽角上如雙髻然身被龍袍不知何時人鄉人特以形名之

遵義永三甲地名風門坳有古杉一株在兩山坳中大七八圍鄉人傳為神樹莫之敢犯或詫為楊應龍手植蓋山下即楊氏官莊故亦名永安莊去山四五里為觀音閣古寺也寺僧恐人偷伐多以鐵片鐵釘嵌入樹中以禁人之私取永為護惜之云

永五甲地名泥巴像有古杉樹二株大皆三四抱為遵相分界處借杉以作界牌終古當無敢偷伐者魏公祠休碑明萬曆三十八年李化龍平播州去流官置遵義府縣天崇間逆首奢崇明吳上賢等擾之後際鼎革流賊餘黨孫可望陷之明遺將王祥據之

國朝順治十五年王師克遵義吳藩之變據此者馬寶也康熙二十年提督周卜世復之郡人士沐我朝教澤偃武修文約二百年矣咸豐四年桐梓楊龍喜謀逆以舒大為偽主公自稱大元帥破桐梓城越婁山關我軍與戰於板橋失利八月十九日賊逼府城二十三日楊逆踞東路雷臺山陳小霸王紮北路大營堡旋南擾螺螄堰聞報幾絕初警報至省門撫軍檄彭公長春總統官兵救援八月十四日到遵權遵義副將時承平已久民不知兵驟聞賊來流徙殆盡彭公以所統兵踞城固守賊屢次攻撲皆靜鎮如故

會同知陶公履誠遊擊保山公戰歿北城外當事有  
謂孤城難保藉故遷出者衆賴知縣顧崑揚撫卹士  
民與兵協守軍書旁午以整以暇籌畫靡不周至都  
司陳公昕守南門司啟閉勞怨交加晝夜不懈楊公  
書魁前權邑篆甚愜輿情列營西南角城鄉繫望韓  
公趨聞賊繞沙壩營其地與提軍大營通消息柴米  
始有接濟前之逸出者以次歸集而城中戰守悉主  
彭公公虛衷延訪文武員弁郡人士莫不相得恩威  
並用謀斷兼資雖古名將不過無奈事權不一致平  
賊之遲遲也總督羅公繞典聞報擁旌鉞抵扎佐獻  
諛者咸阻之公毅然來十月二十五日臨遵父老夾  
道歡迎軍威一振乃以病驟發十一月初三日卒於  
官廨軍民震駭不知所為然公初至添營白虎頭則  
豐樂橋丁字口一帶無賊矣致書川營會勦則西師  
載道矣諭民齊團禦賊授之以書招致近賊良民教  
以暗中聯絡之法檄前知府朱公右曾總其事則鄉  
團皆能自立矣賊目李七自雷臺山北出取道於西  
長驅入南路龍坪紫水口寺意欲攻破馬家河使東  
南鄉團瓦解則東路掃開會雷臺以取城易易耳當  
是時仁邑既陷綏陽正安黔西皆賊漫延縱橫數百

里勢甚猖獗十一月二十六日東南鄉團不期而會  
數萬人協同城中撥派兵勇圍燒水口寺賊千餘無  
一脫者由是東南鄉團約兵攻破中坪老蒲場金錢  
山等處剋期抵雷臺山城兵勇已燒石佛洞賊營  
攻雷臺山巢穴川兵又進婁山關賊大慙十二月十  
六日夜遁由松林道走黔西州東北鄉團前禦敵於  
毛石坎接兵於洪江被賊偷營遭害最慘至此沿路  
截殺捆送到縣者不下五百名皆羅公數日布置之  
效惜公未及見也彭公到遵數十日鬚髮盡白仍抱  
病駐北門樓病劇乃乞卸副將篆五年四月二十八

日卒於寓所郡人擬祀公於北門樓是年五月逆首  
舒犬回竄知縣顧公督兵勇擒之於花苗田冬十月  
桐梓餘賊起明年冬再起知府楊公書魁竇公奉家  
先後督剿兵事未休祀未果行今年夏五月江公炳  
琳由仁懷來權邑篆擒西鄉王安國殺之置團練總  
局為善後計以邑紳司之周與焉設局於魏公祠諸  
同事日集其中因歎軍興以來城之危而復安民之  
困而得蘇者皆諸公之績而羅彭二公又積勞病卒  
於茲土揆諸祀典所謂以死勤事者非歟若久而遂  
湮後之人景仰前徽孰從而考之爰請於竇府尊為

建祠江公勦賊甕黃間馳書達知撥公款四十餘金於魏公祠後建屋三楹移魏公生像居中以羅彭二主左右之舊祠門壁重新粉飾置石片三以為祭時跪拜之所顏其廷曰報功甫踰月而告成羅公字蘇溪湘南安化人彭公字一山湖南湘陰人韓貢生道藩錄二公事榜諸壁故并及定亂始末與建祠之意如此其共襄斯舉者即選從九品李特夫舉人方國昭即選訓導劉際昇楊蔭棠廩生周開甲職員張朝輔外委楊茂春也咸豐七年丁巳冬十一月二十五日舉人即選知縣馬宗周識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坑在兩山中泓濼窟深開闔靈氣而蛟龍竇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營土人立柳坑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旁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芟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坑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

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羈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敕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觔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真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馬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出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相傳於土人要當為不誣也

肆惟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其他詭形譎狀籍籍紛紛且不一而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異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於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珠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開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蹟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濂



以文字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詞  
一首以詒諸後世贊曰天駟焚蛟龍升靈淵澄神馬  
生祥飈瑞靄書香冥太一翕聚通精靈龍鬚盈鳧臆  
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  
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仿佛從龍行  
但聞瀟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甯真龍媒獻龍廷出  
入天門駕龍輶太霞五彩滿瑶京皇風清皇道貞威  
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  
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宋學士全集

雍正五年劃遵義一府入貴州成於藍鼎元之議茲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十五

錄其貴州全省總圖說一首黔為邦居天下之西南  
據荆楚上游為全滇門戶羊腸一線東西千里有奇  
朔南不過三之一輿圖似蜂而小腰當中原一大郡  
爾貴陽為省會之區平越一帶則黔中腹裏往來咽  
喉之地安順半壁鎖鑰滇南都勻一隅襟帶西粵思  
南石阡威寧與巴蜀犬牙相錯黎平鎮遠思州銅仁  
接連荆楚沅靖間蓋四省之屏藩百蠻之控扼菁崖  
僻壤屹然與十五國分封並峙何其狀也若稽形勢  
銅巖澗溪阻其東赤虺蟒山距其西盤江關嶺控其  
南西南烏江限其北懸車東馬碎蹀穿蹄蜀道之難

無以加焉。顧山皆崇岡之嶂如萬夫，林立無挺拔羣倫類。五嶽四鎮之槩者，水皆懸崖穴地，橫恣詰曲如龍蛇。狹處僅容獨木舟，而深或至數十丈。其山川奇險，則有餘而正大寬舒之氣，則不足。造物所限固亦無如何矣。聞昔人建議欲以湖南、川東益此版圖，在楚蜀不見少在黔省式廓而大。若然則東割靖沅，北割遵義，西割泗城，此為褒多益寡有心經世者最善之規畫。弟靖沅去長沙雖遠，距貴陽亦不甚近，尚在平可有可無之間。若遵義、泗城宜通宜變，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遵義去成都二千餘里，距貴陽止百餘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十六

里。泗城去桂林千餘里，距貴陽止二百餘里。長鞭無及腹之枝，卧榻有他人之虞。彼此事權均非利便，則何如截長補短，使各易撫御之為得也。然此弟就黔言黔，若統中原而論之，短長無非臂指大小總一。封域今宇宙恬熙，民苗安堵，無伏莽乘墉之慮。據輿圖而思保，又留心於地瘠民貧焉可也。鹿洲文集

龔聰留春山房集古詩鈔長洲顧元凱集句為敘亦詭製也。敘曰：說文春風晝蕩，宋之問明月宵懸。趙勵秋賦

秋帳冬缸。步非烟與趙象書朝堂夜閣。李商隱為外姑祭張天女文庚子山之染翰。顧雲上陳侍郎啟嵇叔夜之鳴琴。宋之問雨原隰

擁神仙之氣王勃秋口匪隔雲霄蔣防夢軒庭映梅

柳之春唐元宗惟新風月韋夏卿雙珠絕價宋之

遊宴章四昭靈葩楊炯晦日瀛海千尋揚炯登秘書

增諸卷軸杜甫同元使金墉萬仞王勃九成式以風

騷李商隱可謂勤矣韓愈進何其樂哉王勃遊北

則有雄才廣度王勃上絳駭屬奇觀李嶠上高三都

作賦李商隱上百里絃歌王勃上明政理餘隙李嶠

長史蕭侍郎啟百思通神駱賓王上齊常持縹帙溫庭筠謝賈

因珠翠以興言徐黃勾踐時閱瑤籤顏雲謝徐鑿金

銀為書字李延壽南尋恥雕蟲溫庭筠上亭亭獨處

續遵義府志卷三十五雜記十七

陸龜蒙採藥賦希聲刻鵠駱賓王帝矯矯無雙盧照鄰益州

碑漱玉池之靈液吳筠洗佩以幽襟溫庭筠上學愛

羅幌之春風樊晦燕題於紈扇顧雲上戶部曉鐘初

動皇甫放晨光既升陸贄論替換籬邊插菊陸龜蒙

序未足比其清華聖教野外紉蘭王勃送蕭三不足

寫其形狀楊炯公卿以富我以琳瑯圭璧之寶柳宗

貢士沈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同笙簧觸手柳宗元

珠玉在旁王勃秋日每諷詞人之口崔融報三爾此

為才子之最陸龜蒙和顏萱過凱文非綺組溫庭筠

郎願親桃李之蹊謝觀吳必盡蓀荃之美李德裕平

見滄海之神仙乍出

陳子昂喜遇吳參軍序

入華林而珠樹偏

多韋莊義元集序

用開筆海

駱賓王秋日餞尹大往京詩序

彈雲璈以答歌

願真卿南岳魏夫人傳

願把珊瑚

李商隱謝河東公賀詩啟

伴璫絨而不去

崔融代宰相上尊號叙

道光壬寅嘉平月

方孝孺奉教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上帝以大  
明能慎德撫民付畀萬方禹益之所紀漢唐之所治  
彌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鏗當中夏甫  
定即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教兵民供徭  
輸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稱其能洪武  
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主嘉其忠于天朝也燕勞寵

錫禮秩加等厥既辭有教曰鏗甚忠知臣職長吏宜  
令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言曰地無遠  
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為賢能永受福祿惟忠惟  
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國之境其地  
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而播之楊氏  
獨繇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失墜豈甲兵  
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臣順而受福  
于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視臣鏗之賢  
為何如是宜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楊氏之子孫豈特  
傳一時而已哉臣鏗之忠可歌者滋大矣然則諸君

子之詩殆且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別號盧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遜志齋文

桐梓趙旭有紀義四詩賞不附和楊隆喜也亦以見義氣之何必在士夫故錄之 侯德揚云賊來合城走縣官獨升堂胥吏散如雲有人拱其旁少年何為者曾試童子場閩官將就義願同作國殤官曰吾死分爾胡懼此歿正值謙讓間賊進如虎狼官被挾之去分頭據各方官既不得死侯亦阻而藏城復以疾沒費恨歸蒼茫 李端恭云東都有奇叟祈禳執鬼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十九

中挂糧及其鄉仗義阻羣謀厲聲詫匪徒大逆欺蒼

穹皇帝在北京那復有主公

時賊黨呼舒犬為主公

我糧豈給

汝天雷劈汝躬匪徒訴於酋捕斬頭懸籠嗟彼賊盛時縉紳拜下風爾巫業已微乃能效愚忠遠隔佚其名但聞李端恭

某翁云某翁族頗望厥弟曾仕宦

親支半為賊子亦隨之變禁戒不能止老病力已倦憤極先自經梟獍那忍見獨將未污身淨土埋一片

其家深諱之謂以壽終寔恐貽非命謝且被存者謹不幸處萬難除死無別善當時首鼠者覩然舉今面

去鄒元明曾公三云大義當滅親

鄒神保之同祖兄

其奈勢

不敵訴官心轉疑呼祖淚空滴入洞八十人比鄰亦  
感激賊招屢不應倒戈先自擊轟以巨礮猛熏以毒  
烟焮傷哉共命蟲糝糊蝻絕壁昨年死難多此洞尤  
慘感禽踣雖同胞忠肝必辨析類聚有曾氏  
全家蹈鋒鏑

曾公四胞兄

黔記蠶事最勤其絲行楚蜀閩滇諸省村落多種柘  
樹繭客至春時買其樹放蠶於上繭成來收取廣東  
程鄉繭亦遵義絲也居民無男婦大小手中皆持一  
捻絲墜子余蒞郡時見執事役伺應之暇就懷中取  
木墜子捻絲不輟可云勤矣

案山蠶為椽樹非柘樹柘字誤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二十

黔記市人釀銀錢為會每月種之團飲為樂曰上會  
婦人亦多為之其始蓋皆各省流寓之民非土著者  
故釀銀寢以成俗

宦懋庸論播俗喪葬二事曰播俗葬取其便於大殮  
後擇日延賓題主題畢宴賓以親友襄事者陪賓或  
乃歌嘉魚三章以樂賓是非禮也古者哀樂不同日  
里有殯不巷歌而喪家歌以樂賓可乎是兩失之也  
夫題主在適墓之後使形魄歸於地而後求魂氣之  
升天者以依於主遂反而虞虞畢而主祔於廟所謂  
易喪事而吉祭也今於柩在室而題主是以吉事先

凶事然以取便之故猶曰魂魄各有所依而迎賓則賓禮也會典沿開元政和二禮猶只以子弟之善書者題主不延賓今因鄭重其事而延賓則陪賓者宜以族之尊長一人為主檀弓所謂喪有二主者是也而享宴則可已矣禮曰大夫不享君又曰大夫有獻弗親皆以尊君而息其勞必也治筵而饋於賓家則無歌樂之失庶幾亡於禮者之禮也夫又曰俗於題主之後即夕行三獻之禮為臺招魂以生時之衣陳座孝子三奠三獻襄事者歌蓼莪三章而以論語言孝三章配之奠畢有嘏辭厥明乃發引皆非禮也

夫招魂者復也復在始死未殮之時欲魂之復還今大殮矣何還乎若祭而以詩樂為侑既醕而尸嘏皆吉祭之事今柩未行則祭乃祖奠遺葬之事也此吉凶二祭之淆者也苟以取便於俗而救之則神既依主雖不招魂可也陳衣於座以象尸也易朝夕奠而大祭以代虞也鼎俎以薦血腥酒饌以饋食讀祝於始焚燎以終而三獻備矣若詩樂宜別仿薤露蒿里為之辭不當用蓼莪也嘏辭者祈必有報禮尚往來今設衣以象尸雖有嘏可也

羊齋文鈔

黔記黔中丞尉中有三風雅人一為遵義典史陳丙

號吉甫天長人能詩箸什一集一則黃平州吏目李  
炤祿字申之號乙閣江陵人一則大定府經歷董遼  
號瑜卿為文敏六世孫善畫詩宗儲王案陳少尹一  
號復廬其人隱於下秩當時主張培修桃源洞亦隨  
意點綴供奉太白足標風雅前志職官表雖誌其名  
播雅記其號而平生事蹟無所稽考什一集刻否未  
可知撰官蹟時採訪無道其事者茲為記於此

桐筌婚禮十無一親迎者古之禮人子有事無不受  
命子之娶也父命之授之以鴈往至女家再拜奠之  
以明親授於父母父母不在則受命於主祏所謂布

几筵告廟而來也故曰授室今既不親迎又不命子  
惟女之來壻與交拜花燭而合昏為父母直若不知  
有此事者噫禮之喪久矣甚有惑於建除家之言曰

某日執翁姑則女入門時翁姑必遠走潛避須不聞

鼓吹之聲以避其殺可笑尤甚誠可怪也

趙旭桐筌  
六本其稿

已綴於兵火今只得其  
餘稿三十餘事而已

桐梓草志郡志引華陽國志蜀語皆呼在辰為未故  
好滋味郡城內外肴饌之館不下二三十家勺藥和  
具無虛席其風皆自蜀舊也不知自兵燹後人之流  
亡不返者十九蜀人之來者日衆耕田雜作酒脯洒



削販市商珍無不有之飲食之調愈增而奢靡之不  
禁殊匪蟋蟀山樞之謳矣

桐荃郡志所記趙高峯傳仍據其家譜祠碑不知宋  
時無太守之官惟稱刺史亦無長沙之地只曰潭州  
元祐間告歸勅賜青蓮院致金石類崇恩寺石佛像  
背刻勅賜青蓮院住持比丘似此非勅賜高峯也家  
譜又云熙寧中進士又云元祐八年告歸又云高熙  
中建高峯廟又云高熙間建崇恩寺前後百年以何  
為信又云兩代官長沙有八十老翁得一娃之句殊  
鄙謬不足稱或疑高峯為木攀首領趙泰之子後人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二十三

未嘗深考

桐荃郡志藍鳳傳由蔭生官珍州營遊擊後平播授  
遵義協鎮謚襄武攷明代無珍州營遵義無協鎮康  
熙間分防桐梓始有遊擊

桐荃郡志覃森明人當吳逆亂不受偽職黔詩紀畧  
云森為瀘州學官吳逆迫以偽職逃去有寄所知絕  
句副榜三回一貢生教官因偽志難成瀘州士子如  
相問祇為橫江水不清考吳三桂造逆時黔蜀已入  
本朝版圖十五年則森不得為明人選舉門載森歲  
貢則三中副榜亦不確絕句當是後人偽造無疑

桐筌郡志載藍田由恩貢官武陵縣荆門州鳳陽府  
告休主講敷文及湘川書院裁成者衆攷乾隆末年  
始有湘川書院各志選舉無此恩貢詢當年故老殊  
不知有其人恐誤

桐筌李晉事已紀郡志所作伴鐸吟策遠為之敘描  
雅云其詩冲和雅淡如春雲出岫掩映崖花固多採  
鍊之功亦本醞釀之厚惜散亡者多未得備而全錄  
甲子部檄廣備志乘以俟一統志採掇時邑令賈國  
樞延晉輯縣志二卷成而未梓

桐梓草志楊應龍拒命慮蜀阻其鹽北門先農壇東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二十四

里鹽井坡

今說羊井坡

水壩塘鹽井河仁懷涪潭各處採

覓泉引未久即滅今考各鄉鹹泉實不止此如婁里  
橫廠溝近山石縫出鹹泉如筋四時不竭煎即成鹽  
土人偶煎之果成以當時在禁令之列未以豆漿等  
點合也又與窰匠溪相近仁懷界羅姓山田亦瀉鹽  
水其大如指煎之則成屑末但未經講求地質者一  
深究之耳

光緒初湖南舉人張世準耽金石能詩畫嘗遵時以  
巧思造一種紙曰桃花苔紋箋其法斬苔髮成寸分  
理勻順置紙槽中令其與穀汁相融洽又置鮮桃花

片少許紙遂變作沉檀色苔則暗綠隱隱如風織水  
紋桃花點點疏密相間亦屬風致惟花片經久則敗  
易紅為深黝色雖屬雅製究不饜風人之求故製者  
不作磨續計也

薯蕷汁皆呼為鴉片煙人人毒而利之種時彌山谷  
也賈時滿行路也吸時徧人家也其利則益家國也  
故珍賤視不必強同於物產不免見遺茲從播雅錄  
李為詩以紀其事

附播雅李為紀鴉片煙詩云亂  
在人倫春秋成亂在人心楊墨距鴉片之亂更出奇  
亂在人之神與氣銷精鑠髓火煎膏變人為鬼鬼亦

悖無貴無富無賢愚甘之若飴不惜費破產傾家苦  
死為心術倫常盡易位計自漢唐到今日此是人間  
未有事我皇明斷爛幾先痛下明詔除毒弊謂不從  
茲遏其流將恐人類化異類中外翕然凜王章跳梁  
竟有啖咭喇火礮火箭轟天來沿海官民受傷劇勦  
除小醜塵寰衷徵兵遠及雲與貴近聞漸次退出洋  
掀海風濤掃妖彗自古除害民乃安天心助順非無  
意嘆夷作孽得天譴華人偷食天厭甚孔孟當日託  
空言一時人心尚知畏况今王法執如山何苦終以  
性命試我願穿衣喫飯人斷絕此物安正味目擊時

事增感傷略述梗概用勸世

深李為  
避義人

又程春海侍郎

粵東雜感九首之一云天生靈草阿芙蓉要與饕餮

競大功豪士萬金銷夜月乞兒九死醉春風

自注粵  
東煙通

地雖乞  
亦啖之香飛海舶關津裕力走天涯貨貝通抵得費

騰兵燹劫半收猿鶴半沙蟲

趙葵憑記桐梓事邑自變亂以來團賊兩分先是團

得賄而庇賊旋為賊勢強而挾團自太和團

王正  
儒之

勦賊也始分皂白而有為先鋒者仍與賊通臨陣各

鳴空槍當夜暗相往來馴至元惡縱逸而或匿其家

如鄒神保穆玉明等於是燒會結盟交通團匪或賊

續導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二十六

而降為練或練而轉為賊久之遂混而為一焉下里

則正紳張春圃為一股上里則汪大鏞為一股每次

會盟飲血動至千人已有洋洋不可收拾之勢巡撫

張亮基之過桐邑專紮搜捕殊事未施行而匪已猖

獗雖煦育推恩以為籠絡而狼子野心終成反噬甲

子新正刺局紳於城內劫讞犯於大堂糾匪撤防聲

稱欲反及其黨鉤賊屠城會匪又藉復城之名越肆

鳴張佩刀持棒日夜搜索資財既竭田土亦舉而折

算團保互易梟獍齊鳴上結官而外通寇漁色戮讐

不勝悉紀至王正伸一股初善劫其鄰團漸惡脅於

鄉里浸淫出於外省川督先檄安羅二營兇剿再檄果毅軍劉鶴齡進援正伸暗遏其糶大有負隅莫撓之勢劉軍擒獲張春園張梅軒乃縣尹力求保釋鶴齡黜其賄予殛渠魁遂交構於援軍之不善然駭督持平終剪大慙下里肅清惟上里一股釜底游魂竟能幸免宰詬郭開何曾肆諸市朝幸朝廷威福日張溥海胥澄潢池敢濁窮奇構杌漸次顯誅莫謂沒沒長夜之無旦時矣

清初詹令槐野宰綏邑有惠政題忠愛堂三字於堂宇邑人寶重之同治初年燬於兵後楚人周炳著宰續遵義府志卷三十五雜記二十七

斯邑不忍詹令之遺蹟就湮也為補題之以存其遺愛跋為同治九年庚午十月

光緒己亥仁懷縣令林賡堯建普濟堂於署外維時民智未開多仇視外人各省每有教案自普濟建後人皆以為天主堂有遵仁接壤之陳玉川糾集千餘人以打天主堂為辭於九月十二日率眾攻城有內應劉小高業將大鎗灌水燃之不發故匪直劈破城門而入知縣避於西城樓上匪搶署劫獄而還居民無恙貴州候補道張勝嚴討平之

黔語謝穆之亂仁懷縣小溪里民謝法真穆繼賢記

降神招集無賴習拳擊立稱號如天師靈官黑神觀音佛祖川祖等是道光十八年六月里長白之縣知縣王鼎彝收穆繼賢等於獄既而釋之繼賢等歸愈恣糾黨鈔暴仁懷綦江之間仇殺趙應彩掠其村九月二十六日仁懷兩邑合捕千總中傷死捕者盡潰賊走方家溝推法真為首遂穆元魁據其家以元魁故足穀且地僻險可負嵎也遵義守平翰副將福謙以兵至溫水去方家溝僅三十里平議尅日進捕福持以必待省兵遂止二十七日權貴陽守石煦權撫標中軍參將李鳳和以兵至二十九日李鳳和福謙

兵進溥方家溝會營中具餐餅饗兵兵踞而食賊火鎗發於牆隙有傷者兵大驚而奔遺火器鉛藥不敢顧十一月初二日貴西道周廷授以鄉勇至十二日提督余步雲布政使慶祿至十六日提標遊擊趙長春以兵至十七日定廣協副將汪廷芝大定協都司謝榮恩以兵至十八日長寨營守備張萬清以兵至二十五日赤巖營守備鄒必達以兵至二十九日安義鎮總兵阿精阿以兵至而署四川總督蘇廷玉遣重慶鎮總兵協剿亦以兵至方家溝四面溪灘嶺箐列卒屯守網山絡野如火如荼斧鉞督師若臨大敵

然而未戰也至初七日乃以火具焚賊巢賊多死或  
逸出為兵勇擒獻遂置繼賢法真於法以提聞文武  
甄敘有差後請移遵義府經歷遵義協右營千總駐  
溫水增戍守下部議行 臞翁曰曩仁懷袁廷瑛招  
苗人羅挹士等踞牛欄坪出剽掠官吏憚不敢發牛  
欄與蜀江津合江綦江三縣境相接權綦江令張九  
穀聞其事致書仁懷令崔本謂宜決疣無養癰崔不  
謂然張聞於蜀之上官奉飭與仁懷縣會哨溫水張  
至遂捕獲羅挹士等三十餘人重樓密柵皆毀之時  
遠近被蹂躪無所控訴張以鄰邑令君為之剪艾凶

暴村翁里嫗無不欣躍致牛酒呼為青天張肩輿上  
下爭扶相舁此嘉慶丙寅歲也道光戊戌復有謝穆  
事前崔後王何憤憤若一轍也方繼賢等就獄時鞠  
按如律戍之邊裔事即已豈尚有一方喋血之禍哉  
螫有蜂蠆而不知噬有虎豹而不知固負職矣知之  
而諱之而縱之是誠何心哉然而忠愛果敢如張青  
天何未聞薦於朝也

趙愷紀遵義南鄉咸豐己未庚申辛酉壬戌之變愷  
向陋南鄉於咸豐九十年間為遵義首嬰賊難一時  
仗義張空拳犯白刃之士一呼感賊慷慨皆起梓里

卒得安堵無恙不三年肝膽蘊忠義者次第淪喪全鄉橫遭賊慘頓成荒墟而縣境亦遂糜爛迄今六十年鄉井雖殷多蜀人寄籍而舊家大族之復不及二三弔殘壘之遺跡履碧血之寒坵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懇懇於十年前周詢戚誥髣髴百一又不盡南三理事跡不稍纂述終歸湮滅能不痛哉自咸豐間下遊不靖都勻扁擔山賊夥苗民作亂出破府城連陷麻哈黃平明年甕安人王廷英乳名三妹號稱殺人王樹黨四犯蔓延甕安餘慶湄潭貴州東北境勁寇自茲始矣遵義南鄉毘壤賊巢黃號白號安字號

由鯉魚塘渡河據和尚場遂掩至團溪時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是為賊入遵義之始先是里人聞賊入境龍巖甘平泉子子蕃連團十四禦賊張王壩縣令江侯炳琳以十三人趨至場即俾首人錢萬寬前探賊至鴛鴦橋去場僅五里賊已先至突遇之奮步反走賊縱及斷其頭尸身尚立趨丈許始仆場間已見賊江侯食未餒十三人扶之出行騎馬顛者再飛騎得脫甘子蕃禦之遇害江侯返至團溪集場正酣令鄉人順賊保家吾返當率兵來殺醜虜耳市人大號死擁馬首留官活百姓鞭笞始得行場人頃刻竄散居



市者逃匿村落間賊遂踵至嘯聚場市首曰王曰元帥留髮新黨賊者以先生稱之髮長髮者加老以為尊稱首或八人扛之行者繡衣頭插長翹或垂狸尾自稱仁義之兵不妄殺不姦淫犯者立斬日竄四鄉人家搜索金錢食鹽令民間散髮出酒牽羊自效民雖懼伏惟喁喁待官軍之至江侯之返城也盡二鼓達郭外郡守吳齧前隙閉城門俾守者曰今滅賊反致賊止毋入城侯負氣住校場募四百人又乞某兵共九百人赴難十一月十三日帥兵經龍坪場共勸侯毋深入恐為賊所乘侯叱曰吾何畏吾不忍團

溪之陷於賊也愈疾趨至兩路口山去場僅十里止營以瞰賊時天暮各團閭官軍來皆相慶得生欣欣饋食紛遣丁助役營壘賊陰由金星莊假團名號至山不識侯所聞居中數人傳令前為壽侯勞之殺侯并左右數人喑聲大作揮刃四刺殉難者共四十餘人兵丁不識賊數聞侯已死遂四潰賊攫數人頭去募能識者辨之懸市中鄉人張正聲殮屍藏之棺百計給其頭殮而歸葬江津鄉人痛侯之忠而未得伸其志數日之經營不經一戰殲於賊手悲思至今因即山為祠以祀二十日李副將榮興義人提兵至深

溪水止營賊以為官軍易與耳日驅散賊來戰敵敗去乃訂二十四日為戰期副將據山為營濫泥水繞其前束下流壅水以待之至日賊於兩路口設高座四五擁坐據團冊點民駢戰不應者輒殺之民相約不鬪官中途私逸去賊得之殺弃路旁至對山望我壘寂然狐疑不前又久乃從容渡橋陟山半我軍忽大啟壁門鼓噪湧出賊遂崩無他路爭渡橋多泗水死我軍感殺至河而止餘賊沿途聞風聲鶻噪皆以為追兵也蓋賊自聚團溪藏江侯勢張甚此役大挫其軀遂謂團溪人不附己於是橫施殘虐矣吾族叔

廷瑗始匿山谷間至是賊黨漸加慮無以為生二十七日潛約舉人徐翊唐甘平泉庠生徐漢霖甘定侯等十餘輩聯團抗此大難賊據場常以長矛排倚檐牙間是夜風緊仆矛輒相偃擊沿街有聲驚動通市賊遂以為不祥焚場屋即時退去張王壩又次日渡河據羊巖關以窺我里廷瑗於是約集團丁掩殺餘賊計營砦編士卒設糧臺一以驅賊自任迭請副將移營以鎮場市副將謂里人既殺江令今詐吾不可往嗚呼南里為遵義首當賊衝既無重兵以堵其來始見虐於賊繼不信於官終大遭賊殄何不幸之甚

也廷瑗以全族具結自請扼河北老鴉關以拒賊副將不得已數舍至常稱病居中請郡守張日崙副以南里軍務因概以兵事委之賊既據關猖獗日甚以巨礮轟震作聲勢廷瑗乃謀渡河擊賊始畏謀者知謀陰選里中少年五百人而令各營廣製篋筒軍中不識所為己未除夕大雪新委副軍札適至因置酒徧勞諸營營中皆譁然謂廷瑗不可將俄失所在不及疑廷瑗已率所選卒潛由上流十餘里以竹木渡河攀附懸崖而上皆叢棘崎嶇無路天又大寒凍人手足皆掣衆不肯黑夜行廷瑗手及一人身前導以

趙南山督其後摸索至關直撲賊處時賊皆散處人家以度歲為樂不意兵之至守關賊甚寡悉殺之追其逸里許乃返踞關就煖賊火以待大兵殊天未明官軍聞隔岸啐殺聲以為賊將大舉來寇咸噤欲奔受約者謂副統領已奪得關趣發兵運篋筒往衆疑信不肯赴至辰晷賊舉鋪山大隊來爭殊死鬪大兵又不至人皆饑疲知不可敵乃引兵至岸奪賊舟返渡得脫關最險斗下至岸五六里賊乘高以木石下擊我兵斃者百餘人廷瑗憤關既得復失由新集衆不明號令終誓必得關次夜增選死丁別繞地道往

襲於近關數里間多束火樹間賊已大備抵衝大兵亦渡河截半與賊鬪半置營常填石塞土瞬成新寨賊駭愕終日來爭不能得遂開關副將以廷瑗知兵可帥於是請郡守舉鄔德全蔣洪順錢萬衡甘子蕃盧培義等兵圍十餘營悉俾調遣廷瑗遂以分成沿河諸隘自袍船壩黃灘合口漩塘百里間自是南鄉二年不覩賊踪矣廷瑗念本鄉遂以清平乃謀滅賊別境直搗巢穴由是分兵三路以鄔德全錢萬衡等為一路以蔣洪順盧培義等為一路自提中軍日夜轉戰次第奪得濫泥寺豬場水牛山涼水井香鑪山

鶴坪六月遂掃賊至鷄鶯園副將常以病駐團溪遙為唯諾及至牛場病愈甚遂辭統領轉至哨探壩歿郡守為請大府以廷瑗總持其軍迭奪營隘於是聲譽翔起廷瑗在軍謹慎不輕舉動飭諸營官進剿必為區畫進退容過獎勞凡奪一隘撲一壘即移營鎮之橫麗諸營經前紲後或百里許無使賊鈔其後凡戰皆身先士卒故將弁勇氣百倍無所挫劬賊已有趙家軍不可敵之語而湄潭甕安黃平清平皆戰跡矣十一月欽差大臣田興恕以巡撫入黔過牛場凡文武吏晉謁巡撫降階問廷瑗揖之入曰黔中若得

君數輩賊不足平也黔事且將大勞君矣十二月剷  
壬院掇鎗打石宰酉二月止軍廷瑗家饒裕軍饒不  
及時或以家補其缺乏至是仍不足兵士謀脅統領  
為變夜半忽鼓噪大起以矛刺中軍帳幕廷瑗端坐  
不為動大喝曰吾毀家為鄉里滅賊今吾死若反為  
賊皆刀下鬼耳繼乃復安廷瑗自任團務蠟甲枕戈  
未遑寧息於是積勞病歿於軍年才三十一士卒多  
起自鄉園久經親訓慈撫擢功翼勞忽失所望悲悼  
至深因共舉營官夏義成代理月餘不克勝荷五月  
郡守檄鄔德全統之德全不知禦賊以為戍隘寬遠

費兵糜饒不能作戰何益於是首議撤隘聚兵擊賊  
然亦數敗於賊八月賊遂繞道竄至鯉里塘時大府  
以提督趙德光主辦通省團練以遵義南鄉事務委  
李方琳辦理方琳不謀禦賊大為設局團溪出入作  
地方官儀仗理辭訟置德全軍不問俄德光按巡至  
安平中伏鎗死李事遂敗南里軍務仍德全統理亦  
遂無遠行擊賊之志時沈宏富以大軍參擾其間又  
遣營官向宗漢紮九皇渡同治元年壬戌二月宗漢  
與賊相據久反相習遂舉渡賄賊自燒兵棚前行賊  
乃得渡河焚掠遵義及四屬之亂自是始先是里人

徐漢爵以德全軍既不可恃沈軍徒肆搜括騷擾甚於賊向營殘食一方無可為恃因作聯團自保之策悉於山岡作十餘寨警則相望戰則相救布署未周不二日賊即大至德全家素居郡城嘗歸休是日甫自城騎皂騮馬巡營至西坪適賊焚殺已至柘家坳火烟漲天乃反馬首急鞭飛縱隨扈踴摔馬紂懸跨醫間以行漢爵倉猝率衆迎戰至黃土堰賊蜂擁殺漢爵無屍所提十餘寨不半日殘屠殆盡大縱燒殺不留餘及得趙家軍人尤予慘酷鄉人乘夜負老嫗幼紛紛遁逃義夫弱子節婦貞女或閉戶自絕或縊

林投巖不勝覩縷一二日間西坪團溪尚稽縱橫數十里間刀聲火燄遂為一空屋宇無餘椽舉族無遺了賊至龍坪分竄東南鄉彌漫全境矣竊嘗綜論遵義之糜爛誤在首喪團溪故其禍不在同治以還而胎亂之原實在咸豐之末設江侯不死必能安全境宇副將能乘勝追剿雖怯何害廷瑗以書生崛起家園犯死難日夜淬勵卒清鄉境一手拒羊巖一水而縣全境三年遂不聞兵戈若天假之年或與趙德昌輩掃滅黔氛奠安省宇亦在所希冀惜功業未就又無廷瑗者以繼其後卒顛倒錯亂徒以武夫鄉愚坐

誤事機而一時奮義之士卒遭慘毒以至全境騷然郡城幾不可保雖曰非天災下臨不可得矣後之起者適時際厭亂將率紛乘收其焦爛之餘鼓我摧朽之力亦不必嬰往者之艱瘁而遂膚功永奏甚者往往黑白其聞致劉強撲勁之艱等諸冀壤而其時文士逃亡既無有紀其實者當艱鉅之子孫又以不文隱其宏業竟俾一時掌故聽其消亡是殆又人事之不齊者可慨也夫

王葵久記三公變亂始末仁懷縣治東一百餘里有地名三公多峻嶺崇山文庠袁顯猷居之已十餘世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三十七

其祖尚武畧常在宅下白龍塘沙洲上演習弓矢一日忽見塘外森林中有一妙齡女郎疑為妖射之中股遂不見次晨於堂上香爐中見射女矢驚為怪乃以此事告諸家人且謂後世子孫必有罹大禍者至顯猷生二子長均芬次清芬均芬幼研經史聰敏過人清芬愚魯躬耕隴畝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夏與東溪游方道人遇傳以術清芬由此言過去未來事皆驗鄉人奉以為神遠邇男婦奉教者絡繹不絕溫水府經吳祖悌以所言多驗出示保護清芬遂自命為真主飭其教徒各立營寨購置鎗礮以天心隆道德

玄妙正儒宗為營名暨順清滅洋旗幟奉其教者愈演愈多以數千計聲震黔川温水府經吳□仁懷知縣唐汝霖以其事聞於遵義知府詳貴州巡撫綦江知縣亦以其事呈四川總督遂演成兩省會剿事實於時黔政府委遵義協余孝安西路管帶向開山及隨營宋振鐸桐梓知縣江良醇及唐汝霖地方團首孟廷獻何兆崙等川政府委永寧道趙爾豐督標親兵管帶劉義寶及隨營牛富寶等共率兵士三千餘人分五路進剿癸卯正月初四日均芬乘大兵未集率教徒數百抵温水口唸三天主三天主顯威武起

威武等說衆持械前進與官兵戰勢甚猛悍協標軍士陣亡十一人均芬受傷歸家斃正月十八日黎明川黔軍分隊進攻用開花彈轟擊袁寨破之是日午後雷雨交作夜大雪至二十一日雪止官兵搜山捕獲顯猷及教黨皆正法尤有異者清芬將肇亂之前數月白龍塘上下七十餘里魚皆結隊浮水面河水為之不流土人捕食剖視皆無腸肚如是月餘及清芬勢盛魚隊皆消鄉人皆以為袁亂兆亂平黔政府委貴西道文悌知縣曾沛霖善其後是役也費軍餉萬餘絕人民數十家死兵民六百餘人皆由一矢之



不慎而繼以邪教終以邪神遂釀成流血數十里之慘事此中殆有天焉然亦未始非人心思變之所致也余故記兵始末以為後世之立邪教者戒

張義超記仁城再失守咸豐甲寅年楊龍喜張開子肇亂於桐梓縣聚眾萬人命部下楊金率匪千餘人以窺仁懷號曰皇兵戕殺官吏不戮平民不劫不奪居民安堵行至城北四十里塘村城方四面埋伏以待時四月十二日知縣容保泰命兵探之以匪少報容公遂督城防兵及鄉勇三百餘人禦之至塘村伏盡發圍之數里戰逾時又值火桶藥炸火藥盡失兵

益窘急束手無策容公陣亡兵勇共死二百有奇生還無幾城遂陷居民無恙楊金自為縣令一百二十日遵義團首王安國帶鄉勇至楊金逃追捕獲之凌遲西門外教場再數年有同治甲子之變黔本苗疆下遊數郡時有釁隙仇視漢人咸豐庚申辛酉間各處糾集以搶殺為事裹脅愈多滋蔓愈廣全黔皆苗匪以黃巾裹首者曰黃號以白巾裹首者曰白號紅巾則為紅號不附己者謂之藍號又曰老烏騷遇之即殺匪命人民呼曰老先生有偽王偽元帥偽將軍名號遍地皆然屈指難數同治甲子該匪攻仁懷城

日久隊長陳金巖安邦元不睦匪攻之益急於六月  
初八夜五鼓時梯城而進城遂陷維時火光燭天哭  
聲震地燒殺無遺知縣馬鈞閤家殉難此次失城較  
前後為最慘

楊氏土司事今已消滅然談掌故者恆及之前志紀  
楊氏自貴遷之後皆業之子孫茲據族譜貴遷仍端  
之後裔足證其失並得端逸事楊氏族譜云端復播  
時屯壘渝州先與夷王結好三載後置酒飲夷相約  
彼此不持寸鐵設大木為案每席厠勇士十二人酒  
酣鳴金推壓其夷斬首三千遂尅平置所屬內五司

外五司歲貢馬四匹時物十二種納糧一頃二斗生  
子擘襲土擘字牧南生二子睿璧次第襲位璧子寶  
既襲位卒賜廟虎頭峯以睿次子寶繼襲卒賜廟金  
瑞山寶子昭襲土昭字子明無嗣取同族中書令業  
第四子延朗承理播事延朗仁厚愛民征討有功封  
太保傳子克廣以功封廣西防禦使不五載歸播事  
於太師嫡派貴遷克廣回籍之日送者攔道悲啼前  
志克廣作充廣家譜又云子明乏嗣取延朗理播事  
同知羅公訪得端嫡派在民間延而築土城養之因  
名其城為養官城及長乃上其事於朝因敕襲位克

廣乃歸播事其所養為璧子即貴遷也養官城即今  
遵義三岔河慶遠場又云應龍子五人長朝棟擒入  
順天磔死次可棟三以棟四為棟五梁棟朝棟子壽  
松更名舍赤避居綏陽猶有後裔云

曹學佺名勝志記楊應龍事初黃平草塘白泥餘慶  
重安五司凡承襲表箋須宣慰司印文乃達往往索  
賄無厭此覺端所由起又其地有七姓土民楊應龍  
寄以腹心七姓又藉龍為奇貨糜金錢累巨萬久之  
龍覺其欺乃稍稍收其權遂交讐怨七姓叩閭鳴冤  
且反噬龍矣應龍娶妻張氏失寵其族弟瑞龍聘田

氏應龍強委禽焉萬曆十五年田氏生子方彌月與  
應龍在室共話族弟繼龍偶入戶遁去應龍見而立  
斬之田氏曰妾非張何例視我應龍曰我不殺此奴  
令效尤耳乃立殺張首并副張之母等張闔族奏應  
龍殺妻併妻母兄弟等命下川貴勘處

心齋隨筆楊輝墓在遵義府城南七十里雷水堰乃  
輝與其妻田氏俞氏合墓田右俞左據碑輝字廷彰  
成化十九年葬又謝一夔詩跋謂輝字廷彰號退齋  
云

江陰陳鼎黔遊記烏江臘月晦日夜水中見圓月影

其光不減望日而婆娑樹影亦明灼如月中

石敢當前志今人家有衝射處即位此石以禦煞星引蜀語及顏師古注以釋之今攷五代晉史劉智遠為晉祖押衛遣力士石敢當袖鐵椎從晉祖與愍王爭忿敢與鬪死殺愍王左右是石敢當實有其人不必假石碣等以解之然王象之記唐大厯五年有石敢當碑顧早有此說但今之豎此碑多冠泰山字當必有所自矣

仁懷當咸同兵燹後虎豹成羣民間夜不成寐如防盜賊然或於人羣中或房室內往往為所齧而去近

泉居雜志光緒末年豺聲怒噪或一聲吠始則若數十百聲相隨嗚嗚不已又遵義地方城鄉寺宇所畜之犬往往於早晚擊鐘鼓時輒俯首伏地嗚咽長嘍其聲極悲慘釋者謂食孤魂白子等飯則然惟全境數十百廟皆如是是以異耳

鹿井山房筆記桐梓大姓溫氏以南海縣令起家豪富甲一縣令君之子華叔家居不仕咸豐中產已中落五年鄰神保之亂客有帶勇主其家者適歲除持錢十緡為婢子歷歲華叔笑曰是不可不令若輩來謝須臾出婢女三十餘人皆豔妝炫服而至實歌姬

也客有慚色相與一笑而罷其豪華尚如此

續黔書癸亥二月余在會城一日晨集公廨同僚有談黔西某里王氏一胎震六男者子母皆無恙或以為駭余曰此固黔之已事也昔陸終氏娶鬼方女嬪

音剛人表作女嬪集韻音潰大戴作女嬪一作女嬪誤久孕不育啟左脅三人

出焉啟右脅三人出焉譙周輩咸以為誕以今況古知記注者不妄也而又何怪焉嘗聞前朝遵義天旺里落六寨土女穌即孿產牝牡而獸尾衆以為女與畜交故有此異關者白之總督馮岳將訊之岳曰蠻族本穴居巢卧人畜相雜此即盤瓠馬人之故習也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四十三

遂令壤所產置女不問

趙鶴齡孝犬記余家畜牝犬生子二一為鄰携去自畜其一猗獍雄健然從不噬人去年母犬忽患癱疾不能行穉犬恆啣食至卧處啗之每宴客犬輒坐睨其側客有所棄則啣之以食母客忽久無所遺則舉吻撼其足或牽其衣有所委則又引去嘗宴者知其情亦故試予否以觀其趣會先慈赴隣戚飲尾輿而往竟日卧候其門主人席罷辭出犬始起立搖尾趨前先慈必遺以蒸餅一與之食立盡再與之則啣之而急趨去輿遠置餅地上立蹲而俟且趨且俟抵家

委餅母犬前則環繞護逐他犬有偶與爭者輒咆哮作態母犬終得從容就食其後斃尾至埋所或卧立往復月餘方止繼而此犬亦浸羸憊矣時家兄客外每於家信中必問之嗚呼犬之義者多矣若此能反其本性是能幾希出類也乎

仁懷廳志有地名官山在仁懷廳縣四川叙永三縣交接之區綿延三百餘里未經開墾以小水溪為界溝左八節洞麻子崖斑鳩洞白沙坪屬敘永溝右黃連崖箐箕崖鐵匠崖石包崖韭菜壩屬仁懷約計川省所轄十之四黔省所轄十之六乾隆四十一年川

民金成世黔民李占文等私墾約鄰具控經敘永仁懷兩廳會勘將李占文等驅逐并將此山作為官荒嘉慶四年有桐梓縣人趙繼炳赴京呈請開墾經兩省委員會勘立石為界六年趙繼炳復赴京誣控鄧紹謨等私佔毆搶經署遵義府周藹聯署仁懷廳崔本署敘永州府崔特峯敘永廳曹六興會勘封禁嘉慶九年貴州巡撫部院福准四川督部堂勒咨據四川布政使董教增稟請於永寧仁懷兩營各擇武弁一移駐該處附近彈壓使無業之人羣趨南畝即奸民皆化為農耕且三年成熟照例陞科輸賦司道會

詳覆白沙坪官荒不准開墾尚恐奸徒私入滋事一經准開則四方流匪呼朋引類相率而往日聚日多必至滋生事端似應照舊封禁未便請開咨覆到川道光二年趙繼炳充軍陝西鳳縣赦回復赴京控鄧紹謙等私墾仍咨部封禁道光三年貴州巡撫邵院程准四川督部堂陳咨據布政使戴三錫署按察使周之琦稱據敘永廳蒙額稟請開墾白沙坪官荒一案咨黔將趙繼炳控案審辦仍然封禁咨覆到川遂止道光八年仁懷同知徐玉章稟稱竊查卑廳官荒地土詢諸土人據稱種苞穀早種晚收可望成熟約計可墾地數百畝多收雜糧五六百石擬以此款公募開墾俟成熟後照下等地上赴育嬰堂納租不果行令其地人烟寥落草木亦稀即有入山私墾者一二旋即遷移他處所謂不毛之地也

光緒中有論插花地段疏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六日上諭林紹年奏地方無論繁簡苟為耳目所難周政令所不及雖良吏弗能治故地方官分職一準乎地近情親誠古今不易之定法也黔省跬步皆山轄境本較遼濶又復插花懸絕亘古未聞如黃平州所轄之灌水一隅遠在七百里以外鎮遠所轄之四十

八溪遠在四百里以外其中皆隔越數州縣之地鎮寧與貴筑既非同府而貴筑出城數武乃有鎮寧所轄之巴巴街一帶惠州府之龍家坳等處插入鎮遠縣鎮遠縣之水地屯等處又插入思州府往往一山徑而山上山下為兩屬同一街市而街左街右畫分兩縣其一村鎮而分隸數屬者甚多如修文之扎佐場巡檢歸貴陽居民歸修文出城則一歸貴筑一歸開州是也甚至桐梓縣之撕雞坳脫入遵義古州廳之掌都寨入下江居其地之人民猶稱籍隸桐梓古州遵義下江所得管轄而桐梓古州則久已不知其

有此地矣其地參互交錯零星脫落直若圍棋而莫辨主賓之屬誰胥等秦越之相視者尤指不勝屈地方官事無鉅細近則所行輒阻遠則鞭長莫及小民尤赴訴不便鄰證更傳到為難命盜因之推諉匪類易以潛藏邊患迭興吏治之不振弊皆由此是以臣自到任即詳加查訪知有不能不釐正者此曾經附片具奏在案惟此事既極緊要而又異常繁瑣從前疊經議辦率以他故牽延未果前湖北巡撫臣胡林翼官黔時議之尤切嘗反覆數千言期於必辦適以升任赴楚勦賊而去前撫臣黎培敬亦舉辦未久出



缺前撫臣岑毓英在任之日尤淺且有軍務未竣近年更以粵瀾滋擾是以均未逞議及此次臣於奏明奉准後通飭欽遵並加委專員親督核辦手訂草章程頒發各屬幸各州縣均屬踴躍從事現已各據查明繪圖造冊開列應撥各處詳報前來均已批飭照辦其有須兩互考者責成府州督飭秉公協商妥籌定議各將改撥日期立碑載明自改撥日期起詞訟命盜一切均歸管理大要不外撥出撥入互相撥換三項撥出撥入者如黃平三灌水將應撥歸婺川鎮寧之巴巴街應撥歸貴筑之類是也互相撥換者如

思州之龍家坳撥歸鎮遠縣而鎮遠之水地屯又應撥歸思州之類是也其有犬牙相錯彼此城治遠近雖無甚差而形勢在所必爭者如順江場石官河等處之必撥歸仁懷廳而後有險可守萬不可撥歸遵義之類是也錢糧稅課以及驛站營汛土司土目均隨地改撥當此實事求是之時無論額徵之正雜各款相沿之陋規概令據實開報已解於庫者分別撥歸彼此不得絲毫歧異入於官者仍其原徵之數許減少以便民不得加多以厲民均自光緒三十二年上忙起并歸撥款之屬徵解即因是而或有盈絀應

就各該屬原有津貼撥補或另行酌劑以期各得其平蓋必官民俱便而後能推行盡利也現計已撥者事已過半祇永寧州等一二屬因有事故遲延而安平思南辦理由為妥速所餘各屬有待查商之處約須數月尚可告竣但從來官吏之辦事圖終較於慎始臣瞬將去任未及觀成恐牧今之玩延遲誤者亦難保其無一簣功虧殊屬可惜惟有繪具省首邑貴筑縣及胡林翼原辦安順府首邑普定縣樣圖兩幅劃出插花形式分別顏色期於一望了然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飭部立案并飭新任署撫臣接續辦

理出力者照獎延誤者嚴參俟通省一律肅報接管即將改隸地方官及錢糧各項數目造冊咨部查核以專責成務使插花一事不致屢辦屢輟正經界即以齊民望之志地方官無不周之耳目而後政令所及常變咸宜吏治必有起色至承辦之員考證疆圍稽查冊案圖說則細如牛毛案牘則多逾數篋備極繁難不無微勞足錄可否俟事竣後擇尤酌保數員以示鼓勵出自逾格鴻慈再知府為表率之官董督州縣實其專責而黔省除遵義府外皆有自理地方匪特體制不符於理治時亦有窒礙現據貴陽府嚴

雋熙稟稱擬將自理地方一併撥歸所屬州縣管轄  
臣查除黎平等府向係分管苗漢應仍照舊外其貴  
陽安順鎮遠三處已飭司首會議應俟詳到另行奏  
明辦理得旨著岑春萱認真辦理該部知道圖存  
遵義九節灘在治城北門外穆家川上流曰洗馬灘  
又沂而上白石磷磷橫肋江中者不絕曰九節灘或  
作接岳字皆同方輿紀要九接灘在遵義東烏江中  
萬歷中永寧奢崇明作亂其子賓據遵義官軍討之  
戰於九接灘復追敗之於南城外鑼鋼渡遂復遵義  
案謂灘在烏江誤西南并曰東皆誤

仁懷黎民鎮之下曰罐子口有一乾洞其深莫測光  
緒癸卯年夏間一日忽有水湧出流數丈與溪水相  
鬪三四小時復還數日路間猶遺水冲痕

龍溪草堂詩鈔記鄔大娘事序云鄔大娘粵西人虎  
威將軍中女也因報夫仇投營効力我兵攻玉華山  
不下大娘乃往招降為賊所害詩云青裙白馬耀雄  
妝萬虜羣驚駭大娘鎗舞梨花風掃雲劍橫秋水氣  
凌霜從容詣壘奇男事慷慨捐軀烈婦腸一死河山  
千古事立名翻借殺人王自注大娘不屈遂為殺人  
王王廷英所殺而甕安志亦記其事妄以為湖南人

鄔某隸遵義協標下夫死報仇其事實亦有異殊可笑甕安志并記朱勳有詩三首云鄔大嫂不惜死誓報夫仇雪國恥嗚呼匹馬陷障兮猛無前壯士見之汗如水一解鄔大嫂性何烈急報夫仇探虎穴嗚呼白衣相送兮祝生還江山冷靜鬼神泣二解望玉華兮悲以悽臨時奮鬪無人隨嗚呼天不助順兮忠義盡失我大嫂兮將安歸三解惟今志所引說以為寄籍遵義之鄔氏事甚謬

光緒二十六年夏遵義大荒時華國英主四川鹽務官運總局為詳請川督撥款賑糶文竊查貴州霪雨

前以貴西道屬之畢節威寧被災等處詳請運穀平糶仰蒙批准現已陸續將穀運往使數萬生靈得以全活感頌仁恩徧於道路乃一波未息一波將興四月二十七日早辰接遵義府紳士王書同等稟稱上年雨水過多稻麥全行腐爛今年三月天寒如冬霜電繼至禾苗兩次補種均未發生糧價陡昂始而斗米千八百文尚賴平越屬之湄潭甕安米販運至近則湄甕阻糶斗米竟漲至二千三四百文而且米糧缺乏無從購買城中三千餘戶早有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者樹皮草根掘食殆盡日有餓斃慘不忍言四

鄉更無論矣所可歎者縣令恐報災遂不肯出稟兩城生民直坐以待斃湖乙未之荒賴川東道黎純齋觀察請款賑濟全活甚衆今聞畢節威寧已蒙川中大憲運穀糶賑遵義之災較乙未尤甚比畢節加劇擬請代乞恩施等情午間又接遵義四鄉紳士等公稟晚間又接水城營遊擊趙連貴與同六龍等場并綦岸商號天全美等稟陳災情大畧相同一日之中數聞告急迫狀實所慘懷當經職道電請黔撫憲轉飭涓甕兩邑勿阻米販出境已奉電復照准惟查遵義等處山多田少地瘠民貧向少蓋藏無多義穀一

遇饑荒束手無策自今以後天時尚不可知即或晴雨應時而播種愆期收成已在閏八月時候且地方甚苦災區甚廣為日甚長亟思賑卹雖萬金尚恐不足以濟事明知庫款支絀何能遽請發帑惟遵義等處繫官運黔邊引道地面苟相安於無事方可冀其銷行今既無米為炊復恐無鹽咨歎似此災荒於官運大有窒碍職道雖梓桑誼重或可置之弗問而職分攸關何敢安於緘默且又聞綦江江津一帶連日饑民來者甚衆儻或別生事端豈不有關大局是言恐蹈煩瀆之愆不言恐負辜恩之咎思維再四仍不

能不據實稟陳仰懇憲恩保全民生即所以保全釐  
務可否援照二十一年間遵義旱荒前總辦王道季  
寅可撥款發邊商散賑之策在於鹽局外銷款內批  
撥款項以救倒懸之厄如蒙俯准職道或發商轉運  
或選擇妥人前往辦理再查黔邊各處盡屬災區非  
特無錢且亦無市若撥銀前來無米仍屬無裨若赴  
他處採買山路艱難深恐緩不濟急惟接綦江似可  
設法然於該處購運又恐米價加昂民間藉為口實  
擬請將綦江倉穀出糶仿照敘永辦法即購綦江之  
倉米運濟遵義之饑民并以撥款付給該縣一俟秋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五十二

成即飭地方官會同該縣紳士買穀還倉如此黔川  
兼顧一轉移間兩得安全是否有當理合詳請察核  
二十六年九月又籌備黔邊明年春荒請款平糶  
文竊以黔邊荒歉道饑相望蒙朝廷發帑以賑濟憲  
臺撥穀以恤鄰又由官運局詳准運穀平糶以資接  
濟而維引道由是人慶更生鹽始源源進運然銷引  
已極疲滯矣八月半後因糶務將竣職道親身馳赴  
永仁綦三岸川黔交累州縣查看情形方謂災浸已  
過必有豐年人民相安運銷必暢不意入秋以後黔  
邊旱冢又作已熟黃梁盡行枯槁雖輕重有不齊然

蓋藏既少無食堪虞明歲春荒勢所難免况前止永仁棊三岸引道被荒此次並涪岸所近之思南府沿河司一帶亦復成災查黔邊四岸歲銷一萬四千餘張額征正雜各款一百餘萬歷屆奏銷有冊可稽儻稍涉疏虞鹽不能銷款無從出且黔疆不靖蜀境難安既與官運有碍並於大局有關職思其居更不得不分別預籌以資挽救惟地廣日長路遠費重第舉平糶運費計之虧折短少非二萬金不能職道籌款維難空奉徒奮思維再四可否仰懇憲恩在於鹽局外銷簽驗餘款項下准提一萬兩船價贏餘項下准

提一萬兩共二萬兩趁此糧價平減預為購辦作未雨綢繆之計保全引道即所以保全疆務如蒙俯允俾職道得以盡力同邊商籌備一俟春糶辦竣再行核計數目設使二萬金仍有不敷容後分年彌補事尚從容尚易為力是否有當理合具文詳請

鹽案彙編

郭子章平播報德鐘銘

篆文

鑄存貴陽關帝廟

茲移寫其文於下

平播報德鐘

鐘六字橫書上段每字約二寸五分

稽悉祠鐘銘

素山峯曰鐘風方山聲已象報成產功

亦尚異鐘亦少則象鐘以助象鼎之也  
萬曆己酉月素命武播離家乃夢關王  
冠帶獸身角鳳生坐告曰自十月三日  
播熒公且重數中戶人驗身內中夢王  
帶甲來助己又夢王獸身干武大樣殿  
者為關王身即率中戶播等計身人驗  
期實十月廿七日騎並產王廟樹在  
此播功實王黜又了命工範銅鑄鐘大  
縣廟戶鑄鼎大鳳廟又用昭祐益象出  
銘 銘曰大夢天勅播熒再夢天助出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五十四

甲亥夢天犁齒穴產播出拔王出伐雖  
二景鐘懸于廟明應子慈李以出也  
亦即萬曆庚子季冬朔日賜誰志出身  
彌議亦亦觀齋醮又副都御史蕭教訓  
擬貴州提督軍政隸勅湖外川東等處  
陞方齋(蘇韻)中章韻

案鐘高約二尺餘口徑周約四尺上有紐可懸銘  
字居下段共四十二行行六字銘語行七字擡頭  
者七字廟下一字末一字未盡悉後有小字二行  
亦不可辨



平播安黔之鼎義字

平播安黔之鼎

六字橫排鼎上  
半字大約二寸

福巷祠鼎銘

考生志曰鐘畀方生聲曰象報成在坊  
介者其鐘介乎形象鐘以財象鼎其也  
蓋曆式十七季式以月被黔命爵播離  
畀昌乃夢關王賓業勳月內廟生坐告  
月白十武式以播燦公且重黔中月人  
黔月內月夢王業中來賜正又夢王獸  
江干武式精殿蓋君關生旨叩季中月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五十五

播乎計月人黔制廩十式以心七月  
芝產王廟榴在以此播功廩王黔又了命  
工範銅鑄鐘式縣廟戶鑄鼎式廩廟又  
申昭祀巷丙象生銘 銘曰賢月黔境  
瓊播是擬報播氛惡予痛毒我黔民維  
心曰不乃了巷了福金鈴重鈴祀功啟  
鼓祖於欺亞於欺或纜躡 = 介叩茲  
曆庚子冬寒朔日賜誰亦山身補議介  
木觀廩隲又勸觀御史肅教訓熒貴州  
提督軍政隸於湖外川東等處陸方齋

案鼎高二尺有奇口徑三尺銘在上半每字大約六分行五字共五十六行四臺頭處多一字此兩銘語按得甚晚黔書止云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莫可辨茲以播事而鐘鼎不在遵義故紀此

遵義迴龍山麓有義塚碑高立田壁左旁字康熙五十五年七月雖模糊略可辨上一橫與右行已剝蝕不可識義塚二大字幾二尺一文刻作雙鉤明白在望向出土止尺許為田者漸深之辨為義字今令掘土深出乃識之然不知何以豎此土人相傳為萬人

墳或以馬寶亂遵時所殘虐者當不足信考寶在遵及提督周卜世之克復為康熙二十年間事安有三十年間又無亂事可徵要之既歸然時此豈無所謂宜守土者反其田而封之庶非迷信之比也

莫徵君答萬錦之全心書友芝白承賜書以遵義乘囂囂之口惟恐友芝有不自見過之處且慮以此芥蒂愈與世忤勉其和同俛首以求取容切憇道癘重蒙箴誠拳懇敢不敬謝然而區區之忱蓄之未敢出者亦欲以藉達於左右惟昭察焉遵乘非議始事時

即意其難免特不意其出於此耳夫以文獻最闕之鄉挹古一辭動輒數編鈎今一事動稽數月有徵必窮有聞必覆專心致志首尾四年友芝與巢經靡不智盡力竭計無復增始付寫官墨諸梨棗其粗底於成亦偉耳中間遺落舛錯必所常有誰為後來差易為力指漏摘瑕待之衆論如彼箴石不益多師耶乃今之非議者了不在是一則曰地方有蠻夷最為大辱書之者為故鄙視一則曰祭祀昏喪之不中禮何在蔑有何不可獨為諱而著之也否則曰某傳或遺其子孫某傳至詳其姻婭軒輊非允如是而止矣夫

夷之云者猶是耕田鑿井橫目之民古風時存求野可證非有敗俗亂常窮凶極奸干當世大僂也昔載種別因仍便書即所未審尚為闕然耳夷不夷何常之有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若不求去夷之實而第為他人諱夫夷之名其亦未達於禮矣禮教不明非伊朝夕沿違踵失茫不致思前輩若李丹吾諸老篤式古訓卓焉不惑閔茲俗敝大聲疾呼誠將闢荆棘於康莊發聰明於盲瞶厥意甚偉所以風俗一篇謹錄其言猶惜未備待諸旁推後生愚蒙不盡祛解而反以為病不亦異乎

至於人物一門表前哲以樹風聲非狗子孫以私憎愛詳者上溯淵源下及餘慶不能詳者至莫考其字履徒從殘鈔斷記拾一二遺事珍之惟恐脫落而為其子孫者竟茫乎祖父遺德何以存逮見其名乃沾沾焉議己名之不與亦有祖父若師友聲稱在邦邑欲案名蹟微行而為子孫在門下者祕之惟恐人知亦竊竊然繼議其後誠不知所議何等也一人倡之衆人和之以耳為目舉國若狂不云合圍而刳之家即擬羣聚而毆之市兩書生之雞肋亦安足以當衆拳而容之所為毋乃近於市井無賴徒使一二有識

旁視竊笑豈惟笑之方且哀之而不一自覺悟嗚呼若此者而謂友芝遂以芥蒂其相去幾何哉且夫友芝所以不諧於世則猶有故昔先君之教人也必舉閻徵君六經宗伏鄭百行法程朱之榜以樹依歸老兄及門時當亦所熟聞矣故友芝雖賦性蠢愚猶本少承先訓若粗有見於讀書明道治古澤躬之要所以同輩講習後生問難罔不敬述所聞竭其一得亦謂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趨庭之學非有異聞云爾無何而平昔之好隱相指目門牆之徒畔而他去朋簪廣坐方洽縱談友芝所至寂焉星散行道相遭頻首

若浼猝不及避彊為寒暄多方抽身如不得已始焉  
值此以為偶然所遇既多乃復自省莫得其由竊以  
質之不見鄙棄一二故交乃知所以招怪取怨之深  
也蓋舉世所趨八股八韻自茲而外即為異端高頭  
講章房行墨藝枕中鴻寶良莫過斯求其取士經訓  
若尋句讀宋元儒者粗識姓名已象犀之侶豕鵬鴟  
之羣雞矣乃猶妄冀其博綜古訓銓斟雅言收放失  
之解求先聖之真為之而難成得之而罔售賞罰之  
所不加益肄業之所不屑已故即四子五經亦皆謂  
古人之作此語特備發題取科第博爵祿云爾於吾

身心性命非真有關繫也而乃必引人之身切切然  
納之以自取拘攣而所汲汲求之科第爵祿反置之  
身之外可有可無之中不愈鑿枘之不入乎所以來  
從遊者其真號求益千不得一二其覬覦干私為試  
資者蓋十八九也而接之者方懵懵然彊以所大不  
欲而其所大欲乃若過火之結塞煙鬱而不得燄繼  
且旁著曲引橫來焯人亦勢之所必然者矣不然友  
芝之於人也言不敢不下氣不敢不卑不獨同輩然  
也即生徒來學悉處以友道未嘗稍貌慢之而乃召  
開如是或者遂咎郡乘之役不自韜晦誤為當事所

知而欲藉為利者又輒見擯於當事指為致此之繇  
烏乎豈其不然邪抑豈其然邪管者戍戍春官嘗與  
巢經逆旅對牀閉門賞析未及而月外議沸起厭物  
之號遍於京師識與不識指目而唾計吾兩人初未  
嘗一毫敢忤於人惟是語言拙訥應對疏野其於伺  
候權貴奔走要津為性所不近不能效時賢之所為  
耳夫京師羣彥之萃而是非且如是其他又何說焉  
管鄭高密集漢經師大成師模九州沾白萬祀而鄉  
里邠原獨與異趣口有微詞此自所志不同各行其  
是程朱講明孔孟後世仰泰山北斗而當時謗伊川

者至謂汙下無鄉行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而涪陵之  
擠且出於門人邢恕毀紫陽者指為偽學從遊依阿  
輩遂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劾其剽竊張程寓以吃  
菜祀魔之術收召無行義立黨伍如鬼如蜮不忠不  
孝等十罪者乃即曾以語孟說自售之沈繼祖則尤  
蜚語橫出不可思議今所直特小小齒舌既非根槩  
之各行其志又未至朱程之橫被其誣而遂欲自弃  
生平苟合流俗恐足下聞之亦必重相責也而尚相  
勸乎謹守吾素不與世爭風波之興任其自起自息  
而已獨念伊川尚於故人情厚不敢疑紫陽惠來學

真偽難辨黨禁以後謂卻似大開鑪鞴使混淆夾雜  
不須大段比勘而已無適情今此真實不值一噉何  
用疑故人乃亦若藉分別於鑪鞴鍛鍊也者徒撫此  
人心世道而屢驚也深歎道履如何臨書浩歎不盡  
道光癸卯九月

續黔書黔中昔饒梓柎播州水西更蕃以桐梓名縣  
猶酸棗之姓溝豫章之氏邠也近者栲伐濯濯無能  
蔽牛矣余至播所見拱把數株殊無巨抱者按梓亦  
有數種木理白者為梓赤者為楸有角者名角梓黃  
色無子者名柳楸楸之小葉者為榎榎即說文所云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六十一

榎也梓之實古今注云豫章也梓之桐皮梓實而美  
者為椅尸子謂荆有長松文椅是也又有鼠梓一名  
楸詩云北山有楸即此木也又有虎梓江東是植史  
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徐廣云材漢書作萩樂彥  
云萩梓木也左傳伐雍門之萩字又作櫛晏子春秋  
景公登菁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櫛者即萩也梓  
亦作籽尚書梓材古文作籽材也柎木其樹直上若  
幢蓋之狀葉似桑子似杏今作楠爾足以為柎  
秦三銓記王安國事蹟王安國遵義西鄉沙溪里漆  
樹塢人也祖父皆以讀書耕田為業兄弟五人安國

最少王姓族大安國輩行尊故人皆稱為王五公為人仁厚拘謹頗讀書自洪楊之亂蔓延數省安國恆以鄉里為念思欲練團以保衛桑梓著有聯團練兵章程甚詳當事者為上大府會撫憲委各縣紳董辦團安國名亦在委中安國因竭力提倡團規嚴肅操練精勤鄉人皆思附之以故安國團獨大楊鳳之肇亂也畏其聲威以計縻之揚言無相犯令其下過安國團旗所植皆無得入人以其可庇也附者益衆自正安綏陽涓潭皆來請旗安國於是竭力護庇之以為多歸一團即少一團從賊由是賊無所誘脅勢亦

不振卒為官軍所敗賊平以其有保境功給守備銜知縣顧崑揚甚倚重之當是時遵義差風熾盛安國最恨差役入其團凡有需索皆痛繩之使不得逞差役仇之次骨城中辦團局巨紳行事既多粗牾又以其團勢大所有措施無須關白多所主張或為阻撓之亦遂不樂官紳疑畏蜚語上聞謂安國不除遵義終不靖上憲始有疑安國心而安國不知也適江炳琳委署仁懷縣過其境安國未為禮心銜之縣境多與安國團毗連每行縣事團下執事人亦挾安國勢多與抗江愈思欲置之法而安之詭言日益集上游



遂密令圖之之事次年江令調署遵義即由其縣部署兜擒之策順道帶百餘人至安國家安國聞官至衣冠出迎令叱擒之而火其居疾馳至縣嚴刑問曰汝何故謀反安國張目曰反乎何以為証我果欲反若越我團界百餘里一言皆齏粉矣何謂反不過以團民不受官署之虐令耳因榜笞焚烙身無完膚三日卒無所得乃疾殺之梟其首示豐樂橋石欄上歷寒暑不臭亦不腐黑如漆明如金過者皆為呼冤越二年江令至南鄉為賊殺好義者乃取而瘞焉後人於其處塑一羅漢甚著靈异今香火猶盛云野史氏

曰王安國不反也而卒以反誅末大必折理固然矣江令賊虐不辜實功罔上亦不得其死殺人殺天道好還何其速也相傳兩路口之役手及江令者為賊酋王某先為安國團練教師安國死無所歸乃至下游投賊引之以圖報復若然則江令殺一人之罪小而因此以釀無窮之禍罪則大矣為民上者可不慎哉

貴州通志王達遵義人以貢生起家授湖州通判安奢之亂達請從戎改貴州都司遵義之復也達有力焉尋從王三善入大方三善戰歿達亦殉節諡園子

卹附祀忠烈祠前志歲貢已紀王達但未紀其事跡  
純齋偶筆吾遵王方伯青蓮之某園俗號新衙莊仿  
蘇州七裏公所之式建構叢密以華緻勝道光末年  
所修耗至四萬餘金未十餘年遭亂并毀惜哉

明王士性黔志一則播州東通思南西接瀘州北走  
綦江南距貴竹萬山一水抱遶縈迴天生巢穴七日  
而達內地然其地坐貴竹而官繫川中故楊首應龍  
伺川中上司則恭見貴竹則倨川議賞貴議勦非一  
日矣及王中丞繼光倉卒舉事挫辱官兵於是天討  
難留而加以七姓五司素被傷殘赴闕請勦然彼酋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六十四

畏愍天兵之至情願囚首抹腰聽勘處分蓋彼酋因  
子死巴獄而又防七姓之侵陵故死不敢入重慶而  
不憚囚服了事者其情也何敢輒萌他變而此中以  
曾拒王師故心疑之而不敢前余弟圭叔守重慶覘  
知顛末單車入往諭之彼遂出松坎來迎松坎者此  
入三日而彼出五日程也其後乃於安穩搭蓋衙門  
聽司道贊畫入勘贖鍰而罷是行也實賢於數萬師  
矣按應龍贖罪後不出五年遂為大兵掃滅斯地自  
唐時楊端入播以來歷八百餘年傳二十九世裂土  
自安不可謂不久矣中間雖有燦价邦憲之奇不足

蓋山川之靈蘊至陽明近在修文黔西安宣慰尚有  
酬酢之文且為作象祠記靈博山在黔西見大清一  
統志而遵義亦隔一烏江楊氏不知禮貌而乞之可  
謂閉塞之甚致使後之談古跡者惟言楊氏所遺而  
止亦陋矣

遵義耆舊有三次齒落重生之異亦佳話也趙廷銘  
撰墓碑記云公諱良佐字首臣本縣人也自幼攻讀  
幾十餘年後改事生理嘗往來於閩廣滇南之間旋  
歸復理農務井井有條而家道益豐婚姻宗族受其  
提携者不一人沾其訓戒者亦不一人自後仁厚之

聲播鄉里焉又且善自調養飲食日用適中乎節故  
悠悠數十年而病不染藥無庸矣年逾六十而齒重  
生年逾七十而齒復重生年逾八十而齒又重生噫  
誠詩之所謂黃髮兒齒者耶而抑何怪其無疾而終  
耶至於五代一堂親睹其盛則已載入郡縣志內固  
有無事贅述者然要非公不足以致此無疆之休美  
也是故論其實則實無不盡而可以獲世之隆名矣  
論其德則德無不周而可以享世之大年矣且論其  
異則齒落更生論其傳則螽斯遞衍而無不可表一  
代之奇蹤縣千年之世澤矣為問世之人有嘗聞者

乎曰無有也有習見者乎曰無有也不誠天地特生之異人古今罕逢之奇事哉故特表而出之以告來裔道光壬寅年仲秋月趙廷銘撰并書墓在平水里明萬歷末年楊應龍之亂其時檄諸苗兵會擊有南丹土知州莫伋從征有功前志未及其勲鄭徵君於咸豐乙卯年經其地得之茲錄其遺詩云南丹土州治後有好巖壑溪流門前瑒向市塵落盤中昔大池今日田漠漠莫氏多歷年植等固誠若世妙豈偶然宅勝見規篋去年盡賊燹荆棘蒙瓦礫伋也與平播石楔歸猶綽

舊曰南門外石坊為明萬歷末土知州莫伋從平楊應龍立其扁書勲著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六十六

西南四字

史志失記載茲足補其略我來兩日留患餘歎

新獲

百苗圖楊保苗在遵義龍里二屬婚姻用媒喪祭用哀悼之禮但性多狡獪凡官司差拘抗傳不出惟聽鄉老約束事與黔記所筆大略同今惟仁懷尚有苗子獐狍猓獬三種與漢人雜多佃耕漢人田地居處零襍多處不過十許家統計約七八百戶三千餘口苗子婚先視女意可否然後議聘需酒一甕布一匹以為禮再以女之妍醜男之貧富論其價值親迎

時必償價而後遣不用輿馬惟用紙繖半開而行迎

送諸婦織大張 犵狝婚親迺時無論冬夏必以冷水淋媒主夫婦後日和順新婦至以小木瓢一柄曰馬匙置大門下必新婦踐之至斷乃吉 猓獯親迎時以木棒擊媒亦主夫婦和 苗之葬親雖富亦必著芒鞋或以猪羊祭奠必以繩繫猪羊頸以一端置死者手中取竹琰擲之視其仰覆以定死者之納否納則殺而祭之祭時堂中置二棹一竹器盛飯馬匙四柄四方各立一人吹蘆笙擊鼓互相歌唱以樂神除靈必椎牛又用薄竹片作鳥形多人吶喊驅逐又於地下作拈蛆狀 犵狝葬法概效漢人惟除靈用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六十七

夷制戚屬各餽雞一隻如漢人之紙鏹然 猓獯用火葬戚屬或餽油及柴為化尸之具卜兆以雞子一枚向空中擲之不破則吉破則另卜

義婢秋桂綏陽李仕亮之老婢也仕亮夫婦相繼歿家頗豐二子瓊林瓊枝均幼婢撫育之族仕拔利其產迭謀奪之遂至於貧婢或率其樵採及傭值佐讀仕拔屢毒謀之皆賴婢逆億得免既長成瓊林連登科甲子孫亦蕃衍婢曰此吾所以對故主也士大夫亦多其行 李氏家譜

思南府續志撫遺田西麓先生奏移黔省科場措項

置買試卷桂藩時經舉人邵宏儒等呈請於桂督舒鳳翼桂撫王有能就明遠樓立西麓先生木主配魁亨祀今黔省自開科迄今四百餘年通省鄉試永免卷價而明遠樓設牌配亨如故現經傅潢請入扶風山以亨祀之

播雅郡俗釀錢祀川主因歌舞娛神演李二郎故事有桃山救母并州採鐵等劇名曰太平陽戲少亦一二日乃已要其鄉年豐人樂始為之其因禱報賽者僅稱陽戲所祀川主土主藥王僅歌舞通宵而畢邑人李樾望雲詩草有觀太平戲一首割蜀歸黔俗未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六十八

移年年歌舞二郎祠欲將李守降龍事話與吾鄉父老知今鄉里因病祈福每預禱慶神則演此劇竊李守名臣也功業在人即不必食其惠亦當景仰惟土主藥王亦若正祀至醫者乃以四月念八日受眾醮之儀知此為蜀地風俗然地已更屬殆亦其德之未可泯歟

郡人羅彌高字謙六號仰山雍正進士官監察御史多所建白有古直臣風時遵義浮增稅糧三千餘兩民苦之乃拜疏言四川一省明末遭兵燹之慘士民靡有了遺逮康熙年間即有遷移川省承業陞科不

過十分之三全省地糧猶然失額雍正五年各省特發京員會同地方丈量田畝其遵義一府當首獨未遭兵害首縣條糧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一兩零原未失額地方官不知一並另文增糧三千二百八兩零地不加廣賦日加多民之所獲如故官之誅求無已似此增丈於國計未見有補而為百姓叢怨朝廷焉用此為請行豁免詔許之當時鄉里稱焉竊明末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兩有奇而貴州獨不見與見之李汝華傳及有清亦數議及皆以包永祚之疏得免蓋黔本地瘠民貧苗夷雜處知其道者撫之不

暇何忍增其煩擾羅君頗有仁者之風矣表之俾後

之遵人亦知人品之有在云

彌高前志有傳

附慶麟鴻雪

因緣記貴州生齒日繁山多田少而開墾定例水田

不及一畝旱田不及二畝方免升科較之滇粵為嚴

且夾砂帶石工本多費一經墾熟書差刁難不勘不

文更有鄉保包荒衿棍霸荒等弊人皆畏難田多不

治溯自十七年來報升條編銀僅三兩徵糧止六斗

零僅此例懇請永免升科蒙恩允行癸巳三月往任

鄂撫吳生蘭雪馳送一詩曰吾師開藩未經歲權領

中丞方五月一聞旌旆移武昌萬姓感恩惟卧轍黔

中地瘠民憂貧火耨刀耕劇辛苦十七年徵六十畝  
墾荒雖勤利烏有師為請命功最多不謂頃畝無升

科比屋歡騰五袴歌黎峨逆苗昔滋事士女捐軀爭

赴義師搜幽隱發奇馨千五百人同入祀查出嘉慶二年興義

府殉難士民良苗一千六百十七名具奏請旌得旨建坊至今毅魄猶生氣八萬

洞屬惟生苗涵泳聖澤歸天朝孝有二子查舉孝子蓄髮苗宦

苗紫薑節三婦表以綽楔至行昭服之成教俗不佻

桀鷺舊習應潛消名宦鄉賢例有祠劉公名清廣順人官山東

布政使文武能兼資五千精銳破賊奇一錢不愛當

改總兵

寧知郡守陳名玉璧山東蔭生乾隆初官遵義府教民稼蠶及吏目徐名階平浙

續遵義府志

卷三十五 雜記

七十

江史員乾隆初官正安州吏目教民桑蠶種稼育蠶生計滋銀釵擊鼓蘆

笙吹百年愛戴民不私豈以官秩論崇卑師所表章

類如此經世持世可知矣論文屢拔高才生俊遊偏

愛佳山水溯由館閣臻封圻惟奉慈母為嚴師大節

克完在忠孝正始匪獨傳風詩平生讀書慕循吏但

竊詩名吾亦媿八座何當侍起居一家先許收文字

昨日華堂稱壽觥讀詩讀畫總心傾願騎黃鶴駮雲

去一聽梅花玉笛聲慶麟道光十二年護撫次年去鄂吳嵩梁持詠其糧不升料

惠政無窮且事有涉遵義者故錄之  
烏江南岸霸王坡有土埠巖然皆曰霸王墳李芝齡



黔記亦以為假借可笑播雅俗附會項王死烏江而名說者王節愍公祥與白文選大戰烏江敗死葬此節愍有小霸王之稱山因以名余按節愍家譜烏江敗後白兵追至正安城南五十里之羅桿臺兵大潰乃走州之鳳凰山南嶽寺自刎葬於高坪非死烏江岸也於是又有以為李德輝者謂德輝自言嘗夢主烏江故也今考元史德輝傳德輝以安西行省左丞招降羅施鬼國及卒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合州安撫使為發百人護喪播州民立廟祀之是德輝亦未葬烏江明矣蓋黔人以山之高峻者或以霸王閣王呼之又訛指土埠為墳耳必實其人以附之則鑿矣然假托風景者每樂道之殊不寂寞

附

莫徵君霸王坡一首舍舟日初跌半嶺晝已昏夾路叢小樹望如萬軍屯急行益窘步結氣生煩冤魑魅含睇窺虎豹磨牙蹲瞑觸怪石例白踏蹄泔翻絕頂知幾盤荒店不可捫眾星繞足出始訝所據尊信有行路難惻愴可具論張鎧誰剪紙曛黑為招魂又烏江懷李忠宣公一首即馳三道止麾幢百萬羅施盡受降武惠威名能不殺文淵勲業舊難雙空山遺廟今蕭瑟東峽春濤自激潼萬壑松聲悽落月尚疑

星影墜蠻江

遵義喻敬彰逸事敬彰乾隆十年進士以刑部小京官改江西袁州知府性素慤直相傳府署大堂唐時袁天綱遺骸在其下歷任守除接篆外皆不敢居吏白以故事叱之日坐堂皇視事一日堂隅墮然下陷大穴中空令人入視之果有古棺和前大盜注油然燈燼而將滅油竭矣旁有石刻云墳埋袁天綱添油喻敬彰十字敬彰憬然如教注油令滿加封焉時有親藩過境派夫馬橫甚敬彰造請減數不許遂去公服偕吏民任推挽於泥濘中王詰之對曰袁州地瘠

民貧聞大駕過逃亡久矣此蚩蚩者皆客戶不任役亦不能役卑府不敢諉也盡力焉王慚謝再三乃已夫役為大減未幾卒任所囊無餘資袁人為治喪送其柩由水道還鎮遠寄古寺中不得歸時乾隆乙酉同里王恆以公車北上因示夢旅邸恆既覺跡至寺中獲柩焉爽然欲舉而歸力不能辦後任平湖令乃以三百金遣人經紀歸之喻氏為葬之祖塋之次事載映江堂文集恆之好義前志曾紀之惟記袁墳事未暇稽考

桐梓草志遵義天池寺僧廣元云距寺三里有馬坎

獨自夜行者每見一婦人年約三十餘貌亦端好常倩人背負以行里許忽然不見負者遂迷不復得路丙辰歲其地有文一桶者有膂力年已六旬以善飲嗜酒添水能至一桶故以是稱偶從市醉歸暮色蒼黃私念必為婦所擲揄俄而婦果至求如常一桶負之急趨兩手反握婦求下不得至家門大呼熬火尚聞在背呦呦有聲及燭之則一棺之後和一桶憤甚遂澆以桐油斧斯數片然之其油濃厚氣極腥然自此遂無此怪

桐梓草志梁文院孝子也本婁里獅溪口人其父豪

強與同里婁某相助為聲勢遠近有梁知府婁知縣之稱適汎官查市而梁某出入持鎗轟轟有聲殊無退愬汎官怒其目無長官笞之合市大笑梁遂易羞為忿糾黨圍其旅居店主暱汎官於匱櫃中搜尋不獲乃舍去汎官乘夜逸歸後上詳其事遂令捕殺勿赦文院與妻范氏感感私商曰父行致滋大禍平時不能諫臨難不能免何以為子事急矣出首實己罪非父之過自願當法官察其孝展轉詳請上官因奏脫父而梟子并婁知縣亦斬決范氏痛傷瘞其尸而養其父率二子衣粗食淡力耕苦讀垂三十年累數

千金至孫啟芳家不訾矣咸豐時地方擾亂啟芳常與保城勞績得獎翎頂人皆以為救父之報焉

昔有白猿經之記其事或不盡誣今以宦君近聞考之殊亦可信屏鳳山莊記曰繳水綏陽之小市以水名也上有巖洞猿時出沒初不為人害人亦弗之逐光緒初居民曹某婦歸寧曹迎之返中道婦欲蔽榛莽小遺語夫先行曹遂行待婦久不至還尋亦弗得疑為虎狼噬然往來大道素無猛獸迹也母家始疑曹斃之則以平昔情好密當不爾自春徂秋訖不能明適客有販西鄉者歸曰吾聞西鄉人歲終輒逐猿

掠洞糧往往得婦人汝婦得無類是曹乃詳詢逐猿狀集鄉黨數十人執械呼噪前往梯登猿羣驚遁洞深處有石橫阻旁轉一小洞如屋則婦在焉於是負婦下婦乃言方小遺時猿突至後扳其肩反背之一臂挽髻一臂助兩足行婦手足則以四猿承之入洞洞內數十猿皆聽命老猿老猿五六不洞居惟以次來交母猿妬之撲婦老猿則撲母猿去時命小猿守時掠穀粟果脯之屬以餉婦猿不火食婦作食則小猿為之汲水取火焉自婦交猿有娠冬一乳二子長娶能作生理屏鳳莊舊主曰此事余聞之黎公季和

公有姊十二歲時嘗過外祖家道曹所居親見二子  
皆二十餘歲矣他不異人惟面頗肖猿兩臂彼此畧  
能伸縮為短長耳然則唐人稗史載歐陽紇為猿種  
豈盡誣哉